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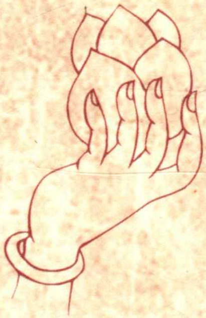
藏籍译典丛书
ZANGJIYIDIANCONGSHU

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

[明] 巴卧·祖拉陈瓦/著
周润年/译注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非外借



藏籍译典丛书

ZANGJIYIDIANCONGSHU

《贤者喜宴》成书于明朝年间。《噶玛岗仓史》是其中篇幅最多的一卷，书中以大量的原始资料，详细记述了元朝初年至明朝末年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历史及西藏地方史，此外还涉及元、明中央王朝的治藏政策，汉藏、蒙藏关系，活佛转世制度等内容，是研究中国史与西藏地方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史籍。

ISBN 978-7-225-05302-8

9 787225 053028 >

定价：198.00 元

（全 2 册）

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

[明]巴卧·祖拉陈瓦/著
周润年/译注

藏籍译典丛书
ZANGJIYIDIANCONGSHU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 /（明）巴卧·祖拉陈瓦著；
周润年译注．--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12
（藏籍译典丛书）
ISBN 978-7-225-05302-8

Ⅰ．①贤… Ⅱ．①巴… ②周… Ⅲ．①喇嘛宗—佛教
史—藏语 Ⅳ．①B94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0447号

《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基金号：11BMZ022）

藏籍译典丛书
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
［明］巴卧·祖拉陈瓦 著
周润年 译注

出 版 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71号 邮政编码：810023 电话：（0971）6143426（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6143516 / 6137730
网 址 http://www.qhrmcbs.com
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mm × 1010 mm 1/16
印 张 39.75
字 数 513千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5302-8
定 价 198.00元（全2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藏文史籍《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共计475页（1986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藏文本），是《贤者喜宴》全书中篇幅最多的一卷，主要内容是叙述了噶举派的历史。由于作者是噶举派的活佛，故作者在撰写此书时颇费功力。该卷取材丰富广泛，而且吸收了大量原始资料；以时间而论，从元朝初年一直到明朝末年的西藏历史；言其内容，除噶举派的历史及西藏地方史之外，尚涉及汉地、蒙古、西夏等地的历史。概括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元、明中央王朝的治藏政策

该卷记述的重点是噶举派的历史，尤其是对噶玛噶举派第一至第八代大宝法王（即黑帽系活佛）和第一至第五代红帽系活佛与元、明中央

王朝往来及封授过程的记载。噶玛噶举派的发展更加突出的原因是有着政治支持者，特别是中央王朝的支持。元朝忽必烈支持萨迦派，也同时支持噶玛噶举派，萨班、八思巴和噶玛巴什先后被迎往内地，他们作为藏族的代表人物受到朝廷的重视和尊崇，而他们也以自己的力量支持朝廷，双方通过这种互相支持而不断增强本身的实力。进入明代，噶玛噶举派许多僧人又先后被迎往朝廷，受到各种封号，明朝对历代噶玛巴的扶持政策得到加强，噶玛噶举派的政治实力大增，其教派势力也相应壮大。上述这些史实在该卷中都有详细的记述，特别是本卷还收录有不少皇帝的封文和诏书等，而这些资料较其他诸书尤为详备，史料颇为珍贵。

二、民族关系史

该卷对于汉藏关系史、蒙藏关系史研究的价值也是值得重视的。本卷出现有许多汉文资料缺载或因载籍疏略、莫能详述的人物、事件的记载，甚至有些已经佚失的汉文资料，也在本卷中有记载。本卷中有许多记载可弥补明代汉文史料之不足。如关于明武宗时派遣太监刘允到西藏迎请第八世噶玛巴一事，《明史》《明实录》等汉文史书中对刘允在西藏的经历语焉不详，只是说刘允在西藏遭到抢劫，无功而返。而本卷记载有刘允在西藏出行时的盛大排场和奢侈生活，并详细记述了刘允在西藏的行程，对刘允与噶玛巴上层之间的关系，也有较完整的记述。此外，本卷还详细记载有西藏噶玛巴、止贡巴、蔡巴、萨迦、格鲁等教派的高僧大德与蒙古诸王的关系。还有在汉文文献中只笼统地描述了元代汉藏间友好往来的情况，但其具体情形则不甚了了。而在本卷中都有名有姓地记载了前往汉地朝觐的藏族官员、高僧和一些来西藏的内地官员的活动。所有这些大大地加深了我们对历史上汉藏、蒙藏之间关系之深度和广度的认识，开阔了研究民族关系史的视野。

三、西藏地方史

该卷不仅叙述了噶举派高僧大德的历史业绩，更是大量地记载了元、明时期西藏的政治、军事、法律、文化、行政建制等方面的丰富史料，较全面地反映了元、明时期西藏地方的历史。尤其是一般藏族史记载较少的西藏金沙江流域及朱倭下部的历史状况，在本卷中却有较多的记载。例如灵仓（即灵赞善王）所在地，该地有土司、本勤及万户长的设置，白利地方设有白利万户长，邓柯地方也设有邓柯万户长。此外，还涉及其他史籍不见记载的万户长的名称，如羊卓万户长伦珠坚赞巴等，这有助于了解元、明西藏万户设置的情况。这些记载是当时、当地人记载的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它对元、明时期西藏地方行政建制的记述更为翔实，其内容更有价值。该卷特别还记载有西藏门隅地区门巴族的历史。从记载看，元、明时期门隅地区有东门隅和西门隅之分，而且都由门隅王统治，当时由噶玛巴活佛担任门隅王之上师。这些史料对于解决我国与印度的“麦克马洪线”边界纠纷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并充分说明历史上“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领土本就属于中国。

四、噶举教派史

噶举教派兴盛于元、明时期，而本书的作者是噶举派的高僧，所以作者对本派的历史了如指掌，能够系统地记述本派的历史。有关噶举教派的记述，本卷运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记述了噶举教派的兴起和发展历程。噶举教派从请僧建寺伊始便得到元、明王朝强有力的支持，这无疑是噶举教派能够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如本卷记载的元代中后期，噶玛巴颇得元朝帝王的尊崇，噶玛巴第三世活佛和第四世活佛先后奉诏进京，向元宁宗、元顺帝等帝王和王公贵族传授密法灌顶的详细过程。明代成祖皇帝迎请噶玛巴第五世活佛到南京，噶玛巴第五世活佛在南京建诸多密宗坛城，实施了盛大的密宗超度仪式。本卷对诸位噶玛巴在内地的宗

教活动，提供了许多细节，尤其对法事活动中的密宗仪轨的记载更为翔实。此外，本卷还记载了噶举教派主要高僧大德的生平事迹，同时也记载了噶举教派的寺院、佛教经典及修道的传承和仪轨等。这些资料正好可以弥补汉文史籍记载噶举教派主要高僧大德的生平事迹时语焉不详、史实混淆不清的缺憾，因此它是研究噶举教派史的最好素材，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五、西夏史

该卷还详细地记载了西夏的历史。通过该卷的史料得知，四川木雅地区在元、明时期是藏族与西夏密切联系之地，此地也建有寺院，并有寺院属民和贵族属民之分。这说明从唐代开始，西藏与西夏建立关系以来，政治、宗教、文化的联系一直在发展。该卷记载西夏王执政时，西藏应西夏王的请求曾派遣著名的大师藏索瓦到西夏，担任西夏王之上师，西夏也不断向西藏的寺院提供布施。元、明之际西藏与西夏仍有密切交往，该卷较为详尽地记载了噶举教派的活佛在西夏建寺传法、广收门徒的史实。通过这些资料，再结合黑水城出土的藏传佛教文献、文物及现存的相关西夏佛教史料，有望重构噶举派在西夏的传播历史。

六、活佛转世制度

最早实行活佛转世制度的是噶玛噶举派。其创始人是藏族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噶玛巴第一世活佛都松钦巴，他用毕生的精力弘扬噶举派教法，创立噶玛噶举支系，并建立了几座著名的大寺院，使该教派颇具影响力。据该卷记载，都松钦巴大师临终前口传遗嘱，说他要在人间转世，让他的大弟子们在他圆寂后寻访教法继承人。他是藏传佛教高僧实行转世传承的第一人，在西藏历史上开创了“活佛转世”的先河。活佛转世制度虽然起始于噶玛巴教派，但后来为藏传佛教各教派所广泛采用。活佛转

世制度经历了由简至繁，由一教向多教，由宗教到世俗的演变过程。随着政教合一制度的逐步完善，活佛转世即从狭隘的地方性走向高度的统一性，以致成为中央政权管理宗教、治理藏区的一项定制。历代噶玛巴活佛都以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来提高自己的地位，中央政府亦非常重视噶玛巴活佛的转世及其地位，利用他们的地位来加强中央政权的高度统一，促使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该卷全面介绍了活佛转世的由来、转世的程序、转世的方式、第一至第八代黑帽系活佛和第一至第五代红帽系活佛的生平事迹，同时也介绍了黑帽系活佛与红帽系活佛互为师徒的关系。

由于《贤者喜宴》本身的史料价值及其重要性，近十几年来，在许多学者的论著中，尤其是研究吐蕃和元、明时期的西藏历史和宗教文化的论著中，许多史料被广泛引用和论证，成为极有价值的学术资料。《噶玛岗仓史》与《吐蕃史》是姊妹篇，也是全书与众不同的精华所在，受到广泛的关注。它对于中国历史以及藏族历史是一份珍贵的资料，在国内外属于珍奇的史料之一。藏文史籍《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研究的价值：

第一， 通过该卷记载的噶举派在西夏传播的历史，对于进一步研究西夏历史和文化，认识西夏佛教对蒙元帝国的影响以及蒙元帝国与藏传佛教各派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第二，噶玛噶举派黑帽系自创始人都松钦巴至现在的乌金赤列多吉共传有 17 代。历代噶玛巴活佛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他们都和中央政府有过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尤其是从第五代噶玛巴活佛受封为“大宝法王”以来，这个封号即成为历代噶玛巴活佛专有的一个封号，他们都自称“大宝法王”，按期派人进京朝贡。他们热爱祖国，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做出了贡献。该卷为研究汉藏、蒙藏等民族的关系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为我们今天研究元、明王朝对西藏地方的

政策，借鉴元、明王朝成功的治藏经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第三，该卷不仅记载了八世噶玛巴与元、明中央政府在政治上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而且在经济上往来不断。中央政府准许他们持发给的凭证，进京朝贡。朝贡是下级臣属对君主奉献礼品，反映了政治上的从属关系。明代中央政权对于赐封过的历代大宝法王，皆确定了朝贡的关系。噶玛巴活佛及其徒众、侍从的朝贡队伍人数日多，次数日增，规模亦愈大。他们将藏族地区的牲畜、皮毛、药材、藏绒、藏香、铜佛、唐卡、法器等土特产品和手工艺品作为贡物带到内地，又把中央政府赏赐给的金银、绸缎、布匹、粮食、茶叶以及各种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带回藏族地区。这种以贡赐方式出现的特殊经济往来，对汉、藏、蒙等民族之间交流物产、发展贸易与繁荣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西藏与内地各民族在经济上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四，该卷引证了大量史料，对噶举派的发源、传承、发展以及各个不同时期的人物业绩做了翔实的记载，为研究噶举派的历史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填补了噶举派在西夏传承、发展历史的空白。

第五，对明代藏族史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过程，该卷做了翔实的记录。大量的史实批驳了藏独分子散布的“明代西藏地方是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明王朝与西藏只有贡施关系，而不存在臣属关系”等谬论，肃清其流毒，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六，该卷为研究元、明时期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宗教、文化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时也填补了汉文史籍记载中国历史及西藏历史资料方面的一些空白。

综上所述，该卷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它所蕴含的众多历史文化信息，需要从多方位、多学科的角度加以研究，从而不断充实元、明时期西藏地方的思想史、文学史、民族关系史及语言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史料。该卷不仅记述详备，考证精当，而且史料丰富、可靠，大多可与汉

文史籍相互印证，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今天，国内外藏学界视这部历史文献为研究中国历史和西藏地方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史籍。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我们除了全文翻译和注释《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外，还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通过翻译《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发现有许多诏书、谕旨及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首次面世，所以我们特在注释中标注，并加以说明。

第二，参考了藏文史籍《历辈噶玛巴法王传略——如意树》《红史》《青史》等重要著作，对此书所涉及的藏族历史事件、著名人物以及汉、藏、蒙等民族关系进行了考证。

第三，经过分析研究，纠正此书史料记载的错误。比如，“成吉思汗五十八岁时使整个西藏归顺于蒙古”，此说有误，根据汉、藏文史料记载应该是在成吉思汗四十五岁（1207 年）时使整个西藏归顺于蒙古等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

第四，发现了本书中一些明显的错误，并加以分析和说明。例如，第五章对红帽系第一世活佛扎巴僧格的圆寂之年记载有明显的错误，此章记载扎巴僧格圆寂之年为六十七岁的藏历土牛年（1349 年），而在此书的第三章《让迥多吉的弟子》一节中又将他圆寂之年记载为八十二岁的藏历木蛇年（1365 年）。如此前后文在记载红帽系第一世活佛的圆寂之年存在明显不一致的地方。又如第二章的第四节中记载“1252 年阔端派图必达之蒙军进藏”，而阔端于 1251 年已经去世，显然有误。

目录

前言 …………………………………………………………………………… (1)
第一章　第一世噶玛巴活佛都松钦巴(1110~1193) ………………… (1)
第一节　幼年时的都松钦巴 ………………………………………………… (4)
第二节　都松钦巴受比丘戒 ………………………………………………… (5)
第三节　都松钦巴随从岗布巴、日琼巴等人修持佛法 ………………… (6)
第四节　都松钦巴调解祥蔡巴与贡钦巴的冲突 ………………………… (10)
第五节　都松钦巴建造楚布寺及圆寂 …………………………………… (11)
第六节　都松钦巴的主要弟子 …………………………………………… (17)

第二章　第二世噶玛巴活佛噶玛巴什(1206~1283) ……………… (37)
第一节　噶玛巴什幼年的生活 …………………………………………… (41)
第二节　噶玛巴什与忽必烈王子相会 …………………………………… (49)
第三节　噶玛巴什在蒙古地区的宗教活动 ……………………………… (51)
第四节　噶玛巴什与忽必烈关系的恶化 ………………………………… (54)
第五节　噶玛巴什在内地的活动 ………………………………………… (57)
第六节　噶玛巴什返回藏地 ……………………………………………… (60)
第七节　噶玛巴什会见八思巴 …………………………………………… (65)
第八节　噶玛巴什圆寂 …………………………………………………… (69)

第九节　噶玛巴什之主要弟子及乌坚巴的生平事迹 ……………（70）
第十节　噶玛巴什之其他业绩 ………………………………………（77）

第三章　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1284~1339) ……………（95）
第一节　让迥多吉的幼年生活 ………………………………………（99）
第二节　让迥多吉初习佛法 …………………………………………（103）
第三节　让迥多吉随从大师乌坚巴等人修习佛法 …………………（105）
第四节　让迥多吉为弟子及众生传授佛法 …………………………（109）
第五节　让迥多吉受邀前往元朝皇宫 ………………………………（113）
第六节　让迥多吉在元朝皇宫的活动 ………………………………（114）
第七节　让迥多吉圆寂 ………………………………………………（117）
第八节　让迥多吉的弟子 ……………………………………………（120）

第四章　第四世噶玛巴活佛若必多吉(1340~1383) ……………（131）
第一节　若必多吉降生 ………………………………………………（135）
第二节　若必多吉少年时的灵异 ……………………………………（136）
第三节　若必多吉受沙弥戒 …………………………………………（138）
第四节　若必多吉受比丘戒 …………………………………………（140）

第五节　若必多吉受邀前往元朝皇宫等地 ……………………（142）
第六节　若必多吉在返回藏地途中大做利他之事 ………………（147）
第七节　若必多吉圆寂 ……………………………………………（153）
第八节　若必多吉之弟子 …………………………………………（153）

第五章　第一世红帽系活佛扎巴僧格(1283~1349) ……………（163）
第一节　扎巴僧格的幼年 …………………………………………（166）
第二节　扎巴僧格的主要事迹 ……………………………………（167）
第三节　扎巴僧格患病及圆寂 ……………………………………（170）
第四节　扎巴僧格的主要弟子 ……………………………………（171）

第六章　第二世红帽系活佛贝喀觉旺波(1350~1405) …………（173）
第一节　贝喀觉旺波的少年时代 …………………………………（176）
第二节　贝喀觉旺波受比丘戒 ……………………………………（179）
第三节　贝喀觉旺波修建寺院弘扬佛法 …………………………（180）

第七章　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德新协巴(1384~1415) ……………（185）
第一节　《青史》记载有关德新协巴及其上师之史料 …………（190）

第二节　德新协巴之降生 …………………………………………（191）
第三节　少年时的德新协巴 ………………………………………（194）
第四节　德新协巴受戒出家 ………………………………………（199）
第五节　德新协巴受邀前往京城 …………………………………（201）
第六节　德新协巴在皇宫中的活动 ………………………………（203）
第七节　德新协巴在京城传法及受封 ……………………………（206）
第八节　明成祖封授西藏诸王 ……………………………………（210）
第九节　德新协巴受到诸教派的迎请和供奉 ……………………（211）
第十节　德新协巴圆寂 ……………………………………………（214）
第十一节　德新协巴的主要弟子 …………………………………（215）

第八章　第三世红帽系活佛却贝益西(1406~1452) ………………（237）
第一节　少年时的却贝益西 ………………………………………（240）
第二节　却贝益西所做的利他之事 ………………………………（242）
第三节　却贝益西圆寂及其主要弟子 ……………………………（243）

第九章　第六世噶玛巴活佛统瓦顿丹(1416~1453) ………………（247）
第一节　统瓦顿丹之转世 …………………………………………（250）

第二节　统瓦顿丹之业绩 …………………………………………… (253)
第三节　统瓦顿丹之弟子 …………………………………………… (255)

第十章　第七世噶玛巴活佛却扎嘉措(1454~1506) …………… (261)
第一节　却扎嘉措之降生 …………………………………………… (267)
第二节　却扎嘉措少年时的灵异 ………………………………… (272)
第三节　却扎嘉措在藏区各地的活动 …………………………… (275)
第四节　却扎嘉措拜师学法 ………………………………………… (285)
第五节　却扎嘉措受沙弥戒 ………………………………………… (295)
第六节　却扎嘉措在各地修行讲法 ……………………………… (299)
第七节　却扎嘉措在各地大做利他之事 ………………………… (301)
第八节　却扎嘉措得到明成化皇帝的敕谕和赏赐 ……………… (307)
第九节　却扎嘉措在各地建寺传教 ……………………………… (310)
第十节　却扎嘉措在拉萨为佛祖释迦牟尼像敬献珍珠袈裟 …… (312)
第十一节　却扎嘉措在门隅讲法传教 …………………………… (316)
第十二节　藏传佛教有所颓废、教派斗争日益增多 …………… (317)
第十三节　却扎嘉措采取措施复兴佛法 ………………………… (319)
第十四节　明代皇帝赐予却扎嘉措礼品等 ……………………… (326)

第十五节　却扎嘉措对法会的贡献 ……………………………… (327)
第十六节　却扎嘉措制定政教两方面的法规 …………………… (329)
第十七节　却扎嘉措在珞隅、门隅等地的一些活动 …………… (331)
第十八节　王顿月多杰供奉却扎嘉措并夺取乃巴庄园 ……… (335)
第十九节　却扎嘉措在拉萨等地做盛大供奉 ………………… (339)
第二十节　却扎嘉措对因明学的贡献 ………………………… (341)
第二十一节　却扎嘉措圆寂 …………………………………… (343)
第二十二节　却扎嘉措之主要弟子 …………………………… (345)

第十一章　第四世红帽系活佛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1453~1522)　… (373)
第一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幼年出家的经过 ……………… (378)
第二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受比丘戒 ……………………… (382)
第三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在藏区各地弘扬教法 ………… (386)
第四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为桂译师循奴贝等上师的
圆寂做供奉 …………………………………………………… (388)
第五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在门隅等地传播教法 ………… (391)
第六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拜见第七世噶玛巴并奉献
诸多礼物 ……………………………………………………… (393)

第七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调解地方之间及
教派之间的纷争 ……………………………………………（398）
第八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为达隆仁波切的
圆寂进行供奉 ………………………………………………（401）
第九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保护各教派的利益 ……………（403）
第十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与王顿月多杰建立福田与
施主的关系 …………………………………………………（406）
第十一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晚年所做的事业 ……………（411）
第十二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的主要弟子及其事迹 ………（414）

第十二章　噶玛噶举派的著名大师 ……………………………（437）
第一节　格鲁、萨迦等教派的大师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 ………（441）
第二节　尊者纽拉班钦的生平事迹 ……………………………（445）
第三节　尊者噶玛赤列巴乔勒南杰的生平事迹 ………………（447）
第四节　尊者却杰丹巴、松绕芒统巴、扎西沃色和旺秋坚赞
等人的生平事迹 ……………………………………………（450）
第五节　尊者推夏巴释迦旺秋、托沃日巴和巴卧却旺伦珠等人的
生平事迹 ……………………………………………………（453）

第六节　喜饶迥乃等尊者的生平事迹 ……………………（458）
第七节　尊者绒敦巴的生平事迹 ……………………………（461）
第八节　尊者塔坚钦巴等人的生平事迹 ……………………（470）
第九节　上师本益巴、大成就者释迦达擦、尊者桑洛瓦等人的生平事迹 ………………………………………………（475）
第十节　上师默朗桑布、大成就者曲贝瓦、比丘僧塔丹顿丹等人的生平事迹 ………………………………………………（476）
第十一节　大堪布释迦桑布、上师恰木贡巴扎巴贝丹、桑木旦林巴等人的生平事迹 ……………………………………（478）
第十二节　大成就者桑杰年巴的生平事迹 ………………（482）

第十三章　第八世噶玛巴活佛米觉多杰（1507~1554）…………（493）
第一节　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关于转世活佛米觉多杰的遗言 ……………………………………………………（499）
第二节　米觉多杰降生之前的征兆 ………………………（501）
第三节　米觉多杰的诞生及幼年的生活 …………………（504）
第四节　米觉多杰受沙弥戒和比丘戒 ……………………（510）
第五节　米觉多杰修习佛法及做利他之事 ………………（514）

第六节　米觉多杰受明武宗皇帝的迎请 ………………………… (516)
第七节　米觉多杰与作者巴卧·祖拉陈瓦的因缘 ……………… (521)
第八节　明武宗皇帝再次派人迎请米觉多杰 ………………… (523)
第九节　丽江木土司迎请米觉多杰 …………………………… (527)
第十节　作者巴卧·祖拉陈瓦对佛经的诠释 ………………… (528)
第十一节　米觉多杰为诸多僧侣授戒传法 ……………………… (534)
第十二节　噶玛巴活佛与元、明中央政府的关系 ……………… (543)
第十三节　米觉多杰兴建寺院大做利他之事 ………………… (545)
第十四节　作者巴卧·祖拉陈瓦与米觉多杰第一次相会 ……… (548)
第十五节　各地纷纷迎请米觉多杰传授佛法并对其
大加供奉 ……………………………………………… (550)
第十六节　米觉多杰认证第五世红帽系活佛 ………………… (557)
第十七节　米觉多杰继续从事宗教活动并受到各地
官员的供养 …………………………………………… (559)
第十八节　米觉多杰修建讲修院、组建僧团并委任寺院的
住持与上师 …………………………………………… (561)
第十九节　米觉多杰严格按照标准铸造大佛像 ……………… (566)
第二十节　米觉多杰在修行等方面所出现的奇有净相 ……… (567)

第二十一节　米觉多杰利用多种方法传授佛法 ……………………（569）
第二十二节　米觉多杰在神变、讲论、建寺、著述、塑造佛像
等方面的业绩 ………………………………………………（573）
第二十三节　米觉多杰患病及圆寂 ……………………………（579）
第二十四节　作者巴卧·祖拉陈瓦对米觉多杰的评价 …………（585）
第二十五节　米觉多杰的弟子 …………………………………（590）

附　录　藏文与拉丁字母转写符号对照表 ……………………（608）
参考书目 ……………………………………………………………（609）
译后记 ………………………………………………………………（611）

第一章　第一世噶玛巴活佛都松钦巴（1110~1193）

【译文提要】第一章共有6节，即幼年时的都松钦巴；都松钦巴受比丘戒；都松钦巴随从岗布巴、日琼巴等人修持佛法；都松钦巴调解祥蔡巴与贡钦巴的冲突；都松钦巴建造楚布寺及圆寂；都松钦巴的主要弟子。

本章主要记载了都松钦巴的生平事迹。都松钦巴于藏历第一饶迴的阳铁虎年（1110年）出生在多康的朱倭下区，父亲名贡巴·多吉贡，母亲名拉托萨·岗恰明珍。都松钦巴自幼年即随从父亲及祖父学习藏文及其文法，并开始涉猎佛学知识。十六岁时于曲科迦查钦哇寺由却吉喇嘛任亲教师、恰·森格扎任轨范师，剃度出家为僧，赐法号吉祥却吉札巴。二十岁时，由墨·都增任亲教师、益喜洛追任羯摩师、穷格泽代任屏教师为他授比丘戒。此后，他随从格西夏惹瓦、瑜伽师喜饶多吉、贝噶洛、康巴

阿僧、约却旺、绒巴帕格、宾浦巴敦杰、嘉莫邦卡巴、岗布巴、日琼巴等多人，听闻了“噶当教授”“六加行”“金刚亥母”“六庄严饰”“喜金刚教诫”“道果”及希解派等各种显密教法。他一生四处弘传佛法，大做利他事业，曾调解祥蔡巴与贡钦巴的纠纷；他广收弟子、建立寺院，创建了噶玛噶举教派。都松钦巴的弟子众多，主要有五位有缘弟子，即神通有缘弟子德琼桑结、神变有缘弟子贝擦达德哇、传记有缘弟子查哇嘎当巴、通达有缘弟子扎叶格曲尊、利他有缘弟子卓衮热钦等人。本章还介绍都松钦巴的主要弟子洛拉雅巴、藏巴佳日、灵热、热钦巴、崩查巴什等人的生平事迹。噶玛巴都松钦巴一生的主要功绩是开创噶玛噶举派，为该派建立了寺院，创造了继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噶玛噶举派后来为了解决自己的接班人问题，遂追认德高望重的噶玛巴都松钦巴为该派黑帽系的第一世活佛，首创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因此本章对于研究都松钦巴和噶玛噶举派的创立情况以及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一节　幼年时的都松钦巴

论述殊胜噶玛噶举传记宝书之作者，向具有一切佛之自性第二佛陀不动佛（噶玛巴）足下之莲花敬礼。

观音威福悲心藏，
调伏浊世众生故，
续说殊胜之化身，

稽首敬礼噶玛巴。

复次，法王松赞干布预言未来大悲观世音菩萨将会在不同时期化身，并做利益众生之伟业。殊胜噶玛巴是贤劫的第六佛，在申格地方的尚仁波切挖掘的伏藏里曾有预言，班智达·释迦室利的讲述中均有所预言。贤劫所有菩萨自无始以来所呈现的观世音菩萨之解脱性相我们虽难以叙说，然观世音菩萨为利益众生所呈现之诸化身事业，吾侪尚可做些许记载。

尊者都松钦巴(dus-gsum-khyen-pa)[1]于藏历第一饶迥的阳铁虎年(1110年)，即鄂译师去世之翌年，于多康的朱倭下区出生，父亲是贡巴·多吉贡（sgom-pa-rdo-rje-mgon)，母亲是拉托萨·岗恰明珍（lha-thog-bzav-sgang-lcam-ming-vdren)，父母为其起名盖培（dga-vphel)。七八岁时，其曾请求祖父贡巴·哲巴（sgom-pa-sges-po）和父亲教授他“吉祥天母自生却敌佛母修行法”，嗣后便有了教证。他曾亲见吉祥天母之行藏，示现了在石头上留下的神变脚印，并调服自身种种业障。十六岁之时，都松钦巴于曲科迦查钦哇寺出家为僧，拜却吉喇嘛为亲教师，拜恰·森格扎（chag-seng-ge-grags）为轨范师，赐名法号吉祥却吉札巴。剃度之时，他看到了圣智空行母和胜乐泗鲁迦[2]等天众环绕在头顶，空行母把用自己头发做成的一顶黑帽法冠戴于其头上，并为其取名曰“噶玛巴”，此即是我们后来所闻之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由来)。

第二节 都松钦巴受比丘戒

年届二十岁之时，都松钦巴前往卫藏地方之堆龙萨塘，师从甲玛寺

寺主堆龙甲玛瓦（kya–mar–ba）和恰巴·却吉森格（cha–pa–chos–kyi–seng–ge）学习，并精通了中观自续的三传承、《因明七论》及《弥勒学二十论》，被公认为桑普寺的“康巴三人”之一。嗣后，他于巴曹译师处听闻了中观自续和中观应成（派）之教授，并由墨·都增（mal–vdul–vdzin）任亲教师，益喜洛追（ye–shes–blo–gros）任羯摩师，穷格泽代（gcung–gis–dzad–de）任屏教师授予比丘戒，从此精通了《戒律》。又师从格西夏惹瓦（dge–shes–shar–pa）、瑜伽师喜饶多吉（rnal–vbyor–pa–shes–rab–rdo–rje）、贝噶洛（dpal–rga–lo）、康巴阿僧（khams–pa–a–seng）、约却旺（yol–chos–dbang）、绒巴帕格（rong–pa–vbar–dge）、宾浦巴敦杰（spen–phug–pa–ston–rgyal）及嘉莫邦卡巴（skyab–mo–spang–kha–pa）等多人，听闻了“噶当教授”“六加行”“鸦面明王法”“金刚亥母”“六庄严饰”“喜金刚教诫”“道果”及希解派[3]等藏地公认之诸教法。

第三节　都松钦巴随从岗布巴、日琼巴等人修持佛法

都松钦巴年届三十岁时，法王岗布巴（rje–sgam–po–pa）六十一岁，即藏历的阴土羊年（1139年），都松钦巴前去拜见了岗布巴叔侄。由于圆满地修习了“方便道”，他九日后便能着单衣而全身出汗，修行九月后可使手上无垢。总之，他在岗布巴处修习了三年，在八百修行者中被公认为最佳苦行者，但却未能证悟（佛法）。（后来）法王岗布巴建议他到桑日德普、帕木竹、沃喀等地修行，于是（都松钦巴）前去依止鲁如地方的热穷巴。因为热穷巴曾梦见一位丑陋妇人于梦中对其言道：“一位佛的化身明天将会来拜见你，你要把你的教授全部传于他。”（此妇人）随

后就不见了，第二天都松钦巴到来了。在依止热穷巴的两个月里，都松钦巴精通了米拉日巴[4]和德普（te-bu）的教授。后来他来到了拉堆和拔卓等地，依止尊者米拉日巴的亲弟子阿杰卓玛（sngags-sgyes-sgron-ma）、孜门卡赛准（rtse-mon-mkhav-gsal-sgron）及二沙弥昆仲（dge-shul-dpun-gnyis）等。总之，都松钦巴完满精通了尊者米拉（日巴）的七个亲传弟子的圆满教授。在帕里附近，雷不能伤害到他；在门多仓修行时，神变圣智空行母环绕着他，地方神化身为两位妇人拿来装满甘露的葫芦，回来时天降大雪，由于他裸露身体，便请求空行母让附近的雪下得小些，空行母同意并让莫拉山中的雪融化。都松钦巴隐藏在茹恰聂地方，雪度母让空行母给都松钦巴以生活上的照顾，以便让他修行。

都松钦巴于秋季来到了色吐布，尼木下区的胜乐藏瑜伽母幻化为漂亮美丽之妇人呈上苏朱的蔬菜和天神的甘露乳，此乃尼泊尔帕厅的施主阿秀噶（a-sho-ka）的第七个女儿达玛斯迪（dharma-si-ddhi）从尸林中得到的。都松钦巴从那妇人的拇指上看出了她的胜乐圆满（真身）。（都松钦巴）在宗地之寺院（rdzong-dgon-pa）[5]与宗巴喇嘛（bla-ma-rdzong-pa）[6]相见，遍知宗巴喇嘛所有一切，并言道："如是而已。"继言曰："宗巴喇嘛诸人已到过克什米尔的尸林桑巴达热会供轮处(kha-chevi-dur-khrod-sam-pa-ta-ra-tshogs-vkhor)。"由于宗巴喇嘛已经回答了（都松钦巴）曾思考过的事，所以便不宜再考虑（提问）。嗣后，都松钦巴听闻了《大手印霹雳》（phya-chen-thog-babs）、《胜乐凶年三卷》（bde-mchog-lo-nag-dril-gsum）、《精进圆满》（sgyed-rdzogs）等诸多佛典，旋又赴岗布（sgam-po）地方，喇嘛自言道："此事已人尽皆知。"尊者贡巴（rje-sgom-pa）[7]亦自言曰："关于所说在大喇嘛（bla-ma-chen-po）驾前会见之事，亦已为众人所知悉。"总之，尊者（塔布拉杰）叔侄（rje-khu-dbon）、热琼哇（ras-chung-ba）、宗巴（rdzong-pa）、宾古巴（sben-gug-ba）、嘎洛（rga-lo）、阿僧（a-seng）、扎尔巴（krar-pa）、玉

曲贝若哇（dngul-chu-be-ro-ba）等获得了修行之成就，据说还出现了很多纯正的上师（nges-kyi-bla-ma）。由于向师尊（bla-ma-chen-po）呈现了使其得以证悟的（道理），故康巴斯布（khams-pa-se-po）对（都松钦巴）言道："我对你有所期望，（然）你尚有不妥，仍需继续修行。如果说没有适当之（修行）处而仍想（继续）修行，并修行了六个月，这对我等而言即使修行百年亦不会有所精进。如果一错再错，如此情况，我们自己（再去）请求贡巴（sgom-pa）尊者并予以顶礼，那亦将非弟子之辈了。对于佛法之释义以及（自身）之表现均不可有所骄傲，而是需要正直诚实的。"

时值尊者法王（塔布拉杰）圆寂三年之际[8]，格西康巴（dge-shes-khams-pa）又至此地，康巴三人（khams-pa-gsum）[9]聚会，彼等严守禁酒之戒。由于此三人举行了会供轮（tshogs-vkhor-mdzad-pa），故此高兴地提出了祈请，于是管理僧众事务者遂从住地而来，而所有空行护法者亦尾随而至，所有树木的果实均弯腰（致意）。法王（塔布拉杰）仅着单衣并手持藤鞭，言道："彼等三人何往？吾亦前往。"言罢而去。其时彼等吟唱了问答歌，并在一大磐石上留下了彼三人之足迹，然后彼等离去。众人对此一致表示敬仰。（康巴三人）曾将所有教诫尽行传授，特别是传授了一些（过去）未曾传授他人之诸如《生次第俱生》（skied-rim-lhan-cig-skyes-ma-dang）、《圆满次第心风无二》（rdzogs-rim-rlungs-sems-gnyis-med）等佛经。同时，（彼等）预言道："徒儿，尔当在康地冈木布雪域（khams-gyi-gam-po-kangs-ra）[10]修道吧！如是利他之事业将遍行于卫藏康（dbus-gtsang-khams）三地矣！"

此后都松钦巴曾驻跸彭域之恰桑查（vphan-yul-ja-bzang-brag）、秀地之拉日坚布（gzhuvi-lha-ri-rgyan-po）及丘波（byug-po）[11]等处，因山岩不能阻挡其修行，故称其为查巴喇嘛（bla-ma-brzag-pa）。其汗水、甘露、唾液等一切均聚为各种颜色的小如芥子的舍利，其形态犹如小似芥

子样的字形、佛塔、用具等，多至无数。传言这些在彭域恰桑之所有岩谷各处均有之，同时能亲见声光升扬等等，时隐时现，据说因此也消除了（人们的）一切疑虑。

都松钦巴四十二岁时掌管了空行者住地——秀地之楚西（gzhu-gru-bzhi）[12]，并由四十部众护持，其生活所需虽不丰富，却聚集起所有四部（bzhi-sde）之善业资粮，而空行者又献出了禁食斋金丹术（smyung-gnas-bcud-len），都松钦巴遂藉此禅定而生，传言他不顾自身枯瘦之躯。当都松钦巴得知法王（塔布拉杰）圆寂后随即出走，在约卡之波若宗琼（vol-khavi-pho-rog-rdzong-chung）地方祈请与尊者贡巴（rje-sgom-pa）及上师帕思巴（bla-ma-vphags-pa）[13]相会。因此三人亲见法王（塔布拉杰）现身。因是在楚西（gru-bzhi）地方出现了风界之景观，都松钦巴遂以大神变而成为名人。数日之后，完成入定及出定之修行，随即修持三时无障之举。

在都松钦巴五十岁之时，尊者贡促（rje-sgom-tshul）[14]驻锡拉垅（lha-lung）地方，当其时都松钦巴欲前往康地（khams），曾敬礼尊者[15]，言道："我不会久居此地，将要出行。"尊者道："你在康地如遇困难仍可返回来啊！"又说："（我）可为汝安置能瞬即绕行印度金刚座及能见证无量佛土等罕有之法门。"据说，其时上师帕木竹巴（bla-ma-phag-mo-gru-pa）曾致书益西沃（ye-shes-vod）说道："汝勿去康地。如果前往则灌顶、开光等均不宜施行，（我）还怀疑那样将有损汝寿。他对我是慈爱的，而我如果没有五种牲畜也就不具备牧人之名了。如果无此信念，将无须进行灌顶、开光，即使灌顶也不会得此八十四岁之寿数，而唯米拉日巴上师（bla-ma-mi-la）能享此八十四岁之寿数，所以此长寿之事绝非偶然而至。"此后，都松钦巴在北方（byang-lam）及朱倭（kre-bo）等地大行利他之事。

都松钦巴五十五岁时前往乃囊（gnas-nang）地方[16]，因睡眠时不断出

现亮光及羊叫声，都松钦巴言道："此乃法王（塔布拉杰）得知情况后所做之预言，欲使人们按其教诲进行修行而给予之加持，故此（我）在彼处未被移动的罗睺罗星之毒所害。"此后，（都松钦巴）因饮水不服欲离开此地，但居士多吉贝孜（dge-bsnyen-rdo-rje-dpal-brtsegs）献上有益于身体之火，恳请都松钦巴留居下来。

第四节　都松钦巴调解祥蔡巴与贡钦巴的冲突

七十四岁之时，都松钦巴驾临止垅(vbri-kluangs)地方，并为金沙江流域（vbri-chu-rgyud）之所有僧俗人等灌顶讲经，后驾往朱倭（kre）[17]，（此地）所有纷争随即自动平息。于七十七岁的藏历木蛇年（1185 年）时，都松钦巴驾勒列杜噶麦（gle-du-sgar-mal），并建造寺院，行利他之事，而后取道南路（lho-rgyud），前往卫地（dbus）。由于尊者吉甸衮布（rje-vjig-rten-mgon-po）居住于岗布（sgam-po），故其曾对都松钦巴言道："而今已时至我侄孙辈执掌喇嘛仁波切（bla-ma-rin-po-che）寺院之时刻了，诸大弟子中唯有汝（可以担当）。"并同时对都松钦巴叙言："汝当到我等寺院中来。"虽然如此，但都松钦巴仍未驾往（彼处），而是前往止贡替（vbri-khung-thel）。尊者吉甸衮布在庞塘（vbam-thang）地方迎接都松钦巴，并言道："汝一心听法，故喇嘛仁波切（bla-ma-rin-po-che）曾预言说汝乃众生之怙主龙树(vgro-mgon-klu-sgrub)。"（都松钦巴）说道："我来卫地有四种需要，尊者贡巴（rje-sgom-pa）曾说：'你在康地如遇到困难可返回卫地。'我即依言而行；请让我向寺院敬献百部金写佛经（gser-chos-brgya-vbul-byed-pa）；祥蔡巴（zhang-tshal-

pa）与贡钦巴（sgom-chen-pa）发生冲突，此事令人闻之不悦，故（我）欲加以化解；（我）想在秀与楚布之间(gzhu-mtshur-gyi-par）建造一座寺院。”（都松钦巴）言毕即前往蔡（tshal）地方，因为平息了纷争，祥上师（bla-ma-zhang）见到都松钦巴具有无数净相，遂拉着都松钦巴的手跳起舞来。此后，他在都松钦巴去世之前从未再发生过纷争。

总之，都松钦巴五十岁前往康地时曾驻跸于楚布的查盖（mtshur-phuvi-brag-rgyab）地方，他曾在该地施放过朵马食子（gtor-ma）[18]，并为之加持祝福。他建造了一座寝宫，并收集了与寺庙有关的各种供物。

第五节　都松钦巴建造楚布寺及圆寂

于八十岁之时，都松钦巴建造了楚布寺(mtshur-phuvi-mchod-khang)[19]。祥仁波切（zhang-ring-po-che）敬献了有八庹[20]长的大伞，该伞是修光明大威德的噶如玛拉尼雅巨伞（lha-chen-dpal-vpar-grung-pavi-ka-ru-ma-la-nya-byus-kyi-gdugs-chen）。祥仁波切又向楚布寺敬献了噶如玛拉（ka-ru-mar）伞、三界制胜（khams-gsum-zil-gnon）等三种供物。总之，（供奉了）萨乐和（sa-ra-ha）、麦哲巴（me-tre-pa）[21]、多吉哲浦巴（rdo-rje-dril-bu-pa）、咱连达拉（dzav-lan-dhara）及塔布拉杰(bla-ma-lha-rje）等上师，彼等所传千手千眼金刚亥母(phag-mo-dvu-stong-spyan-stong-ma）、三十六位空行母(dpav-mo-so-drug）等，传言他们讲解了所谓胜乐金刚吉祥续（he-ru-ka-dpal-rgyud）等密乘续部（rgyud-tshig-gsung-ba），都松钦巴还见证欢喜佛（dgyes-mdzad）坐于光圈之中，其所闻习之佛法中有教诫（bar-dovi-gdams-pa）及欢喜颂（dgyes-mdzad）等，

（以及）上师本尊菩萨之观感，如此均载于今日之传记中，多至难以计数。都松钦巴又以神变幻术前往参加天竺金刚座之定期法会（rdo-rje-gdan-gyi-dus-mchod），令骑者祈请在哈哈卓巴（ha-ha-sgrog-pa）尸林的众有成就者（grub-thob），彼时来自天竺的纳波厥巴（nag-po-spyod-pa）、兴洛巴（shing-lo-pa）、咱连陀热巴（dzav-lan-ngd-ra-pa）、因陀罗菩提帕巴（i-nadra-bo-nghi-bor-pa）四人；来自藏地之喇嘛仁波切（bla-ma-rin-po-che）及达摩宝利（ngtarma-shiv-la）二人[22]，共计六人前来同做会供轮[23]。然后瞬息返回，取道克什米尔（kha-che）[24]及普兰（pu-rangs）[25]，（都松钦巴）在拉堆塘琼（la-stod-thang-chung）向格西藏索哇（dge-shes-gtsang-so-ba）[26]讲论了从因陀罗菩提帕巴（i-nadra-bo-nghi-bor-pa）所听之四续，然后又前往楚布（mtshur-phu）地方。都松钦巴曾预言：在前四辈之时，汝乃是弟子，宜去修行，嗣后会获封为西夏王之供奉师长（mi-nyag-rgyal-povi-bla-mchod）等。然而由于弟子们在远近各处看不见都松钦巴，故此他们隆重祈请，都松钦巴旋即而至，并举行了诸多开光活动。当其时，花朵自然落在佛像上、佛塔上，法器悬置于空中。神殿环绕，诸倾斜的塔等佛教建筑变为端正，并以加持之力使残疾人及驼背等（疾患）得以康复，如是此等情形大都载于（各种）传记之中。其时（众人）亦清晰见证了（都松钦巴）的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全部利他事业之地方。以前是在东方琉璃地域，该地的（利他事业者）幻化为比丘。在赡部洲及牛货洲之间的达日陀（gling-phran-dha-ri-tha），上师拉杰（bla-ma-lha-rje）变成瑜伽自在苏热（rbal-vbyaor-gyi-dbang-phyug-su-ra-ta），并担任了阿阇黎轨范师。

在乌仗那之小洲（ao-tra-na-gyi-gling-zur）达迪嘎（ta-rdi-ka），有嘎瓦族自性瑜伽（rang-bzhin-kyi-rnal-vbyor-pa）名阿底峡（a-ti-sha）者，此人系一获殊胜能力者。西方牛货洲称此人为婆罗门比丘达磨阿底峡（bram-zevi-dge-slong-dharma-a-ti-sha）[27]，并指出此人为迪洛巴之弟

子（te-lo-pavi-slob-ma）。此人乃七百俊才中最有能力者，于是（他）招致了暴君（sdig-spyod-kyi-rgyal-po）的陷害，将其驱逐出住地，他即是此后的云达衮巴哇（yon-bdag-dgon-pa-ba）。在东方迦陵羯地区（ka-li-ngaka），月王（rgyal-po-zba-ba）进行了调伏，将出现上师拉杰（bla-ma-lha-rje）、桑杰益西（sangs-rgyas-ye-shes）及尊者米拉（rje-mi-la）、强贝西年（vjam-dpal-bshes-gnyen），并将有吉祥聚米塔（dpal-ldan-vpras-spuns）环绕[28]，因此将获得所有一切之成就。在乌仗那，德洛巴（te-lo-pa）之弟子宝利甸迪（shiv-la-dandi）[29]，将获得殊胜能力。赡部洲的东北交界处之具莲花河处（chu-klung-padma-can），婆罗门萨咱恰纳（bram-ze-sadzja-na）之弟子比丘达磨格迪（dge-slong-ngharma-kirti），他恳求格西恰班琼（dge-shes-phya-pa-chung）作他的轨范师(slob-dpon)，并在雀巢岩（ri-bo-bya-skyibs）向卓卑胜乐金刚（tombi-he-ru-ka）做祈请。在东胜身洲有大王之女名喜饶桑姆（shes-rab-bzang-mo），她请上师拉杰（bla-ma-lha-rje）、比丘达磨僧迪居住下来。在东西二洲之间有一处名为热甸帕拉（radan-pha-la）的小洲，该地之城称做热咱帕拉（grong-khy-er-ravdzav-pha-la），有一名为苏卡价迪（rje-rigs-su-kha-kirti）的王族，他向由上师拉杰变成的贝吉贝巴（dpal-gyi-sbas-pa）祈请授戒，遂成为寿至一百六十四岁的能行瑜伽者（spyod-pa-nus-pavi-rnal-vbyor-pa）。其时，在向上师请求做会供轮的地方，上师言道："弟子，汝现在年仅二十，而且此云达衮巴哇(yon-bdag-dgon-pa-ba）将成为一富豪之子，因此随其做了施主(yon-bdag)，不仅现在任施主，以后还要当施主。"同时叙说了许多他自己过去的情况，言道："格西藏索哇（dge-bshes-gtsang-so-ba）将护持西杰哇（skye-ba-bzhi），尊者米拉（rje-mi-la）就是阿阇黎强贝益西（slob-dpon-vjam-dpal-bshes-gnyen）。"（上师）又说了许多其他关于过去的情况。当时又询问了都松钦巴关于目前他本人的化身情况，他答道："总之，虽非真实，但却颇为明显。在化身方面大约有四

种，在阿里（mngav-ris）及克什米尔（kha-che）之间，在布日（spu-rig）地方有名曰比丘格哇洛追（dge-bavi-blo-gros）者，他建造了众多寺院（gtsug-lag-khang），其中的一位弟子将在一个小沙弥弟子死去之地出生，并做很多有益之事。”

在尼泊尔、西藏交界的莲德（lan-de）地方，有一名为却吉扎巴（chos-gyi-grags-pa）的居士，（他）讲授唯一世俗法（brda-chos-vbav-zhig）。在印度东部，有一位所谓真正具有大悲心者居于该地，但（我）却未实际行至此处。因为彼处并非东方世俗国王，在此未调伏之地，传言有成就的持律国王甚多。另外似乎还有许多其他的情况，以上即是我现在的情形。又传说此西夏王（mi-nyag-gi-rgyal-po）乃是贝帕仓巴（dpal-phag-tshang-pa）之转世化身。最初曾有一弟子死去，据说将转生于咱木域（vdzam-yul），后来此弟子来到了咱木域时，因他思念转世，随即追随为侍者，故此称其为咱木杰瓦松巴（vdzam-skye-ba-gsum-pa）。此外，其他所知今世（da-lta-ba-mkhyen-pa）之事多至无数。犹有甚者，在尊者玛尔巴（rje-mar-pa）[30]之居住地贝吉山（dpal-kyi-ri）附近的宝利纳噶热城（shriv-nav-ga-ra）中，居有一班智达，此人系一瑜伽修行者，行无量利他之事。上师拉杰（bla-ma-lha-rje）转生于克什米尔及印度之间的具莲花城（grong-badma-can）中，取名为西瓦果恰（zhi-bavi-go-cha）。因为此人做了诸多修行之事，遂培养出弟子四十名。后来，上师拉杰之化身在西部之安乐乡（bde-ba-bkod-pavi-zhing）中则称作绛森扎迈（byangs-sems-dri-med），在东部之珠饰乡（mu-tig-bye-bas-brgyan-pavi-zhing）中其名则称为达瓦沃（zla-bavi-vod），其真身西瓦果恰降服了外道之王（mu-stegs-kyi-rgyal-po），使该地所有人成为佛教信徒，其真身逝去后即在世间无忧树下（获得）圆满证觉。

复次，尊者贡促（rje-sgom-tshul）生于藏地贡嘎纳（kong-ka-na），他降服了外道之王而行有益之业。热穷巴（ras-chung-pa）在印度、尼泊

尔交界处被称作热丹苏卡（radan-su-kha）的地方做各种修行；大成就者宗巴（grub-chen-rdzong-pa）在克什米尔与乌仗那之间，同其往昔弟子一起施行种种修习；宾浦巴（spen-phug-pa）生于拉堆藏索（la-stod-gtsang-so），取名嘎瓦益西（dgav-bavi-ye-shes）；贝噶洛（dpal-rga-lo）在北方珍珠珞饰乡（mu-teg-dra-bas-brgyan-pavi-zhing）转生，名为贝吉琼内贝巴（tpal-gyi-vbyung-gnas-abas-pa）。玉曲（dngul-chu）贝若巴（be-ro-pa）降生为东君王（stong-kun-rgyal-po）之子；阿阇黎恰巴（slob-dpon-phya-pa）[31]在克什米尔赤甸（kha-che-khri-brtan）地方降生，成为班智达。众人所见异景无数。再者，东部之达波帕恭巴（dgas-po-phag-sgom-pa）及恭巴西泽（sgom-pa-zhi-mdzes），西部雅思温莫（ya-zi-sngon-mo）及斯衮益西宁波（gser-sgom-ye-shes-snying-po），以上为拉杰上师（bla-ma-lha-rje）之四大弟子（的情形），彼等现在正奉行无数利他之事。

关于未来情况，（都松钦巴又说道）："门兰喇嘛（smon-lam-bla-ma），汝死后将在西部具莲花乡（padma-can），成为堪布阿里巴（mkhan-po-mngav-ris-pa）行医者之弟子（tshevi-rig-vdzin-brnyes-pavi-mkhan-bu）。云达衮巴哇（yon-bdag-dgon-pa-ba）将随杰瓦松巴（skye-ba-gsunm-pa）进入正道(lam-rnal-ba)。"（弟子）问道："您死后将生于何处？"都松钦巴答："将在乌仗那之东北噶底噶（kar-ti-ka）成为瑜伽师热丹僧迪（rnal-vbyor-pa-radan-singhi），并将调伏该地之王。同时与拉杰上师将再次相会。此云达衮巴哇将为一位密咒师（sngags-pa），并将追随我出家为僧。云丹沃（yon-tan-vod），汝之未来乃是降生于王族，并将与我相遇。阿阇黎仁杰（slob-dpon-ren-rgyal）等许多人将出生于该地，并将与拉杰上师相会。然后在洛扎（lho-brag）七修道圣地（grub-pavi-gnas-bdun），虽会有一弟子出世，但其不会久居于此。复次，或生于印度南部伍如（dbu-ru）地方及空行母住地贡噶恰哇（kong-ka-bya-ba），而

云达衮巴哇则降生为一王者，并使之进入正道。当我证得佛果时，我的第一批弟子是：印度南部的瑜伽者米扎左格（rnal-vbyor-pa-mi-tra-dzo-gi），阿里上部（mnganv-ris）之比丘格哇洛追（dge-slong-dge-bavi-blo-gros），西夏王之上师佳绛秋僧巴(mi-nyag-rgyal-povi-bla-ma-rgya-byang-chub-sems-dpav)、格西衮秋僧格（dge-bshes-dkon-mchog-seng-ge）等四人。”关于都松钦巴所成佛的名称他虽未说及，但祥仁波切（zhang-rin-po-che）则称其是第六狮子佛（drug-pa-seng-ge）。

有关于此，由于（都松钦巴）遍知所有三时之事(dus-gsum-thams-cad-sgrib-med-tu-mkhyen)，并说了将留下少量的实际上应当予以完成的调伏之事，故称其为贝都松钦巴（dpal-dus-gsum-mkhyen-pa）[32]，其声望犹如日月当空。都松钦巴之教诫著述包括了《四面金刚亥母》（phag-mo-zhal-bzhi-ma）、《四续释》（rnam-bzhi-rgyud-grol）、《梦事三种》（rmi-lam-vbrel-pa-gsum-ldan）及《神鬼饶益之隐身术》（lha-vdre-stong-gi-sgrib-shing）等，彼等均系都松钦巴尚未广传的无穷深奥之至正教诫，但被佛徒聆听而得以保留。印度迦耶城的贝多吉甸巴（dpanl-rdo-rje-gdab-pa）敬献了曾被龙树菩萨（vphags-pa-klu-sgrub）吹奏过的佛会法螺，此法螺作为佛教根本（法器）而今存于藏地。据说龙树居住在施利达磨格迪处时，曾（将此法螺）送给其师教主萨乐和（bstan-pavi-bdag-po-sa-ra-ha-chen-po）[33]。如今被奉为礼物，今置于寺庙的佛龛内。

如是，在都松钦巴证得圆满之后，自八十四岁之藏历阴水牛年(1193年）八月起，（身边）逐渐不断出现声响及地震等征兆，在十一月即虎月三日，都松钦巴言道：“住持之位不可荒废，当（有人）居于此位。冈译师（sgang-lo-tsav-ba）来做随侍之时，年轻人，尔应在若干年后坐此住持之位。（关于）我之身语意、三所依等，尔应使彼等一字不失，我亦将对此予以护法。”在其进入神变真身之时，都松钦巴如实地预言了上述种种。临近初三日之时，（令人）惊恐的地震不断（出现），而

寺院之上被彩虹之伞所覆盖。当天空传来许多鼗鼓之音时，都松钦巴寿终圆寂。（人们）于其焚尸处建造了一座吉祥聚米塔（dpal-ldan-vbras-spungs-kyi-mchod-rten），并安置了如来二十一位俊杰之舍利及都松钦巴之舍利等等，数量无穷。此后，格西藏索哇（mi-nyag-nas-dge-bshes-gt-sang-so-ba）自西夏做了敬献，用金铜将此塔予以包裹，由贡钦热巴西（sgom-chen-ras-pa-bzhi）[34]建造了闭关修行居住处及大尸骨塔。

第六节　都松钦巴的主要弟子

关于都松钦巴大弟子之情形，在《宝鬘传》（rnam-thar-rin-chen-phreng-ba）及《普闻飞幡》（kun-khyab-snyan-pavi-ba-dag）等传记中虽无（记载），而在往昔之所见之其他（文字中）有之，诸如：神通有缘弟子德琼桑结（mngon-shes-kyi-bkav-babs-lde-chung-sangs-rgyas）、神变有缘弟子贝擦达德哇（rdzul-vphrul-gyi-bkav-babs-vbal-tsha-stag-del-ba）、传记有缘弟子查哇噶当巴（bra-ba-bkav-bdams-pa）、通达有缘弟子扎叶格曲尊（dbra-ye-dge-chos-brtson）、利他有缘弟子卓衮热钦（vgro-mgon-ras-chen），以上为五位有缘弟子（bkav-babs-kyi-bu-lnga）。其他弟子是：恰哇康巴（gya-ba-gangs-pa）、让迥桑结（rang-byung-sangs-rgyas）、藏索哇衮僧（gtsang-so-ba-dkon-seng）、卓衮热钦丹巴（vgro-mgon-ras-chen-bstab-pa），以上为持续四弟子（rgyud-vdzin-gyi-bu-bzhi）。纳木喀约（na-mkhav-vod）、云丹约（yon-dan-vod-ba）、格须约（dge-vngun-vod），以上即四光近驻弟子（nya-gnas-vod-bzhi）益西喇嘛（ye-shes-bla-ma）、门兰喇嘛（smon-lam-bla-ma）、琼内喇嘛（vbyung-

gnas-bla-ma)、江村喇嘛（rgyal-mtshan-bla-ma），以上为四比丘尊珠西饶（dge-slong-brtson-vgrus-shes-rab）。仁钦坚赞（rin-chen-rgyal-mtshan）、多凯巴（mdog-mkhas-pa）、梅格久塞（rmed-ge-jo-sras），以上为四初弟子（snga-bu-bzhi）。藏顿楚桑（gtsang-ston-tshul-seng）、朱倭衮秋贝(tre-bo-dkon-mchog-dpal)、多吉西饶（rdo-rje-shes-rab）、冈译师(sgang-lo-tsav-ba)，以上为四位晚辈弟子（phyi-bu-bzhi）。总之，以上为众所周知自我解脱之大弟子。洛地雅巴绛曲约珠（lho-la-khung-gi-vjig-rten-gsum-mgon）、达波堆巴真巴（dkas-po-vdul-pa-vdzin-pa）、止贡之吉甸松衮（vbri-khung-gi-vjig-rten-gsum-mgon）、达垅之塘巴钦波(stag-lung-gi-thang-pa-chen-po)、纳浦（rna-phu）之灵热巴（gling-ras-pa)[35]、热垅之藏巴嘉热（ra-lung-gi-gtsang-pa-tgya-ras）、缅阿垅巴之禅顿塔柴、热贡之桑结年顿（ri-gong-gi-sangs-rgyas-gnyan-ston）以及佳波瓦垅巴(rgya-pho-ba-lung-pa）等，以上均系与佛教有关之大勇者。在《青史》（deb-sngon）中亦将祥仁波切(zhang-rin-po-che）视为都松钦巴之大弟子。

洛拉雅巴遍知者绛曲约珠（lho-la-yag-thams-cad-mkhyen-pa-byang-chub-dngos-grub)[36]及达波堆怎钦波（dags-po-vdul-vdzin-chen-po)，此二人系都松钦巴之同门师兄，彼等敬信都松钦巴并崇拜之。至都松钦巴逝世之后，洛巴遂继任楚布寺之住持达二至三年。而《温顿杰冈巴传》(dbon-ston-skyer-sgang-pavi-rnam-thar）又载：“洛巴喇嘛在梦中得闻在多波寺（mdo-bo-dgon）将受灌顶之说。后即渐次前往（多波寺），此洛巴喇嘛化身为胜乐金刚而传法，并受灌顶。我也得此（灌顶）。今日在西藏能做胜乐金刚真实灌顶者，据谓除此洛巴喇嘛之外，已无他人矣！”(洛巴喇嘛在楚布寺造了都松钦巴之身像，并迎请至岗布寺)，随后他继任岗布寺（sgam-po-gdan-sa）住持，达波堆继其后出任岗布寺之住持[37]。

大成就者灵热（grub-thob-gling-ras)[38]将罗藏热（lo-gtsang-ra）三尊

者、尊者乌色（rje-dbu-se 即都松钦巴）、祥仁波切（zhang-rin-po-che）及吉祥帕竹巴（dpal-phag-grub-pa）等同，待之以根本上师（rtsa-bavi-bla-ma）之礼，礼拜尊奉。五身圆满，所显法身之圣者，无明证道之贤人，此为洛藏(lo-gtsang)；心思如空、根器纯净、遍知无诤、美名远扬之如来诸佛吉祥宝，此为尊者帕竹巴（rje-phag-grub-pa)；诸成就者之无诤者为普色尊者；当调伏难以教化者，此为依怙无生吉祥者（vgro-mgon-skye-med-zhang)。又谓在蔡（tshal）及楚布（mtshur-phu）所显示之情形是：热琼哇（ras-chung-pa）及其弟子、尚有吉祥唐巴（dpal-ldan-dam-pa）三人。岗布巴（sgam-po-ba）及祥仁波切（zhang-rin-po-che)、都松钦巴之楚布巴(mtshur-phu-pa)、无生祥(skaye-med-zhang）及仁钦强(rin-chen-mchog)。又有传言说康巴普色（khams-pa-dbu-se）居于楚布多波寺（mtshur-phu-mdo-bovi-dgon)，遍知三世之尊者[39]曾为诸弟子祝福加持。

卓贡藏巴嘉热（vgaro-mgon-gtsang-pa-rgya-ras)[40]亦曾前往楚布，闻习诸法。他向都松钦巴祈请听取佛经，言道："我乃藏巴嘉热，知悉修道之理与道歌"，并表达"(希望）赐予预言"的想法，于是普色在授记[41]之寺（lung-bstan-gyi-dgon-pa）中做了预言，（藏巴嘉热）并因之开悟。纳浦哇（rna-phu-ba）之传承人根据"将受持于尊者"之预言而居住于楚布地方，嗣后随祥仁波切（zhang-rin-po-che）出家，其间他曾戴花帽现身，后前往北方擦卡（byang-tsha-kha)，（他思忖)：返回时将来此处修道，做为顺缘故，将以所携之财宝敬献。因此有如是语："搅动器皿吧！"（藏巴嘉热）顿感奇异，后自一大器皿中得到旧鞋底一块，旋即扔掉。于归途中，出现了手持弓箭和矛的果巴洛巴（sgom-pa-lho-pa）强盗，他们见到普色喇嘛宗派之帽，说道："此楚布人也！"他们避开了僧人，恰如传记所载："而今那顶帽子挽救了生命。"而且（藏巴嘉热）亦在其道歌中唱道："见到夜叉果巴洛巴杀人掠财之时，我未被投入监狱

皆因山寨大王（之故），似因有噶举加持之祝福，亦是都松钦巴之恩德。”其弟子依次相传是“四光”之纳卡（vod-bzhivi-na-mkhar），均为光所生（vod-kyi-skaye-pa）[42]。自夏扎巴僧格（sha-grags-pa-seng-ge）[43] 起，即是红帽系传人矣（zha-dmar-tsod-pan-vdzin-pa）；洛巴唐杰钦巴（lho-ba-thams-cad-mkhyen-pa）沉稳慈悲；生于堆垅河畔（stod-lung-gram）之让迥桑杰（rang-byung-sangs-rgyas）继任住持[44]；此后继任住持者是嘉瓦康巴（gya-ba-gangs-pa）、绛措喇嘛（gay-mtsho-bla-ma）。上述三人均为都松钦巴尊者之嫡传弟子。此后仁查（rin-grags）[45]任住持，三人均生于嘉瓦（gya-ba），皆系牧民（出身），再后则是尊者噶玛巴。

主要继承人之一卓衮热钦（vgro-mgon-ras-chen）系藏巴云丹堪布（gtsang-pavi-yon-tan-mkhan-po），生于雅砻（yar-lung）。他九岁时便心存小士、中士之愿望，随即皈依了桑日热巴（zangs-ris-ras-pa），听闻道歌及《安立真言之耳传》（thun-vjog-snyan-brgyud）等教诫，由是连续得到安净无分别之观念。他只穿单衣，故称其为热钦（ras-chen）[46]，若依其氏族论，又称其为朱孤热巴（gru-gu-ras-pa）[47]。上师十五岁时染病，他知道持守教诫之人业已来至，确信尊者之教法，从开始便不可敷衍地宣讲教诫，于是将所有之教诫如数宣讲，并曰：“我今遇难，现在于大修行方面我已完成了（宣讲）教诫之事，因此（以后）将依靠他人了。总之，无论怎样，弟子们应好自为之。”言毕圆寂。嗣后，与之依次相见者乃兑吉楚君涅（dol-gyi-tshur-ston-dbang-nge）、吉祥帕木竹巴（dpal-phag-mo-gru-pa）、聂地之藏顿衮秋（gnyal-du-ktsang-ston-dkon-mchog）师徒、杰贡希波（rje-sgom-zhig-po）等。热巴随以上诸人闻习了很多新旧教诫佛典（gsar-snying-gi-gdams-ngag）[48]，尊者岗布巴（rje-sgam-po-ba）在丘堆（chu-vdus）之弟子达磨喜饶（grub-thob-dar-ma-shes-rab）尊前曾修习（佛法），（热巴）则随从此人继续学得《入中论》[49]（dbu-mar-tshud）及《光音天》等，并祈请灌顶加持，因而得到了禅定之诸种功德。

他曾想去雅砻，但未前往，因为想到他未曾到过的家乡，于是途经叶（gye）、达波（dags-po）、工布（kong-po）等地抵达康地（khams）。关于断除福报如意方面（thod-pa-bsam-vgrub-la-gcod-kyi-skor），他在途中从阿里巴（mngav-ris-pa）听闻了《金刚手持赤衣者》（phyag-rdor-gos-dmar-can）及《善金刚之二十一明述》（rdo-rje-legs-pavi-byang-bu-nyer-gcig-pa）等诸多佛典。嗣后，他在波卧（po-bo，即今波密）与聂巴久赛（gnyal-pa-jo-sras）相会，亲眼目睹了从前所闻之妙吉祥善恶（vjam-dpal-zhi-khro），特别是依怙嘉巴（mgon-po-lcags-pa）。而且为了在母亲召唤时而不必前往，他假言道："无钱物而不能返回。"后来来到了擦瓦冈容及芒康（tsha-ba-sgang-rong-smar-khams）地方[50]。在布波（pu-vbor）之布域（vbu-yul）地方，他调解了该地之内乱[51]并调伏了本教徒，建造了十八处大密宗修院（sngags-grwa-chen-po-bco-brgyad），至今仍广为弘扬，并出现了许多护法修道者。正当他根器功德（rtsa-rlung-yon-tan）、能力及知识大增而心生傲慢之时，他听说尊者都松钦巴在岗布乃囊（kam-po-gnas-nang）居住且颇负盛名，他不想去求问佛法却想去礼拜。于是便前往尊者都松钦巴处，尊者都松钦巴说道："你这位具有智慧的小持咒者可以做我的再传弟子吧。"（热巴）问道："您有什么样的弟子？"都松钦巴说："有德琼桑结（lde-chung-sangs-rgyas）及贝擦达德哇（vbal-tsha-stag-del-ba）等弟子，你到这些人那里去吧。"于是他（准备）前往德琼处。尊者（都松钦巴）言道："你这位聪明的小持咒者可来此做我的再传弟子了，现在你去贝擦达德哇那里吧！"（热巴）抵达（贝擦达德哇）那里，但在洞窟处卧有一巨虎，（热巴）惊慌而逃，并说："我还要去的。"言罢遂去。在老虎所在地有一小湖，（热巴）环绕而行，他抛掷了一些小石子后继续前行，并说："我还要走的。"在小湖处有一大修道者，其怀中放有热巴先前抛掷的小石子，于是（热巴）想道："（尊者）之弟子竟如此（神通），更何况上师之功德呢。"于是不由

自主生起了信仰，随即请求教诲。而后（热巴）七年头不沾枕，发誓修道，以达彻底证悟。关于此事，正如《甘露宝瓶传记》（rnam-thar-bdud-rtsi-bum-bzang-ma）所载，据乃囊巴（gns-nang-pa）传说，热钦巴（ras-chen-pa）欲想与（都松钦巴）较量，遂前往都松钦巴处，见在洞窟处有一位大修道者，于是庄重地敬礼道："我想同您较量一番。"（尊者）答道："我老矣，不能同你较量了，（但）热情款待你。"言毕遂将头骨碗中的水倒入砂锅内，又系上犀牛骨及绳索，然后置之炉灶上，搅动两次，（水）随即沸腾，两人各以一管饮之，（热钦巴）尝到了前所未知的、无法比拟之滋味，遂由此心生信仰。（尊者）说道："你如果想要较量就到我的弟子德琼桑结（lde-chung-sangs-rgyas）那里吧！"（热钦巴）像以前一样，在贝擦达德哇预言之后，他见到了德琼桑结的神变之身，（热钦巴）有与忿怒女较量之能力。在此后的冬天，于大山之深夜中，在山溪之冰的上面，达德哇（stag-del-ba）突然坐于其上，而热钦巴则在一块长石头下面也如此坐姿。但达德哇所坐的约三尺长的冰融化了，变成了温泉，但此温泉之水不向下方流而是回旋向上，并向上（回）流至达德哇身上，温水与蒸气相混而形成层叠的云。热钦巴身体凡所触及处，其冰立时融化，并稍渐变热。由于热钦巴播撒了的水气、水滴而（使空气）变得极为寒冷的黎明之际，尊者都松钦巴驾临空中，言道："达德哇，汝不要在冰山上杀害此小持咒者。"因此，当达德哇解除禅定之时，温泉形成的河流瞬即将所有的冰席卷而去。（热钦巴）由此产生极大信仰，并皈依上师足下。嗣后，热钦巴在阿阇黎噶当巴（slob-dpon-bkav-bdams-pa）处修道三年。此前，他曾到瑜伽师江洛坚（rnal-vbyor-ba-lcang-lo-can）处，聆听法王（都松钦巴）及噶当巴（bkav-bdams-pa）讲佛，并于三十七岁时随堪布赤木巴出家受近圆戒。完成此事后，（他）曾经想念的那种喜悦实现了，当时为其命名为索南查巴（bsod-nams-gargs-pa）。

其次，（索南查巴）在噶玛寺法王处驻留了三年，修习了所有的佛法教诫。始时，法王言道：“我将到卫地去。汝（索南查巴）亦喜爱卫地，卫地乃我祖师之居地，我将暂回卫地。”索南查巴问道：“可否前往他处？”（法王）答曰：“玛多之地系修习至善佛法处，故此汝到何处均可。”（索南查巴）问：“您驾临过卫地吗？”法王答：“去年我曾前往。”言毕，法王遂驾往卫地。索南查巴将法王送至达雪纳杰（rta-shod-rnam-rgyal）之间时，法王复言道：“汝若往卫地将大有裨益，一俟提出前往卫地之愿望后而睡卧，汝将会见到盛装发光之金刚瑜伽母。”嗣后，（索南查巴）多次见到了法王被无数金刚瑜伽母、圣乐金刚及佛母围绕着。后来，当阿阇黎噶当巴（slob-dpon-bkav-bdams-pa）灌顶之时，（索南查巴）遂依其要求修行，当智慧形成之时，在黄丹坛城之上，见到有四名持弓箭者，每当（索南查巴）心意所向，他们即微笑持弓箭（相对）。（索南查巴）由是敬信堪布，并请求为（自己）灌顶。总之，他可以随其所愿得见一切护法本尊，一切善恶行为均由金刚瑜伽母以诸种身形示现。知悉法王在楚布即将圆寂，索南查巴便祈请法王，法王言道：“此后在做祭祀佛事时，将显现无数之净相，此上师之祭祀佛事本就极其罕见，（汝等）将会亲见。”

此后，（索南查巴）以能力及神变降伏了一切本教徒（bon-po），并著有战胜本教徒的道歌（bon-po-las-rgyal-bavi-mgur）[52]。（索南查巴）先后居住在噶玛及乃囊（gnas-nang）等地，并担任法王（chos-rje-rin-po-che）之代表（rgyal-tshab），（有）护持（法王）之功德。当其七十岁时，梦见噶举派诸上师（bkav-brgyud-kyi-bla-ma）驾临，而一些出家人多是瑜伽行者。迪洛巴（te-lo-pa）则谓：“犹如飞鸟在空中，善慧贯通则可致。”言毕向西南方天空遁去。如是数次述说此短偈，传说这种消失本身是飞翔而去的。此后（索南查巴）显示出身体稍许不适，他说道：“我以前之诸上师（bla-ma）均遁形于西南方，我亦将前往彼处。”言毕，

遂于二十五日黎明时分圆寂。遗骨火化后，其舍利在天空变成雨水落下，并有仙乐可闻。其（所用过的）一些佛事贡品、用具，特别是一些水晶等物，均放置在佛塔内。（索南查巴）曾对诸弟子言道："我之诸弟子，要持守善心。知心者甚多，然有些乃我无所需者。"

（索南查巴）之主要弟子是杰赛崩查巴（rgyal-sars-spong-brag-pa），生于止唐巴却丘（vbri-dam-pa-chos-phyug）。自五岁起即精于读写。九岁时在年拉康冈巴（gnyan-lha-khang-sgang-pa）闻习了续部。因十四岁时曾听说杰卓衮（rje-vgro-mgon）之大名[53]，遂知悉其（佛经）注释，生起了殊胜禅定。一位被诸多妇人环绕的红（衣）女人对其预言曰："您的上师是生于达波工琼（dags-po-sgom-chung）的卓衮热钦（vgro-mgon-ras-chen）。"于此后之第十日时，（杰赛崩查巴）在波嘎冈（vbob-skar-sgang）处与尊者热钦巴(rje-ras-chen-pa）相会。他出家后起名索南多杰（bsod-nams-rdo-rje），并认定其上师确系金刚手，遂祈请赐予佛母灌顶（rje-btsun-mavi-dbang-bskur）。由于做了灌顶，因而（他）生起了智慧。其时，在佛母之坛城上长久地显示着十方（诸佛），于是上师说道："此小尊者已获得我之灌顶。"其后，他对此如父子相合般铭记在心。在贡寺（skung-dgon-pa）所见神乐天众（vkhor-lo-sdom-pavi-lha-tshogs）大会盛大而壮观。此后，（索南多杰）又宣讲了如何探讨心性之远离戏论的理论，继之不久在华山松树前禅定。因为（禅定时）见到松树的每片叶子上均坐有法王都松钦巴，同时（都松钦巴）言道："为不修无生之理（skye-med-kyi-don）[54]，则不贪各种所缘。"（法王）的这种说法见之久矣！其时（法王）复谓："当应去证悟无修之真性（sgom-med-kyi-ngo-bo-rnal-ma）。"

索南多杰还在噶玛寺见到众多空行勇者环绕着法王，在拉甫纳木宗（lha-phu-gnam-rdzong），吉祥天女（向法王）敬礼；白度母为之加持；密咒主同意做施主；众多忿怒度母环绕着不动金刚佛。其时，显现出了

诸多情景，（索南多杰）为此询问上师，上师答曰："唯有修证大瑜伽行者之道，不许对此骄傲。"继之又一再说："热琼瓦是得道者。"由于（索南多杰）被称作有功德者，因此，他虽是一个弱小者，但却在一千个僧人中受到大家的敬重，故上师极为高兴。云贡（yon-sgom）从查谢（grags-shes）带来了大量礼品，请求（教授）护法之朵马灌顶（chos-sky-ong-gtor-dbang）时，（索南多杰）乘机也作了祈请，因而一时得见二护法、四臂及三臂（护法神）。上师言道："不许（把财物）献予护法神。"于是云贡随即将食品、财物抛掉。复言："对于热穷巴连一普（phul）水也不需要给予，对此将令人高兴。"为此，（云贡）想到上师（热钦巴）系有恩之人，应敬献一些礼品。正当他想着要前往萨麦（sa-smad）地方的查格之供奉上师处时，上师则对他说道："热钦巴他被魔鬼带走了，他已做了上师之侍者。"如是说罢，（索南多杰）正欲迅速而去，但上师则对他说道："根本不要到萨麦(sa-smad)[55]去。此地方人心邪恶，多有挫折，便在此修行足矣。"上师在行将圆寂时又言道："我众弟子如今能自立，希望洛追仁钦（blo-gros-rin-chen）及汝（索南多杰）二人成为佛教之主(bstan-pavi-bdag-po)，特别是你（索南多杰）将成大业，汝之弟子及再传弟子将会在四方弘法。"此时，（索南多杰）见到释迦能仁佛及无量寿佛环绕着上师，（上师）言道："这就是佛教之主的法相。"上师圆寂后，在给上师沐浴遗骸时，（众人）见到了与五佛（rgyal-ba-rigs-lnga）及其眷属在一起的无数天神(lha-tshogs)，并出现了色究竟天[56]，此后又出现了悲歌及舞蹈等。有人因之则不高兴地说："正当我们痛苦之时，（你们）竟如此这般！"

后来，（索南多杰）为了断除噩兆而前去修行地时，法王都松钦巴说道："你什么地方也不要去，就在此修行吧，如此即可通达到二利(don-gnyis）之境。"索南多杰依从了法王所言，遂在帕列贡（ba-le-gong)[57]修道，因之获得了无量功德，未经（很多）努力即完成了四种功

业（vphrin-las-rnam-bzhi），并集聚了一切人与非人。其受用多如雨水，名扬四方，他驻跸此地十六年。

其时，冈托藏顿巴（ka-thog-gtsang-ston-pa）颇负盛名，当其做梦时，能见到受用身之天众、其头上的虹光以及诸多胜乐金刚（he-ru-ka），并听到他们讲经授法，因此其学识广增无边。此后，他在查雪崩查（khar-shod-spong-brag）担任住持，然而他却身体不适，于是所有噶举派喇嘛特别是依怙法王(rje-vgro-mgon）前来，他也听到了（索南多杰）的教诲："在无生之时则无入定出定，并修成三身自性(sku-gsum-gyi-ngo-bo)。"在其广行利他之事后，当他（即索南多杰）暂时去芒康（smar-khams）之时，其身体罹病，遂言道："我将去做法王噶玛巴（rje-kar-ma-pa，即指都松钦巴）之侍者了。依怙法王（rje-vgro-mgon）曾一再劝说不要到芒康来，但我却突然到了这里，因此我违背了上师所言。想来我不能违背因缘，现在已有我将离去之征兆了。"他说唱了以上诸多言辞之后，瞬时出现了兜率天之弥勒佛像。其时（索南多杰）又说："我今得以向弥勒佛顶礼矣！我之化身将作为耳饰者都松钦巴（ka-rni-ka-na-rdo-rje-dus-mkhyen）法王化身之代理人，并将成为一位大利他事业者。"继之他又对法王噶玛巴说道："将有一位噶举派阿阇黎之身具大功业之弟子（slob-ma-vphrin-las-che-ba）出现，以前我一切噶举派上师之事业唯有依靠汝了，有缘之弟子将（多至）难以想象。"（索南多杰）言罢而逝，并显示了无数征兆。

注释：

[1] 都松钦巴（1110~1193年），系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创始人，后世称其为第一世噶玛巴。本名称却吉札巴，西康哲雪地方（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兴隆镇）人。其父母皆为修密法者，自幼从父母学法。宋宣和七年（1125年），随从噶当派大师绛吉喇嘛和恰·森格扎出家。宋建

炎二年（1128年），至前藏随从嘉玛尔巴诸大师学习噶当派教法，后于梅律师座前受比丘戒，并学戒律。宋绍兴九年（1139年）至塔布拉札拜见塔布噶举派创始人塔布拉杰，从闻显密诸法，修习喜金刚灌顶、拙火定和大手印法。后至洛饶地方从热琼瓦、那饶巴、弥勒巴等人学习那饶六法及方便道等教法。绍兴十七年（1147年）创建噶玛丹萨寺（位于西藏昌都市卡若区嘎玛乡加云山上），遂创立噶玛噶举派。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创建楚布寺（位于今西藏拉萨市西郊堆龙德庆县境内），此寺后来发展为噶玛噶举派的主寺，一直延续至今。

[2] bde-mchog 意指上乐、胜乐。梵音译作泗鲁迦，指出现证大乐智道果次第之无上母续及其本尊名。

[3] zhi-byed-pa 译作希解派，系藏传佛教教派之一。“希解”意为“能寂”。12世纪初由来藏印僧丹巴桑结创立。这一派有前、中、后三种传承，是按照丹巴桑结前后三次为不同的人传授的三种教法而划分的。前传拉琼欧色，中传玛·曲杰喜饶、索穷·格巴尔和噶木·益希坚参等人；从益希坚参又分出上、下传。后传绛赛更噶（1062~1124年）、巴擦贡巴（1077~1158年）、嘉哇德乃（1127~1217年）。这一派没有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以修般若性空义断除一切生死流转的苦恼为主。至15世纪已经消失，此派教法被其他教派所吸收。

[4] 米拉日巴（1040~1123年），系藏传佛教噶举派早期僧人。俗名米拉日巴·脱巴噶，法名协巴多杰。生于后藏贡塘地方（今西藏吉隆县北部）。7岁时，父亲去世，家产被伯父等人所夺，其与母亲、妹妹过着贫穷的生活。后学习宁玛派之教法。宋元丰元年（1078年），投从佛教大译师玛尔巴门下，学习佛法六七年，最后得到玛尔巴之全部教法，遂潜入深山继续修习。得成就后，收徒传法，以唱歌方式传教。提倡坐静、苦修，反对空谈，其与弟子日琼巴和塔布拉杰形成了噶举派中之修行派。其《道歌集》在藏族群众中流传甚广，并对后世藏族诗歌的发展亦有一

定的影响，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5] 宗地寺院，可译作“宗寺”（rdzong-bya-bavi-dgon-pa），位置在秀地与尼木两地之间（gshu-snyevi-bar）。这里是尼木河流域上游，在楚布山口（mtshur-phu-la）的以西，当地有一地名为尼木秀（snyi-mo-gzhu），宗寺大致在此地附近。

[6] 据《青史》所载，宗巴喇嘛系那若巴之弟子。另据《红史》载，上文所提噶译师及康巴阿僧（khams-a-seng，即 grub-thob-a-seng）等人，均曾于此地同宗巴喇嘛一起向都松钦巴传授过佛法。

[7] 尊者贡巴（1116~1169 年），即指达波贡巴（dags-po-sgom-pa），初名达杰灵（zla-rgyal-gling），曾于十六岁时随阿里巴西饶宁波（mngav-ris-pa-shes-rab-snying-po）出家，得名楚诚宁波（tshul-khrims-snying-po）。据《青史》载，其乃拉垅寺（lha-lung-gi-dgon-pa）的实际建造者，曾将卫藏康三地之大量僧人集中于此。其人佛学造诣颇深，都松钦巴、祥仁波切等著名人物均出其门下。他曾在拉萨调解过地方势力间的纠纷，羊卓之乱亦是其协调和解。塔布拉杰圆寂后，他为其修建了金质多门宝塔以存真身，当时其被佛教徒誉为“善说诸法之大师”。（见《青史》，第 551~554 页）

[8] 即 1153 年。

[9] 即前文所述桑普寺之“康巴三人”。

[10] 此处指都松钦巴。

[11] 《青史》作“jug-po”，见第 568 页。

[12] 《红史》译作“楚西寺”（gzhuvi-gru-gzhivi-dgon-pa），而据载都松钦巴在到楚西（gru-gzhi-dgon-pa）之前曾先至曲沃日山（cho-bo-ri）。此地在卫藏分界线冈巴拉山北，隔雅鲁藏布江北岸即为曲水（chu-shul）。（见《红史》，第 85 页）

[13] 尊者贡巴即达波贡巴。此处“上师帕思巴”非萨迦派八思巴帝

师，八思巴生于1235年，在塔布拉杰1153年去世时八思巴尚未出生。

[14] 即达波贡巴楚诚宁波之简称。藏史对人名简称者颇多。例如塔布拉杰简称上师拉杰（bla–ma–lha–rje）即是。

[15] 此处尊者指达波贡巴，即贡促“sgom–tshul”。

[16] 此“乃囊”指岗布之乃囊，地在达波境。前述所谓达波岗布即此地。

[17] 《青史》将“kre”写作“tre”，均指朱倭而言，唯写法不一。《青史》又说，当时在朱倭听都松钦巴讲经者达千人之多。

[18] gtor–ma 译作食子、朵马。系由糌粑捏成用以供神施鬼的食用丸子，进行宗教活动时，依念诵咒力、抛散食子，用以镇伏魔鬼。

[19] 楚布寺：或译作楚普寺等，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西的堆龙德庆县古荣区。据考该寺前身为唐代所建的江浦神殿，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由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钦巴（1110~1193年）在原址建成寺院，是该教派早期的主要寺院。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蒙哥汗召见二世噶玛拔希，并赐金丝黑帽、金印等，后传承为黑帽系。噶玛拔希去世后，该系开始活佛转世，成为藏传佛教史上活佛转世之始。明永乐八年（1410年）寺院毁于地震，永乐十二年（1414年）重建，历代黑帽系活佛均以此寺为母寺。17世纪中叶，格鲁派得势，寺院受格鲁派常驻僧官监督。“文化大革命”中寺院被毁，寺藏大量文物法器散失，仅存9世纪初吐蕃王朝时的通藏文碑。现已修复。

[20] 即是“夺巴”，系藏民族古老的长度计量单位，相当于汉语中的量词“庹”，约合五尺。与此相似的度量单位还有“冲”、“所”。一“冲”相当于一肘长，一“所”相当于一指宽。这三种度量还可相互核算，四“冲”相当于“广夺巴”，二十四“所”相当于一“冲”，九十六“所”相当于一“夺巴”。

[21] 萨乐和、麦哲巴二人均为四大语旨教授的传播者，系古天竺

人。

[22] 兴洛巴、因陀罗菩提帕巴，均为印度四大语旨传授的传播者，前者为东传派，后者为西传派。

[23] tshogs-vkhor 译作会供轮，系会供曼陀罗。佛教修行者，观想凭借神力加持五欲及饮食品成为无漏智慧甘露以供师、佛三宝及自身蕴、处、支分三座坛场，积集殊胜资粮的仪轨。

[24] 旧译迦湿弥罗。

[25] “普兰”系藏语音译，本意为“独毛”。地处西藏自治区西南部、喜马拉雅山南侧的峡谷地带、阿里地区南部。西与噶尔县、札达县相连，北与革吉县相接，东与仲巴县为邻，南与印度、尼泊尔国接壤，该县是西藏自治区边境县之一。总面积 12 497 平方公里，辖 3个区、10个乡、51 个村民委员会，总人口 0.73 万。历史上曾译作“补仁”“补人”“布让”“塔格拉各特”“布拉木达克喇”“塔克拉科特”“辅仁宗”“普兰宗”等名。“普兰”历史悠久，据传“普兰”地区最早为象雄古国的五个“喀尔嘎”（行政机构，类似宗）之一，名叫“塔格拉各特”。朗达玛被刺杀后，其曾孙吉德尼玛衮逃往普兰一带，并同当地头人之女卓西柯琼结婚，建立统治政权。吉德尼玛衮有三子，后因不合分裂后各占一方。次子扎西衮占据今普兰一带，称为雪峰环绕之地（属阿里之围），后来，被其弟建立的古格王国吞并。元代古格归属于萨迦地方政权，以后屡有变更。五世达赖建立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后归属西藏地方政府。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前普兰被列为西藏边境十三宗之一，宗本由五品官员担任，每三年一调换。普兰地处中、尼、印三国边境地带，自古以来是相互通商场所，同时也是中、尼、印的交通孔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960 年，成立普兰县人民政府，归属阿里地区管辖至今。

[26] 格西藏索哇，此人系都松钦巴弟子，西夏王与噶玛噶举派的最早沟通者即此人，他被都松钦巴派到西夏担任西夏王之上师。

[27] 阿底峡为印度名僧，对佛教在西藏的复兴起过重大作用，成为噶当派祖师，被尊称为“觉沃杰”（尊者之意）。许多大寺院中供奉其画像或塑像，其画像为尊者盘坐于莲座，头微左倾，弯眉，眼睛正视前方，方口自然闭合，表情和蔼可亲。双手在胸前作手印，掌心向上。左腿在内，右腿在外，赤脚。头戴锥形遮耳大帽，帽耳垂至双肩。内着坎肩，外披袈裟。体侧置法器，右为宝瓶，左为宝塔。

[28] 月王系指香巴拉王，亦称为月贤王（rgyal-po-zla-ba-bzang-po）。所谓吉祥聚米塔，即月贤王讲授《无上瑜伽续》之处。另，格鲁派认为，世间护法神中的主神是白哈尔神。据本教徒的信仰，白哈尔神有时被称为象雄护法神。在不同的地区，白哈尔神往往有不同的称呼：在印度语中白哈尔被称作水晶白鬼王；木雅人称他为月王；尼泊尔人称他为地王；汉族人称他为冬王哈；霍尔人称他为白木鸟王；莲花生大师称他为自在智慧护法。白哈尔神的父亲是白天神（也称菩提天神或白天），他的母亲是持财龙女。西藏人认为，最初，白哈尔神居于蓝天云上，其时，他是梵天，称为“具海螺发髻者”，是三十三天神之主；中劫，他居于霍尔地方，称为“水晶白鬼”，主持巴达霍尔的禅院；最后，白哈尔神来到西藏，居于桑耶寺，从此统治全藏。关于白哈尔神从巴达霍尔迁移到西藏的说法，藏文文献记载不统一。有的文献讲，桑耶寺建成以后，莲花生大师决定指定一位神灵为桑耶寺的守护神，他先找到了龙王苏普河巴，但遭到拒绝，莲花生又根据苏普河巴的建议，带人到霍尔，请回了一位神灵，他就是后来的白哈尔神。图齐在《西藏画卷》中还列举了白哈尔神到西藏的另一种说法：莲花生为了使白哈尔神离开其居地前往西藏，以各种神变法力制服了白哈尔神。降服后，白哈尔神骑了一只镶嵌珍珠的木鸟，在众多天神的陪伴之下来到了雪域。在白哈尔神得到了他的所司神职之后，莲花生大师在他的头顶的冠盖上放置了一把金刚杵，从而使白哈尔神成了佛教的护法神。西藏佛教认为，白哈尔神在桑耶寺度过

了700年，到五世达赖时期移到哲蚌寺附近的乃穷寺，即他后来的居处。一则叙述乃穷寺起源的传说时讲道：白哈尔神的化身来到了蔡公堂寺，这个化身被称为金刚乘护法。他很想成为蔡公堂寺里重要而显赫的护法神，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他在寺内变化各种幻象，然而寺僧们并不喜欢这位招惹麻烦的护法神，没邀请他来做寺院的护法神，相反称他为“恶鬼”。为了驱走他，僧人们就以禳邪之法强使他进入一个木箱内，抛入了拉萨河。这只木箱被一名喇嘛捞起后，他逃了出来。事后，白哈尔神应邀从桑耶寺迁到了乃穷寺。根据藏传佛教的观念，白哈尔神被看作是“五身王”神的一组神中的首领。

[29] 宝利甸迪，《青史》又作“shiv-la-ra-tan”，系四语旨教授之传播者。

[30] 玛尔巴·却吉洛卓 (1012~1097年)，系藏族著名佛学家，噶举派创始人。生于西藏洛扎地区，自幼习法，后从著名译师卓弥学梵文，曾先后三次赴印度投那若巴、麦哲巴等名师学喜金刚、密集、大印等密法，返藏后，广收徒众，宣说佛法，形成噶举派，为一代宗师，对藏印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所唱道歌，分别辑录在《玛尔巴传》《米拉日巴传》等著名传记中，对道歌诗流派的形成有一定影响，在藏族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31] 阿阇黎恰巴，即恰译师 (cha-lo)。“贝若巴”系佛教前弘期进藏的贝若咱纳，亦名格佳唐达，吐蕃赤松德赞时的一位藏族大译师，出生于前藏尼木地方的巴阁滩。幼年时，随从父母学习藏文。8岁，被命名为最初出家的预试7人之一，并应召拜见了赤松德赞。9岁开始作内外侍臣3年。12岁，随从莲花生和静命大师等人学习佛法。此后，前往印度、克什米尔等地学习佛教典籍，并随著名医学家达俄尊听受许多医学论著。后返回吐蕃，著书立说，弘扬佛法和藏医学。著名的译著有《六十如理论简说》《无边光明佛赞》《甘露精义八支秘诀》《药诊诸种要诀》

《赞木央本草》和《月王药诊》等，并撰写有《四续释难明灯》和《词义注释》等论著。这些译著及论著对藏族文化，尤其是对医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32] 意为吉祥遍知三世者。

[33] 相传此人为古天竺一婆罗门，乃最初弘扬大乘密宗者，龙树论师的师傅。

[34] 热巴西，即“四热巴”之意，因喇嘛祥蔡巴的四个弟子名称均附有“热巴”一词，故此得名。

[35] 止贡之吉甸松衮、达垅之塘巴钦波、纳浦之灵热巴依次为止贡噶举、达垅噶举和竹巴噶举的创立者，其事迹在《青史》中有专门的记载。

[36] 绛曲约珠系都松钦巴之弟子，其于都松钦巴去世后曾担任楚布寺堪布约三年，乃是西藏传授胜乐灌顶的最著名者。

[37] 据《青史》载，达波堆继阿阇梨贡琼（sbob-dpon-sgom-chung）之后任岗布寺住持，生于达波斯噶（dags-po-zes-dkar），系本教世家出身，此后岗布寺住持则为止贡巴法王（rje-vbri-gung-pa）。见《青史》第554~556页。

[38] 灵热，又称灵庆巴（gling-chen-ras-pa），系祥蔡巴之弟子，又称灵热巴贝玛多杰(grub-chen-galng-ras-pa-pad-ma-rdo-rje)，平时又称纳浦哇（rna-phu-ba），生于1128年，卒于1188年。因为建纳浦寺（rna-phu-dgon-pa)故又名纳浦哇（rna-phu-ba)。

[39] 遍知三世之尊者即指都松钦巴。

[40] 藏巴嘉热（1161~1211年），即是藏巴佳日益西多吉（gtsang-pa-rgay-ras-pa-ye-shes-rdo-rje），系祥蔡巴之弟子，出生于娘堆库列（mayng-stod-khu-le)。幼年学新旧密咒，后随灵热巴广听佛法，曾在楚地（vbrug）建寺，形成了以后之楚巴学派（vbrug-pavi-chos-lugs)。

[41] 预言之意，旧译授记、记别、悬记等。

[42] “四光”系指都松钦巴的四个带有“光”（vod）字名称的弟子，其中之一称纳卡沃（nam-mkhav-vod），生于如仓（ru-mtshams），终年67岁。

[43] 夏扎巴僧格乃是法王让迥多吉（chos-rjes-rang-byung-rdo-rje）的弟子，因为修行时只穿单衣，故又称昌古热巴（dbrang-gu-ras-pa，意为单衣者昌古）。他常住德钦(bde-chen）寺，终年67岁。

[44] 让迥桑杰继洛拉雅巴之后担任了楚布寺住持。

[45] 仁查，又称仁钦查（rin-chen-gargs），以上三人因均生于嘉瓦（gay-ba）地方，故名称嘉瓦巴。

[46] 意为伟大之穿单衣者。

[47] 意指突厥人热巴。

[48] 热巴从兑地（dol）之促旺埃（vtshur-dbang-nge）听新旧密咒。

[49] 全称《入中论根本颂》。大乘佛教中观应成派根本典籍，藏传佛教格鲁派必修的“五部大论”之一。月称（约600~650年）著，纳措·茨程嘉哇和巴操·尼玛札合译，有木刻和铅印两种版本。全书用颂文著成，共分十品，是按照《十地经》十种发心为纲目，分十一地详细讲述入观的次第、慧度、抉择二谛等。从发菩提心讲到佛果功德，提倡由深观、广行两种方法修学中观，破唯识见。第六品是全书的重点，篇数占全书的三分之二，主要解释般若波罗蜜多，讨论如何抉择二谛，是月称论师的一部主要著作，亦是《中论》通论性质的著作。月称自注，有宗喀巴和根敦珠巴的注释本和法尊法师的汉译本。

[50] 芒康，县名，系藏语音译，意为善妙地域。地处西藏自治区最东部，昌都地区东南部。该地历史上曾译为“麻康”“麻喀木”“麻康江卡”“满康”“马尔敢”“亦思马尔甘”“磨儿勘”“马康”“马康宗”“芒康宗”“江卡宗”等等。芒康地域旧时属下朵甘思六冈中马康

冈地区，元时属宣政院管辖的亦思马尔甘万户府，明时归朵甘都指挥使司，清时西藏地方政府设立宗治。据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噶厦呈报给当时驻藏大臣的官员任职情况的呈文载，芒康属当时噶厦地方政府所辖边界 13 宗之一，宗本由五品官员担任。清末，赵尔丰在川边进行改土归流后，在此地设江卡县，后又改名为宁静县。1918 年西藏地方政府在昌都地区设"多麦基巧"后，逐渐收归"多麦基巧"（后改为昌都基巧）辖属，并改宁静县为江卡宗，后又复改为芒康宗，现芒康县辖境。在 1960 年前分治于 1912 年所设的宁静和盐井二宗。1959 年 7 月，分别改称宁静县、盐井县人民政府。1960 年 4 月，两县合并称宁静县，1965 年 11 月改称芒康县，县府驻嘎妥，隶属昌都地区至今。

[51] 所谓"内乱"，系因该地建密宗院（sngags-pa-garb-tshang）之事所引发的一次纷争。

[52] 此处多次述及佛本之争，可见康区本教势力比较发达。

[53] 《青史》记载此人是热钦巴（ras-chen-pa），见该书 574 页。

[54] "无生"（skye-med），据《瑜伽》87 卷第 9 页载："于后有，无复更生，说名无生。"

[55] 萨麦（sa-smad），即《青史》所指芒康（dmar-khams），见该书 575 页。

[56] 色究竟天位于四往禅天的第八层，是色界的最极胜处，居住此天者已脱离了 八种污点。能居无想天、无烦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五种天者，为圣者。

[57] 《青史》作贝果寺（spel-sgo-dgon-pa），见该书 575 页。

第二章　第二世噶玛巴活佛噶玛巴什（1206~1283）

【译文提要】第二章共有10节，即噶玛巴什幼年的生活；噶玛巴什与忽必烈王子相会；噶玛巴什在蒙古地区的宗教活动；噶玛巴什与忽必烈关系的恶化；噶玛巴什在内地的活动；噶玛巴什返回藏地；噶玛巴什会见八思巴；噶玛巴什圆寂；噶玛巴什之主要弟子及乌坚巴的生平事迹；噶玛巴什之其他业绩。

本章主要记述了噶玛巴什的生平事迹。其生于西藏多康金沙江流域丹巴却吉秋巴上部之齐列擦多地方，出自尊者乌族之家，其父名佳旺粗擦，母名森萨芒吉。其五岁起即精通诵读文字，十岁时即熟识无数佛典。十一岁时出家，起名为贝钦波却吉喇嘛。之后，由冈托巴强巴朋任堪布、崩查巴任轨范师、坚阿芒布哇任屏教师，为其授了近圆戒。此后，他一

直随从崩查巴学习佛法，并逐渐有了名气，在人们眼中他是一位“神通广大”的上师。他从楚布寺回到康区后，开始收徒传教，座下门徒达数百人。

此外，本章记载了噶玛巴什来到蒙古以传播佛教、利益众生为己任，并未参与其他政事。但由于蒙哥汗偏信阿里不哥，所以噶玛巴什赴蒙哥汗驻地，在事实上也就被人视为站在阿里不哥一边。这样，皆蓄有谋取汗位之意的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在蒙哥汗 1259 年死后的争权斗争中，忽必烈受人挑拨，未辨真伪，故将噶玛巴什错认为是支持阿里不哥的人，遂对噶玛巴什百般加害。后来忽必烈又将放逐的噶玛巴什请回，也因未列出噶玛巴什支持阿里不哥的事实，结果不了了之，但也不再重用。此后，忽必烈同意噶玛巴什之请求，欣然准其返藏，准其随意于任何地方传教，并给予财物支持。当噶玛巴什到达西藏藏北九子拉山口时，卫藏地区的所有蒙藏僧俗高级官员前往予以盛大欢迎。噶玛巴什内地之行，一心传教、除灾祛病、建寺修庙，来往如一，途中做了诸多利他之事。噶玛巴什返藏扩建楚布寺，其功非小，但本章提供的史料表明，楚布寺的扩建是元朝中央提供了“七驮黄金” 和大量的有关物资，这也是元朝中央与西藏地方间密切关系的反映。

噶玛巴什弟子众多，其中益西旺久及仁钦贝二人是随从噶玛巴什赴蒙古地方的忠实弟子，本章提到忽必烈曾误解噶玛巴什不忠，而对其降罪，令其师徒三人同遭火焚。从中可以看出益西旺久及仁钦贝当是其之忠实弟子，故本章将此二人列为诸徒之首不无原因。此外，本章还详细介绍了噶玛巴什的另一弟子乌坚巴的生平事迹。乌坚巴是噶玛噶举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人物，同时也是上主巴噶举派的创始人之一。在噶玛噶举教派中，乌坚巴曾发挥了重大作用，噶玛巴什在临去世前，特将护持噶玛噶举派的重任置其肩上，嘱其在噶玛巴什转世活佛未出现和成长前，由其护持教务，特命其为楚布寺住持代理人，亦即代摄住持。在乌坚巴一生中，他对元代

蒙藏关系贡献较大。他曾受到忽必烈三次迎请，最后他于六十三岁高龄亲赴元朝，为忽必烈大汗治病讲法，皇帝曾赐以“上师法王水晶印” 。乌坚巴内地之行，表明噶玛噶举派继噶玛巴什之后，仍与朝廷保持密切联系，并得到元中央王朝的大力支持。

综观噶玛巴什的一生，不仅在康区发展了噶玛噶举派势力，而且将已趋败损的楚布寺加以修缮，并在藏区大力弘扬噶玛噶举的教义。其次，噶玛巴什是一位仅次于莲花生大师的“神通人物”，人们称为“朱钦”，意为大成就者。由于他的影响，该派随着本身政治、经济实力的增长，采取了活佛转世制度。再次，噶玛巴什积极与元朝建立了政治及宗教联系，1255 年噶玛巴什赴内地同蒙古建立关系，使蒙古了解并支持该派，这为以后蒙古全面管理卫藏地方创造了条件。同时噶玛噶举派也因此第一次有了中央政权的依靠，其势力仅次于萨迦派。从本章关于忽必烈、蒙哥尊奉噶玛噶举派的记载可以明显看出这点。本文有关噶玛巴什在蒙古活动的记载，其表面虽以宗教活动为主，但实际影响到蒙古的整个社会，例如废除监狱、开仓施财、四大节日时不得杀人等。噶玛巴什所倡祭天、守斋持戒、奉行十善法等，也影响到蒙古社会民俗及意识形态，同时也增进了藏、汉、蒙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第一节　噶玛巴什幼年的生活

具有圆满佛之体相的吉祥噶玛巴[1]，最初在具圆满佛之未知具净之初，亦即众拥戴王（mang-bkur-rgyal-po）持金刚以因陀罗菩提（rdo-rje-vchang-ain-dar-bhu-ti）显示智慧无遮之身（ye-shes-sgrib-pa）时，如若

得见释迦种族，则可悦意进入瑜伽空光智慧界（rnal-vbyor-nam-mkhav-vod-ye-shes-dbyings）。而后在佛七世之时，圆满完成教诫，其中有《八殊胜声闻》（nyan-thos-mchog-brgyad）、《八勇识》（sems-dpav-br-gyad）、《八瑜伽大修行者》（rnal-vbyor-grub-chen-brgyad）及《时轮金刚》，显现广博之密咒修行成就。在赞普赞（rgyal-po-dza）[2]之宫廷中降下佛教经书之时，赞普赞的侄子成了帕赞热释利（bdza-shri）。金刚勇识的化身即拉甫衮嘎宁波（lhvi-bu-kun-dgav-snying-po）则作了极喜金刚（dgav-rab-rdo-rje）。此后在显示出大圆满时，则又幻化成多孜乃久旺丘（tog-tse-rnal-vbyor-gyi-dbang-phyug），随即知晓了一切大圆满法（rd-zogs-chen）。时至今日，一切新旧密典（sngags-gsar-rnying）[3]之情况如何，现已变得清晰而令人难忘。且他在释迦牟尼佛前成为了一位大王，但此王却毫无阻碍地交出了所有王权。如是龙树之弟子比丘云丹洛追（dge-slong-yon-tan-blo-gros）成为一位非常出色者。此外，于东君[4]处（rgay-nag-stong-kun），（其）成为了持明瑜伽行者（rig-vdsin-rnal-vbyor-pa），并使神、鬼、人三者立誓（驯服），为佛教建造了威猛之门（darg-povi-sgo）；在北方之夜叉住处（byang-phyogs-lcang-lo-can）成为夜叉王之子，并推行诸夜叉之主张；后来成为比丘益喜坚赞（dge-slong-ye-shes-rgyal-mtshan），并修成金刚忿怒佛母；先祖松赞干布之时，东方转轮王神变为狮子，其王至今仍在，名为阿阇黎兴噶多杰（slob-dbon-zhing-gi-rdo-rje），彼等处在同一时代；后在西牛货洲（nub-ba-galng-spyod）又化作瑜伽行者尼玛沃色（rnal-vbyor-pa-nyi-ma-vod-zer），调伏了外道，是故，（外道）现在才容易调伏了。其时，在西方有一统治黑依怙（mgon-po-nag-po）的持咒者（sngags-pa），他遂被称作真依怙神（mgon-po）。又，在西方天竺有一瑜伽士僧格益西坚（rnal-vbyor-pa-seng-ge-ye-shes-can），他以住戒调伏众生，当其时，瑜伽佛母（化身）一卖酒妇，她以有利万物之功业（sanng-srid-dbang-vphrin-las）解脱了国王和属民（rgal-

vbangs)。彼时恰如现今一般，所有地方均以神变之力予以调伏。与前相似，尊者叙说了其前后多至无数的种种情况，今在裕固地区（yur–gur）之内，仍然以住戒（brtul–zhugs）进行调伏。在尼泊尔与西藏交界处（bal–bod–kyi–mtshams–na），住有猎人及雅砻之旅者，在这些地区亦有佛身显现。此事亦为（尊者）同时所述，于此等所述的历史之中，（反复）出现了佛之真身。总之，其法身是天然无相中因陀罗菩提之乌仗那；其受用身是大乐有相中因陀罗菩提之乌仗那（ain–tar–bhu–ti–dang–povi–ao–rgyan）[5]；其变化身则是色法果林者动物界后因陀罗菩提之乌仗那。

从上述三身而显示为化身因陀罗菩提大婆罗门萨乐和（bram–ze–chen–po–sa–ra–ha）者，此人在西藏被称为证果者乌色（grub–thob–dbu–se）。尊者都松钦巴逝世十七年后，有一位出生于雪域多康地方金沙江流域丹巴却吉秋巴上部之齐列擦多（bod–chen–po–mdo–khams–vbri–chuvi–rgyud–dam–pa–chos–kyi–phyug–pvi–yul–stod–byi–levi–tshag–to）之人[6]，他出生于尊者乌族（btsad–po–auvi–rigs），其父名佳旺粗擦（rgyal–dbang–tshur–tsha），母名森萨芒吉(seng–bzav–mang–skyid)[7]。彼等幼子生于藏历阳火虎年（1206 年），《青史》则认定其生年是在此两年之前的木鼠年[8]，其名为却增（chos–vdsin），五岁即能精通诵读，十岁可熟识佛典无数，其心性沉稳如山。因其对自性略有领悟，于是法王崩查巴（rje–spong–brag–pa）做以解释，故此却增遂识得自性，犹如与往昔熟人相知一般。（崩查巴）又对却增说道：“彼时，天空充满行勇者，而你所在之一侧，却显现出法王都松钦巴等多如浓云的噶举上师。你是一位有缘者，与你相见，（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清净而至正之印象。”此后于却增十一岁出家时，起名为贝钦波却吉喇嘛（dpal–chen–po–chos–kyi–bla–ma，意为大吉祥佛法之喇嘛）[9]。在他学得所有一切根本教诫之后，恰值适龄之际，由冈托巴强巴朋（ka–thog–pa–bayms–pa–vbum）任堪布，仁波切崩查巴（rin–po–che–spong–garg–pa）任轨范师，坚阿芒布哇（spyan–sang–

mang-pu-ba）任屏教师，为却吉喇嘛授了近圆戒。由于（却吉喇嘛）不停转动凶猛太子光明无分别大手印心风要害之轮，遂能以安乐之热力使雪山溶化，故其师言道：“对此传承之教诫你应做同样之努力。”却吉喇嘛祈请赐予护法之灌顶，于是顺利修成了可见之功业。期间屡见重颂尊者佛母之要义，对于所见数不清之佛土及空行勇者诸佛众，上师言道：“此为心风集聚之形，亦为大修道者之像。”由于只在查果仓坚(brag-go-tshang-can）修行，由是十一面观音于十方放出光芒，而在光芒之顶，显现出极大的红色六字明咒，同时在（遍及）所有天界的六字明咒声中，可以闻悉如下言辞：“观音菩萨慈悲业，彼之光芒遍十方。”同时，一切光辉也同样照耀到每位众生之前。继而复闻如下：“五种金刚瑜伽母，佛母金刚瑜伽母，乃系诸事之根本。”于是打开了一千七百续部（rgyud-sde)[10]之门，并看到在一处宽阔的红色山谷中，酒的河流如夏季河水聚汇一样向下奔泻，一妇人向此山谷中走去，（欲）看（河流）从何而出。（尊者）于是言道：“此河即你，今后还要长久流去。”随后（却吉喇嘛）前往此处河谷，见到河流从一个庞大的头盖骨中泄出，其上有以佛母为首的七十位眷属。上师也歌颂密续教诫之伟大，并向（却吉喇嘛）预言：“噶举派的圆满（功业）将为汝所得。”护法神之尊容布满天地，其眼犹如日月升起。随后听到如是说法：“一日发出了哞声，同时将得到调伏万物之功业。”（却吉喇嘛）以所炼之咄火热力（gtum-movi-drod)，即使冬天身处大山冈（sgang-chen)，其地亦不结冰。所在谷底之岩头及石板地面的一切黑白石头，均按灌铸法相混制，所谓该种石头至今还能见到。嗣后，（却吉喇嘛）被东部崩日山(spung-ri）之首领予以迎请，遂以此山附近为驻地，并请求建一座宫室。其时虽然有一些“应奉行（世俗）事业”之预言，但其心却无丝毫动摇，他持禅定达十一年。当山摇地动、雷雨降临之时，（却吉喇嘛）则以诸神变降伏之，并逐一努力完成各项功业。当时各地之阿阇黎所未想过的那些必备道术，诸如大手印之命力

(phyag-rgay-chen-povi-srog-mthu)、《修而资粮圆满之宝》(tshogs-gnyis-rdzogs-pvi-nor-sgrub)、《菩提心自在圆满》(bayng-chub-sems-kyi-dbang-fsdud)、《举一反三之所知》(gcig-shes-kun-grol-gyi-mkhyen-pa)等之圆满四要法性(longs-su-rdzogs-pavi-gnd-bzhi-chos-nyid),(却吉喇嘛)弘传了这些佛法,并使五百名僧人不可无所事事,集中精力修行。因此,彼等能将神鬼八部(lha-srin-sde-brgyad)役使为奴,又派护法兄妹做使者。他在汉地及云南维西(vjang)以上地区修通大道并做了四种事业。在学识方面,他消除了愚昧及心魔。四人抬不动的一朵马食子(gtor-ma)而却吉喇嘛一只手即可将之抛出。师尊黑自在天(yab-legs-ldan-nag-po)役使萨麦神兵(sa-smad-lha-dmag)遍布(此地),又在地上以旃檀木棍绘成三幅图画,其中所喻想的内容是:诸福德坚如山峦;持续者明如日月;所闻似满盈天穹。然后(他)将(图画)猛地掷于(却吉喇嘛)足下。(却吉喇嘛)遂由此业力生起欲摇撼世界之念。嗣后,面对措荣神殿(mtsho-rong-mchod-khang)之门,(却吉喇嘛)言道:"让我成为世间一切之主吧!"并将(此念力)画于(神殿之门),但是谁能解此(喻意)呢?此时,十一面观音遍布天空,言道:"(汝)应以六字明咒之业力施行利他之功业。"四种空行者(rigs-bzhi-mkhav-vgro)曰:"如今已是施行此佛法调伏之时。"受诸言鼓舞,(却吉喇嘛)遂以六字明咒为主进行调伏。后来,据说桑哇益西空行海(gsang-ba-ye-shes-mkhav-vgro-rgya-mtsho)环绕(却吉喇嘛)曰:"应诵六字真言(ma-nvi-dbayngs),如此念诵吧,当授以所有一切见闻。"(却吉喇嘛)闻知此言后旋即口诵六字真言,故而于集聚之地所有人等均获得了智慧加持。此时观世音菩萨曰:"天空、雪、湖皆系我之化身,一切均应依靠祈祷,因此去获取大祈祷(smon-lam-rgay-che)吧。"于是(却吉喇嘛)即在众所依菩提心坛城(kun-gzhi-bayng-chub-sems-kyi-dkyi-akhor)施行祈祷之事。当其在崩日山顶抛洒朵马之时,在当钦崩热

(vdam-chen-spong-ra) 之山顶处，在似水晶云般而又与雪山无别之地，身具红、黄色之观世音菩萨正保持着舞姿，其上下各有一个空行海(mkhav-vgro-rgya-mtsho)环绕之[11]，此空行者言道："我乃向所有众生发出光芒者，此后将以六字明咒取得无量功德，且无亲疏与爱憎之别。"此后，在（却吉喇嘛）修行的后期，虽未（再）得到灌顶，而阿阇黎能圆满地施行佛法，其功德如同观世音菩萨。

大修道者的各种观音菩萨之修道法（圆融无上），如补特伽罗按此等道法修行，则如知非知（shes-ma-shes）、见非见（mthong-ma-mthong）、全非全（tshang-ma-tshang）、净非净（dag-ma-dag）等皆能获得，且祝福会顺至。此外，虽然出自观世音原本之悲心，（但）如仅仅是为了诙谐及玩笑而讲自己所知道（的这些）却不修习功德，那就是让我欺骗如来尊者。

此后，（却吉喇嘛）见到了东方药师佛土（shar-phyogs-sman-blavi-zhing）及世间莲花界（vjig-rten-khams-pad-ma-can）等佛土大海(sangs-rgyas-kyi-zhing-rgya-mtsho)，并讨论佛法。继之又见到千手千眼观世音及无量手（zhal-phayg-grangs-med）、桑哇益西（gsang-ba-ye-shes）、协恰热甫绛（zhal-phayg-rab-vbyam）等本尊。经常所见这些本尊多至无数，他自己还同样了解阿阇黎莲花（生）(slob-dpon-pda-ma)[12]、吉祥马头金刚（dpal-rta-mgrin）、唐巴嘉噶弥多罗措（dam-pa-rgya-gar-mi-tar-dzo)[13]等。他还从克什米尔红衣首领(kha-che-gos-dmar-sde-pa)处以神变之力闻习了《律现量》（vdul-tshad-mngon-gsum）、《律无边海》（vdul-ba-rgya-mtsho-mthav-yas）等佛典并皆保存于全集中。

却吉喇嘛在藏地多康六岗地区（bod-chen-po-mdo-khams-sgang-drug）以神变之力降服了所有本教徒及外道邪见（bon-dang-log-lat），遂使佛教明如太阳[14]。当其时，据说十万部黑吉祥天母（dpal-lha-mo-vbum-sde）驾临了楚布（mtshur-phu）地方并驻留三夜，佛母神众在所有一切

果林之中，彼等言道：“行路畅通无阻。”然后在前方遁迹。一俟路途稍有延误，（彼等）随即向依怙神发出邀请，于是由依怙率领十万部天兵（mgon-povi-lha-dmag-vbum-sde）奔来，大多数人见到了此景。其时见到止贡帖巴（vbri-khung-thel-ba）予以敬礼，在拉萨河下游（skyid-shod）有阿底峡（jo-bo-rje），在彭域热玛（vphn-yul-rag-ma）有唐巴嘉噶（dam-pa-rgay-gar）。（却吉喇嘛）由此想道：“这些尊者们功德长在。”继而看见拉萨（lha-sa）的觉卧释迦佛发出的光融于佛身，当敬献黄金之时，马头金刚、千手千眼佛被阿阇黎莲花（生）等无数尊者所环绕，并发出如日月般之光芒。（却吉喇嘛）问曰：“此乃统治万物之兆？”（却吉喇嘛）后被所有护法神从嘉热（ca-ra）迎至楚布地方[15]， 然而楚布寺（mtshur-phuvi-dgon-gling）佛殿及绘画均已毁弃，其所见之（楚布）寺已空。天母殿（lha-movi-pho-brang）亦由东北方迁至彼处。由此可见，曾有类似风嚎地震的现象（在此）出现，长达数日。因在楚布寺曾驻跸六年，（却吉喇嘛）遂对该寺进行了修葺和扩建。当时见有天女前来护持冈木仓教法传承，（众人）虽然不解修道之法，但一切同道者却甘愿为此奉献一切。又见到上师拉杰（bla-ma-lha-rje）从岗布融入须弥山，（却吉喇嘛）言道：“此乃修道传承之福力。”继之又观见有成就者无数，环绕着大婆罗门，无生（skyes-med）之音传于十方。（却吉喇嘛）心想：“（愿）此刻出现众多大成就者之象征。”随后（他）见到了众胜乐金刚并亲见了尊者米拉日巴，看到（诸圣）到了杂日山（tsva-ri），并显示出很多净相。佛神幻变无数化身，并有佛语曰：“神变之身为利他（vgro-don），不需任何之努力。”（却吉喇嘛）心想：“此为未经努力而出现之功德。”

此后，（却吉喇嘛）又前往藏地，并见到所有胜乐金刚天众前往彼处，由是遂知佛教将在藏地弘扬。（他）在葱堆古尔莫（tshong-vdus-vgur-mo）等地解脱诸多众生。无数天竺空行母后来出现在赞查（btshan-

brag）地方，（却吉喇嘛）祈请道："今夜多地有会供轮（tshogs-kyi-vkhor-lo），请来做集会之主吧！"于是以上诸胜乐天众立刻现身于嘎迪嘎（ka-rti-ka）、乌仗那（ao-rgyan）、哈哈卓巴（ha-ha-sgrog-pa）及贝吉山（dpal-kyi-ri）诸地，许多有成就者们举行了会供轮（tshogs-vkhor）。

其他诸地显示的情景（如下）：在不安之境出现了对法、十二丹玛（brtan-ma-bcu-gnyis）、哈波冈桑（ha-pho-gang-bzang）及念青唐拉（gnyan-chen-thang-lha）等，所有世间之神鬼对此十分崇敬（srog-sny-ing），心生敬意。龙螺护法神（klu-dung-skyong）之子，即卫藏之主念青卡纳（dbus-gtsang-gi-bdag-po-gnyan-chen-khar-nag）皆献出了卫藏全部之人、财及土地等，并言道："卫藏此后将会弘扬佛法矣！"嗣后，（却吉喇嘛）前往藏扎（gtshang-vgram）时，所有的龙化身为蓬头者（sprul-mgo-zings）予以顶礼。后在桑赤桑卡（gzang-khri-zam-kha）举行眷属诵经大会（nye-vdon-chen-mo-mdsad）时，无数僧人汇集，规模超过了利他之佛事（vgro-don），由是遂成眷属诵经会之风俗（nye-vdon-kyi-srol）。此后，（却吉喇嘛）在楚古冈（gru-gu-sgang）担任斋本(gral-dpon)[16]后，当他想去约波羌塘（gyor-po-bayng-thang）时，船夫却不划船，于是（众人）见到众多空行母将（却吉喇嘛）迎往天空[17]，（却吉喇嘛）并又行走于彩虹之路。总之，他越过水路（御风）而行，所有阿阇黎与佛门弟子未经水路而抵达洛卡（lho-kha）[18]。无数佛众眷属当时环绕在南方放光的释迦佛身旁，由于大乘佛法之音长时间地传出，于是（佛）语曰："未来佛教将会在此南方弘扬。"其时，一骑龙之赤面多闻天子出现在楚布地方，而眷属十万罗刹则骑绿色马，彼等前来顶礼并祈请道："到我的宫殿中去吧！"[19]

第二节　噶玛巴什与忽必烈王子相会

不久以后，忽必烈王子(go-be-la-rgal-bu）提出请求：“来边荒之地点燃佛法之灯吧！”[20]密咒之主（sngags-bdad）亦因其获得佛教功业而鼓励其前往。然卫藏之十二丹玛及一切神龙却请求（却吉喇嘛）（继续）驻跸，称：“我等诸寺亟须（您）来此护佑。”

却吉喇嘛同意依诏命完成（忽必烈）之祈请，在其出生于藏历木鼠年后已满五十二岁时，途经多康（mdo-khams)地方[21]，亦即在兔年[22]时在绒域赛堆（rong-yul-gser-stod）与忽必烈王子相会，忽必烈遂生起了菩提心。而后却吉喇嘛前往忽必烈宫殿，以神变之力调伏了彼处外道及森兴(zin-shing)[23]。（众人）在甘州（ke-chu)[24]地方见到金色千手千眼文殊菩萨，此乃（却吉喇嘛）在现世与后世事业之象征。忽必烈王子与（却吉喇嘛）建立了供施（mchod-yon）（关系），虽愿其永存，但他知悉未来将会出现嫉妒。观世音菩萨预言：“此地不宜久留，将会产生诸多爱憎。”此事已被（却吉喇嘛）察悉，然并未（愿意）承认（菩萨之预言），因此,王子忽必烈稍显失望[25]。 此后，（却吉喇嘛）前往西夏嘎地（mi-nyag-gha)[26]，在多闻天子及护法神鼓励之下，耗时一百零一天建造了幻化寺（vphrul-sang-sprul-pavi-lha-khang)[27]。在蒙古与西夏交界处发生了遮天蔽日的毒蜂之灾，却吉喇嘛遂以金刚夜叉之密教眼观法（rdo-rje-srin-povi-lta-stang）予以调伏，而后又以土及沙等加持祝福，故至今当出现蜂（灾）之时（人们）仍抛掷沙子予以抵挡，此事被（当地人）称作（却吉喇嘛）首次（展现）寻常的证果迹象。此后，在北方凉州城（li-chuvi-mkhar）的一些法相者（rtog-ge-pa）及外道徒心生嫉妒，却吉喇嘛遂以神变调伏，其时，空行海（mkhav-vgro-rgya-mtsho）如浓云密布一般襄助（尊者）。嗣后，在螺髻梵天及白天神迎请下，却吉喇嘛到了真正的

蒙古地方（hor-yul），该地天女丹玛（lha-mo-brtan-ma）献上金瓶及珍宝财物。（都松钦巴）先前以巨牛身形降伏了暴君，随即迁居（它处），而当都松钦巴住在冈木波乃囊（ka-ma-po-gnas-nang）时，在噶波杂拉（kam-po-rdza-la）地方的本教徒们变成了富人。都松钦巴能施诸般道法的所有弟子被派往了法王处，因此遂称彼等为云达衮巴瓦（yon-bdag-dgon-pa-ba）。此人[28]亦做了汉地、西夏、蒙古、西藏（rgay-mi-nyag-hor-bod）等所有地方的蒙古汗王（rgayn-bo-mong-gor-gan），执掌王政四年后去世[29]。先是，在牛年，八思巴（vphags-pa-rin-po-che）[30]与忽必烈相会后正满三年之际，亦即是在火龙年（me-mo-vbrug-gi-lo）之时，（却吉喇嘛）到达翁格地区（vong-gevi-yul-khams）的色拉乌多宫（pho-brang-chen-po-zi-ra-vur-rdo）[31]。就要抵达宫殿之时，霹雷如暴雨般落下，却吉喇嘛用宝马禅定（rta-mchog-gi-ting-nges-vdzin）施以镇压，故而除降雨之外未伤及任何人。继而又以观音菩萨之正见为蒙古汗王加持祝福，使之显现出彩虹及光辉之净相。蒙古汗王曰：“我之灾难被扭转矣。”但次日却吉喇嘛（才）对此应答曰：“如您此位统御世界之王乃极为尊贵，虽然有灾，但非我不能扭转。为了扭转消弭所存大灾，汗王当下令祈祀上苍，使众人受益于所有财产及仓库，并开释一切监牢。”此汗王一反原来所持的蒙古埃卡波之修道见解（sog-po-ae-rga-povi-lta-grub）[32]，而转为佛教徒，（却吉喇嘛）为汗王举行了数天灌顶。当（却吉喇嘛）以四身所显本性（sku-bzhi-ngo-sprod）进行加持祝福时，有八十位成就者环绕大婆罗门，每人又分出化身无数，彼等为全蒙古（hor-thams-cad）祝福，然后又融于自身，上述所显之迹象长达三昼夜。当其时，汗王及其臣属等自“心二取”（sems-gzung-vdzin）中获得解脱，并证悟了法性之义，遂将一切仓库无私开放，于是天空发出巨响：“大施舍才有大智慧。”（gtong-ba-che-dang-blo-ba-che）此外，经请求（汗王）后，（汗王）连续十三次命令废除监狱（btson-khang），继之又确定（修造）蒙古

之大规模民用水渠[33],并决定在其所有统治范围内之四大节日（dus-chen-bzhi）时不得杀生，每月十五日及三日应持守斋戒，在各自之戒条之内均须规定一切祭天（gnam-mchod）之事，所有人均须奉行十善法（dge-bcu），以上均系（汗王）所颁诏令。如是，在汗王心中自然生起大手印之证悟。尊者都松钦巴往昔曾言：“此云达衮巴瓦（yon-bdag-dgon-pa-ba）在其三世之时将进入正道，此后则不需要我了。恰如此言，负有盛名的噶玛巴与蒙哥汗王将融为一体(gcig-povi-don)，即将是一位大丈夫，所有王土行将受益。”蒙古汗王在古绒（gu-rum）地方举行了仪式，随即建造起无数神殿（lha-khang），同时诏旨发放财物，在汉地、蒙古、西夏、裕固等所有地方修葺并新建佛殿、佛塔，为所有人树立了解脱灌顶之经幢，而六字真言之声遍及各处，在蒙古诸王中，以佛法为王法者唯此王矣。

第三节　噶玛巴什在蒙古地区的宗教活动

所有王族于龙年时在翁格[34]乌多（vur-rdo）会集于蒙哥汗驾前，其时毒龙（klu-gdug-pa-can）及罗睺罗（rva-hu-la）之神变，使黑云密布于罗睺罗[35]星座（gzav-bdud-gyi-gzugs）。当（黑云）如雷暴风雪般漩滚交加之际，大成就者噶玛巴什随即以十怒禅定（khro-bcuvi-ting-nge-vdzin），并不断口诵“吽音”（ham-sgra），做驰马状（rta-rgyugs），追雷逐云，使其遁迹，自行消弭。在依怙神的鼓励下，又于此年六月六日与诸因明、声明家（rtog-ge-sgra-tshad-mkhan）争辩较量，彼等无人匹敌，均折服于噶玛巴什。（噶玛巴什）又显示了能一时痛饮而尽宫廷周围上

万买酒者所有酒浆之神变，而且当时兴建幻化寺（vphrul-sang-sprul-pavi-lha-khang）时，整个天界布满众神佛像。当噶玛巴什于凉州查瓦卡（li-chu-khra-ba-kha）宣讲四依[36]法性（gnas-bzhi-chos-nyid）时，金刚萨埵遍布法界。后又于甘州、西夏及霍尔之交界处[37]，噶玛巴什以佛教之功业震动大地时，无量光佛等诸神众充满法界。（噶玛巴什）在宗喀塞甫(tsong-kha-se-bu)[38]驻锡时，不空成就佛等诸佛众发出绿色光芒。在蒙古(hor)、索波（sog-po）交界之察哈台(cha-gan-tavi)领地[39]，当一切外道徒向噶玛巴什顶礼时，具有黄色光芒的功德宝生佛（yon-tan-rin-chen-vbyung-ldan）等诸佛亦遍布法界，由此噶玛巴什预知自己已在五部佛(sku-lnga）中成就圆满，并达到了往西向往的不可思议之境界，而此种境界即是以身、语、意之无量事功所严饰的神秘轮回。由此因缘，当世间之主忽必烈献给噶玛巴什白银一千大升（dngul-bre-chen-stong-grangs）时，噶玛巴什遂于上述诸地修缮并新建三千余座五部佛（rigs-lnga）神殿，作为利益众生之事。当供施双方同住六盘山（lu-pan-shan）后，噶玛巴什为忽必烈施以灌顶加持，当其时，在大般若经（chos-dby-ings-rab-vbyam-yum-chen-mo-shes-phyin-ma）之身、语、意坛城中，顿时实现了一切生死涅槃之圆满。

上述仅为忽必烈汗获得之成果，但噶玛巴什觉知应使一切众生亦获得解脱，故所有一切供施众生又在汉蒙交界的荒原（mya-ngam-gyi-thang-chen-po）修行，针对众生面临的旱灾，经密咒主之鼓动，顿时大雪降下，旱灾因而得以消弭。后当噶玛巴什驻锡汉地灾区（rgya-nag-gyi-than）时，出现了黑风及雷雹等无数神变，噶玛巴什遂幻化畏怖金刚之身，以十六面像收纳万物，遂使黑风、雷雹止息。因此忽必烈汗对于噶玛巴什极为崇敬，并请他终生驻留于（忽必烈汗身前）而勿离去（ji-srid-vtshovi-bar-vbral-med-du-bzhugs-pa)。

虽经忽必烈邀请，但噶玛巴什知道将有诸种时过境迁之事（发生），

并且闻悉如下传言：在汉地与西夏交界处，法王都松钦巴已骑着狮子上天了，佛教将出现严重衰落，需要噶玛巴什当即前往西藏。因此，噶玛巴什未接受忽必烈的邀请并且提出返回西藏的请求。于是，蒙哥汗颁布大诏（lung-chen-po）：“令汝遍知一切智，令众僧奉行佛法，善守戒规。”噶玛巴什随即得此“世间之诏旨”（vjig-rten-gyi-lung-ma）。因此，大成就者噶玛巴什之印是以珍宝所制的五部佛形相为严饰，上书“大持金刚之令印”（rdo-rje-vchang-chen-povi-bkav-btags-kyi-phyag-rgya）印文，此外未造（其他）汉蒙文字的印章[40]。

此后，噶玛巴什在返回上部西藏途中，驾临河州等城[41]。二十四座城池一切有识之士集聚起来，他们为噶玛巴什在低谷有树林及风水宝地修造法座。请求落驾之时，上下各处均被如来佛像所布满，同时传出如下之言:“一切无常，如幻而不可信，众生福德已临衰减之际矣。”但噶玛巴什未信此言，（对众人）阐释说：“一如往昔，（我）为众生之利业已行有益之事，此后何至于怀疑众生之福德会如下弦月一般消退呢？那么我们为何还要修筑如此之多的寺院？欲从死亡之征兆中得到解脱，还需汝等一切精神与肉体在魔障中挺立起来。大畏怖金刚即刻要来，此神将使汝等妙善神圣法力显现，如是则无往而不胜矣！”

总之，此后在西藏时，（闻言）许多不加思考之人有这样说法，即当八思巴（vphags-pa-rin-po-che）前往蒙古地区（hor-yul）时，大成就者噶玛巴什尚乃是一位评话喇嘛（ma-ni-ba）[42]。虽然有这样的传播和记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43]

第四节 噶玛巴什与忽必烈关系的恶化

总之，汉、蒙及西夏三地不同，其间每一地都出现了各自之王，与释迦圣弓王（shvakya-rgyal-po-gzhu-brtan）同时的有周王（cevu-gi-rgyal-po）三十六位[44]，不同的部族十五个[45]，其间有一百二十九位王，而汉、西夏及蒙古（rgya-mi-nyag-hor-gsum）由汉人护持。此后，西夏西乌王（mi-nyag-gi-rgyal-po-si-hu）[46]出现，在其七代或十二代王系之中，由西夏又做上述三地之王，并对藏地佛教广为敬奉。在眼手月（zla-ba-mig-lag）即在第二甲子过后的第三甲子之第三十六年即藏历水虎年（chu-stag-lo），蒙古成吉思汗王(hor-jing-gi-rgyal-po)出生[47]，此后三十八年的藏历土兔年（sa-yos），成吉思汗成为金、蒙古及西夏之主，至六十一岁时去世[48]。成吉思汗在藏历土猪年（sa-phag）五十八岁时，使整个西藏归顺蒙古（bod-thams-cad-kyis-hor-la-ngo-lta-byas-te）[49]。止贡巴（vbri-khung-pa）归顺蒙哥汗（mong-gor-gan）及阿里不花（a-ri-bo-ga）；蔡（巴）和萨（迦）巴（tshal-sa-pa）归顺于忽必烈（go-be-la）。西藏各教派分别归顺各个蒙古王子与王妃（rgyal-bu-dang-btsun-mo）。由是西藏趋于分裂（sil-bur-song）[50]。

此后之藏历铁鼠年（lo-lcags-byi）[51]，自凉州阔端王子领地(byang-ngos-rgyal-bu-go-dan-gyi-sa)蒙古多达(hor-dor-tog）军队前来，火焚彭域杰拉康寺(vphan-yul-rgyal-bsregs)。多达将止贡法王京俄（vbri-khung-rje-spyan-snga)迎请为供养上师(bla-mcho-du-bos-pa)，并鼓励法王京俄去迎请法王尊者萨班（rje-btsun-sa-pana），而法王京俄原本也有为了全西藏之利益迎请萨班前往凉州一晤的想法。于是在藏历木龙年（shing-vbrug），即萨班六十三岁，八思巴（vphags-pa-rin-po-che）十岁，恰纳（phyag-na）六岁，在止贡巴(vbri-khung-pa)送上大量礼物（rdzong-bavi-

vbul-chen）后，叔侄三人旋即出发。当萨班居住在凉州阔端领地（byang-ngos-go-dan-gyi-sa）后，萨班做了蒙古阔端之供养上师（bla-mchod-mdzad）。[52]此时大成就者噶玛巴什（grub-thob-phag-shi）正驻锡楚布寺(mtshur-phu-na-bzhugs)。此后八年，即铁猪年时萨班去世[53]，而次年阔端派图必达之蒙古军队（do-pe-tavi-hor-dmag）毁坏了门卡最早的依怙神像（mon-mkhar-mgon-po-gdong)等[54],次年即藏历水牛年（1253年），八思巴与忽必烈相见[55]。此后第二年之藏历木兔年[56]，迎请大成就者噶玛巴什的忽必烈的信使抵达楚布寺，此年噶玛巴什与忽必烈相见。次年即藏历火龙年[57]，大成就者噶玛巴什担任蒙哥汗之供养上师(rgyal-po-mong-gor-gan-gyi-bla-mdzad)，这些信息皆可参阅蔡巴（tshal-pa）诸人等的可信之史。

阔端作为凉州王子并未被委任为汗王，忽必烈继蒙哥汗之后被推举为汗王，此前仅系王子，因此也应该知道“王子”与“汗王”之区别。虽然这样说，但是目前像所谓“评话喇嘛”（ma-ni-ba）此种（称呼），以前并非一直存在。

此大成就者在修完佛海之自在功业（rgyal-ba-mtshovi-dbang-gi-vphrin-las）后，五部空行者（mkhav-vgro-sde-lnga）言道：“应将此等‘嘛呢’（ma-ni）六字真言引入所有村镇和商市（khrom-thams-cad）。所有一切见闻我将给予之，此即所谓‘加持’(byin-gyis-rlob-bo)。”由于见到此说，并且（此种六字真言“嘛呢”）与法缘之目的（chos-vbrel-gyi-dmigs-pa）相合，因此（诸人）受到鼓励。在挖出伏藏《拉萨遗教》（lha-savi-bkav-chems）之后，阿达娘（mngav-bdag-myang）师徒也被佛鼓励在商市上诵说“嘛呢”。古如却旺（gu-ru-chos-dbang）也做了一些属于“嘛呢类”（ma-nivi-rigs）的事情，并从此发展起来，遂成为了单独（弘法）的“评话喇嘛”（ma-ni-ba）风尚[58]。

如是，在藏历火龙年噶玛巴什促使蒙古大王蒙哥汗（hor-gyi-rgyal-

po-mong-gor-gan）皈依佛法，此后第五年之藏历铁猴年(lcags-sprel)，此王蒙哥汗死于南宋地方（sman-tsevi-yul）[59]。王子与诸大臣等推举成吉思汗之第四子托雷之子阿里不哥（a-ri-bo-ga）继王位（rgyal-sar-bton）。王子阔端等及在西夏地区之人，则推举成吉思汗之第四子托雷之子忽必烈薛禅汗(go-be-la-se-chen-gan)即王位。因此（蒙古）有了两个王[60]。萨迦和蔡巴（sa-tshal）之再传弟子嘎热（rga-ras），此人敢与阎王较量，他将阿里不哥王以法术召至并杀死，而后全国大乱[61]。总之，萨迦本钦释迦桑波（sa-skyavi-dpon-chen-sha-kya-bzang-po）、蔡巴斯纳喜饶久(tshal-pavi-zi-na-shes-rabs-skyabs)、康地仁波切顿促（khams-su-rin-po-che-ston-tshul）等，在忽必烈为王子(go-be-la-rgyal-bu-bzhugs-dus)时受到彼等的护持，但当（蒙哥汗）势力极大之时，止贡巴万户长多吉贝（vbri-khung-pavi-khri-dpon-rdo-rje-dpal）却担任了卫地长官（dbus-kyi-dpon)。因此，彼等至蒙哥汗（mong-gor-gan）驾前，依靠阿里不哥，同忽必烈对质辩论(go-be-la-dang-gdong-bsher-byas)以禀明种种是非真伪，并在忽必烈面前吐了唾液[62]，然后回来兴兵开战，归向了彼方[63]，忽必烈亦因此对蒙哥汗叔侄心生不悦。对此，忽必烈对大成就者噶玛巴什未驻跸自己的领地却留在蒙哥王宫也略表不满。然而大成就者噶玛巴什除以佛法调伏众生外，并未干预其他事情。虽是如此，仍有不公正者言称：“噶玛巴虽无偏袒，却希望阿里不哥获胜。”

再者，据说蒙古汗王以前对于名为忽必烈者是称心满意的，而当对众王子进行分封时，复言凡诸不成器者（snod-dang-mi-ldan-pa）均将出走外地。由于此事系暗中所为，（忽必烈）遂落下心病。尤为甚者，由于一些人的挑拨离间，于是（忽必烈）颁布要大成就者必须离开的旨令，并将（噶玛巴什）交给了刽子手，但刽子手旋即吐血而亡，诸种武器散为碎片，忽必烈王怒而斩杀了众刽子手；当（噶玛巴什）被放在火堆中焚烧时，其神态幻如火神（me-lha）一般；当将（噶玛巴什）投入大河

中时，他则化为船帆般大的鱼，条条大鱼环游（噶玛巴什）周围，诸小鱼予以敬礼；当向（噶玛巴什）灌一木碗毒汁时，（噶玛巴什）则又化身孔雀（安然无恙）[64]；当将（噶玛巴什）抛向巨崖深谷时，他又化身鸟王（飘然而落），大鸟们环绕而飞，众小鸟予以顶礼。总之上述一切均未能加害（成功）。这时噶玛巴什又被流放到大海之边，此处海水不能饮用，除去生长的芭蕉之外别无它有。在流放的两三年间[65]，（天上）却降下了甘露之雨，且水果丰盛，果实累累，该地变得犹如天堂一般，（噶玛巴什）做了无数利益边民之功业。这些修道之神传入中原，并经过调查之后，（忽必烈汗）遂又将（噶玛巴什）迎请回来。但在没有饮食的情况下，将（噶玛巴什）弄到神殿之中，锁上门，并安排了一层层的守门者。当看守到第七日之时，人们从外面看到房屋如水晶般明亮清净，金刚瑜伽母（rdo-rje-rnal-vbyor-ma）取来了孟加拉王（bham-ga-lavi-rgyal-po）的食品，三界之空行者供之以甘露，婆罗门女七世天女之香味，被空行者用来供做会供轮（tshogs-vkhor）等等。其光明如同日光照耀般，总之，一切护法神又使无数愤怒及离间者刹那间逐一而亡，火焚了一些大城市，天女之风神变令诸山顶倒塌，一些城市毁坏了，所显现的劫之水光毁坏了一些地方，传染病如雨般飘落而下。所有一切均不再受依怙神之庇护，沦入苦难却得不到解脱。

第五节　噶玛巴什在内地的活动

《除暴传》（rnam-thar-gdug-pa-tshar-gcod）言道："粗俗众生宜教化，剪除热毒症状后，便如阎罗相伴行，呼喊惊恐之声起，应在无声灯

烛下，拿起佛教得胜幢，劣等文牍将毁弃，书中所示之一切，若欲批驳势要乱！佛法其中本自性，麻风疮痛癫瘟凶，现时且看此中劫，虽是歪门外道法，诋毁怀疑加叱喝，以此对之乃下策，将会成为阎罗鬼。此情宜应善观察，将见依怙护法者，得享鲜红之血肉，吉祥天女仙驾前，将见堆积之红莱。二百里远圣界内，有一王者之使臣，其名即是埃玛千，此人身藏歹毒心，是一偏好恶行者，狂呼谄笑兼秽语，因之各地降雷雹，轮回随之生错乱，天种人类与飞禽，犬牛骆驼牦牛羊，送此一切至海洲，呜呼哀哉皆错矣！罪孽深重好可怜，吉祥天母之大军，举誓施行瑜伽术，向彼怨敌施咒语，一切星魔妖水魅，皆称欲修诸事业。自然金刚之所属，施主师徒诸士人，彼等胸中勇气起，水火恐怖皆消弭，心怀恶意诸敌人，今需且看此神变，待到时光到末日，嫉妒之人出秽语，国王为此极愤怒，阎罗鬼卒不自主，怒乱贪婪极动摇。瑜伽之心愈坚定，布满三界是彩虹，佛法应悟于自心。国王因之极愤恨，行刑之人命自戕，此后天女极愤怒，派遣风神三面女，出任令人畏惧使。天降充满三界之风雷，并将土石山崖抛天空，遍布疯晕及瘟疫，其势好似暴风雪，所有车辆与帐篷，就似鸡毛之飘零，众人悲号喟叹声，诸神举起白幅幢，吉祥天女妄妖娆，土地颤抖山摇动，部分财宝已毁弃，疫病传播难想象，毛骨悚然令人惊，众人生起大信仰，往昔如同此神变，此情（今日）未闻见。在彼海洲岸畔处，三年所行利众生，富比多闻天子财，派出咒主为使者，雨水清凉含香气，遂使一切得安乐。为使无者生信仰，且于观音神殿内，为期七日显修证。铁钉铁水封其门，守门之人三重绕，依次轮流去观望，彼时其姿如乐神[66]。又从廿四圣地处，尊贵素颜天仙女，真实降临未遮面，一览无余清晰见。四种智慧空行母，出自哈哈拉尸林，婆罗门女天神母，死后无身无命尸，其尸清净无污垢，空行天母赐加持，遂做法事会供轮，二十四位空行母，来自马来亚森林，带来气味好佳果，诸种果品做献供。上天大小诸善神，降下气香味美雨，秘密金刚瑜伽母，彼从孟加拉宫内，

所存历代食品中，带着各类食品来。”以上即为《除暴传》所记载。

其时忽必烈也生起信仰，并有所惧怖。噶玛巴什说道：“此后经历七昼夜，土地神王将高兴，彼将取来莲花冠，取来赞誉之美辞，所有心妒之众生，难道对此不惊奇。所有坚持修道者，噶举证得佛果地。所有比丘众僧侣，岂不颂扬释迦教。所有持力之咒师，岂不大颂护法咒。所有愤怒之勇士，岂不调伏（诸怨敌）。所有悲心之佛子，岂能不立佛法幢。”做此专论之后，（忽必烈等王族）并为之礼足，顶礼膜拜，同时恳祈恕罪。噶玛巴什并未答应忽必烈邀请其驻锡（宫廷之中），但请求道：“但凡可安居处，我即能进行良好之祈祷。”由是广做佛事，并祈祷非时长寿，（噶玛巴什）遂拯救所有地方于疾病、水、火灾祸之中，此即其后来之修道成果之标志。总之，当（蒙古汗）王做了八种不当之惩罚，并又施行了任何一些不宜之残暴举措之时，所有一切噶举派喇嘛为此加持祝祷、祈求，集聚一切空行勇者诸神、所有十方之佛射出光焰，派出能克服艰难之大军严厉惩治此等暴徒。而后又于其时进行利益的非时延寿之祈祷。止贡之迥仁波切（vbri-khung-gi-gcung-rin-po-che）、达陇之桑结（stag-lung-gi-sngs-rgyas-yr-byon）等[67]，其时尚在之噶举派中诸有成就者，均亦腾空襄助。特别是当（噶玛巴什）驻跸海边时，在彩虹之中有三位护地空行母出现，言道：“观世音之化身噶玛巴，汝应赴楚布（mtshur-phu）地方，建造一座十三庹长的世尊佛，如是彻底完成后，汝将证得三世佛之圆满正果。”（噶玛巴什）遂一无所念安居七日，其时以圆满佛等身为主之三佛眷属于天空现身，以佛家无量之悲心轮流至此。其时（噶玛巴什）在修行中又听到如下之语：“观音菩萨噶玛巴，汝乃诸佛之门徒，前遵空行所勉励，辛劳建造佛身像，期间诸事吾佑持。”旋即又有声言道：“神工巴什（pkshi）在彭域（vphan-yul），让巴铜洞有黄铜。”于是（噶玛巴什）授予门徒丹贡（ldan-sgom）七骡驮之黄金等无数财物，然后嘱咐：“你到当（雄）久孜拉（vdam-cog-tse-la）去看看寺院

(gzhi-ra)。”遂遣其徒前往（彼处）。

《戏行传》（mdsad-spyod-rol-bavi-rnam-thar）有载：“此蒙古（汗王）是极喜自在魔及独脚天鬼之化身，因此它将损毁所有之佛教，由于此事无人知晓， 故当由我 （噶玛巴什）以四业（vphrin-las-bzhi）[68]降伏之，以令其不能毁灭佛教。”此后，该大成就者以神变之力虽未能降伏（恶业），但是最终因依靠祭天及尊重盟誓，故使佛教未遭损毁，并且显示了光明之景象。总之，像如此之有恩德者何处能有呢？如是调伏了此暴君，（噶码巴什）随即从中都王宫(pho-brang）中出走，历时八年时间抵达楚布地方。

第六节　噶玛巴什返回藏地

当抵达汉地环吉城（hun-ci-mkhar）时，各种流行疫病正困扰此地，（噶玛巴什）遂祈祷依怙神保佑（众生），于是乃派慈悲药师佛（下界），从佛手及佛唾液中流入池塘、井和泉眼诸处，再加持成药水，凡饮水者瘟病即除，此事促使众人信服，且信众无数。临洮（shing-kun-mkhar）附近为汉地险要，汉地所有神鬼示以神变，其时黑风卷走土石，一匹烈马跃出并落于大师身前，立起来成为一个九头十八臂之马头金刚，马嘶鸣狂吼，（噶玛巴什）遂予镇压，此马头金刚献出了生命。众人见其身色赤红，然后将汉地、蒙古、西夏及维吾尔等所有一切众生召集起来，躬行佛法。（肆虐）所到之处的疫病被剪除，混乱被止息。（噶玛巴什）并令修缮诸旧寺破殿，所有一切不净之僧人使其所行合于戒律，令诸咒师修行生圆满次第（skyed-rdzogs），遂使佛教犹如日出（般兴旺）。

昔日，（噶玛巴什）驻锡多康（mdo-khams）时，岗布多吉贝孜（kam-bo-rdo-rje-dpal-brtsegs）于乃囊寺（gns-nng）建一尊燃灯佛巨像，此岗布乃囊寺，据《华严经》说乃是大悲观世音菩萨住地。彼岗布多吉贝孜乃是具有十地菩萨悲心缘分长寿千佛之施主，于是遵照“噶玛（噶举派）具菩提心者将应在此建一大弥勒佛像”之预言，在中殿及下殿分建过去和未来之稀有如来佛像。弟子丹贡（ldan-sgom）在楚布寺建造了大供品室之内殿、走廊等，并使神鬼襄助，上述诸事均迅速完成。神工及黄铜等物亦按先前所说出现（送来），他们树起佛像的主心木，历时三年，依照定制以黄铜灌铸成一尊十三庹高之大像[69]。此外，蒙古大军曾兵进天竺某地，其军将一大寺之根椎及金飞檐携至蒙古地区，但（彼等神物）被施以不佳之神变，使其不能为任何人私占，而大成就者噶玛巴什却因祸得福，他以神变之力将此等神物迎至汉藏交界河州之旁（ga-chu-vi-vgram），然由于因缘不合，故飞檐不得从左面运来，于是在该地建有一个大黑（仓）库（存放），至今没人敢触及之。此后，（楚布寺）飞檐左面有一小节被分成两段，后段置于前段之上，两根小飞檐悬空。其顶端系一大型楗椎，此楗椎掘自黄鸟洞穴，因此又塑造了一对黄鸟。

大成就者噶玛巴什抵达当（雄）久孜拉（vdam-cog-tse-la）时，住在卫藏地区的蒙藏官员（dbus-gtsang-na-yod-pavi-hor-bod-kyi-mi-dpon）、上师（bla-ma）、本钦（dpon-cen）、宣慰司之长官及万户长（bron-vuvi-srivi-mi-dpon-khri-dpon）等所有一切人，逐一献茶，迎接供奉[70]。（噶玛巴什）举办讲经大会，又做了《黑帽颂》（zhwa-nag-gi-bstod-pa），其时所有人生起坚定信仰，称其名为“唯一大成就者”（mtshan-grub-thob-cen-po-vbav-zhig-du-sgrog）。众弟子的傲慢被打消，之后（噶玛巴什）依次经过久孜拉（cog-rtse-la）、纳木（gnam）及芝地（sbrid）等处，他呵责道：“（寺院修建等事）各地尚未完否？我未见到楗椎啊！”此后当来到楚布寺时，供品殿规模亦（过）小。于是（噶玛巴什）呵责道：

"便是此等小神吗?"（噶玛巴什）又言道："弟子造佛像可不得如此啊！应较此为大，佛像之内部将安放丹玛护法神像。"其时有人禀道："此地若是一处宽广所在，从久孜拉很远处即可见到寺院之楗椎。"（噶玛巴什）说道："目前可有什么办法建设一座大寺?"（众人答曰:）"此处没有（办法建大寺）"，然而（彼等）特别请求建两尊立像及五部佛(rigs-lnga)。

（噶玛巴什）甚喜，说道："汝等试着妥善完成造佛之事。"于是（彼等）逐一建成弥勒佛及观世音、五部佛等大佛像。该寺之主要圣物有：一升如来佛之舍利；法王岗布巴之心、舌、眼三物；日中阿罗汉之牙齿；尊者米拉日巴亲用之手杖；杰冈巴之法衣（skyer-sgang-bvi-sanm-sbyar)；听闻二圣(nyan-thos-mcog-zung）之乞化钵、禅杖及法衣；一百五十部金银汁书写的《甘珠尔》经（gser-dngul-gyi-bkav-vgyur)；法会所用且其声悠扬之白海螺等等，寺内器物无数。继之，佛像在装藏之后大佛像严重（右）倾，但是造像工匠（lha-gzo-ba）们束手无策，值此焦灼之际，大成就者噶玛巴什言道:"汝等无须如此。我乃能控制心风（rlung-sems）之瑜伽士，我可加以纠正，汝等（再）去测量吧！"说罢即在大佛像前结跏趺坐（skyil-krung-gis-bzhugs)，呼气三次，做持瓶者状。（而后大佛像在右倾之后）又逐渐向左移正，大佛像发出"吱吱"之声后端直挺立。一俟佛像端正，弟子们言道："上师噶玛巴什，（大佛像的位置）现在合适了、现在合适了！大佛像姿态极佳。"而后（噶玛巴什）修持气脉，曰："功德如是可致之也！"续言道："开光之日，弥勒佛将要驾临，故应造大法台一座。"于是（众人）遂建成弥勒佛法台一座，伞、幢、金幡、大旗及吉祥彩幔等等（一应俱全)，遍布于法座（台）至大供品殿之间。其时，一些根器足者还观见弥勒佛顶髻其高如山，另一些人见到佛身充满法座，其上丰富之食品多得从法座上坠落于地；某些人又见到大成就者本人比大佛像还大，他坐于彼处，无数噶玛巴僧人环绕

(周围)，手撒青稞。人所同见者：大成就者噶玛巴什其身较前增大，坐于该处，手捻青稞，在大佛前供献礼拜。又见大成就者为大量失魂者诵念佛法，同时见到三种佛像的安置。

此时，一个月内天降花雨，焚香之青香气息不绝如缕。此后对大佛像敬称之为“光耀世界饰佛”（dpal-vbar-vdzam-gling-rgyan）。于安放法王都松钦巴心、舌、眼处，（众人）建造一座吉祥闪光灵骨塔(gdung-rten-bkra-shis-vod-vbar)，继而又造了将来存放法王（噶玛巴什）心、眼、舌三遗物之吉祥天成（塔）、二圣像及五部佛像等。嗣后，作为观音佛殿及十字明殿的杰瓦嘉措佛殿（rgyal-ba-rgya-mtsho）至今仍在，此殿为西藏无与伦比之佛殿，心存疑虑之众生也不会落入恶趣。（关于）以上情形，历代噶玛巴法王皆如是说。

《广史》（lo-rgyus-rgyas-ba）记言：“世间严饰大佛举行加持，以忿怒度母等诸神之（法）力及诸护法神之神变力，显现了似幻化般之神变，待光芒照到法座，彼等一些喜好妖魔及外道邪见之具有神鬼魔力者制造了混乱，初时征兆为两天内发生过六次地震，系柱之绳被砍断，诸造像僧众几乎被杀得濒临灭亡，诸造像人及内外一般僧侣心中（生起）魔害，挑起大乱。”由于心被魔鬼所扰，僧人蔡巴（tshal-pa）所属的一些农民（so-nam-pa）将法王都松钦巴之侄绛求（byang-cub）害死。所有一切地方尽为疾病战乱所害，持咒者让迥多吉（sngags-vcang-rang-byung-rdo-rje）[71]了知此等皆系魔鬼之变化，彼见马头金刚夜叉（rta-mgrin-rdo-rje）及上密身金刚夜叉（gsang-ba-mcog-gi-sku-rdo-rje-srin-po）诸神众，均显现于坛城中，如是七日遍布世间，一切均显现于眼前。（让迥多吉）遂发出禅定之神变巨光加以震慑，并在金刚夜叉坛城中为土、石、果树、森林等一切（加持），特别为楚囊浦达山（mtshur-nang-pu-mdvi-ri-klung）加持祝福，尤其是对新寺之对面山岩（加持），促其呈现出马头金刚夜叉之光，所以从远处即可显见该处之马头金刚夜叉、根本佛母主

仆三者及火山等，（尊者）对此亦予以加持祝福。如在三界殊胜金刚之禅定坛城中，讲解诸法本性法相者禅定王(ting-nge-vdsin-gyi-rgyal-po)于大开光之时祈祷广大世间平静。尤为甚者，在大佛开光时，集中了一百〇八束不变之余光，以此加持楚布之一切山岩及三身佛坛城，开光时(佛）光普照，为所有山岩施以永存不变金刚禅定，广为开光，又对一位索仁桑卡之石匠（so-ring-zam-khavi-rdo-ba）施以禅定。使众生敬（佛）并倾心相爱故能清除诸罪孽，此乃需要佛祖之结果。

据《普贤广续》（kun-bzang-yangs-pavi-rgyud）记云："悟解自性瑜伽士，七劫抑或二十一，未能毁坏开光事。"对于具有佛三身任运天成之开光佛祖，诸众生内心向往，在以诸法之本性进行开光的诸佛之前，虽然已有人来此，但为使彼等心住而不分离（sems-gnas-shing-vbral-mi-phod-pa）及有善修无分别心，大师言道："当着意众生之心，应获取众生之心。"上述诸般灾难若不加以克服，小则卫藏，大则赡部洲将出现大神变及战乱纷争，虽然如此，然诸上密主之大王吉祥金刚夜叉威力及禅定之臣的大能量得以圆满现证，如是则使内外之战乱纷争及诸妖魔军俯首平顺，此后任运天成之和平功业即可于各地显现，得成此事后，大佛功业三时不绝，且日臻广大完善，各类语言之众亦远道而来敬奉，（其中）我执者（bdag-tu-vdzin-pa）[72]及供养者甚多。

此外，诸心地纯洁者（观见）佛身晃动发光，而根器中等及低下者亦因之而起信仰之念，病痛因之而消失，（众生）住心而不外骛。上述所现诸种状态之微迹颇多，对于此尊世间严饰大佛举行观瞻、听闻及供奉诸事，超越了世间之功德及成就多至无量。智慧依怙兄妹等亦如是而在，神鬼八部特别是善金刚甥舅及疾驰者、西藏之护法丹玛女神、护佑世界女神、念青唐拉护法神、黑堡金刚王等诸神、诸龙及地神等，上述诸神灵均以大盟誓之力，保护各自财产、施主、大佛之法及教诫。为永恒完成佛教事业，对于佛像及敬佛器物等不得触碰，宜任运天成此四种

供佛之事业。为佛教之永生，此事当严肃地使（众生）反复知悉！

第七节　噶玛巴什会见八思巴

复次，彭唐达木结杰瓦嘉措（vbum-thang-thams-cad-rgyal-ba-rgya-mtsho）经五佛圆满观察后，遂造观音神殿一座，复修《十字明咒》及为四方僧众造《烦恼续》（tsha-bavi-rgyun）。继而言道："观世音及诸苦难众生等之所谓无分别（tha-dad-med-pa），此乃我之本尊。"据言，汉、蒙、藏、西夏、维吾尔（rgya-hor-bod-mi-nyag-yu-gur）彼等地区言语不尽相同，多至近百，故修旧建新之佛殿、佛塔有一千零七或一千零八座之多。为使其不得减少，无忧法王（chos-rgyal-mya-ngan-med）之事业遂不得削弱。在整个尘世与情世间对于噶玛巴虽以各种危害和排挤之心相待，然因具光天母（lha-mo-vod-zer-can）之密咒功德，遂使五善圆满任运天成。因在广博佛经之中得到巨大教诲，（噶玛巴僧侣）则从"佛海无涯，智海无疆"中证得四字佛偈（tshig-bzhivi-tshigs-bcd-pa），以上即所知之佛说经典，此二句佛语乃遍布世界。对此，遂有种种诸多神变传奇出现，《瑜伽士让迥多吉广略传记缘起》（rnal-vbyor-rang-byung-rdo-rjevi-rnam-thar）等不断涌现，多至无数矣。八思巴大师最后一次返藏是在火牛年（1277 年），当时法王噶玛巴什寿高七十有二，而上师法王八思巴则年届四十有三，二人会于楚布。彼此执礼就座，八思巴曰："以前，我喜见你在（蒙古）宫中发大乘心，此莫非是一种预兆？"据传，（噶玛巴什）言道："此中情景，是有些人去朝见天界，此外，上乐普照虚幻之一切境界方隅，均降下八字明咒之声及雨露，秘密宝库之门亦为

之敞开无遮。”嗣后，在楚布寺上师府邸（mtshur-phravi-bla-brang）所有获得持金刚修行成就传承之一切上师遍及各方，逐一无碍。继而（噶玛巴什）就地持以跏趺坐，众人数日间得闻“大手印”之声传之四方。（噶玛巴什）言道：“此后不宜往任何地方说法。”随后即一心留住下来，并对汇集一处之无数具有天资缘分的弟子们，以根本戒律及菩提之心予以控制，并通过闻思修正确地消除（彼等之）疑虑。彼等擎起成熟解脱灌顶之胜利幢，无分昼夜转动着四根本法性之轮，出现了无数得到佛语传承之佛果的大成就者。其次，亦闻所谓持金刚及蓝色无上天众之光遍及各处，众多佩骨饰之妇人公正洒下智慧甘露。当其时，空行勇者、瑜伽士及瑜伽母之佛光及形象等情景充分展现，且其外围亦出现有无数瑜伽灌顶等情状。而后当略微睡眠，噶玛巴什及其内外一切均显示出上乐本性，而迪洛巴、那若巴等亦展现神变，等到（噶玛巴什）醒来已时过多日。

他曾梦游一处天界，出现一位以人头骨杯饮酒之瑜伽行者，据言他（当时）忖道：“那是因陀罗菩提，而我则是佛三身沙乐和七瑜伽等诸人，均出自诸有修行成就者，出自于我融于我。”然后他将酒抛向天空，（酒）因此幻化成无数瑜伽行者，并且听到发出藏语的“元音和辅音”，（他）随即悟解了胜乐续诸上师之所有一切义理，其本身也幻化一颇碗酒，遂将酒抛洒空中，（酒）因此幻化成无数勇士空行者，所有空行者随即飞空而逝。其自身亦以幻化之法做一神变，使其得一梦，随即幻梦而去。彼以前之瑜伽士，即在其上方而坐，言道：“未曾触及心处，天空犹如中边，无明混乱众有情，因乱追寻至天界，愚人以尺度量天。”此一切令其观想融于自我，上述诸种极佳之纯正形象，在当今书中不仅有所反映，而且多至无量，除此无须他书。

在其梦中显出许多高低广宽之地域，其间有很多垮落的小桥，只能上天入地而行。此时之（噶玛巴什）遂以禅定之力，瞬间施以加持，随

即到达一高山之巅，此山名为达拉岗布（dwags-lha-sgam-po）之宝山，所有顶饰天冠及小山峰，皆状似无数天然水晶，又似果树的果食，其佛塔相连如鬘，中央之塔甚高，坐其巅者即身着法衣自然放光之尊者岗布巴，此尊者手指世间曰：“看哪！”于是万物自然无碍地显现出佛身及佛塔。如此似睡非睡长达七日（之久），（尊者）方知此即弘扬噶举教法。而后在尊者都松钦巴之诞生地芝冈（kre-kam），（其）家人被恶徒害死，诸死者后被拯救，诸穿破旧黑色大氅之依怙神布满天界，所悬挂之珍贵阴阳鬘百有五十之多，十方依怙环绕，此间一切均清晰显现。此即所谓“弘扬佛法佛教广，促使佛教遍十方”。对于朱倭（kre-bo）、雅砻江（nyag-chu）、热岗（rab-sgang）东之玛擦冈（dmar-tshavi-sgang）等地，（噶玛巴什）亦做以授记：“应造依怙及其眷属神像，对此间各所供之佛像及汝等一切之所为，由我去完成。汝应铭记未来不为乱事，好自执掌政务，于一切世间，当完成所应调伏众生之事，我等将护持佛教并完成功业。”后人遂授受此预言。

自藏历马年建成杰瓦嘉措之佛殿后，（噶玛巴什）即多次言道：“（我）即将涅槃。”大成道者乌坚巴（grub-tho-chen-po-ao-rgyan-pa）此时年方五十三，即为卫藏众生之大利益而前往。其时藏地干旱无雨，凡乌坚巴所到之处即有雨降，干旱因之止息。（乌坚巴）继而又以诛灭护摩（drag-povi-sbyin-sreg）（之法）调伏了一切魔鬼，后来他想从大河谷及小路而往，俟抵达楚卡（stag-gru-kha）时言曰：“此次我将要拜谒噶玛巴大师。”而后即前往藏地北部（gtsang-po-byang）。（噶玛巴什）亦云：“呵！不爱说话的楚布人都起来，如同天地间柱石般的大成道者乌坚巴将至此。”言毕即令着手隆重欢迎。乌坚巴说道：“噶玛巴诸弟子正在忙碌，（我们）暂且小憩。”说罢即令于路上小憩。随后又行，越过山峰而坐，言道：“（让我们）看看噶玛巴有没有先知。”言罢（连夜）步行而去。大成就者（噶玛巴什）对此已知，黎明时分即派了诸迎接之人，

而自己则坐于弥勒佛法座之上，因此首先消除了乌坚巴的疑虑。随后居于大寝帐中，乌坚巴言道："在珍宝寝房中竟有如此（珍贵的）敬佛供品啊！"因此对楚布寺僧人顿起敬意。继之乌坚巴恭敬地进入寺内，对大成就者（噶玛巴什）礼足致敬，而后坐在为其铺设的名贵坐垫之上。大成就者噶玛巴什道："汝师徒人等是否允许移动一下呢？"乌坚巴等人道："请便！"（噶玛巴什）即刻便做运气及观想状，乌坚巴师徒等人亦生同感[73]，言道："现在停下来吧！"由是第二次打击了乌坚巴之傲慢。(噶玛巴什）继而又道："目前西藏惟汝是大成就者吧？"乌坚巴说："(我）没有如此之傲慢。"（噶玛巴什）对此道："那么汝在阿修罗岩谷所唱的道歌可以唱一下吗？"如是则从根本上打击了乌坚巴之傲气。噶玛巴什又说："呵！汝取小道（而行）之法，乃我以慈悲之心不由自主予以引导。汝知否？"说罢将青稞盛满铜盘，并以杰瓦嘉措藤鞭搅拌，然后置于（乌坚巴）头上予以灌顶。（噶玛巴什）三天之中为乌坚巴师徒授以无数教诲。（乌坚巴）祈请道："愿皈依你派而成为黑帽派人。"（噶玛巴什）道："总之，凡所为悉听。因充斥败坏而又扩展，依此增广(势力)，则黑帽系传承行将断绝，然而有一位戴黑帽之人将从西方前来。"此事法王让迥瓦（rje-rang-byung-ba）还作有预言。总之，法王都松钦巴厌恶充满败坏之行为，因此可以想象此间化身活佛的出现行将有所延迟。此后，（对乌坚巴等人）进行了贵重赏赐，（噶玛巴什）将《除欲教诫》及《解说三身》等奇书及一顶黑帽交付于（乌坚巴），称："此物汝必须妥为保护啊！为众生之重大利益，汝此后即往南方去修行，并将很快与我相遇。今生虽只三日之见，而情如父子。"

成道者乌坚巴而后随即出行，成为与法王郭仓巴（rje-rgod-tshang-ba）相同之根本上师。总之，这也反映了其已有心性相同之身。据说此后整个旅途中（噶玛巴什）又一再赐予他相关的教诫书籍。成道者乌坚巴很快就到达了面对芒域（mang-yul）的雪山前方，其他众多信众环拜释

迦佛像。在弧形沟谷处（乌坚巴）与大成就者噶玛巴什相会，（噶玛巴什）为来拜见者讲授佛法，进行加持。在拜见者中有一位体弱却精于道歌、宁玛（派）及希解后续教义者，此人名为顿巴却贝（ston-pa-chos-dpal）。（噶玛巴什）对其道：“你稍停留一下。”然后赐给他衣食，乃上好赏品，曰：“我要为你借一住处，现在给你！”但顿巴却贝并未理解，而告予他人：“你等无住处者则去有住处之地吧！”说着含笑离去。

第八节　噶玛巴什圆寂

总之，在藏历马年中，噶玛巴什多次被病魔缠身，虽然彼以一切俱生智慧平等之法，四十天内在极静怒坛城中得以任运天成，但仍知其死亡之兆。故其众弟子为此广做佛事（sku-rim-chen-po-byas）。（噶玛巴什）说：“将房门的门楣像取走，安放大佛一尊，用一袋瓶风[74]祛罪。如无噶玛巴，彼以往六次生死之情景就将出现（skye-shi-lan-drug-tsam-gyi-sanng-ba）。”得道者让迥多吉（rang-byung-rto-rje）知悉此乃（将）死的一种兆象，如似灯临熄时一般光明，大成就者（噶玛巴什）同乌坚巴的到来也是如此。由于想成为一个智者，遂问释了一些疑团。（噶玛巴什）因其欲想修行成道，随即反复讲述如下论断：“在藏历羊年正月，于贝莫贝塘平原（dpal-mo-dpal-thang）上部，尊者米拉日巴在以颅碗饮食甘露，光芒闪烁，此表明未来之功业将有成就。嗣后，先前诸溪卡（gzhis-ka）之人将会来至秀木雪山（gngas-zhur-mo）之前。”

此后自藏历羊年三月开始，声响、光及地震一再出现，常有雨降。有人问道：“此等现象是吉或凶？”噶玛巴什答曰：“具证得大乘心正果

之僧侣，其生与亡皆有如此之兆。”噶玛巴什教诲众僧之后，又问：“汝等是否有话要说？”僧徒问道:“是否将有不吉之事？”[75]噶玛巴什答：“倘能保护法王都松钦巴诸古寺，佛法将永世弘扬。因有往昔噶举（上师）之预言，遂由我为诸寺做了些应做之事。法王都松钦巴既业已圆寂，世间之事便结束一轮（回），太阳今虽西坠，而次日复将升起。此后（事情）虽尚不明显，然以佛法功业之力可使之与调伏事业相合。如此，一位谙熟诸知识之活佛将如飞鸟般迅即自天而降。”而后噶玛巴什又对温仁波切（dbon-rin-po-che）言道:“此活佛未到之际，汝当护持佛教。”噶玛巴什随即又说:“于藏历阴水羊年（1283年）九月三日上午（始），七日内不要触动我之遗骸。”言毕，噶玛巴什随即涅槃。其时，噶玛巴什之高徒观其往生兜率天、东方不动佛刹土和极乐世界。普通门徒则长久闻见彩虹、歌舞音乐、花雨及重日。第九日噶玛巴什火化之际，奇异之现象显现，噶玛巴什的心、舌及舍利等显现而出，被逐一供奉，成为福田。

第九节　噶玛巴什之主要弟子及乌坚巴的生平事迹

大成就者噶玛巴什曾言：“较之人类众生之利益，而今非人众生之利益更为重大[76]，即如天竺之嘎玛如巴（rgya-gar-ka-ma-rlu-pa）业主之弟子亦对此无法衡量。”如是之语不可臆测。(得到噶玛巴什）真传成器之首要弟子乃蒙哥汗（rgyal-po-manga-gor-gan），其已证得胜果及平等加持(spangs-rtogs-mnyam-par-byin-gyis-brlabs-pa)。在忽必烈(se-chen)[77] 以火焚问罪之时，虽然噶玛巴什师徒三人同时遭焚，但（彼等）未能被火所焚，其弟子为益西旺久（ye-shes-dbang-phyug）、仁钦贝（rin-chen-

dpal)[78]；又有一因明正量大师，彼曾自居为学者，对因明正量大师言道：“何为比量(rjes-dpag-tshad-ma)？何为现量(mngon-sum-tshad-ma)？”[79]当其言谈之时，（噶玛巴什）则施以期克印（sdigs-mdsub)[80]，于是此因明正量大师之鼻血犹如打开瓮塞一般痛流而出，噶玛巴什遂言道：“此即比量也！现在是否还需现量？”因此该正量大师畏惧而顶礼（上师噶玛巴什），此人即才玛班钦(tshad-ma-pan-chen)。（噶玛巴什）之弟子尚有：雅如日巴(gyag-ra-ras-pa)、多甸夏塞瓦（rtogs-ldan-zhva-ser-ba)、夏玛瓦（zhva-dmar-ba)、夏查瓦（zhva-khra-ba)[81]、达果瓦（staga-mago-ba)、斯果瓦(gzig-mago-ba)、佟果瓦（dom-mago-ba)、京俄达雪巴(spyan-sng-stag-shod-pa)、嘉木样洛追森格（vjam-dbyangs-blo-gros-seng-ge)、本仁波切（dmon-rin-po-che)、强森杰瓦益西（byang-sems-rgyal-ba-ye-shes)、纳措瓦钦波（gnam-mtsho-ba-chen-po）及楚妥辇惹(krub-thob-gnyan-ras）等，其间具有证悟之瑜伽权威人士多至无数。[82]

噶玛巴什虽弟子无数，但其转世尚待迎请。故委以佛教（之重任）者乃大成就者乌坚巴（krub-thob-ao-rgyan)。先是，莲花生（slob-dpon-pad-ma）之嫡传弟子，即出自多康（mdo-khmas）之居纳强曲旬努(rgyus-nag-byang-chub-gzhon-nu)[83]世系的达真（rta-mgrin）及普巴楚托(phur-pavi-grub-thob）后裔强曲嘉措(byang-chub-rgya-mtsho）兄弟，彼等来至藏地（gtsang)，降服了十八位阿措部（ar-tsho）僧人，后驻留南拉堆（la-stod-lho）繁衍生息。乌坚巴之父久潘（jo-vphan)[84]，母秋莫东格（phyug-mo-dug-ge)，乌坚巴生于藏历阳铁虎年（1230 年)，名僧格贝(seng-ge-dpal)。彼能自生禅定（rang-byung-ge-ting-vdsin)，感生死空虚而行佛法。因先前闻思之事已弃，故参禅修定，待其修定，遂忖道：“现时童心与初修禅定之心可有别否？应予观瞻。”而后心生见解，曰：“无别！”彼七岁即知金刚橛等一切祖师向道语录（ma-phur-sogs-yab-chos)，后随尊者郭仓巴(rje-rgod-tshang-pa)[85]受沙弥戒。郭仓巴对（乌

坚巴）曰：“汝将闻法而解脱。”乌坚巴自十六岁即在博东仁孜（bu-dong-rin-rtse）[86]身边精学《阿毗达摩集论》(mngon-pa-gong-ma)[87]，（博东仁孜）令其三天背熟半部经书，并命其三天中重背经书。乌坚巴谨遵师言背熟半部经典。（博东仁孜）又对乌坚巴道：“乌坚巴心中自明下半部佛典。”于是重背。上师博东仁孜道：“应反复修习未通之佛典，无须研习化身。”乌坚巴随即学习中观、因明及慈氏五论等一切经典（dbu-tshad-byams-chos），被赞誉为最佳善辩者（rtsod-ba-bzang-bavi-mchog）。二十岁时，博东仁孜任亲教师（mkhan-po），祥桑林巴（zhang-bsam-gling-ba）任羯摩师，索约(bsod-vod)任屏教师，为乌坚巴受比丘戒[88]，聆听一切律法（vdul）。（乌坚巴）于十二年中严持每日一斋之戒律(stan-gcig-gi-brtul-zhugs)，并随伯父果隆巴纳卡坚赞（go-lung-ba-nam-mkhav-rgyal-mtshan）等，听恰派（chag-lugs）、热派、卓派（ra-vbro-sogs-lugs）等诸派之时轮法（dus-vkhor），特向时轮者桑结多吉（dus-vkhor-ba-sangs-rgyas-rdo-rje)闻习了赞米派之教法(tsa-me-lugs)。彼投师于一切精通时轮法者，对于六支瑜伽(yan-lag-drug-gi-rnal-vbyor)[89]虽然有所解析，但密续（rgyud-vgrel）之疑团并未消除；对于“辛劳众生”(srog-rtsol）等（语）意虽有解释，但并未称心满足。于是乌坚巴生起欲往香巴拉具种（王系）处（shamabaha-lar-rigs-ldan）之念，随挚友前往乃囊德钦顶（snya-nam-bde-chen-steng）。尊者郭仓巴当时言道：“昨日尊者日琼瓦(rje-ras-chung）来此。”复言：“我亦生起对佛笃信之念，并予以拜见，由是生起悟性，对于大部分时轮经中难点逐一精读，因之得以通晓。又预言（我）会在天竺东部（rgya-gar-shar-phyogs）有所觉悟。此预言系梦中所托，并被授以圆满灌顶。往昔驻跸咱日山（tsva-ri）时，（我）将一《金刚瑜伽母（rdo-rje-rnal-vbyor-ma）劝赠》之经书吞掉，因此我对一切佛法无所不知。”继之郭仓巴复言：“勿去香巴拉，去乌仗那(ao-rgyan）吧，彼将完成修道之功业。”[90]

乌坚巴经措莫（mtsho-mo）、昂热（ngang-ra）等处，取道冈底斯雪山（ti-se）、犍陀罗及阇烂达罗等地修行，最后抵乌仗那（ao-rgyan），制伏了索波人（sog-po）[91]、野兽及非人（mi-ma-yin）等。当时在胡玛塔拉（nghu-ma-tha-la）宫中有一专事召集会议之首领，乃一贵族，名为萨木扎木（sa-mu-dra-mu），此人赐给乌坚巴一碗粥，（食毕）则脉结（rtsa-mdud）消失，并出现了众多六神净居（rigs-drug-gi-gnas-sbyong）处。（萨木扎木）遂将散土揉团而捏成金刚乘土（rdo-rje-theg-pavi-sa），乌坚巴首次获得此土。金刚瑜伽女（rdo-rje-rnal-vbyor-ma）遂亲临此地，为（乌坚巴）传授了三金刚念修（rdo-rje-gsum-byi-bsnyen-sgrub）[92]，并言道："由此郭仓巴神变而成之船，如欲完成则需修行三十二年，未满三十二年之期，将不能做利益众生之事。"（乌坚巴）遂依此言在乌仗那下部之芒域地方（mang-yul）[93]，向当地一名为喇钦（bla-chen）的首领请求驻留，但主人未准。在路途中乌坚巴知悉尊者郭仓巴已圆寂，故得以见此光明境界，并看到聂多（snye-mdo）地区一智者之子降生，此子名贡噶约斯（kun-dgav-vod-zer）。此后（乌坚巴）前往天竺。

乌坚巴抵达天竺金刚座（rgya-gar-rdo-rje-gdan）之时，赞纳噶毗哈（dznyva-na-grbhe）等四人在大菩提树（ma-hava-bo-di-ha）前祈祷。彼等遵依怙神之鼓励阻止了葛逻禄军队（gar-log-ge-dmag）[94]，其首领亦献上最为精华之物。乌坚巴在天竺驻留三年，然后说道："虽有所谓执掌世间三分之二地区一说，然而我已知如何居住此区，而我将怎样在（此所谓）三分之二的区域内行事？"于是（乌坚巴）发出了不贪狮子吼（zhen-log-gi-seng-gevi-sgra），并调伏了清凉园（bsil-ba-tsal）之地方神，而后乌坚巴返回了藏地，施行了一些有益众生之事。此后乌坚巴又曾两赴天竺金刚座。当噶逻（gar-log）毁坏（天竺圣地）之时，僧伽罗（sing-gha-gling）[95]王等三位王及三方中的北方大德（grub-chen-rien-po-che）[96]予以修葺，均向天竺金刚座敬献布施，故称（天竺金刚座）之北门

(byng-sgo）为吐蕃门(bod-kyi-sgo)。彼时，五百瑜伽师[97]正举行会供轮(tshogs-vkhor)，次第在座之僧侣行列中，（瑜伽师们）逐一死去，故当对此无能为力之时，（乌坚巴）遂迎请礼佛集会会长（tsogs-dpon）前来，彼随即为所有一切死者加持祝福。于是（众人）见到了各坛城之上的神佛（dkyil-vkhor-ki-lha)，因此（众人）遂将（乌坚巴）奉为无可争辩之大成就者。（乌坚巴）为热辛王(ram-shing-rgyal-po）传授戒律。随后（乌坚巴）出走，在与缅隆上师（man-lung-gu-ru）前往普陀山（po-ta-la）之时，杂耶布尔王(dza-ye-pur-gyi-rgyal-po）将佛之右手第一关节之余骨献给了（乌坚巴)，又如卡秋瓦（mkhar-chu-ba）所预言，将念修时所用宝皿(snod-rin-po-che）赠予（乌坚巴）并附上题词。

（乌坚巴）为卫藏众生重大利益（dbus-gtsang-gi-vgro-don-chen-mo）所做之事多至无数。拜见噶玛巴什大师（rin-po-chi-karma-pa）后，乌坚巴即与之同心同德。乌坚巴做了念修解说（bsnyen-sgrub-kyi-khrid-mdzad-mo)，使八十名惹人怜爱的幼童获得修行成就。乌坚巴就此言道：“俟我念修时，隆巴楚托(lung-pa-grub-thob）虽傲满，然却有损彼寿，且对噶举派讲经之制略有不益。”乌坚巴继而又着重讲解了尊者塔布拉杰之大手印教法（phyag-chen)[98]。

蒙古薛禅汗为借道吐蕃以便兵发泥婆罗（bal-po）及天竺（rgya-gar)，曾遣探路金字使（lam-lta-bavi-gser-yig-pa）前来。（彼等）为此将河流水系勾串成网，（乌坚巴）为此（在表面上）赞扬了蒙古汗王，而（乌坚巴）却是水网的串联者，因此蒙古军队不能涉行，由此之故，(蒙古汗王）颁令，推迟发兵，（如此）遂拯救了天竺、泥婆罗及吐蕃三地于毁灭，虽说如此，但知其有如是之恩者却不多。

薛禅汗曾三次遣使迎请，最后一次（乌坚巴）方才成行。（觐见汗王时）尚未听到汗王诏准，（他）便就座于垫上，言道：“不必矫揉造作了！”蒙古汗王见此甚喜，遂出示一根大梁，问曰：“此为何物？”乌

坚巴答："此为海中巨鲸之脊骨。"[99]汗王道："真乃神通！"据说，（乌坚巴）对给予诸萨迦巴人的珍宝不以为意。蒙古汗王手痛，谁也不能解其病痛，（乌坚巴）挥动（汗王）之手，遂使汗王得益（止其病痛）。乌坚巴为汗王讲授佛法，汗王谕："赐汝一枚'上师法王水晶印'（bla-ma-chos-ki-rgyal-povi-shel-tham）。"虽有此谕，但(乌坚巴）未受，对汗王道："对皇帝御体，已无须择其吉凶时日，即使让我留下亦属无益"。鉴于乌坚巴出语诚实，遂获诏准其出行。（蒙古汗王）把金升（gser-bre）、银升（dngul-bre）[100]装满并排二车，将此献予乌坚巴。然而诸大臣却对此举心中不满，说道："不能动用乌拉。"[101]因此，（乌坚巴）未能得到金银，而将金银献予汗王本人，言称："我无须财宝，我之诸信徒均系出世者[102]，彼等财宝又有何用？如果不奉佛教，未施佛业则即不收贡品；我如果需要财宝，那就是没有将贵重药的诸商业价值和具有宿业[103]无量价值之人加以区别，(如)密宗《续部》(rgyud-sde）所云：'如能改变黄金，则所有铁皆可变成黄金'。"于是汗王道："演示一下。"乌坚巴随即展示将白锡变成白银，又将铁变成黄金。汗王对此极为惊诧道："我府仓库存之消耗，将无人可知矣！"

此后，乌坚巴又为一些亲贵授以胜乐灌顶(bde-mchog-gi-dbang-bskur)，因而接收些赠品。汗王对此不悦道："乌坚大师（ao-rgyan-pag-shi）由我所请，但未曾驻留却迅即而去，彼不受我之所赐，却收受他人（赠品）。"汗王做了苛责。乌坚巴为此言道："弟子对上师之真言不应有任何命令之语，虽在帝释天神前可以如此，但即使头颅被斩亦心无此念，此毋庸置疑。"言毕即做金刚手菩萨禅定予以摄伏，（汗王）因之珠水涓涓。（乌坚巴）复言："有人说薛禅汗乃文殊菩萨化身，为求验证，我遂做金刚手菩萨禅定予以摄伏，彼非文殊菩萨。总之，（汗王）有福德之大威力也！"乌坚巴六十三岁藏历水龙年（1292年）抵蒙古，次年之藏历蛇年（1293年）时赴布扎（sbu-bkra）。于第三年即藏历马年（1294

年）时，薛禅汗八十岁而逝世。

总之，二十四个地区中乌坚巴曾去过九个，获得了证悟，并能救护死者，诸凡一切十二大业（las-chen-bcu-gnyis）均可用风气和合加以完成，并亲得无修中庸之证悟（sgom-med-vbring-pavi-rtogs-pa），为修行、传播佛法，乌坚巴使其（发展）如旭日东升，而乌坚巴本人亦于藏历土鸡年（1309年）八十岁时圆寂。

关于乌坚巴之弟子，当他在尊者郭仓巴身边时曾言："至于时轮金刚，唯我精通，但我身为法王（chos-rje-pa）仍应学习时轮。"帕盖绛贝（pha-rgan-byang-dpal）问曰："法王您是否有聪慧之弟子？"法王道："真正前来而真正成为我之弟子者有五六人，其一乃无可争辩之活佛（sprul-sku）。"依此说法，其首要弟子即无可争辩之尊者应是让迥多吉（rang-byung-rdo-rje），其他则有聂多瓦兄弟（snyi-mado-ba-sku-mched）、雅桑之法王真钦嘎曲瓦（gyav-bzang-gi-rje-drin-can-mkhar-chu-ba）、朗郭之嘉木样索南沃色（klang-vkhor-kyi-vjam-dbyangs-bsod-nams-vod-zer），彼等即尽人皆知之四弟子。阿隆瓦嘉木样多吉（a-lung-ba-vjam-dbyngs-rdo-rje）、止贡曲洛（vbri-khung-chos-blo）、梅古象巴（mus-sku-zhang-pa）、拉杰巴西（lha-rje-pag-shi）、麦谢瓦（me-shel-ba）、绰浦巴（mkhro-phug-pa）、堪布楚仁（mkhan-po-skrub-rin）、甸萨巴（gdan-sa-pa）彼等即八亲近弟子（nye-bavi-bu-brgyad）。尼木卡巴（snye-mo-ka-pa）、擦琼瓦（tsha-chung-ba）、雅果瓦（gyag-mgo-ba）、达僧瓦（zla-seng-pa）彼等即最佳四弟子（mchog-tu-gyur-pa-bzhi）。另有诸多天竺班智达、贤者（乃其弟子）。阿日噶（a-re-dgav）、苏浦巴（zur-phug-pa）、辛迪日巴（shani-ta-ras-pa）、热佳（ra-ca）、佳日瓦（rgya-ri-ba）等无数得道者（亦其门下）。恰译师丹增贝（chag-lo-bstan-vdzin-dpal）、雄译师多吉坚赞（shong-lo-rdo-rje-rgyal-mtshan）、拉尊益西沃（lha-btsun-ye-shes-vod）等无数学业有成者（亦曾于乌坚巴座前受教）。

第十节　噶玛巴什之其他业绩

（关于）大成就者噶玛巴什之其他业绩，诸佛子及不可思议之生死诸佛之神变化身亦难以衡量（其功德），至于到达长乐净土彼岸之变化诸神，包括十地菩萨亦不可想象。但兜率天宫可使具有大乘心智慧宝者长久驻跸，故大成就者噶玛巴以神变前往兜率天宫，并将世间与其有关系者亦导引至此，又在神变的东方无数宝地，由转轮王使之变成诸莲花彼岸。为使一些徒众生于东胜身洲（shar-lus-vphags-po），（噶玛巴什）施行了一些神变。此外，噶玛巴什预言了未来诸事，特别预言"一位出自西方的精通诸种学识之化身将像飞鸟降落一样来此"。其真实之神变化身情形，嗣后会将其传记及其本身情形全部述及。

噶玛巴什圆寂瞬间，兜率天及一切天界顿显神变化身，并以无穷供云（mchod-sprin）予以敬奉，稍倾而散。八日后，菩萨见此弟子噶玛巴什，准其（灵魂）进入遗骸，并将遗骸涤净。但闻谷地充斥悲泣之声，慈悲本性令人（无不）为此伤感心乱，（菩萨）随后想道：使其夺舍（grong-vjug）[104] 当是造益于众生啊！其时，（菩萨）看见在堆龙帕仓地方（stod-lungs-vphar-tshang），有一具年仅十三岁之少年尸身在两位老夫妇中间，老夫妇哭泣并欲焚化尸身。待彼等直视（尸体）时，见到死者眼睛尚可活动，据说此为凶兆，遂对尸体掷撒灰土，且以针刺扎死者（眼睛），因而死者无眼。菩萨见此想道："如是将不能完成为众生谋益之事矣！"[105]思毕离开，后虽遍寻诸地，除在绛奇工（byang-phyi-gong）地方发现一被虫衔去之鸽子尸身外另无所获。于是菩萨知悉此处尚未达到为众生谋益之缘，因而只得专心于诸佛之法界空性（chos-kyi-dbyings-mnyam-ba-nyid）。此时在前方有二十五位美女现身敬礼，彼等祈求（菩萨）："慈悲佛主请勿静息，愿发慈悲赐予一对纯正人身，请做我等弱小

众生之父母，赐予一双佛教经幢。”（菩萨）忖道：“如此这般表现，则使我心念所想乱矣！”但俟其祛除干扰安坐之时，又一再闻悉祈求之声，因此（菩萨）言道：“对于欲取暇满人身宝[106]，因杂乱不纯而无父母，持守佛教亦未至其时，我虽有如母亲般之慈心，但护持(佛教）之吉祥事亦(须）稍有缘分，故应于未来佛之时依语修行。”众美女曰：“我等来自人间之中心地区，乃护地空行者，（就吾辈个人而言）对您无有所请，乃是为众生利益受策励而来，身在慈悲之地而不予慈悲，岂像慈悲之佛主?”言后，诸部美女各自献出姓名及肺腑之辞。彼等之名为密金刚降雷女（gsang–ba–rdo–rje–thog–vbebs–ma)、顶金刚光华女（gtsug–na–rdo–rje–dpal–vbar–ma)、边金刚大力女(mthav–na–rdo–rje–stobs–mo–che)、手金刚力胜女（lag–na–rdo–rje–mthu–rgyal–ma)，彼等为护地五主母（zhing–skyong–gtso–mo–lnga–po)；普闻女（kun–grags–ma)、普贤女（kun–bzang–mo)、护太阳穴女（ya–ma–skyong)、寂灭主(bshegs–kyi–gtso)，彼等为四伏魔主母（bdud–vdul–gtso–mo–bzhi ）；施仁女（gtad–dkar–vgro–bzang)、善牛女（glang–bzang–ma)、长寿女（tshe–ring–ma)、风头女（khyung–mgo–ma)，彼等为护法四主母(chos–srung–gtso–mo–bzhi–po)；白雪无肉女(gangs–dkar–sha–me)、巨风女（rlung–mo–che)、铜嘴尊风女（kha–rag–khyung–btsun)、威猛女(drag–mo–rgyal)，彼等为四伏魔主母（bdud–vdul–gtso–mo–bzhi)；佳座女（khru–bzang–ma)、大门女（sgo–mo–che)、大力女（stobs–mo–che)、剑女（ral–gri–ma)，彼等为四护门主母（sko–srung–gtsao–mo–bzhi–po)；护吐蕃女（bod–khams–skyong)、利益女（sman–gcig–ma)、清面女（gyar–mo–gsil)、流冰女（si–li–ma)，彼等为四转意主母(yid–vgyur–gtso–mo–bzhi–po)。上述诸女将各自姓名、族部、真实修道成就、修行之法等均做以讲述，献上肺腑之言。再者，又有四名美女前来，称言：“我等乃萨扎玛金刚女（rdo–rje–sad–tram)、李妃金刚护子女（li–btsun–rdo–rje–bu–skyong–ma)、谷水金刚利益女(phu–chu–rdo–rje–sman–

gcig–ma)、金刚小绿松石女(rdo–rje–gyu–chung–ma)。”彼等为贝域四地守护神女（sbas–pavi–yul–bzhi–srung–ma），言毕亦献上肺腑之语。诸女继而唱道：“六趣众生极需悲悯，身处轮回（vkhor–bavi–gnas）何等烦恼，能为众生报应谋益，六道众生之诸种痛苦，对此稍加思索亦应流泪，如我等之辈倘不敢承担(此任)，那么心怀慈悲之（菩萨）为何不敢承担？（我辈）为此前来向（佛）做祈祷。”（菩萨）自忖上述诸结果皆系幻象，业已排除，遂不想出走，遂答曰：“我执寻思比岩坚，勇往情神比天高，所闻之凿已落下，所修石弹（sgom–pavi–skyogs–rdo）已抛出，灾害缝隙不再现，六趣众生得安宁，犹如护地令人笑。”随即天空诸小神降落于地上之俯行者中间，众人俯身于地顶礼膜拜，祈请道：“再生佛子神变身，诸天堕落之痛苦、非天征战之痛苦、众人生死之痛苦、畜生痴呆之痛苦、饿鬼饥渴之痛苦、地狱冷热之痛苦，[107]思想此事心战抖，不能忍受所早遭难，发出悲哀之惨啸，如此之情谁堪忍？谁又能去佑佛教？众生父母何人做？佛教权威谁赞颂？呜呼哀哉太痛苦！”言罢，众人均哭泣而悲痛。其时，（菩萨）又说道：“佛法之地难思议，特别在彼赡部洲，格西学者其无数，佛教门徒难想象，预言弥勒他处寻，众生父母彼处寻，佛教门徒护佛法，佛法权威地神颂，众生父母格西做，尔等众人应欢乐。”（菩萨）言毕入定。

复次，护地神女又祈求道：“格西诸人太嫉妒，诸僧大起竞争心，六趣劣种已确定，对此因已无他法，无论如何祈请您。”（菩萨）嗣后动了恻隐之心，曰：“暇满[108]人身无处寻，具德上师难获得，浊世其胎太龌龊，未来思想弃后行，造益众生有困难，又对所谓之定力（gting–shed)，如获贵族之父母，若见具德之喇嘛，护地女（须）如护佛法，应求权势需圆满，名声福德尽赐授。”与此同时，诸护地神女霎时迎来上乐金刚父母，敬置于神变坛城，并由天神授以难以想象之（神奇）灌顶，所做之《阿里嘎里全集》（a–li–kva–li–gligs–bum)，此即获得所谓之“五

明智”（rig-pa-ye-shes-lnga）。对于五根（dbang-po-lnga）了知之后，则即获得所谓之“到彼岸精义”（pa-rol-tu-pyin-pavi-don）。又所谓涅槃（skye-med）为要义之本，有云：进言者则断绝言路，显之以形则无形，立以范例则无范例，错误已明则无错。此种“根本”（dbang）谁愿传播！若由我决断引导，则应是：自身应语声朗然，心怀坦荡，空明无遮，清晰了然，生死涅槃永驻不衰，佛教事业功德圆满，利益众生如是而成。”

（菩萨）言罢，众护地神女（zhing-skyong-gtso-mo）齐声诵以吉祥偈（bkra-shis-kyi-tshigs-bcad），诸神眷属则合以金刚曲（rdo-rje-glu），诸门神驱逐妖魔鬼怪，其他神众抛撒花雨（me-tog-gi-char）、演奏乐器。此后，彼等又唱道：“一再期望一再得，珍宝彩虹是向导，暇满人身有存处，芒域扎西贡塘处（mang-yul-bkra-shis-gung-thang），吉祥主母小玉女（jo-mo-bkra-shis-gyu-chung-ma），于彼秀莫雪山（zhur-mo-gangs）边，有地名翁隆扎西堪塘（vom-lung-bkra-shis-vkhan-thang）[109]，有房名帕替里沃色（pathig-le-vod-gsal），大宝雪山在谷头，三谷会合在河谷，谷地存有米拉诞生地（mi-lavi-vkhrungs-sa），神山赤红却清凉，北山皆为洁白色，无为欲体之箱笼。”唱罢，彼等即前往天空五色彩虹之上现身。彼等见此大景观，随即前往彼处。在水晶房舍、天门四方，可见彼等缓缓走入白色亮光与赤紫光芒交界处的彩虹之中，于是就有如此一说：“该情形乃（预示）行将出现的欲血之波（vdod-chags-khrag-gi-rba-rlabs）。”（众人）并见到彼等离去之情况。在彼处有天窗（gnam-khung-dgu）九座，每窗一梯，彼等攀登未果。于是有言：“此乃业果难于解脱（之兆）。”因彼等行走于暗中，故曾致短暂迷（思）之中：“思念中（犹如身处）迷谷，黑暗漆漆且浓厚，六界被阻，时而恰似水浪激扬，时而宛如（被）山压垮，时而灼热堪比火焚烧，时而寒冷可比冰凌侵身，自感却又无风可起，彼处之烦恼痛苦太甚。而今忆及此情亦会身患此心疯病（snying-rlung）。”传记中还说：“至于某些纯洁的众生（出现），是母胎

反映在安然的水晶宫[110]之中的，将为众生于彼处造益。”

大成就者乌坚巴（grub-thob-ao-rgyan-pa）遂循佛宝教诲，驾临香波雪山（shm-po-gangs）附近之措纳（mtsho-sna）等处，当时看到了（二世）噶玛巴大师（rin-po-che-karma-pa）乘坐骑随一戴黑帽者走入东方天空。（乌坚巴）流下泪水，祈请道：“停下吧！”而后见（噶玛巴什）曰：“无论如何这次我会离去，（但）我会迅速回来相会。”言毕而去。乌坚巴说，昨日噩梦预示噶玛巴大师似已圆寂，遂予以盛大供养祭祀（上师噶玛巴什）。

注释：

[1] 即指噶玛巴什（ka-rma-pag-shi），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二世教主，即第二世噶玛巴。本名称却吉喇嘛，康区止垅丹巴却秋地方（今西藏江达县境内）人。宋嘉定七年（1214年），随从楚布寺之喀托巴大师出家为僧，后又拜第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之再传弟子崩查巴为师，修习教法10年。后于康区收徒传教，门徒达500余人。噶举派信徒认为，他是仅次于莲花生大师的一位神通人物，称其为“朱钦”（意为大成就者）。宋宝祐元年（1253年），忽必烈遣使持诏至楚布寺召之。是年，于四川西部之绒域赛堆谒见忽必烈，忽必烈命其随侍左右，其不肯，遂北上前往米涅等地传教，并在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创建朱囊贝寺。宝祐四年（1256年）又应蒙古大汗蒙哥之召，前往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觐见蒙哥，蒙哥赐予其金边黑色僧帽一顶及金印一颗，从此，称为噶玛噶举黑帽系。晚年于楚布寺塑造诸佛像及书写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卒后，采取了活佛转世制度，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之始。

[2] 此处可能是指拉托托日年赞。传说于公元3世纪中期，雅砻部落拉托托日年赞（lha-tho-tho-ri-gnyan-btsan）时，赞普看到自天上掉下四件宝物，包括《百拜忏悔经》《法教仪轨》、六字真言、舍利宝塔。后世

多认为是印度医生到雅砻地区传播医药学及堪舆学知识，还有印度僧人带来《百拜忏悔经》《佛说稻秆经》等佛教经典及佛塔等，雅砻王臣不能理解其意义，故将其作为玄秘宝物供奉起来。另，《尼泊尔教法源流》则认为是尼泊尔戒律大师所传。

[3] 新旧密典即“新密”和“旧密”的合称。藏传佛教史书按照译经时间的前后把密典划分成新译密典和旧译密典两种，一般把仁钦桑波(958~1055年）及其以后各位译师翻译的密典称为“新密”，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密典较多。把前弘期（仁钦桑波以前）翻译的密典称为“旧密”，以行部、续部和咒类典籍为多，也有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典籍。新旧密典各有多少部尚不清楚。

[4] 藏文史籍常称中央政府之皇帝为“东君”。

[5] 乌仗那（ao-rgyan），大致就在今天阿富汗一带。

[6] 《红史》将其生地记载为“vbri-glung-dam-pa-chos-phyug-yol”，见第87页。《青史》又将“glung”作“lung”。

[7] 《红史》载，其父为粗擦佳旺（mtshur-tsha-rgay-dbang），其母名森日萨朗吉（sing-re-za-lang-skyid），见第87页。《青史》称其父为“rgay-dbang-tsha-spard-dar”，见该书576页。

[8] 噶玛巴什生年，《贤者喜宴》记为火虎年，即1206年。《青史》记为木鼠年，即1204年。

[9] 《红史》将却吉喇嘛写作“达磨喇嘛”（dar-ma-bla-ma），见第88页。其实二者同义，因“却”（chos）的梵译即为“达磨”。

[10] 音译“怛特罗部”。专门解释密教时轮金刚乘法和灌顶、道次建立、修法和法术的经典。主要经典有《圣秘密藏真实性决定续经》，由印度无垢友论师和藏族译师涅·杂纳玛拉、玛·仁青乔合译，成为宁玛派修习的主要密典。续部有七续部、六续部和四续部之分。七续部，指阿底峡所说的事部、行部、思维部、两俱部、瑜伽部、大瑜伽部、无上瑜伽

部；六续部，指事部、行部、瑜伽部、父续、母续、无二瑜；四续部是于六续部之前三部增加无上瑜伽部，通常称“事部”和“行部”为“下部密乘”，称“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为“上部密乘”。

[11] “空行海”如空行母一样，系天神之一。

[12] 莲花生系吐蕃王朝“师君三尊”中之轨范师，生于印度古国乌仗那境内，被国王因陀罗菩提收养为太子，命名莲花生或他生金刚。年长赴孟加拉从巴尔巴哈蒂论师出家，号释迦狮子。从八大持明受八部修行密乘，从佛密论师受幻化讲述密乘，从室利僧哈授予大圆满为主的众多显密经教，云游孟加拉和乌仗那等地，教化有缘皈依佛门，人称莲花生。8世纪中应吐蕃王赤松德赞之请入藏，倡建桑耶寺，教藏地弟子翻译之学，从印度邀无垢友等通人政士至藏，翻译重要显密经论为藏文。为赤松德赞及王妃耶协措杰等有缘者传授无上密乘八法、金刚橛及诀窍正见等教法，创建显乘经院及密乘道场，发展出家、在家两种僧团等奠定西藏旧派密乘之机。此后离开西藏，往之遮末罗等教化有缘，号称罗刹王者、罗刹颅重大师。《格萨尔王传》中称格萨尔为莲花生化身，替其降妖伏魔，传经布道，弘扬佛法。格萨尔一生的重大活动，都是在莲花生指导下进行的。每当格萨尔处于危急关头时，莲花生便会现身为其指引方向，使之化险为夷。

[13] 系印度的一班智达，全称为“dsa-ga-tra-av-nan-ta”（咱嘎达罗阿难陀），藏文意为“skye-vgro-kun-dkav”（众生皆喜），据说曾于1198年进藏传法。

[14] 却吉喇嘛在康区的乃囊寺、吉噶玛寺先后居住过，在当地弘传佛法并建有弥勒佛像一尊。

[15] 却吉喇嘛去卫地楚布寺，是因听说楚布寺寿行将败损。他从北方走，越过雪山，曾经过止贡。

[16] 斋本（gral-dpon），意为“首座官”。

[17] 《红史》载，却吉喇嘛是靠“修风”（rlung-sgom）即御风而行。见第89页。

[18] 洛卡即前藏山南地区。

[19] 却吉喇嘛在楚布寺驻锡六年，功业精进，传说藏地的白雪护法女神（gangs-dkar-ma）及唐拉（thang-lha）等护法神亦听其役使。

[20] 《青史》载：“正当（却吉喇嘛）名望盛极一时之际，蒙古王（hor-rgyal-bo）派金字使者（gser-yig-pa）前来迎请，于是（却吉喇嘛）遂前往汉地。”见第577页。

[21] 宋宝祐元年（1253年），忽必烈遣使持诏至楚布寺召之。是年，于四川西部之绒域赛堆谒见忽必烈。

[22] 此处的兔年即阴木兔年，为1255年。

[23] 森兴（zin-shing），原意为八卦中的震为木，与汉籍中的震为雷不同，此处似指以八卦为术的某种术士。

[24] 《红史》作“rgay-nag-ke-jur”，汉地甘州，甘州即张掖。

[25] 二世噶玛巴于四川西部之绒域赛堆谒见忽必烈，忽必烈命其随侍左右，其不肯，遂北上前往米涅等地传教，并于宁夏与内蒙古交界处创建朱囊贝寺。宝祐四年（1256年）他又应蒙古大汗蒙哥之召，前往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觐见蒙哥，蒙哥赐予其金边黑色僧帽一顶及金印一颗，从此二世噶玛巴与忽必烈交恶。

[26] 西夏嘎地，又作“mi-nyag-vgav”。

[27] 此幻化寺在凉州，即武威。凉州城东有幻化寺，寺内有萨班灵骨塔。萨班曾居此，他的《致吐蕃僧俗人民书》即在此寺写成，后八思巴在此寺讲经并居住。

[28] 云达衮巴瓦既是蒙古大汗之化身，也是都松钦巴之化身。

[29] 忽必烈执政是1260~1264年，而文中所述的“此人”以及下述之“执掌王政”者，即是指云达衮巴瓦，他既是都松钦巴的化身，也是蒙古

汗王的化身。文中之意实为一人。

[30] 八思巴（1235年~1280年），一作“泼思八”“帕克思巴”，法名为罗追坚赞，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元代首任帝师，属昆氏家族。自幼聪颖过人，3岁能念咒语，8岁能背诵《本生经》，9岁能为人讲经，故被尊称为“八思巴”（藏语意为圣者）。宋淳祐四年（1244年）于拉萨出家，受沙弥戒，从其伯父萨班·贡噶坚赞学习大小五明及多种显密典籍。是年与其弟恰那多吉至凉州（今甘肃武威）会见蒙古窝阔台第二子阔端，归顺于蒙古。宋淳祐十一年（1251年）忽必烈召见其于六盘山，尊其为上师。后萨班病重，返归凉州，萨班授予其衣钵及法螺，继任萨迦教主。宋宝祐元年（1253年）随侍忽必烈左右；翌年，忽必烈赐给其“优礼僧人诏书”；三年于河州（今甘肃临夏）从堪布扎巴森格受比丘戒。其所提减免差税徭役和不可独尊萨迦派之主张，赢得藏区僧俗首领和广大信徒的拥戴。元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即位，尊为国师，赐玉印。至元元年（1264年）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事务。翌年返归西藏，清查户口，设官封职，确定赋税，并创设管理宗教事务之“拉章”组织，为元朝在西藏建立地方行政机构。至元五年（1268年）协助元朝划分卫藏十三万户。至元六年（1269年）抵达大都（今北京），呈献奉忽必烈之命创制的蒙古新字（即八思巴蒙古文），次年颁行。忽必烈曾三次于其座前领受金刚乘密法灌顶，故将卫藏十三万户划归其管辖，并加封“大宝法王”，更赐玉印。至元十三年（1276年）由太子真金护送，返回萨迦寺。至元十四年（1277年）集7万余康藏僧众，于后藏曲弥仁摩寺（今西藏日喀则东南）举行大法会。后卒于萨迦。忽必烈封其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宜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其一生博学多才，秉性谦逊，不仅精通显密教理，且擅长语言、文字和翻译。著述有30余种，主要有《萨迦五祖集》《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轨》《根本说一切有部比丘习学略

法》和《彰所知论》等论著。

[31] 火龙年即1256年，牛年为1253年。翁格地区即是蒙古翁金地区。《红史》将“zi-ra-vur-rdo”又写作“zi-ra-vur-rdo-hur-rdo”。据《红史》载，却吉喇嘛到色拉乌多王宫时，元宪宗蒙哥汗（rgal-bo-mong-gol-gan）执政，当时却吉喇嘛建造凉州幻化寺及许多其他神殿和僧伽团体（lha-khang-dang-dge-vdun-gyi-sde）。继之又在凉州、甘州等地广做利他佛事，他曾栽一棵宝树，并说：“此后该树之杆长得粗大时我将来此。”后蒙哥汗闻其名，遂遣金字使者往迎。不久抵翁格王宫（vong-ge-bay-bavi-rgyal-sa）。见《红史》第90页。

[32] 藏传佛教传入之前，蒙古族曾普遍以长生天为最高神，即是“苍天”。故此处之埃卡波可能为蒙语“腾格里”之谐音。

[33] “hor-gyi-mi-yur-chen-po”，其中之“mi-yur”似应译作“民用水渠”或“民间沟渠”。但此词在《八思巴简史》中被写作“mi-yul”。如是则“mi-yul”可译作“人区”“民区”等，“hor-gyi-mi-yur-chen-po-bcad”则可译作“划定蒙古之大民区”。

[34] 翁格，即指蒙古大帝国所辖诸族地区，蒙古通称“五翁格”。蒙语“翁格”意为“色”，据谓蒙古将青、红、白、黄、黑五色，分别代表蒙古、汉族、高丽、回族、藏族五族。

[35] 罗睺罗，梵文作nahula，在星算中为九曜之一，称罗睺罗星。

[36] 四依，佛教术语，所谓四依即指法是依、义是依、了义经是依、智是依。

[37] 甘州、西夏及霍尔之交界处，相当于今日甘肃、宁夏及内蒙古的交界地带。

[38] 宗喀塞甫，今青海塔尔寺即地处宗喀塞甫之中心。

[39] 察合台领地，其最初领地即原西辽旧地，包括天山南北及今阿姆河、锡尔河之间的地区。察合台，成吉思汗次子，又译察合带、察哈

歹、荼合带等。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所生第二子，察合台汗国的创建者。元朝建立后，元世祖追谥为“元圣宗忠武皇帝”。

[40] 从蒙哥汗赐噶玛巴什敕谕及印文看，忽必烈此时可能已对噶玛巴什因其未能留在自己身边而产生了恶感。

[41] 唐代的河州，地望大致在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一带。

[42] 评话喇嘛：是指一种只会讲佛教故事的喇嘛，此种喇嘛讲佛教故事旨在求信徒施舍以便谋生。

[43] 据《西藏王臣史》等藏文史籍所传，元帝忽必烈同时召见了西藏萨迦教派的八思巴和噶玛噶举派的噶玛巴什在朝中供职。一次，噶玛巴什在忽必烈王前显示潜入水底、飞升高空、揉碎坚石等神通。王看后说：“我的‘帝师’八思巴虽是无量光佛化身，但是，若论神通变化，则此髯为高也！”王妃乔氏听了，便赶紧禀报八思巴道：“若王以噶玛巴什为主要供养处，则不利于萨迦派，请上师也显示神通。”于是上师于王臣之前用剑将首级和手足分别砍下，然后显示以五部如来之加持力又复聚合等神通。王臣等大为惊服。

[44] 东周与西周共有三十七位王。

[45] 周朝初分封了七十一国，其中姬姓四十四，武王兄弟辈十五国，而本文所谓不同部族十五个应即指此武王兄弟十五国而言。

[46] 即是指木雅西夏王。1038年，以党项族为主体在今宁夏建立西夏政权，1227年被蒙古所灭。相传其后裔一支南下流落至康定西部木雅地方定居，仍号称木雅西夏王，所谓“西乌王”系汉语“西夏王”谐音。

[47] 本文认为成吉思汗生于水虎年即1182年，实际上成吉思汗生于1162年（即水马年）。

[48] 本文以土兔年即1219年为灭西夏年，实应是1227年（即火猪年）。

[49] 成吉思汗五十八岁时西藏归顺蒙古，此说不确。

[50] 蒙古军队在未大规模进入藏区前，藏区各教派部分首领（同时也是地方首脑）已先后投靠蒙古诸路王子。

[51] 铁鼠年即1240年。

[52] 木龙年即1244年，该年萨班等在止贡法王的大力支持下，前往内地凉州之阔端领地，由此可见萨迦与止贡两派的关系其实相当密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萨班赴蒙绝非代表某一派别之利益和想法，而是很多派别之共识。

[53] 铁猪年即1251年，此年萨班死于凉州。

[54] 阔端与萨班均在1251年先后死去，此处又说1252年阔端派图必达之蒙军进藏，显然误传。

[55] 13世纪中叶，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千里迢迢赶赴凉州，与元阔端王会晤，写下了著名的《告蕃人书》，从此藏区进入祖国版图。这是藏民族与祖国关系史上的第二件盛事。八思巴、桑哥等成为当时中央政府的执政官员而进入内阁。元时，分散割据的藏区又重新有了统一的政令。

[56] 兔年即1255年。

[57] 龙年即1256年。

[58] 阿达娘及古如却旺均为藏族古代佛学家，后世之评话喇嘛不仅诵说“嘛呢”六字真言，还说唱佛教故事，他们不住寺院，游说于市，以此为生。

[59] 铁猴年即1260年，蒙哥汗率军自六盘山及陕西两路入川，1259年7月在合州（今四川合川县）战役中，蒙哥汗为流矢所伤，陨于军中。

[60] 蒙哥汗死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汗位，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均不顾原蒙古忽勒台的会议推举制，分别称汗，忽必烈联合西道及东道部分蒙古贵族称汗于上都开平。阿里不哥原留守蒙古都城和林，此时亦联合蒙哥汗诸子及察哈台子孙称汗。双方争斗四年，后阿里不哥于1264年降于忽必烈。

[61] 嘎热以法术勾召阿里不哥并杀死一说实系谬传。阿里不哥1266年卒，当其时，忽必烈已顺利掌权并治理蒙元帝国。

[62] 在藏族传统习俗中，朝别人吐口水为一大禁忌。

[63] 指止贡巴等转投蒙古阿里不哥一方。

[64] 相传孔雀之胆有毒，故孔雀不怕毒物。

[65] 将噶玛巴什流放海滨三年，应是1260~1262年。噶玛巴什1262年返回西藏，南宋降蒙古是在1276年，所以此时沿海一带为蒙古军所占。

[66] 指噶玛巴什被忽必烈派人关在密室中以图将其窒息之事。据道格拉斯著文说，当时忽必烈派300名士兵先拘留噶玛巴什，此后依次进行诸种迫害。见《西藏噶玛巴黑帽派喇嘛》（1976年伦敦版）。

[67] 止贡迥仁波切系止贡噶举之第三世住持。此前二世是京俄仁波切及温仁波切（rje-spyan-snga-rin-po-ce 、dbon-rin-po-ce）。达陇桑结，即达陇噶举派第三世住持桑结雅群（sangs-rgyas-yar-byon）。此二人均为当时大德，从噶举派整个系统来说，此二派同噶玛噶举派同出一系，关系密切。

[68] 佛教关于人们的四种不同之因果报应。“业”指“身口意善恶记之所作”，即“造作”之意。其善性、恶性，必感苦乐之果，故谓之业因。据《大涅槃经》卷37、《大乘义》第7章、《俱舍论》卷 16等载，认为此四业的主要内容是：一是“黑黑业”，“恶业而感苦果者，因果皆为黑秽，故谓为黑黑”，恶业为黑，由恶所引起的果报亦为黑，谓恶有恶报；二是“白白业”，善业名“白”，由善所引起的果报亦名“白”，即善有善报之意；三是“黑白业”，“善恶交相参者”，即业与报皆是善恶交相混同；四是“不黑不白业”，“离黑白之相者，即无漏业也”，指摆脱了善恶黑白的“无漏业”，即可为达到涅槃最高理想境界的宗教道德修养。

[69] 建此大像时，丹贡先返楚布寺着手兴建，噶玛巴什随后而至。

噶玛巴什对扩建楚布寺其功非小，而且蒙古王室提供了许多财物。

[70] 噶玛巴什在久孜拉山受到蒙藏各类高级官员的盛大欢迎，充分表明元朝在政治上对噶玛噶举派的信任与支持。

[71] 让迥多吉（1284~1339年），系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三世教主，即第三世噶玛巴。后藏岗玛地方（今西藏吉隆境内）人。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被认作噶玛巴什之转世，其为藏传佛教第一个转世灵童。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至楚布寺，从噶玛巴什之弟子乌坚巴学习佛法。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受沙弥戒。大德五年（1301年）受比丘戒。后修习噶玛派、宁玛派、希解派等诸密法。曾在康区类乌齐创建噶玛拉登寺，于前藏建德钦登寺。至顺二年（1331年），元文宗召其进京，因故未能成行。翌年，再次下诏催其进京。是年十月，抵达北京，元文宗已卒，觐见元宁宗，并为皇帝和皇后灌顶授法。元统二年（1334年）返藏途中朝拜五台山。至元二年（1336年），元顺帝又召其进京。至元四年（1338年）至京，顺帝封其为灌顶国师，赐玉印。次年卒于北京。其弟扎巴僧格为噶玛噶举红帽第一世教主。其著作有《佛百行传》和《甚深内义本释》等。

[72] “我”是由五蕴假合而成，实有自性，它与法我执同属无明。法我执之无明，即认为所缘对象外界和所缘眼平等皆实有自性，肯定一切现象的真实性；若要通达中观正见，先要破除人我执，因为，“我”是产生一切烦恼的总根源，只要“我”存在，物质世界就会被看成真实存在，这样自生、他生等作用也会存在，永远不能通达中观正见。是故，要明白“我”为假有，有缘起条件下无独立的实体。

[73] 系指乌坚巴等人感到了噶玛巴运气发功。

[74] rulng-bum-can-khug-pa-gcig似为一密宗法器。

[75] 众人怀疑噶玛巴是否在说自己即将圆寂。

[76] 此句是噶玛巴什逝世前的遗言。文中所说“非人之众生”，即人

类以外的所谓的神鬼诸类，佛教亦视彼等为众生，又称“非人趣”。

[77] 又称“薛禅汗”。

[78] 很多藏文史书均未载三人同时被焚之事，仅记噶玛巴什一人被焚。

[79] “比量”（rjes-dpag-tshad-ma）与“现量”（mngon-sum-tshad-ma）均为因明学中的术语。所谓“量”（tshad-ma），乃是“思维是用一定工具来求得知识的过程”，此即被称为“量”。“现量”指人的感觉，而由感觉得到的知识本身也叫现量。以看到、听到的为基础，推及未看到、未听到的，叫比量。“比”即比较，也即推论。

[80] 期克印，又称恐吓印，是佛教徒的一种手势，即用右手食指尖指人以示威胁。噶玛巴什通过“期克印”施展法力，打击其傲气，令其折服。

[81] 夏塞瓦意为“黄帽者”；夏玛瓦意为“红帽者”；夏查瓦（zhva-khra-ba）意为“花帽者”。

[82] 噶玛巴什之弟子不少，对传播噶玛派教法各有贡献。例如益西旺久（《青史》又称阿旺益西旺久）及仁钦贝，彼等随侍噶玛巴什赴蒙古，历尽波折，矢志不移。此二人后来均任楚布寺之堪布。

[83] 居纳绛曲旬努乃乌坚巴之先祖。

[84] 《贤者喜宴》之“久潘”，即《青史》之“温久潘”。久潘妻《青史》又作“尊莫杜格梅”（btsun-mo-dug-ge-me），此二人有四子三女，而乌坚巴系幼子。

[85] 《青史》称郭仓巴为“法王桂仓巴滚布多吉”（chos-ki-rje-rgod-tshang-pa-mgon-po-rdo-rje），乃藏传佛教主巴噶举派上主巴（stod-vbrug）支派的创派人，生于阳土鸡年（1189年），死于阳土马年（1258年）。初名滚波贝（mgon-bo-dbal），他随中巴支派嘉热法王（chos-rje-rgya-ras）出家后，取名滚布多吉（mgon-bo-rdo-rje）。详见《青史》第

796~803页。

[86] 博东仁孜即法王仁钦孜莫（chos-rje-rin-chin-rtse-mo），系博东埃（bo-dong-ae）人。

[87]《阿毗达摩集论》系印度无著所著，吐蕃益西德（ye-shes-sde）译成藏文，此为大乘之阿毗达摩经。

[88] 乌坚巴受戒，其时博东仁孜是授戒者之一。但《青史》则称郭仓巴自德钦顶（bde-chen-sdengs）至江隆（sbyang-lung）途中曾为之做授戒预言，受比丘戒后乌坚巴取名仁钦贝（rin-chen-dbal）。

[89] 亦称“六加行”。藏传佛教觉囊派主要密法，即收摄，分昼瑜伽与夜瑜伽。先舍一切思维活动，依规定之坐姿分别于白天、夜晚修炼，使烟等十相逐渐显现于眼前；禅定，修行者心专注，明观空色自性法身，以智慧尽除一切戏论，若不解自性显明，只从主观解悟而修持是不行的；运气，亦称“行风”，分语要点与心要点，以调节全身之气；持风，通过对心、喉、额、顶等处气之调节，成就空瓶气，然后调节下部各位之气，使上下左右各气合一，形成运气，融于中脉后称“持风”，从此生起暖乐、无灭之声及三界形象；随念，亦称“作念”，通过对空色、大手印等之修炼，空色与心处立即发挥效力，最终从诸障害及一切歧途解脱；三摩地，意为“等持”，通过修炼脉界使气转依，白色清净净治血肉，红色清净净治骨足，精液清净净治心力，最终获得三界大自在位，证悟“他”“他空”义。

[90] 香巴拉系传说中天竺北方山区一佛国，其王称“具种王”。

[91] 索波人（sog-po）应指蒙古人而言，因当时蒙哥汗已派军攻伐天竺（欣都思）。

[92] “三金刚念修” 是有关身、语、意三方面的意方面的修法之一，乌坚巴对此念修法颇有心得，相传获得修法者可不惧水、火、毒物。让迥多吉亦承袭此法，并有创新。

[93] 《青史》记载为mar-yul。

[94] “gar-log”指青藏高原南麓异族军队或部落。

[95] 即今斯里兰卡。

[96] 似指乌坚巴而言。

[97] “瑜伽师”原为dzo-ge，后文亦有此字。

[98] 密教时轮金刚乘四手印之一，藏传佛教噶举派主要修法。梵文译音为“嘛哈穆德哕乌巴德夏”，意为“大手印口授”。大手印有显、密之分，显教以空性名“大手印”，以经教为证，要求修行者心注一境，不分别善恶美丑，以得禅定。然后寻觅观察住境之心，是在身内还是在身外，当发现诸处寻不见心时，就明白此心非“实有”，而是“空”的。密教大手印以空乐双运为道，风息于中脉、人、住，融后所生之大乐。它分实住大手印、空乐大手印、光明大手印。大手印修身方法有四种：七支坐法、金刚诵、宝瓶气及明点气脉。口诀为：身调则脉调，脉调则气调，气调则心调，心调气不外散。其目的通过对人体呼吸、脉、明点的修炼，达到一种最高境界。

[99] “巨鲸之脊骨”（nya-chen-po-cig-gi-rmang-ra）。藏文“chu-srin”为鲸鱼，此“nya-chen-po”（巨鱼）应指“鲸鱼”而言。

[100] 金升（gser-bre）、银升（dngul-bre），似即形如升斗的金锭、银锭之意。

[101] 藏语音译，又译“乌拉差役”，意为负担。“乌拉”源出于突厥语，亦见于蒙古语、满语。指差户用人力或畜力为地方政府支应的一种劳役，主要是指长短途运输。县境以外的运输差役叫长差，县境以内的运输差役叫短差，如催粮、催差、送信等。还有一种不定期、不定地方的差役，叫班期差，随叫随到，如汤役、打役、支人差等，主要为过往的政府官兵烧汤、背水、喂马。以上几种乌拉差役一般是无偿的。1959年已废除。

[102] “出世者”，即藏文“bya-bral-ba”，意为遁世修行之人。

[103] “宿业”（las-sgo）亦即“业报”，即福分、缘分、运气。“las-sgo”有“商品”之意。

[104] 夺舍即是夺尸还魂之意。

[105] 依佛教说法，被夺舍的尸体必须完好，否则不能作为夺舍之躯。

[106] 噶举派认为人身是宝，盖因于六道轮回中得此人身而修行实属不易。见塔布拉杰《大乘道次第》。

[107] 此为“六类众生”（vgro-drug），或“vgro-ba-rigs-drug”，又译“六趣”，指天、非天、人、傍生、饿鬼、地狱。“趣”即“vgro-ba”，梵文原做“gati”，又译为“有情”。

[108] 达至十圆满与离八无暇之境界合称为暇满人身。

[109] 翁隆扎西堪塘，在下文记为“翁隆堪塘”，无有“扎西”（bkra-shis）一词。两名同地异称。

[110] 是指孕妇之肚腹胎气而言，喻指纯洁的三世噶玛巴即将诞生。

第三章　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1284~1339）

【译文提要】第三章共有 8 节，即让迥多吉的幼年生活；让迥多吉初习佛法；让迥多吉随从大师乌坚巴等人修习佛法；让迥多吉为弟子及众生传授佛法；让迥多吉受邀前往元朝皇宫；让迥多吉在元朝皇宫的活动；让迥多吉圆寂；让迥多吉的弟子。

本章译文主要概述了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的生平事迹。让迥多吉出生于西藏拉堆地区芒域贡塘地方，其父名曲佩，其母名久莫扬珍。其七岁之时，由卓甫哇贡丹喜饶任亲教师、其大师长任轨范师，出家为僧并受沙弥戒。让迥多吉在少年时代，曾随从许多大师学习佛法，虽然乌坚巴没有担任让迥多吉的传戒老师，但是大成就者乌坚巴一直是让迥多吉的最主要的上师，直到 1309 年大成就者乌坚巴圆寂。第三世噶玛巴

活佛让迥多吉不仅随从乌坚巴等上师学习噶玛噶举派的各种显密教法，而且还学习过宁玛、希解等教派以及噶举派各个支派的教法。他勤奋好学，不仅精通医学，而且为了绘制一地图，就用了七支笔，可见他的学习精神是十分可嘉的。他著有《心要论》《梦之显宗经论》《现行之释要》《喜金刚第二品之注释》《历算集论》《释续金刚曼义释》《三昧耶海注》等著作。

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是一位未有任何门户之见的僧人，本章记载了他知悉吉祥萨迦寺院缺少佛法资具和法器的情况后，马上召集地方头领和各教派的信众，请求大家为寺院捐资捐物，从此为吉祥萨迦寺院敬献财物者越来越多，使萨迦派教法得以弘扬。由于汉地和多麦地区出现一些邪恶僧人之行为，故不喜欢佛法的大臣们到处议论，遂将各地不净之僧人（指有妻室的僧人）全部勒令还俗处以刑罚，支应赋税和兵役，并命令把他们的寺院毁掉。帝师贡噶坚赞等僧人奏请阻止，未能奏效。法王让迥多吉亲自出面才阻止了驱逐僧人、破坏寺院等行为。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在元朝后期一部分大臣对皇帝笃信佛教的做法是持反对意见的，同时也可看出噶玛噶举派对元王室影响日益增强的事实。

此外，本章还详细介绍了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二次抵达大都等地的活动。他除了为皇帝、大臣及信众灌顶和传授佛法外，还专门回西藏，从桑耶寺取来长寿水献给皇帝；他为了弘扬藏传佛教文化，还将皇帝妥懽帖睦尔赐给他写造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金银交给了蔡巴，写造了一部金汁书写的大藏经，并为诸经籍举行了开光仪式。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二次进京的过程中，其地位很快就提升到与萨迦派的帝师、国师相近，这说明了噶玛噶举派与元中央王朝建立关系的历史趋势，也表明了以活佛转世的方式确定藏传佛教领袖人物的做法，从一开始就在西藏与中央王朝建立关系方面占据有一定的优势。在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之后，噶玛噶举派已成为元、明中央王朝倚重的一个主要教派。值得

注意的是，1334 年当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准备返回西藏时，皇帝妥懽帖睦尔封他为“圆通诸法性空佛噶玛巴”，赐给了水晶玉印及金字牌符，并赐给他的亲炙弟子多康定真桑波和蔡巴格迥钦波等司徒印信，赐给噶玛噶举派在杂日等地的新旧寺院金锭等大量物品。还下令在楚布寺为元代皇帝兴建影堂，在粗隆地方设立“达尔罕”之官职。

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于 1339 年因病圆寂于元大都。本章记载了在让迥多吉临终前的遗言及伯颜太师等人前往探视等史实。让迥多吉圆寂后，以伯颜太师和大元国师衮却仁钦为首的大臣们为他发丧，将尸体用檀香和黑沉香火化。皇帝妥懽帖睦尔等人对其舍利进行大供养，并下令为其修建两座称为“古札达协玛”的影堂。让迥多吉一生的传法弟子众多，本章还详细地记载了其弟子多萨仁巴、多丹泽卧、多丹札森瓦等人的事迹。

第一节　让迥多吉的幼年生活

如是，浊世之引导者、吉甫瓦遍知一切者让迥多吉，生于拉堆地区芒域贡塘卧玛隆堪塘卡孜甫（mang-yul-gung-thang-vo-ma-lung-vkhn-thang-ga-rtsi-pu），其父初授命为师长，名曲佩（chos-vpel），其母名久莫扬珍（jo-mo-gyang-vdren）。当其初生时，母亲有从未享受过的舒适感，昼夜过去，（自觉）犹步入明净之大海。此后，其父母前往毗邻定日朗阔（ding-ri-glang-vkhor）之地，住于嫂子家。藏历阳木猴年（1284 年）正月八日下午，其母于屋顶平安诞下一子，随即就地蹲坐，以手拂面，昂首向月，言道：“此为八日之月啊！”对此话其嫂子不加原谅，言

道："刚刚分娩便不应说这种不相宜的话。"（让迥多吉）父母说道："如此我们将前往何处呢？"随后（他们）便移居他处，其父母因此才明白浊世之时的众生是由来愚钝，并说："此后暂停（留）于此地吧。"有关建筑等等能做的事宜均未做。

在正月前，乌坚巴居住尼木佳瓦垅（snye-mo-ca-ba-lung）时，突然出现一次巨大露水（zil-chen-po），噶玛巴大师遂驾临此地，光耀如日，手持黑帽一顶，进行加持祝福，其他人等因而感到如失去（六触）知觉一样（的净相）。大成就者乌坚巴为此泪流成河，同时祈请道："不变自成金刚身（vgyur-med-rang-byung-rdo-rjevi-sku），纯洁佛陀明金刚，无垢法身请就位。"祈祷毕，很快出现了（噶玛巴）"化身"（sprul-pavi-sku）之征兆。

因在劫海（bskal-pa-rgya-mtsho）中能够忍耐并（获得）慈悲，又因在二资粮方面与别人不同，故凡目睹此婴者无不惊异，目瞪口呆，各自忖道："啊！梦想不到的好呀！"继而以各种生活用品供给（此婴儿），由是（让迥多吉）名声大噪，传颂开来。

暂且按一般（传言）所述。（让迥多吉）年至三岁时，他指着黑牛毛毡说："做一顶像这种黑毡的帽子。"后来，此婴得到小黑帽一顶，他把帽子高举到石座上，并对很多孩子介绍了三身（sku-gsum）之事，曰："往昔之事并未忘。"[1]继之又口诵一偈："诸般嬉闹之景象，迷离幻化似彩虹，景象虽真悟作空，汝等幼儿应慈悲。"据传，此偈系该婴所初作。此婴尚知其早先（前世）之事，有次母亲的一些丝绸哈达被污损，心生懊恼，此婴遂对其母道："您若如此地想使哈达发展（变多），在楚布（mtshur-pu）可以大力发展（佛教），可给您（带来）数大箱子的哈达。"[2]再者，其父欲发展羊群，此婴言道："多康（mdo-khams）的马群比这儿的（羊群）还多，我有许多，可以给您。"（其父）曾说："想求教能知我心的佛法经籍。"（让迥多吉）说道："我嘛，即是噶玛巴大师啊！"

（其父）思起以前（噶玛巴）所做之加持及预言，遂流泪顶礼（此幼儿噶玛巴）。父母两人此后诚心敬信大成就者（噶玛巴），聆其教诲，遂不复访求他法。一日，其父正欲言想进饮食之际，然一俟言罢，（此幼儿噶玛巴）即称："如是，您往那边的村镇去吧。"当其父母前往之时，其父母所需之物品早已备好。其父极为高兴，为酒所醉，大喊"噶玛巴大师已经转世"，于是，（人们）尽献市场之所有物品，堆积如山，众人请求（此幼儿噶玛巴）讲法及加持祝福。

尤其是（作为）拉堆地区所有学者中具大乘心之喇嘛上师，（噶玛巴）来到了金屋的首席之上，人们向他详问佛法。据《中阴有情传记》（rnam-thar-bar-do-ma）记载："他亲笔做书，非常重视。在朗阔大祭时（glang-vkhor-spyi-mchod-gyi-dus），人们看到白色遗骸及一些奇异现象融于光芒之中。"人们还听其讲授希解本派（zhi-byed-so-lugs）[3]及后续（rgyud-phyi）等教法。其时（有人）观见（噶玛巴上师）坐在后有幔帐之水晶座上，该处不时放射光芒，上师如飞鸟般进入天空，一切神与人（lha-mi）为之敬礼。其时（人们）共同所见之情景是：众幼儿对（让迥多吉）举行欢迎，佛土一片清净，（他）为一切有隐私之众生谋福。当他谒见吉绒地区（kyi-rong）的圣者哇迪（vpags-pa-wa-ti）[4]时，得以亲睹观音菩萨，并为其加持祝福。

五岁时，（让迥多吉）说欲见大成就者乌坚巴，随即渐次前行。他曾（在梦中）告知大成就者："噶玛巴大师将要在光辉之中驾临。我于次日即至。"而大成就者则已（梦醒）起身，（对众人）道："昨日还梦见与噶玛巴大师相会。"嗣后，大成就者便于寝室平顶处巡视。据说（噶玛巴）确实来到了莫甫地方（mo-pu-gnas）相会，至于昨日莫甫地方那两位男女瑜伽行者的幼子便是噶玛巴。大成就者又说要立刻去观察，"他与我主是亲朋，已经驾临此地。哦！就是此人！现在将海螺号、号筒及众人集中起来隆重地欢迎。先前我曾在此处安放过高垫，结果是噶玛

巴，当会自然就座。”随后众人集会往迎。大成就者为了考验，随即禅定，但未做镇压（法术）。（噶玛巴）对大成就者未予敬礼，而是以手摇铃示意。大成就者为此说道：“此乃强悍小儿，将名声大振。”大成就者言毕，（见噶玛巴）径直前往大座就位。（大成就者）问之曰：“汝系何人？”（噶玛巴）以手指天回答曰：“我嘛，乃名声远扬之噶玛巴。”大成就者道：“那就按过去会见之礼仪行事吧！”于是（噶玛巴）言道：“拉堆尊者乌坚巴，业已行至我面前。论述东西天竺事，宜应设置金刚座，知者讲解彼等佛法。”（大成就者）问：“汝欲给我何物（证明）？”（噶玛巴）答曰：“有我的黑帽与书籍。”并言：“此事属实。”后献上了诸物。（噶玛巴）献物之后，（大成就者）手拿帽子大笑，旋即从座位上走下来，言道：“以前我虽是喇嘛上师，而今却要请你收我为徒。”说罢以手指道：“你如是上师，就当会念诵。”随即将书交予（噶玛巴）诵读，（噶玛巴念诵时），有些地方很顺利流畅，有些地方则有所省略之文及不熟练，有些地方还出现了混读。（大成就者）说笑道：“未曾见过漏着读的啊！”随后又问其年龄，言道：“吾之上师藏历羊年九月三日圆寂，你乃藏历猴年正月八日生，其间只相隔五个月。我上师之生身尚未转世。”（噶玛巴）说道：“我成于胎体，时届四月之际，唯灵魂存在而已。最初，虽然一再有所谓业已到达秀木雪山（gangs-zhur-mo）之说，然未有人告知。如是，以前所谓之‘四个月’（的情形），乃是进入一切所依之境地（kun-gzhivi-cha）[5]，是欲想出现一个形体，此即持金刚阶段。后期则进入一切所依灵魂之圆满阶段，并由此而达共生阶段（lhan-cig-skyes-bavi-go-vpang）。此时，鉴于受到诸护地空行母之歌声鼓舞，因而果位持金刚三勇识圆满完成（vbras-bu-rdo-rje-vdsin-pa-sems-dpav-gsum-rdsogs-su-bzhengs-pa）。”[6]（大成就者）又问：“是否有何他念？”（噶玛巴）讲述了（那次）夺舍的情形（vpar-tshang-gi-grong-vjug-gi-tshul）。据说，在讲过真伪见解（bden-rdzun-lta）后，（其转世前后情

形）瞬时即为人所了解，人们得以知悉（噶玛巴）在胎中不被外境（phu-rol-kyi-yul）所遮，其母（梦中）听到说："不准停留片刻。"然后（梦见）一女儿，而（噶玛巴）之父则梦见一男儿，而且能呼叫父母，长得面容健康、聪慧。遂被其父母承认，并（对此男儿）讲道："在天竺有释迦能仁佛，而在吐蕃就只有您了。此系胎净而密结为根本，其他则不能生存所致。"

（噶玛巴）言罢，（众人）遂大加赞颂。（大成就者）对（噶玛巴）说道："吾上师之密教名乃让迥多吉（rang-byung-rdo-rje），因此我就给你起此名吧！"遂献让迥多吉之名给（噶玛巴），并为其授以居士戒。

第二节　让迥多吉初习佛法

（让迥多吉）从师（学习），聆听了胜乐金刚根本橛（bde-dgyes-ma-phur）、时轮幻化（dus-vkhor-sgyu-vphrul）等根本续(dbang-rgyud)、三身解说(sku-gsum-ngo-sprod)等一切密法。相关不可见之某些隐秘[7]亦做稍许讲述。为了不进入有危难之境界，（其师）又给让迥多吉密授神通。如是过了两年，让迥多吉年届七岁，卓甫瓦贡丹喜饶（kun-ldan-shes-rab）任其亲教师，大师长任轨范师，让迥多吉依之出家为僧，受沙弥戒，闻习诸律藏佛典，情形较之以前似未有变化。大成就者犛惹（grub-chen-gnyan-ras）当时驻锡楚布（mtshur-phu），他受如下语言的鼓舞，曰："迎请一位观音化身，在西方如日东升般之观音化身之时刻业已来临。"让迥多吉因为此语的传扬，于广大地区受到（人们的）赞颂并敬奉物品。当让迥多吉闻听上乐金刚根本经典之时，得以亲见上乐金刚。郭仓巴讲

论了俱生修法（lhan-cig-skyes-sbyor），如是为让迥多吉奠定了悟解（佛法）之根基。（修法期间），所有师长门徒在一切同行之道上，受到无数神鬼的欢迎、敬礼，且表示顺服。（让迥多吉）本人亲见了金刚手菩萨，护法神及密咒主亦鼓励（让迥多吉）即可前往楚布。（当年）被夺舍的小儿之母发出了呼号，（让迥多吉）遂赠送她母牦牛一头，并对其言道："（当时）你为何刺我的眼睛？"人们传言此妇人还曾抛洒过一些灰土。

辇惹（bla-ma-gnyan-ras）上师前来会见（让迥多吉）之时，无数受萨乐和（sa-ra-ha）[8]教诲的有成就者们前来围观，（众人）不断见到进行加持祝福之情景。此时，诸纯正弟子因此已消除了怀疑而得真知，但某些缘分不足及高傲者则仍大为不信（此即是噶玛巴什之转世）。为此，让迥多吉便于一块干燥岩石前称："若我是噶玛巴什（garma-pagshi），就在此处出现一处泉眼。"一俟言毕，立时出现一大泉眼。继而让迥多吉将半根焦烂的木棍插于此处，言道："若我是噶玛巴什，此木棍则生长成活，若不是则不生长。"言罢，木棍瞬间生长成活。（后人）遂称此二物为"修道水"（sgrub-chu）及"修道树"（sgrub-shing），此二物今日仍尚存。

让迥多吉抵达楚布地方，诸护法神极为欢喜，见到（让迥多吉）所修成之功德，大加赞赏。后来当马年发生地震时，（让迥多吉）身体之脉结顺利消除无阻，其心中所理解之一切佛法所获颇丰。（让迥多吉）受善恶天女鼓励新修佛律（chos-khrims）。（让迥多吉）在梦中于南方吉祥山（lho-phyogs-dpal-gyi-ri-bo）与萨乐和大师相会，并了 解了歌词之意。继之又从阿阇黎喜饶贝（slob-dpon-shes-rab-dpal）处闻习了《集释》及五色莲花（sdud-vgrel-panytsa-ka）、本释（bshad-sbyar）。随贾贡益西沃（rgy-skom-ye-shes-vod）闻习了喜金刚及入行论（spyod-vjug）。随纳措瓦（gnam-mtsho-ba）闻习了非一能断经部（ma-gcig-gi-gcod-skor），而（让迥多吉）所闻习之首要者是：从大成就者年日处闻习冈木

仓之一切深奥教法（kam-tshang-gi-zab-chos）、玛（尔巴）、米（拉日巴）、达（波拉杰）（mar-mi-dbags-gsum）之诸教诫，并闻习传自俄译师、粗敦、梅敦、日琼瓦、卓浦瓦（rngo-mtshur-mes-ras-chung-ba-khro-phu-ba）等之教法，以及上下伏藏（gter-kha-gong-vog）等上师一切新旧教法。此后，又从嘉木样释迦熏巴（vjam-dbyangs-shvakya-gzhon-pa）处听取《因明七论》（tshad-ma-mdo-sde-bdun-yan-lag）、《上下对法》（mngon-pa-gong-vog）及《瑜伽师地论》（sa-sde）、《慈氏五论》（byams-chos-lnga-vgrel）、《中观根本》《入行》《基础三释》（dbu-ma-rtsa-vjug-gzhi）等佛典、论著及法相藏之大小乘诸佛典（mtshan-nyid-kyi-theg-ba-che-chung-gi-gzhung-lugs）。

让迥多吉十八岁，若加上白胶日[9]和胎月计算的话刚满二十岁，在所有僧侣之引导者、殊胜尊者熏努绛求巴（gzhon-nu-byang-chub-pa）任堪布，学者根顿仁钦（mkhas-pa-dge-vdun-rin-chen）任轨范师，（让迥多吉）遂师从上述诸僧受了近圆戒。总之，为了（后人）对比丘之教导者不忘其名，堪布为此则联系自己姓名（的一部分），随即献赠（让迥多吉）名为楚陈熏努（tshul-khrims-gzhon-nu）。据说，乌坚巴梦中朝圣时，即有一名为楚陈熏努（tshul-khrims-gzhon-nu）之瑜伽主。

第三节　让迥多吉随从大师乌坚巴等人修习佛法

让迥多吉于亲教师和轨范师处闻习了所有调伏论和论典，又来到祥吉查仁（shang-kyi-tsha-ring）地方向大成就者乌坚巴求教，乌坚巴将所有佛法教典做了圆满的讲说。乌坚巴对其曰："此生再无有见面之机

缘。”此后不久，大成就者乌坚巴即圆寂。（让迥多吉）为了能够得到圆满之教法，又从涅朵瓦贡噶顿珠（nye-to-ba-kun-dgav-dun-grub）听闻了一切关于时轮等大成就之法。此时，梦见穿黑色牛皮披风之咒师（ko-ber-ba）对其进行干扰。其即幻变为黑色披风怙主征服之。七位上师举办名为“勇士之宴会”时，乌坚巴之三位空行母于天空以歌舞敬奉。（让迥多吉）在梦里梦到大成就者乌坚巴，并传以全部念修等圆满教授。又从贤者巴雷（pa-ras）闻习医术，从谢宁粗仁巴（shes-nyen-tsul-rin-pa）闻习了秘密圣教法。总之，（让迥多吉）对藏地翻译的所有经论、口诀皆全部得以闻习，并对神圣教法十分虔诚。无有上师之时，自己谨慎修习，对于不熟悉的语诀反复念诵。所有教法只要闻习一遍，全部词义在心里瞬间融会贯通。其不管对强者或弱者皆无欺凌之现象，并慎重对待每一个人。

传说（让迥多吉）制作了唯一的地图（sa-ris-go-na），用完了七支笔。其所闻之教法今世众生除了教法的名字以外，教法之内容是无法理解的。其若闻习《心要》（nying-thig），即圆满三安乐现分，示现法性空相。为促一切空行护法，遂思念利他之业，即前往噶玛地方。于此地其融入毗麻拉(bi-ma-la)[10]之眉间白毫，遂通达诸大圆满之意，并著有《心要论》（nying-thig-gi-yig-cha）。知悉利他之吉兆后，于拉顶（lha-teng）修建日措（ri-khrod）之时，看见许多佛舍利聚合而形成之光辉，遂知悉出现之光即为许多禅师所为。看到极乐净土及许多释迦佛之庄严身，著有《梦之显宗经论》。因听到三位善知识于须弥山顶之六层楼阁中同声念诵弥勒教法，故所有弥勒教法之精义融会于心中。于此楼阁下之金山顶，从观世音菩萨之手不断降下甘露,使众生皆大欢喜，遂消除浊世烦恼之力。其著《现行之释要》之时，见众空行母赐予许多珍宝。拉顶地方周围的大森林突然出现大火之时，众生不知所措，请求堪布循奴贝（mkhas-btsun-gzhon-nu-vbum）给予灭火，其言道：“吾有清净意乐心，先时佛

子已聚合，现成十地自在天，取得真正圣谛语，燃烧大火当平息。”其弹指后，在充满黑烟和火舌的天空中降下了大雨，瞬间大火熄灭了，并清楚地显现殊胜度母；又在周围出现有一部分其有嫉妒者开始实施法术时，八人修行恐怖阎王术。放咒之时，看到三面六臂的文殊护法于火盆里显示阻止嗔恨明咒。窑洞塌陷后，彼等即抵达另一地。其次，又显示了许多不同之神变。彼等周围之人皆惧怕，奉献诸多供品。绒赞卡哇噶波（rong-tsan-kha-ba-dkar-po）和噶波多杰贝斋（kam-bo-rdo-rje-dpal-brtsegs）等人前来迎请（让迥多吉），其为此等地方做利乐之事业。夏郭底（shar-kol-ti）地方出现有特大灾难，谁都无法降伏。当得知（此灾难）为鬼神长久争斗所致，其便通过三摩地法降伏了诸鬼神，诸鬼神按照其旨令立誓即自行灭亡。许多轨范师看见念青唐拉（gnyan-chen-thang-lha）等神又将(让迥多吉)迎请至楚布寺[11]，其他人见到了蒙蒙薄雾之念珠。当为拉萨释迦牟尼佛头顶献上华丽之金伞时，看到于无边之佛土上出现有供云。其著《喜金刚第二品之注释》时，心中明了诸菩提之心释。在楚布之修行洞隐蔽处，可看到内外星辰如何运转，遂著有《历算集论》[12]。在珠穆雪山（jo-mo-gangs）等地静修时，莲花生大师融入其身。在北方的一个地方，做文殊菩萨之业，诸非人向其敬礼，并看到都松钦巴之身影布满虚空。在楚希（gru-bzhi）居住时，见业之征兆，遂修建楚布之大乐殿，于此殿显现有许多佛舍利之光，并知悉此乃为噶举派支系许多大修行者所致。在雅拉香波雪山，证悟无分内外及他别之唯一性，获得缘起之非凡智慧。其次，还见到现世佛波吉朗波（spos-kyi-glang-po）之业及其经墙布满天空。因在梦中见到杰瓦强巴佛（rgyal-ba-byams-pa）及其许多侍从，故认为其想到达天空之上不宜，遂从地下幻化为莲花于强巴佛尊前听闻佛法。于东方不动佛刹土，见强塞波朗（byang-sems-spos-glang）之菩提勇识之行。修大乐泉(bde-chen-kyi-chu-mig）一百多遍时，不断显现许多昼夜光明化身之大修行者，见于语脉缘

起之空界示现之金字融入身体之每个毛孔，并射出光芒。通达蕴界本性略摄之诸神，并著《释续金刚曼义释》（bshad-rgyud-rdo-rje-phreng-bavi-dgongs-don-bkral）。见胜乐金刚力赐予加持，于外部空行勇士略摄之虹光布满天空，著有《三昧耶海注》（dam-tshig-rgya-mtsho-rtsa-vgrel）。在珠穆康嘎（jo-mo-gangs-dkar）之山洞中塑造莲花生大师像时，知悉（莲花生）之余业尚需长久进行。之后，前往叶茹香（gyas-ru-shangs）地方，有名称为"农业耕种唯一之牦牛"，此牦牛专门以杀戮地鼠为主食。其将此牦牛驯服，长久未有杀戮地鼠。[13]在吉祥萨迦等地僧侣居住的寺院，所有寺院法器和资具短缺。故（让迥多吉）将此地的人、非人以及不分高低贵贱者召集起来，此后敬献财物者越来越多。从乌坚巴身像所产生的具有无遍之福缘，在娘之上、中、下三地以神圣佛法而调伏之，从上部娘地前往雅卓（ya-vbrog）之时，在卡若拉迦（kha-rovi-la-rgyab）地方天气寒冷，出口气都觉得冰凉。讲论教法两遍后，卡若拉迦地方虽是十二月，却如春天般的暖和。此后，在粗拉隆（tshur-lha-lung）地方修缮十万佛塔并涂金饰，知悉未来之比丘幻化为法螺，装入杰瓦强巴（rgyal-ba-byams-pa）之塔。传说其为众生讲经时，噶举派的上师们看到天空中长久出现有两个太阳。

工布地区所有人和非人皆信仰（让迥多吉），故前来迎请。观世音菩萨授记，（让迥多吉）在前往达拉岗布（dangs-lha-sgam-po）的路上，拜见了喇嘛拉杰巴麦（lha-ce-pag-med），讲授大手印后生起利他之智慧。想前往杂日玛钦（tsa-ri-ma-chen），当抵达上部之却赤（chos-khri）之间，因缘起略有不符，故将帕摩之手写经文错拿。未有聚会，故将"吾之教法"后于帕摩嘎鲁（phag-mo-kar-lugs）寺院得以弘传。

在新旧杂日（tsa-ri）的许多地方，看到了许多其他地方没有显现的奇特现象。在达瓦盖增（ta-bar-kyal-tsin）地方，河流冲毁了良田和菜地，此地成为一河滩，（众生）请求救助。（让迥多吉）说："请到小

的渡口处，将座椅堆积起来。”遂在河边堆积了座椅，（让迥多吉）坐在上面，真言遂从其手中发出，此河水瞬间开始变小。如此一个月的时间里，所有被水冲毁的地方，又变成了良田和菜地，如今这个地方尚存在。其至那木陀采（nam-thos-tshal）地方后，为贡热三部落（kong-ral-gsum）的众生传授了白印法（chos-kya-kar-po）。在暂时和终究的安乐之地夏查（zhag-khrag）开光时，出现了地震和花雨。当得知为了未来之众生，遂想于森林之山中修建（寺院），并住在森林的边上。此沟内有一奇异处，据说让谁前往谁都不愿意去，此地的人们也讲述了不能进去之情形。（让迥多吉）说：“请看今夜的梦吧！”次日，其详细地讲说了山与路等如此的美丽，当地人生起敬信，遂于此地建立了修行处。虽然此地非常冷，但修行者们所用的水，不管是雪山上流下的水，还是河水等皆不结冰，据说是因为对三宝的供奉。之后，修行地面前出现有红花和杜鹃花等各种各样的花，此乃为（让迥多吉）所加持之花，直至现在也如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让迥多吉）兴建了无数的修行寺院，在果采（kog-kred）地方，著有《内事自释》（mang-don-rong-krel），修持得到很大长进。见到东方的阎王之地，遂拯救了无数的恶趣众生。

第四节　让迥多吉为弟子及众生传授佛法

前往旁热邦（bang-ram-pang）时，采玛班钦（tshad-ma-pan-chen）之马队到达圣地杂日（tsa-ri）前，没有请求拜见。（让迥多吉）说：“因为杂日下了很多雪，所以我不能显示（幻术）；如果杂日的空行母需要，即可以显示（幻术）。”（众生）请求指示，传授隆普（lung-bu）之

教法。其先骑马向东方离去，不久即在薄雾和彩虹的交杂之天空中出现了十八位少女，并唱起了动听之歌曲。

传说（让迥多吉）为坐骑的差役进行摩顶，并赐予每人一吉祥结。言道："现在走吧！"遂消失于他方。此后，亦赐给随从们每人一个护身结[14]，并说："你们以后携带此（护身结）心思就不会分散，以前我的许多仆人携带此(护身结)，此次噶玛巴之内侍们也携带此（护身结）即做到心思不分散。"此后彼等向上部前行，在索恰邦（so-chag-vphang）山下出现有一大湖。需要转山时，（大湖上）出现了一条用沙子铺的山冈路，据说以前是没有此（山冈路）的。之后的二三天，那条路即消失，恢复为以前之大湖。又来到楚布，大行佛教之业。雅德班钦（gyag-sde-pan-chen）居住于蔡巴地方时，（让迥多吉）前往相见，未有行礼，并言道："如若对我信仰的话，依止善知识，侍奉数日。"求神问卜后赐予喜悦。白天，为无数格西讲论了如大海一般的诸多显密经释；夜间，赐予灌顶及传授无量甚深之教法；空隙间，对拜见的无数众生及金字使者[15]进行了循序教诲，看到蔡巴之诸多身语意佛，尤其是接二连三、毫无阻碍地聆听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佛经[16]等伟大之业海，并亲见由暇瞞身语意形成之不动佛。如果向（让迥多吉）请教佛法的难点，那么将比其他的都简单，据说像这样的智慧也是前所未闻，唯有这次听到。如此一天天（让迥多吉）之智慧和宗教学业不断增长，超过了心所思量之范围。称为"幻化身宝"(sprul-pavi-sku-rin-po-che)者向其顶礼时，认作最殊胜的根本上师。向（让迥多吉）请教何为"往生"时，答曰："往生时灵魂从头顶离去。"请教何为"五瘟疫"(gzer-lnga)，答曰："无须五瘟疫，一瘟疫即可致死。"唯此问题则使得众人更加敬信。其次，在听闻佛法时，若有许多傲慢者前来拜见，（让迥多吉）直呼傲慢者之名，并做密法，让这些傲慢者知道他们以前的行为和"盲人需要光明"，已有文字记载，从而消除了这些人的傲慢之态，使许多人成为合格的弟子。

（让迥多吉）于聂吉普（nyan-gyi-phur）地方祈请药水时，据说水一触到（让迥多吉）之舌头，其用舌根部就感知到此水三分之二是普通水、三分之一是药水。传说其将手放入泉眼后，即知从东方流来的三分之二的水是无温泉之效力，为普通之水；从西方流来的三分之一的水是有冰凉之效力，是药水。对此堪巴谢仁巴（mkhas-pa-shes-rin-pa）不相信。此后，通过（让迥多吉）加持使普通水也从西方流入，使药水大为增长。此地方的人们说："以前流入此地的水还不到三分之一，法王驾临后流入此地的水增长了三倍，且水冰凉，效力巨大。"（让迥多吉）闻此言后，说道："我说的这些话，此位格西不相信。"此位格西尤为羞怯，遂大为敬信。有诗曰：

极为隐蔽遍知所行处，
衡量真实自性之智慧，
畜生类牲畜与人相同，
吾心变化过失已坦白，
今后尔识拥有六聚集，
修行事业渐能通达意，
是非无垢纯洁之智慧，
去除疑心向尔等敬礼！

又，于那木推蔡（意为多闻园）讲说《释迦牟尼之齿法》时，并请译师翻译。答复说："译师因失音而不能翻译。"（让迥多吉）说："请译师翻译吧！他的音我能听懂。"是时遂出现了大而动听之声音，（此位译师）一直翻译完后又像以前一样失去了声音。有诗曰：

静寂梵天亦是寻香王，

他人话语无有之统治，
吾之话语为统治法王，
向无比语自在佛顶礼！

彼等于杂日（tsva-ri）附近修行了三年，请求给予加持，（此时）出现了干扰，在卫藏等地亦出现了大的冲突，（让迥多吉）说：“我的侍从已经到达康地。”此后，没多久蔡康两地即发生了纠纷，问此乃何因？（让迥多吉）回答说：“此乃由小事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因此使细脱（bzhi-thog）[17]和本钦（dpon-chen）[18]内部等整个卫藏不得安宁，据说许多蒙古军队集结，遂出现上述如此情况。有赞颂诗歌曰：“三时皆为无业障之时，向遍知无业障佛顶礼！”

如是，（让迥多吉）若转动塔、工、集薛（dvags-kong-skyi-shod）等地的全部法轮，即出现有花雨、彩虹、层层叠叠的法座等许多奇异之现象，并做了许多息、增、怀、伏四业（zhi-rgyas-dbang-drag）之事。（让迥多吉）看到了许多前往拉萨之侍从和格西各自弘扬佛法的相兆，又前往噶玛地方，则出现了许多止观双运（zhi-lhag-zung）[19]相结合之禅定,遂著有《法性颂释》（chos-dbyings-bstod-pavi-vgrel-pa）。在居士多杰吉波（rdo-rje-rgyal-po）所居住之河上修建有桥梁，并答应此龙王完成一切事业。在观世音“若浊世散逸即出现中断，至它静修地佛法未兴旺，尤应到吉祥瑞林之山中”之语的促使下，（让迥多吉）前往森林中，使等持定（ting-vdsin）大为增长。依空行母的旨令，思绪《密续王善业宝瓶》（rgyud-kyi-rgyal-po-vbum-pari-don-legs-pa），释解《三瑜伽心念》（rnal-vbyor-gsum-snying-gi-dgongs-pa）。因反复想起依止诺桑（nor-bzang）为上师之情形，遂进行了普贤法行之祈愿。在梦里受到文殊菩萨的授记，知悉应到蒙古地方三年，做幻化众生的事业。来到杂日时，大自在观世音曰：“依寂定力功德得增长，前往天空明月之坛城，其他因

缘明白又隐没，天空闪烁显现诸星宿，日月因缘显现非显现，自他之事美好常修行。”（大自在观世音）未有出现，但看见许多空行之征兆，方知来世之驻地，遂建了隆珠登新寺(dgon-gsar-lhun-grub-steng)，著有《华严经庄严论》（phel-chen-zhing-bkod-kyi-bstan-bcos）。

第五节　让迥多吉受邀前往元朝皇宫

是时，得到了蒙古皇帝的迎请，此时蒙古王室已经历了忽必烈（se-chen）王在位的三十五年，铁穆耳完泽笃（the-mur-aol-ja-du）王在位十二年，海山完泽笃(hva-shan-aol-ja-du)王[20]在位五年，普颜笃(bu-yan-du）王在位十二年，格坚（ge-gen）王在位八年，热其帕（ra-khyi-phag）王[21]在位四十天，库吐(gu-thug)王[22]在位一个月的历史。[23]图帖睦尔王（thog-the-mur-vjav-yan-du）在藏历阴土蛇年（1329年）开始执政，于第三年的藏历铁羊年（1331年）派遣衮波仓庆康(mgon-po-tshang-ching-gang)[24]带着皇帝颁赐的诏书[25]、金印和礼品前来迎请（让迥多吉）。（让迥多吉）于此年（即藏历铁羊年）的七月出发到达前藏，在拉萨的贡塘（gung-thang）地方与帝师贡噶坚赞（ti-shi-kun-dkav-rgyal-mtshan)[26]会晤。当到达当雄（vdam-gzhung)[27]时，在明月当空的夜晚突然出现了龙和雷声；白天出现了日食，并降下大雪。（让迥多吉）故说：“皇上之寿命将会出现违碍，（我等）此次不宜前往。”于是返回楚布寺。又在藏历猴年（1332年）的二月出发，知悉若前往拜见皇上的话，皇上寿命就会有延长之兆。（让迥多吉）遂迅速前往，但于八月十二日出现了地震等违碍之征兆。格降（gin-jang）元王子热塔纳（radana）敬奉（让迥多吉）

为根本上师，并建立了修行之地。知悉此时皇帝札牙笃（vjav-yan-du，即元文宗）已经去世。（让迥多吉）未到皇上遗体处，即为其做了净障[28]和超荐之法事。此外，（让迥多吉）还对仁钦贝（rin-chen-dpal）皇帝[29]的短寿做了预见。

第六节 让迥多吉在元朝皇宫的活动

（让迥多吉）于藏历猴年（1332年）十月八日抵达皇宫，仁钦贝大皇帝之侍从们给予极大的敬奉。（让迥多吉）知悉皇帝之寿数不长，遂为皇帝之往生等做了准备,一个月后皇帝逝世，（让迥多吉）为其做了超度法事。预测到其兄妥懽帖睦尔（tho-gan-the-mur）将成为“蛮子”地方之皇帝，并言：“再过六个月我和刚上任的皇帝一同返回。”法王也对此做了预测，此期间奥帖睦尔执政。藏历鸡年（1333年）正月之吉日，数十万人聚集在一起前来迎接皇帝（妥懽帖睦尔），除了军队，任何人也无法为其开道。是时法王（让迥多吉）头戴黑帽，口诵六字真言，不管到何地，所有街道的众人自动为其开路，并做了祈愿和请求。皇帝从白色大帐篷之金座上起驾，远迎法王（让迥多吉），并向法王顶礼。此后，皇帝与法王一同前往皇宫，皇帝之皇族族亲、奥帖睦尔、太子等君臣都恭敬地信仰，皈依善教。因诸大臣恶言太子而发生了大冲突，法王（让迥多吉）出面调解，使冲突得以平息，（让迥多吉）承诺其在皇宫期间，将承担使国土安乐之责任。当皇帝（妥懽帖睦尔）即位时，藏历鸡年六月八日，（让迥多吉）在上都宫殿（pho-brang-shang-mdo）为大皇帝的亲政做了吉祥赞颂，看到了于殊胜的东方出现有众护法神为之除去障碍

及加持的征兆，皇帝下旨要求身边的侍者们勤奋工作。（让迥多吉）为大皇帝的王妃和皇太子们灌顶时，知悉他们每人所获得的证悟，并给予解答和指导，使彼等获得了无分别之信仰。藏历狗年（1334 年）的正月时，闻悉大慈悲佛曰："前往藏地，将会利益众生。"皇帝（即妥懽帖睦尔）亦曰："尔有自在佛，祈请为朕赐予持明莲花之长寿水吧，因此需要尔回桑耶寺去取吧。"于是，（妥懽帖睦尔）封他为"圆通诸法性空佛噶玛巴"（chos-thams-cad-stong-pa-nyid-du-rtogs-pavi-sangs-rgyas-karma-pa），赐给了水晶玉印及金字牌符，并赐给他的亲炙弟子多康定真桑波（ting-vdsin-bzang-po）和蔡巴格迥钦波（tshal-pa-dge-sbyong-chen-po）等司徒印信，赐给（噶玛噶举派）在杂日等地的新旧寺院和金锭等大量物品。还下令在楚布寺为皇帝加严图（vjav-yan-du）兴建影堂（yin-thang），在粗隆地方设立"达尔罕"（dar-rgan）[30]之官职。

藏历狗年（1334 年）五月之吉日出发前往五台山（ri-bo-rtse-lnga）时，看到了庄严文殊之事业。在米聂噶尔（mi-nyag-vgar）地方，修复了诸多被毁坏的寺庙，并讲说有诸多佛教之理论。在米聂仁莫（mi-nyag-ring-mo）地方，一位俗人从怀中拿出二百一十两黄金做了敬献，平息了一切纷争。从玛尔康（mar-khams）经由噶玛地方，于藏历猪年（1335 年）五月二十五日来到了藏北达木（vdam）地方,卫藏各地的（官员和僧俗头人）前来迎接。之后，出现有尚于东方做利他事业之征兆，九月回到了楚布寺。冬天于秦浦(mchims-phu）地方住了六个月，证悟了许多纯正之见，看到了许多有利于佛教之尊者（出现）。法王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将（妥懽帖睦尔）赐给他写造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金银交给了蔡巴，并为诸经籍举行了开光仪式，出现有许多奇异之现象。（众人）到各地寻找长寿水，未有找到。法王利用神通从桑耶山沟中迎请了长寿水，诸随从未有丝毫感受即赐予手中。由于元王朝的再三迎请和赏赐礼品及诏书[31]，（让迥多吉）于藏历鼠年（1336 年）的八月出发，十五

天即至藏北达木（vdam）地方，在路上做了无数的利他事业。当抵达皇宫后，（让迥多吉）专门在大臣、太子和皇帝之住处，为皇帝敬献了长寿水和灌了长寿顶，使大皇帝的寿数得到了延长，并使元朝的社稷得到了巩固。

在谢多（shad-mdo）地方，无数众生生命受到了大难，遂向观世音菩萨祈祷，听见（观世音）安慰曰："具有自性之白光对大皇帝和信仰佛教的人们不会受到伤害。"在鸡鸣县（gyi-mi-shan）[32]居住之时，出现有地震。因有危险，故（让迥多吉）说："我们现在要住到屋子外面。"后大家住在外面的帐房，皇帝也根据（让迥多吉）所言修建了帐篷。是时藏历阴土牛年（1349 年）的八月发生了大的地震，所有村落被毁掉，而以前随从法王的听法者、请求法王的救度者以及轨范师、供施者们都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此时，由于汉地和多麦地区出现一些邪恶僧人之行为，故不喜欢佛法的大臣们到处议论，遂将各地不净之僧人（指有妻室的僧人）全部勒令还俗处以刑罚，支应赋税兵役，并命令把他们的寺院毁掉。帝师贡噶坚赞等僧人奏请阻止，未能奏效。此时，法王（让迥多吉）突然赶到皇宫午门（vu-mon）之法场前群臣聚会的地方，并坐在法场中央设立的椅子上。之前太师等官员及僧俗众人面向帝师，后即转向了法王（让迥多吉），并汇聚于（让迥多吉）之身旁，大加敬信。法王（让迥多吉）以狮子吼般斥责道："你们众君臣将毫无权利之帝师等吾之众僧招来，不仅不做佛教之事，而且还要毁灭佛教，此乃为何？难道我们是为了解决温饱前来向你们乞讨吗？昔日忽必烈皇帝所做之事业错了吗？难道你们要抛弃吗？若大皇帝之安危和国家之社稷你们各位大臣能担当的话，我等马上返回藏地。"之后，诸大臣都非常惧怕，立即修复了一些倒塌的古老寺院，向"达尔罕"（dar-rgan）宣读了"供奉一切僧人"之诏书，并颁布各地。

在元大都（tavi-tu）和临洮（shing-kun）修建了大寺院，赐给止贡、帕木竹巴的法王水晶印，赐给楚布法王金印。大皇帝下旨要求其他地方亦要对应供喇嘛（bla-mchod）进行供施，并问道："如此他人皆让我赐给布施，难道您就不需要吗？"（让迥多吉）回答说："我在东部的工布地区也有十万多户的属民。"皇帝遂曰："那就作为我的布施将管辖此地官职的权力赐予您吧！"（让迥多吉）回答说："关于此事我已向观世音菩萨祈祷了，佛法驯化之世间，官员是无有驯化之力的。"总之，关于（让迥多吉）之寿数他自己也认为是长寿的，汉地的卦师也算出是长寿的。（让迥多吉）想要返回藏地长期做利生事业，但皇帝君臣不同意他返回藏地。此外，有一位名叫哈丞相（ha-ching-sang）的坏大臣，与天供僧人们发生纷争，使法王（让迥多吉）大为失望。

第七节　让迥多吉圆寂

法王（让迥多吉）心生有逝世之预兆，遂于藏历虎年（1338 年）的三月八日在君臣众人聚集地说："瑜伽我像天空漂浮的云彩一般，不知道将去何处，祈请诸位尽快按照意愿好好地修行佛法。"此后并言："要返回藏地。"众人未有听见。藏历兔年（1339 年）五月五日的黎明尚未有睡醒之时，即从光音天传出道歌：

见解如天般纯净，
想象是无有标志，
修行如明空无执，

如天之鸟是因果。
行为取舍乃离系，
取来舍弃是无有，
可怜有情之众生，
取之心意要得当。

侍茶者释迦耶（gsol-ja-ba-shvaka-ye）等人皆闻悉此歌。

此后即出现有轰鸣声、闪电、大地震等，据说从天界传出“怙主法王（让迥多吉）即要圆寂”之震耳欲聋声音，此乃为色究竟天之神等不堪忍受的哀号。五月十四日，从大都皇宫出发前往嘉温泉（chu-tshan-vjams）进行了沐浴，法王（让迥多吉）言道：“此泉水遍及我之全身，若浴上师之身即净身，亦可净障语言和心意。”此后从温泉池内不断流出沐浴水，诸侍从喝（沐浴水）后皆感心旷神怡。是时，天空中布满了乌云，此乌云下飘浮有彩虹之网和花雨，堪钦堆贞巴（vdul-vdsin-pa）问：“此乃为何兆？”回答说：“吉祥之兆将会出现。”

（五月）二十一日，于擦杂嘉（brag-rtsa-vjam）对贡却穷乃（dkon-mchog-vbyung-gnas）等人授以教言。（让迥多吉）曰：“哎呀！由于前世福报之力而获得具有暇满宝行之时，断除衰老、病痛、死亡、无常变化意念导致之无善罪业，施予自他利益而求到达彼岸乃为智者也，勿要贪婪微小之妙欲[33]，落入轮回之海而痛苦。”前往上都（shang-to）途中，路上不断出现虹光，降下花雨。抵达上都后，大兴佛法之业。

（六月）八日，（让迥多吉）之身体略微出现不适，但每日都对皇帝、大臣诸官员讲授佛法，并给予教诲。藏历兔年（1339年）六月十四日正午，当诸君臣围坐在一起时，持律者[34]对堆贞巴说道：“众勇士空行母(dpav-bo-mkhav-vgro）即降临，准备供奉吧。”此后见其呼吸更加急促，伯颜太师（ba-yan-thavi-shri）哭泣着请求道：“请慈悲我们吧，不

要离开！”（让迥多吉）曰：“吾想回藏地，汝等君臣未按我的话去做，请你们按照我之言教去做吧！”又请求于此次为其身做了沐浴，并问：“迎请至藏地吗？”（让迥多吉）曰：“以前的事已经过去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要到别的地方去了。请汝等君臣依佛法及教规护持（国政）吧！”大元国师衮却仁钦(tavi-dben-govi-shri-dkon-mchog-rin-chen)请求赐教。（让迥多吉）言道：“按照我于藏历虎年（1338 年）三月所说的去办吧！”众弟子请求佛法，（让迥多吉）曰：“修习佛法要勤精，我对藏地之众生从藏历猪年（1335 年）至鼠年(1336 年）时就已做了教诲，我即将与上师见面去了。”言罢，做了礼供，并赐予甘露，长时念诵胜乐咒，并摇动法铃，曰：“瑜伽我即将圆寂，汝等要努力修行神圣佛法吧。”说完即圆寂。翌日即十五日，当月亮出现之时，皇宫侍卫轮岗时，侍卫官图仁帖木儿（du-ran-the-mur）见到月亮上有法王本尊坐在佛塔里，遂将此景告诉同伴，其他十八位侍卫皆看到，两位未有看到。侍卫官即禀报于大皇帝，大皇帝及大多数官员也看到了。大皇帝下令照此建造两座影堂，称为“古札达协玛”（sku-vdra-zla-zhal-ma）[35]，其具有与真身同等之加持力。与此相同，此前法王曾救度过的三位蒙古官员及侍从看到（让迥多吉）抵达曲通驿站（chu-dong-vjav-mo），（让迥多吉）说：“要前往藏地。”诸官员在司乌朵(zir-vur-rdo)见到众多侍从将其用轿迎至蒙古地方；堆贞巴也见到（让迥多吉）在一位患疾弟子处，赐予治疗之方法。在五台山噶玛噶举派之寺院轨范师森格（seng-ge）等二十位禅师具有同样的感觉，拜见了（让迥多吉）。并说：“要前往兜率天。”出现此等许多清净之景象。十四天期间，皇帝及诸大富翁前来供奉，所有国师和大官员们赤脚抬着轿子前来谒拜。二十五日，用檀香和黑沉香火化，如同火化佛陀和转动法轮王之身躯，大部分人看到空中遍布诸多彩虹之间隙显现许多法王之身像，并从空中传出“啊哩噶哩”(ava-li-kva-li）之声。二十六日开光之时，诸多人见到西北方显现法王端坐于犹如睡

莲堆积彩云之中央，又向西方离去。其梵净穴(tshangs-bug)[36]上有双身胜乐金刚(bde-mchog-lhan-skyes)；眉间有五字交织之法源；无名指骨处留有大悲观音佛之无数稀有之行相。此等已成为汉、蒙、藏、西夏等所有地区供奉之唯一福田。

第八节　让迥多吉的弟子

亲炙弟子有法王本人的诸上师，彼等也都随从其闻习佛法，并对(法王) 无比恭敬。其弟子尚有桑普 (gsang-phu)[37]、内邬托 (nevu-thog) 寺、贡塘 (gung-thang)、群科林 (chos-vkhor-gling)、德觉绥苏 (bde-skyor-zul-gsum)[38]等大寺先后之住持和所有轨范师、乌坚巴[39]之转世活佛(ao-rgyan-pavi-sprul-sku)、净行怙主 (bram-ze-mgon-po)、莫觉巴(rmog-lcog-pa)、具有梦光净天之技艺者多丹札森 (rmi-lam-vod-gsal-gyi-rtsal-mnyam-pa-rtogs-ldan-grags-seng)、明智圆满者多丹萨仁 (rig-pavi-rtsal-rdzogs-pa-rtogs-ldan-bsam-rin)、功能圆满者雍敦多杰贝 (nus-pa-mthar-phyin-pa-gyung-rdo-rje-dpal)、隐幻术圆满者杰瓦日措巴(sbas-pavi-brtul-zhugs-mthar-phyin-pa-rgyal-ba-ri-khrod-pa)、普波且巴(phug-po-che-pa)、拉杰纳尼 (sha-rje-rnam-gnyis)、秋阔巴 (chu-sgom-pa)、阔耶盖隆 (kho-ye-dge-slong)、库约多丹 (khu-yor-rtogs-ldan)、多丹查古 (rtogs-ldan-khrag-skyug)、多丹衮杰瓦 (rtogs-ldan-mgon-rgyal-ba)、耶杰瓦 (ye-rgyal-ba)、拉普瓦衮耶 (lha-bu-ba-kun-yas)、东敦熏奴卜 (ldong-ston-gzhon-nu-vbum)、京俄多仁巴 (spyan-snga-rdor-rin-pa)、达垅衮邦仁波切(stag-long-kun-spangs-rin-po-che)、

克促拉玛日查(mkhas-grub-ngharmarva-dzva)、喇嘛昂琼（bla-ma-ngar-vbyung)、堪孜帕瓦（mkhen-rtsi-bar-ba)、罗本佳年（slob-dpon-vjam-nyag)、罗噶卡西瓦僧格杰参（klog-skya-bkav-bzhi-ba-seng-ge-rgyal-mthan)、昂巴瓦（mngon-pa-ba)、曼隆瓦（sman-lung-ba)、格顿岗巴之堪布盖尊巴（mkhas-btsun-pa）等无数贤哲；国师衮噶杰布（govi-shri-kun-dgav-rgyal-po)、大元国师（tavi-dben-govi-shri)、司徒格琼钦波(singhu-dge-sbyong-chen-po)、喇嘛单增桑波（bla-ma-ting-vdzin-bzang-po）等汉、卫、康、工布之诸寺院堪布。

多萨仁巴（rdog-bsam-rin-pa）于唐拉（thang-lha）雪山[40]脚下修行，并以威猛之热力融化了雪山之顶。唐拉山神曰："请勿破坏吾之处所。"遂赐予其他殊胜之地，并见到全部自他之风脉、明点（rang-gzhan-gyi-rt-sa-rlung-thig-le）等。

名为"多丹泽卧"之神通者（rtogs-ldan-kre-bo-bya-ba-mngon-shes-can）居于卫藏之交叉路口，菩提月王（byang-sems-zla-rgyal）之转世王子陀麦巴（thogs-med-pa）居于后藏，据说曾敦促彼等"会晤"，此等事迹言而不尽。传说楚布寺大乐殿中的一百〇八尊神像不知何因即前往虚空。（让迥多吉）对殊胜蔡巴之仲钦门拉多杰（drung-chen-smon-lam-rdo-rje）授以比丘戒，赐予法名为格卫罗追(dge-bavi-blo-gros)，此前曾依法王（让迥多吉）为根本上师，获圆满教证[41]。其受戒不久，即力压诸格西之言教。众侍从问："受戒不久，即可获如此之奇有智慧吗？"答曰："此等前世即已知晓。"又问曰："那么，为何以前不言，何因？"答曰："是佛之殊胜因缘，吾等有罪过者对僧伽讲论佛语，则是对佛宝之轻视。如今因缘与教诫相符，故可讲论。"如是遍知一切司徒（si-nghu-thams-cad-mkhyen-pa）后来住于蒙古时，见到（法王让迥多吉）给予的亲笔信函。此后离去，并于每月一日黎明时分前来，并承诺为吾等灌顶。二年中的二三月间，实现其之承诺，故大加敬信。此后，一两月

没有出现，敬信力减弱或未发慈悲或如何是故，此等景象上师皆有感受。

此外，据传法王让迥多吉曾在塔工、卫藏、多康等地方之诸多日超（ri-khrod）静修地住有三年至十二年之久，各地皆出现有无数幻境即共同寿数之见、不同身之庄严等。若看（法王让迥多吉）对道统[42]弟子唯在引导方面如养育一般；若看对出现之智者唯在讲解方面如亲自传授一般；若看对修行处弟子们唯在修行方面如亲自指导一般；若看对著论典者们唯在心著方面如亲自撰写一般，此等方面是难以揣测的。

法王让迥多吉的开创佛教思想之弟子称为多丹钦波札森瓦（rtogs-ldan-chen-po-grags-seng-ba）[43]，其被委任为大乐寺（bde-chen）之堪布，但未有就任。又，受命前往噶波乃囊（kam-po-gnam-nang）之途中，毫无阻碍地登上司斋噶莫粗岱山（kzims-drel-dkar-mo-mtshur-mdavi-ri），因其于山顶美丽草原之泉水处熟睡，心中开始感觉痛感。之后，回到驻地，假立其因缘之地，而只身于粗地居住，以使后世众生不能拜见。故修双运密续次第，（佛母）名为杰瓦雍（rgal-ba-gyung），于茹拉[44]之丛都古莫地方(ru-lag-gi-tshong-vdus-vgur-mo)，使旧密[45]传承从未有中断。彼等之子于木猴年出生，乳名为多杰布（rdo-rje-vbum），少年时先后学习了诸多声明、因明、工巧明、因方明及显密经论，故称其为钦巴达美巴（mkhyen-pa-zla-med-pa）[46]。其随从苏恰巴森格（sur-byams-pa-seng-ge）闻习了所有经幻心三部（mdo-sgyu-sems-gsum）[47]，于香巴释迦布（shangs-pa-shvaka-vbum）处闻习了全部《阎王仇敌教法》（gshin-rjevi-gshed）,精通一切罪因及大业，亦具有无数唯独灵器[48]仪轨之智。故在蒙古地区称其为“新旧密法之大功德”（gsar-rnying-gi-sngags-pa-la-yun-tan-che-ba），遂被迎请至大皇帝身边。据说海山王（hwa-shan-rgyal-po）和帝师札沃巴（grags-vod-pa）[49]下令，像他这样的密咒者应视为苯波僧人所传，（对其所传教法）要无偏见地全部接受，并加以赏赐。其为大皇帝做祈祷灵器大法会，三个月之内聚集五百多位密咒大师，并让彼等修

习一个月的时间，遂出现诸多幻变及异象；见到众多幻变者之幻术游戏，遂知晓一切佛法皆如幻化，故专心修佛法，但未得到大皇帝之允许。大皇帝逝世后，其返回藏地。其带回去的所有礼品亦未赐给认识的朋友，而是由其母带领对萨迦、卓普、夏鲁、桑普等寺院所有僧人做了布施及供献。其母曾对他说："发愿回向，后嗣不要断绝。"为了不违背母亲之心愿，遂娶有一女，并生有一子，遂言道："终于实现了母亲之心愿。"之后，其马上出家为僧，法名称为多杰贝（rdo-rje-dpal），随从法王让迥多吉闻习了所有圆满语诀，生起殊胜之本尊。于朋波类乌齐（phung-pu-ri-bo-che）、门巴错（mon-spa-gro）等地修行本尊佛，获得无上成就，出现了许多（其将）泥垒之墙变为岩石等之奇异征兆。雅德班钦（gyag-sde-pan-chen）向卫藏诸学者提出问题，谁也不能回答，唯其可答复。其著有《殊胜显密佛法之论典》，雅德班钦[50]拜读后甚是钦佩，遂（拜他为师）成为其弟子。其主要以隐蔽之瑜伽法来利益众生。其八十二岁的藏历木蛇年[51]，于天空布满虹光坛城之景象时圆寂。其著有的个人传记中曰："传记大多为弟子所写，因大加赞颂而成为骗子喇嘛，略述自己曾经感受之最大心得。"关于其详略之传记详见《噶举之金鬘》。

注释：

[1] "往昔之事并未忘"，意指转业者不忘前世之事，以示其前后因袭继承性。

[2] 此句意在表明年幼的让迥多吉的确是转世真身，故仍能以前世之经历说话。

[3] 藏传佛教教派之一。"希解"意为"能寂"。12世纪初由来藏印僧丹巴桑结创立。这一派有前、中、后三种传承，是按照丹巴桑结前后三次为不同的人传授的三种教法而划分的。前传拉琼欧色；中传玛·曲杰喜饶、索穷·格巴尔和噶木·益希坚参等人。从益希坚参又分出上、下传。

后传绛赛更噶（1062~1124年）、巴擦贡巴（1077~1158年）、嘉哇德乃（1127~1217年）。这一派没有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以修般若性空义断除一切生死流转的苦恼为主。至15世纪已经消失，其教法被其他教派所吸收。

[4] 系观音菩萨四同胞手足之一的梅檀像。

[5] 意指珠胎初成。

[6] 此句意指胎儿发育完好健康。

[7] “某些隐秘”系指密宗修习时某些不公开传授的修法内容。

[8] 古天竺一婆罗门名，最初弘扬大乘密教者，系龙树论师的师傅。

[9] 藏历谓太阳在第二十三宿三十二度，即公历3月9日起的十五天内，称延缓半月的日期。此为拉萨和雅砻一带地区的计算法。在此期间正是白胶树出胶或发芽之时，故名白胶日。

[10] 全称名为毗麻拉米扎，又译作“无垢友”，是赤松德赞时曾到过西藏的一位古印度佛学家。

[11] 在西藏拉萨西北堆龙德钦的楚布地方。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塔布拉杰的弟子噶玛巴都松钦巴修建。为藏传佛教噶举派噶玛噶举支派的祖寺。

[12] 成书于1318年。

[13] 藏传佛教认为，杀生应是断身、口、意十不善业中的身，是三不善之首，普遍把杀生看成严重罪孽，死后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出家僧尼作为戒律，时刻遵守，绝对不许杀生。普通信众对有生命者，大至人畜，小至昆虫等都不许伤害。对不懂事的顽童伤害昆虫也要加以制止。

[14] 即由高僧大德加持过的结，经常佩戴在身上，起到保护身体健康、长寿的作用。

[15] 指奉皇帝之诏命前往地方传达朝廷指令或办事的官员。藏文

gser-yig-pa 是皇帝的谕旨，称为金字，意思是谕旨像金子一样贵重，送发谕旨的人称为金字使者。

[16] 藏文大藏经由《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分组成。《甘珠尔》包括经和部分律，始编于元朝初期，先由曲丹绕珠搜集校订阿里、拉萨等地的译经，编成《大藏经目录论点广说》和《甘珠尔目录太阳之光》。后由嘉木样噶玛巴什的弟子洛赛绛曲益希搜集各地译经和纳塘寺经典，编成《纳塘目录》。14 世纪，噶举派著名人物蔡巴贡噶多杰在《纳塘目录》的基础上，从元泰定五年 （1328 年）开始，用 20 余年时间将蔡公堂地方的译经收集，编成《新造佛说甘珠尔目录》，简称《蔡巴目录》。《丹珠尔》包括论和部分律，最初由布敦编纂。共分显密两大部分，各分七类，附有赤松德赞与各大译师的著作目录。夏鲁本《丹珠尔目录如意宝鬘》，元元统二年 （1334 年）布敦校订。《丹珠尔目录如意宝鬘箧》，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 年）仁青南杰编。南京版《甘珠尔目录》，明永乐八年（1410 年）雕刻。德格版《大藏经》共收 4 673 部；《甘珠尔》1 114 部，分律部、般若、华严、宝积、经部、续部、总目录七大部；《丹珠尔》3 559 部，分赞颂、续部、般若、中观、注疏、唯识、俱舍、律部、本生、书翰、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修身部、杂部、阿底峡小部集和总目录等 18 部。

[17] 萨迦地方政权的晚期分成四个拉章（即细脱、仁钦岗、拉康、都却）其中之一。

[18] 萨迦本钦是元代西藏萨迦地方政权的首席官员，元至元二年（1265 年）八思巴返回西藏建立西藏行政体制时设立。“本钦”意译为大官，当是仿照早期蒙古汗国体制设置的“大断事官”（汉文史籍中有时称为大官人）而设立的。本钦由帝师举荐，元朝皇帝任命，并颁给印章、诏书。本钦直接听命于帝师或萨迦座主，掌管乌思藏十三万户的划分、民户的分配、清查户口的征收差税、审理各万户之间的诉讼纠纷、在乌

思藏地区调集十三万户的士兵镇压反叛等，还要负责萨迦派修建佛殿、塔像等。萨迦本钦设一名，在萨迦派贵族子弟中选任。有的萨迦本钦兼任过或曾担任过乌思藏宣慰使，有的还在大都的宣政院中担任过官职，所以本钦和萨迦派宗教领袖与元朝关系密切，并熟悉元朝的法规制度。个别本钦因违抗帝师和元朝皇帝，也曾被元朝派兵入藏处死。藏文史籍记载的历任萨迦本钦为：释迦桑布、贡噶桑布、尚尊、秀波岗噶哇、绛曲仁钦、贡噶宣努、宣努旺秋、绛曲多吉、阿加仑、宣努旺秋（重任）、勒巴贝、僧格贝、俄色僧格、云丹尊追（又名扎巴达）、俄色僧格（重任）、甲哇桑布、旺秋贝、索南贝、甲哇桑布（重任）、旺尊、南喀丹巴（此时萨迦政权已被帕竹政权所代替）、扎巴坚赞、洛追坚赞、具本、扎旺等人。

[19] 心住一境之止与妙观察之观同时运行。

[20] 应为“海山曲律汗”。

[21] 即“阿速吉八”。

[22] 即“明宗和世㻋”。

[23] 这里和汉地记载元朝皇帝的在位时间有出入。依汉地历史记载，让迥多吉受图帖睦尔迎请来内地以前，元朝历任的皇帝有世祖忽必烈在位时间：1260~1294 年，在位 35 年；成宗铁穆耳在位时间：1295~1307 年，在位 14 年；武宗海山在位时间：1308~1311 年，在位 4 年；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位时间：1312~1320 年，在位 9 年；英宗硕德八剌在位时间：1321~1323 年，在位 3 年；泰定帝也孙铁木耳在位时间：1323~1328 年，在位 5 年；天顺帝阿速吉八在位时间：1328 年，在位 40 天；文宗图铁睦尔在位时间：1328~1329 年，在位 1 年；明宗和世㻋在位时间：1329 年，在位 8 个月；文宗图帖睦尔在位时间：1329~1332 年，在位 3 年；宁宗懿璘质班在位时间：1332 年，在位 1 个月；顺帝妥懽帖睦尔在位时间：1333~1368 年，在位 36 年。

[24] 即金字使者巩卜臣相。

[25] 诏书的内容是："依仗三宝护持之大福德，朕降旨于让迥多吉，因如来教法向北方诸帝王弘传之授记法力，彼等对佛陀教法甚为精通。此后薛禅皇帝亦供奉及依止了众多高僧大德，使佛陀之教法在此地得以弘扬广大。朕亦欲精心护持佛陀之法，闻得尔听闻多广、功德殊胜、智慧超群，故派巩卜等人为金字使者前来迎请。若尔借故不来，岂不犯使信仰者灰心失望之过失，沾染不愿离弃自己富足处所之恶臭习气，毁坏利益他人之善愿，造下不为佛法着想之罪业，种下不顾有情众生痛苦之种子吗？又岂不会违背朕之诏命，从而使朕心中不乐而使佛法受到损害？难道不是如此？故而应为以朕为首之有情众生之事业着想而尽快前来！尔抵达之后，佛法事业皆会如尔之心愿实现。钦此！羊年春三月十三日于大都有的时分写成。"

[26] 全名称为贡噶坚赞贝桑布（kun-dgav-rgyal-mtshan-dpal-bzang-po，旧译公哥儿监藏班藏卜），帝师八思巴的侄孙，1333 年至 1358 年任元顺帝妥懽贴睦尔的帝师。

[27] "当雄"意为挑选的草场（滩）。此地位于西藏自治区中部，纳木错畔，拉萨北部。西与今天的尼木相连，北与班戈县、那曲县为邻，东接林周县，南接堆龙德庆和曲水二县。总面积 10 036 平方公里。明末固始汗带领藏、回、维吾尔等民族共 500 多人进藏，五世达赖让他们挑选驻地，结果选定此地，故名当雄。该地曾译作达木、党雄、达木蒙古八旗、达木八旗、达木牛厂、达木蒙古等名。相传当雄开始只有 7 户人家，每家都有姓氏。因该地水草茂盛，从西康的理塘、甲学以及安多等地迁来很多牧民。他们依据七户蒙古族的姓氏划分成 8 个部落，即曲考、窝托、果查、恩果、潘加、巴家、娃休、索布。固始汗以当雄为其夏宫所在地，并派兵驻扎。固始汗死后，当雄由其后裔管理。清时称当雄八部落为蒙古八旗。清乾隆十六年（1751 年），清王朝将当雄蒙古八旗划归

驻藏大臣直接管辖，每部落设有一甲本负责管理，同时配佐领“藏革”、骁骑校“坤都”各一员负责军事训练。每年派士兵83名到拉萨供驻藏大臣差遣和护卫达赖喇嘛。八部落统属当雄总管“基巧”，基巧由曲考部落的甲本升任。1913年，十三世达赖将当雄赐封给色拉寺，由色拉寺麦、且、阿巴三大扎仓轮流派出僧官担任基巧，治理当雄，征收差税，每三年为一届。民主改革前，县境内分为三宗四部落，三宗即当雄宗、白仓宗、羊井宗，四部落原隶属热振寺管辖。

[28] 佛典意为盖、障及障碍，即净除一切障碍。

[29] 即“宁宗懿璘质班”。

[30] “达尔罕”为蒙古语，意为长官、首领。此处是元朝在粗隆地方设立管理噶玛噶举派属民的官职。

[31] 此次皇帝派金字使者携带礼品及诏书前往迎请，诏书曰：“依止三宝加持之力，吾太皇太后之懿旨，送往噶玛巴法王仁波切之尊前，去年上师西行时曾以善良之心意答应完成利益众生之善业后即刻返京，如今上师西去已过二年，思起上师所传佛法，对上师更加敬信。先前已派出迎请之金字使者前往尔地，但迄今未闻上师何时动身前来之确切消息，故复派以格西东仁（dge-bshes-don-rin）为首之金字使者前往迎请，望上师应为吾等及利益佛法考虑马上前来，若迟迟不来而不守诺言，即会使虔诚信仰之众弟子灰心，致使那些对佛法有邪见之人闻悉后会说：‘像他这样不恪守诺言前来大都之人，其之所言又何能相信为真呢？’如此这样不利于佛法。故望此次金字使者到后，请上师为吾等着想即刻动身前来，随同此诏书的礼品有袈裟一套、金子一大锭以及供奉之礼品等等。鼠年正月十日写于大都。”

[32] 地址不详，估计为大都附近之地名。据《元史·五行志二》记载，至元三年（1337年）八月辛巳夜，京师地震；壬午，又大震，损太庙神主。

[33] 妙欲有色、声、香、味、触等五种。

[34] 藏语意为持律者，近圆已来护持戒统未断为坚固德，通达律藏巧于讲演为贤善德。比丘具此二德号称持律，堪为戒师。

[35] 古札，藏语意为像身体一般；达协玛，藏语意为月亮之上所显示的尊容。

[36] 梵净穴是头顶上发漩之异名。

[37] 桑普，拉萨西南一地区名，其地有寺庙名桑普寺。

[38] 即德钦寺、觉莫隆寺、绥普寺等三寺。

[39] 宋末元初帕竹噶举主巴派上主巴支派高僧，又称乌坚巴·仁钦贝。

[40] 即藏北念青唐古拉山。

[41] 教证即指教法和证法。教法指十二部契经，证法指戒、定、慧三学。

[42] 即师徒授受修行诀窍之传承系统。

[43] 即红帽系第一世活佛（1283~1349 年），由于元帝室曾封他为灌顶国师，并赐给他一顶红颜色的帽子，故由他开始的这一转世活佛系统称为红帽系。他曾随从黑帽系第三世活佛让迥多吉学习佛法。让迥多吉任命他为大乐寺之堪布，但未就任。1333 年，他建乃囊寺，并以此寺为红帽系之主寺。

[44] 旧称“茹拉克”，其辖地以哲地的图瓦那拉为中心，东至降纳扎，南与尼泊尔的朗纳接壤，西至拉庚雅米，北至孶玛拉恩一带地区的古名，约当今天的后藏与阿里连境的南部地区。

[45] 藏传佛教密宗分为“新密”和“旧密”。藏传佛教史按照译经时间的前后把密宗典籍划分成新译密典和旧译密典两种。将仁钦桑波（958~1055 年）及其后各位译师翻译的密典称为“新密”，以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密典较多；将前弘期（仁钦桑波以前）翻译的密典称为“旧

密”，以行部、续部和咒类典籍为多，也有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的典籍。

[46] 意为“无月智”。

[47] 旧派密乘生、圆、大圆周满之三部主要密乘经典：《经部·密意集合经》《续部·幻网经》即《吉祥秘密心经》《心部·十八母子经》。

[48] 即供施代替品。用彩线绕成或用糌粑捏成日用品、牲畜、房屋等模拟物。用以供神者称为上供灵器；用以布施鬼神者称为下供灵器。

[49] 即元代第五任帝师，藏文全名称为札巴沃色，旧译乞剌斯八斡节儿，八思巴的侍从，1291~1303年任元世祖忽必烈、元成宗完泽笃的帝师。

[50] 雅德班钦（1299~1378年），他是红帽系第一世活佛的弟子，他曾创建有埃瓦木寺，最为知名。

[51] 此处有误。红帽系第一世活佛圆寂于1349年，即藏历土牛年，终年六十七岁。

第四章　第四世噶玛巴活佛若必多吉（1340~1383）

【译文提要】 第四章共有 8 节，即若必多吉降生；若必多吉少年时的灵异；若必多吉受沙弥戒；若必多吉受比丘戒；若必多吉受邀前往元朝皇宫等地；若必多吉在返回藏地途中大做利他之事；若必多吉圆寂；若必多吉之弟子。

本章译文主要记载了第四世噶玛巴活佛若必多吉的生平事迹。第四世噶玛巴活佛若必多吉于 1340 年出生在西藏昌都阿拉荣地方的古觉家族，其父名为索南顿珠,母名为尊追坚。本章记载他自幼就对父母和周围的人说自己是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的转世，并能陈述前世活佛在各地的许多事迹。1348 年，担任蔡巴万户长的蔡巴·贡噶多吉听到他的事迹后即献上礼品及邀请信，邀请他到拉萨去。1350 年他被迎请至楚

布寺。1352 年受到了推翻萨迦政权建立帕竹政权刚四年的大司徒•绛曲坚赞之接待和信任。此外，我们也看到，在元朝末年西藏混乱的政局背景中，第四世噶玛巴活佛若必多吉和萨迦、蔡巴、帕竹等教派和地方势力都保持了较好的关系，他曾多次调解了地方之间的纠纷，因此他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

本章译文还概述了第四世噶玛巴活佛若必多吉在藏地修习、传法以及受元顺帝之邀在蒙古等地的一些活动。第四世噶玛巴活佛若必多吉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影响也不断地扩大。他不仅在藏区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在蒙古等地影响也很大。从 1356 年开始，元顺帝多次派遣使臣及金字使者携带着诏书及礼品到藏地迎请，当时他因修习佛法及受比丘戒，未马上前往。1358 年，当他再次接到元顺帝的诏书后，立即决定前往内地。但因农民起义等反对元朝的战争不断，他在路途走了近两年的时间，途中做出有益众生的事迹。如沿途他主动提出不征集乌拉、乘骑等，无须增加百姓之负担；他还制定戒律，要求所有僧人不可食肉，从而使无数牲畜得以免遭屠宰；此外，他在路途调解、平息了藏地和内地的无数纠纷和战争，并制定了近二百条法律条文；他曾在萨班之驻地凉州幻化寺为不同语言、不同服饰的各地无数众生灌顶、讲经，得到众人的共同信服和爱戴。尤其是他在青海的宗喀地方，应少年时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之出家请求，为宗喀巴授予居士戒，并预言其至卫藏，将会成为佛教的杰出人物。

此外，本章译文还记载了第四世噶玛巴活佛若必多吉在元大都为元顺帝父子等人传授佛法，元顺帝则以大赦免除僧众在宫中的礼仪，作为对法王的报答。第四世噶玛巴活佛若必多吉在内地的三年期间，他所到之处，使当地社会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六畜兴旺，佛法兴盛，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据本章译文记载，若必多吉一生的弟子众多，主要有大轨范师贡国

公仁钦贝、噶玛巴衮循、贡邦贡噶顿珠、止贡却吉杰布、洛仁波切扎巴云丹、杰尊纳阔瓦、仁阔瓦、夏巴、措噶莫瓦、恰却巴降曲坚赞、贝喀觉旺波等人。他们协助第四世噶玛巴活佛若必多吉建寺传教，弘扬佛法，做出了许多业绩。

第一节　若必多吉降生

法王若必多吉（rol-pavi-rdo-rje）之事迹，其身之庄严聚集于旧时之上都宫殿，并于月之坛城上视见赡部洲，瞬间变为兜率天之佛修行者，受薄伽梵慈氏（bcom-ldan-vdan-byams-pa）之敦促，从水晶梯前往金色之大地。从极乐世界等诸佛刹土汇聚此地之神变融入母之胎中，降生于距离苏巴（sum-pa）地方的十八部落洛绒不远的堆阿拉荣（rdod-a-la-rong）[1]地方的古觉（ku-cor）家族。其父名为索南顿珠（bsod-nams-don-grub）,母名为尊追坚（brtson-vgrus-rgyan），其于藏历龙年[2]三月十八日降生，出生不久便呈跏趺坐，并口诵六字真言及佛经。其父大生疑虑之时，其母言道：“我与日月曾相融，日月赐予庄严等诸多梦境及真实之情，无须疑虑。”当为其剪断脐带时，香气四溢。前世法王临终时，大师库日贡巴（gu-ri-gung-pa）请求道：“（上师）将往何地？请赐予明示。”法王答曰：“吾将于东方之工布所辖之地转世。”

第二节　若必多吉少年时的灵异

三岁时，（若必多吉）来到工隆热三部落（kong-lung-ral-gsum）之一的娘波地方（nyang-po），即对其母说："我是噶玛巴什，因赡部洲有诸多教化之事，故降生于此地。请看我做长生幻轮法吧！"言毕而做。后又说："因我在你的内心如此做了，故你出现心跳和大口喘气。请到雪卡山后之森林处（zho-kha-brag-phyi-nags-phu）观看，即可见从阎王洞口下面之地狱口拯救出无数众生，这些情况亦不要告诉父亲。"其母又问道："若你是噶玛巴什，难道就不是让迥多吉了吗?"答曰："此二者实为一人，见到我之面容，即可避免堕入恶趣。我仍需到皇帝之宫殿，那里有无数教化之事需做。"一次，其母患眼病。（若必多吉）言道："不要顾虑此眼病，你乃是一百〇八空行母之一，从今往后有许多人前来向你礼拜。"

在娘隆（nyang-long）等地方，（若必多吉）对先前法王之众施主所做之供施及建造之房舍做了清楚说明，使大家消除了疑惑。在塔拉岗布（dwags-lha-sgam-po）拜见了噶举派之众喇嘛，到达纳普（nags-phu）地方时，众人聚集一堂，正在为前世法王举行期供。（若必多吉）言道："据说你们给我献了供奉，可我什么也没有得到啊。"众人说道："你若是噶玛巴，应前往上师衮噶强巴（kun-dgav-byams-pa）处。"是夜即前往。回答曰："到此未有见到（衮噶强巴），而得到一小包。"故而不信，遂说："你若是噶玛巴，将不会受到伤害。"言毕将其放到熊之嘴前，熊围着他转圈并舐其足。此与纳普寺上师衮噶强巴前往蒙古任帝师的情形相同。来到札奇（brag-phyi）寺的佛殿（bya-rgya）里，曰："怙主，请将我以前戴的帽子拿来！"将帽子戴上后曰："都松钦巴也是我，噶玛巴什也是我，调伏汉、蒙之地者也是我，尚有需要调伏者；在云端之上观

望者也是我，吾之上师是空性者，你等上师则是我，我的一化身在智慧宝（blo–gros–rin–chen）尊前，另一化身在东方之妙喜世界，前来此赡部洲者则是我。人们现在对我有疑虑，请赶快消除吧。尔等众格西也勿要因贪食而争抢，请努力修行吧。”询问其一生之事迹，遂讲了少有的中阴之事，并坐在法座上曰：“吾刚满四岁时地面长出白莲花，到五岁时为众生讲论佛法，到七岁时做化缘众生之事，故请听吾之开示，对拜见吾者无须入恶道。”

据说有一人在若必多吉面前反复观看也难以辨认，当他再次观看时，（若必多吉）言道：“请看！请看！请看我！此次相见有因缘，黑暗之地显吉祥，佛教从西方振兴，升起讲真言之光。”当夜里出现点点鬼火时，（若必多吉）曰：“此乃为前世非人之幻变。”之后，念起诛敌神咒（drag–sngags）及做弹指仪式使之平息。多丹衮杰瓦（rtogs–ldan–mgon–rgyal–ba）拜见后，据说于法会上烧红的火瓶中发出清凉之风，就像汉地火热的夏天刮起凉风一般。问：“噶玛巴（让迥多吉）说他要活到八十四岁，但五十六岁就圆寂了，此为何故？”若必多吉答曰：“因（世上）罪业太多，遂产生悲心，（从而使其过早离世之故）。”多丹札森瓦（rtogs–ldan–grags–seng–ba）问道：“见到其于兜率天宫行走及坐在月亮上等许多景象，真是如此吗？”答曰：“是如此，是时蒙古地区的人们也如此跪下祈祷，故显示此月相，距离兜率天不远。月上所显示之狮子、大象等都是吾之所为。”又试问：“兜率天中有青稞酒吗？”答曰：“没有此酒，有佛之甘露。”问：“黑甘露为上佳是真的吗？”曰：“黑甘露吾未见到，白甘露如同奶乳一般，有百种味道。”问：“蔡贡塘有许多犹如帛伞的归依处吗？”答曰：“上师于人间少有妙欲，兜率天宫之花朵时有被遗失之情。”问：“（兜率天宫）有无如雅鲁藏布江般之大水，亦有无如达娘之碉房（rtam–nyog–gi–mkhar–khang）？”答曰：“兜率天宫所有水都为甘露，所有碉房全部用珍宝砌成而非普通之土石。”问：“是否有

像达娘之淡黄色之骏马？”答曰：“对于佛法而言，若无有时间，就是犯戒之老僧。请如此而行吧！”大轨范师将以前的伺茶者夏噶森（shwaka-seng）派去作为其之近侍。不久，大轨范师贡公巴（guvi-gung-pa）前来为殊胜化身授了不共定识，并将（若必多吉）迎请至狮子大法座上。前世法王于多闻园（rnam-thos-tshal）之法座后种有一棵枯柏树，其曰：“等此枯柏树长到与法座一样高时，吾将到此。”前往雪卡唐（zho-khavi-tang）地方，见有一佛殿，遂曰：“此乃为圣地。”于涅窝（snye-bo）地方，背靠着一棵枝叶繁茂的树讲论佛法，并曰：“等此二棵树树枝长得一样高的时候，我将会到此地。”问：“如此坐到法座，是否每位法王以前也是这样？”答曰：“其他人未曾如此。”

（若必多吉）来到伦珠之新寺（dgon-gsar-lhun-grub），普贤之殊胜之本尊长久显现。七岁时，学习《那若六法之教授》，并将其理解的内容讲解给称为“日巴索噶杰”（ras-pa-so-dkar-can）者，使其明了其意，消除了无智与愚昧之障。其于法座上，著有《除障关键之钥匙——金刚道歌》（gegs-sel-gnad-kyi-lde-mig-rdo-rjevi-mgur）。在杂日地方讲说了无数净地之见，故其名声传遍各地。九岁时，即藏历土鼠年，蔡巴[3]献上礼品及邀请信。之后，安多、前藏等地的诸多头人皆向其敬献茶和礼品。十岁时，预知多丹札森瓦（rtogs-ldan-grags-seng-ba）之逝世。[4]

第三节　若必多吉受沙弥戒

藏历虎年（1350 年），（若必多吉）被迎请至楚布寺。十三岁即藏历水龙年（1352 年）时，经塔布与沃喀抵达前藏，在雅砻地方受到具有权

威的大司徒绛曲坚赞（ta-si-byang-chub-rgyal-mtshan）[5]之接待和信任，此时大司徒绛曲坚赞已经统治卫藏四年。在蔡地司徒塔木尖钦巴（thans-cad-mkhan-po）和轨范师拜见时，（若必多吉）讲了（前世法王）所说过的话，并曰："现在老了，快要死的人无有心力，也就心满意足了。"在楚布寺称为杰瓦韫（rgyal-ba-gyung）前来拜见，赐予旧时之教诲，使其心满意足，并闻习了居巴仁波切（brgyd-pa-rin-po-che）之所有灌顶之语诀。此前七岁时，从多丹衮杰瓦（rtogs-ldan-mgon-rgyal-ba）所闻之那若六法、六加行（sbyor-drug）等教授；又随从多丹耶衮瓦（rtogs-ldan-ye-rgyal-wa）修习《空行海教法》（mkhav-vgro-rgya-mtsho）；从扎雄巴喜绕贝（rdza-shongs-pa-shes-rab-dpal）修习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从大师罗追森格（blo-gros-sgang-ge）闻习《弥勒之教法》。依止诸善知识进行修行，在闻、思、修等方面不断精进。后从岗巴之比丘堪钦顿珠贝（sgang-pavi-mkhan-chen-dun-grub-dpal）及轨范师锁南布（bsod-nams-vbum）剃度，并授沙弥戒，赐法名"贝却吉札巴"（dpal-chos-kyi-grags-pa），并闻习了所有正法之律。桑耶喇嘛克珠巴（mkhas-grub-pa）献上前世（法王）之教旨。此后，又献上所提之问题，当时未予答复。（在众人的）再三请求下，（若必多吉）回答曰："有关此等问题的解答以前曾在拉萨岗塘（lha-sa-rkyang-thang）地方已经做了答复。"故（桑耶喇嘛克珠巴）眼泪不由自主地流出，反复叩拜。

（若必多吉）在乃囊（gnas-nang）、德庆、楚布等地见到无数纯洁之圣境，其用智慧护法（ye-shes-kyi-mgon-po）所使用之弯刀斩除一切魔鬼，使诸侍从虽在一小卧室内但感到心宽意爽，并皈依，遂唱"穿衣三重着一重，帛衣三重着二重，需要无殊胜之计"等道歌，并曰："宽窄无处可承受。"十八岁即藏历鸡年（1357年）时，与具德喇嘛索南坚赞（dpal-ldan-bla-ma-bsod-nams-thyas-mtshan）会面，并相互行礼，遂闻习了红文殊修行方法之法要（vjam-dbyangs-dmar-povi-sgrub-thabs-kyi-

chos-vbrel)。觉摩隆巴发生了止囊（skyor-mo-long-pa-la-vbri-nang）战乱[6]，应集薛（kyi-shid）地方僧众之请求，被迎请至拉萨岗塘（lha-sa-rkyang-thang）寺，以其威德降伏了诸官员，使战乱得以自行平息，众人予以敬奉。（若必多吉）在聂塘（snye-thang）地方为汉地皇帝事佛延僧，诵经修法。前世法王之大侍从将“桑绥德”（bsang-zul-bde）三寺等数万僧人聚集在一起，法会中央摆有三把座椅，法王（若必多吉）坐于中央，右为具德喇嘛达木巴（dpal-ldan-bla-ma-dam-pa），左为细脱巴（bzhi-thog-pa）,所有街市都充满信仰之言语，祈祷之声不绝于耳。后应阿薛（ngam-shod）及后藏之羌迦（byang-rgyab）等地方众生之请求前往，遂对本钦杰桑（rgyal-bzang）等众官员予以调服，并修复了楚布寺之无量功德殿（mtshur-phur-gzhal-yas-khang）。

第四节　若必多吉受比丘戒

太子热达纳（rgyal-bu-ratanasa）闻悉（法王若必多吉的事迹）后，奉献诸多供奉礼品。皇帝听到后，也半信半疑，犹豫不决。当定久、朗久院使[7]从前藏返回至皇宫。经询问，司徒蔡巴[8]（贡噶多杰）说道：“前世法王之弟子（若必多吉）确实智慧超人，本领高超，定是前世法王之转世。”其他所有伺察者也毫无争辩，遂传为佳言。皇帝双手合十，流出眼泪，（皇帝）身前之所有官员也都如此（流出眼泪），蒙古王爷听到上师之名字，也流出眼泪，激动地无话可言。

（法王）十八岁即藏历火鸡年（1357 年）时，由先前之轨范师和贤者循奴贝（mkhas-pa-gzhon-nu-dpal）[9]作屏教师为他授比丘戒。此后，（法

王）凡是有酒、肉气味之地皆不敢靠近，也不愿看到，并要求诸随从不予参加酒肉宴会，对诸如上述极细微之大乘解脱及共同戒律皆认真修持，并对其随从也按照唯一的比丘净行戒律严格要求，关于其纯洁之见是难以讲完的。关于其简略之事迹见《文书观视威严之面》和《明镜赞颂传》。尤其是他在梦中见到精通之经卷，遂打开许多函经卷，并摆放于其身之周围。此外，因于梦中见做身之庄严，后遂于梦中醒来，（身之庄严）皆融会于心中。开始于每十方处显示十位身之庄严，从每十位不同之佛处听到不同之佛法。起初若要记住此等最为困难，精进研习，很快熟练。如今，在十方各处亦显示无数身之庄严，并供奉诸佛，是时牢记诸法都毫无困难。（法王）曰："总之，于吾之梦中幻化及幻术者所显示之非常熟练之幻术乃无有任何区别。"殊胜梦之庄严引入无边恶趣后，遂完成论著《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之传记》（spyan-ras-gzigs-za-ma-tog-bkod-pa-las-gsungs-pavi-rnam-par-thar-ba）。若（法王）之身体出现微疾，见到药师佛（sangs-rgyas-sman-gyi-bla）用水晶宝瓶中之甘露沐浴身体，其病即痊愈。（法王）在乌仗那（ao-rgyan）地方，听金刚瑜伽母念诵《无生心之自性次第生教法》（sems-skye-med-kyi-ngang-la-zhog-skabs-su-skyed-rim），据说若勤于会供与食子的话，亦于八日完成。拜见印度尊者后，闻习少许语诀，遂瞬间融通全部希解之教法。讲说唯一之大乘经即称为《东方吉祥地的精粹庄严饰——消除吉祥佛誓言精要之黑暗即宝光顶》，见到其散布于佛土。来到兜率天，弥勒佛曰："到此赡部洲之时，从莲花中幻化后即出生。"据说，法王之莲花比其他莲花大，且颜色又好，于此生出，并皈依我宗。（法王）关于五明之田和每个身如何遍布所有法界以及所幻化之行相如何汇聚于诸身之脉中，此身与田二者比以前发生的大小诸多变化，遂著有《众贤之传奇神通》。（法王）向喇嘛达杰瓦（dar-rgyal-ba）问道："对汝等来说，现在此景象为何？"回答道："若意念摄受时，此幻术、梦境、神身等稍许修行即会出现；未

摄受时，身体则会出现自身相续。”（法王）曰：“对吾而言，一切如水中之月，无有持明空之自性，唯有清静之轮；若此时吾只在一地居住既有善思，须要吾前往佛国净土，（此时）吾所看到及听到的无疑皆是在兜率天或极乐世界拯救（众生）。”

第五节　若必多吉受邀前往元朝皇宫等地

在德钦（bde-chen）地方，（法王）向大轨范师详细讲说了汉、蒙地域及大都宫殿之庄严后，并曰：“不要忘记啊！将来会看得到的。”（此后），于错莫如穷（mtsho-mo-ru-khyung）等北方诸地大做了利他之事。是时，从元朝皇宫送来了迎请之诏书[10]和（藏文长诗）以及诸多礼物。之后，皇宫派来的定久温本（ding-chu-dben-dpon）与噶代米本衮却坚参（kar-sdevi-mi-dpon-dkon-mchog-rgyal-mtshan）等人于藏历鸡年来到法王尊前。藏历鸡年秋，雅砻达司（yar-klungs-ta-si）派人献上了大量礼物。

十九岁即藏历土狗年（1358年）一二月间，（法王）被迎请至拉萨贡塘（lha-sa-gung-thang）地方，蔡巴与止贡巴皆大加供奉。又，从楚布经过赤拉（sbrid-sa），来到工寺（kong-dgon）、昂寺（sngags-dgon）、开噶（gad-skya）、罗隆莫钦（lho-lung-mo-che）等寺，做了比前世法王还具细微及增持之大事。（法王）当得知楚噶（mtshur-kar）之患者商讨治病之方法及事佛之事后，曰：“汝等勿要多加商讨，跟在我后面即可。”在姣寨（cog-rtse）地方，因上方雨大，传说不能通过黑河（nag-chu），（法王）说：“明天雨会小一些的。”翌日，雨果真变小。遂曰：“是对土地神之供施而使雨水变小的。”在夏颇（sha-pho）地方时，金字使者请

求征集乌拉、乘骑等。（法王）说：“勿要有损于牲畜，汝等也不要征派乌拉、乘骑等。”由于所有驮骑及食物都从（法王）自己家中拿出，故不用提供食物及乌拉差役，沿途所有驿站的人们都异常高兴。嘉措雅三地（rgya-tsho-ya-gsum）军站以及大小驿站皆对（法王）进行侍奉及敬献无数礼品。无论当面或背后，皆要求（僧人）在寺院立下不食肉之誓言，从而使无数牲畜免遭屠宰，因而其美名遍传。从六月八日由索萨卡（sog-zam-khar）出发至十二月一日抵达德隆塘（vdan-klong-thang）期间，卡日寺（ga-re-sgom-sade）、热仓瓦（ras-tshang-ba）、却拉卡（chab-la-kha）、噶玛（karma）、司衮（zi-dgon）等寺给予无数供奉。在噶玛寺之法会上为数万信众讲法时，金字使者看到天空之日月间法王坐于水晶佛塔上，并长久显现。

此时，印度的五位瑜伽师前来说道：“吾等前去汉地五台山，此佛像系由龙树大师用菩提树雕刻而成，暂时寄放在您手中。若吾等五人未聚集时，亦不许交给任何人。”此后将佛像敬献于法王。据说彼等五位瑜伽师由护法神幻化，之后便不知下落。从此，将此地作为主要供奉地（mchod-yul-gyi-gtso-bo），每日供奉，夜间轮换，日夜分四班做敬拜和巡礼，遂使所有侍从也都勤奋修行，专心谋求善事。（所有侍从）又请求菩提之道。（法王）曰：“要大做利他之事。”之后，来到则地（kre），于此法王所做一切利他之事皆比前世法王多。

藏历土狗年（1358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当临近黄河林库（rma-chu-gling-khug）时，法王曰：“吾等马匹有点疲乏，应到南边雪山处居住修行，现在不应前往临洮（shing-kun）。”此时，（法王）知悉帝师贡噶坚赞(kun-dgav-rgyal-mtshan)[1]在蒙古地方圆寂以及蒙古官员反叛烧毁上都宫殿之消息。

藏历猪年（1359 年）二月六日，（法王）抵达恰卡（bya-kha）地方，皇子桑噶哈西（sangagaha-shrvi）前来迎接，并住于河与大山之间的

皇子宫殿附近。（法王）询问天体之灾难日食（之情况），据说写在纸上，不知下落。（法王）对所有王室成员及众官员进行了智慧灌顶，并使彼等得到安乐，还释放了王胡（dbang-hu）犯人。（法王）在此驻锡了六个多月。（当时）达玛靖王（ngaharama-cing-dbang）和代周平章（ding-ju-phing-chang）各自调集重兵，准备战斗，（法王）出面调解，冲突遂平息。

皇帝父子派人前来再三迎请，是时法座近处从前谁也看不到的花朵的主干上生出百片枝叶，每一枝叶处又生出百朵花，每一花朵的花蕊为红色而花瓣为黄色，生长有一千枝花。所有人将此花朵种植后流传向各地，显出奇异之景。尽管有皇帝之令要求御林军渐次迎请其至皇宫，但传说（因有的地方）未建驿站而耽误了时间。

三月三日，下起大雨，出现了恶兆，（法王）曰："此为恶时，即将会出现大恶言。"此日，帝师之遗体运回萨迦地方，于卫藏修造法轮的大赦罪犯们起来反叛，捣毁了（法轮）。五月十二日，应萨迦本钦贝布（dpal-vbum）之请求，为帝师之遗体进入法轮，要杀死五十头长寿犏牛。（法王）在人少的地方笑着说："说假话的这些人真奇怪，遗体法轮抵达的话当然是件好事，但杀死（犏牛）后剩下的一些牛犊五日之内就会来的。"此后果然出现了此情。（法王）未有到碌曲（klu-chu）那边，碌曲那边就是荒年，（法王）到达任何地方，所有地方成为丰年。之后，金字使者们返回到卡曲，名称为"六加行者查阔喜饶贝"（tsha-go-shes-rab-dpal）之做善事者前来迎请，（法王）到了南部的雅拉库（yar-lam-khugs）、达帕拉（rta-bab-lam）、年采德空（gnyan-tshe-de-gong）、协地（bshal）、查宗（tsha-grang）、佳莫举德(lcags-mo-brgyud-de）等地。未有前往上部的郭莫达（sgor-mo-vdab）地方，而抵达杰莫荣（rgyal-mo-rong）地方，经过四十七个驿站抵达热岗（rab-sgang）地方，调解、平息了查楚（dbra-vdru）和郭定（sgo-lding）等地的无数纠纷，并制定了近

二百条法律条文。从藏历（猪年）的九月至鼠年（1360年）的二月间，因调解纠纷，向法王敬献两千两黄金、七百匹马、五百块茶。于热堆（rab-stod）地方建森格岗寺（seng-ge-sgang）[12]，云尊扎仁（yon-btsun-bkras-rin）修复了楚布的恰德佛殿，此时接到迎请。对金字使者之请求不能前往杂日（trsa-ri）之原因，（法王）为使阔莫达（sgor-mo-vdab）的人们知晓而说道："以吾之见，前往多麦（mdo-smad）地区，如官员们不能同意，那么（吾）将回藏地，做菩提心之大乐祈愿法会。以吾之见，应尽快实现。"之后，西饶(shes-rab)携带着迎请之诏书[13]与慧师西饶（huvi-shri-shes-rab）等官员抵达。为使部落无有损害，嘉木样国师[14]（vjam-dbyangs-govi-shris）也前往迎请。

藏历鼠年（1360年）七月十八日，（法王）从热岗（rab-sgang）地方出发前往皇宫，在临洮大乐寺（shing-kun-bde-chen）为堪布贝丹却（dpal-ldan-mchog）等数十万僧人灌顶讲经。来到法王萨班之驻锡地幻化寺(sprul-pavi-sde)[15]，不同语言，不同服饰的各地无数众生汇聚于此，（法王）之法座右边坐有蒙古、维吾尔之译师，左边坐有西夏、汉地之译师。（法王）所讲授的佛经由每位译师用各自的语言进行了翻译，并为无数有缘者进行了灌顶和讲经。（法王）解救出一位汉地反叛大官，使其出家为僧，并使部众得到安乐。（法王）于十二月十九日来到皇宫，住于蓝色宝塔殿中。二十三日与皇帝会面，此时是皇帝妥懽帖睦尔（tho-gan-the-mur）在位的第二十八年[16]。二十六日，皇子之子米孜巴（mi-tri-pa）降生，皇帝父子（十分喜悦），大加敬奉；所有大小官员皆敬献无数礼品，（彼等之虔诚）用语言难以表达。所有皇宫的人们将(法王）作为顶饰，大加敬奉；（皇帝）颁布了大赦全部罪犯之诏书，特别是大太子下达了僧人不用对皇帝行礼之（令），以后王室和官员对僧人要行礼。（法王念经祈祷）国泰民安，以此来回报（皇帝之恩）。（皇帝）遂颁赐"从现在起不要如此做"[17]等兴教之诏书，并派遣贡却坚赞（dkon-mchog-

rgyal-mtshan）和法王随身之官员、寺主三人回藏地前往寺院、部落宣布。（法王）以大菩提心之加持，使内外之所有叛乱得以平息，消除了无数瘟疫，以前未出现之丰年连续不断，君臣百姓对妙善教法非常虔诚，大加敬信。在法王之教导下，对止贡、蔡巴、楚布等旧寺做了维修，并新修了许多寺院，使得天下安乐，完成了大皇帝兴佛之意愿。此外，（法王）使大太子变得无比智慧与通达，写了许多学者喜欢之论著。

之后，（法王）告诉大轨范师说："皇帝之社稷与身体出现微碍之征兆，此东方（臣民）也应该教化，但西方有许多信众需要吾前去教化。"而后反复要求返回藏地。皇帝父子再三请求其留下，名为劳姜丞相（lavo-jang-ching-sang）和席热莫丞相（zhi-ra-mo-ching-sang）的二位大臣跪在法王尊前请求道："以前此蛮子（sman-tse）地方十年九旱，病害遍及，内外出现有许多叛乱，每锭银子仅能换到五斗粮食。喇嘛您来之后，所有瘟疫消失，一切叛乱自行得以平息，所有部族得以统一，丰收连年不断，每锭银子增加到可换五十斗粮食，现在可换到八十斗粮食；皇子之子降生，天下所有人皆以'丰收吉祥喇嘛'相称。皇帝父子亦挥泪相劝，如此您却要返藏，何故？能否像以前喇嘛八思巴与忽必烈的供施关系一样，弘扬佛教，安抚国家，请求您考虑！"（法王）笑着说："若街上设置屏障只表演游戏的话，真是奇异。我对皇帝父子所能做的只能祈请三宝保佑，所谓国事我是一无所知，出家人向往安乐之地，需要去做一切利益佛教和众生之事，无论任何地方出现无贪、无嗔，则为善法。"此两位官员眼泪不断流出，据说此话被写成维吾尔文，作为供奉之依。世世代代对喇嘛所说之话不予违背。《劫海串习之圣经》若色法亦无阻，更不用说心识了，（皇帝）遂下达了暂时允许（法王返藏）弘传教法之令，并大加敬奉。

第六节　若必多吉在返回藏地途中大做利他之事

（法王）于藏历虎年（1362 年）正月十四日启程，在敦仓（dung-tshang）与喇钦索罗（bla-chen-bsod-blo）会面，对诸多重刑犯予以解救。路途平息了霍雅司（ho-ya-zi）地方的大战乱，在碌培县（lu-ban-shan），为太子热达纳及王妃布尼达哈日（puni-taha-ri）授成熟解脱戒，后经西夏的塔太（tha-thal）地方前往北方。在廓热大寺(gu-ra-dgon-mo-che)兴建有大佛殿，弘扬佛法之时，见到佛之身庄严，遂做自他佛法殊胜显现之赞颂；因见到文殊菩萨所赐之剑与言教，产生了比以前更迅速之著述勇气；因妙音佛母敬献了奶乳，即看到《诗镜》（snyan-ngag-me-long），并瞬间记于心中。当驻锡于离卡曲（gam-chu）不远的马加斯（ma-gya-si）等地时，维吾尔、西夏、嘎洛、吐谷浑、蒙古等地在二三个月内，以美言前来邀请（法王），并有三步一拜或七步一拜前来迎请之信众为（法王）做了无数供奉，彼等增加了善心。（法王）为弘扬佛法，植下解脱之种子，天亮戌时（法王为信众）灌顶、加持，（信众）今天获得（灌顶、加持），明天即离去。又，对无有戒律之地方也如此（灌顶、加持）九十天，具有金刚身（之法王）无有劳累之感，忙忙碌碌地做着利他之事。此时，上部蒙古（stod-hor）的妥鲁帖睦尔（tho-lug-the-mur）王前来迎请，并献了大量礼物，但（法王）未有答应前往。卡曲等地出现极为可怕之瘟疫，马加斯地方也疑有瘟疫出现之时，大轨范师向（法王）问道："对此瘟疫有防止之办法吗？"（法王）回答道："办法是勿要打扰睡眠。"后稍微睡眠，寝室上方即出现发出"呼呼啦啦"响声的一面旗子。（法王）立即站立起来，发现卡曲整个地方布满了展翅飞翔之大鹏鸟，许多瘟神、非人抛下供品，大火将其烧毁，之后落在屋顶上。（法王）曰："瘟疫即可断绝。"从此瘟疫再未发生。卡曲地方的人们若出现

小病，即见到金刚瑜伽母赐予颅器中盛放的甘露，小病即可康复。（法王）见到许多金刚乘度母（rdo-rje-theg-pavi-gnad-gsang），遂唱起《四手印金刚之道歌》(phyag-rgya-bzhi-ldan-gyi-rdo-rjevi-mgur)。（法王）驻廓热大寺（go-ra-dgon-mo-che）时，大量出现天花疫病，其遂于空中显示神变，调伏了疫神，使（天花疫病）得以断除。（法王）抵达藏东之宗喀（tsong-kha）地方，应少年吉祥罗桑扎巴（blo-bzang-grags-pa）[18]之出家请求，授予其居士戒，并预言其至卫藏，今后将为佛教做第二佛陀之事业。宗喀十八大部落之所有僧俗众人对（法王）十分虔诚，遂建有大寺，请求常住，但（法王）未有答应，后著有《除灭邪见论》（lta-ba-ngan-sel-gyi-bstan-bcos），并预言此地以后长时间不捕杀野兽，后来确是如此。总之向菩萨虚空藏（byang-chub-sems-dpav-nam-mkhav-mdzod）献上五百比丘之法衣，瞬间示显袈裟之福田，遂作佛之事业。对此吾等献以财物，部分财宝瞬间去往佛田之处，（部分财宝）变为供云。此等色法亦进入恶趣之道，为佛之事业做无数（功德），对此等无边殊胜者略做供献，自身之资粮即完满。此等财务去往何处及做以何事，众人虽不知道，但以孩童之见亦知悉所有供物皆向诸三宝做以无私之供献，加持所有众生，乃至为（民众）造船、架桥等。因布施财物而平息了所有冲突、争执及怨恨，用此等财务仅做有这些事情，众人皆会看到的。尤其是在此时，（法王）为卫藏、多康十人以上之寺院的僧人布施七次斋僧茶以及为上师们发放布施品。在拉萨、楚布等地用诸多金锭和银锭制作成供灯和供品，并以金箔覆以“世界庄严大佛”之身。同时派遣喇嘛日卧岗巴（bla-ma-ri-bo-sgang-ba）为所有出家人发放生活之资粮，使他们无有短缺，并对三宝之所依佛陀释迦牟尼做供云。正如《律典》中所云：“任何示现聚合，无示现舍弃，亦勿选择；任何示现舍弃，无示现聚合，亦勿选择；任何既示现聚合，又示现舍弃，定要选择。”然而，分合之诸实践家可见自我感受之聚合和舍弃二者，而使众生施以善行，

对自己来说无有罪孽，即要如此做“首创所依，勿损非所依”。如是，对法王之所有主张予以实修的大师国贡巴仁钦贝（guvi-gong-pa-rin-chen-dpal）随笔著有《顶礼之唯一处相》（phyag-bya-bavi-gans-kho-nar-snang-ngo），遂成为后世之语诀。

（法王）驻于贝措扎寺（dpal-mtsho-bkravi-dben-gans）之如意山顶之修行地，做有缘之事，若少有病患，见到在布达拉从观音之手流入宝瓶中的甘露后，遂立即康复。王妃布尼达哈日（puni-taha-ri）于梦中梦见，塑有与帕丹漾温吉山（ba-dan-yang-dben-gyi-ri）相同高的佛像。当出现破损时，遂请求修复、加持。（法王）曰：“赐以锦衣即可完成修复。”如此所有工匠不能领悟，法王遂于山前以白石相饰修复佛像之残缺部分。对此，（法王）曰：“坐骑之马蹄无论到何处，即将此（佛像）塑于一白石之上。”如是按照所言去做，遂传为佳话。工匠们为此塑像披以蒙古上等绸缎，遂呈现大红缎子之金身，从右耳到左耳有十一庹长，整个佛像之上部有诸佛供奉、下部有莲花座和凤雀。（佛像）左右分别为弥勒佛及文殊菩萨，（佛像）真实身高有三十二庹，两侧塑像身高有八庹。（法王）曰：“所需费用全部由吾奉献。”之后，连续不断拿出一千零九十锭黄金，遂将此（佛像）塑造成为世间之绝伦之作。当（法王）登上此山为（佛像）开光时，彩虹与花雨于天地间交织。又将（佛像）敬献于法王，并将两侧塑像分别敬献于止贡寺和丹萨梯寺。为使（佛像）之真身安居于雪卡(zho-kha)[19]，法王却扎噶措（chos-grags-rgya-mtshos）于则拉岗（rtse-lha-sgang）修复了不足五庹佛像之上身，遂使佛像之上身安居于则拉岗和雪卡纳（zho-kha-na）二地。由于此因缘对噶玛噶举之教法略有遮障，故将此（佛像）安居一方最为重要。总之，若此（佛像）安居于拉萨，此因缘极为妙善。昔日幻化王及诸多男士于其他诸地修建有七个配殿和九个配殿等三千七百处奇妙之圣地得以全部修复，并进行有盛大会供，燃起无数长明之供灯，遂赞颂此美好之夜。

（法王）居于碌培县（lu-pan-shan）时，曰："据说李吉吉（li-ci-ci）之军队将至，众人有所畏惧。吾对任何人之思想和行为未曾有所损害，故从十方来之军队（众人）也无须逃走，此次更不用害怕。"后（众人）方平静，恢复常态，（再不害怕了）。对于猛兽祸害之灾难之地，（法王）命其离去，并消除了众人之恐惧。

如是，（法王）根据东方大国之高贵、低贱等所有众生的各自因缘给予相应之灌顶、讲经。此后，当返回藏地之时，因无人识路，（法王）曰："如此走的话，即可安全地抵达多堆（mdo-stod）。"之后，经羌玛查岗（byang-dmar-tsha-sgang）很快平安地到达称为"丹"（vdan）的地方，并依次到达了噶玛等地。前世法王曾预言说："此山有一摄受众生之圣地。"（法王）遂按照此（预言）前往大山之沟头，于此修建有一佛殿。在北方之黑山中有一位密咒大神通可使山崩地裂、降下冰雹，（法王用幻术）降服之，使其消失于其他世间。同时，可使距法王二拘卢舍[20]以内的日光下出现彩虹。在夏地（shag-gi-sa），止贡寺之司徒益西坚赞（si-nghu-ye-shes-rgyal-mtshan）前来拜见，使多数人对（法王）生起信仰并出家，尚使彼等生菩提心。（法王）为安立灌顶、讲经，修复了寺院，据说（法王）有近侍弟子二十二人。法王于尼普（nyid-phug）地方患有微病，因见到于布达拉蓝琉璃观世音之甘露灌顶，病即痊愈。因见到诺桑传记（nor-bzang-gi-rna-bar-thar-pa）之诸格西，著有《略义论》（bsdus-don-gyi-bstan-bcos），遂使威猛居士对（法王）顶礼膜拜。在布聂（sbom-nyag）地方，（法王降服）黑禅师施之明咒，并斩草除根使其无法生存。又，（法王）若身体略有劳累，稍加睡眠片刻，即可精神大振。问："此乃何为？"答曰："吾制作的鹏鸟除掉了诸干扰魔鬼之翅膀，当思虑薄雾清风飘散于此山之时，病即痊愈。"为何当患有微病之时，因看到观世音从因陀罗尼色瓶中赐予甘露，很快痊愈，身体更加健壮。因获得了托贝云丹巴麦（thos-pas-yon-tan-dpag-med）之名号，看到

无数殊胜菩萨显现，从此建立有念诵此等名号之例规。

又，受工布地方诸神及众人之迎请，在大江洪水危害到许多地方，（法王）行礼后念诵真言，洪水立即像被驯服的烈马一样地听话。（法王）在阴暗峡谷之阳光照射处，修习定持。为纳任仁波切（na-ring-rin-po-che）等诸多善士施以集法之甘露，使彼等心满意足。（法王）打开了诸多犹如杂日圣地的多种殊胜尸林洲，尤其是前世法王让迥多吉于图吉杂日（thugs-kyi-tsva-ri）白吉祥海之圣地突然离世，自此开始略微出现有因缘不合，法王对守门人吩咐道："将来此事就落在你的头上，请你如此去做吧。"按照法王所吩咐的，之前众生谁也不能去打开东方之麦莫空（rme-mo-gong）之门，后（法王）至此圣地之中心，于法王让迥多吉之殊胜佛塔的梯阶下留有脚印。传说此地只有谷如却旺（gu-ru-chos-dbang）[21]去过，普通人是没有到过的，为此众生纷纷前往巡礼和朝拜，并成为许多禅定者修行的一大圣地。之后，因罗若绰纳（slob-rom-khom-nag）之恐怖地方之前门未有打开，遂前往仁布(rin-sbug）之圣地。（仁布施主对法王）说："若承诺于此地建有一寝宫的话，即将岗布拉杰(sgam-po-lha-rje)[22]所建诸多圣地敬献给你。现在修建禅堂为时过早，将来会有其他建筑者来的。"此后，由杰瓦罗热（rgyal-ba-lo-ras）地方的善士臧钦却杰（gtsang-chen-chos-rje）修建，并将（禅堂）赐给四世红帽系活佛[23]，又显现此因缘，并如此知悉了众生之法性。（法王）抵达多闻(rnam-thos）之山，见到许多人生命濒临危难之时，遂施以真言，使彼等从生命危难中解脱出来。

在波密（spo-bo）之凶险大河上修桥时，出现了大的地震及恐惧之声，（法王）皆降服之。众生问："为何大船被洪水淹没？（是谁救度我们)?"法王立即回答道："是至尊度母从洪水中救度彼等。"此后，大船即返回，从陆地出发。如前世法王所言，（法王）打开了波密的普玛谷隆(spo-bovi-phur-rma-kur-lung）空行圣地之大门。来到噶玛等地之上

部，做了应有的开示，曰："（彼等）与吾很快相见。"对此诸贤明者产生了疑问。后于杂莱（vdzam-gle）湖边，止贡法王和大轨范师又前来拜见，（法王）传授了《那若六法》等许多深奥教法，使彼等心满意足。在法会上讲授了《如意藤》(dpag-bsam-vkhri-shing)[24]等等，并依次为工布僧众做有无边之事业。当抵达绣町塘吉昌堆（shu-ding-thang-gi-vphrang-stod）地方，（法王）见牵马者是大师国贡巴（guvi-gung-pa），遂将手指指向娘达木（nyang-bdam）方向，并曰："明天这个时辰那边的山会发生摇动，一位著名人士会来的。"至雪卡地方，制作有大幡和手书等，并进行了盛大供奉。因担心此地会发生火灾，（法王）曰："请小心防火。"并做了未来之预言，曰："以前，曾出现有三次火灾，而没有造成大的危害。若到北方后藏的地方，担心烧火木材短缺，故请带些柏木。"问："在前世法王之遗体旁为何焚烧檀香与沉香之木？在藏地檀香之替代品是柏木吗？"回答曰："究竟谁需要檀香和沉香等，对此吾不清楚，所有人皆需要找到此二种（檀香和沉香）。"此后，从北道向前进发。因出现无数清净之幻象，为此著有许多殊胜赞歌和论典，唱有许多金刚之道歌，如此是说不完的。如是所有论典及诗歌所体现出的深奥之意、精美之词、美妙韵律等，藏地其他学者任何人也未曾写过。（法王）曰："以前九岁生病时，因做以祈祷，吾于妇女等处未有死亡。现将于一本地净土（gdod-sa-gtsang-sa）逝世。"又曰："若吾在杂阿班（rdza-a-ban）雪山下患病，汝等不必担心。"问道："从现在才远离诸多肉食，无论身体好坏，皆需要使诸经典不得散失。"回答曰："按照以前所吩咐的，我们前往遥远北方之具有肥沃之草山和茂盛之树木的地方，并居于此。若在此山之山顶为一圣洁比丘进行火葬，汉地军队即不会来藏地。"之后，（法王）从法座上下来。问道："浊世众生之诸邪见亦不能进入善道，若产生如此之慈悲法，有何好处？"回答曰："以前（利益）于诸多静修法会。"

第七节　若必多吉圆寂

四十四岁的藏历水猪年(1383年）七月三日时，（法王）身体微感不适，大地不断震动，彩虹及花雨连续降下。十五日夜晚，做身语意之所依五十二遍。黎明时，（法王）向弥勒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及大威德菩萨反复祈祷，遂证得无二之空性。此时，无数野兽聚集向其巡礼。于山顶火化时，各方皆予以瞻仰。据说，由殓尸房之土、石作为供奉之依，现在仍有野兽经常前来巡礼。因抵达智慧之彼岸，由其修行身、法身、色身等各种法形组成即内由沉香、外由八十大锭银子所制作而成的佛塔等，系由大轨范师亲手制作，此（佛塔）等为众生广增福田。

第八节　若必多吉之弟子

（若必多吉）之弟子有贡邦贡噶顿珠(kun-spangs-kun-dgav-don-grub)、止贡却吉杰布（vbri-khung-chos-kyi-rgyal-po)、洛仁波切扎巴云丹（lho-rin-po-che-grags-pa-yon-tan)、杰尊纳阔瓦（rje-btsun-nags-mgo-ba)、仁阔瓦（ri-mgo-ba)、夏巴（shar-pa)、措噶莫瓦（mtsho-dkar-mo-ba)、恰却巴降曲坚赞（byams-chos-pa-byang-chub-rgyal-mtshan)、贝喀觉旺波(dbal-mkhav-spyod-dbang-po）等无数大弟子。

尤其是大轨范师贡国公仁钦贝（guvi-gung-pa-ren-chen-dpal）在法王让迥多吉驻锡于多隆代乃塘（stod-lung-mdavi-ne-thang）之时，许多

小孩拣牛粪玩耍时，一看家狗跑出来，其他小孩不知该往何处躲藏。一小孩（即贡国公仁钦贝）钻进柴火洞里，用绳子将狗套住，狗转了几圈后只得返回，大家为此感到十分惊奇。（贡国公仁钦贝）向其父母献以教诫，知悉二教理，任何人也无法与其比量。其任三品国公后，做有无数业绩。汉地、蒙古之王子、大臣，藏地之本钦、万户长、司徒等的所有事情皆委托其办理，故只称其为“大师”，其他是不称呼的。修习噶玛之教法是作为弟子的头等大事，虽然未有得到一定的时机，但其与法王让迥多吉后半生得以相见，此后又与法王得新谢巴相见，并为他讲授了诸多佛法。

大学者噶玛巴衮循（karma-pa-dkon-gzhon）随从法王让迥巴时间不久，主要是法王若必多吉之弟子。其于桑普（gsang-phu）寺[25]学习因明，获得了藏地大师之称号。仁达瓦循努洛追（red-mdav-ba-gzhon-nu-blo-gros）[26]、洛钦嘉却桑波（lo-chen-skyabs-mchog-bzang-po）、宗喀巴洛桑扎巴等大师汇聚制作纳岑登（gnam-tseng-ldeng）之法轮时，其任法轮首席官。其随从堪钦雅巴（mkhan-chen-gyag-pa）和贡钦绒波（kun-mkhyen-rong-po）闻习《慈氏教法》之后半部分，总之，楚布之噶玛教法由其开创。

如是，（若必多吉）之上首心传弟子有无数，但执持教法核心的噶举派首席者是贝喀觉旺波（dpal-mkhav-spyod-dbang-po），其又是共同徒众相为具德喇嘛噶玛巴本性之瑜伽自在。其幻变为巴吉底（pa-kirti）和贤惠花度母（me-tog-ma-shes-rab-bzang-mo）之时，救护了诸多孔雀之幼雏、风雨所致死亡边缘之蚊蝇、林间之虎崽、野兽之幼崽等，并从恶趣中救度有许多（众生）。如是情形，出现有无数众生之不共师徒，指出正确之道，依次证悟，并为殊胜和平庸之轨范师撰写有传记，名为《由慈悲之铁钩获得诸恩之教言》。尤其是因做德洛巴哈日玛（te-lo-pa-ngha-ri-ma）之奴仆，遂调伏了此地，故称其为“欢喜奴仆”，并于瞬间

得以解脱。因见到那若瓦（na-ro-ba）之弟子札瑟衮日（bram-ze-kun-rig）、印度恰那（phyg-na）之弟子裴波循奴（bal-bovi-gzhon-nu）幻变密法，遂又称其为“亲见佛法之幻化者”。其受佛敦促前来藏地与尊者米拉会面，并如此预言：

汝于此雪域地方，
再次降世做佛事，
转世之后成色身，
与诸救度者相遇。

于伍如[27]上部（dbur-slob），幻化为噶当派的大师楚称贝（tshul-khrims-dpal）。之后，其成为岗布瓦（即塔布拉杰）之弟子，并对法王都松钦巴生起信仰，三十七岁时圆寂。之后，其于如擦木（ru-mtshams）地方转世，八九岁时，拜见法王都松钦巴，法王甚为高兴，遂赐名“虚空光”（nam-mkhav-vod）。十七岁时抵达康区期间，于觉木雪山（jo-mo-gangs）和色莫托（se-mo-do）地方修行，称为“却杰多顿”（chos-rje-don-bdun）。抵达楚布寺后，闻习了全部语诀，并做了演讲。于此地修习十七年，六十七岁时圆寂。之后，其于多康地方转世，从达隆古耶瓦钦波（stag-lung-sku-yal-ba-chen-po）和桑结雅迥（sangs-rgyas-war-byon）学习，赐名“扎西札”（bkra-shis-grags），又因神通而获得“雅如热巴”（gyag-ru-ras-pa）之称号。在达隆寺专心修习之时，成就者噶玛巴什（karma-pag-shi）降临，并不由自主地言道：“汝等众生乃为吾之弟子，还是跟随我执持教法吧。”如是不断修行，于八十三岁时圆寂。之后，其于夏杂森（sha-grags-seng）地方转世，遂对苦行执障、所赐之众生成就地、水中不沉即持铃、太阳束缚力之空行解脱、夜无光辉之无衣因果、雪山中以风之生存等前世许多情形做了解说。对略有殊胜缘之徒众道：

“示现前世之诸佛，如今之报身之田位于无死之胜舞王处，其有无数身之庄严。”具有极大殊胜缘者是具德喇嘛之主噶玛巴，其所证得的非凡身语意，在其传记中已有预言，预言让迥多吉与若必多吉二者无别，两者之言教也是相同。此外，仁波切噶玛巴曰：“请对吾等二十一人授以深奥的慈氏教法。”贝喀觉巴（dpal-mkhav-spyod-pa）以帽之标记，显示出二十一位持红色宝冠者。

注释：

[1] 亦称为窝阿拉荣（rngod-a-la-rong），此地应在今西藏昌都边坝县的热域区阿拉多地方。

[2] 即藏历铁龙年（1340年）。

[3] 即蔡巴·贡噶多杰（1309~1364年），藏传佛教蔡巴噶举派著名学者，亦名司徒格微洛追。元延祐元年（1314年）开始学习文字写诵、大小五明和显密教籍，后以精通蔡巴噶举派教法和经论而知名。元至治三年（1323年）受任为万户长。翌年，进京朝见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得到皇帝册封蔡巴万户长之诏书及赐赠的银印、金饰、绸缎等物。其任万户长的28年间，保护和修缮蔡贡塘寺、拉萨大昭寺及布达拉宫等，并迎请布敦·仁钦朱，共同校勘那塘版《甘珠尔》等经藏，以金银汁书写有260余部《蔡巴甘珠尔》，后被藏族学者尊为范本，刻印有多种版本。后因与大司徒绛曲坚赞不和，遂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辞职，将权力交给其弟札巴喜饶，随从堪钦顿霞巴桑结仁钦出家，受比丘戒，后于蔡贡塘寺从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若必多吉修习多种经论。其知识渊博，精通佛学和藏族历史，著有《红史》《红史续集·贤者意乐》《贡塘喇嘛尚传记》和《先父默兰多杰传》等，其中《红史》是研究藏族古代历史的重要著作，现有日译本、英译本、汉译本等版本刊行。

[4] 多丹·扎森瓦即红帽系第一世活佛，他正好是在若必多吉十岁

(即 1349 年) 时去世。

[5] 大司徒绛曲坚赞 (1302~1364 年)，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创建者，出生在西藏止贡地方(墨竹工卡县)。3 岁开始学习藏文拼读。7 岁从京俄却协巴受居士戒，取名绛曲坚赞。9 岁依堪钦次达受沙弥戒出家。14 岁前往萨迦寺做达钦桑波的侍从，使他有机会接受萨迦寺的一套宗教教育和政治教育，因其才华卓越，很受寺主器重。20 岁回前藏属地，就任丹萨梯寺住持和帕木竹巴万户长，命所属各地植树造林，建桥修路，发展农牧业，扩建泽当寺，广传帕竹噶举教义，加强其政教合一的势力。派兵攻打雅桑、蔡巴、止贡和萨迦，于元至正十四年 (1354 年) 打败了萨迦政权，建立了统治全藏的第司帕竹政权。绛曲坚赞随即派人到北京向元帝请封，元顺帝封他为“大司徒”，命他接管西藏一切政教事务。他将原十三万户政权结构改变成 13 个行政单位，取名为“宗”，官吏名叫宗本，每三年轮换一次，并掌握任免权。他依据吐蕃时代的十善法，订立内容为 15 条的新法典。他持戒甚严，禁绝妇女入内，戒饮醇酒，过午不食。59 岁时，著成了自己的传记《遗言史》。次年将布敦·仁钦朱徒弟仁钦南嘉译师等多人邀请到泽当寺雕版印制《甘珠尔》和《丹珠尔》。至正二十三年 (1363 年) 将政权交给嘉央格西释迦坚赞。

[6] 1350 年，止贡巴的军队进攻觉摩隆巴地方。

[7] 此院使是指元朝中央政府中管理佛教和吐蕃事务的宣政院院使。

[8] 司徒蔡巴，藏族历史上司徒蔡巴前后有数名，此处指的是司徒蔡巴·贡噶多杰 (1309~1364 年)，即藏文史籍《红史》的作者。

[9] 贤者循奴贝，不是《青史》的作者桂·循奴贝 (1392~1481 年)，非同时期的人。

[10] 诏书曰：“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朕降旨于若必多吉：为教化以朕为首之黎民之着想，闻习尔生于藏地，驻足楚布寺，故此忆昔日之功德与事业。为有情众生之利益，特派以定久和贡却坚赞为首之

金字使者前往迎请。值此浊世之时，请为痛苦煎熬之众生着想，为中土具有缘分之众生遍赐佛法之甘露，使彼等心满意足。为指引迷途忘返众生之业，请尔勿恋故乡，勿顾忌路途之艰险，请尽快前来。其次，往昔佛祖曾为他人之利益而不畏艰难困苦，远走异乡，大行利益众生之事业，此等事迹想必尔已了如指掌。请勿惟留恋抚育尔之身体及闻习尔法之藏土，此为朕派金字使臣前往尔处之缘由。若尔与朕于此会面后，定将会广弘佛法，引无数众生进入解脱之道。请尔不得借口推脱，迅速前来，大轨范师若必多吉钦此！随诏书之供奉礼品有黄金一锭、白银三锭、内外衣各两套。猴年十月十日写于大都。”译自《历辈噶玛巴法王传略——如意树》，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书，第81~83页。

[11] 帝师贡噶坚赞（1310~1358年），元史记载为“公哥儿坚藏班藏卜”，系帝师八思巴的侄孙。1333~1358年间任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的帝师。

[12] 又称为“贡噶寺”。

[13] 诏书曰：“法王眷顾于朕，已到达朵思麻。尔虽已到达朵思麻，但因使臣和地方官员办事不力，尔似有返藏之意。望法王依前所发菩提心愿，眷顾于朕，尽快前来。朕已派西饶前去迎请，因三宝之护佑，道路及驿站皆已安定，请尔速速前来。奉供养礼物有黄金一锭、白银三锭、内外衣服及牲畜二群。（鼠年）四月一日。”译自《历辈噶玛巴法王传略——如意树》，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书，第92页。

[14] 即嘉阳国师（1340~1373年），明史称为“章阳国师沙加坚藏”，帕竹第司第二代，是大司徒绛曲坚赞之侄。1352~1365年间住持泽当寺，曾受封灌顶国师，世称“嘉阳国师”。1365年至西藏乃东就任帕竹万户长，元顺帝封授大司徒勤国公和西藏三部事务，1372年明太祖仍封其为灌顶国师。

[15] 位于今甘肃武威（凉州）。萨班·贡噶坚赞（1182~1251年）于宋淳祐六年（1246年）抵达凉州，驻锡之幻化寺。翌年，他代表西藏地方

势力与阔端会见，洽商归顺条件，后曾两次致书西藏僧俗上层，晓谕归顺条件，宣传蒙古武力之强大，阐明蒙古对西藏降顺后之政策，规定了乌拉制度，指明要清查户口、进贡财物等。在凉州期间，经常讲经说法，弘扬佛教，并为阔端治愈重病，受到嘉奖。后卒于凉州，其肉身灵塔建造于生前驻锡之幻化寺中。

[16] 此处有误，实际在位二十九年。

[17] 此处似指出家僧人对皇帝及官员行礼等。

[18] 即宗喀巴大师（1357~1419年），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多麦东部之宗喀地方（今青海湟中）人。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随从噶玛噶举黑帽系四世活佛若必多吉受居士戒。至正二十年(1360年)，从噶当派名僧却吉顿珠仁钦出家于夏琼寺(在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查甫地方)，学习显密教法。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改戴黄色僧帽，表示坚持戒律，大力进行宗教改革。在大力提倡严守戒律的同时，积极著书立说，创立格鲁派的理论基础。永乐七年（1409年），在阐化王帕竹、扎巴坚赞及其僧俗首领的支援下，维修了大昭寺，于大昭寺创立拉萨大祈愿法会（亦称传大召）。后又于拉萨东北旺古日山上修建甘丹寺，遂此派得名为格鲁派。永乐八年 (1410年) 主持甘丹寺之开光仪式。后与徒众长期居住于此寺，推崇、传播大密大乘经典。

[19] 地名，位于西藏自治区工布江达县境内。

[20] 古印度长度单位名。古印度以人寿百岁时代所用弓之长度为一弓，一拘卢舍约五百弓，相当于二百五十市尺。

[21] 谷如却旺（1212~1273年），藏传佛教宁玛派一著名秘籍法师。

[22] 岗布拉杰，全名称为岗布瓦·琐南仁钦，本名塔布拉杰·琐南仁钦。因建塔拉岗布寺，而称为岗布瓦。

[23] 名却扎益西（1453~1524年），他于十多岁的时候，到西宁及蒙古地区传教。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他指使仁蚌巴诺尔布桑波之子衮

桑巴及衮桑巴幼子顿悦多吉二人，率领后藏军队一万多人到达前藏，格鲁派当时的施主柳吾宗宗本阿旺索南伦波及其子阿旺索南朗杰被迫出走。弘治三年（1490年），在顿悦多吉的支持下，他创建羊八井寺。明弘治六年（1493年），明孝宗授予京俄阿吉旺波王位，但在送诏书和赏物的使者尚未抵藏之前，京俄阿吉旺波已去世，因其子阿旺扎西札巴年幼，暂由红帽系四世活佛却扎益西和仁蚌巴诺尔布桑波之子措结多吉代理执政。在他们二人代理执政的9年间，由于受黑帽系七世活佛的蛊惑，他们二人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下令禁止色拉、哲蚌、甘丹等寺格鲁派僧人参加拉萨大祈愿法会。之后的20多年间，拉萨大祈愿法会只有噶举派和萨迦派等寺庙的僧人参加。

[24]《如意藤》，古印度善自在著。用诗歌体裁描述释迦牟尼宿世为菩萨时行道之经历，内分一〇八枝。13世纪时，由印度诗人拉喀迷迦罗及藏族译师匈·多吉坚赞译成藏文。

[25] 全称“桑普奈托寺”，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南的堆龙德钦县奈乌区，是藏传佛教噶当派的主要寺庙之一。始建于宋熙宁六年（1073年），主持兴建者为阿底峡的弟子噶当派著名的译师俄·勒贝喜饶，后由阿底峡的另一弟子罗桑喜饶扩建。15世纪初，格鲁派兴起，噶当派与之合并，该寺亦成为格鲁派寺院。该寺以学习因明学、开展辩经活动而名扬西藏。

[26] 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西藏仁达地方人。曾从萨迦派僧人贡噶贝和玛底班钦闻习显宗经典，又从南喀桑波扎巴坚赞等人学习《集密》等密法。后致力研习一度失传的中观学说，极力弘扬月称著的《入中论》和《中论明句论》等哲学方面的典籍，经其努力使中观应成派教理得到弘扬广大。其一生注重研习显宗经论，并规定萨迦派寺院也要学显宗经论。宗喀巴大师在西藏学习期间，他是宗喀巴大师学习显宗主要经师之一。后曾协助宗喀巴于热振寺附近举办调整、改革寺院组织和规章制度

的大法会。

[27] 地区名。以西藏拉萨为中心，东至桑日县境，南至马拉山脉，西至尼木，北至朗玛一带地区的古名。

第五章 第一世红帽系活佛扎巴僧格（1283~1349）

【译文提要】第五章共有 4 节，即扎巴僧格的幼年；扎巴僧格的主要事迹；扎巴僧格患病及圆寂；扎巴僧格的主要弟子。

本章译文主要概述了红帽系第一世活佛扎巴僧格的生平事迹。第一世红帽系活佛全名称为“多丹钦波扎巴僧格”，出生于多麦布波之夏卜拉协地方（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乡城县境）章库家族，父名达穷，母名扎桂萨。其十三岁时，从杂空瓦的弟子罗追扎巴受居士戒。十七岁时，拜见法王都松钦巴之亲炙弟子嘉波瓦隆巴之弟子喇嘛益西僧格并随从其出家，闻习有许多圆满之灌顶教授。二十三岁时，前往桑普等地方，学习般若及因明学等六年，此后又游学、辩经于卫、藏等地方，遂得“智者”之美称。二十八岁时，于蔡巴地方拜见了第三世噶玛巴让迥多吉，

随从其学习了七年。后又于德钦寺修行五年，从堪布循奴降秋和轨范师扎西仁钦等人受比丘戒。五十岁时，根据法王让迥多吉之意，在其弟子的协助下创建乃囊寺。据记载，第三世噶玛巴让迥多吉从内地为扎巴僧格惠赐红帽一顶，从此该系即称为红帽系。其弟子有六百多人，著名的弟子有多丹贡杰巴和雅德班钦等人。

红帽系活佛在噶玛噶举教派中，是地位仅次于黑帽系活佛的另一个活佛转世系统。西藏和平解放前，这一转世系统，共记传有十世，他们不仅建寺传教，而且有的还是热衷于政治权势的人物，如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扎益西在位期间就热衷于政治活动，他曾多次参加了噶玛派与帕木竹巴及格鲁派之间的斗争。本章对红帽系第一世活佛扎巴僧格的生平事迹做了比较翔实的记述。但是对他的圆寂之年记载有明显的错误，此章记载扎巴僧格圆寂之年为六十七岁的藏历土牛年（1349 年），而在此书的第二章《让迥多吉的弟子》中又将他圆寂之年错记为八十二岁的藏历木蛇年（1365 年）。如此前后文在记载红帽系第一世活佛的圆寂之年存在明显不一致的地方。

第一节　扎巴僧格的幼年

第一世红帽系活佛名称为“多丹钦波扎巴僧格”（rtogs-ldan-chen-po-grags-pa-seng-ge），出生于多麦布波之夏卜拉协地方章库家族（mdo-smad-bum-vbor-gyi-yul-sha-vbu-lam-shavi-yul-du-gdung-dbrang-gu），父名达穷（srag-chung），母名扎桂萨（dbra-rgod-bzav），于藏历水羊年（1283 年）降生。据多丹活佛本人说：“其母为智慧空行母。”其五岁时，

亲见度母与马头明王（rta-mgrin），遂具有了神通力，其曾见到达隆塘巴（stag-lung-thang-pa）、喇嘛贝（bla-ma-sbas）等许多前世救度者。十三岁时，从杂空瓦（rdza-khos-ba）的弟子罗追扎巴（blo-gros-grags-pa）受居士戒，念诵阎罗王之真言（gshin-rje-kha-thun），产生有修证之力。十七岁时，拜见法王都松钦巴之亲炙弟子嘉波瓦隆巴（rgya-pho-pa-long-pa）之弟子喇嘛益西僧格（ye-shes-seng-ge）并随从其出家，闻习有许多圆满之灌顶教授。因修行猛厉火，仅穿单衣即产生很大热力，故又称其为"章库热巴"（dbrang-gu-ras-pa，意即章库家族的单衣者）。亲见黑披风之本尊，并曰："请到前藏。"其请求进行闻思，其父没有答应，曰："带上资具吧。"前往时在索（sog）之曲卡地方梦见黑披风之本尊，曰："吾来帮助吧。"

第二节　扎巴僧格的主要事迹

二十六岁即藏历土猴年（1308年），于楚布寺赐予马鞍。此时，让迥多吉在工布地方驻锡，遂向大师崔仁（tshul-rin）闻习《密集》，从纳瓦（gnam-ba）地方的乌玛巴（dbu-ma-pa，即中观师）闻习喜金刚及瑜伽教法，并予以贯通。从嘉杂巴（rgya-brag-pa）闻习希解（zhi-byed）教法，并获得敬信。抵达桑普（gsang-phu）地方，从嘉木样释迦循（vjam-dbyangs-shvak-gzhon）和苏却巴罗追琮麦（zur-chos-pa-blo-gros-mtshon-gs-med）学习了《瑜伽师地论》《慈氏五论》《因明》《摄类学》《入行论》等经论而成为贤者，故在卫藏(dbus-gtsang）获得"精通般若之贤者"。二十八岁即藏历铁狗年（1310年），法王让迥巴于蔡巴地方任喜乐

善逝法轮（dgav-bde-gshegs-pavi-chos-vkhor）之座首官时，初次相见，就有半数人获得信仰，随从其学习了七年。此后，对新旧私利之贪嗔产生了厌离，法王师徒十余人皆隐居起来。当夜晚间黑披风之本尊出现时曰："护法神环绕于你的周围。"此年，法王修建楚布之德钦寺。请求修习《六法之引》，此后于森格隆（seng-ge-lung）地方专心修习，出现有无量热力之征兆，心一直处于等持之中，并出现有无数本尊护法之净相。冬季在德钦寺修行幻身，于梦中出现蒙古战无不胜之军队胜利返归之景象，又于梦中反复看到乌仗那寺（ao-rgyan-gyi-gnas）和金刚瑜伽母。之后，请求前往（乌仗那寺），回答曰："所谓'体验之烈马'[1]甚为重要。"其作为法王让迥多吉的随从由聂摩（snye-mo）抵达后藏。大成就者噶玛巴什之侍茶者此后建有觉囊寺（jo-nang-gi-gdan-sa）[2]，于此寺拜见大菩提杰瓦益西（byang-sems-chen-po-rgyal-ba-ye-shes）时，请求传授前世曾有之时轮灌顶和六加行，遂传授了昔日传法之经验，并曰："圆满了各自心持之功德后，即可到达三摩地之时。"梦中梦见度母曰："不要前往乌仗那寺。"大菩提勇识亦曰："如今印度之佛教已灭，都鲁迦（tu-rushkavi）[3]也出现障碍，故不可前往乌仗那寺。"遂斩断戏论。向循译师罗追丹巴（blo-gros-brtan-pa）请教《胜义念修》（don-dam-bsnyen-pa）和《修法海》（sgrub-thabs-rgya-mtsho），并从一位执实明[4]之善瑜伽师闻习了一些教诫。三年中，游学了六个宗[5]，修持得到增长，于梦中与至尊米拉及桂仓瓦（rgod-tshang-ba）相会。到达济绒（skyi-rong）期间，拜见了裴若尼敦钦波（bal-ras-snyi-ston-chen-po）、成就者仁摩（grub-thob-ring-mo）、克尊索南沃色（mkhas-btsun-bsod-nams-vod-zer）、成就者达西（grub-thob-vdam-zhig）、乌仗那巴之转世活佛等。在室利日（shrvi-ri）地方听到法王让迥多吉于珠穆雪山（shrvi-rir-chos-rje-rin-po-ches-jo-mo-gangs）唱起"再生有缘扎僧你，观见对面之虚空，如此之见吾当念"之道歌。后拜见（法王让迥多吉），请教佛法后甚为高兴。后又

于德钦寺修行五年，从堪布循奴降秋（bzhon-nu-byang-chub）和轨范师扎西仁钦（bkra-shis-rin-chen）等人受比丘戒。

以前，其在藏区上部生病时，法王来到后，赐予藏青果，曰："病会好起来。"遂痊愈。在梦中来到岗布（sgam-po）地方，拜见法王岗布瓦[6]，清楚地记起了顿巴楚赤贝钦（ston-pa-tshul-khrims-dpal-phyin）之转世，并为此写有道歌。法王让迥多吉曰："吾等不可施以咒力，多丹（即扎巴僧格）等应对诸佛做以敬事。"遂各自做了不同之敬事。此法王与多丹楚罗（rtogs-ldan-tshul-blos）修行"阎罗王之回遮"（gshin-rjevi-zlog-pa），一个多月患病，从上下亮光中见一明路有一密寺，内有许多门巴族小孩大声哭泣。次日，询问为何有哭泣之声。据说派人前去照看（小孩），诸施咒者传染有红病而后死去。自此法王身体得以康复。修行救度母之时，青稞酒味变成有形之物质，食子（即供品）上自动冒出酥油饰品等。其还讲说了少许有关梦见法王让迥多吉昔日如何被迎请至汉地及后来圆寂等事迹。一天晚上，其梦见修习三十五佛之福田，并于二十四个地方讲授了瑜伽母之庄严等无数梦之奇迹。所有善恶护法神皆有旨令，所有意愿皆可向救度母现实请求与梦中请求，见到中有之识，幻化为马头明王及鹏鸟调伏所有毒害者，多丹（即扎巴僧格）具有此等无数之功德。又见到独臂救度母隐蔽其面，未有讲说大体验。在雅日查（yab-ra-tshag），来到空行母尊前进行供奉，见到真实之乌仗那巴大师，并知悉自我与薄伽梵母无别。又，由于出现诸空行母之迎请，阻隔了少数度母之嗔恨，遂修习、念诵大菩提心金刚持（byang-sems-chen-pu-rdo-rje-vchang），消除身之障。见到法王让迥多吉修无量佛之主尊，亲临无数佛田，运用他心识之神通使徒众远离邪见，此等乃无量之功德耶。

（第一世红帽系活佛扎巴僧格）驻锡于法王都松钦巴之弟子成就者秋果玛萨丹坚（chu-sgom-ma-bsam-gtan-rgyan）之修行地达普喀卓寺（rta-phug-mkhav-vgro-gling）之时，秋果玛萨丹坚从天空而降，并曰："那个

地方可建一座寺院，会有很大利生事业。他因为出身低贱不可胜任，故（此任务）落在兄之身上。”其选好的地形，于三十九岁即铁鸡年（1321年）创建乃囊寺。见到黑披风（神）抛弃驮子，其将（驮子）放于卧室下面。两个半月后乃囊寺竣工，数百位僧人聚会，所有僧人得到了唯一圆满六法之功德。曰：“此寺于三代内将会出现许多修行者，此后会来一位耕耘者。”其做了长久利生事业，遂被任命为创寺寺主。之后，其在卧室静修一年。法王让迥多吉从蒙古皇宫中传来旨令，并赐予其红帽，遂驻锡于德钦寺，于此寺修葺一卧室。

第三节　扎巴僧格患病及圆寂

藏历兔年（1339年）（第一世红帽系活佛扎巴僧格）驻锡于德钦寺时，看见法王让迥多吉之身于蒙古皇宫中隐没。其六十一岁（1343年）时出现微疾，见到吉祥度母后，身体即康复。六十六岁藏历土鼠年时（1348年），身体出现微疾，看到天母之俱生之座次上有诸多少女跳舞、游戏，病遂痊愈。总之，其有修行圣教之宝幢后证悟得道之弟子无数。

六十七岁即藏历牛年（1349年）之春季，（第一世红帽系活佛扎巴僧格）身体患病后，虽想以光身[7]隐蔽，但利他之事尚未完成，故获得胜义之任。此身被红色袈裟和骨饰[8]所装点，一白色银塔矗立于东方，所关联之处无有任何恶趣。遂对（弟子们）曰：“尔等无须悲伤，请为上师祈祷，以求无生无碍之观行。”十九日晨，在全部胜乐轮等勇士空行的迎请下逝世了。传说在花雨降下之时，前世之预兆亦显示其转世于达隆（stag-lung）地方。

第四节　扎巴僧格的主要弟子

（第一世红帽系活佛扎巴僧格）的大弟子有多丹贡杰巴（rtags-ldan-mgon-rgyal-ba）和雅德班钦（gyag-sde-pan-chen）等人。其与法王让迥多吉的共同弟子大部分驻锡于乃囊寺，其中做引导众生之事业者有克珠达杰瓦（mkhas-grub-dar-rgyal-ba），其母于唐拉（thang-lha）附近梦见印度的瑜伽师被五位空行母所环绕，其中主要灌顶者融入，成熟后进入母亲之胎中，其母七天七夜无须饮食，出现等持状。胎儿降生后即出现消除愚昧之行，因嬉戏招致身体主要部位之痛苦，故心生皈依之念。忆起前世，唱有许多歌。不久拜见法王让迥多吉，对观世音菩萨生起信仰，遂做了（法王让迥多吉）之侍从。在德钦寺，因其年轻而聪明、智慧，故法王让迥多吉任命其为业师羯摩师。十九年独挡一面，主要护持法座，坚忍不拔地修行，依止诸多上师，尤其是在普摩且（phug-mo-che）地方于尊者扎森瓦（rje-grags-seng-ba）身前解除所有教诫之疑团。其头不沾枕，背不靠座，能忍受水、石、风之苦，三年重病缠身，二年患心风病，一年患错乱病症。其无有标记而入道，从魔障中得以解脱，并得到证悟。其进入梦光之中，每个夜晚梦见乌仗那巴十三次，本尊佛亲自显现面前，见传承弟子后，任命其为乃囊寺之住持，广利众生。此后，据说无有任何阻拦地进入极乐世界而圆寂。

注释：

[1] 此句的意思是修习时一定要心静，不可像烈马一般。反之，心思动荡如烈马，即不可等持修法。

[2] “觉囊”是“觉摩囊哇”的简称，位于西藏拉孜县东北部。觉囊派为藏传佛教主要教派之一，源自域摩·弥觉多杰（约12世纪初人），正

式创立于其五传弟子贡却托杰尊哲（1243~1313年）。域摩生于后藏冈底斯山附近，俗姓“阿木”。早年云游卫藏地区拜访名师，学习佛典。后来从卓顿南孜和迦湿弥罗上师等人学习时轮金刚乘密法，以“六支瑜伽”为主进行修炼，开创藏传佛教“他空”之见。他死后，其子继承了全部事业，继续传播“他空”思想。到了13世纪末，“他空”思想已经在后藏地区传播开来。迄域摩的五传弟子贡却托杰尊哲建觉囊寺，便形成了觉囊派，追认域摩为始祖。

[3] 古代克什米尔之突厥族。

[4] 执着事物表象以为真实之学。

[5] “宗”本意为城堡，明代帕竹地方政权时，先后在西藏的日喀则、乃东、贡噶、琼结、仁蚌、沃喀等地修建了13个大城堡，并设置“宗本”作为管理各地的地方官，规定三年一任。格鲁派建立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后，将前后藏各地划分为若干个宗，每个宗由1~2名“宗本”管理，约相当于现今的县，各宗宗本的官阶从七品至五品。此外，对前后藏的一些政府管辖的大庄园（溪卡），也派官员去管理，称为溪堆，官阶为七品至六品。宗和溪卡合起来通常称为宗溪。宗溪分有大中小三级，大宗“宗本”由五品官担任，中宗“宗本”由六品官担任，小宗“宗本”和溪堆由七品官担任。

[6] 即塔布拉杰。

[7] 密乘所证转五蕴成光明身像之果位。

[8] 佛教密宗修行者所佩戴的骨质饰品。

第六章 第二世红帽系活佛贝喀觉旺波（1350~1405）

【译文提要】第六章共有3节，即贝喀觉旺波的少年时代；贝喀觉旺波受比丘戒；贝喀觉旺波修建寺院弘扬佛法。

本章译文主要概述了红帽系第二世活佛贝喀觉旺波的生平事迹。贝喀觉旺波出生于北方那木循吉切玛隆之喀瓦巴（gnam-gzhung-gi-bye-ma-lung-na-kha-bar-pa）地方，父名为拉杰（lha-rgyal），母名为卓莫（vbrog-mo）。其于1356年，在措麦地方拜见法王若必多吉后，受居士戒，并修习了《六大手印法之导引》。1367年,在德钦寺由大尊者顿珠贝作亲教师、法王若必多吉作轨范师，为其授比丘戒，赐法名无垢贝益西。此后，以堪布顿珠贝和轨范师嘉木样却多瓦桑东循奴贝为主的僧伽为其授具足戒。后又随从多位大师修习了《慈氏五论》《量抉择论》《律经根本论》《精义类之教法》《宁玛派密乘经释》《上下伏藏等旧译经》

《引导之教法》等典籍。1387年，其迎请刚满四岁的第五世噶玛巴德新协巴到达孜，德新协巴也拜其为唯一之经师。此后，其修建噶丹玛摩寺，成为闭关修行最胜之地，为发展噶举派的佛教事业做出贡献。有关上述记载的史料是少见的，其他史书也是很少有记载，如王森先生著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116页在记载关于"贝喀觉旺波"生平时，只记有"红帽系第二世活佛喀觉旺波"（mkhav-spyod-dbang-bo，1350~1405年）一句，无有关于红帽系第二世活佛生平事迹的记载。其次，从本章译文也可以看出历史上黑帽系活佛与红帽系活佛之间互为师徒的关系，这为研究活佛转世提供了第一手重要的资料。

第一节　贝喀觉旺波的少年时代

第二世红帽系活佛名为贝喀觉旺波（dpal-mkhav-spyod-dbang-bo,意为"吉祥空行王"）。藏历铁阳虎年（1350年）诞生于北方那木循吉切玛隆之喀瓦巴（gnam-gzhung-gi-bye-ma-lung-na-kha-bar-pa）地方，其父名为拉杰（lha-rgyal），母名为卓莫（vbrog-mo）。其出生刚满七个月即（回忆起）法王让迥多吉手持未开之花说："成熟花朵亦未开，获得暇满亦未兴，知其本性亦平凡，吾系常持佛之子。"此后敬信之眼泪不停地流，其父母等人也为此感动、惊讶和畏惧。又过了七天后，其见到上师弹指三次，使他清楚地回忆起以前三代活佛之事，并略加解说，故所有信仰之众生前来供奉。其满十四个月后，法王若必多吉驾临，众生前来供奉。此时，在一山岗上坐在母亲怀里的（贝喀觉旺波）看到（法王若必多吉），礼拜后流着眼泪哭着祈祷道："昔日所言解脱之词，哎呀如今

请求加持吧！” 并长时间地看到（法王若必多吉）之伞盖上闪耀着法王之身光。又因看到法王都松钦巴于昔日之圣地做期克印，故清楚地记起《天光之本生经》。以前看到的八十位大成就者，此次虽看的不太清晰，但可说出彼等之情形。

三岁（1352 年）时，能给众生讲授佛法，能记起昔日之圣地，并可讲许多知他人心性之先知，遂可消除他人之邪分别。如此所有众生相信其是多丹活佛之转世。六岁（1355 年）时，克珠达杰瓦（mkhas-grub-dar-rgyal-ba）前来迎请，梦见佛子手指系一敏捷而美丽之雄狮之子，拜见时消除是非之疑团，虔诚地迎请。路经且伦（bye-lung）之大河，河水泛滥致使许多大师淹没于水里，因见到空中出现至尊救度母，（淹没于水中之大师）即平安获救，后（贝喀觉旺波）抵达楚布寺和乃囊寺，为比丘达玛崔臣（dar-ma-tshul-khrims）讲授《天光之本生经》。

七岁（1356 年）时，在措麦（mtsho-smad）地方拜见法王若必多吉后，（法王）为其传授了居士戒，使其心生菩提；其灌顶成熟后，修习并听受了《六大手印法之导引》。其未有拜见法王即手指着天空曰：“请看！法王之身体慢慢地前往空中。”并看见（法王）舞蹈后瞬间变成许多持金刚之幻化者。其也不由自主地跳了许多舞蹈，向吉祥持金刚祈祷曰：“请法王都松钦巴关照加持吧！”其祈祷后遂见远离心性之障。拜见法王数日后，见法王于四层佛殿中手持宝瓶，将流散的甘露汇集于宝瓶中，轮番三次灌顶后曰：“请密宗智慧赐予六身、六灌顶、六明点、六具合吧！”此后，上师在其头上系一红色宝冠，法王都松钦巴和七空行母唱吉祥之歌，并降下红花与珍珠相杂之雨。如是，其看见喇嘛斜塔巴上师（rje-bla-ma-shel-dag-pa）（为其）赐名，坐于许多大成就者之中开示空性，九次系戴帽冠；并看见双手抚摸头，舌舔唾液，触击金变为铁轮辐即出现有缘起之门；随从达瓦丹（zla-bavi-gdan）和嘉悦监（rgyab-yol-can）之上师闻习《四智慧之语诀》；目睹了坐于骏马宝座上，身披僧衣、

口呼“弟子”等欢喜之事。又看见上师之身犹如烈日燃烧，于太阳之七轮中以期克印嬉戏，并听到曰：“未升太阳何能落下山，跳起不动期克印之舞，二十七智慧秘密妙音，仙女坐垫自有宝藏性。”看见坐于香之大象之身使光辉四射的禅定门予以开启，并听到曰：“众生对无碍苍天之门，任何人也无法开启之，无知自身必要断除障，明了自身必要悟道性。那么若要观灭除幻影，门扉共同具有安置性，任何人也无法解与缚，请汝之心思不可懈怠。内部、外部、中间皆纯洁，如何往来皆要观圣地，郑重考虑亦无其必要，此光乃为空性大光环。这样为何如此是这般，请看所有佛法之行相，三摩地乃为殊胜之王，彼等系行相幻化之门。”

看见法王都松钦巴赐予红宝石色的水晶盒，并赐予一称为“七世佛之塔”。聆听《无量福田与身之庄严》和《具有诸业三加行铃之语诀》。看见上师之身庄严驻于兜率天，并跟随无垢佛；于其他世间之域，驻于无垢佛光之处。于乌仗那（ao-rgyan）赐予《引导从法轮聚合之金刚乘之了义》，并赐予如意七珍宝，授予密法之方法；惠赐时轮金刚铃，打开法轮密路之门；赐予许多宝藏，授予三十三语诀。弹起水晶琵琶从妙音中聆听到六不破庄严之佛语。于持成就大山处，其融于本佛俱生之身，获得无死身心之了义等。

其有无数加持善知识之传奇事迹。其出生不久，见到空行母苏卡斯德（su-kha-singnghi），并讲授《要义之镜》；瞬间显现观世音，并传授念修法门，无需将词语记在心间。若害怕天神的话，度母马上会降临并进行安抚。其随从法王日绰巴（ri-khrod-pa）闻习《胜乐之灌顶》时，亲见胜乐诸神，还看见以青莲花为座椅的珍珠装饰之度母以及金刚骏马在空中欢悦而鸣，使大地震动；白胜乐本尊手持琉璃宝瓶、六十二位红色本尊、无数面、臂之喜金刚佛等。还看见与金色观音相同的双臂白佛母，并言道：“欢乐自在持莲花，系胜贤大海之父，六道轮回幻之身，纯净智慧之化身。”其见到四面十二臂金刚瑜伽母及双臂蓝色佛等随从聚合之

法轮，彼等瞬间幻化为因陀罗尼王及其随从。其见到金刚解结之穴道，十五位白色的无主佛母边舞边大声说：“大幻化极为纯真！”其听到白般若十方佛赞颂后即幻变为各种大小不同之纯洁身而遍布世间，并讲授了许多教诫之秘诀。其见到遍照佛母和莲花智慧之空行供奉幻化之物品。其还见到普见佛及其无数化身和不动佛等，彼等祈祷和净治此福田。其所见所闻是无法说完的。

第二节 贝喀觉旺波受比丘戒

在德钦寺由大尊者顿珠贝（gnas-brtan-chen-po-don-grub-dpal）作亲教师、法王若必多吉作轨范师，为其授比丘戒，赐法名无垢贝益西(dri-med-dpal-ye-shes)。十八岁（1367 年）时，由堪布顿珠贝和轨范师嘉木样却多瓦桑东循奴贝（vjam-dbyangs-chos-rdor-ba-gsangs-ston-gzon-nu-dpal）为主的僧伽授具足戒。此时，看见空中出现有四个太阳以及自己被三件佛衣所披盖，为许多神、人讲授佛经等景象。从极乐者囊仁（bde-ba-can-nam-rin）闻习《慈氏五论》《量抉择论》和《律经根本论》等；从杰瓦雍拉卓噶（rgyal-ba-gyung-la-sgrol-dkar）和法王让迥多吉之弟子堪钦贡嘎沃色（mkhan-chen-kun-dgav-vod-zer）尊前获得许多金刚鬘等灌顶；从堪钦沃色嘉措（mkhan-chen-vod-zer-rgya-mtsho）闻习《精义类之教法》；从沃色贝瓦（vod-zer-dpal-ba）闻习《宁玛派密乘经释》和上下伏藏等旧译经，以及从雅桑巴索南沃（gyav-bzang-pa-bsod-nams-vod）闻习诸多《引导之教法》；从日措巴克珠达杰瓦（ri-khrod-pa-mkhas-grub-dar-rgyal-ba）闻习《灌顶传承之语诀》。在拉萨梦见从法王让迥多

吉闻习《发菩提心》，赐名为米旁贝丹（mi-pham-dpal-ldan）；同时殊胜佛和智慧空行赐名为赞丹巴（tsandi-pa）和喀觉旺波（mkhav-spyod-dbang-bo）；从热擦珠穆（ra-tshag-jo-mo）眉间发出的红色雍仲之光照在其身上，生有俱生之乐。由于在青年时期基本上是专心闭关修行，故乃囊（gnas-nang）寺所有大修行者所做的一切事情皆可以看到，（根据彼等行为）进行惩罚、表扬等教导，对此所有人都感到惊奇，任何人再也不敢随心所欲。此后，经过藏北之达木（vdam）和索（sog）等地抵达惹薛（re-shod）地区之中部，将不知受用者留在乃囊寺赐予安逸之修行，由于日措巴（ri-khrod-ba）的离去使僧人们万分痛心，遂将寺院之住持交给喇嘛索南本（bla-ma-bsod-nams-vbum）后,前往乃囊寺后山之日措中专一闭关修行。因发生一些争辩，遂唱诵菩提道歌：“啊，既然不符佛法，法身尚有何用!”此后，师徒十多人取道上部伍如（dbu-ru）于秋娘布嘉达（phyung-nang-po-rgya-mdar）看见法王都松钦巴宣讲佛法。其在工布（kong-po）各处隐居修习，尤其是驻锡于新杂日之锦勒（tsva-ri-gsar-mavi-byin-legs）处奉法王之命，护持帕玉日寺（ba-yu-ri-dgon）。后驻锡于杂日白岩石山三年，在岩石上留有其清晰之脚印。传说其可从半山腰往返飞行，驻于太阳之上。其亲见诸多空行勇士之庄严，并听金刚之歌。其驻锡于新杂日（tsva-ri-gsar-ma）地方期间，看见法王仁波钦圆寂而唱诵悲歌。

第三节　贝喀觉旺波修建寺院弘扬佛法

二十九岁的藏历土马年（1378 年），修建达孜那杰岗寺（stak-rtse-

rnam-rgyal-sgang)。三十八岁的藏历火兔年（1387年），迎请刚满四岁的德新协巴（de-bzhin-gsheks-pa）到达孜[1]，敬献佛经与财物，同时德新协巴也拜其为唯一之经师。三十七岁的藏历木虎年[2]，修建噶丹玛摩寺(dgav-ldan-ma-mo)，使得三百多位大修行者在夏、冬季各三个月内闭关修行，不断地为周围的人讲授佛法，故出现有无数得道的瑜伽自在者。在工、热（kong-ral）三地数年讲授《白法印》。此后，法王德新协巴师徒一起抵达卫地，在楚布等地大做利他之事业，后又返回工布地方，护持佛教之事业。其若宣讲佛法的话，可于两个闻距[3]之间听得非常清楚。相传曾由于第一世红帽系活佛扎巴僧格不善于言教，自称来世要与言教结为因缘，并寻得一吉祥海螺奉献给法王让迥多吉，由此因缘，其方有犹如空行梵天一样的声音。后来将此海螺镶上赤金之羽翼，使之与金刚座佛殿中的海螺一样作为佛殿之供品，目前还依然存在。其还将诸多非人残暴者引入善士之道，并著有许多奇有的《妙偈讲释之道歌》等，对弘扬佛法大有裨益。其睡眠可入光明，梦境可使幻身之智相于金墙围绕之宫殿中，幻变为殊胜功德王之年轻美貌的儿子，环绕金山顶上之水晶塔朝拜。七位活佛为其灌顶，（此时）天空降下各种水晶塔形状之雨。在唯有金子和绿松石之山沟中驻锡有诸多得道之大师，彼等名称为“持法、宏慧、除暗、定慧、髻称、恒狮、妙高法幢、日月叠、空顶、智慧王、胜海、如意宝贤”等具有各种分身之器具者讲论佛教语诀；其从美丽的白莲花中获得僧伽念珠之佛教语诀；众神亲自为其灌顶之法具由四大天王所持；宝幢犹如布满天空之太阳宝髻闪闪发光，白色的飞幡飘扬在空中，欢喜佛亲手所持；红宝石之腰鼓自动敲响，执持者跳起舞蹈；那塔格玛（na-dva-ki-ma）之僧团奉献盛满甘露之骷髅；其变为转动法轮圣王之上首弟子后，诸佛母为其进献供品，使其忆起如意安乐之天国。所有身发出绿松石之光，诸空行母唱起深奥之歌，并跳起舞蹈，而使四喜得到增长。其于空中无依而坐，在其右手之手心闪烁着胜日轮之光，照亮了整个世

界。在宽大的金殿中摆放着七大金鼓，击一鼓所有鼓齐鸣，并听到曰：

广阔无际天空之大鼓，
空中动物何知来击鼓，
非击鼓音亦遍传苍穹，
法音传至无际之天空。
内外之别他人无分别，
清脆妙音之金刚金鼓，
无威圣地变为静修地，
此乃威严真实如意乐。

其看见犹如高山之人骑着骏马，拿着犹如逾缮那[4]一样长的金剑，发出犹如敲击大鼓之声音。听到一位老瑜伽母讲解《律经》。其进入有数万门之宝塔，看见无边善逝大海之庄严。其在遍布山岩花和佛塔之地，看见层出不穷之菩提勇识和瑜伽母，并满意地获得关键之语诀。天空中各种颜色的空行母无限欢喜道："请去转动法轮吧！"为此其回答道："如若尔等也要去的话，我就不去了，法轮即会自行转动。请讲论《轮聚饰之三摩地》吧！"后瞬间自行幻化圆满忆念此经，使其十分满意。待红宝石花芳香四处飘逸之时，修持三摩地，即会从日月同辉之天空中降下如银花般的雨水，若触及之即会到达极乐世界，无数天女唱着"金刚之歌"，可获得《深奥金刚乘之了义》。看见一两位同伴在解剖极为高大之象，所有骨肉皆变为一种舍利，并发出密咒之音，还出现有许多飞翔和吉祥之光身。长约一庹的水晶宝剑之剑尖上有团燃烧着的火焰，瞬间即可降下甘露，其全身顿感十分凉爽，并感到获得与水晶剑一般的圆满之身。其看见前往乌仗那（ao-rgyan）和迦湿弥罗（kha-che）之间的地方人众随从大师修习《帕巴之语诀》；前往汉地董贡（stong-kun）附近修习

大圆满法等诸多殊胜之事迹，并记载在传记里，但因未有看到究竟，故称为“未来净土之传记”。其如同法王却贝益西（rje-chos-dbal-ye-shes）于东方大河如同象鼻伸出之山附近的则拉岗（rtse-lha-sgang）地方，按照静命（shi-ba）大师的做法利益众生。先前上师之修行地即北部达隆（byang-stag-lung）地方，此后变为法王绛秋嘉措（byang-chub-rgya-mtsho）之修行地，（于此地）一同塑有二尊像，据说彼等二像脚上皆写有新蒙文[5]“胜”字。第四世红帽系活佛[6]对此传记做了注释并说道：“尊者班杂热杂（bdzra-rva-dzva）等上师言，吾等为善逝金刚王之寺院略做有善事，故此让后世众生也逐渐知悉吧！如是，吾之无比上师修行观世音之真身，与无量光佛一同前往极乐世界是毫无任何困难的；与三怙主[7]一同前往遍照净土是毫无任何困难的；在兜率天驻锡于无垢佛子之圣地，拜见弥勒佛是很容易的；因是萨乐和（sa-ra-ha）佛之本体，故前往吉祥山是很容易的；其是因陀罗菩提（aindra-bhu-ti）总摄轮，故掌管乌仗那（ao-rgyan）等地。”

注释：

[1] 达孜地名，史称卫堆且日达孜宗。宗本起初由帕木竹巴政权委派，后改为世袭，至五世达赖时仍由吉六噶丹巴家族为达孜宗本，清朝曾赐予台吉头衔。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准噶尔人占领西藏后，由拉杰饶丹统属。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拉杰饶丹被治罪，达孜收归西藏地方政府，并派六品官雪仲前去任宗本。1934 年，拨给热振做俸地，宗本由热振拉章派往。1947 年达扎摄政时重新收归西藏地方政府。1954 年宗本由一人改为一僧一俗。1959 年民主改革后，原达孜宗、德庆宗合并为达孜县，隶属拉萨市至今。该县属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地势由东北向西南倾斜，东南和西北部为高山区，中间地带为河谷平地。名胜古迹有位于该县章多乡旺波尔山的黄教六大寺之首甘丹寺，叶巴寺是西藏历

史有名的寺庙之一，至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县人民政府驻地德庆。

[2] 此年应为火虎年，即1386年。

[3] 一闻距大约250市尺。

[4] 古印度长度单位名，五尺为一弓，五百弓为一俱卢舍，八俱卢舍为一逾缮那，约合26市里。

[5] 此处所谓的“新蒙文”，似指帝师八思巴为元朝创制的新蒙文“八思巴文”。

[6] 本名却扎益喜（1453~1522年），又名沙玛尔却扎巴。明天顺四年（1460年）被法王扎巴嘉措认定为红帽系第三世活佛却贝益喜之转世灵童，遂为其削发，并赐予红帽系冠冕和印章。明成化七年（1471年）从桂·循奴贝受比丘戒。后曾至康区、工布及前藏各地传法布教。明弘治三年（1490年）在仁蚌巴·顿月多杰的支持下，创建羊八井寺（位于拉萨西北当雄县境内）。从此，红帽系活佛的主寺也由乃囊寺迁至羊八井寺。后其除主持寺院事务外，还积极为仁蚌巴出谋划策，对付帕竹地方政权。

[7] 藏传佛教密宗三护法神即身怙主、语怙主、意怙主。

第七章

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德新协巴（1384~1415）

【译文提要】第七章共有 11 节，即《青史》记载有关德新协巴及其上师之史料；德新协巴之降生；少年时的德新协巴；德新协巴受戒出家；德新协巴受邀前往京城；德新协巴在皇宫中的活动；德新协巴在京城传法及受封；明成祖封授西藏诸王；德新协巴受到诸教派的迎请和供奉；德新协巴圆寂；德新协巴的主要弟子。

本章译文主要概述了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德新协巴的生平事迹。开始作者运用了《青史》所载的相关史料考证了德新协巴之上师及其弟子和有同门之谊的其他一些高僧的相关生平事迹，同时又依据作者所掌握的史料，指出了《青史》所记载的错误，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此外，还概述了第四世噶玛巴圆寂后的一些征兆和第五世噶玛巴的降生及其少年时的一些情况。噶玛巴德新协巴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

佛，也是明代藏传佛教的著名高僧，《明史》记载他为“哈立麻”，即噶玛巴。根据文中所述，德新协巴出生于西藏年波一处名为娘达木的地方，其父名为阿巴古茹仁钦，其母哈姆吉，而且德新协巴于母腹之中时即可口诵六字真言，出生六个月时便欲饮茶，不但能知前世，亦可推知当下，天赋异禀。总之，为了渲染五世噶玛巴出世的庄严与神圣，作者收录了一些传说与故事，并赋予了这些传说、故事以佛教的神秘色彩。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如此描写其实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考量，一则是源于自身的宗教信仰，二则是为了暗示由德新协巴继承四世噶玛巴的教主地位完全合乎噶举派的宗教法统。德新协巴聪颖好学，少年时便师从大轨范师公贡巴与多丹仁波切研习佛教思想，加之自身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从而很早就形成了对于宗教社会功能的深刻理解。虽然他一方面强调“欲接众生入善境，应引众生入释道”，但另一方面更认为“任何佛法也满足不了人的贪欲”，客观地讲，这样的认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本章译文还概述了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德新协巴在藏地受戒、弘法以及受明永乐帝之邀在汉地的一些活动。尤其是对第五世噶玛巴在明皇宫的活动做了详细地记载。据记载，明成祖即帝位不久，即派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携带着礼品和诏书到西藏召请第五世噶玛巴。德新协巴抵京后，建造坛城，弘扬佛法，并为永乐帝之母迎请牌位，为永乐帝诵《吉祥经》、做无量寿灌顶等。每一次灌顶仪式结束后，永乐皇帝仿佛目睹了许多非凡景象，为让其子孙后代都信仰藏传佛教，他下令由宫廷中最著名的画师将他所目睹的祥瑞图画在丝缎上，皇帝亲笔书写了题记，用藏、汉、突厥等文字抄写在画幅上。今天保存于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的“明大宝法王建普度大斋资福长卷”与此记载完全相同。由于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德新协巴在皇宫弘法“多有灵瑞”，永乐帝甚为高兴，多次赐宴和赏赐，还赐封他为“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简称为大宝法王）。大宝法王原是元朝封给八思巴的，是藏传佛教领袖人物中的最高封号，

明朝之所以把这个封号封给了第五世噶玛巴，是因为当时噶玛噶举教派在西藏的势力正逐步扩大，有着重要的影响，实力已经远远超过了萨迦派。自从德新协巴受封为大宝法王之后，这一封号即成为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历代转世活佛专有的一个封号，一直到明朝末年他们都自称大宝法王，按期朝贡。德新协巴不但为弘扬佛法做出了贡献，而且对明中央政权制定藏区政策方面也起了重大的作用。明朝对藏传佛教各教派采取了“多封众建”的政策，对各教派的领袖人物广为赐封。据后文记载，帕木竹巴、止贡巴、藏达仓巴、灵仓巴、贡觉巴等人的受封都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还概述了第五世噶玛巴活佛德新协巴晚年的一些活动。德新协巴晚年受到藏传佛教宁玛、噶当、萨迦、格鲁等教派高僧大德的敬仰和供奉，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曾对德新协巴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亲自给他写信和敬献了一尊佛像。在青海、甘肃等藏区，所有的僧俗部众都前往迎请德新协巴，由此可见，此时的德新协巴不但拥有着很高的宗教地位，其个人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德新协巴虽在藏传佛教界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外出讲经说法，都是自己背着行李，来去步行，保持着一个普通僧侣的本色。他修行佛法时，信守教规，严格约束自己；弘扬佛法时，不抱门户之见，不偏袒任何一个教派；尤其是他以各教派高僧大德之道行为己任，修复寺院，刊印经卷，广行布施，爱抚各派僧众，为各教派之僧侣做出表率。

纵观德新协巴的一生，其待人谦虚温和，躬行佛法，不但推动了汉、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也培养了众多有大成就的弟子。在他的弟子中，除噶玛噶举教派外，还有其他教派的弟子，这充分说明德新协巴对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此外，本章还详细介绍了德新协巴的主要弟子大文殊妙音顿珠沃色、木雅多丹扎巴仁钦、大功业者玛色多丹、第三世红帽系活佛却贝益西等人的生平事迹，特别是阐述了苏莽噶举及

其传承，为研究苏莽噶举教派的历史及其传承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第一节 《青史》记载有关德新协巴及其上师之史料

法王德新协巴(de-bzhin-gshegs-pa)自汉地回来之后便与(上师)[1]相见。嗣后，（上师）在则拉岗（rtse-lha-sgang）等地为其讲授有许多经文，此事在《青史》（deb-sngon)[2]上有记载。在关于福田与施主[3]相见之文字记载，自藏历火阳狗年（1406年）末至火阴猪年（1407年）初期间福田与施主相见。而贝喀觉巴（dpal-mkhav-spyod-pa，即第二世红帽活佛）于藏历木鸡年（1405年）圆寂，于藏历火狗年转世。（我）感到此记载有些不太正确。《青史》中还记载，（贝喀觉巴）在享年五十九岁之时来到了噶丹玛摩（dgav-ldan-ma-mo）之后，在所有的手书上加盖有手印后，不久就圆寂于此地。据说康巴之弟子们再三地邀请他，但在去的路上有不祥之兆。后弟子们又一再迎请，他就前往曲尼巴（chu-nyil-pa）地方，一到驻锡之地即讲完了所有剩余之经典。后来（他）身有微恙，并因此疾而于藏历木阴鸡年（1405年）六月二十九日圆寂。其佛身舍利被以肩舆迎请至噶丹玛摩金塔圣瓶之中安坐，随后由比丘本查巴（dbon-grags-pa）与帕月却桑巴（ba-yo-chos-bzang-pa）完成祈祷。其弟子中最重要的是法王德新协巴、帕木杰综（phag-movi-skyed-rdsogs）、杰瓦嘉措拉赤（rgyal-ba-rgya-mtshovi-lha-khrid）等人，彼等将上师之许多讲稿记录下来，其中蒙古人温日热（dbon-rigs-ral）随从上师贝喀觉巴（dpal-mkhav-spyod-pa）闻习经典最多。其他弟子还有扎衮巴却格益西（rdsa-dgon-pa-chos-kyi-ye-shes）、苏衮噶西哇仁钦白（zur-dgon-bkav-

bzhi-ba-rin-chen-dpal)、仁弥普巴索南仁钦（ri-mi-vbabs-pa-bsod-nams-rin-chen)、恰卡哇希热贝(chab-kha-ba-shes-rab-dpal）等人均尽其所能做利他之事。

出生于布波岗琼（bum-vbor-sgang-chung）地方名称为盖聂多丹却白益西（vger-nyag-rtogs-ldan-chos-dpal-ye-shes）也是他的有成就弟子，其曾担任无垢萨塔木王（dri-med-pa-sa-tham-rgyal-po）[4]之帝师，称为"色噶桑西"（sri-dkar-snags-she)，其修建有萨色（sa-gser）寺等许多庙宇。哈斯仁钦坚赞（lha-gzigs-rin-chen-rgyal-mtshan）长期依止上师，著有《帕木之圆满发心》等许多手稿，并发扬光大。

楚西索南布（vkhrul-zhig-bsod-nams-vbum）降生在距离乃囊（gnas-nang）很近的玉玛（gyu-ma）地方，不仅成为了上师的上等弟子，并建有乃囊寺，其有嘉多喇嘛坚赞（lcags-rdo-bla-ma-rgyal-mtshan）等弟子。帕月却桑巴(ba-yo-chos-bzang-pa)出生于那雪巴(nags-shod-pa）地方，其为上师之上首弟子，修建有帕月寺（ba-yo）和达孜寺（stag-rtse)[5]。据说比丘本扎巴（dge-slong-dpon-grags-pa）是塔布古热巴（dags-po-sku-rab-pa）之执事僧，因为他曾亲自修建了杰哈岗之寝宫与噶丹玛摩等寺，故对噶举教法（kar-bstan）成就最大。喇嘛仁桑噶波（bla-ma-rin-bzang-dkar-po）也出生于那雪巴（nags-shod-pa）地方，他修建了止东寺(grib-gdong)。彼等诸弟子均功业甚巨。

第二节　德新协巴之降生

吉祥第五世噶玛巴即是法王德新协巴。此外，前世法王若必多吉

(rol-pavi-rdo-rje)在北方圆寂之时，他的所有化机[6]各自看到了许多幻境，即在拉萨的觉卧像尊前有师徒七人，他们手捧装满金子的银盘，后银盘飞升，在空中旋转，又消散于彩虹当中，当驾临了楚布（mtshur-phu）的天空之后，四世噶玛巴言道："我要去兜率天，很快就要转世。"然后就消失在东方的天空之中，总之许多人看见了各种彩色虹光消散在空中；从门隅（mon-yul）[7]来的遁世修行者[8]说："法王师徒八十余人前来，为门隅王素热度穷（gsum-rab-tu-phyung）讲授了那绕尼古（na-ro-ni-gu）六法[9]人"。有游方僧人[10]与客商迷路在途中，在他们面前就出现了许多位仁波切，并为他们指明了路向。（第四世噶玛巴）说："其实我本人并不在那里。"很多人也都看见他骑着狮子走了，大轨范师等人来到诸帐篷中的时候，有人看见四世噶玛巴安坐于上方空中并赐予他们帐篷。快要到达雪卡（zho-kha）[11]的时候，所有人在一瞬间还看见了安坐于一匹黑头马上的(第四世噶玛巴)；到达了杰哈岗的时候，人们看见师徒十五人等出现，然后说："将船划过来。"划船之时，看见（第四世噶玛巴）从河水之空中出现并前往寝宫；四月十四日，（第四世噶玛巴）安坐于虹光之上，工布（kong-po）[12]街上的人们基本上都见到了；部分大修行者在嘉莱塞达（rgya-lavi-seng-vdam）也拜见了（第四世噶玛巴），而且还获得了教法，然后消失于彩虹之中；尤其是在娘达木（myang-vdam）上部有一位喇嘛，在下午还有太阳的时候看到（第四世噶玛巴）骑在狮子上，在虹光之中来到珍珠宝舍安坐，现身空中，后前往娘达木方向。

众人一边说："法王（第四世噶玛巴）的贵体难道有疾吗？"一边流下了虔诚的眼泪。众人所见之情景于娘达木地方之上空变为各种彩虹，每天都有花雨不停地飘落，芳香四溢，遍布整个地方。在（第五世噶玛巴）出生的房屋上空，彩虹不断地出现，许多人都做有吉祥之梦，梦见日月同辉，法王（第五世噶玛巴）驾临等等。

以前，所有预言家和降神者们都不约而同地宣布："法王（第五世

噶玛巴）是在我们的家乡出生，此乃真实无疑。”诸佛督促众生尽力做利他之事。当得知藏地众生需从战争、灾难中救度时，从工热三地（kong-ral-gsum）而分衍至娘波（nyang-po）[13]一个名称为娘达木的地方，（第五世噶玛巴）之父系那囊香氏（sna-nam-zhang）家族，名为阿巴古茹仁钦（sngags-pa-gu-ru-rin-chen），母亲是拉姆吉（lha-mo-skyid）。当时其母梦见，从北方来有许多穿着时髦的俗人，其中三四个人前来，主要的那个人说“请借一住处”，后即融入自己之身体，其他人则环围其周围。在其房屋后边的一大片空地上布满了海螺，遂捡了一兜。当吹一大海螺时，便从梦中惊醒。此外，还梦见空中日月同辉，虹光密布，金色花朵祥集不断等奇特之景象。

（母亲）为了（第五世噶玛巴）的身体健康，不贪恋美食。是时其在母腹中一遍遍地口诵六字真言及啊哩（ava-li）、噶哩（kva-li）、唵啊吽（aom-av-hvum）。众人还听到：“母亲和许多妇女不可同住在一起。”所有人左右环顾，不知声音是从何处而来，疑窦丛生。因为怕羞且不想让别人知道，又大声传出“母亲不能单独在父亲的寝室睡觉。”众人听后言道：“此乃佛陀之幻化者也”，“不可随便叩拜”。（第五世噶玛巴）的父亲也在梦中见到一个极为精美的坛城[14]，中间有一个圣瓶，遂对之叩拜、祈祷。

据《福德力之论典》（bsod-nams-stobs-kyi-rtogs-brjod）记载，对于诸圣人之福泽是难以测度的。此福力可以治好往时父亲之病源，昔日资具不足，现在尚需何用？桑普（gsang-phu）[15]的一位大修行者也从梦兆中清楚地看到立有许多经幡[16]，并传出“在此等圣地很快将有灵童转世”。一位名为贡坚（mgon-rgyas）的女施主看到于其头顶天空之中，法王安坐于日月之间的坛城中。另一位名叫桑吉（sngas-rgyas）的女施主也梦见法王反复往来于此地。在此方向之所有地方，疾病与战乱断除，粮食丰收。因为于此家中经常有虹光与花朵出现，故而众人皆知道法王将在此地降生。

少数几个与其父亲竞争的咒师嘲笑并嫉妒法王之父亲。如是，法王在母腹中依止，众生欢喜，且于藏历木阴鼠年（1384 年）六月十八日太阳初升之时降生。其时，大地微颤，花雨飘零，芳香四溢，虹光密布。此位心存妒忌的咒师，因为其家中的女人反复梦见了很多美貌女子对法王母亲寝室进行巡礼，其中打扮尤其美貌的四位女人高擎着酥油灯朝拜，故此后他对法王大加敬信，并成为法王的侍奉者。

法王出生那年，其近侍弟子释迦沃（shvaka-vod）编撰有传记，从中我们知道了所谓的“血眼牛年”（khrag-mig-glang-gi-lo），而“血眼”即是专指红色眼睛幻化之特点，即是藏历火兔年与饶迥结合时的木鼠年，而不是牛年啊！尊者聂普巴（snyag-phu-pa）有诗云：

猪年吾将示现圆寂状，
鼠年吾于娘达木转世，
龙年将做利他之事业，
向如此言行虔诚顶礼！

如是，法王安坐于母腹，而后亲自示现，故众人相信，无可争议地大加供奉。

第三节　少年时的德新协巴

法王降生不久，当地的众生虔诚敬奉，给以无数供品。半月后，大轨范师公贡巴（kuvi-gung-pa）前来迎请法王。后又派遣大堪布贡伦巴

(mgon-blon-pa）和轨范师罗追坚赞（blo-gros-rgyal-mtshan）等主仆多人送来大量的食品、衣物等。法王安坐于母亲怀中，对彼等微笑而且展示出了欢喜的表情，然后又抓着管家的手指欢喜地坐在了他的怀中，管家消除了疑虑敬信了法王。之后不久，大轨范师在工布为前世法王修建了大银塔，然后将银塔与五世法王一起迎请至楚布（mtshur-phu）寺，是年的十一月十一日拜见了法王。

法王出生刚满六个月时，就要求喝茶，遂用手去取茶。若在他面前放有糖的话，他会先把糖藏起来然后笑而欢乐地再拿出来。故此将帽子、衣服、金银碗等物放在其坐垫之上，安排喇嘛释迦沃主仆侍奉法王。他们每月延僧念诵[17]广中略三种般若经[18]及《贤劫经》（bskal-bzang）、《宝髻经》(gtsug-tor)、《能破金刚经》（rnam-vjoms-tshe-chog）等，不间断地努力。在九月份法王闭关[19]，结束闭关的时候仅仅赏赐衣服等物品给朝拜者。如是之时，法王安稳地呈跏趺坐，根本无匍匐状。藏历牛年（1385 年）元月上旬的一个早上，当身边众人神情涣怠之时，大家没有注意到法王是怎么从彼处到此处缓缓走动，而后又笑着坐下的。有人问："你无须匍匐即可如此走吗？"法王回答道："能走。"释迦沃在法王的传记中将此事记载为藏历虎年（1386 年），错后了一年，故误认为法王降生的时间是七月。

（法王）在房屋的柱子瓦砾中间，有如手掌般大小的一位贵人像变魔法似的来回走动。释迦沃请求道："不要如此行动，这有害于身体。"法王回答道："喇嘛你不必为此担心，我会注意平安的。"此后，人们看到天空颤动，冰雹淋淋，法王即手作"期克印"，霎时冰雹移往别处，如此发生了多次。有一天法王对释迦沃说："大轨范师将要从藏地来，你前去迎请。"此后法王立即就去了尼达塘（nyi-zal-thang）会面。大轨范师拜见了法王，而后卫藏（dbus-gtsang)[20]的止贡(vbri)[21]、丹萨梯(gdan)[22]、蔡巴(tshal-pa)[23]等部的施主与各教派的弟子前来迎请，并奉上诸多礼品。

此后，法王又驾临杰哈岗，驻锡此地，并告诉说楚布、噶玛、那普（nags-phu）等地的所有，法王所说如上一切情况完全符合实情。听说大轨范师又要来，法王及其父亲等人前去迎请，大轨范师因故路途耽搁了多日。（有人问）：“今天夜里能到达吗？”法王当时伸出两只手指说：“两天后即到。”事实果真如此。

四月吉日，法王说出四品之名。问：“此等从何而来？”法王以手指着胸膛说：“就在这里。”问：“您有吗？”法王答：“是，是。”然后大笑。法王对施主台卓（theb-grol）等人说：“因病而造成诸多痛苦，只有加持[24]才能好转。”如此照办，各人的病情均有好转。（大轨范师）到岗巴娘波（sgang-pa-nyang-po）地方用了很长时间，问：“现在快到了吗？我们前往迎请吗？”法王答：“现在还不到时候。”半个多月之后，法王对释迦沃说：“该走啦，也给你一些金子”，并（吩咐了）在何处见面，而且如此发生了。

大轨范师等人来到之后就见面了。法王指着一张小法座说：“此法座太高了。”又重新修造了一张小法座。法王对众人说：“你们前来磕头行礼吧！”并给众人一遍遍地摩顶而后大笑。曾从搭瓦箭斋（rta-bar-rgyal-vdsin）将一百匹骏马及大量物品敬献给了前世二位法王的大施主老妇人洛丹（rgan-mo-blo-bde）之子阿白（a-dpal）等人前来，请求向法王敬献一百马匹。法王看到了他们之后马上问：“施主杰巴（dpyal-pa）来了吗？”如是等等，难以计数。

总之，如同小孩跟着母亲学习说话，如果真实情况被掩盖而说了与事实不相符的话，由于心识所行[25]很不一样的原因，浊世[26]众生就不能被教化了吗？为了宣扬如世间和睦等事，如果依赖这些不多的圣人们的天性，便如同太阳坛城中萤火微光就可以被看见而后颂扬，此境并不多。多丹仁波切喀觉巴（rtogs-ldan-rin-pao-che-mkhav-spyod-pa）前来拜谒灵童，然后敬献了许多礼品和前世法王的帽子[27]。法王用手取来放在头顶

上的时候，大小相称，丝毫不差，众人对此感到十分惊奇。

杂日（tsva-ri）、那普（nags-phu）、郭城（lkog-phreng）、杰哈岗等地众人再三迎请法王，法王说："我先去娘波（nyang-po）和那普。"而后，信众们各自抄近路前来迎请法王，彼等福德资粮因之大增。在路途若遇到暴风等，法王用手一指，暴风即遁往他处。以大轨范师为首的岗巴（sgang-pa）等人也来到了艾塘（ae-thang）地方，并以狮子宝座迎请，后来法王依次去了那普等地，而且讲述了每位信众的前世情况，所有徒众也必定会皈依法王。

释迦沃因为从马上掉下来使肋骨断裂，法王稍以手触之，其疼痛即消除，并很快痊愈。在大雪纷飞的寒冬，法王只穿有一件薄薄的衣服就走了，而且身上闪烁着微光；在炎热的夏天，法王穿着厚厚的衣服，也觉似凉爽。法王驻锡于隆堡甲卡（long-po-lcags-mkhar）附近的平坝，外出散步之时，在离道路不远处一磐石之上玩耍，用手插有许多树枝，遂出现有洞穴之痕迹，并说："请将此分开。"此间布满有一庹多长像肺一样的动物，外面是黑色动物，里面是像芝麻大的白色动物，彼等用舌头舔着唾液。持定之后，彼等即刻死去，遂出现彩虹和花雨，彼等尸体亦被焚烧干净。问："此乃何因？"答曰："以前于若必多吉（rol-pavi-rdo-rje）之时，此地一位享用生者和死者（食物）的喇嘛承诺从恶趣[28]中拯救众生。此等黑色动物是他用死者之食物做成，此等白色动物是他用生者为报业缘，遂将身形吃掉。（法王）言道："我如此承诺，将迎请众生至极乐世界[29]。" 而后，当打开路边的那块磐石，即清楚地看见剖面两侧有此等动物之痕迹，直至现在尚清楚地显现。对此有的说，在法王让迥瓦（rje-rang-byung-ba）时期众生被引导而且罪恶的根源得以显现。所谓这些虽得以闻悉，然在传记之中并未记载。

法王于雪卡（zho-kha）参拜经幡且施以供奉。驻锡此圣地之时，有人说"多丹仁波切（rtogs-ldan-rin-po-che）今日将到"，并为此做了准

备。尤其是名为格西释迦多（dge-bshes-shvaka-rdor）者，在法王身边反复说前去迎接。后法王道："今日毋往，明日他会与我路上相见。"此后果真如此，第二天就见到了他。法王遂言道："我说的没有错吧！"自此，（格西释迦多）再不敢妄言。

之后法王又对释迦沃说："你如此之言论，应虑及众生利益，纳入善行之举。"嗣后，法王又依次造访了所有村落，无论到达任何地方皆禁止渔猎[30],大力弘扬佛法善事，一切皆如松赞干布之事业去做。达瓦江孜(rta-bar-rgyal-vdsin）地方的施主向（法王）供奉有百匹良驹，于万众面前设摒弃罪孽之宴。此日在虚空之中，日月星三光[31]汇聚，花雨如雪，飘零而落。

法王被迎请至涅窝（snye-bo）地方，留有许多脚印。（众人）看到当法王行至悬崖之上，诸护法神随即往迎，此景象反复出现。信众之受用，如海无边。其时，法王对大轨范师说："要反复如此讲，为让众生入善境，应引众生入释道。"如按（法王）所言，大轨范师亦知悉（法王）所思，故（大轨范师）在内外修法过程中显现了一切资具，并做了有意义之事。虽有无数菩提勇识佛之见，然仅赐教少许，（法王）便能说出此等情形。法王说："佛母来了，开一下门。"然后又做了些吩咐。在大家感受到（佛母）出现的同时，（佛母瞬间）又离去。若遇天旱，法王施以命令与真言等，雨水片刻倾盆而下。

藏历蛇年（1389 年），法王六岁驻锡郭城（lkog-phreng）之时，对释迦沃说："从噶玛方向要来很多人。"数日后，传说（彼等）即抵达森虎瓦（singhu-ba）地方。法王说："若是为尽快相见，那还是从沃塘（vo-thang）码头出发即可。"之后，（彼等）拜谒了法王而且做了如云之多的供奉。之后不久，止贡（vbri）、丹萨梯（gdan）与蔡巴（tshal-pa）等地的卫藏所有的施主们分别前来迎请，是时楚布[32]的国师桑波仁钦（bzang-po-rin-chen）等人前来，喇嘛洛扎瓦（lo-tsa-ba）将大明皇帝的诏书、帽

子、佛珠等殊圣礼品敬献给了法王。当（众迎请者）纷纷前来迎请之时，（法王）朝向所有的迎请者们聚集之地言道：“（我）要先去噶玛地方”，并吩咐总管桑波仁竹巴（bzang-po-rin-grub-pa）也需要先去楚布地方。法王用手指指着呵责道：“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我所谓坐在法床之上还敢说话吗？你等任何人都不了解，我去哪里我自然知道。”之后，众人十分畏惧，不知如何向法王解释，谁也不敢至法王尊前。之后，法王向无数的信徒言道：“任何佛法也满足不了人的贪欲。”

此后，法王开始从大轨范师闻习大手印、六法、六加行等方面无数之引导和语诀；从多丹仁波切闻习那（nag）、杰（rgyal）、帕（phag）三种传承等一切深奥教法。法王由于神志进益，断证[33]不断得到圆满。后来法王驾临帕月（ba-yo）与贡萨（dgon-sar）之间的地方，广行利他之事。前世法王的根本弟子即是（现在法王的）营官，他也是帕月等地的庄园主，他在杰哈岗的走廊墙壁上绘有一百多幅《法王都钦（dus-mkhyen）[34]传记》的壁画，并在帕月地方为前世法王塑像。

掘伏藏者桑吉林巴（sngas-rgyas-gling-pa）前来迎请法王，法王对其说：“因为金贝和胜海之藤鞭在你之手，请你将我的金贝和胜海之藤鞭拿来。”此后，（桑吉林巴）即将（金贝和胜海之藤鞭）献给法王。（法王）说：“你已把藤鞭弄断啦。” 桑吉林巴遂拜伏在法王脚下痛哭。

第四节　德新协巴受戒出家

在法王七岁藏历铁马年（1390 年）元月一日，法王来到了杰哈岗一处比丘聚会之山上。在以堪布聂普瓦索南桑波（snyag-phu-ba-bsod-

nams-bzang-po）与亲教师扎觉巴云丹罗追（dgra-bcom-pa-yon-tan-blo-gros）为首的诸高僧大德聚会上，为法王受比丘戒[35]和沙弥戒[36]，赐法名却贝桑波（chos-dpal-bzang-po）。此后，藏历水马年（1402 年）法王十九岁时又来此地，堪布、亲教师与持法者共计八十多位中，法王正式受了圆满比丘戒。传说法王在藏地获得比丘之业绩多而胜妙。

据说每位（众生）向法王行礼之时，法王时而依身虹纹之上需要休息，（此时）出现有彩虹与花雨。（堪布）聂普瓦钦波曾受过神胜尊者巴沽拉（ba-ku-la）[37]之教诲，亦曾随从前世法王若必多吉闻习过许多教法，（故此）他是德新协巴的上师，而且比其他的敬信弟子（对法王）更加虔诚，且对法王赞颂有加。（法王）先后从堪布和亲教师那里闻悉了所有律经方面以及觉丹（jo-gdan）教法和许多深奥之著作，还从大师噶西瓦（bkav-bzhi-ba）学习了许多典籍。

在法王十九岁的藏历水猴年[38]（1404 年）八月十五日，法王从雪卡（zho-kha）地方出发，前往扎雪类乌齐俄（bra-shod-ri-bo-che-ngom）等地为所有高尚与低贱人众讲授解脱经。藏历鸡年（1405 年）元月，法王来到了噶玛地方，以佛法教化一切有情[39]。此后，盖热巴（rke-rags-pa）、喀阿聂巴（rga-a-nyan-pa）、厦噶（shar-ka）地方的官员绰沃杰（khro-bo-rgyal）、万户长[40]塔热喀且（da-ra-kha-che）、公觉（go-vgyo）地方的官员南喀悦色（nam-mkhav-vod-zer）等所有僧俗首领前来迎请法王，法王得到了大部分人的信仰，并使每个人都得到无数奇异之征兆。在前往牧区的路上，前来拜见法王的一些人请求法王讲解他本人的传记。法王如是言道：

使生死无常得心解脱，
为救无主轮回之众生，
慈悲有情余故入世间，

转世涅槃兮恒常相续。

（法王）在波措曲茂（vbom-mtsho-phyug-mo）之湖畔念诵真言，遂降下雨露，广行利他之事；公觉地方蝗虫成灾，受到重大危害，法王布令，蝗虫便断绝。因为得到了布波瓦（pu-vbor-ba）再三的迎请，法王答允。复次，来到了工布（kong-po）地方，（为众人）授近圆戒，并行利他之事。

第五节　德新协巴受邀前往京城

昔日，蒙古皇帝妥懽帖睦儿[41]（tho-gan-thi-mur）执政三十五年，法王若必多吉回到藏地后的第五年，汉地发生反叛，法王（若必多吉）来到了蒙古地方。汉地皇帝明太祖（rgya-nag-gi-rgyal-po-thavi-jus）[42]执政不久，此后大皇帝便统一了汉、蒙古、西夏，社稷安定。皇帝[43]闻悉法王之美誉，甚为喜悦，故再三邀请，尤其（在诏书中）曰：

兹悉上师汝精通如来之深奥佛法，且利益西方众生之事，使众生皆皈依和敬奉佛法，此乃犹如佛祖降临人间。汝若未获殊胜智慧功德事业之成就，岂能如此广利众生。昔日朕居北方之时，闻知汝之美名，欲得一见。今朕即位，国家普度安乐，朕久思之，须开创犹如消除黑暗之共同业绩。昔日，释迦牟尼佛以慈悲之心利益众生。今汝弘扬深奥之佛法，此举与佛祖同心无二。故迎请汝至中原，弘扬教法，利益国家，此乃朕昔日之所思也，请上师务必前来。先王开创中华乐土，亦已皈依佛法。

朕之皇父洪武太祖及信奉者皇太后久逝，欲报其恩，然未得其法。上师汝以智慧之业绩获得殊胜之成就，唯此乃佛教之本性也。故务请汝速来，完成对诸善逝者之荐福仪轨。现遣司礼少监侯显[44]等人赍书迎请，敬请上师慈悲体念，速来为荷！随诏书之礼品有三锭银子计一百五十两、十匹不同颜色的丝绸、十匹不同颜色的缎子、檀香木一块、乳香十斤、乳黄香一斤、白茶一百五十斤。

永乐年二月十八日写于皇宫。[45]

此外，按照皇帝诏旨前来迎请法王的金字使者较前有所增多，彼等前往卫地。止贡（vbri）、丹萨梯（gdan）和内邬（snevu）等地众生对法王大加侍奉，（法王）驾临拉萨及楚布，渐次经由北路前行，利他之事相续不断。

二十三岁的藏历火狗年（1406 年）七月三日（法王）驾临拉登(lha-steng）寺,八日抵达噶玛寺，于此汉地大臣们将诏书和礼品敬献于法王。（法王）于十八日出发，于格东（rke-stong）和格绛（ker-rgyang）地方驻锡二十五日，达波钦波（bdag-po-chen-po）、灌顶国师和获得印绶者等诸位大人与玛尔康（smar-khams）[46]地方的无数比丘皆俱生欢喜之心，夏尔喀（shar-kha）之众生皆来拜见法王。此后，经过第六个驿站渡过长江口岸。灵仓（gling-tshang）地方的供奉无数。（法王先后到达了）热嘉珠索（ra-rgya-gru-so）之间的第十个驿站，卓浦绒瓦(khrom-bu-rong-bar）之间的第十六个驿站，卓浦地方的人们一次向法王敬献了五百匹马。此后，前来迎请法王的大臣抵达第一个驿站。法王抵达第二个驿站临洮(ga-chu)，于(火狗年）十二月三日从临洮出发，而后依次经过三个驿站并于两天后到达了起辇谷（shi-kun)，又经过两个驿站抵达曲玛卡（chu-ma-mkhar)。此后，在第十九个驿站，萨兴（zam-shing）王子前来拜见(法王)，在第二十个驿站，白阳（pan-yang）王子拜见了（法王)，所有

人皆供奉礼品、无限敬信并侍奉法王，而且每当闰月时所有人皆聚集起来（拜见法王）。在第十四个驿站洪芒(hung-mang）地方无数比丘（拜见法王)，供奉之多如云四驰。抵达第三个驿站时，秋贡（chu-gun）王宫的两位王子前来拜见（法王)。在第三个驿站的王宫前有大河一条，码头上有船三千艘，（法王走了）三百六十五步（即）一里路，到了一艘上等的大船上，驻锡于（一间）庄严精舍，乘船三百八十里之遥而去。在河对岸有各种不同装饰的大象三十余头和万余比丘迎请（法王)，而且大家都看见晴空之中彩虹出现。

第六节　德新协巴在皇宫中的活动

藏历阴火猪年（1407年）元月二十一日，皇帝出宫而至城外法王驻地，将一具金色的千辐轮[47]供奉给法王，皇帝亲自为法王敬茶，并为所有师徒赐予新鲜的茶叶。

如今经常讲述的关于皇帝与法王相见之文字记载说，（皇帝）思虑到法王若有神通智慧，应该执有哈达一条，而且放一具右旋法螺于袖筒之中，首先应赐予（朕)。法王亦知悉（皇帝所想)，随即从身侧取出一具右旋法螺，敬献（给皇帝)，（皇帝）遂从内心虔诚敬信（法王)。此后，法王说："(皇帝）赐予的一对金翅鸟，系欢喜天之贡品，其长度略如五指宽之两个右旋法螺。"

因新建有觐见的宫殿，法王于此日晚即驻锡于此宫殿。翌日寅时，(皇帝）赐予所有仆从每人四套衣服、一双鞋；赐予贵人们每人一顶金色盘帽。皇帝从遥远的地方前来住于此处，按照汉地之习俗左为上，法王

依左侧安座，其余的人在前方左右两侧坐定，共同恭侍法王。此后，皇帝返回王宫，众师徒驻锡于觐见之宫殿[48]。

二十二日，（宫殿）内外的人们一大早就来到皇宫。为欢迎法王，无数身着盛装之人们敬献有手工制作的绸缎精舍与黄金、绿松石精舍以及华盖、宝幢、经幡、香囊等供品，种类之多，不可思议。此外，欢迎队伍中还有一头白象、三头挂着金银饰品的大象以及三百头披红挂绿的大象仪仗队[49]。身着僧服的五万余僧人分别手执鲜花和各种不同的乐器，以九位皇太子和三千余名大臣为首的十万显贵，一百二十万军士围成一圈，有些人披甲戴胄，有些人携带盾牌，大部分人都手执长矛。人人手执金锤、金钺、金杖等，每百人为一组，手持金、银、绸缎装饰的日月形状者有四千余人。随后大皇帝为迎接（法王）亲临皇宫大门，外面如何安排迎驾，里面也如何安排迎驾，尤其是仅穿戴金甲者就有二百余人。在觐见会聚的宫殿南门，有座五层（楼房），里面有纯金制作的金顶、金柱以及藏式三十二根柱子的寝宫，寝宫四方有三个门，每门有一佩剑侍卫。皇帝与法王之座次惯例一如往昔。法王之身边有三位净妙上师（bla-ma-rnam-gsum），左侧安置有僧众，四门中各有穿金甲者五十人。皇帝左右两侧有持盾、挽弓、佩剑者四十余人。午宴赐予无数种食品。此后，在皇帝面前表演各种喜剧。临行时，皇帝曰：“朕已吩咐请法王等走中门，吾等走左侧之门。”皇帝送法王至皇宫中门，前去迎接者们送法王至寺院中。

总之，自蒙古[50]以来，皇宫虽有很多寺庙，然特按照汉俗之设计于城墙外[51]新建有灵谷寺(ling-gu)[52]，于内地[53]新建有大都寺，并建造有驻锡地。这两座寺院与五台山的寺院中之营房到外围之间皆安置有上师之侍卫。关于记载此等寺院之拉章(bla-brang)[54]的书籍保存于杰哈岗，我曾亲眼目睹过。

次日太阳初升，皇帝驾临寺院中。法王从寝宫之内门，所有上师从

中门迎接（皇帝）。敬献的礼品有备好鞍的三匹白马，其余白马一十八匹。对此，汉人以白色马匹尤为致胜，然而昔日的老者不以白色（为致胜），今以白色为致胜之始。尚敬献有金七锭、银三十七锭、绸缎百余（匹）、茶三十包、金铃杵十五个、金瓶两个、银瓶五个、金银曼遮一对、五瓣莲花金银盘供一个，其他还有宗教供器、金银碗盘等无数礼品。皇帝称此等礼品为"胜境欢喜天之供奉"。

二十三日，（法王）于寝宫（未出）。二十四日，皇帝下诏，请以三位上师为首的所有随从前往皇宫，并安排于宫殿之廊厅相见。皇帝尚传旨不需要每个僧人为皇帝行礼。（皇帝赐给）仲普国师（vbrong-bu）、轨范师噶西瓦仁钦贝（dkar-bzhi-ba-rin-chin-dpal）、大堪布贡伦巴（mgon-blon-pa）等三人每人银子三锭半、精美之金供器一个、飘幡一条、放置多玛之供器一个、衣服两套、食品盘一个、内用外用绸缎十二匹、钞两千、石铃杵四个、白念珠一副；（皇帝）赐给全部僧人中的上等僧侣每人一大锭银子、钞八百、绸缎六匹、丝织品六匹；（皇帝）赐给中等僧侣每人两三锭银子、六匹绸缎、钞四百；（皇帝赐给）下等僧侣每人半锭银子、绸缎四匹、钞三百；（皇帝赐给）所有的僧人每人白念珠一副，衣服两套、两对石铃杵。[55]二十七日早晨，皇帝驾临法王驻地，赐予法王白檀木制作的高度有两肘之千手千眼观世音一尊以及供奉观世音的银制供器、供灯等，（还有）无数的银制器皿、水晶供器等。

此后在第二个月的上旬一日过新年之时，此即蒙古（历法）二月，现今汉历元月。法王身边的领经师和轨范师于黎明时从皇宫的东门而入，然后坐于廊厅，皇帝到彼等尊前请他们用茶。黎明时分，皇宫四面八方为大元皇帝效劳的五十余万显贵、大人皆向皇帝行礼。尚有虎两只、犀牛五头、雪猞猁两只、大象百余头及（手执）法器者很早就来迎请，每组有一千人，披甲执戟者每组有十万人，二百多舞蹈者率领的各种艺人一千多人，皇帝与法王们观看片刻即至皇宫，安坐如昔，并赐予美宴。

是故，下达诏谕僧侣们不必行礼。安排所有艺人依次来到皇帝与法王面前表演戏剧、歌舞、乐器。晚宴结束后，皇帝送法王至第三道大门外，王子们送法王至寺院，皇帝并赐宴所有显贵、大人。又于十五日早晨，皇帝迎请师徒二十多人至皇宫，照旧赐予戏剧、宴会。此日晚间于宫殿的大长廊上，放有火花与八瑞相徽等多种焰火并表演有十万多种戏剧。深夜，法王等人返回寺院，其寝宫大门口也有与上述相同的会供和各种表演。此后数日，法王依次为皇帝讲授佛法。

二十五日，所有师徒等人被迎请至皇宫，首先从东门到达金銮殿(gser-khang)，此后即到达了以前觐见的地方，二人会晤。皇帝赐予法王用一千两银子制成的五锭银等许多礼品，表演的节目大部分与以前相同，特别是皇宫的西门前还表演有黑猴走钢丝、白猴骑马等精彩节目。

第七节　德新协巴在京城传法及受封

此后月（即三月）之五日，绘出内外坛城之线纹，法王制作《胜海》(rgyal-ba-rgya-mtsho)；仁波切制作《宝金刚橛》(phur-pa)；噶西瓦(bkav-bzhi-ba)制作《密集》(gsang-vdus)；轨范师制作《米遮》(mi-tra)，其他人制作《金刚性法性经论及灌顶》(rdor-dbyings-chos-dbyin-gs-gsung-dbang)、《喜金刚》(dgyes-rdor)、《至尊度母》(rje-btsun)、《遍知》(kun-rig)、《药师佛》(sman-bla)、《度母仪轨》(sgrol-chog)、《修行大悲心之咒》(thugs-rje-chen-povi-gzungs-sgrub)等十二坛城[56]。开始（制作坛城）之时，皇帝前来赐予法王身边三位上师之礼品，所有上师每人内外衣服四套，其他（制作）坛城者每人内外衣服一套，

由皇帝亲手颁赐。

十八日正午，法王修行仪轨，此日如同皇帝父母（生前）驾临一般。法王为皇帝灌顶一次，其他人做度母仪轨。十四日，升起彩帐，皇帝与法王等人亲见了十六尊者之尊容，而且三位汉地大臣也看到了。众生皆看到甘露从一棵大树的枝头上流出，一棵柏树的枝头上长出了一朵金花。总之，从仪轨开始到结束之前，各色彩虹浮现，花雨飘落，一如往昔。

十九日夜晚，法王迎请皇帝母亲之牌位，其他人将彩色细沙运送至大海。此时，无数比丘和用各种饰品装饰的大象前来恭送。此后，法王为皇帝念诵《吉祥经》（bkra-shis），皇帝为法王奉献的礼品有黄金九锭、白银十八锭等大量物品；赐予三位上师每人内外衣九套，每人白银三大锭、钞一千铢、马三匹、绸缎八匹、丝织品五十匹；赐予却银巴（chos-dbyings-pa）和多银巴（rdor-dbyings-ba）二人各绸缎七十匹；赐予贡日巴（kun-rig-pa）等其他人每人绸缎五十匹；赐予每位仪轨僧侣银十三两，每人绸缎四匹，每人钞四百五十。

又于二十日，（法王）被迎请至皇宫。绘制坛城后，法王为皇帝做了无量寿之灌顶。次月（即四月）八日，（法王）首创“六法之导引”（chos-drug-gi-khrid），皇帝亲自实修，（法王）翻译经卷后敬献给（皇帝）。此月，（皇帝赐封法王）“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de-bzhin-gshegs-pa-rin-po-che-chos-kyi-rgyal-po-nub-phyogs-kyi-byams-pa-chen-po-zhi-ba-dbang-phyug-gi-sngas-rgyas）”[57]之名号，赐予用一百两黄金制成的诏书和如意宝贝水晶印，并赐予三位上师大国师之职以及金印和水晶印盒。

一千余名汉僧由于犯罪被擒拿入狱，面临性命之虞，法王劝说皇帝后，拯救了彼等之性命。其次，（法王）先后劝说皇帝对全国狱中的重刑罪犯（进行赦免），为此皇帝先后三次下达赦免之诏谕。皇帝让汉教、本教、震卦[58]等各个宗教按照自己的教规去做，并下诏曰：“此教（指法

王所传的宗教）谁也不可危害。倘若有所危害，各自教派之长老立刻来见朕，如何按照法规去执行，朕是知悉的。”将弘扬佛法之诏旨颁布全国。昔日已赐予帕木竹巴“王”之名号和大印，复赐“灵仓”和“贡觉”王之名号和大印。四月中，法王前往五台山住夏[59]。此后皇帝父子护送（法王）至海岸。此后，法王又返归藏地[60]。关于皇帝与法王相见之文字，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记载。

总之，明太祖皇帝之福泽无量，他委派大臣首先迎请了比日帕巴（birlbi-pa），供奉有“太平盛世”（ding-phon-bzang-po）之小头巾和鹅黄色僧裙。此后，又迎请了十六尊者[61]，供奉有“太平盛世”之上衣和下衣一套。此后，又准备迎请法王德新协巴之时，（太祖皇帝）驾崩，故大明成祖皇帝也考虑需要完成父母之愿望，尤其大明成祖皇帝是文殊菩萨之化身，皇后是度母之化身，施以妙善之业。皇帝之伟业掉举[62]，使神圣佛法暂时发生乱相之时，据说（皇帝）于梦境中前往普陀拜见观世音，因爬山之疲惫，正欲离开之时，眼前出现一枝高大而茂盛的青莲花。（皇帝）趁机歇息后复返，于山顶上拜见了大悲心佛并得到加持。此后，皇后督促弘扬神圣佛法，迎请法王，并使疲惫的皇帝得到康复，故皇帝曰：“朕的妙善者即是此皇后。”对皇后赞不绝口。修仪轨之时，在每个人面前出现有彩虹、大象和狮子等各种影像，称为“仙鹤”的鸟长时间地显现，各异之花雨不断降下；以前人们未曾见过的许多僧侣环绕坛城，瞬间又出现在彩云之上的诸多阿罗汉[63]；在云隙间出现有菩提勇识佛[64]，并看见诸神亲自前往供奉等等。尤其是当太阳落山时西方出现有大片金光，遍照汉地全境；尚看见自无量光佛刹土[65]发出无量寿佛光等诸多奇特之景象。此每日所出现之景象皆绘在丝缎之上，皇帝亲笔书写有题记，用汉、藏、突厥等多种文字抄写在画幅上，名称为“祥瑞丝绸画卷”，现在尚有保存。[66]由于（皇帝）父母之佛塔的因缘及正果，故修建有极胜之地，各处圣地皆出现有诸多奇特之景象。尤其是法王离开皇宫后，驻锡

于五台山之时，每天在灵塔影子之下出现有虹光，虹光中显示有许多奇特之身影。皇帝迅即（向法王）奉上请求教言之诏文，仅此类诏文就颁有十余道，关于此等奇事述说不尽。

此时，皇帝看到德新协巴一庹多高之身像每日都在增长。次月此日，最初存放于天竺一小地方的释迦牟尼之佛牙舍利，出现在皇帝的手中，皇帝知悉此乃为法王之大悲心所致。后关于（佛牙舍利所显现之）纯金的佛像如何看见、如何塑造等原因，请教之诏旨等赐予法王之手。

总之，依皇帝本人思虑，欲效仿蒙古时代用兵治藏，考虑以一种犹如蒙古政教合一的体制治理社稷。但因法王如此弘法，故不宜动用军队。最终，皇帝认为藏地佛教传承不一，宗派各异，必将引发彼此纷争。如若真的发兵至藏，法王定会不乐。（皇帝道）："朕将遗留于临洮的鎏金屋顶上之砖瓦送去（藏地）之同时，派出朕之一小队骑兵，彼等在每匹马的尾巴上系带一块砖瓦，即可平安地到达藏地。后将所有的教派皆统一到您的教派之中，如此每年您可于多康之热岗（rab-sgang）、卫藏之拉萨传法布教。请您允准！"然而（法王答道）："仅一个教派是无法教化众生的，应按照众生各自之信仰，融入佛之慈悲心。倘若按各教派之教法去修行，即为最佳。"如此，（皇帝）遂未有发兵至藏。

后来虽然皇帝的金字使者又去藏地，但在止贡后面的塞如绒(se-ru-rong）地方被抢劫，而且藏地有人进了许多的谗言。之后，汉地军队临近发兵之时，（有人）亲眼看到帕木竹巴王扎巴坚赞[67]在法王面前可怜巴巴地感伤悲号，连续三次给法王送上献首献身之呈文。此时，（法王）大慈悲之心遍及，（法王）并不恋栈于名利、权势和欲望，因其虑及保证众生之利乐，即向（皇帝）反复进言，故大皇帝又将上师加持过的宝冠戴在头上，双手合十，拯救未来汉地一切灾难，拯救此时藏地一切灾难。总之，法王使藏地免于兵难之险，功德无边。然而在藏地（其他教派）任何人无有领会法王之恩德，吹嘘之所以能够平安地生活乃各教派伪者

之所为。唯一如此，因果难知，唯有此等悲心之所在。对此大堪布索南桑波说道：

此法王对无量之众生，
知悉妙善救度完成日，
具有如此神思噶玛巴，
向法王德新协巴顶礼！

加持所谓“如若法王若必多吉能在此山之巅为一位清净比丘的遗骨净治，即可解除汉地军队对藏地之威胁”因缘之关键，系后世之转世（即第五世噶玛巴）真正地阻止（汉军发兵藏地）。

第八节　明成祖封授西藏诸王

如是，法王之恩德不仅使藏地于危难中得以解救，而且尚使帕木竹巴(phag-mo-gru-pa) 被（皇帝）赐封为“阐化王”[68]，藏语意为幻化之王子；赐封止贡巴（vbri-khung-pa）为“阐教王”[69]，（藏语意为）兴佛之王子；赐封藏达仓巴（gtsang-stag-tshang-pa）为“辅教王”[70]，（藏语意为）护教之王子；赐封灵仓巴（gling-tshang-pa）为“赞善王”[71]，（藏语意为）依善之王子；赐封贡觉（go-vjo）为“护教王”[72]，（藏语意为）护教之王子等，赐予诸多名号，并使藏地得到了安宁。

总之，明王朝迎请三大法王[73]是在（明成祖朱棣）父子之时；迎请十六尊者又是在此前之时；迎请比热瓦巴（birwa-pa）是在此后的英宗（即

朱祁镇）之时。

第九节　德新协巴受到诸教派的迎请和供奉

（法王）于五台山（ri-bo-rtse-lnga）的噶举寺院驻锡之时[74]，在五台山每一处山上皆能看见有不同色身的文殊菩萨，且长久地弘扬佛法，其成就如泉而涌，赋予诸多创新。如是，（法王）使汉、蒙、突厥、西夏、上下安多等地无数人实现了圆满福报与永久安乐。后（法王）动身前往狭小之藏地，当抵达塔木桌子山（rdam-cog-tse-la）之时，若依吉祥萨迦派之见，止贡（vbri）、丹萨（gdan）、达仓（stag）等三地与汉地所辖之领地（无法相比），所有南北卫藏（之财富）尚不及汉地一位小小官吏所有的财富。但是为了佛教更加发展壮大，在西藏各地拥戴和供养两种制度（即政教合一）的首领之多不可思议，故法王受到了（彼等之）迎请与供奉。尊者宗喀巴大师[75]为还释迦牟尼之誓愿，向（法王）敬献有一庹多高、热振寺的名称为“麦笃玛”（me-brdugs-ma）为主的殊胜文殊菩萨响铜佛像，附有礼赞佛之颂词，并写信道：“吾乐意前去向您顶足而礼，但正进行为期三年的闭关修行。亦因修行，无法迎请（法王）等。”此时，甘丹寺（dge-ldan）[76]创建约有五六年之多，贡钦绒东谢恰恭日（kun-mkhyen-rong-ston-shes-bya-kun-rig）等大贤哲聚集在一起，分别著有诸多《关于佛陀入世了义之呈文》（sngas-rgyas-vjig-rten-du-byon-par-nges-pa-vdrongs-pavi-zhu-yig），吾（指作者）亦亲眼见到。

法王驻锡于当雄（vdam-gzhung）[77]地方，宛如马队奔驰一般，发生了大地震。当山摇地动之时，（法王）念诵道：“请欢喜佛马上降临吾之

面前吧！”并祈请驻于此地，乘法王之坐骑。后（欢喜佛）以释迦牟尼（thub-pa-bdud-vdul-ma）[78]之姿安坐，（一切灾难）立刻止息，法王从地震之灾难中救助了众生。此后，前往具吉祥楚布和逻娑[79]之地，为佛祖释迦牟尼奉上无价珍珠之祖衣[80]，为卫藏不同教派所有五人以上的寺院奉赐斋僧茶，并为所有佛殿敬献有大量供品。曾将前世法王让迥多吉之时蔡巴（tshal-pa）[81]供奉的漾波堆（gyor-po-dol）却溪（mchod-gzhis）[82]赐给法王本人之堪布聂普巴（snyag-phu-pa）作为寺属民户，并创建有蔡明（tshal-min）大寺。基拍（skyi-vphan）之领主奈邬巴（snevu-pa）将溪卡（gzhis-ka，即庄园）敬献于拉萨布达拉宫，而后修建有驻地供法王驻锡。法王道：“于此地三摩地[83]甚为增长，一些无碍利他之事不久将会出现。”而后，预示了最终之功业。雪域藏地所有僧俗众人相续不断地聚集，众人同时看到了释迦牟尼和观世音之尊颜。法轮犹如恒河（ganggva）[84]常转不断，（法王）一天究竟为多少人传授了解脱戒，谁也数不清的。

据说，皇帝又三次为法王赐予礼品。其中一次赐予五龙盘旋之雪白瓷盘，有的是七龙盘旋或五龙盘旋之图案，瓷盘底部有皇帝之汉文名字，尚有四种彩色条纹之套子等。前来敬献礼品的人们每人手持着一个瓷盘，从拉萨外围的巡礼大道一直到布达拉的法王宝座前列队奉献。总之，（法王）抵达（布达拉）之宫殿，神殿中名为“芥噶”（gan-dkar）之鲜花遍布，（宫殿）内外鲜有未被遮蔽之处，（人们）还敬献有用丝绸制成的花环。

此后，侍茶者擦拭此（瓷盘），由于神力太大即破碎。而后，（人们）奉上了比以往更多盛放面食之“凯噶”（khyad-dkar）。自彼等之下，所供奉的“凯噶”即变成殊胜之物。（此殊胜之物）我（指作者）年轻时曾经看到过一些，现在当然没有那么多了。对此，今天所出现的此等称为“噶康”（gar-gangs）之瓷器系劣质品。

据说，（法王）喝的茶也是敬献的名为“殊胜莲花之花蕊与胜海彼

岸之茶”。（法王）用的“芥斋”（意为神殿铃铛）也是用赤金制成之轴套、黄金制成之铃杵、金刚石制成之铃犄角，在每个铃犄角侧面都嵌有珠宝饰品，如此用合金制成之铃铛，供奉极多。现在人们手上还有许多，此即是真正的“殊胜铃铛”。而此金刚铃杵除了在此皇帝期间[85]（曾出现过），在昔日汉地、西夏、蒙古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未有出现过。所谓的“殊胜铃铛”要比称为“热洛坚”（rwa-log-can）等其他铃铛都要好，此等铃铛是赐予三位上师之礼品。是时，上下多堆麦（mdo-stod-smad）之显贵及所有僧俗部众再三迎请（法王），尤其是法王亲自教诲的心传弟子，成为木雅热岗（mi-nyag-rab-sgang）之玛色（rma-se）地方的导师。著名的“五位贤哲”与八九万善知识无论从知识、成就、功德等方面亦无可伦比。传说热岗之贤者名为“木雅嘉木样扎巴”（mi-nyag-vjam-dbyangs-grags-pa）与法王如同日月一般。众人故向他请求说：“尔若能够将（法王）迎请来，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请他来。”回答道：“究竟能否将（法王）迎请来，我也不知道。但有尔等众人督促，我定要前往迎请。”后携带无数礼品前往迎请。法王也说：“若能与您会晤甚为高兴。”此后，皆大欢喜。他说：“于卫藏之地，如若无有尔之名声，亦即无有佛法。”

后此地因佛法过盛，为使持教之人与寺院能有生活保障，为使尊者巴沽拉（ba-ku-la）及其随从安住于此地，遂出现“为此而请求得到答复”等许多长卷，并张贴在石碑和走廊之门楣上。各个寺院看到后，亦无人回答。一善比丘曰：“于卫地出现胜伏此等比丘，若得不到答复，辩与无辩皆为失败之相。”

如是，噶玛司度仁波切（karmavi-singhu-drung-rin-po-che）前来迎请(法王)，将一条长的化日吉祥哈达[86]作为见面礼敬献给法王，法王以手接受之后，马上赐给其一护身结，并用手指着（护身结）说：“拿好它，不要损坏。”噶玛司度仁波切将此信物存放于匣中。

总之，就像大成就者（grub-thob-chen-po）本人专为蒙哥汗（rgyal-po-mo-gor-gan）行事而驾临，法王亦因文殊菩萨和佛之旨意，专为皇帝之社稷和从汉藏战争中救度众生而驾临。虽然如此，但是一切徒众顺便皆可获得灌顶和佛经。

以前（法王）十七岁之时，曾收过一个学僧，此僧不修行，常睡懒觉。后来此僧从屋顶上时而看到（法王的）头，时而看到（法王的）上半身。此后，法王来到其面前之时，还再三地向他微笑，此僧故非常畏惧，即如此勤奋修行，后成为一位善良而又有大智慧的修行者。（法王）如此悲心，巧于布局，圆满地行利益众生之事。像行利他之事的弟子多丹（rtogs-ldan），仅法王就有诸多。总之，（法王）尚有其他一百〇八奇有之事迹，为法界所共识。

如是，法王亲自驯化了所有徒众后，一部分化缘僧侣问道："倘若出现不驯善之行为，玛色多丹（rma-se-rtogs-ldan）将会对彼等进行严厉斥责吗？"（法王）回答道："对彼等未曾出现过嗔恨，亦不知（何为）嗔恨，但是尔等所有愿望即将实现。"此话而使（法王）增寿，这仅是传说，缺乏根据。总之，使所有贤哲消除了犹豫，使所有的禅定者接受了正确的修行观。

第十节　德新协巴圆寂

法王为王扎巴坚赞（dbang-grags-pa-rgyal-mtshan）等所有大人亲自灌顶，使彼等获得圆满教法。法王亲自吩咐道："吾在见、闻、忆、触等方面已安置了解脱之种子。因为多康地方的诸多迎请，吾还要迅速前

去会面。”此后，法王于三十二岁的藏历木阴羊年（1415年）八月上旬患重病，众人祈请长寿永生。有一征兆显示曰：“（法王）于多康之噶玛地方附近已发愿。请为此持感恩之心进行祈祷吧！”（法王）对侍寝官说：“所有的经籍、神像不可佚失。嗣后，一个主人将要降临。”后于八月十五日，法王坐化[87]。之后，大轨范师索桑波（bsod-bzang-po）等人前来致祭。火化遗体后，舍利中显现了胜乐金刚等无数身像，拉萨周围整个天空出现许多月亮，其间经常不断地降下彩虹和花雨。广布供施之善根，亦于噶玛地方略有发展，其下为楚布地方，其下为比丘刚巴（sgang-pa）轨范师等，在拉萨如何供施之情况，文字略有记载。（法王）之银塔和珍贵之塑像安放于楚布寺。（法王）住世时之心愿要完成金汁书写的《甘珠尔》和《丹珠尔》（bkav-bstan-vgyur）[88]，妙善之《甘珠尔》安放于楚布寺和其他噶玛寺中。尤其将（法王）之部分舍利敬献于皇帝之供奉处，出现有诸多稀有之征兆；于供奉殊胜佛像之处，（人们）看到出现有无量之供云。

第十一节 德新协巴的主要弟子

（法王）主要的弟子尚有国师桑杰仁钦（sngas-rgyas-rin-chen）、国师罗追坚赞（blo-gros-rgyal-mtshan）、国师仁钦白（rin-chen-dpal）、国师顿珠沃色（don-grub-vod-zer）、国师却吉坚赞（chos-kyi-rgyal-mtshan）、国师释迦桑波（shvakya-bzang-po）、噶西巴仁钦桑波（bkav-bzhi-pa-rin-chen-bzang-po）、朱古却贝意西(sprul-sku-chos-dpal-ye-shes)、顿巴嘉斋（dom-pa-bya-bral）、玛色多丹（rma-se-rtogs-ldan）、木雅多丹（mi-

nyag-rtogs-ldan）等人，计有无数善士出现于汉、藏、西夏之所有的地方。其中罗追坚赞自前世法王以来，即是大堪布国贡巴（guvi-gung-pa）的仆从，做政教两方面之事。国贡巴圆寂之后，前世法王[89]的国贡巴所做之事情被交给了罗追坚赞，即做有政教两方面大量的事情。此后，其被以殊胜活佛迎请至狮子座上，短暂任“国贡巴”之职，其圆寂于杰哈岗地方，并安置于佛塔中。

大文殊顿珠沃色（vjam-dbyangs-chen-po-don-grub-vod-zer）即是大成就者噶玛拔希（karma-pagshi）[90]之弟[91]祖多加（gtsugs-tor-skyabs）的继承人索南嘉措（bsod-nams-rgya-mtsho）之长子。其随从法王闻习了全部教法，具足了修行之功夫。因其见多识广且具大智慧，故授予“嘉木样钦波”（vjam-dbyangs-chen-po，意为大文殊）之称号。由于法王之恩德，其被（皇帝）赐予金印及灌顶大国师之职等，其任楚布寺之住持四十三年，其讲有诸多殊胜之佛法要津，却未被他人所领会。譬如，贡钦绒波（kun-mkhyen-rong-po）于此地之山谷未说及别的事情，而是说了许多不能理解的话。（嘉木样钦波）遂说：“走！”即前往相会。后经讨论佛法，贡钦绒波方生起信仰，于嘉木样钦波处闻习了佛法。此后，大译师索南嘉措（bsod-nams-rgya-mtsho）也在康区汇集供品前往敬献。（嘉木样钦波）考虑到许多噶玛巴需要讲论一些佛法，故前往拜见。其从座位上站起来，趋行多步迎迓，互换见面之礼品，同时为大译师设置有相等之坐垫，并设有盛宴，却未开始讲论佛法。后来每天漫谈佛法，范围不可以测度。（索南嘉措）恃智傲人的情绪平息了下来，心中开始不再揣测，很快就生起了悲心。而时间恰值刚刚一个多月的一个晚上，其如是观见（自己的）心，而且觉察到为何未被授予佛法。其思虑到：“何为佛法？需闻习如此之佛法，我本人过分傲慢，因高傲之见导致相信所产生错误知识之观念，未听取（嘉木样钦波之教法）。对善知识而言，未生起佛法之见地，而马上依从朋友和凡夫之见地。因未获得佛法，故

非法器[92]耶。”遂悲心生起，痛哭不已。后（索南嘉措）以佛法之见地向嘉木样钦波发出强烈呈请，旋于次日清晨自别处迎请。（嘉木样钦波）驾临之后，上师本人安坐于法座，虽起身但未行礼，（仅）以手加持，在面前铺开了一个梵志[93]，道：“就坐于此吧。”后又言道：“若愿意修行佛法，应如此去做。”旋即讲授有《深奥了义之始——六边四式相合之释续》（zab-mo-nang-don-gyi-dbu-btsugs-mthav-drug-tshul-bzhi）。（索南嘉措）做记录时，又想起了一些内容需要注疏，并用蒙文进行注解等。此后，所有一切皆殊胜卓越，并以长久之心闻习教诫与经验，亦生起不共之信解。

其次，还有班钦那吉仁钦（pan-chen-nags-kyi-rin-chen）、贡钦扎那木巴（kun-mkhyen-bkras-rnam-pa）、朵强曲白瓦（rdog-byang-chub-dpal-ba）等诸位尊者想：“在哪里寻找根本上师呢?”嘉木样钦波道：“因为与你们有业缘，选定班钦那仁为根本上师吧！”经过探究，亦如此出现。后不仅认定了班钦的继承人，而且也得到根本之信仰。（嘉木样钦波）尚著有许多论典，如今楚布寺所传之教法，系嘉木样钦波所著述。但是此时其因有许多繁杂的工作，所有内务的处理也略有困难，在工作中还出现有许多不利的征兆，但在内外两方面未出现有大的危害之征兆。（嘉木样钦波）主持寺院四十三年，其说道：“法王统瓦顿丹（mthong-ba-don-ldan）[94]圆寂后，大国师班觉顿珠（dpal-vbyor-don-grub）在其灵柩之金顶飞檐上放置有两只小鸟，当它们来到之时则于我有害，请暂时放下他们吧。”但未有听。佐那钦摩（mdzod-nag-chen-mo）亦说道：“如若恶劫到来，恶地即可享福。”被迎请至则拉岗，心中稍有不悦，言道：“驻地的金顶已建成，而后我也要去了。殊胜化身之面未有看见。”言毕（嘉木样钦波）就圆寂了。其虽生前曾说：“七日内不要触动尸身。”但至第七日触动后，其胸口暖烘烘的，而后尸身旋即消逝。此事唯有贡钦绒波闻知，楚布寺再无人知道。据说，倘如以歌体迎请的话，即

可颂唱（呈文）。对于嘉木样钦波而言，除了楚布寺法嗣传承之外，其智慧与功业更大。

木雅多丹扎巴仁钦（mi-nyag-rtogs-ldan-grags-pa-rin-chen）主要是精通梦境与幻身。正如其所说：“通晓幻身的一些征兆已明显地显现。”在楚布寺一个小卧室下边的库房里，他有一处暗界，当法王（德新协巴）安坐其上之时，敬信法王之感受会从身体之面部汇聚至头顶，而后逐渐出现以跏趺坐[95]之姿修行的方法。

在楚布地方的一个隐蔽之洞穴，其安坐修持之时，幻化即自动出现，可在洞穴岩壁之上无阻地行走。据说在此山西侧的山坳中一洞穴，住有一位大修行者，自其背后的洞穴之中（木雅多丹扎巴仁钦）之身形时隐时现，此大修行者便因恐惧而遁去。像此等之事出现有许多，正如米扎阻(mi-tra-dzo）所预言，其亦具有天竺的班钦司布扎(rgya-gar-pan-chen-shrvi-pu-tra）奇异梦境与幻身之能力，类似加持《米扎六引之教诫》(mi-tra-khrid-drug-gi-gdams-ngag）之善士。

尤其是大功业者玛色多丹（rma-se-rtogs-ldan)，其出生于木雅地方的一个家庭。当法王德新协巴来至此地后，其虔诚敬信而前来拜见。因其非常富有而大加供奉，所有大小官员也布施有许多财物。其随从法王闻习佛法教诫，践行修持。当法王及其侍从住锡于前藏之时，其前往拉萨拜见法王。首先，其以自谦之心前往法王座前，官员扎西迥乃（bkra-shis-vbyung-gnas）诵经；其从宝帐大门行礼，遭到热巴朵拔（ral-pa-rdog-pa）之欺凌。此后依次至楚布寺法王座前，依从格顿刚巴(dge-vdun-sgang-pa）出家。法王心中极为牵挂，将其请到身边，传给他许多未有传予别人之深奥教法，此乃为如今著名的苏莽噶举（zur-mang-snyan-brgyud)[96]传承。

（法王曾对玛色多丹）预言道：“因为具有上乘之修持与证悟及善妙之经验，汝有能力做利他之事，请返回家乡，修造庙宇，利益众生吧！”

此后，其在洽拉卡（chab-la-kha）等地行利他之事，并承诺修造寺庙。其在父亲的菜园里请求土地，（父亲）不准。一天（父亲）在耕作土地之时，其抓住犁，在很大的一块地里犁了一圈，然后道："我拥有此地了！"父亲再无言以对。其即于此地修建寺院，传播吉祥之苏莽噶举教法。

在多康地方的一个大而清净寺院，常驻寺院和掌管"日措"（小修行地）的两位出家人，且各自掌管有无数"日措"，（两位出家人）之殊胜弟子亦有得道者八人以及三位女僧尼。彼等在丹堆（vdan-stod）地方修建有寺庙。索耶巴（bsod-yes-pa）在苏莽地方传播苏莽噶举教法，弟子众多。秋率悦色桑波（chu-gsol-vod-zer-bzang-po）和库卓多代（khu-dro-rtogs-ldan）二人各自修建有寺庙，亦发展有今天的苏莽噶举，并做出大的功业。

额巴恰斋瓦顿南喀坚赞（ngom-pa-bya-bral-ba-ldong-nam-mkhav-rgyal-mtshan）年轻时第一次来到了岭地（lings），见有一座其形似鹿的山，面向大山屈膝跪于大盘石之上。传说由于其具有神力，故于大盘石上留有足迹。其具有极高之证悟，于法王圆寂后开始长久地服侍殊胜之法身。后来，由于其长久地在泥泞和雨中驻守，一天（法王）抛弃了有漏之身而消逝于空中。此后，其名亦称为东喀觉巴（ldong-mkhav-spyod-pa）。据说，明英宗皇帝前来迎请比热瓦巴（pirwa-pa）之时，其作为比热瓦巴的侍从也前往，（皇帝）赐予其丰厚的礼物。

由其传承的另一噶举支系的（大师）名为索本仁钦桑波（sog-dpon-rin-chen-bzang-po），其降生于索萨卡仲布大国师（sog-zam-khar-vbrong-bo-govi-shri-chen-po）之家族，有关（其家族）的详细传记未有见到。其为法王通瓦顿丹制作成卷轴画，并为此作偈颂一百〇八句，但现在此书未有找到。如若得到，即会记载下来。（索本仁钦桑波）于具吉祥桑普寺（dpal-ldan-gsang-phu）[97]修习经藏，而后开始著有《关于四书格西

之僧》(bkav-bzhivi-gra-skor)，从此名声大噪。总之，其在显密一切理论的讲、辩、著[98]方面无有对手，并被赐予日贝热智（rigs-pavi-ral-gri）之名号。其获得了法王德新协巴的一切加持力，并具足断证之功德[99]。此后，其圆满执持殊胜幻身之时，祈请道：

殊胜本性之了义，
愚惑之地得超脱，
祈请赐予金妙宝。

此后，形成双运[100]噶举传承之列次。

注释：

[1] 此处的上师指第二世红帽活佛喀觉旺波。

[2]《青史》系藏族史名著，著名佛经翻译家桂·循奴贝（1392~1481年）著，成书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原木刻本藏于羊八井红帽派主寺，乾隆年间移归功德林，现有拉萨木刻版和安多噶丹群科林寺版，近年出版了铅印本。全书共分15章，运用汉、藏、梵文的翔实资料，采取编年史的体例，详细记述了教法来源、古印度王统、吐蕃王室传承、前后弘期佛教、旧译密典、新译密典、《道果》教授、阿底峡与噶丹派、中观学、因明学、惟识学、欧译师传承、巴操译师传承、时轮金刚乘教法、噶举派、大手印法门以及希解派传承等，对其中的一些年代、教法师徒传承世次做了考证，为研究藏族史和藏传佛教史提供了许多珍贵史料。

[3] mchod-yon，指受施者和施主，此处指法王德新协巴和明成祖永乐皇帝。

[4] 即丽江木土司。

[5] 达孜是元代帕木竹巴地方政权首设十三宗之一。

[6] gdul-bya，佛书常译作化机、所化，徒众之意。

[7] 在20世纪上半叶门隅的大部分地区被印度非法侵占。1959年5月，错那县人民政府成立，隶属山南专区（地区）管辖至今，县府驻错那。约公元14世纪，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在错那建宗，因与不丹接壤被划为噶厦直辖的边界十三宗之一，宗本由五品官担任，每三年调换一次，设山南基巧后划属山南基巧辖。该县属藏南山原湖盆谷地中的喜马拉雅区，地势北高南低。全县有各种教派寺庙9座，以觉拉寺、达旺寺、贡巴子寺、扎同寺、卡达寺最为著名。错那县是门巴族的主要分布区，县府错那海拔4 370米。

[8] bya-bral-ba意指遁世者，即避世修行的宗教徒。

[9] 系古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论师那饶巴所传修的六法，由玛尔巴（1012~1097年）传入西藏。对于六法，诸位学者说法各异，一说为：脐火瑜伽、光明、幻身、中有、往生、夺舍；一说为：脐火、光明、幻身、双运、往生、夺舍；又说为：内火、幻身、梦、光明、中有、迁有。三家所说第一法相似，是以脊椎基部为主发生热的气功修炼法，主修脉、精神、生理，与心修有区别。“脐火”意为“猛厉火”或“脐轮火”，音译“旃陀离”，指人体心脉轮中的北支脉。集中意念坚守脉、风（气）、明点，以使脐中（丹田）“阿”字火逐渐炽燃，焚尽诸不净蕴界与一切分别烦恼，迅速生起俱生妙智。“光明”是那饶六法的主修法。“光”特指世界创造前的“心”，光的接触是瞬间的，它以修圆满次第密法之力，显现虚空形色。“幻身”，据说是于古印度幻影说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说并非各种现象世界的实在，而是主张幻影。修炼时，实践者的身体成为观想的对象，实践者以空性为思想理论，实践者的心即是诸法，犹如水面般平静，始终处于寂静状态；虽无行相却有诸种现分，虽有现分而无自性，诸法皆空是幻身修法的结果，亦为目的。幻身有譬喻幻身、现分幻身、梦境幻身、中身幻身、光明幻身、变化幻身和智慧

幻身。“中有”亦称“中阴”，密教所说的前身已弃，后身未得，其间无中有。“梦”的修法，认为修炼者能于梦中观见自他二身，集中意念，舍弃杂念，空性光显现，梦中有世界，世界如幻影。“双运”，密教五圆满次第法特指智慧空性与大悲方便的双运，智慧光明空性与俱生大乐方便双运。“往生”，一般与夺舍结合解释，使死者灵魂往生净土。此处的死非指心脏停跳，而是指涅槃。

[10] a-tsa-ra 在此即是游方僧、行脚僧、游学僧之意。

[11] 旧宗名。藏语音译，又译为雪喀。在今西藏自治区工布江达县境内。雪卡宗地处工布江达以东、嘉黎南偏东、林芝西北部，旧属工布地区一小宗，五世达赖前设置，曾属藏巴汗统治。五世达赖时期，固始汗征服藏巴汗后交予五世达赖建立的甘丹颇章政权及以后西藏地方政府辖属。

[12] 旧区域名，现仍沿用，藏文音译。地处今西藏自治区东部尼洋河上游地区，即今林芝一带，所指面积较广，包括原则拉宗、觉木宗、雪卡宗、工布江达四个宗。习惯上分为上、下工布，则拉宗以上沿雅鲁藏布江的地带为上工布，以下为下工布。“工布”一名有两种说法；一说“工布”意为“鸡爪谷”（小米的一种，因该地生产而得名）；一说古时为一名“工”的部落长期领属此地，故亦称为“工域”。工布地区的藏族居民在与自然的长期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如以藏历十月一日为新年，穿宽肩无袖的“谷秀”藏袍等，当地人常以“工布哇”自称。该地在五世达赖建立噶丹颇章以前，相传为藏巴汗（1606~1642年）管辖，设有宗制。17世纪中叶，固始汗征服藏巴汗，协助五世达赖建立噶丹颇章政权后归属五世达赖。工布地区的贵族随之臣服并重新获得封赐。当时取得领地凭证的有江中、甲拉、阿沛三家，拉萨贵族宇妥在下工布“堆”处获得庄园。自此工布地区由各贵族统属。至清嘉庆年间又先后恢复宗制，设四宗。江达宗，由止贡布家族管理；则岗宗，由

仁希吉布家族管理；觉莫宗，由仁素巴家族管理；雪喀宗，由洛吉素巴家族管理。民国初年设太昭县，后改称工布江达宗，1951年后又称太昭县。今多为工布江达县辖属。

[13] 在西藏被称为“娘布”的地方共有二处，一处是江孜的年楚河流域，一处是工布以西的尼洋河流域。此处的娘布是指工布地区的尼洋河流域，因第五世噶玛巴于七岁时在工布地区的则拉岗出家。

[14] dkyil-vkhor 意指坛城、道场，轮圆具足。梵音译作曼荼罗，乃密乘本尊及其眷众聚集的场合。本智以为主尊，道果功德以为眷众，眷众环绕本尊游戏庄严，是为轮圆。密乘四部的每一部有各自的精神宇宙模式，即坛城系统，这个系统由一密乘主神与一些眷属神灵组成。坛城中的主神就是佛家所称的本尊神。每个修习密乘者都要以一位各自的本尊神作为观修的对象。围绕本尊神灵的眷属神相互之间只是形体和显现标志不同，实际上眷属神是一类神，并且与本尊神保持一致。密乘有无以计数的本尊神，可将其粗分为三大类，即善相本尊、怒相本尊、善恶相兼具本尊。较为著名的善相本尊是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度母、无量寿佛等。较为著名的怒相本尊是大威德金刚、金刚橛、马头金刚、金刚手等。善恶相兼具本尊神有密集金刚、上乐、喜金刚、时轮金刚和金刚亥母。描绘的本尊形体有两类，一类与常人相貌一致，即一面、二臂、双腿，一类是多面、多臂、多腿的神灵。描绘本尊神所依的标准也有两个方面，一是该本尊所有的菩提心的无限知识，一是本尊的智慧特征。

[15] 今拉萨西南部一地区之名称，其地建有著名的桑普寺。

[16] dar-cog 系指小旗、风旗、神幡、经旗。砍下丫枝歧出的树枝，各个枝梢缀系彩色经旗多面，插于屋顶或神垒顶上以祈福禳灾者。

[17] sku-rim 本为敬事、敬奉之意，在此引申为延僧诵经修法以事佛。

[18] yum-rgyas-rbring-bsdus-gsum 系指广中略三种般若经，包括十万

颂、两万五千颂和八千颂。

[19] sku-mtshams 意指闭关，即定时谢客，独居修行的宗教活动。

[20] 即是指乌斯藏，包括了前藏和后藏。元置“乌斯藏田地里管民万户”，明朝设“乌斯藏行都指挥使司”。

[21] 止贡噶举派系帕竹噶举派八支派之一。“止贡”地方名，位于西藏墨竹工卡县境内。止贡巴·仁钦贝（1143~1217 年）创建了止贡替寺后，以此为根本道场授徒弘法，自成一派，名“止贡噶举”。止贡替寺建成后由居热氏家族管理，初四代时，居热氏家族主要掌管宗教事务。止贡被封为万户后，居热氏家族成员成为止贡噶举派首领，兼万户长，集政教权力于一身。这一派从创立起就拥有很大实力，元朝初年得到忽必烈之弟旭烈兀的扶持。13 世纪晚期因与萨迦派不合，被以萨迦万户为首的兵力所败，寺院被毁。至 14世纪中叶，实力逐渐恢复，但因与其他万户联合攻打帕竹万户，被帕竹万户兵力打败。到了 15 世纪，止贡噶举重新抬头，著名高僧旺仁波钦·仁钦巴杰被明成祖封为阐教王。16 世纪，止贡噶举派在与格鲁派的斗争中失利，接受格鲁派的管辖。从此这一派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一直延续至今。他们的主要法门为“大手印”。

[22] 多吉杰波（1110~1170 年）是塔布拉杰的上首弟子之一，他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 年）在帕竹地方建丹萨梯寺，并以此为根本道场收徒传法，形成了帕竹噶举。多吉杰波死后，其弟子管理丹萨梯寺。至 13 世纪初，丹萨梯寺由朗氏家族直接管理，成为教派与地方势力结合的二位一体的派别。

[23] 蔡巴噶举派系塔布噶举派支派之一。“蔡巴”，地方名，指拉萨的蔡公堂。创始人香蔡巴·达玛扎（1123~1194 年），出家后更名尊哲扎，出生于拉萨附近。13 岁时与多吉杰波去拜见塔布拉杰，由于塔布拉杰年事已高，主要从学于贡巴茨程娘波、奥喀巴、帕竹等人。后来于丹萨梯寺学经，在与蔡巴庄园噶尔家族取得联系后，便来到拉萨，于宋淳熙二

年（1175年）建蔡巴寺，故名蔡巴噶举。12年后，他又于蔡巴寺附近创建贡塘寺。到了香蔡巴·达玛扎再传弟子时代，蔡巴噶举兼并了拉萨河下游吉麦地方的林寨，扩大了势力范围。从噶尔益希窘乃之子起，蔡巴噶举直接由噶尔家族控制。忽必烈统一全国后，蔡巴被封为十三万户之一，蔡巴噶举得到了大的发展。到了蔡巴·贡噶多吉主管蔡巴噶举时，联合萨迦、雅桑的势力，与帕竹作战，受挫，辖地多失，从此蔡巴噶举开始衰落，元朝末年蔡巴寺和贡塘寺改为桑普寺属寺。格鲁派兴起后，又改宗格鲁派。

[24] byin-rlabs 意指威力、神力、福力，乃是安住圣道法位的自在优势，即是加持之力。

[25] spyod-yul 意指所行之处，乃是语声及心识涉入之处或人们所享用的对象，是思想活动的范围。

[26] snyigs-dus 意指五浊之恶世。劫末寿等渐变鄙恶，如渣滓故，名为浊世。

[27] 法帽在藏传佛教噶举派中的意义尤为特别，与中央政府的封授密不可分。譬如在宋宝祐四年（1256年），蒙哥汗召见二世噶玛巴什，并赐金丝黑帽、金印等，后传承为黑帽系。噶玛巴什去世后，该系开始活佛转世，成为藏传佛教史上活佛转世之始。让迥多吉大师在北京觐见元朝皇帝时，元朝帝室赐给扎巴僧格一顶红色僧帽，并受册封，由此形成噶玛派红帽系活佛传承系统，扎巴僧格（1283~1349年）亦成为了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一世活佛。

[28] ngan-song 意指恶途、恶趣、三途。即佛教所言之多行上品恶业为因，往趋忍受单纯上品痛苦为果的三类有情。

[29] bde-ba-can，极乐世界之意，即指无量光佛刹土阿弥陀佛国。

[30] ri-rgya-klung-rgya，封山禁猎的习俗，今日仍然保留在很多的节日中。譬如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大、小金川地方藏族群众的民间传统

节日熏烟烟节，就在每年藏历三月中旬或四月十五日播种后举行，节期不固定。封山时，熏烟烟并宰杀羊、猪或鸡敬山神，请喇嘛念经，点酥油灯，从此封山，不许砍柴、伐木和烧炭、射猎。人们认为违犯此规矩会引起灾祸。喇嘛要在山界插标旗、刻咒文，各户需念经一天。该节忌带白色东西上山。封山后直到秋收完才“开山”，每户要再出一撮粮，敬献给山神。

[31] nyi-zla-skar，三光乃是太阳、月亮、星星的合称。

[32] mtshur-phu 该寺由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创始人都松钦巴（1110~1193 年）创建。他于绍兴十七年（1147 年）还曾创建噶玛丹萨寺（位于西藏昌都县嘎玛区察拉乡加云山上），遂创立了噶玛噶举派，后又在宋淳熙十六年（1189 年）创建楚布寺，此寺后来发展为噶玛噶举派的主寺，一直延续至今。也正是鉴于此寺在噶玛噶举派中的重要地位，故此在下文中法王要求先去楚布寺。该寺位于今西藏拉萨市西郊堆龙德庆县境内，为西藏自治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33] “断”即永远断除一切烦恼障和所知障；“证”即证悟、通达一切所有性和尽有性。

[34] dus-mkhyen，即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的简称。

[35] rab-byung，在此意指比丘戒，乃佛教用语，亦称为比丘学处或比丘律仪。比丘戒主要是防止比丘或比丘尼犯五堕罪，即他胜、僧残、堕罪、向彼悔和恶作，或者说，比丘戒即为不犯他胜、不犯僧残、不犯堕罪、不犯向彼悔、不犯恶作。比丘或比丘尼做到五不犯，总共需要持守 253 条戒。以上诸罪可概括为遮罪和性罪两大类。所谓遮罪，依佛遮知，出家人不可行，而对于在家人无罪者，诸如过午进食等。所谓性罪，本身即是罪恶，如杀生等。由于犯上述罪行之一者即要堕入恶趣，故名堕罪。

[36] dge-tshul 在此简称沙弥戒，受此戒者乃是承认守护十所学处及

其所属三十三中违犯之出家男子，遵从沙弥律仪：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不妄语四根本戒，是除四根本罪恶作之戒；不参与和享受歌舞，不佩戴饰物，不饮酒，不使用高广大床，不过午进食，不触摸金银，此六条为除忏悔恶作之戒。其详者共有三十三条。

[37] ba-ku-la 藏传佛教中，受释迦牟尼之命，护持佛教的十六罗汉之一，居北俱卢洲，主持佛教。

[38] 此处记载的年代及岁数有误，应为法王二十一岁的藏历木猴年。

[39] skye--vgro 原为一切动物之意，这里译作一切有情或众生。

[40] khri-dpon 在此意指万户长。万户长一词本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是吐蕃王朝时期官职之一。吐蕃征服象雄和吐谷浑后，曾在象雄和吐谷浑设立万户府，掌管万户府的官员称为万户长，相当于吐蕃本部四如的如本。敦煌汉文写卷中又将此词翻译为“乞利本”“一万人将”等。第二，是元朝在藏区设置的官职名。元朝在藏族地区设有乌思藏、朵甘思、脱思麻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下又有若干路、府、州及万户府。如在乌思藏按各教派和地方领主的管辖范围设有十三个万户府，即习称的“乌思藏十三万户”。各万户府的长官称为万户长，万户长可以由帝师推荐、皇帝任命，也可以直接到朝廷请求任命，但是都必须得到皇帝颁给的印章、诏书、牌符，才算合法。此处按时间推算，当属后者。

[41] 即为元顺帝妥懽帖睦儿。据《元史·宁宗本纪》载：“明宗长子妥懽帖木耳即位。至元四年三月辛酉，谥曰冲圣嗣孝，庙号宁宗。”“顺帝名妥懽帖睦尔，明宗之长子。”再据《元史·顺帝本纪》载：“八月庚午，大明兵入京城，国亡。后一年，帝驻于应昌府。又一年，四月丙戌，帝因痢疾殂于应昌，寿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由此可见，元顺帝妥欢帖木儿自 1333 年至 1370 年共在位三十七年，故此下文所言的第三十五年时应为 1368 年，而此时也是洪武元年（1368 年）。

[42] 即指明太祖朱元璋，明朝开国皇帝。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

汉族，濠州（今安徽凤阳县东）钟离太平乡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暴政，龙凤七年（1361年）受封吴国公，十年自称吴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朱元璋统治时期被称为“洪武之治”。葬于明孝陵。

[43] 此举所言即是指大明永乐帝朱棣（1360~1424年）。朱棣生于应天，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1380年）就藩北平，多次受命参与北方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朱元璋晚年，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棡先后死去，朱棣不仅在军事实力上，而且在家族尊序上都成为诸王之首。朱元璋去世后，继位的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朱棣遂于建文元年（1399年）发动靖难之役，四年六月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次年改元永乐（1403~1424年）。他统治期间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由于成祖年号为“永乐”，后世称这一时期为“永乐盛世”。谥号“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原庙号为“太宗”，百多年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为“成祖”。

[44] 此三人之名姓均系音译，但依据《明实录》《明史》所载，侯显其人可以肯定。据《明史·宦官一》所载，侯显曾任司礼少监，极有才辨，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仅次于郑和。

[45] 此诏应是于永乐元年拟定，原因如下：依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明实录》，其中关于哈立麻的记述共有约八处，时间依次为：永乐四年五月辛卯（0802页）、永乐四年十二月戊子（0890页）、永乐五年春正月甲戌（0905页）、永乐五年二月庚寅（0910页）、永乐五年丁巳（0915页）、永乐五年秋七月癸酉（0977页）、永乐五年十一月丙辰（1014页）、永乐六年夏四月庚子（1057页）。虽然《明实录》中并未详载译文所述之诏旨，但从译文中的“永乐年二月”这一时间概念来推断，此诏应当不是在永乐四年二月，而是在此之前。因为据《明太宗实录》

卷五四“永乐四年五月辛卯条”（0802页）所载：“赐尚师哈立麻使臣及爪哇国、琉球国使臣、辽东不林河来朝野人女直头目宴。”可见截止永乐四年五月，法王仍未到京，仅使节到达。再据《明实录·太宗至孝文皇帝实录》卷六二永乐四年十二月戊子（0890页）所载：“遣驸马都尉沐昕迎尚师哈立麻，是命中官侯显等往乌斯藏征哈立麻至是，显遣人驰奏已入境，故遣昕迎之。”由此可知，法王抵京应在永乐四年十二月或之后，而侯显等人奉旨出发的日期肯定远在此前，而且诏旨的拟定应当比出发时间更早些。限于当时之交通，侯显自京畿至乌斯藏半年间来回显然是不可能的。再据《明史》所载：“侯显者，司礼少监。帝闻乌思藏僧尚师哈立麻有道术，善幻化，欲致一见，因通迤西诸番。乃命显赍书币往迓，选壮士健马护行。元年四月奉使，陆行数万里，至四年十二月始与其僧偕来，诏驸马都尉沐昕迎之。”综上可见，译文中的诏旨应是在永乐元年二月拟定，而后侯显等人则是于此年四月奉旨出行。而且在译文中朱棣自述即位不久且驻跸于北方，时间与情势皆合于汉籍记载。

[46] 现今的一个县名，县人民政府驻地嘎托。旧名为宁静，唐代译作马尔敢，元代译作思马儿甘，明代译作磨儿勘。在西藏自治区东部，东隔金沙江与四川省为邻，澜沧江穿流过其西部，南面与云南省接壤。

[47] vkhor-lo-rtsibs-stong 意指千辐轮。乃佛之三十二相之一，即佛之足下有千辐轮之印纹。

[48] 据《明史·西域三》载“帝延见于奉天殿，明日宴华盖殿”，故此处所指的地点应在此两处中的某一处。

[49] 明廷之所以差遣大象仪仗队迎接德新协巴，给以最高的礼遇，是因为德新协巴乃为第一位到朝廷接受中央政府封赐的僧人，他是一个地方政教实力集团的代表，也是带动藏族地区其他教派僧侣及地方实力集团相继投向中央政权的有功之臣。

[50] hor 音译为霍尔，依据不同的历史时段而代表不同的民族。唐宋

时指回纥，元代指蒙古人，元明之间指吐谷浑人。现在指藏北牧民或青海土族。

[51] 指现在的南京城墙外。

[52] 即指南京灵谷寺，《皇明寺观志》载："灵谷寺在应天府钟山东南，晋建，宋改太平兴国寺。洪武年徙建于此。"另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明实录·太宗至孝文皇帝实录》卷六四，第0910页，永乐五年春正月甲戌条所载："尚师哈立麻奉命率僧于灵谷寺建普度大斋，资福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竣事赐哈立麻金百两，银千两，钞两千锭，丝币表里百二十，马九匹。"关于此次法事可另见"明大宝法王建普度大斋资福长卷"，现存于拉萨的罗布林卡。

[53] 指现在的北京。

[54] 大活佛的居室，视经济状况而大小不等。

[55] 据《明史·西域三》卷三三一所载："永乐元年命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赍书币往征。其僧先遣人来贡，而躬随使者入朝。四年冬将至，命驸马都尉沐昕往迎之。既至，帝延见于奉天殿，明日宴华盖殿，赐黄金百，白金千，钞二万，彩币四十五表里，法器、被褥、鞍马、香果、茶米诸物毕备。其从者亦有赐。"译文中此处皇帝的颁赐亦系法王抵京后的第一次，所赐物品与《明史》所载基本相当。

[56] dkyil-vkhor 意指坛城。坛城的梵文音译为"曼陀罗"或"曼达""曼遮"，是用立体的或平面的方圆几何图形，绘塑以神像法器，表现诸神的坛场、宫殿，比喻佛教世界的结构，是修习藏密的重要供器。密乘四部的每一部都有各自的精神宇宙模式，即坛城系统，这个系统由一密乘主神与一些眷属神灵组成。坛城中的主神就是佛家所称的本尊神，每个修习密乘者都要以一位各自的本尊神作为观修的对象。围绕本尊神灵的眷属神，相互之间只是形体和显现标志不同，实际上眷属神是一类神，并且与本尊神保持一致。密乘有无以计数的本尊神，可将其粗分为三大

类，即善相本尊、怒相本尊、善恶相兼具本尊。较为著名的善相本尊是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度母、无量寿佛等；较为著名的怒相本尊是大威德金刚、金刚橛、马头金刚、金刚手等；善恶相兼具本尊神有密集金刚、上乐金刚、喜金刚、时轮金刚和金刚亥母。描绘的本尊形体有两类，一类与常人相貌一致，即一面、二臂、双腿，一类是多面、多臂、多腿的神灵。描绘本尊神所依的标准也有两个方面，一是该本尊所有的菩提心的无限知识，一是本尊的智慧特征。

[57] 依据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抄本《明实录·太宗至孝文皇帝实录》卷六十五，第0915页，永乐五年丁巳条所载：封尚师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赐印诰及金银钞、丝、币、织、金银袈裟、银器皿、鞍马……"

[58] zin-shing 乃是震为木之意，而汉籍则常以震为雷，以巽为木、为风，两者有所不同。此处指"震卦"，是八卦之一。

[59] 此处 dbyar-bzhugs 即是 dbyar-tshul-du-bzhugs-pa 之意，可译作住夏、安居。在此期间，诸比丘要夏住界内，直至解制。在旧时，西藏各寺院每年都要定期举行该类活动，包括夏安居仪轨、后夏等各类活动。例如夏安居仪轨，事前要洒扫殿宇，准备坐垫，安排人员，正式的仪式要在有遮蔽处，趋比丘前，诵仪轨三遍后，答愿夏令安居，此后，未经加持许可，不得在安居界外住宿至次日黎明，在此期间，众比丘应勤于闻思修的行持，直至解制。

[60] 依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明实录·太宗至孝文皇帝实录》卷七十八第1057页，永乐六年夏四月庚子条所载：如来大宝法王哈立麻辞归，赐白银彩币佛像等物，仍遣中官护送。由此可知，五世噶玛巴是在公元1048年辞归。

[61] gnas-brtan-bcu-drug 意指十六尊者，乃是奉释迦牟尼之命主持

佛教的十六罗汉：宾度罗跋罗惰阇尊者（旧称宾头卢颇罗堕誓）、迦诺迦伐蹉尊者、迦诺迦跋厘惰阇尊者、苏频陀尊者、诺距罗尊者、跋陀罗尊者、迦理迦尊者、伐阇罗弗多罗尊者、戍博迦尊者、半托迦尊者、罗怙罗尊者（旧称罗云）、那伽犀那尊者、因揭陀尊者、伐那婆斯尊者、阿氏多尊者、注荼半托迦尊者。

[62] gyengs 佛书常译作掉举，意指混乱或心思涣散。掉举者，摇动之意，谓心念动摇，不能摄伏。

[63] dgra–bcom–pa 梵音译作阿罗汉、罗汉，指其完全制服了四魔怨敌，乃是声闻乘中的最高果位名，含有杀贼、无生、应供等义。杀贼是杀尽烦恼之贼，无生是解脱生死不受后有，应供是应受天上人间的供养。

[64] sngas–rgyas–byang–sems 意指菩提勇识佛。

[65] bde–ba–can 意指极乐世界，无量光佛刹土，阿弥陀佛国。

[66] 本文作者巴卧·祖拉陈瓦所记录的上述情景，即明永乐帝与五世噶玛巴的见面情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与“明大宝法王建普度大斋资福长卷”中所说及的情形完全相同，而且作者在此处又明确地指出了：“在现有的许多卷轴画、绸缎之上，（可以）详查汉、藏、突厥等很多的文字（有关）觐见的记载”，故此，我们有理由初步推断巴卧·祖拉陈瓦也是在阅读了该长卷的基础之上创作了《贤者喜宴》中的该部分内容。

[67] 公元 1388 年，明太祖封帕竹第悉扎巴坚赞为灌顶国师。明永乐四年（1406 年）明永乐帝封第五任帕竹第悉扎巴坚赞为灌顶国师阐化王，此后历任第悉的名字前面都加一个“王”字。而且“阐化王”不但是明朝对帕竹地方政权首领帕竹第悉的封号，更是明代中央政府给予西藏地方权势最高的封号。扎巴坚赞规定宗本可以世袭，以后逐渐在帕竹内部形成世袭大贵族势力。就在此年，即 1046 年，德新协巴应明成祖召请，随太监侯显等人经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安徽，年底时乘船抵达南京。明成祖派军民百姓隆重迎接，宴请于华盖殿。故从本文此句“在法

王面前无依无靠地感伤悲号”来看，扎巴坚赞应与五世噶玛巴在一起，无非南京或山西五台山。但这一记述在汉籍并未见到。如《明史·西域三》所载：“阐化王者，乌斯藏僧也。初，洪武五年，河州卫言：‘乌斯藏帕木竹巴之地，有僧曰章阳沙加监藏，元时封灌顶国师，为番人推服。今朵甘酋赏竹监藏与管兀儿构兵，若遣此僧抚谕，朵甘必内附。’帝如其言，仍封灌顶国师，遣使赐玉印、彩币。明年，其僧使酋长锁南藏卜贡佛像、佛书、舍利。”而后“永乐元年遣使入贡。四年封为灌顶国师阐化王”，“正统五年，王卒。遣禅师二人为正副使，封其从子吉剌思巴永耐监藏巴藏卜为阐化王”。并未有其人入京觐见或驻锡于山西五台山的记载。

[68] 公元 1406 年（永乐四年），明成祖封帕竹噶举派首领扎巴坚赞为阐化王。

[69] 公元 1413 年（永乐十一年），明成祖封止贡噶举派僧人领真巴儿吉监藏为阐教王。

[70] 公元 1415 年（永乐十三年），明成祖封萨迦派僧人南渴列思巴为辅教王。

[71] 公元 1407 年（永乐五年），明成祖封朵甘灵仓（邓柯林葱）僧人著思巴儿监藏为赞善王。

[72] 公元 1407 年（永乐五年），明成祖封朵甘馆觉（今贡觉）僧人斡即南哥巴藏卜为护教王。

[73] 即大宝法王德新协巴、大乘法王贡噶扎西、大慈法王释迦也失。

[74] 依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明实录·太宗至孝文皇帝实录》，卷六十九，第 0977 页，永乐五年秋七月癸酉条所载：命如来大宝法王哈立麻于五台山建大斋，资福大行皇后，赐白金一千两，锦缎、绫罗、绢布凡二百六十。可见五世噶玛巴曾于公元 1407 年在山西五台山建大斋资福，此乃是继当年（1407 年）南京灵谷寺之后，第二次建普度大斋资福，不过地点是在山西五台山。巴卧·祖拉陈瓦关于这两次法事的记述与汉籍

《明实录》完全一致。

[75] 宗喀巴（1357~1419 年）乃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创始人。青海省多麦东部之宗喀地方（今青海湟中）人。本名罗桑扎巴。元至正十九年（1359 年），随从噶玛噶举黑帽系四世活佛若必多吉受居士戒。至正二十年（1360 年），从噶当派名僧却吉顿珠仁钦出家于夏琼寺（在今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查甫地方），学习显密教法。明洪武六年（1373 年），赴藏抵止贡寺，拜萨迦派上师仁达瓦、宣奴罗追学习显教及其他重要论述。后又前往桑普、那塘等寺院学经，经答辩荣获格西学位。明洪武十八年（1385 年），于雅砻南结拉康从楚臣仁钦受比丘戒。后往丹萨梯寺以师礼谒见扎巴绛曲，二人互证所学。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改戴黄色僧帽，表示坚持戒律，大力进行宗教改革。在大力提倡严守戒律的同时，积极著书立说，创立格鲁派的理论基础。其一生著有 18 卷巨著，主要有《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中观学正文之注释》和《了义和不了义精要》等。

[76] 永乐七年（1409 年），在阐化王帕竹扎巴坚赞及其僧俗首领的支援下，宗喀巴大师于拉萨东北旺古日山上修建甘丹寺，遂得名为格鲁派。永乐八年（1410 年）主持甘丹寺之开光仪式。后宗喀巴大师与徒众长期居住于此寺，推崇、传播格鲁派教法。

[77] 即是今日的当雄县，旧译达木，在今天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以北，县人民政府驻地是当曲卡。

[78] 佛的异名。

[79] lha-ldan 乃是拉萨的别名。

[80] snam-sbyor 译作祖衣、重复衣，乃是十三资具中三袈裟之一，众比丘仅在礼拜、乞食、讲闻佛法、羯磨仪轨、聚会等之时，方可穿用之黄色上衣。分九、十一、十三片合成两条半者为下品；十五、十七、十九片合成三条半者为中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五片合成四条半者

为上品。在尺度上，上品三类均宽三肘、长五肘，下品三类各减半肘，中品介于两者之间。

[81] 地点在今天的拉萨市东郊，《元史·百官志》称搽里八田地里管民万户，明代因之。蔡巴亦是一噶举教派名。

[82] 即是寺院庄园。

[83] ting-nge-vdzin 梵音译作三摩地，又可译作三摩提、三摩帝、三摩底、三么地、三昧地等，略作三昧，乃是于所观察事或于所缘，一心安住稳定不移的心有所法。

[84] 或写作 gang-gva，乃亚洲大河名，又作殑伽河。其上游为我国西藏的象泉河，后流经印度、孟加拉入海。西藏古地方志说：玛那萨罗沃池东岸有银色岩，形如象口，流出五百小溪，携带银沙，右绕池周，东流入海。

[85] 意指明永乐皇帝时代。

[86] mjal-dar-la-kha-btags-nyin-mo-bde-legs 译作化日吉祥哈达，乃是在织纹上织有藏文“化日吉祥”（kha-btags-nyin-mo-bde-legs）的一种隐花哈达。

[87] 指法王之色身肉体隐入法界，身已圆寂。

[88] 藏文佛教典籍丛书《大藏经》由《丹珠尔》和《甘珠尔》两部分组成。《丹珠尔》包括论和部分律，最初由布敦编纂。全目录分显密两大部分，各分七类，附有赤松德赞与各大译师的著作目录。《甘珠尔》包括经和部分律，始编于元朝初期，先由曲丹绕珠搜集校订阿里、拉萨等地的译经，编成《大藏经目录论点广说》和《甘珠尔目录太阳之光》。后由嘉木样噶玛拔希的弟子洛赛绛曲益希搜集各地译经和纳塘寺经典，整编成《纳塘目录》。14 世纪，噶举派著名人物蔡巴贡噶多杰在《纳塘目录》的基础上，从元泰定五年（1328 年）开始，用 20 余年时间将蔡公堂地方的译经收编成《新造佛说甘珠尔目录》，简称《蔡巴目录》，成为

编纂《大藏经》的蓝本。藏文《大藏经》的版本流传有很多，而且各版本所收经典数量不等。

[89] 此指第四世法王。

[90] karma-pagshi 即是指 karma-pakshi-chos-kyi-bla-ma 噶玛拔希。

[91] mched-ya 意指亲戚或弟弟。

[92] chos-kyi-snod 法器此处意指传承如来教法之人选。

[93] bram-ze 在此意指以梵志所绘地毯类器物。梵文写作：brvahman-na，梵志是其别译，意译是净行，音译是婆罗门。

[94] 即指六世法王。

[95] skyil-krung 盘腿坐姿，系毗卢遮那七法之一，又名全跏趺坐等。详言之，结跏趺坐有全跏、半跏之别，交叉两足而置两膝上，为全跏趺坐，置一足于一方之膝，谓之半跏趺坐。

[96] 噶举派的一种教法传承，既是教派名也是地名。传说 15 世纪初，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德新协巴的一个弟子名叫玛色多丹，他得到了德新协巴密传 5 卷经文，遂创立了苏莽噶举派。

[97] 该寺于 1073 年由阿底峡的弟子勒巴协绕初建，而后继由阿底峡的另一位弟子洛丹协绕再次扩建。

[98] vchad-rtsod-rtsom-pa 意指讲、辩、著，指佛学家应当做的三件事：讲说法旨，辩论经意，擅长世出、世间两类著述。

[99] spangs-rtogs 断证之意。指远离染垢，解悟功德，所有二障及习气完全净治，如所有性及尽所有性智慧完全证得，即是如来圆满断证功德。

[100] zung-vjug-ma 意指密乘五圆满次第之一。智慧空性与方便大悲双运，智慧光明空性与方便俱生大乐双运，或指外境完美空性与内心永恒大乐双运。

第八章 第三世红帽系活佛却贝益西（1406~1452）

【译文提要】第八章共有3节，即少年时的却贝益西；却贝益西所做的利他之事；却贝益西圆寂及其主要弟子。本章译文详细介绍了第五世噶玛巴德新协巴的主要弟子第三世红帽系活佛却贝益西等人的生平事迹。其于1406年出生于娘波地方之库氏家族，父名桑珠，母名帕萨。其于1413年在工布和卫藏交界的白朵地方与第五世噶玛巴德新协巴相见，德新协巴为其授以近圆居士戒。此后，随从堪布却吉杰与轨范师衮伦出家并受沙弥戒，法名却吉贝益西，并闻习有《金刚瑜伽之圆满菩提心三有幻梦脉心根本之匙》《那若乃古教法》《热穷巴和乌坚巴之近修》《大圆满六加行》《道果》等许多教法。此后，第三世红帽系活佛却贝益西还收到了大明皇帝之颂词和赏赐，并下令赐予工布所有寺院大量属地作

为供养。1415 年，第五世噶玛巴德新协巴圆寂。此后，他为第六世噶玛巴统瓦顿丹传授有许多佛法并供奉有大量财物。此后，他抵达达孜地方，以奇石雕刻大石藏，并在噶丹玛摩寺新修建有佛堂。1432 年阐化王扎巴坚赞去世，由其弟丹萨梯寺的京俄索南坚赞主持，由他们的侄子扎巴迥乃继任帕竹第悉。据记载，他与王扎巴坚赞和帕竹京俄等人的关系密切，并经常可以得到彼等的奉茶和布施。他于 1452 年圆寂在噶丹玛摩。本章特别阐述了苏莽噶举及其传承，为研究苏莽噶举教派的历史及其传承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第一节　少年时的却贝益西

朱古却贝益西即是第三世红帽系活佛[1]，正如预言："后世皆为密行瑜伽[2]之因缘。" 其出生地为娘波（nyang-po）地方之凯扎多（khe-brag-mdor）之库氏（khu）[3]家族中，父名桑珠（bsam-grub），母名帕萨（bar-za），于藏历火狗年（1406 年）夏十四日具吉祥之辰时降生。其母亲梦有吉兆，人们从胎中就听得见口诵六字真言之声，而且在其住地四方反复出现有柱型彩虹以及侧面如悬挂锦旗之彩虹，并出现有许多奇特之景观。其身形美观，足上显现皇帝手书之新蒙文。其五个多月后即对众生加持，记起昔日诸多弟子虔诚侍奉。在迎请中，因有少许困难，遂利用比丘苯扎巴（dge-slong-dpon-grags-pa）等人为他沐浴之机，于尼洋河[4]中央的船上，塔堪布（thabs-mkhas-po）前往迎请，而后前往达孜养育。其瞬间即可至高崖石窠之上鹰鹫栖息之地安坐，旋即又安坐于寝宫；其多次演示可于墙壁上畅通无阻地行走；以了知他心的通慧[5]消除邪分别[6]；因具

有宿住通、宿命通、宿住随念智证通[7]之先知，知悉玛顶（mar–sting）和噶丹玛摩等许多古代之世系，尤其是知悉法王喀觉巴（mkhav–spyod–pa）直接隐匿的经卷，从而消除了众人之疑惑。其随从上师帕月却桑巴（ba-yu–chos–bzang–pa）闻习有《纳、坚、帕三教法》（nag–rgyal–phag–gsum）、《大手印六法》（phyag–chen–chos–drug）、《十万般若经》（rgyud–vbum）等。其亲见桂仓瓦（rgod–tshang–ba）大师之身庄严。其随从比丘苯扎巴（dge–slong–dpon–grags–pa）闻习《二精义》（snying–thig–gnyis）和《十七续》（rgyud–bcu–bdun），并前往波卧之益贡（po–bovi–ye–gong）等地。

其于八岁藏历水蛇年（1413 年）十月三日之时，于工布和卫藏交界的白朵（pad–mdor）地方与法王仁波切（其上师）相见，（法王）旋即为其授以近圆居士戒[8]，并褒以热情颂扬之词。后于十一月十日，在达孜的寝宫中，随从堪布却吉杰（chos–kyi–rje）与轨范师衮伦（mgon–blon）出家并授沙弥戒，赐予法名却吉贝益西（chos–kyi–dpal–ye–shes）。闻习有《金刚瑜伽之圆满菩提心三有幻梦脉心根本之匙》等一切不共之深奥教法以及《那若乃古教法》（na–ro–ne–guvi–chos）、《热穷巴和乌坚巴之近修》（ras–chung–pa–dang–ao–rgyan–pavi–bsnyen–sgrub）、《大圆满六加行》（sbyor–drug–rdzogs–chen）、《道果》（lam–vbras）等许多大小教诫，而且诸法真意得以融会贯通，并随从达贡恭邦巴（zla–dgon–kun–spangs–pa）闻习有许多教法。（此时）亦收到了大明皇帝（tavi–ming–rgyal–po）之颂词和赏赐，并下令赐予工布所有寺院大量的属地作为供养，此后其安居于帕月（ba–yu）等地。

十岁（1415 年）之时，法王德新协巴圆寂，此后其前往涅窝（snye–bo）等地行利他之事，并在杂日（tsva–ri）[9]地方修无量寿之正行，故得以亲见无量寿佛并得到了授记。法王统瓦顿丹自年幼时即来到了工布，其为（法王统瓦顿丹）传授有许多佛法并供奉有大量财物。在法王统瓦顿

丹八岁之藏历兔年之时，师徒一起经过塔布（dwags-po）地方来到了沃卡扎西塘(vol-kha-bkra-shis-thang)，将殊胜尊者索南桑波（vphags-pavi-gnas-brtan-bsod-nams-bzang-po）之塑像以轿舆迎请，法王统瓦顿丹受沙弥戒之时，其受比丘戒，王扎巴坚赞（grags-pa-rgyal-mtshan）与帕竹京俄（phag-gru-spyan-snga）等人奉茶。此后，师徒一起在工布新寺随从索苯巴(sog-dbon-pa)闻习了慈氏中观论（byams-chos-dbu-ma）等许多的理论、学说、教言、教诫。

其次，活佛却贝益西之事迹有，自藏历牛年（1421年）开始，从娘（nyang）地经过札松坚（brag-gsum-gyen），前往甲乃玛擦屯（vjam-ne-smar-tsha-thung）、峨（rngod）等地以及郭岱（sgom-sde）与阿日（a-rig）之间的地方，师徒共同行利他之事。噶波仁桑巴（dkar-po-rin-bzang-pa）迎请其至那雪（nags-shod）地方，从他那里也闻习有许多教法。

第二节　却贝益西所做的利他之事

活佛却贝益西又前往多康（mdo-khams）地区，其从北路来到楚布寺，在康巴旺秋坚赞（gangs-pa-dbang-phyug-rgyal-mtshan）处也闻习有许多佛法，行利他之事，而且乃邬东巴（snevu-gdong-pa）也为其进行了大的供奉。此后，亦前往工布地方，随从楚东却仁（mtshur-ston-chos-rin）于噶丹玛摩处闻习有许多教法。法王统瓦顿丹被迎请至达孜（stag-rtse)[10]，其供奉有无数的礼品，所有众生也予以供奉，（法王统瓦顿丹使众生）如愿以偿。其于此地方以奇石雕刻大石藏（rdovi-gter)[11]，并修建有噶丹玛摩之佛堂。因其知悉达隆衮蚌巴绛曲嘉措(stag-lung-kun-

spangs-pa-byang-chub-rgya-mtsho）即将驾临，故前往相见，而后相互闻习了教法。其于玛惹顶（ma-ra-steng）地方聚集有很多财物，遂又分赐众人。后于十二日之间，调解了一切纷争，并立有一白色的法印（chos-rgya-dkar-po），使所有人得到了安康。

当一个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之时，即因触动了护法神[12]，出现有河水淹毁村庄、无数执黑旗者、瘟疫肆虐村庄等，其运用无量之神通使之完全消除。总之，其以诛法[13]之业力，得心应手地使护法神如仆人一样地听话；塑造神像使身后之魔障感到恐惧，发出了各种恶嚎随即逃遁，众人皆听见此恶嚎声。其稍加看一下诸鬼祟[14]之后，彼等大部分就会止息。

尤其是法王（统瓦顿丹）在噶玛（karma）地方身体患重病之时，其又从工布地方迅速返回，当至昂曲（ngom-chu）[15]河岸，宗刚（tsong-kyang）国师国贡巴（govi-shi-guvi-gung-pa）等诸营官前来迎接。师徒相见后，敬事佛法[16]之后调伏了祸害，（法王统瓦顿丹）之福体马上康复。为启请法王统瓦顿丹前来（工布地方），其经过郭岱（sgom-sde）、琼波（khyung-po）、洛兑（lho-stod）等地，提前抵达工布地方。法王统瓦顿丹后来到达，大加供奉，其此生之愿望得以实现。

第三节　却贝益西圆寂及其主要弟子

其四十七岁之藏历水阳猴年（1452年）孟秋之月[17]，于噶丹玛摩身体显有微恙，其以道歌叙说了浊世之情形：

此恶世五浊[18]横流，

身黄衣者亦平凡，
心思与佛法难融，
慈悲六道之众生。
聚货财任性而为，
复虑身灭[19]毕竟无。
凭依上师之事迹，
除却修分别之见，
敬信终究皆无有。
脉、气、明点[20]三语诀，
实修之后毕竟无，
纵使授以深奥法，
践诺之人终是无。
大德至尊之上师，
无须启请与祈祷，
心性宝贝之上师，
关照之人依然无。
法身庄严何处生？
破是立非何处有？
暇满人身此一世[21]，
许多人却空手归，
慈悲六道之众生！

当日益增长四法之日升起时，于无垢之天空中出现纷繁花雨之刻，至尊救度母（rje-btsun-sgrol-ma）与法王德新协巴同时驾临。其言道：“请摆置供品吧！”遂又一次做了教诲，而后在狮子坐床上圆寂。供奉其法身之时，传出长久之鼓声，后将其殊胜法身安放于大菩提塔中。

活佛却贝益西之弟子亦有大弟子法王统瓦顿丹，其他弟子大都是师徒共同之弟子，而且却杰益桑哉巴（chos-rje-yid-bzang-rtse-pa）和却杰那巴(chos-rje-nam-pa）等也依其为根本上师。

注释：

[1] 噶玛巴红帽系第三世活佛却贝益西（1406~1452年）。

[2] sngags-spyod-rnal-vbyor 意指密行瑜伽。

[3] 库氏乃是西藏古代一氏族名，旧译作麹氏。在吐蕃松赞干布时领有雅砻即今天的山南琼结一带为采地，《元史》称之为汤卜赤八千户，后作为十三万户之一。藏学家库·尊珠雍中即出生于此氏族中。

[4] nyang-chu 前藏塔工地区一大河名，其流域为古代尼洋氏部族聚居地，因而得名。

[5] mngon-shes 意指慧、通慧、神通、前知。佛教所言的明白现见一切远时、远地、现前、不现前极不现前各种情况的一种神秘智力。

[6] log-rtog 意指佛教所言的三种违理量或非量识之一，即错乱寻思。

[7] sngon-gnas-rjes-dran-gyi-mngon-par-shes-pa 意指能如实知悉自他前生生地、姓名、父母、业、命、资财如彼等诸实况之智慧。

[8] yongs-rdzogs-kyi-dge-bsnyen 意指受持杀、盗、淫、妄四根本戒及酒戒的在家男子。

[9] 今珞隅地区一山名。

[10] 即今达孜县。

[11] 意指刻在石头上的藏经，乃是古代被人埋藏起来、后世被人发掘出来的藏文书籍总称，藏语叫“德尔玛”（gter-ma）或“德尔却”(gter-chos)，大多发现在11至13世纪前后。著名的伏藏如《玛尼宝训》《五部遗教》等。前者传为松赞干布讲述，吞米·桑布扎等记录；后者传为莲花生所著，但实际都是后人的伪托。因其时代较早，记事翔实，又

多神话、传说等，所以是很有价值的文史著述。

[12] chos-skyong 意指护法神，乃是佛教中履行誓词、如法保卫佛教之天神。

[13] drag-po 意指凶恶之诅咒。

[14] gdon-gnod 意指魑魅所造之灾祸。

[15] ngom-chu 昂曲河，发源于唐古拉山，流经青海囊谦县和西藏类乌齐，于昌都流入澜沧江。

[16] sku-rim 意指延僧诵经修法以事佛。

[17] ston-zla-ra-ba 意指藏历七月。

[18] snyigs-ma-lnga 五浊即指寿浊、烦恼浊、众生浊、劫浊、见浊。

[19] vchi-ba 喻指不追求涅槃之乐的行为。

[20] rtsa-thig-rlung-gsum 是脉、气、明点的简称。

[21] dal-vbyor-mi-lus 本意是指暇满人身，八有暇、十圆满之意，此即为塔布拉杰大师所言之“人身宝”。

第九章　第六世噶玛巴活佛统瓦顿丹（1416~1453）

【译文提要】第九章共有3节，即统瓦顿丹之转世；统瓦顿丹之业绩；统瓦顿丹之弟子。本章译文主要概述了第六世噶玛巴统瓦顿丹的生平事迹。第六世噶玛巴出生于噶玛附近的俄木地方，第五世噶玛巴的弟子俄木巴恰斋瓦认证他是噶玛巴转世后，为他举行坐床大典。八岁时，大德索南桑波以轿舆迎请法王至沃喀扎西塘正式授出家沙弥戒，赐法名为却扎贝桑波。此后，随从第三世红帽系活佛、索本噶西巴等上师修习噶举派的所有教法、灌顶、修法等，诸位上师并将噶举教法全部传承给他。第六世噶玛巴一生致力于发展岗仓噶举的宗教仪式、仪轨。因为传统噶玛噶举所强调的是禅修，而祈祷和仪式往往被忽略了。他为岗仓噶举制定了许多修行仪轨，又将香巴噶举教法和希解派的教法融入岗仓噶

举传承。他还在藏族地区广行佛教事业，包括弘法、教学、修建寺院、制定僧伽仪轨等。据记载，明朝皇帝也曾下诏命第六世噶玛巴进京，但未成行，只遣使进贡。自1436至1453年的十余年间，其前后进贡八次。

此外，本章译文还记载了第六世噶玛巴的弟子，主要有大国师班觉顿珠和贡钦绛贝桑波等人以及他们的事迹。大国师班觉顿珠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与《丹珠尔》迎请至藏地。此处所提到的迎请藏文大藏经有可能就是著名的永乐版藏文大藏经。因第五世噶玛巴曾将藏族人民普遍推崇的蔡巴藏文大藏经手抄本推荐给皇帝，明成祖即“遣使往西土取藏经之文，刊梓印施，以资为荐扬之典。下界一切生灵，均沾无穷之福”。同时，明成祖请第五世噶玛巴担任永乐版藏文大藏经刻本的总纂，并在南京雕刻印刷。据记载，大国师班觉顿珠智慧聪颖，学识渊博，精通所有佛教教法，后封其为“加持之受命国公巴”之名号。

此外，本章译文中尚出现有一些新的地名，如俄木、聂沃、沃喀扎西塘、采密、都多沃、公觉、白噶等地名，这些地名对于研究藏族历史地名有着重要的价值。

第一节　统瓦顿丹之转世

第六世法王即称为统瓦顿丹（mthong-ba-ton-ldan）。据传，前世法王（德新协巴）曾于多康噶玛（mdo-khams-karma）附近发愿，并言道：“因为康地之诸多人迎请，（我）很快要去多康地方（与六世噶玛巴）会面。”如所赐言，（统瓦顿丹）出生于噶玛附近的俄木（ngom）地方，其父亲为一大咒师，母亲为一自性瑜伽母，于藏历猴年（1416年）二月八

日降生。不久便可跏趺而坐且笑视其母，（其身）芳香四溢，遍布全境。

俄木巴恰斋瓦（ngom-pa-bya-bral-ba）[1]也获得“法王降生”之讯息，此后为了弄清楚（法王）降生于何地，他遂假扮为乞丐前往寻访。当（法王）降生一个月零四天之后，（俄木巴恰斋瓦）拜见了（法王），一见面即表现出喜悦之姿态，并口诵“阿梨噶利”(av-li-kav-li)[2]。俄木巴恰斋瓦悄悄地问道：“你是谁啊？”（法王）就抓住了他的手指，并站起来言道：

吾离系一切无生戏论，
无定离住轮回诸众生，
为拯救至无余解脱界，
吾转世为有情之吉祥，
终生无迁徙异域他乡。

此后，又言道：“暂时要保密啊！”（俄木巴恰斋瓦）故生起敬信，做了侍从。后（法王）又说出许多秘密圣地和未来所发生的事情。七月之后坐于床上进行加持，并宣诵诸佛名与六字修道语。

（法王）被迎请至寺院后，看到了诸多佛像，尤其是看到了黑帽法王像后便笑了起来。（有人）问道：“此何人许？”（法王）便以手指胸反复地说道：“是我。”（法王）安坐于父亲怀中，而俄木巴恰斋瓦突然执其手而问道：“汝何人许？”（法王）回答道：“我即是德新协巴，你知道吗？”

（法王）知悉要问“日尼护法”(re-ne-dgon-ma)，遂言道：“此顶帽子是我的。”言后拿起帽子。因为喇嘛觉第巴（gcod-dig-pa）出现有许多净相[3]，故此获得了敬信，传说乃幻身所致之故。（法王）可直呼来自噶玛寺迎请的管家[4]之名，（法王）抵达噶玛地方后，举手即断绝了天花等

瘟病。其可讲说昔日许多事情，众人更加敬信。其为一画像开光[5]，遂形成七星天空（vbru-bdun-nam-mkhar）。此等事迹无有文字记录下来，仅口耳相传。

噶玛仲仁波切（karma-drung-rin-po-che）初次前来拜见，法王立即问道："我曾赐予你护身结（phayg-mdud）了吗？"后拿起（护身结）即赐予。法王陡然站立起来，比量身高与（前世法王）相等。噶玛仲仁波切想起昔日之预言，不禁泪水四溢而后跪拜于（法王）脚下。

此时，在噶玛寺建立了诸多格鲁派之密教仪轨[6]，若坐于修供仪轨之首座，（法王）训斥噶玛仲仁波切道："于此像这样的（密宗仪轨）需要吗？我的典籍中未有。根据彼等之祈请，我已著有典籍即可。"并讲说了著述《金刚性等对法坛城及善本》（legs-pa-bkav-vbum-na-bzhugs-pa）诸经典。

（法王）也梦见大堪布贡伦巴（mgon-blon-pa）安居于前藏，尚得到了大慈悲佛（thugs-rje-chen-po）之授记，曰："所有营地旗幡飘舞，我的上师出生于康地（khams），其父母也有像这样的黑痣。我的上师担心前来。"其化装成大堪布之样子，并且言道："我已到达了自己外面之溪卡[7]。"在噶玛地方的羊贡寺（yang-dgon）拜见了（法王）。舍弃了茶会上约定的座次，（法王）叮嘱所有的噶玛巴僧人道："尔等一定要记住。"因为（他们）一再地请求给予赐教，法王遂宣讲了（佛法）并予以赏赐。众人观此对法王大加敬信，泪流满面。（法王）又道："如若母亲去世之后，（我）将会与其在兜率天宫[8]会面。"（法王）还详细讲述了拉登寺（lha-steng）[9]出现有月食，即会出现像汉皇之尊容一般之情形，看到了无数的本尊护法之尊容，并讲了如果公觉（gon-gyo）地方的主人看到了黑帽。此为蒙古时期，而非汉人统治时代等许多以前未有听说过的事情。

（法王）虽说不满三岁，然而却流利地向成千上万的僧俗众人宣讲有关佛法，所有街道、聚会的人们竞相听法。俨如争相嬉戏般，（法王）

无碍地宣说颂词[10]，而且谁也不敢就佛经回答（辩问）。值旱灾之时，其时而做戏水之姿，时而调动谛力[11]，时而宣诵佛语，雨就如愿落下，而且雨水极多。其讲述了《兜率天宫等一切无垢净地之庄严》。其随从索本噶西巴（sog-dpon-bkav-bzhi-pa）闻习所有宣讲教言、灌顶、修法等。渐次行至工布（kong-por）地方，随从活佛却贝益西[12](chos-dpal-ye-shes）闻习了《关于本尊主要护法神》，而且大行利他之事。

八岁时，大德索南桑波（bsod-nams-bzang-po）以轿舆迎请（法王）至沃喀扎西塘（vol-kha-bkar-shis-thang)正式出家受沙弥戒[13]，赐法名为却扎贝桑波（chos-gargs-dpal-bzang-po）。大堪布贡伦巴（mgon-blon-pa）也请（大德索南桑波）本人作此活佛之近圆[14]亲教师，遂应允做经忏[15]、祈福。后来将近成年之时，（法王）向所有人问道："(我）已到受噶玛巴近圆戒(之时）了吗？"

一位官员带着诏旨[16]来到了卫藏(dbus-gtsang)，行至采密（tshal-min）地方，因与仆人不和而发生口角之争，所以仆人就（向法王）虚言讲道："他已经受过了近圆戒。"（法王）言道："尔言真实与否？"此仆人面露怯色，三天后即离去。

第二节　统瓦顿丹之业绩

贡钦绒东钦波谢恰恭日（kun-mkhyen-rong-ston-chen-po-shes-bay-kun-rig）前来拜谒（法王），并随从闻习了有关佛法。因心中十分信仰，故赞曰：

天上神手执吉祥白伞，
地下龙以大海为供云，
前方众人唱悦耳赞歌，
向神女妙净福田致敬。

同时结合本人亲见和感受，对本尊佛也做了溢美之赞词。

相传，因为活佛闻习了许多的经义和教典，便对大狮子吼曰："我乃佛之弟子也。"根据先前玛色多丹(rma-se-rtogs-ldan)呈文之预兆，此法王即是主要以贵族之行相而至，而后用"业行语诀智慧火之利剑"等降伏了诸残暴者；使主仆所有人亦以金刚乘[17]之法抵达圆满之界。因为实修了所有的舞蹈、歌曲、明点等，故使幻影变为真实金刚乘之教法，并在这一时期得以弘扬广大，使塔、工、多、卫(dags-kong-mdo-dbus)[18]等地方无数有缘所化[19]者得到成熟解脱。

（法王统瓦顿丹）安居于杂日[20]地方时，罗刹国[21]之大轨范师白玛萨木帕瓦（padma-samabaha-wa）委派大修行者罗婆师[22]为使，奉上《无量寿内、外、密之修法》。为了彼等合格之徒众，（法王）行神圣持金刚性之功业。

三十七岁的藏历水阳猴年（1452 年），（法王）驻锡于则拉岗（rtse-lha-sgang）之时说："卦师、梦兆师所谓'我身体方面有恶兆'，若轨范师桑吉森格瓦（sangs-rgays-seng-ge-ba）要奉献长久永生法的话，今年我就不会生病，我可亲自承担各种事务九个月。"此后，至桑普（gsang-phu）寺的胜乐殿，为一切所依[23]奉上了衣物及供品，将每尊佛像放置于箱子中并加盖了手印，将帽子和护摩（sre-vpho）[24]之教诫典籍等交付于大国师（go-shri-rin-po-che），并将其预言加密封存起来。遂言道："在我未回来的期间，此等所依之物上的手印不得损毁。因香巴拉巴（shamaba-ha-la-pa）与玛卡瓦(ma-kha-ba)有纷争，故需要我前去帮助彼等法胤[25]。"

（众人）祈请长久永生而（法王）不允，并做了许多道歌，尤其是开始讲解《北方四柱大狮母经》（ka-bzhi-seng-chen-ma），且频频起立；此时大地微微颤动，日月敛光；百禽依类成群翔集，发出难以忍受之鸣声，俄顷腾天翱翔。从以前所言，九个月还差一日不满，即是在鸡年（1453 年）元月八日之晨，（法王）言道："现在我亦将居于噶举之列次。"故祈请道：

集一切佛教大成之宝，
大慈悲之主统瓦顿丹，
向大慈悲观世音祈祷，
启请常降加持之甘露。

（法王）言罢即圆寂。

第三节　统瓦顿丹之弟子

统瓦顿丹的主要弟子有大国师班觉顿珠（dpal-vbyor-don-grub）和贡钦绛贝桑波（kun-mkhyen-vjam-dpal-bzang-po）。大国师班觉顿珠出生于涅窝（snye-bo）地方，据说他考虑到要拯救未来之众生，（六世噶玛巴）便派遣他随从很多大师闻习了正教。其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与《丹珠尔》（bkav-bstan）迎请至藏地，传说他未曾闻习过的教法。后封其为"加持之受命国公巴"（guvi-gung-pa）之名号，并任命其为政教之主，其为轨范师贝玛之弟子沃柴贝吉旺秋（vod-bran-dpal-gyi-dbang-phyug）

与热巴西瓦沃（ras-pa-zhi-ba-vod）预测了转世，并把《驻法聚合经》(chos-bzhugs-so-vtsal)供奉给了殊胜活佛。具足心见[26]之后，当活佛[27]二十五岁之时，其于楚布（mtshur-phu）寺圆寂，是时花雨大片落下，有白色、蓝色、绿色等花朵，如今还显现于其生前所用过的手提箱上。

据说，贡钦绛贝桑波是证果者[28]，亦是尼木[29]宗[30]祖传的执事僧[31]，故出现有神奇之舍利[32]，而且他依止历任噶玛巴为上师，下传有五代，其出生于白噶（ban-sgar）地方。其于贡钦绒波（kun-mkhyen-rong-po）等大师身边精学了一切经藏[33]，尤其是依止法王统瓦顿丹为根本上师，完成了真如法性之教言，修证于根本处直入一境[34]并得到加持[35]。随从塔布噶举（dwags-po-bkav-rgyud)[36]诸位大修行者，成为一位贤能、清净、圣妙之修行者，殊胜活佛唯在传授修证经验时做了加行[37]。他一生亦追求究竟，而意乐[38]未得圆满，故言道："殊胜活佛受近圆戒后未有修行不成功者。"而后出现神异之征兆等等，殊胜活佛圆寂于北方。其弟子有至尊、僧俗等多人，彼等致力于许多自他两利之事。

注释：

[1] 第五世噶玛巴之弟子。

[2] 藏语元音及辅音字母读音。

[3] dag-snang 净相，清净现分之意。现见一切情器世间均是净土，均系佛身佛智之所示现。

[4] gnyer-pa 意指管理者或司库、管家等职务。

[5] rab-gnas 意指在智慧坛场中为佛像、灵塔、经典等灌顶，以迎神安住的仪轨。

[6] 此处 chog 即是 cho-ga 之意，喻指仪轨。

[7] gzhis-ka 溪卡。即是庄园，旧时领主们占有的成片土地、百姓连同住宅在内的地产。

[8] dgav-ldan 意指喜足天，梵音译作睹史多天。六欲天之一，妙玉资具胜于以天下诸天，身心安适，且喜具足大乘法乐，故名喜足。

[9] 在今天的四川省金川县内，原为本教寺庙。清乾隆时改宗格鲁派，赐名为广法寺，为甲绒地区一大寺庙。

[10] tshigs-bcad 梵音译作伽陀、偈陀，或略作偈。指各句字数相等的诗歌词章，每四句称为一颂。

[11] bden-stobs 大意指运用谛实空之力。

[12] 即是第三世红帽系活佛。

[13] dge-tshul 意指勤策男、劳策、求寂。梵音译作室罗摩尼罗，简称沙弥。

[14] bsnyen-rdzogs 意指近圆、乞士。圆，谓断证功德究竟涅槃，近，谓迅速成就是诸功德，故名近圆，又名具足比丘。

[15] zhabs-brtan-pa 乃经忏、佛事之敬称。指祈福禳灾的宗教法事。

[16] gser-yig 意指圣旨、诏书。据记载，明帝室也曾下诏命第六世噶玛巴进京，但未成行，只遣使进贡。自 1436 至 1453 年的十余年间，其前后进贡 8 次。

[17] rdo-rje-theg-pa 意指金刚乘，系密乘之异名。

[18] 指西藏山南地区的塔布、林芝地区的工布、多康和卫藏。

[19] gdul-bya 意指徒众，佛经常译作化机、所化。

[20] tsa-ri 杂日，今天西藏自治区珞隅地区一山名。12 世纪末，藏传佛教噶举派藏巴甲热也协多吉始说此山为佛教密宗上乐金刚圣地，首创年往巡礼之例。

[21] rnga-yab-gling 意指拂尘洲、罗刹国，为罗刹鬼生聚之地。

[22] la-ba-pa 罗婆师，为大乘佛教顺假相中观师之一，因常着毯衣而得名。

[23] rten 意为所依，指所凭依、借靠的事物。此处应为 rten-gyi-dn-

gos-po 之意，系指依止物，如佛像、佛经、佛塔等。

[24] 即是指火供。

[25] rigs-ldan 意指法胤、法种王。相传，香巴拉的妙吉祥称法王在传授时轮金刚灌顶之时，把日车仙人等许多不同法种的梵净仙人合为一个金刚法种兄弟同时传授，故为此号之始。后世相袭，计有二十五代。

[26] thugs-kyi-bzhed-pa-yongs-su-rdzogs-pa 直译为“心之见解圆满”，故意译为“具足心见”。

[27] 即第七世噶玛巴。

[28] grub-thob 意指证果者、成道者。指修学释道有特殊证悟，获得殊胜成就或共通成就者。

[29] snye-mo 即今日之尼木县，在今拉萨市雅鲁藏布江北岸。《元史》译作“聂摩”，《明史》译作“聂母”。

[30] rdzong，译作“宗”，系元代时已形成的建制，略似今天的县，亦称为“宗堆”，原西藏地方政府派往各宗主管该地行政的地方长官。重要的宗可设两名宗本，通常是一僧一俗，或两人均为俗官；小一些的宗通常只设一名宗本，或僧或俗。宗本的官阶从七品至五品不等，任期通常为三年，少数为四年。宗本的职责为摊派差役、征收赋税、维持宗内社会秩序并审理本地区发生的民事案件。有的宗本特别是大贵族年轻子弟任宗本者，并不亲自到任，自己住在拉萨，而派一名涅巴（管事）到宗内代理。宗本在任内，所有供给全由本宗负担，有的宗拨给若干土地作为宗本薪俸地，派差民耕种，薪俸地收入扣除种地差民的工资外，一部分作为宗本的薪俸。宗政府设秘书（仲译）、康涅（管房屋者）、信差等办事人员管内务，每年亦有固定工资，另设佐扎、根布等地方头人管外务，负责征税派差等。因各宗内分布政府、贵族、寺院的庄园，农奴都有自己的领主或列空管辖，与宗政府的关系并不大，所以宗本行使职权往往要与各领主的代理人和地方头人协商，实权并不是很大，事务也

不是很多。各宗征收的应上交地方政府的粮税，经宗本与地方政府派来的粮库官一起验收入库盖印封存，由宗政府负责保管，以备地方政府需要时调用。

[31] zhal–ngo 意指管理僧团的僧人，梵音译作维那。

[32] ring–bsrel 意指佛骨、骨珠、灵骨。梵音译作舍利、室利罗、设利罗。指活佛圆寂后火化所留的骨珠。

[33] sde–snod 意指藏。梵音译作毗支迦，意译为“箧”，大斗之意，意喻可包容众多小升之大器物，故名藏。

[34] rtse–gcig 聚会于一处之意，佛经译为一境、一缘。

[35] byin–rlabs 意指神力、福力、威力，指安住圣道法位之自在威势。

[36] 塔布噶举系藏传佛教噶举派教派之一。藏文的音译，意译“佛语传承”，即传承金刚持佛亲口所授密咒教义。起源于玛尔巴·曲杰洛哲（1012~1097 年）和米拉日巴（1040~1123 年）。宋宣和三年（1121 年）塔布拉杰索南仁钦（1079~1153 年）在塔布地区创建岗布寺，正式立宗塔布噶举。塔布拉杰的弟子都松钦巴·曲杰扎巴、向蔡巴·达玛扎、达玛旺秀和多吉杰波分别建噶玛丹萨寺、蔡巴寺、拔绒寺和丹萨梯寺，以这些为根本道场形成了噶玛噶举、蔡巴噶举、拔绒噶举和帕竹噶举四大支派，并在当地地方势力的扶持下迅速发展，且得到了元、明两代中央王朝的支持和分封，有些教派曾握西藏地方大权，政治上、经济上势力很大。从帕竹噶举派又分衍出止贡、达垅、竹巴、雅桑、绰浦、修赛、叶尔巴、玛仓等八小派。格鲁派兴起后，噶举派在西藏的势力虽然有所减弱，但在康区势力比较大。塔布噶举之教法承袭了印度中观应成派论师佛护、月称之见，主张诸法待缘生，空无自性。在实践方法上以大手印修炼为主，内分显教大手印和密教大手印。显教大手印主张在心体之上，专注一境，修无分别，令成住分。密教大手印是指风息于中脉中，人、住、

融后所生的大乐明。采取身、语、意三寂及七支坐法、金刚诵、宝瓶气等修行方法，先从“拙火定”入手，然后修“那若六法”，最后亲证“万有一味”“怨亲平等”“染净无别”“明空无别”“空乐无别”的境界。除此主要法门外，另有五法、八大教导、京俄六法、六平等法和山法等甚深法。这一派在显教方面主要学习龙树、月称等论师之著作，在密教方面主要学习《喜金刚续》《集密根本续》《时轮根本续》《大手印明点续》以及本派著名高僧的注疏。塔布噶举派的寺院分布非常广，几乎全藏区都有他们的寺院，而且在印度、尼泊尔、不丹以及英、法、美、加拿大都有少量的寺院和研究机构。目前除西藏以外，四川的阿坝、甘孜二州和青海的玉树、果洛二州有百余座寺院，其中以噶玛噶举派寺院居多，止贡噶举派次之。

[37] sbyor–ba 意指加行，系智度七十义之一，为于证得自在故，摄集三智而行合修之大乘圣者瑜伽。

[38] bsam–pa 意指思想、思维、意愿，旧译意乐。

第十章

第七世噶玛巴活佛却扎嘉措（1454~1506）

【译文提要】 第十章共有22节，即却扎嘉措之降生；却扎嘉措少年时的灵异；却扎嘉措在藏区各地的活动；却扎嘉措拜师学法；却扎嘉措受沙弥戒；却扎嘉措在各地修行讲法；却扎嘉措在各地大做利他之事；却扎嘉措得到明成化皇帝的敕谕和赏赐；却扎嘉措在各地建寺传教；却扎嘉措在拉萨为佛祖释迦牟尼像敬献珍珠袈裟；却扎嘉措在门隅讲法传教；藏传佛教有所颓废、教派斗争日益增多；却扎嘉措采取措施复兴佛法；明代皇帝赐予却扎嘉措礼品等；却扎嘉措对法会的贡献；却扎嘉措制定政教两方面的法规；却扎嘉措在珞隅、门隅等地的一些活动；王顿月多杰供奉却扎嘉措并夺取乃巴庄园；却扎嘉措在拉萨等地做盛大供奉；却扎嘉措对因明学的贡献；却扎嘉措圆寂；却扎嘉措之主要弟子。

本章译文主要翔实地记载了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的生平事迹。却扎嘉措少年时，他曾见到许多藏族著名的大师，如嘉木样钦波、霍尔东噶西巴森格坚赞、噶西玛塞、嘉摩本波、塞恰斋瓦索耶、竹扎喇嘛、霍绒国师衮嘎坚赞等贤哲，不仅随同他们修习佛法开启了智慧之门，而且在思想、行为方面也逐渐成熟。特别是在他五岁时，藏族著名的伏藏师热特那林巴前来拜见，并将自己发掘的伏藏、圣物以及第六世噶玛巴之预言等敬献给却扎嘉措。对此，王森先生著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记载："到十五、十六世纪时，热特那林巴将'上部伏藏'和'下部伏藏'及以后继续掘出来的伏藏,还有他自己发掘出来的一些伏藏汇刻在一起,这就是所谓的'南藏'。"此处译文的记载对热特那林巴发掘的伏藏以及整理、汇刻伏藏经文的时间确定为公元1458年前后，并不是十五、十六世纪。此后，热特那林巴与却扎嘉措又有多次交往，并为其传授了声闻乘、独觉乘、菩萨乘、事部、行部、瑜伽部、生起大瑜伽、大圆满等教法，使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对宁玛派的教法有所修习。却扎嘉措于1465年，由贡钦嘉木白桑波任堪布，国师班觉顿珠任轨范师，剃度出家，赐名为却扎嘉措白桑波，授圆满沙弥戒之正行。后师从贡钦嘉木白桑波修习所有的经、论、律，并达罗汉之果位。此后，他随从许多大师闻习了藏文以及藏文典籍，他一面勤修，一面为他人说法，成为一位乐意供施、亲示教导、严守戒律的僧人。他曾为许多信众传授了成熟解脱戒。在索地，他吩咐诸弟子建造有一座大桥和一座铁桥，并向赞丹寺众比丘赐予食物。继后，他在达拉绒钦之珠托地方接受了大喇嘛达瓦多杰与地方显贵苏意扎巴坚赞叔侄为代表的木雅热冈之所有僧俗部众的迎请呈文、茶、衣服、绸缎等无数的财物。在囊谦地方，因为两个新的寺院长期纠纷，使所有人都遭了殃，而后他赐以佛语教导，于是这两座寺院的执事僧与住持拜他为师并随从其左右。所谓"纠纷自行平息，二寺成为好兄弟"的佳话在当地寺院中广为流传。他还调解了脱切与蔡瓦的重

大纠纷以及多塞的所有重大纠纷。他的足迹遍及苏莽、斋塘、杂喜、措、盖、多康等地。他所到之地，部落纷争自行平息，社会安宁，并使众人财物双盈，获得利乐。

本章不仅记载了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的事迹，而且还大量地记载了藏族社会、宗教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较全面地反映了十五世纪西藏地方的历史，尤其是一般藏族史籍记载较少的西藏金沙江流域的历史状况，在本章中却有较多的记载，而且有些是过去少见的史料。例如灵仓（即灵赞善王）所在地，该地有土司、本钦及万户长的设置，白利地方设有白利土司等。此外，还涉及其他史籍不见记载的万户长和千户长的名称，如万户长南喀坚赞、万户长绰、万户长悦色坚赞、千户长惹馁、千户长杂巴等，这有助于了解明代西藏万户和千户设置的情况。这些记载是当时当地人记载的最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它对明代西藏地方行政建制的记述更为翔实，其内容更有价值。明代，噶玛噶举派许多僧人又先后被迎往朝廷，受到各种封号，明朝对历代噶玛巴的扶持政策得到加强，噶玛噶举派的政治实力大增，其教派势力也相应壮大。本章记载了明成化皇帝曾赐予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谕旨、殊胜黑帽、珍珠服饰、帐幕、华盖等无数礼品。大灌顶国师索南嘉措、图康扎西桑波、侍茶者悦色嘉措、尼玛悦色等人进行还礼，并祝祷皇帝万寿无疆。这些史料颇为珍贵。

本章还记载了噶举教派一些高僧大德的生平事迹，同时也记载了噶举教派的寺院、佛教经典及修道的仪轨等，尤其是详细记载了噶玛巴黑帽系的传承法统。例如法王都松钦巴近侍弟子夺绛秋悦之弟子传承分别是石噶瓦、沛冈巴、仔康噶瓦等，以及第琼桑杰、法王噶玛拔格西之弟子肯钦之弟子肯琼、布琼、秋琼三人。肯琼之弟子传承有扎西琼佩、岗巴杂拉绒、康噶瓦以及肯益西森格师徒、漾波瓦、肯嘉日瓦等协琼传承；布琼之弟子传承有蔡若巴和臧瓦巴等茹倡瓦传承；秋琼之弟子传承有羌惹巴和茹永巴等。这些资料正好可以弥补藏文和汉文史籍记载噶玛巴黑

帽系传承系统时语焉不详、史实不清的缺憾，因此它是研究噶举教派史的最好素材，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此外，本章译文翔实地记载了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在藏区各地建寺、修法、传教等活动，特别是记载了第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曾在门隅拓仓（dom-tshang）修行之时的施主门隅王札彤之后裔摩那、臧米、噶杂惹、嘉噶德等部落以及门隅王顿珠前来拜见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敬献有无数礼品。门隅王顿珠将其一子赐予法王，请求法王在门隅建寺。从记载看，元明时期门隅地区有东门隅和西门隅之分，而且都由门隅王统治，当时由历任噶玛巴活佛担任历代门隅王之上师。这些史料对于解决我国与印度的“麦克马洪线”边界纠纷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并充分说明历史上“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领土属于中国。

其次，本章译文还记载了公元 1487 年，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得知明宣宗逝世的消息后，即于工布地方主持召开为明宣宗冥福之祈祷大法会，并祝当今皇帝即位吉祥。此后，皇帝的金字使者大国师扎西桑波仁钦和灌顶国师洛追桑波等人奉旨前来，为法王送来皇帝赐的一百五十块茶、一百匹彩缎表里、三十余根旃檀木、两个大银饰器具等；皇太后赐予的六个金柱幡以及诸多特制佛器；顿法王、杨法王、色拉法王等宫廷中的法王以及王太监等宫廷中的所有的大人们各自都奉献有无数礼品。法王为谢皇恩组织僧人诵经祈祷，祝赞皇帝长寿，并指示其徒众到汉地之噶尔寺、灵谷寺、大都寺、五台山圣地、临洮寺等地为当今皇帝念经祈祷，祈愿天下众人皆弘扬佛法。

晚年，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的宗教社会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身体力行，提倡严格遵守戒律，奉行戒杀生等许多善行。如法王在沃惹地方举行了盛大的茶宴，初次建立答复之规制。此外，还在有关的寺院建立了许多规章制度，如在工隆惹三寺颁布《大善行之细则》。二、修建寺庙，奉行利他。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自己的修行和利他事业是

同时并行的，他将讲法中所收到的供养悉数分给经费不足的寺院和僧俗众人，并将旃檀白度母像和大师玛尔巴像等殊胜的身语意为主的塑像敬献到拉萨的寺院。三、无有派别之见，大力宣扬藏传佛教。晚年他的足迹遍布卫藏、安多、康等三大藏区以及门隅和珞隅等地。他无有门户之见，每到一地皆讲经说法，弘扬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教法，向当地的僧俗群众传授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基本教法，为数以万计的人们传法灌顶。四、著书立说，形成自己的独特见地。他著有《释解三世间之明灯》《三毗奈耶事仪轨》和《密集不动之现观》等戒律、中观和密续等方面的论著和法典，尤其他还撰写了一部著名的《因明大全之述要》，亦称为《因明格言之河——摄理之大海》，此书的主要内容是针对陈那和法称的七部因明法典所写的释论，他未有参阅任何佛教典籍，完全依靠自己的智力而写成。五、调解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法王在部落之间发生了利益冲突，双方互不相让、僵持不下时，立即出面调停，平息纠纷与战争。法王不仅调解部落的战争，而且经常平息至尊和僧俗之间在所有事情上的纷争。

第一节　却扎嘉措之降生

关于第七世噶玛巴活佛的情况如下：前世法王统瓦顿丹曾于藏历猴年十二月上弦日[1]赐予大国师十三道遗教令文等，（遗教令文中说），第七世活佛将转世于藏北名为吉拉（byang-phyogs-spyi-lha）[2]的地方，而后在父母家乡出现有征兆，即于藏历水鸡年（1453 年）元月八日投胎。

正如《中有解脱惟是未来辑》赞曰：

噶举派与佛陀菩提心，
诸位圣佛幻化为法王。
圆寂后无生我等，
讲述简要之传记。
于鸡年一月之八吉日，
投胎安乐无比之色身。
恰于心性留光明，
坐化适逢无光时，
大金刚持即降临，
得见释迦牟尼报身[3]装。
其他报身数难计，
余留多神亦得现，
一切诸神相与见。
依据金刚持所言，
其父即成就大修行者，
其母即是佛喜修行人，
所有众生将获得饶益。

根据其报身之田，大慈悲（byams-pa）佛在兜率天宫言道：“尔即广行利他之事吧！”东方不动佛言道：“尔由家而趋非家，出家后受居士、沙弥、比丘、金刚乘等戒， 做利他之事吧！” 南方之宝生如来佛[4]言道：“因尔先前行无数利他之事，如今为世界之徒众考虑计，宜应去做利他之事吧！”极乐世界之无量光佛言道：“你以前做过利益众生的事情吗？”答曰：“做过。”无量光佛又言道：“现在复以六波罗蜜多[5]使众有情受益吧！”因为（七世法王）前往乌仗那之空行母[6]法会之席次，问道：“尔系何人？”答曰：

吾乃前世之都松钦巴，
噶玛拔希和让迥多吉
若必多吉与德新协巴
系诸善转世统瓦顿丹。

（诸空行母）言道："那么就请尔作法会之轨范师吧。"然后就作了金刚轨范师，所有空行母圆满了诸功业。北方之不空成就如来言道："汝在赡部洲之父名扎巴白竹（grags-pa-dpal-grub）与母名拉姆吉（lha-mo-skyid）的家中转世吧！"后来活佛（七世法王）亦曾如此赐教。楚布寺的嘉木样钦波(vjam-dbyang-chen-po）言道："在鸡年七月之时，亦像我在斋茶之时做的梦一样，此活佛的父亲名为白竹的人前来。"贡钦白噶瓦（kun-mkhyed-ban-sgar-ba）也预言道："（七世噶玛巴）自楚布寺的正东方迎请而来。" 在所有僧俗人的梦中也曾出现许多奇异景象，人们议论道："在（七世噶玛巴）之出生地出现有芳香之味和花雨。"

如是知悉调伏之时，看到了先前预言过的父母和家乡等等。而后开始在一名为乌仗那小庙，父亲名为密行大成就者扎巴白竹与母亲名为自性瑜伽母觉塔萨拉姆吉二人密修瑜伽自在天之法。正如《瑜伽密续》(所言)，因为六门之事业，一切众生被升入大日如来。因为精通《无上瑜伽论》之五种智，于母腹圣殿之中，主要建造了似大日如来之一切种相之色身。（其母）修《有缘瑜伽之自在须弥山微尘成熟解脱经》之法，统瓦巴（mthong-ba-pa，即统瓦顿丹）藉此稍得之机缘，凭借诸善之真性(或当着众贤善之面）进入母腹。母亲的（脸）色与举止等等也较之以往跳跃般地出现了极大（变化），舒畅之暖流炙热周身，光明迅至而无尽。(其母）在梦中与统瓦顿丹频频会面，后山自然形成岩石护法神（brag-lha-mgon-po)，据传"此乃为他本人之悉地[7]"。（其母）于梦中得到了舍利之金刚持像、圣金刚、晶石佛塔等，放入衣袋中；还梦见许多日月升

起等唯一净相。三月八日，天空中许多乐器之声奏响了三回。因向腹部三施幻轮，其母之身体摇动。六月二十八，其母清楚地听到（法王）于胎中口诵六字真言。故此，每逢良辰吉时周围众人都能听到（法王）口诵"阿梨噶利"和六字真言的声音。倘若母亲取柴跌倒、碰撞之后，（法王）就会说道："哎哟哟怎么搞的？"母亲喝东西的时候，做还罪[8]之后才能饮用。

有一位女子献上一顶黑帽，金刚瑜伽母对其曰："从汝身上噶玛巴将要降生。"于心空之境[9]显现白色一面四臂观音，右手中指第三骨节上显现密宗事部三怙主[10]，观世音清晰可见，其余两位却不太清楚。此彼无数真实净相显现于梦境之中，有一位白衣人吹奏一大海螺，声音响彻四面八方。言道："你不在此处，应前去俄阿拉（rngod-a-la）地方。"

其父此前于洛麦（lho-smad）修行之时，上师曾在梦中授记，言到："请去乌仗那小庙吧！利益众生的事就会出现。"此后不久，其母也获得了授记，言到："抵达此地之时，芳香之味溢于四方。梦中的一个白胖男孩即是法王噶玛巴。"而且一切净相[11]皆与法王噶玛巴不可分离，并经常不断地出现。（其母）来自俄吉达（rngod-spyi-mdar），反复得到了授记。此后在（法王）出生地，还梦到了日月交辉和得到了金块等两件事。到了俄地（rngod），（母亲）才知道梦中出现的那个地方就是俄吉达的城堡，而后安住此地。

此时，止贡派（vbri-khung-ba）禅师那里也得到了授记，梦见（上师）说："在吉达城堡中的两位遁世修行男女那里，法王噶玛巴的转世将会降生。"此地的大部分僧俗众人也梦见"法王到来"等许多情景，以及芳香充溢此地，而且在此城堡周围虹光和花雨不断出现，所有人都知道法王仁波切将会降临，并巡行礼拜。此圣地即是空行母修行地的一秘密地，名曰希达吉拉（gzhi-bdag-spyi-lha）[12]。先前法王让迥多吉在楚布寺受居士戒后，祈请前往此圣地，留有脚印，并为未来活佛降生之地予

以加持。故此就如同打开了宝地之宝藏，后山就像赞普安坐于法座上，白雪山顶就如同白丝绸系在头上一般。吉拉（spyi-lha）等地的树山与草山呈现出各种形状，环绕于周围，并出现有天然生成黑帽等许多神奇景象，前面的草坪犹如用绿松石制成的坛城，一〇八座小山犹如各种珍宝和鹰袋一般，其间有阿日（a-rig）平坝等一〇八个、五彩斑斓的地湖等一〇八座，还有遍地的果树森林、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非常美丽。东方夏瓦热果神（sha-wa-ra-mgo），南方岗拉神（brkyang-lha），西方索瓦达孜神（so-ba-stag-rtse），北方杂木布卢如神(dsam-bu-lug-ru)，四位门神守护之地。据说，此圣地之中心位于前世法王圆寂之地——萨普（gsav-phu）的正北方，是由先前的噶西桑钦玛（ka-bzhi-seng-chen-ma）于北方开始创建。而喇嘛旺嘉瓦（dbang-brgya-ba）授记说，（此圣地之中心）位于楚布寺的正东方。

于此，名为甲戌年[13]即藏历木阳狗年（1454年）之元月十五日即月亮行至丘位[14]之晨时，整个天空莹澈、微露五色彩虹之形、花雨如雪而落，宛如龙吟，发出阵阵不甚清晰之乐舞声之时，（法王）即于母亲无痛苦中降生，随即自口中说出“啊哈哈”，并大笑。其身上有很多种鲜花，头顶上有持金刚之像，胸前有九种图形之文字，在私处[15]有法积佛[16]与剑锋轮[17]，足部亦有法轮，身上清晰显现有六尊天然生成之佛像，小便如同牛奶而流出，且芳香之味四处盈溢。父母亦对其敬信而谦恭，旋即父亲为了祈祷而起名米帕贡布（mi-pham-mgon-po），母亲为了祝寿而起名措阶多杰（mtsho-sgyes-rdo-rje）。七日内他说了许多话，父亲听到他念诵了许多咒语，母亲听到他念诵藏文字母[18]，其他人听到他口诵“嘛呢”真言。据说，密修于吉达城堡中的两位遁世修行的男女处降生有法王噶玛巴，此消息如风一样传遍四面八方。三日程内，所有的天神、人主与一切僧俗会集，秘密已无法守住。涅窝达若顶（snye-bo-da-ra-steng）寺住持却班觉（gdan-sa-pa-chos-dpal-vbyor）闻悉后即考虑前来拜见（法

王），因为他梦见（法王）坐于母亲怀中，为法王敬献了黑帽。遂对上师寨波拉（sgres-po-la）就说了如此一番话："在我的梦中，于所有天神所立山顶之上，日月同升，汇集于一住地，故此无须犹豫，请将前世法王所有的衣服、鞋子和帽子拿来吧！"其抵达后，（法王）已降生十五天了，他看到了（衣物等）后就笑了，且表现欢喜之状。当奉上前世法王的衣服、帽子与仲多丹巴（drung-rtogs-ldan-pa）的衣服、帽子后，（法王）只拿走了前世法王所有的（衣服与帽子），其他未有拿。并祈请道："您若是遍知一切的统瓦顿丹，就请（您）给我加持吧！"（法王）便以双手置于其头顶反复进行加持，故即消除了疑虑。

其次，于藏历猴年（1452 年）活佛却贝益西（chos-dpal-ye-shes）圆寂，于藏历鸡年（1453 年）年初法王统瓦顿丹圆寂，第四世红帽系活佛（rje-zhwa-dmar-ba）也在藏历鸡年降生于斋康玛（kre-khang-dmar），并出现有许多稀奇之征兆，而且刚出生立刻就说"噶玛巴"，又言道："（吾）乃是噶玛巴。"众人闻悉后，一时传说其即是第七世噶玛巴。后来真正的（第七世噶玛巴活佛）降生，消除了人们对二位活佛究竟谁是（第七世噶玛巴活佛）转世的疑虑，认定斋康玛地方转世的活佛就是执掌红帽宝冠之活佛。

第二节　却扎嘉措少年时的灵异

达热寺（da-ra）之住持至此地，作为（法王的）仆从安住下来，敬奉承侍。两个月之后，俄（rngod）地所有僧俗部众都在阿日平坝迎请，（法王）安坐于前世法王的法座之上。此后，于一大集市露面时，（法

王）有条不紊地接纳所有见面礼品。加持之后，依次观看了整个集市，并以右手慢慢地擦拭了三遍坛城，而后讲解了根本定[19]与自己的见解。威严庄重地坐于此地，以胜伏（众生）而获得敬信。达热寺之住持也在卫地与噶玛地方，但未得到誉词。以仲国师（drung-govi-shri）为首的工匠们于卫地建造有善逝金顶之时，就得到了许多赞誉，犹如太阳东升之年，杜鹃开始鸣叫，天空有雷鸣之声，所有人与此同时都感到欢乐。在祈请了法王嘉木样钦波之后，（他）说："其父母的名字与梦境中是相一致的。"而后，二位国师就决定为此不再争辩了。司膳官与司寝官[20]前来迎请法王，相见之后非常高兴。（法王前往）噶玛地方之喜讯于三个月上旬即至，此时在多康地方出现有严重的旱情，是夜大雪即降下。在竹扎喇嘛（vbrug-grag-bla-ma）、措钦巴（tshogs-chen-pa）、索南多杰（bsod-nams-rdo-rje）等许多人的梦中梦见自前山之巅有吉祥经幡飘动，山谷中所有屋顶上旗幡飘扬、法螺奏响，故所有人即不再怀疑了。至三个月之时，在俄吉贝诺（rngod-kyi-ber-bsnol）地方，（对法王之转世）产生了各种疑问，一些人问道："你不像噶玛巴啊？诸位前世法王于此月皆前来讲经，并示现许多道貌[21]；你若是统瓦顿丹，请赐以令人信服的标志和必要的说明。"法王回答曰：

吾具噶玛巴之名，
乃奇特补特伽罗，[22]
与吾相属之所有，
吾有不谬之誓愿，
十又三月未圆满，
此语出自大密咒，
自此吾将以离诤，
诸般成就渐显现。

此后，（法王）被迎请至涅窝（snye-bo），并驻锡于达热之山顶。此时，嘉摩本波（lcags-mo-dbon-po）、塞恰斋瓦索耶（gser-bya-bral-ba-bsod-yes）等人将噶玛司徒巴（karma-si-nghu-ba）之书信呈上后，（法王）亲手拿起了呈文，以手指点着文字，随即逐行阅读，虽不懂其意但呈现低声念诵之状。念诵《吉祥金刚经》后，即坐在嘉摩本波怀中，并拽着塞恰斋瓦索耶的手指，且有欢欢乐乐之相。因为先前弟子的名字基本上被（法王）说出，众人皆笃信之，亦因眷念故土，恋念之情使其哭泣乃至晕厥。从此塞恰斋瓦索耶形影不离地成为他的随侍。五个月之后，（法王）驻锡于聂沃之喀廓卡（ga-gor-kha）地方，有时不假思索地唱道：

啊哄空乐幻术技，
以诸般圣智化身，
使诸人得见圣谛，
吾乃离系生灭[23]界。

至九个月之时，国师仁波切自卫地而来，于聂沃一新寺中拜见了（法王），其身具威仪，做欢喜之状，以手接取了所有见面之礼物。其以手执海螺言道："（此）乃是我的。"因其具有神奇而不可思议之思想，故赐予"自生遍智之法王"（rang-byung-kun-mkhyen-chos-kyi-rgyal-po）之名号，安坐于营盘内的世界大庄严之狮子座上。

至十一个月之时，纳普瓦（nags-phu-ba）迎请（法王），（法王）在纳达(nags-mdar）之大街上念诵"阿梨噶利"（ava-li-kva-li）[24]。藏历猪年（1455年）新年其驻锡于多钦（mdo-chen)地方时言道："吾乃为金刚持[25]。"有一个人请求其预测未来，（法王说）："你可以转世于兜率天宫[26]。"其他的人又提出了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法王曰）："不必疑虑，请观待于诸噶举上师之言教吧！空行护法神便会去完成此功业。萨乐和（sa-

ra-ha)[27]、比热瓦巴（birawapa）、古古日巴（ku-ku-ri-pa）三位安坐于天空之中，吾乃是执持此三位业绩之人。”旋即以手指指天，其母亦得以拜谒了彼等之尊容。（法王）念诵《显宗之决断经之词句》，问曰：“如何决断？”（法王）回答道：“自根本心性来做决断。”又问曰：“从根本（心性）如何上做出决断？”回答曰：“当以修法（来决断）。”问曰：“不知道（修法如何来决断）？”（法王）以手之食指指天而言：“（知识就像天空）无疆无界。”后迎请（法王）至龙波（long-po），大部分人获得了敬信。

藏历鼠年（1456年）其住锡于都多沃（sdug-do-bo）之时，其母看见（法王）幻化为手持兵器剑锋轮之马头明王[28]时，问道“你如此做为何？”答曰：“此乃为降服妖魔，请不必向任何人说。”初十的一个时辰，（法王）言道：“我噶玛巴乃是来拯救众生的。”言毕而舞，身形旋即不现，而后又以此方法显现。

第三节　却扎嘉措在藏区各地的活动

五岁即藏历虎年（1458年）新年之时，经过萨普却米（gsav-phu-chos-mi）到达帕月（ba-yu）、杂日（tsva-ri）、扎西（bkra-shis）三地，米拉（日巴）（mi-la）骑着雄狮，其东方有轨范师莲花生（padma）及三位随从，南方有绕哈达松瓦（ra-ha-mdav-srong-ba）之身形，西方（有人）唱着米拉道歌，北方有披着绵羊大氅之尊者，（法王）言道：“所有这些乃吾（之幻化）。”其赎罪之时，对其母亲说道：“我按照您的食量如此准备，此乃为您（准备）的食品。”（法王）念诵了六字真言和阿

梨噶利，又问道："你曾从他那里听到过念诵如此的经吗？"其至杂日(tsva-ri)[29]地方之后，（法王）曰："杂日是补特伽罗加持力之地，此地之门亦将被打开，吾将保护杂日地方之徒众，吾之障碍由（加持力）之地来消除。"

（法王）曰："为（我的）上师准备坐床吧"，而后坐于床上并戴上帽子、穿上衣服，赐予其父母茶等赏赐品，并言道："请看这些礼品吧！"先前曾使（前世法王）深感羞愧的衮嘎坚赞（kun-dgav-rgyal-mtshan）突然进来并行礼，为此（法王）说道："将他撵走！"并予以面斥。有一位弟子前来拜谒，（法王）旋即说道："啊呀！"并认出了他，因为（他）曾祈请法王统瓦顿丹赐名，故曰："（你）是扎西（bkra-shis），是在上部之萨普（gsav-phu），住在对面山下。在萨普有我的舍利塔，马上走吧。"而后（法王）骑马向东到达了（那里）。进入昔日之寝帐后，（法王）言道："此乃我的（寝帐）。"而且上下人等皆不知有一张桌子，当把此（桌子）置于法王身边时，（法王）说道："请把此桌子拿上来。"看了用绣有六字真言的缎面作为镶边的卷轴画后，（法王）曰："吾乃统瓦顿丹、无量光佛（vod-dpag-med）、观世音菩萨（spyan-ras-gzigs）等之（化身），此度母乃为六臂度母[30]。"在（他们）尚未诵经之时，（法王）以食指点向诸位如法珍宝，而后以曼妙之音缓缓赞颂。（法王）言道："此名为'那古来松'（na-gu-le-bzung）的人是谁？"（答）曰："不知道。"（法王）言道："是多闻子[31]。"其以阿聂（a-nyag）王之名望而被召请而来，后来（法王）亲手赐予了许多礼物，众人方才相信。（法王）言道："请打开多闻山(rnam-thos-ri-po）的所有大门。"而后看到了黑色仓库等。（法王）言道："先前即是如此，而其他人未曾见闻，（如今）一切亦显现出来。"总之，反复看到了大慈悲佛(thugs-rje-chen-po)、玛尔巴、米拉日巴，而且（法王）亲口说："此三位上师即是他本人。"老妇人洛丹（blo-bde）的诸子嗣行茶之时，因为施

主龙珠（lhun-grub）与格郭（rgan-gog）二人之名望而被召请，（法王）说："请进来吧！"而后给予了赏赐，因此彼等获得了极大敬信。

（藏族谚语云）："酥油灯的油将要耗尽之时，将一捧水置于灯盏中，会比之前更加明亮，而且照明得更长久。"卫地驻在营寨的所有人打算经娘卡（nyang-kha）地方前来，而后（法王）言道："不要经过此地而来，要经由塔布[32]前来。"此后，所有的营寨头人在帕月（ba-yu）地方拜见了（法王）。（法王）叫出了格西绛森（dge-bshes-vjam-seng）（的名字），而后给予赏赐，并且叫出了原来大部分司膳官、司寝官等人的名字。在这些地方出现了许多本尊护法神的幻影，（法王）言道："（护法神）或融入尔等本身或融于卷轴画等诸多地方。"尤其是出现了一特殊之神变，轨范师白玛（padma）、达遮那波（rta-mgrin-nag-po）、白那杰（ber-nag-can）等人显现。至扎西（bkra-shis）地区，（法王）首先准备前往寝宫，并言道："在谁也未请之下，我即前往此寝宫。"而后向前世法王坐床的方向走去，并坐在床上，又言道："此乃我自己的坐床。"

一天，在河谷一处难以行走的道路上，疾走的仆从们（看到了）天然形成的马头明王像出现，颜色、面容和手各不相同，有两个马头或三个马头的最多，遂打开了马头明王庙门。所有人都看见了汇聚在此地的各种马头明王诸天神，（法王）颂咒[33]并言道："所有的人都念诵吧！"旧时，前世法王便有修习所有马头明王成就法[34]之缘起。为了得到好的加持，其预言空行母将会呈上阿密哩多[35]，而后打开圣地诸门。（法王）骑马前往泽玛卡（rtsi-ma-kha），在（马背）上睡着了。因关隘险恶，随从们遂提醒道："（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法王）醒来后，言道："哪里有轨范师白玛（padma-gar）？"答曰："不知道，请（法王）在险关处要当心。"法王言道："因为我本人就是轨范师白玛，没问题，险关与灾难将不会出现！"（法王）知道，在一个月之内，将有何等人亲自来送礼品，而且正如法王所预见，此种情况就出现了。就像法王所言，诸人

便到来了。孙卡王（sum-mkhar-rgyal-po）敬献有一百匹马等丰厚的礼品。（法王）使无数僧俗获得了圆满福报[36]与永久安乐[37]。

（法王）在噶丹玛摩（dgav-ldan-ma-mor）驻锡之时，（弟子们）问道："格西绛森（dge-bshes-vjam-seng）和觉桑萨木岱（jo-bzang-bsam-gtan）驻于斋康玛（kre-khang-dmar）的化身即是尊者多丹巴（drung-rtogs-ldan-pa）之转世吗？是否迎请他？"法王答道："是多丹巴的转世，吾未到康（khams）地之前，请不要前来迎请。"（法王）又说："从恰古隆巴（ja-skol-lung-pa）[38]的沟头有大量的茶叶将送来。"因此，内外之管家卫萨（kar-dbon-dbu-gsar）和木雅洛追桑波（mi-ngag-blo-gros-bzang-po）等人就奉上了象牙诰敕和无数的茶、绸缎。（法王）到达了木雅地方后不久便说道："洛追桑波已经年迈。"言毕，赐之以礼物。艾、珠、贡（ngal-brog-dgon）三座寺院也为法王敬献有大量礼品。

（法王）看到了盖衮萨（skyen-dgon-gsar）之寝宫，马上言道："此乃法王让迥瓦（rang-byung-ba）之寝宫。"复又言道："在杂日地方，一位宁玛派大手印者使法王的身体两次隐没，后复显现，因为用此法不能出现（效果），故悟因心[39]不够广博。"（法王）思考之后，生起了妙善之证悟。以如是之法，（法王）看到了美好之征兆融入马头明王之本身等无数（景象），　而且刹土神[40]也出现其眼前，　同时还出现在上师萨木岱（bsam-gtan）之面前，他也看见了。（法王）言道："有一兽角恶人者出现。"而后马头明王将身体挺立，并以威猛真言[41]而降服。（法王）对洛追桑波言道："吾在先前曾于此地教授有舞蹈和手印，请修习此（舞蹈和手印）吧！因为前世法王将佛法赐予大国师之因缘，你就敬献出佛法和教言吧！昔日，需要无量寿与六字真言。"

五岁即藏历土虎年（1458 年）三月上旬之鬼宿与木星成合的那天[42]，向（法王）敬献有无量寿内外三经之阿毗迄加[43]、加持之朵马[44]、六字真言、所有梵藏的基本字母与元音字母等。故(法王)讲授有执持铃杵[45]、宝

瓶等之方式以及灌顶之形式等诸多深奥难解之佛法。

尊者塔布（dwags-po）曾经预言过，将安放佛牙之舍利宝塔迎请至日密寺（ri-mi-dgon）。四月一日，（为法王）做十三种胜乐[46]灌顶之时，将一串沉甸甸珍宝花串敬献到（法王）手中。虽然坛城[47]与法王的驻地相距甚远，但法王将两束主要的花朵依次摆放在（坛城）之上，并使此两束花朵未有遭受任何折损，令人奇异。为（法王）授大天无上（ma-hva-mva-ya）灌顶之时，其看到本性，而后调整坐姿，言道："此非显现给尔等的。"法王在一次赏赐之时，请求道："需要跳个舞吧。"遂起身以优美的姿势跳起圆圈舞，并言道："昔日，我在康马、苏莽（zur-mang）[48]、噶玛等地方也如此跳了舞，此时我乃是大活佛，如今吾成了个小喇嘛，真不知是何因啊？"问道："此地会出现旱灾吗？"回答道："至宝下令现在即降雨。"随即大雨降下。念诵真言之后，众人皆大加敬信。离开营盘之时，雨下得很大，此时（法王）言道："今天未到帕月（ba-yu）之前，雨就会停下来。"事情果如所言。噶本官（kar-dbon）前往卫萨（dbus-sa）地方之时，请求问道："需要对司徒巴（si-ngdu-pa）教诲吗？"回答道："（吾）已对他说了许多有用的话，此乃教诲也！"阿措索恰瓦（a-vtsho-gsol-ja-ba）问道："昔日曾敬献过一匹名叫诺哈（nor-lha）的坐骑吧。"（法王）答道："我也曾赐予尔一匹棕红色的马。"喜饶桑波（shes-rab-bzang-po）问道："昔日有名叫齐谷（vchi-gu）者，如今在何处？"（法王）答道："当然是你本人啦。"

藏历虎年六月之时，于恰斋苏莽瓦（bya-bral-zur-mang-ba）有一位戴有斑斓的帽子、蓄有红色胡须者名叫"噶玛巴钦"（karma-pa-mkhyen），（法王）言道："请为他的寿命作祈愿吧！"遂做了回向[49]。此后于十月时，如云所言出现了送回向礼[50]的人，此时，（噶玛巴钦）便在霍拉姆查郭(lho-lam-khra-sgo）之地去世。（法王）看见昔日上师于蒙古之灵魂，而后将其灵魂安置于善识光佛刹土，并做了许多中阴[51]之事。从

噶玛地方送来了礼品，（法王）言道："像这样的碗（吾）也有两个。"而后以手指向一柜中。如是发生此等事迹唯一记载今世之传记中，亦有许多（未有记载）。其驻锡于察隅（phrag-yul）地方，法王让穷瓦（rje-rang-byung-ba）曾降服拉洛王族（kla-klovi-rgyal-brgyud）[52]，许多拉洛人闻悉其美名并前来拜谒，奉上了家乡的资财，喊着："噶玛巴、噶玛巴！"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信仰，如此（法王使彼等）产生了妙善之能力。伏藏[53]师热特那林巴（radna-gling-pa）奉上了从伏藏中而来的圣物[54]和前世法王本人之预言等等，霍尔东噶西巴森格坚赞（hor-ston-ka-bzhi-pa-seng-ge-rgyal-mtshan）和热岗（rab-sgang）地方的噶西玛塞（ka-bzhi-rma-se）等六位贤者以及所有僧俗部众为迎请法王而行茶，并敬献有许多用金银装饰的坛城、各种各样的华盖、成百的茶碗等。（法王）抵达后，亲自做了教诲、回向和发愿。

（法王）看到了工尊第穆（kong-btsun-de-mo）众人奉茶并前来迎请，随即出发。贡嘎（gung-dkar）地方的施主名叫白玛坚赞（padma-rgyal-mtshan）者，饱受病痛折磨，本已被断定死亡，而后（法王）给予加持，疾病马上康复。（法王）在工尊第穆的平坝之上，欢度兔年（1459 年）藏历新年。（法王）在达瓦坚泽（rta-bar-rgyal-vdsin）地方接受了施主供奉的百匹马等等，然而洪水开始危害到（那里的）村落与土地之时，后来即出现了一些码头，（施主便问:）"能拦住水吗?"（法王）言道："能!"以手赐（法术）后，洪水自达瓦坚泽上部较远的地方向南方退去。

驻锡于达绰木（stag-khrom）小庙之时，（法王）言道："吾乃释迦在布让（pu-rangs）之幻化、香巴拉王（shambha-lar-rgyal-po）者也，将有益于克什米尔赤丹（kha-che-khri-brtan）之渔民等，对汉藏的所有人大有饶益。"苏莽瓦扎西多杰（zur-mang-ba-bkra-shis-rdo-rje）敬献有坐垫，（法王）便说出了他的名字和家族，并对其心中所有的想法作了满意的答复。（法王）对未来做了许多的预言，便得到了（众人）的敬信。

藏历兔年三月十五日，为（法王）授予了圆满时轮灌顶。二十日，为（法王）授予空行海灌顶之时，（法王）以手投掷了一根又粗又长的金钱松木棍，击中了坛城之顶端，然并未丝毫损伤（坛城）之彩色细沙。总之，（法王）做了射箭之姿，讲了弓箭之法，说道："吾乃萨乐和[55]也。"（法王）根据《八十位获得大成就者》，讲述了此修行法以及修此法之坐姿，并言道："此法对于众生与吾无二别。"

（法王）说道："达遮那波（rta-mgrin-nag-po，意为黑马头明王）将至。"故作奉献宝剑之姿。总之，（法王）看到了观世音、诸多静猛[56]天神、亚厦麦崴（yak-sha-me-dbal）夜叉、持剑者、门巴七人、身披黑衫者[57]自云端露出了头、达遮那波脚踩八部天龙[58]、马头明王骑着龙、轨范师白玛主仆五人等，并将（此景）记入文字之中，其事迹难以计数。总之，（法王）妙善智观之根本定，犹如一粒真言沙[59]之净相，而世间众人以百年讲论又如何能讲得完呢？故此境系非常人心识所能想象[60]的。（法王）言道："请迎请四龛本尊佛，将释迦牟尼之紫檀门打开！"问道："是哪个门？"（法王）毫不犹豫地答道："是这个。"遂打开了门。此后，供奉有大成就者拔希（pagshi）亲见的十一面观音[61]像。问道："是谁亲见的呢？"答曰："除非是噶玛巴，还能有谁呢？"

（法王）为聂普巴喇嘛桑吉白（snyag-phu-pa-bla-ma-sngas-rgyas-dpal）介绍了大圆满法[62]，并以左手增益《色箧》（si-chal）之教言，以右手在其周围转动，言道："如此转动，即是如同筒车[63]般轮回之所喻。（其如）彼此之光相抵，喻之为坏灭，所做无光（之功），本是衰竭。"（法王）于绝无戏论[64]之道理上，赐予究竟法性之明相[65]，（使众生）生起了殊胜之信念。在央卡（gyang-kha）的一小块朝阳之地，（法王）看到了无数的本尊佛。总之，法王依止佛法降伏了工、陇、热三地以及门、珞[66]等地凭借征伐和罪恶所生活的人们，大做见、闻、觉、知等利他之事，以六字真言作誓言[67]，念诵陀罗尼咒[68]，禁止渔猎、封路，将放生纳入命

价法等之中，解救所有身受监牢痛苦之危难者，调解一切战争，以暂时或最终使（人们）得以安宁，使众多人得以解脱。

此后在藏历龙年（1460年），（法王）在央卡盯（gyang–kha）欢度藏历新年。多康地方的所有徒众皆来迎请，（法王）前后做了许多次摩顶。波卧（po–bo）地方虽有严重的瘟疫，但就像法王承诺的一样，瘟疫未有传播，并断绝该地的传染病，使整个营寨未受到任何损伤。一些大成就者的住地普隆寺（phu–lung–dgon–pa）等一切僧俗人众皆供奉（法王）。此时，因不分昼夜地下雪，（有人）询问道："会阻断了空托（khyung–tho）地方的山路吗？"（法王）答道："一些（地方）未下雪，未有开通之道路，由吾来开通吧！"遂诵经并施以朵马。

波卧（po–bo）地方的人们决定不出发，（此时）昌巴（khrang–pa）地方前来迎请，虽然他们大献殷勤，但（法王）就是不听，毫不犹豫地前行。二月三日以来，未有翻过山之期间，此地如同夏日太阳一般炎热，所有的雪都融化了。此月二十六日午后，（法王）驻锡于空托楼上之时，晴空万里，而且非常暖和。（法王）说："空托居士们穿着各种绸缎衣服，自犹如薄雾的帐幕之中，擂鼓前来迎请。"二十七日，（他们）翻越过山坡，道路极为平坦，令所有的人十分惊奇。二十八日，大雪截断此道路，使所有前往彼地之人都无法前往，据说又返回去了。藏历三月五日，（法王）驾临新的宗（rtshong），霍绒国师衮嘎坚赞(lho–rong–govi–shri–kun–dgav–rgyal–mtshan）奉上无数的礼品。此时旱情出现，（人们）呈请（法王）降雨。据说，有的地方降了雨；有的地方没降雨，因为昨天未向土地神求雨，所以没下雨，（法王）说道："不会出现干旱之危害。"后来果然如此。

此地的多丹桑岱巴（rtogs–ldan–bsam–gtan）病情危矣，已断定他即将死亡。而后，请求（法王）为他发愿，（法王）言道："不需要做回向，不会死的。"然后赐之以护身结，而众人虽有犹豫，然（多丹桑岱

巴）马上痊愈了。前世法王驾临新宗之时，因如雪喇嘛洛追桑波（ru-shod-blo-gros-bzang-po）曾祈请（前世法王）驾临如雪地方，并赐予（洛追桑波）了一些礼品，言道："当你的寺院佛殿开光之时，吾会前来。"故此佛殿竣工的同时即迎请（前世法王），虽然众人一致同意祈请，但因道路险恶，（法王）仍无法前来。（法王）言道："因为前世法王先前已有承诺，故一定前往。"因为法王亲自开光，故（众人）愈加敬信。

藏历蛇年（1461 年）新年，建造新寨子之时，（法王）看见所有噶举派上师以及于云隙间显现有上半身之达遮那波意希（rta-mgrin-nag-po-ye-shes）各种颜色之大鹏等；南方之王圆光幻化神(lhovi-dbang-lha-vod-phrom-sprul）装饰之头顶上的历辈法王，彼等左右为白玛[69]和马头明王，身后左侧有日月，左上角有空托居士诸弟子成就之功业；马头明王与亚厦麦崴（yaksha-me-dbal）等斩除所有恶魔。（法王）突然如此赞颂道：

自生莲花如水月，
雪山之巅无敌手，
离系遍照诸无垢，
傲视世间一切法，
祈祷具有自生业！

问曰："此乃何意？"（法王）答道："第一和二句（分别是讲），吾乃众生之怙主和米拉日巴（mi-la-ras-pa）[70]，此乃傲视一切法之缘由，是所谓无念之修行，最后一句乃是发愿。"

在此地（法王）看见米拉（日巴）左右是绿色海生金刚和白色（海生金刚）二者，左手持有天灵盖[71]，右手持有金刚杵，伸开手掌后响起了悦耳的赞歌，并看到了喜金刚与多米哈胜乐金刚(tombhi-he-ru-ka)[72]等，

在看到度母后，（法王）赞颂道：

汝乃妙善之甘露，
向所有善士顶礼。
内外他三界汝为圣母[73]，
做利他之事系为度母，
做利己事亦像度母您！

（法王）看到日轮在米拉（日巴）头顶上自转，而且金刚的帐篷被饰以日月，皆为用兰扎体[74]书写的六字真言。为此（法王）曰：

向恰麦（phyag-med）之法身顶礼！
恩泽众生金刚持，
米拉乃金刚菩萨本性，
向众生之怙主您顶礼！

（法王）看到十位布衣僧围绕着噶西巴仁钦桑波（bkar-bzhi-pa-rin-chen-bzang-po）；吉祥长寿仙女（bkra-shis-tshe-ring-ma）[75]用甘露灌满了宝瓶和头骨碗；米拉（日巴）安坐于布满金字的天空中，还看到了其他无数之景象。如是，囊索国师衮嘎坚赞巴（nang-so-govi-shri-kun-dgav-rgyal-mtshan-pa）在许多的岁月里（为法王）奉献有无数供品，（法王）使其所属的僧俗部落得以安乐。（法王）驻锡此地期间，讲了非常有益于修证，而且也看到了许多前世之情景。总之，（法王看见）霍绒巴（lho-rong-pa）任执事僧之时，使囊索国师周围的所有人思虑到空虚后以真心入法，其将一切社稷奉献给统瓦顿丹。（统瓦顿丹）考虑作为一位遁世的大修行者将要成为仆人，故又封赐他为匡佐[76]，并授以国师之名号。

此后，他讲授了《菩提勇识佛之行为成就利他之事》（rgyal-po-byang-chub-sems-dpavi-spyod-pa-gyis-shig-gzhan-don-du-vgyur），并且他也遵循教导去修习。（法王）也来到了此地，因为霍绒巴为噶举派教法已做了许多事情，考虑到这些之后，故委以此任。

第四节　却扎嘉措拜师学法

六月之后，（法王）离开了寺院，驾临达第（tar-tig）、虎牛崖（stag-gyag）、杂多（rdza-stod）[77]、边坝(dpal-vbar)[78]等地寺院，其看到五位金刚亥母坐于金莲花之上，又看到天母让琼玛（rang-byung-ma）独自坐在血海红莲花之上，并赞颂道：

若见尊胜、命运佛，
一切真佛圣上师，
自性解悟得成就，
解悟大乐喜金刚，
正行圆满得吉祥。

(法王）在感应下亦赞扬道：

抛洒朵马[79]时得见怙主，
胜护法殊胜清净之主，
遵从教诫成如理功业，

如吾之言而成就功业，
做任运天成利他事业。

当（法王）看到在红茎蓝叶的莲花处陈列有二月坛城，二位白、绿度母皆安坐于月坛城上，其左右方出现右旋海螺之时，遂颂道：

度母空性大乐妙化身，
为众生行有缘之慈悲，
无数化身大乐依性行，
吾与一切众生行大乐！
蓝度母妙乐化身，
因有[80]清净胜佛母，
大乐化身遍众生，
众生获圆满五身[81]！

（法王）向边坝寺之属寺等做了供奉。而后在此寺的经堂墙壁之上画上噶举派的所有上师（之像），（法王对画师）仔细地吩咐每位上师的相貌以及面具。如是，（法王）为上部洛（lho-stod）的众生传授了成熟解脱戒之后，前往俄（rngod）地，于阿日（a-rig）平坝等地看到无数幻境。在擦热塘（tsha-rag-thang），噶玛地方和拉登（lha-steng）地方的迎请者拜见了（法王）不久，即看见阿措扎西旺秋（a-khro-bkra-shis-dbang-phyug）的禅带[82]，而后（法王）言道："此乃我所赐予的。"在唐古拉山（tang-la）（法王）看到了萨乐和坐在豹皮之上，遂曰：

智慧天成大乐幻身界，
造此景智慧幻化之技，

大能仁之二徒执其密，
因获成就使迷乱得净。
祝愿萨乐和[83]吉祥如意！

在颉雄廓钦（rgyad-gshong-vkhor-chen），（法王）看到了国师仁波切，遂讲有真实传记：

痛苦使法性清净，
空性智慧无差别，
不灭[84]十三[85]化身力，
此乃为吾之传记。

行至热盖岗（re-rgyab-sgang），司膳官去世，故（法王）悲痛地介绍道：

一切万物乃大乐本性，
所有苦乐皆心之幻化，
于此所谓生灭在何处？
原来天性依止之自地[86]。

在此地，热特那林巴（ratna-gling-pa）也拜谒了（法王），而后奉上了黑马头明王留在黄纸上的预言。在此，法王看到在都松钦巴之座位前，南方之王圆光罗刹神（lhovi-dbang-lha-vod-phrom-srin-po）表露行迹[87]之后，向（都松钦巴）乞求朵马，见此即赐之。并言道："在察仓贡（khra-tshang-gong）[88]，若马头明王气势汹汹地让吾回遮瘟疫之灾，都松钦巴与金刚持就会极大的欢喜。"

（法王）看到，在耶隆（yel-lung）地方许多的魑魅、蛙、蛇、猫头鹰都显露出了神变，随后刹那间米拉（日巴）驾临，而且吉祥马头明王如霹雳般降下，救度了彼等。因为（法王）讲了雅拔太医（gyag-pa-lha-rje）见面后即奉上先前之医疗术等情况，故（众人对法王）升起不变之信念。

藏历蛇年（1461年）九月二十五日期供之时，（法王）看到噶举派所有上师驾临并为一切有情加持，而后（法王）说道："所有人都祈祷吧！"因为所有的人都做了祈祷，（故）出现了极大的加持之效果。（法王）赞颂护法神道：

众生怙主真威猛，
到达般若之涅槃[89]，
众人祈请灭怨敌，
成就噶举之功业！

为佛母赞颂道：

向诸圣智空行母顶礼！
依照众生怙主之所言，
获如此功业之护法神，
您具神变之力无阻碍，
祈请您完成诸功业吧！

噶举派所有上师来到了索（sog）地[90]之噶钦（ka-chen），（法王）赞颂曰：

在智慧界之坛城，
自体[91]本性知一切，
大金刚持仁波切，
祈请灭生老病死！
众生威严之宫殿，
智慧身系知一切，
底洛[92]三摩般若经，
噶举上师之吉祥！

于此地奉上《相续般若经》(rgyud-vbum-gyi-lung) 之时，(法王) 遂颂道：

吾乃幻化之身利他事，
证得解脱威严之利他，
法性离戏勤做众生事，
己他二利[93]圆满与吉祥！

欢度藏历马年 (1462 年) 新年之时，(法王) 抵达那雪 (nags-shod) 地方，并在那雪、朗塘 (glang-thang)[94]、扎西顶 (bkra-shis-steng)、森塘 (sing-thang)、郭宗 (go-rdzong) 等地大做利他之功业，多次亲见本尊而且作了许多赞语，并且做了四大马头明王勇士神(rta-mgrin-dpav-bo-lha-bzhi) 之现观。在扎西顶与上师仁波切白嘎瓦(ban-sgar-ba) 初次相见，其考虑在加持者手中的无量寿与莲花生的佛像，该向哪一位供奉呢？随即言道："因为敬献了无量寿的佛像，仍然要敬献莲花生的佛像。"故此 (法王) 开始得到了众人虔诚顶礼。在索地，(法王) 吩咐建造一座大桥和一座铁桥，并吩咐了向赞丹寺 (tsandan-dgon) 众比丘赐予食物。

藏历马年五月上旬，（法王）动身前往噶玛方向，在达拉绒钦之珠托地方（stag–la–rong–chen–gyi–vbrug–mdo）的法座平坝之上，（法王）接受了大喇嘛达瓦多杰（bla–chen–zla–ba–rdo–rje）与地方显贵苏意扎巴坚赞（zovu–yi–grags–pa–rgyal–mtshan）叔侄为代表的木雅热岗（mi–nyag–rab–sgang）[95]之所有僧俗部众的迎请呈文、茶、衣服、绸缎等无数的财物。格西却扎（dge–bshes–chos–grags）前来供奉，并祈请（法王）前往彼地。在珠绛（vbrug–lcang）地方的三岔路口，（法王）看到多闻子之父母秘密修行。在吉多（spyi–stod）地方的十字路口，当司都（si–nghu–pa）活佛师徒上百余人前来迎请之时，（法王）看到了教主[96]。在巴堆哲古达那（par–stod–gri–gu–stag–snar）地方，贡代（sgom–sde）和囊亚（nang–ya）两人敬献有万余只山羊，（法王）为街道之上数以万计的人们赐以利乐。在囊谦(nang–chen)[97]地方，因为两个新的寺院[98]长期纠纷，所有人都遭了殃，而后（法王）赐之以佛语甘露（bkavi–bdud–rtsi），于是两座寺院的执事僧与住持作为仆人随从法王左右。所谓“纠纷自行平息，二寺成为好兄弟”的佳话在寺院中广为流传，而且（二寺僧众彼此）心生和睦。(法王）在多康的色莫冈（zal–mo–sgang)[99]佛教的主要修行之地时，长时间地看到噶举派上师在巡礼。（法王）驾临切拉卡（chas–la–kha）等地，对所有大的纷争赐予了教诲，以加持之法予以调解。（法王）来到噶玛地方，对噶玛噶举四大教主之一的白丹协热（dpal–ldan–shes–rab）吩咐道：“噶玛白协（karma–dpal–she)，你明日前往噶玛地方的寺院，不得干扰。”

马年九月八日其抵达噶玛地方。此月的十四日，正值奎宿与金星之成就双运之日，在释迦牟尼像前敬献了头发和顶髻，而且当国师仁波切为（法王）授圆满居士戒并献上殊胜菩提之发心时，虹光与花雨降下，并亲见教主，遂颂道：

获得众知密意者，
乃是教主出有坏[100]，
般若圣者具如意，
于闻、思、修大精进，
犹如获如意珍宝，
乃为一切之殊胜，
化作一切僧伽身，
圣智本性无遗漏，
成就闻思如意事。

是日，与凯贝旺波嘉木白桑波（mkhas-pavi-dbang-po-vjam-dpal-bzang-po）初结法缘，并随从其闻习了长寿不死鼓音如来之灌顶法，并亲见（长寿不死鼓音如来），遂颂道：

佑护智慧空行事，
幻化众生诸怙主，
诸根器有殊胜光，
殊胜光为极无量，
赐持明[101]寿之成就，
获得般若之果位！

当授以决断法之时，出现有诸多量毕量众（tshad-tshar-tshad）和骷髅本性之境[102]，莲花生大师讲有许多决断之语诀。此后，（法王）言道：“此地皆有如此之宝藏。”并见到无量光佛刹土和密严刹土[103]，遂赞颂道：

大乐之殊胜净地，

清净如无光之月，
洁白如无垢青莲，
美哉日月宝座上，
持金刚居莲花上，
见吉祥底洛、那若[104]。

（法王）又看到了莲花生大师讲授决断法并授大威德之灌顶，遂颂道：

遍知一切破业心，
莲花上师盛名扬，
圣智古纳塔之藏[105]，
向众生怙主顶礼！
洁白莲花之蕊兮，
如顶髻珠宝之妍，
如赡部河水[106]之清，
赞上师本尊空行！

接着又颂道：

南无古汝帕哈亚！[107]
向报身持金刚作祈请，
依止空性智慧大般若！
祈愿众生脱离诸苦难，
大哉悲之心兮转而生，
旋即为得二智圆满法，

吾乃为利益众生之故，
幻化多次为众生转世，
庄严吉祥威光照世间！

并讲述了自己的传记。

（法王）在噶玛地方欢度藏历羊年（1463 年）新年后，即前往苏莽地方。在此，第四世夏玛巴[108]活佛之伯父格西却扎（dge-bshes-chos-grags）问道："请清楚告诉我之活佛[109]转世之情况。"此后，（法王）听取了转世之状况。并颂道：

佛赐狮子吼[110]《第六授记》[111]，
本尊神教赐言噶玛巴，
吾一再秉持弟子之礼，
汝乃执夏玛巴宝冠者，
昔日所云缘由人皆知，
如今幻化乃为有缘事，
吾之事业兮永永远远，
尔即执夏玛巴宝冠者，
德庆（bde-chen）[112]、日堆（rigs-bsdu）、杂日久供奉，
汝为无数徒众谋利益，
于东方工布行利他事。

法王不久后到达了工布地方，并讲述了同样的话。（法王）将心中唯一想说的话，明确地言道："传说由于前世之诸因，所谓前世活佛却贝益希（chos-dpal-ye-shes）转世为现世有缘者，所谓今世法王之本人，未来时要教化芸芸众生，后世将在工布地方转世。所谓'杂日之侍从'

即是杂日施主五世红帽系活佛，将于工布地方转世。”

（法王）抵达杂喜（rthar-gsis）地方的林周寺（lhun-grub-dgon）时，于此出现有无数奇迹。其言道：“新札仓的小管家与新札仓的内哨[113]就是索南仁钦（bsod-nams-rin-chen），幼子贡却旺秋（dkon-mchog-dbang-phyug）就是知客[114]扎西迥乃（bkra-shis-vbyung-gnas）。”当一只兔子出现后，法王念诵了总持咒[115]和如来之法号[116]，并言道：“烹茶者是三位年老者，此后就彼等将转世于兜率天。”此外，还依据各种善恶因缘作了许多授记和预言。（法王）在换牙之时，于右侧虎牙上出现了白色的“阿”（ava）字，其余牙齿则出现米拉（日巴）的像及右旋螺式的“哈”（ha）字，非常清晰地显现，犹如出现在镜子里的影像一样。

在顿泽岱（bdud-rtsi-del）地方，问（法王）道：“在囊索（nang-so）寝宫中住一天吗？”回答道：“前辈法王亦曾于此居住一天。”而后便如此住了一天。总之，（法王）足迹遍及苏莽、斋塘、杂喜、措（mt-sho）、盖（ske）、多康（mdo）诸地。在所有地方的街上当拜见（法王）之时，都会出现虹光与花雨。（法王）调解了许多部落彼此之间的纷争，在佛教、本教的法会上，使（众生）财物双盈，获得利乐。

此后，（法王）返回噶玛地方，长时间看到：轨范师莲花生的父母安坐于青莲花之上，旧密[117]诸神环绕；其右侧阿罗汉处有班智达（band-di-ta）和新教[118]诸神环绕；其左侧持金刚处有噶举诸上师环绕。（法王）又看到轨范师莲花生在白玉（sbas-yul）地方作了许多授记。十日之时，轨范师莲花生的像变得非常之大，复变得很小；（法王）看到披黑披风者[119]在妙高山[120]上，许多非常小的（披黑披风者）则环绕着并乞食朵马，护法神欢乐而舞，为五部佛[121]置有许多庄严之福田。居士贝协(dge-bsnyen-dpal-shes）对（法王）敬信而拥戴，最为美丽的七蛇头盘踞于蛇尾左侧的密咒师向其顶礼。

属寺白乃郭瓦（dpal-gnas-sgo-ba）与东果仁钦陵巴(stong-mgo-rin-

chen-gling-pa）（为法王）行茶并（奉上）大量的礼品；那木喀坚赞（nam-mkhav-rgyal-mtshan）、桑仁贡觉坚赞（sang-rin-dkon-mchog-rgyal-mtshan）诸人敬奉礼品并迎请（法王）。因为新寺落成，（法王）被迎请至泽恰昂塞波（rtsivi-bya-nga-se-po），敬献有一万只带角兽，（法王）为所有人讲授了解脱经。上师坚赞桑波(rgyal-mtshan-bzang-po）在觉达（skyo-mad）地方（迎请法王），上师索南班觉（bsod-nams-dpal-vbyor）在萨朵（sa-mdo）迎请（法王），并将各自的寺庙及所属部众等敬奉给法王，（法王也）对每个人授予职位。

第五节　却扎嘉措受沙弥戒

（法王）欢度了藏历鸡年(1465 年）新年，擦康丹萨巴（tsha-sgang-gdan-sa-pa）前来迎请，（法王）使上下俄（ngom）地方的众人得到了利乐。后（法王）抵达噶玛地方，于藏历木阴鸡年十二岁之时，即于释迦牟尼三重节氐宿月的望日之卯时[122]，在两根柱子的寝宫处，尊者诺阿达（gannngho）和森噶达（singgha）调伏了图巴曲略玛（thub-pa-chu-lon-ma），授大自在天[123]之近圆戒。时光已过久远，精通智者支系三藏[124]且通达四明学、大乘[125]教授派了知无漏五蕴[126]等者即名为贡钦嘉木白桑波（kun-mkhyen-vzam-dpel-bzang-po）任堪布；功德之海难以测度、所有汉藏一切显贵尊奉为大师即名为佛子国师班觉顿珠（dpal-vbyor-don-grub）任业轨范师，剃度出家，赐名为却扎嘉措白桑波（chos-grags-rgya-mt-sho-dpal-bzang-po），授圆满沙弥戒之正行。后师从堪布，每日闻习毗奈耶[127]所有的经、论、律[128]，且顾及细小之明学，抵达罗汉[129]之果位。

此后，乃郭哇（gnas-sgo-ba）等地的布波瓦（pum-vbor-ba）以及斋嘎奇赤（kre-kam-khyim-phrim）的寺主、嘉摩斋瓦(lcags-mo-kre-bo) 等夏马杂岗巴（shar-dmar-rdza-sgang-pa）、康定（dar-rtse-mdo）的贵族、木雅热岗（mi-nyag-rab-sgang）的僧俗头人先后多次前来迎请（法王）。（法王）为彼等之功业，考虑适时前往（此等地方）。

藏历鸡年十一月十四日，（法王）离开噶玛地方时，大地微颤，（法王）看到了所有噶举上师围绕在法王统瓦顿丹处，每位上师显现无数幻身，故知悉其为了关键之功业而前往。（法王）于苏莽地方度过了藏历狗年（1466 年）新年，并亲自踏足了噶（rga）、苏贡（zur-dgon）、丹（vdan）诸地。当来到了岭格萨尔（gling-gi-sa），（法王）对于有同室操戈与战乱纠纷的所有人赐以教诲，以加持之法消除了争端，且任命了新的重要官员，一切僧俗部众均就地安置，并给予暂时和长久之利乐，故此成就了无量之功德。

杂益希贡（rdza-yir-zhi-gong）地方的玛色瓦（rma-se-ba）献茶并催促（法王）前往，上师噶托巴（ka-thog-pa）等人前来（迎请法王），于是（法王）亲口答应前往。（法王）来到了嘉莫（lcags-mo）和朱倭（kre-bo）地方，大贤者嘉木样扎巴（mkhas-grub-chen-po-vjam-dbyangs-grags-pa）的大弟子诸人与地方显贵的大量礼品送到，并再三请求（法王）驾临。在此地，证道者米扎堪布（rtogs-ldan-mig-rtsa-mkhan-po）长久地看到，（法王）乃是留有蓝发顶髻者且有一颗大而非常洁白之佛牙的善良瑜伽师。据说，从外表看，（法王）心思散逸，而实际显现于真身。当（法王）在宁静的寺庙中捡起被舍弃的棉布衣时，噶举派的上师从红色的彩虹中看到了所有的棉衣行者被（法王）加持。（法王）在此地度过了藏历猪年（1467 年）新年，灵仓人邢旺塔巴（gling-tshang-can-shing-dbang-thar-pa-rgyal-mtshan）迎请（法王）至色康（gser-khang），敬奉有大量礼品，并从（法王）手中祈请《十万赡部洲庄严饰》。（法

王）抵达上下协廓(shal-khog-stod-smad)，从根本上解决了佛教与本教之间的纷争以及佛本僧团之间的矛盾。其从地牢中解救出众生，为彼此所有人施以利乐。此时，佤喀希瓦（wa-ga-shi-ba）、喀喜巴（ga-zhi-pa）、阿日（a-rig）等寺的僧俗部众皆（为法王）请茶并敬献有大量的礼品以及《十法一门》（bkav-bcu-pa-sgo-gcig-pa）。索睿上师贡嘎坚赞（gso-ros-bla-ma-kun-dgav-rgyal-mtshan）极为清晰地看见法王本人长久朝拜泗鲁迦[130]身体之坛城，故而得到了无量之信念。佐吉（dso-gi）派[131]上师迎请（法王）至帕塘兴噶瓦（ba-thang-shing-rgyal-ba）的静室，（法王）为静室开光。天空之虹光遍及乃囊（gnas-nang）寺，（法王）亲见了教主（bstan-gtso）、轨范师莲花生和噶举派所有的上师，而且从色究竟天法宫[132]发出了启请。 见到贡钦嘉木白桑波、持金刚佛后，遂发出启请并做了道歌。

（法王）到达了聂龙（nyag-rong），于阿让灵（avrya-gling）行利他之事，并作赞语"亲见轨范师莲花生，池中生[133]悦目莲花上"等。抵达绰木吉妥（khrom-spyi-thog），（法王）对噶妥巴（ka-thog-pa）等部彼此间以及佛本之间所有大的纷争进行了调解且得到平息，并报以大恩。乃郭（gnas-sgo）的住持前来迎请，（法王）很快答应前往，但暂时抵达斋雪（kre-shod）地方。驻锡于秀日塘（shug-ri-thang）时，（法王）赐予了许多观相和道歌，还有一些其他的观相以及经常出现彩虹与密布的花雨。此时，热岗（rab-sgang）地区之僧俗部众也奉茶并敬献有大量的礼品，并再三敦请（法王）前往。此后，因惦念着夏尔巴之徒众，（法王）依次前来，并调解了脱切（thod-che）与蔡瓦(tshe-ba）的重大纠纷以及多塞（rdo-ser）的所有重大纠纷。

（法王）于冬季居住在若绰木（rag-phrom）和宝吉祥川（gser-gyi-bkra-shis-lung），而后以六大手印法[134]给此方之所有僧人灌顶讲经。（法王）在此地度过了藏历鼠年（1468 年）新年，而后于正月初十之夜，因

看到了薄伽梵母（bcom-ldan-vdas-ma）之千姿百态，故获得许多因缘。此时，大修行者意希贝（sgom-chen-yi-shes-dpal）因为拜谒了（法王），在转变界（得以）离垢并成就为贤者，故此（对法王）生起了殊胜爱戴（之情）。（法王）在札坚（brag-can）地方著有《阴金大欲之吩咐》，在泽卡拉摩达尔塘（vdsi-ga-lha-mo-dar-thang），法王薰努瓦（gzhon-nu-ba）等所有僧俗部众前来供奉，（法王）使内外纷争得以调和，牢狱囚徒得以释放。

安多瓦普擦囊索（a-mdo-ba-phur-thsa-nang-so）、霍尔塞之日塘尼（ri-thang）二部、白利之森格米洛（be-ri-seng-ge-mi-log）之施主等迎请（法王），而且先前于藏历狗年（1466年）中，米果恰斋（mi-mgo-bya-bral）与杰强本波（rgyal-mchog-dpon-po）在斋（kre）地两次（为法王）行茶。猪年（1467年），恰斋桑珠（bya-bral-bsam-grub）等人在若绰木（rag-phrom）和宝吉祥川（gser-gyi-bkra-shis-lung）两次（为法王）行茶。鼠年（1468年），在堆塘牙（rdovi-thang-yag），普擦囊索（phur-thsa-nang-so）与恰斋桑珠等（为法王）奉上了坐骑及无数骆驼等，并再三启请（法王）驾临，（法王）虽未能驾临霍尔塞（hor-ser），但答应抵达距离此地很近的塔（塘）和堆（塘牙），并前往大轨范师莲花生之修行处玛多（rma-stod）、热果（ra-rgod）、同布（mthon-po）、尼夏（nyi-shar）等地。

此时，森格米洛之施主等人敬献大量礼品，（法王）使战乱与纠纷得以平息。普擦囊索之协热悦色（shes-rab-vod-zer）、霍尔塞日瓦（hor-ser-ri-ba）地方的官员阿奴杰（a-nu-rgyal）、廓丹塔巴(kho-ldan-thar-pa)、佩图扎西衮（bal-dur-bkra-shis-mgon）等霍尔部所有主仆拜谒了（法王），奉上了金、银、衣服、绸缎、百余匹马等礼品，而后行茶启请（法王）驾临，并承上了阿尔玛（ar-ma）等人之重罪，请（法王）下达命令皆照此执行，并再三请求（法王）驾临霍尔地方。（法王）答应会

渐次前往，却未答应（马上前往）。当（法王）念诵真言之时，（人们）得到了无量之解脱，并承诺内部及边界之一切战乱纠纷在一年之内无论在内外任何地方也都不会动用军队。而后人们也在此等所有地方看到彩虹与花雨之奇特景象，故使大部分人对（法王）生起敬信。

第六节　却扎嘉措在各地修行讲法

（法王）在塔吉涅茂日（dar-gyi-snyan-mo-ri）地方，止息了阿嘉木丹巴（a-byam-ldan-pa）的所有纷争。岗巴（gangs-pa）的施主与福田供奉（法王）。（法王）于石土之处修道，而后动身前往热岗附近的地方，调解了拉木藏沃（lam-gtsang-bor）、达乌（tavu）、日雪（ri-shod）等地方的内外所有纠纷。

而后法王又前往巴玉塞切塘（pag-yu-gser-phye-thang）地方，法王使果、东（sgo-sdong）二部落二十五年未发生纠纷，三年未发生偷盗，并将所有盗贼献上。法王在此地与托拜惹普（do-ber-ras-bud）欢度了牛年新年。面对佛殿，（法王）于外面很远的地方即磕头，并对主供佛和十一面佛多次进行朝拜。在阿日（a-ri）寺和哇希森格（wag-shi-seng-ge）寺中出现有犹如虹柱般之寝帐，并环绕着层层叠叠之花朵。于秋摩地方轨范师索仔（bsod-rtses）在梦中拜谒了（法王），因得到加持，故生起信念。据说因其在乃帕（ne-bar）地方的神殿外做有礼拜，故使其融入主供佛之眉间白毫、咽喉及胸膛，此景一部分人看见，一部分人未有看见。热迪（ra-ti）地方的亲教师、轨范师及其僧人们迎请（法王）之时，看见噶举派全部喇嘛和六臂护法神[135]及侍从。噶玛巴二次第[136]之学僧谷

脱却扎（vgu-thom-chos-grags）迎请法王至达寨多（dar-rtshe-mdo）[137]，轨范师索仔（bsod-rtse）等众多僧众及多麦地区的所有庄园主前来迎接，此为本人亲见，也亲自听见从天空传出乐器之声。而后，（法王）被迎请至康丘（gangs-chu）附近的行营，头人扎巴坚赞（grags-pa-rgyal-mt-shan）等达寨多地方的人及谷脱（vgu-thom）地方的所有僧俗百姓供奉有无数的供品。轨范师索仔（bsod-rtse）看到法王系教主，又看到其修炼上师瑜伽，故头顶上出现了蓝光，即变为金刚持。

嘉绒巴喇嘛楚称(rgyal-rong-pa-tshul-khrims)先是略见金刚瑜伽母[138]之身形，后又亲见大能仁[139]安坐于纯金之金刚座上。故此隐蔽之六聚[140]略忆念一切境即可真实显现财富。此乃大成就者乌坚巴（ao-rgyan-pa），其幻化之地真实存在。（法王)抵达此地三月后，众生又做了献新供神[141]之事，并使现前识常驻（其心）。（法王）在康丘（gangs-chu）附近的地方讲授佛法，嘉桑巴头人（lcags-zam-pas-mi-chen）在屋顶上聆听佛法，并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布满天空。

（法王）从村落的远处即可摩顶，当抵达头人的寝宫之时，一触主供佛的心窝，许多丸药遍布寝宫。（法王）在拉毛仔（la-mo-rtse）的德庆顶地方亦用手多次触及佛像，遂使（药丸）从外面散落于房间。当前往距达寨多约有一天多路程的乌达（au-ta）寺，众人请求奉献供物，（法王）供奉有《经藏》，众人向佛殿和寺院供奉财物，此寺僧众故对（法王）大加敬信。热迪 （ra-ti）地方的人们又供奉了众多物品，并向大法轮做巡礼。若修持主尊佛，一切禅定[142]之光明王大手印之证悟犹如大自在天一般，获得坚定之信念，亲见所有本尊佛，并常见本尊佛和不同之佛。其对上师二相生有不可更改之法识，悟其教诲、口诀之义理，除根本之烦恼，达自我解脱，终证得根本与后得[143]。

（此后法王）曾抵达让绰却丹（rang-grol-mchod-rten）、努奥丹(nu-vog-steng)、杂扎(rdza-bkra)寺、帕噶（vbav-ga）寺、热波喀希(rag-po-

kha-bzhi)、恰萨（byams-sar)、玉康胡（yul-ghung)、堆果仁钦灵（stod-mgo-rin-chen-gling)、丹齐仁钦顶（gter-byi-rin-chen-sdeng）等地，（法王）所到之处都进行摩顶，并出现有亲见本尊及虹光等无数奇景。

第七节　却扎嘉措在各地大做利他之事

此后，皇宫派遣骑兵官贡噶坚赞（kun-dgav-rgyal-mtshan）和喇嘛索南嘉措（bsod-nams-rgya-mtsho）等人前往（藏地），彼等到达绛那热瓦（vjang-nag-ra-ba）之时，汉地即出现有奇异的虹帐、花雨及色形各异的云彩。大臣和粮草官等许多达官贵人因为梦见奇特之梦兆，故对法王及其随从大加敬信以及供奉诸多礼品，并使（汉地人）闻其名即产生敬信、祈祷。

此后，（法王）又前往木雅和绛（vjang）交界之果若（sgo-ro）地方，法王使此地二十五年未发生大的战乱，三年未发生匪盗和窃贼，并使整个地方得到安乐。（法王）在此地与惹普（ras-bud）和夏玉（sha-yul）共同欢度藏历虎年新年，并使庄园主多斯左（gzhi-bdag-sdo-gzi-vd-zo)成为居士[144]，赐名为多杰蕃喀迥（rdo-rje-bod-khams-skyong)。而后，（法王）又前往了嘉劥(skya-khing)、玛塞（rma-se)、拉里（la-li）等地，并为这些地方赐予大量物品。

由杂兰（dzva-lan)、达热（ngha-rar)、噶希（ka-bzhi)、玛塞(rma-se）等五位贤者恢复了诸讲经院转法轮和教规戒律，并使昔日的讲、闻、思等优良传统得到弘扬。为了平息柱氏[145]之大纷争，（法王）前往此地，赐予教诲，从而使这场大的纷争得到平息。如是（法王）使木雅[146]（mi-

nyag）地区的热堆擦岗（rab-stod-tshar-sgang）的所有僧俗百姓得到满意的佛法及充足的财物，并获得利乐。

藏历虎年（1470年）十月三日，（法王）朝布木波（bum-vbor）方向前行，聂荣[147]众生向(法王)敬献了路费。（法王）又前往德庆[148]上部（bde-chen-steng），使果洛玛绰（vgo-log-ma-khrom）等部落之大的纷争得以平息。（法王）在贡萨（dgon-sar）佛殿之外很远的地方即磕头，进了佛殿内，又瞻仰了许多卷轴画。当天空出现两个太阳之时，法王修行随顺法。（法王）在此地寻持雨衣舍堕，并欢度新年，还为许多人摩顶。因为噶玛派的喇嘛吐杰悦色（thugs-rje-vod-zer）向法王供奉有许多菩提心环绕着佛以及四位裹红、白花头巾，头发散开的神女献唱，反复看到佛祖时隐时现；聂寨本波(nyag-gre-dbon-po)看见文殊菩萨[149]；希波桑杰扎（zhig-po-sangs-rgyas-grags）看见马头明王[150]；其他许多僧俗百姓看见白观世音菩萨[151]。绰吉（khom-spyis）时而看见白色、时而看见红色、时而看见黄色等各种奇异之景象，使其无不敬信。在此地，以蒙古薛禅[152]皇族之王子为首、蒙古龙女的三子即草场官绰卧杰（khyo-bo-rgyal）、绰卧旺秋(khyo-bo-dbang-phyug)、喀乌那（gavuna）以及蒙古山地官阿驽杰（a-nu-rgyal）等人向（法王）敬献有无数的舒适老练的坐骑、皮袍等；白利（be-ri）土司的三部落、僧格米罗（seng-ge-mi-log）地方的普哇塔（phur-ba-thar）等人向（法王）敬献有金、银、珠宝等许多物品，之后又派遣恰寨桑珠（bya-bral-bsam-grub）和恰寨米果（bya-bral-mi-mgo）二人前去迎请（法王），并敬献有蒙古的黄诃子[153]。法王对彼等二人再三嘱咐：“不要危害佛教和本教，无论何年始终不可发动战争。”而后，（法王）便前往法轮寺郭隆果（sgom-lung-mgo）、供奉圣天之地蕾塘（le-thang）等地，平息了内外大的纷争，并为许多人进行了摩顶。在朝圣路上的止吉格堆地方有一座名为益西坚赞的佛殿，法王在佛殿内为众人进行了摩顶。

藏历兔年（1471 年）三月十三日，（法王）到达了奈果寺（gdan-sa-gnas-sgo）的噶噶（ka-ka）山洞中，当此寺的堪布及僧人迎请法王之时，看到了虹光、花雨等各种奇异之景象。此后，（法王）前往大成就者拔格西（pgishvi）的修行地诺布林（nor-bu-gling）、喀卓林（mkhav-vgro-gling）、恰贵林（bya-rgod-gling）、塔巴林（thar-pa-gling）等寺，内哨索南坚赞塞噶（bsod-nams-rgyal-mtshan-sri-kar）和桑杰罗追（sangs-rgyas-blo-gros）等诸位贤者邀请法王至羌奔（byang-vbos）地方，并敬献了大成就者的塑像、经典等大量供品，法王为众人进行了摩顶，并于却琼顶（chos-vbyung-steng）一磐石上留有六只脚印，噶洛（rga-lo）山洞中留有六只脚印，新的法座之上众人也清晰看见两只脚印。多丹却布木（rtogs-ldan-chos-vbum）梦见于通往噶洛（rga-lo）山洞之路上留有骑士之殊胜脚印。天亮后，共同前去果然见到两只脚印。

夏季（法王）安居于噶波雪山（kam-po-gangs-ra）的乃囊羌奔（gnas-nang-byang-vbos）地方。都松钦巴师徒的弟子传承主要有四条峡谷的十万人以及大小岗（sgang）的僧俗部众汇聚一起，（向法王）敬献无数供品，常转法轮如同宣讲佛经一般之业绩。于此地珠脱聂塞（grub-thob-nyag-se）之转世大成就者邱普瓦（grub-chen-chu-vphur-ba）拜见了法王，并供奉无数礼品；他于长江边上看到法王渐次登上六盘山，而后一个人融入另一个人，法王统瓦顿丹变成四臂观世音，后又变为第七世法王；他于山崖上起初看到十一面不知是谁，细看实际是第七世法王。

法王在桑丹林（bsam-gtan-gling）法座之上朝拜佛祖，在此地的修行房中看见于黄琉璃的土地盛开着红莲花上，法王坐在无量光中，噶举派的上师环绕其周围。（法王）在贝浦桑丹林（bel-phur-bsam-gtan-gling）创立了禅院，从修行官中任命了大成就者。阿绛（a-vjang）迎请（法王），亲见黑堡之圣地。在奔聂（vbom-nyag）地方（法王）为众人摩顶，使万户长南喀坚赞（nam-mkhav-rgyal-mtshan）叔侄以及街上的所有佛、

苯僧俗众人得以解脱。

此后，法王又前往崩日（sbud-ri）和萨玛（sar-mar）地方，曾经反叛之施主也前来敬献无数供品，他开始七天拜见了环绕在法王身边的红面观世音菩萨，而后在街的中央看见了白观世音菩萨，在寺院中轮流看见主供佛和观世音菩萨；在萨玛（sa-mar）地方看见大慈悲佛（thugs-rje-chen-po），并从其眉间闪烁着太阳般的光芒，后融入法王之身，于是他便获得了证悟，并更加对法王敬信。

（法王）又前往崩日（sbud-ri）地方，为众人摩顶，后用手触及小溪流，（小溪流）马上就变成了大河流，并于此地安置了许多修行者。此后，（法王）又抵达大成就者拔格西（pgishvi）受居士戒的达钦佐热（vdam-chen-tso-ra）玉湖边，于此安置了许多修行者，期间用手触及小溪流，（小溪流）即变成了大河流。此后，（法王）又抵达巴塘（vbav-thang）[154]，调解了许多大的纠纷。受墨桑噶久瓦（smon-bzang-bkav-bcu-ba）和达擦堪布（stag-tsha-mkhan-pu）的邀请，于德钦寺（bde-chen-gling）创建禅院。此后前往惹尼东奔（re-ne-stong-dpon）、吉苏木（spy-i-sum）、上下协布木（gshe-vbum）等地，使僧俗众人得到满意。此后，前往第琼桑杰（lde-chung-sangs-rgyas）和吒瓦噶当巴（bra-ba-bkav-gdams-pa）之修行地——博德寺（vbo-de-dgon），创建禅院。此后，前往羌惹（mchog-rab）地方，平息了诸多纠纷，寻持雨衣舍堕[155]，创建禅院，使茹伦巴（ru-lon-pa）、俄绰（ngo-khro）、长江一带的僧俗众人得到解脱。后于臧瓦（rtsang-ba）地方修建修行地，并在绛岗地方欢度藏历龙年（1472年）新年，于此地法王讲述了自己的传记如下：

引入大乘三门二派[156]路，
常持转动法轮好传统，
步入美丽之所化寺院，

忠诚不寻思他人缺点，
自己的缺点认真寻思，
慈悲众生常做利他事。
思想行为皆要勤规范，
利益他生善教徒与众，
抓大舍小为生活准则，
诸时善行皆要常奉献，
虔诚念诵佛经少言语，
经常解脱产生勤奋力。
神奇吉祥美丽之前藏，
顶礼上师虔诚敬信佛，
喜欢帮助朋友抛弃悲，
知悉轮回苦难常修行，
终身获得圆满与吉祥！

大成就者拔格西（pgishvi）之居士杰坝尔（rgyal-vbar）之楼下有一昔日曾加持过的法座，三座寺院的僧人将法王迎请到法座前，法王平息诸多内外战乱，使黄河一带的僧俗人众得到满意之教法。卓贡热钦（vgro-mgon-ras-chen）传承的十二派系的弟子迎请法王至瓷木紫（tshem-tsi）寺，又在此寺院创建禅院，并于此寺供奉有手印，墨桑噶久瓦尊追贝（smon-bzang-bkav-bcu-ba-brtson-vgrus-dpal）看见法王手心发出以红色为主的各种光芒，并得到法王的加持。此后，抵达奈果（gnas-sgo）地方，调解了扎柱（dbra-vdru）二部落的纠纷。后于噶噶山洞之桑珠寺（bsam-grub）居夏，并修筑洞门。此时，法王自己曰："在静室中男士之修行是一切功德之基因，（此基因可）变为殊胜修行之所依境。在噶波（kam-po）山中吾亦对佛宝产生敬信，并生有净思、勤于念经，获得世间

与出世间之略微功德，也产生菩提心，断除烦恼，也实现为无主者。其他还示现功德，如此也使一切欲望变为善行。通过修行使所有众生抛弃欲望，勤奋修习唯一的善法。”此后，法王为夏布赤（sha-vbu-khid）三地、四峡谷祈祷安宁。

藏历龙年（1472年）九月七日返回驻地，受到阿桑囊索（a-bzang-nang-so）、布米岱（vbuvi-mi-sde）、上下夺玛(gtor-ma-stod-smad)、嘉当瓦（rgya-ldang-ba）、拉裕瓦（la-yu-ba）、喀瓦噶波（kha-ba-dkhar-po）、艾佤囊索（ae-wam-nang-so）、图囊索(vdur-nang-so)、多丹却桑瓦（rtogs-ldan-chos-bzang-ba）等僧俗众人的敬奉。法王于喀瓦噶波创建禅院，受诸密宗学院之邀请，前往夏赤（sha-khid）地方，于赤嘉热（khid-lcags-ra）地方寻持雨衣舍堕，并欢度藏历蛇年（1473年）新年。赤嘉热地方立有一块自生本尊神之石，故此地的男士皆具有美好的菩提心，法王平息了诸多内外纠纷。此后，多森巴扎西群佩（rdor-seng-pa-bkra-shis-chos-vphel）前来邀请，此地的卫巴喇嘛（dbus-pa-bla-ma）之梦中梦见，法王之大手印系无生无灭，吉祥如意，幸福圆满。据说以后（将此梦）视为根本与后得之区别。大供奉之时，出现有许多奇特之情景，并在此地为众生摩顶，还发现有诸多泉水。此后，漾波（yom-po）、央德擦奎瓦（yang-sde-rdza-khol-ba）等人迎请法王至朵（vdob）地，平息了朵纳（vdob-snar）二部落的纠纷。法王为纳卧（snar-bo）佛塔开光之时，天空布满虹光，并出现有龙、狮子等各种形状。此后，至都松钦巴之修行圣地山洞中供奉其塑像和佛经，并在此夏居，闭关三个月。于此地云南丽江木土司送来大批礼品。

第八节　却扎嘉措得到明成化皇帝的敕谕和赏赐

是时，明成化皇帝赐予敕谕[157]、殊胜黑帽、珍珠服饰、帐幕、华盖等无数礼品，还有大金锭以及数万匹绸缎。大灌顶国师索南嘉措（bsod-nams-rgya-mtsho）、图康扎西桑波（du-gang-bkra-shis-bzang-po）、侍茶者悦色嘉措（vod-zer-rgya-mtsho）、尼玛悦色（ni-ma-vod-zer）等人进行还礼，并祝祷皇帝万寿无疆。

此后，前往布木波大岗（bum-vbor-sgang-chen）地区。在萨堆（sa-stod），法王为无数僧人讲经，出现有许多奇特之征兆。后驾临康噶贡萨（khang-dkar-dgon-gsar）、理塘却果寺（li-thang-chos-vkhor-gling），于此朝拜了许多函佛经。是时，皇帝派遣金字使者到达。

总之，法王不仅是下奈果寺（gnas-sgo）学院的主要施主，而且也是（以下部落和寺院的施主）即布木波大小二岗（bum-vbor-sgang-chen-chung-gnyis）：小岗包括四条峡谷二游牧部落、黄河一带、协（bshal）河一带、夺杂拉绒（btob-rdza-la-rong）、巴塘（vbav-thang）等；大岗包括扎（dbra）、柱（vdru）、厦（bzhag）、理塘（li-thang）等。尤其是法王都松钦巴近侍弟子夺绛秋悦（vtob-byang-chub-vod）之弟子传承石噶瓦（sri-dkar-ba）、沛冈巴（vphel-rkang-pa）、仔康噶瓦（rdzal-gangs-dkar-ba）等，以及第琼桑杰、法王噶玛拔格西（pgishvi）之弟子肯钦（khing-chen）之弟子肯琼（khing-chung）、布琼（vbu-chung）、秋琼（byur-chung）三人。肯琼(khing-chung）之弟子传承有扎西琼佩（bkra-shis-chos-vphel）、岗巴杂拉绒（sgang-pa-rdza-la-rong）、康噶瓦（gangs-dkar-ba）以及肯益西森格(khing-ye-shes-seng-ge）师徒、漾波瓦（yom-bo-ba）、肯嘉日瓦（khing-lcags-ri-ba）等协琼（shal-chung）传承；布琼（vbu-chung）之弟子传承有蔡若巴（tshal-rog-pa）和臧瓦巴（tsang-bar-

pa）等茹倡瓦(ru-drang-ba）传承；秋琼（byur-chung）之弟子传承有羌惹巴(mchog-rab-pa）和茹永巴（ru-yon-pa）等；卓贡热钦(vgro-mgon-ras-chen）传承的十二派系的大密宗学院范围是茹永(ru-yon）至臧协(tsang-zher）之弟子传承，即长江一带绰木贝（khrom-ber）之桑彤(gsang-thun)、茹倡盖夺（ru-drang-dge-dog）之札里（spra-leb)、玛希(ma-zhi）之赞丹（tsanada)、协（shal）河一带之峡拉（sha-la)、达廓(sta-gor）之阿丹（sngags-sde)、肯柏（khing-ban）之久奔（bcu-dpun)、惹波（rag-po）之夺阿（mdo-sngags)、东玛（tong-ma）之嘉奔（rgya-dpun)、那嘎热(nags-ska-rags）之久希奔(bcu-bzhi-dpun)、果俄（mgo-sngon）之扎琼（gra-chung)、仔康噶（rdzal-gangs-dkar）之阿丹(sngags-sde)、夺萨那(vdob-sa-nag）之苏久奔（sum-bcu-dpun）等大密宗学院，现在大部分（密宗学院）有不少于十二年的夜间近修阎罗王和救度母。后法王光临奈果寺（gdan-sa-gnas-sgo）所属的十二支寺，第摩瓦（de-mo-ba)、达擦瓦（stag-tsha-ba)、德擦瓦（bde-tsha-ba)、协巴(bshes-pa）堪布等四堪布之弟子传承，乃钦崩日（gnas-chen-spung-ri)、当钦佐（vdm-chen-tsor)、格聂羌秋却格（dge-bsnyen-byang-chub-chos-dge)、博达（vbo-ta)、蚌刹(spang-khra)、翟吉康噶（dbral-gyi-gangs-dkar）三兄弟、贝蚌普（dpal-spang-phug）等处。又受噶玛司徒（karma-si-ngdu）之请求，（法王）于十月前往噶玛寺方向。受阿惹林巴喇嘛塔贝（avarya-gling-pa）邀请前往，路途修筑破损之路，抵达措喀(mtsho-kha)，寻持雨衣舍堕并欢度藏历马年（1474 年）新年，调解了新旧夏(gzhav）部落的纠纷。后抵达绰吉托(khrom-spyi-thog）地方，万户长绰叔侄等街中央的所有百姓以及噶托巴（ka-thog-pa）施主对法王敬信并供奉礼品。此后，前往追界那杰顶(sprul-lce-rnam-rgyal-steng)、日果扎西那杰吉却宗（ri-mgo-bkra-shis-rnam-rgyal-gyi-chos-rdzong)、达果羌秋林(stag-mgo-byang-chub-gling）等地，创建修行地。于赤绛拉(drivi-jo-

lha）寺中四世红帽系活佛和灵赞善王（gling-tsan-shin-wang）拜见（法王）之时，出现有许多奇异之征兆。后抵达秀日塘（shug-ri-thang）地方，骑士伦珠(lhun-grub）之坟墓中的海螺肝和所有骨头皆变成舍利，并出现有许多白色“阿”（a）字，彩虹布满整个地方。后迎请（法王）至日钦（ri-chen），进行大供奉；在札嘉寺(brag-rgya-dgon）摩顶后，又抵达朱雪（kre-shod），在法王都松钦巴之修行地神女洞中的神女殿看见干湿颅骨之护帐，遂促使其做赞词。此后，灵赞善王（gling-tsan-shin-wang）迎请，前往岱伦八坝(del-lung-thang-bgyad)，灵赞善王将其昆季及儿子敬献给（法王），法王在达波塘沽（bdag-povi-thang-sku）为众人摩顶。灵仓（gling-tshang）之土司丁增益西（ting-vdzin-ye-shes）迎请至伦喀寺（lung-kha），将官丁增悦色(ting-vdzin-vod-zer）和丁增扎巴(ting-vdzin-grags-pa）二人献出来作为（法王）之侍从，创建佛教寺院。后前往康玛（khang-dmar）和丹赞康（vdan-tsan）佛殿，万户长悦色坚赞（vod-zer-rgyal-mtshan）将官那杰扎巴（rnam-rgyal-grags-pa）奉献给（法王），于尼丹顶（ni-ldan-steng）地方创建佛教寺院。在措希（mtsho-bshes）受楚布活佛之邀请前往。后抵达苏莽(zur-mang)，于德钦（bde-chen）之山顶上建修行地，寻持雨衣舍堕并欢度藏历羊年（1475年）新年。后抵达噶玛寺，于嘎且岗（dgav-byed-sgang）夏居，修筑洞门，多次见到黑氅护法神，如像见到所谓“三面忿怒护法”之尊容，遂做出(护法神)之量度[158]与赞歌。此后，前往巴尔喀（par-kha），并为囊雅(nang-ya）禅院之修行出谋划策。法王驻锡于玛日塔（sma-ri-dwags）之时，冬天大岗上有一棵花树盛开有七个花朵，每个花朵的黄色花瓣上有像睡莲一般的十三个绿色图案，十分奇特。后前往洛宗萨（lho-rdzong-gsar）地方，囊索札巴坚赞（nang-so-grags-pa-rgyal-mtshan）前来供奉。喇嘛悦色桑波(la-ma-vod-zer-bzang-po）和奔仁钦桑波（dpon-rin-chen-bzang-po）迎请法王至拉登（lha-steng）寺，于此寻持雨衣舍堕并欢度藏

历猴年（1476年）新年。工布（kong-po）地方的喇嘛班觉（la-ma-dpal-vbyor）和施主森格(seng-ge）要修复则拉岗（rtse-lha-sgang）破损的三尊佛像，请教（法王）何时开光。（法王）经过卜算时间后，告诉彼等于大集市开市之明天当太阳初升之时，进行开光，将会于集市间隙降下犹如各种龙一般的雨，是时要向佛殿中诸佛顶礼。后前往洛堆（lho-stod），向协玉（bzher-yul）、西薛（bshis-shod）、杂贡（rdza-dgon）、贝拔尔(dpal-vbar)[159]等寺院顶礼，尚朝拜了甘露洞(bdud-rtsi-phug)、匏奥（gad-vom)、果厦（sgo-shar）、日嘎贡(ri-dkar-dgon)、贝拔尔（dpal-vbar）等寺各新旧佛殿。

第九节　却扎嘉措在各地建寺传教

此后，（法王）经过了类乌齐(ri-bo-che)[160]和俄那杰岗(ngom-rnam-rgyal-sgang)，于噶尔底洞（kar-ti-phug）寻持雨衣舍堕。后于千户长惹馁（rel-ne）迎请之路上又被千户长杂巴（rdza-pa）迎去，抵达萨布夺(sab-mdo)，欢度藏历鸡年（1477年）新年。后迎请至江达（skyo-mdar)，部落长将所属的部落及其支系全部献于法王。后经过卫波（dbs-po）和驽薛（rngod-shod)，谷多尔贡巴（ku-dor-dgon-pa）和拉巴堪布札杰瓦(la-pa-mkhan-po-grags-rgyal-ba）等人前来供奉，并降伏了祖拉熏(gtsug-lag-gzhung）三地的众生。于倭（vor）地，绛钦（byams-chen）前来拜见法王，并供奉有大量礼品。拉巴（la-pa）和多尔碧（rdor-vbi）的官员、侍从共同修建大慈法轮寺，（法王）委派熏努贝（gzhon-nu-dpal）任上师。此后，法王经擦那摩且（vtshams-na-mo-che)，抵达惹馁杰

(rel-ne-rgyal）寺，惹馁千户长前来供奉，法王平息了诸多纠纷，于此地讲说《百本生经之摄义》之时，天空降下诸多花雨。

此后，札惹盖却尊（dbra-re-dge-chos-brtson）之官系传承、法王若必多吉之弟子即大小“大圆满”之弟子传承的白利寺索惹盖（dpal-ri-dgon-gso-re-ke）、秋举巴（chu-rgyud-pa）传承等迎请法王至康顶（gang-steng）地方。玛康（smar-khams）地方的[161]多楚巴（mdo-drug-pa）看见法王统瓦顿丹之奇有手印，并献于法王，亲见法王将（法王统瓦顿丹之手印）带走，调解了诸多纷争。法王又从惹馁（re-ne）地方前往法王都松钦巴之智慧驻地帕贡寺（vphar-dgon），向万佛塔作了供奉，并创建有奥噶扎西平措寺（dngul-dkar-bkra-shis-phun-tshogs），委任尊追贝（brtson-vgrus-dpal）为堪布。后前往大师莲花生之修行地多吉绰伦（rdo-rje-gro-lod）[162]，美味遍传整个地方以及果堆（sgo-stod）、波措喀（vbom-mtsho-kha）、查宗寺（khra-tsong-dgon）、奔（vbos）等地，并平息诸多纠纷。此后，抵达哉岗果蕾杰摩（rdzal-sgang-ko-le-rgyal-mo）山下，写有白雪圣地之赞歌，对自然形成的文成公主与毗卢遮那近侍八弟子大加供奉。官员索南（dpon-bsod-nams）迎请法王至德哈威（deha-wan），并供养。后前往札巴噶当巴之寺院——图伦寺（vdu-long-dgon），并创建新寺，委任蒙桑嘎久巴（smon-bzang-bkav-bju-pa）为堪布，亦对此圣地作赞歌，调解了内外战争与纠纷。后前往惹布（re-vbur）、玛喜贝拔贡塞喀（dmar-bshis-dpal-vbar-dgon-gser-kha）等地，法王亲自用手修复山寨，经过噶喜巴（bkav-bzhi-pa）佛殿和琮奔崔坚（tshong-dpon-tshul-rgyan）佛殿，抵达噶玛寺，雕塑有大佛，开光之时出现有稀有之景象。后前往卫地(dbus)，于路途之达木（vdam）地方，看见十八罗汉前来迎接，以前未有见到的拔绒巴大师（vbab-rom-pa-chen-po）之脚印明显显现出来。在当雄（vdam-gzhung）建漾寺（yor-dgon）之根基时，九天出现龙声和花水。于此闭关修行时，冬天又降花雨；讲经之日，法场出现花水，并

出现新的泉眼。

第十节　却扎嘉措在拉萨为佛祖释迦牟尼像敬献珍珠袈裟

此后，法王抵达楚布寺，由于地震使赡部庄严大佛受到略微破损，维修、开光之时，法王看见佛祖及其随从融入（赡部庄严大佛）。是时，明朝皇帝之金字使者茄那氏图康（che-na-shri-du-gang）等人给法王送来谕旨和无数礼品。此后，法王前往拉萨。当抵达格苯喀(dge-bon-kha)时，乃乌宗(snevu-rdzong）之兄弟及官员、侍从犹如佛降临一般前来迎接。至拉萨后的藏历十五日，为佛祖释迦牟尼像敬献有珍珠袈裟，为不动金刚佛敬献有金衣等无数供品；当祈愿时，出现有奇异之征兆。渐次法王抵达藏北唐古拉山下，转动许多法轮；向奈隆寺(sneb-lung-dgon)敬献供品，为寺院开光后，大有增益。当法王至达木桌子山（vdam-cog-tse）口时，噶举派的所有喇嘛看到皇宫派遣的金字使者们加倍巡礼天湖(gnam-mtsho）且获得吉利。法王于热振寺见到佛祖及其弟子。贡巴孔(dgon-pa-gong）寺之住持敬献有贡巴孔寺所属的上下地方，法王授予其职位，又建寺院之修行地，并见热振寺之护法神楞伽十颈（lang-ka-mgrin-bcu)。当法王思念前往珠穆朗玛峰，即于斯那(gsil-sna）地方见到珠穆朗玛峰白度母前来迎接。仲布（vbrong-bu）老寺的一位密咒师向法王敬献有唐卡，法王手中便出现有许多舍利。法王抵达拉普雪山（lha-phu-gangs-ri)，于塞布木（gser-vbum）沟建有一临时静修室，使许多愿意解脱者得到解脱，尚在却琼（chos-vbyung）山顶一圣地修建有大门。

江聂（gyang-gnyer）邀请，法王使其得到妙善。央嘉措美追（yo-rgya-mtsho-sman-sbrul）敬献有饰物，邀请法王至嘉措（rgya-tsho）地方，法王向佛殿行礼，天空出现有许多月亮。距离遥远（法王）即向达那宗（stag-snavi-rdzong）行辞别礼，于乌由（vo-yug）地方，法王向红帽系活佛[163]等诸多部众赐予百部经藏。此时，京俄蔡尼巴（spyan-snga-tshes-gnyis-pa）为法王修建有乃东（sne-gdong）[164]之法座，前来迎请但却未有成行。法王于撒普隆（za-bu-lung）地方发现许多伏藏经籍，并可以看出是何种伏藏及伏藏主是何人。法王可以在小小的卵石上筑起一座大的（石城），在岩石上显现以前未曾见过的自然形成的莲花生像。经过香（shangs）[165]之北路，前往秀楚喜（gzhu-gru-bzhi）和楚布，在楚布兴建显密讲经院，任命额绰惹绛巴旺秋（ngo-khro-rab-vbyam-pa-dbang-phyug）为吉祥上师（dpal-bla-ma）。止贡巴（vbri-khung-pa）请求法王前往乌堆（dbur-stod）地方，法王到达刹瓦喀（khra-ba-kha），法王之昆季前来拜见，供奉有大量礼品；法王赐予许多噶举派之教法，使彼等心满意足。刹瓦喀分寺噶利宗札木（dkar-leb-rdzong-bram）等请求增上缘[166]，故法王修建禅院。尚有图达尔（du-dar）、绒波（rong-po）、塔喜（mthav-bzhi）等依次邀请，后经过藏北抵达桌子山（cog-tse-la）之间，多康（mdo-khams）地区迎请者也较多。此时，红帽系活佛师徒等人再三请求法王前往乃东（sne-gdong），奉献有大批茶叶等礼品。法王从来不回绝任何邀请者，皆承诺应答。

法王一行渐次经过拉萨后，在聂塘（snye-thang）[167]看见阿底峡的钵盂和预言度母之时，出现有许多阿底峡和菩提心。法王在乌香多（vu-shang-rdo）[168]随念赤热巴坚之宿住[169]。法王在旬斋鑫（gzhung-spre-zhing）朝拜了法王玛尔巴之珍贵灵塔，并亲见法王玛尔巴和俄巴（rngog-pa）师徒[170]等人。雅加巴本勤仁钦桑波（yar-rgyab-pa-dpon-chen-rin-chen-bzang-po）父子犹如神安排一般来到法王面前迎请，绛林巴索南那杰（byams-

gling-pa-bsod-nams-rnam-rgyal）和大译师索南嘉措（lo-chen-bsod-nams-rgya-mtsho）等人前来拜见，于此在乃东寨(sne-gdong-rtse）上短暂饮茶。此后在离开乃东寨之路途的吉德普（skyid-bde-phug)，京俄却吉杰波（spyan-snga-chos-kyi-rgyal-po）犹如转动世间与出世间之轮，亲自降临到法王面前迎请，敬献衣食，并虔诚敬信，顶礼法王之足。一月有余，法王驻锡于乃东寨上，为（众生）讲授《六法之引》等多部显宗经典，并灌顶。法王被迎请到泽当（rtses-dang）之日，（法王）用虹光和花为所有信仰不坚定者加持，并赐予《五大手印》之教法，使所有人不再对（法王）有疑心而虔诚信仰。京俄仁波切（spyan-snga-rin-po-che）系政教之大仲科（drung-skor）[171]，其巡礼朝圣达数千次之多，其曾在昌珠（khra-vbrug)[172]之间留有脚印。法王前往此地朝拜圣迹时，随即念起旧时许多王臣之宿住。后抵达琼结达孜（mchong-rgyas-stag-rtse)，朝拜了贡日卧德钦（dgon-ri-bo-bde-chen）寺。至达孜宗（stag-rtsevi-rd-zong)，拉撒第瓦(lhag-bsam-sde-ba）迎请后，供奉有大批礼品。后于夏木布雪山（sham-puvi-gangs-ri）短暂静修，恰巴万户长（bya-pa-khri-dpon）迎请法王至帕耶聂（ba-gye-gnyal）地方。万户长及其官员、侍从由雅仔（ya-rtse）地方前来迎请法王，雅堆巴（yar-stod-pa）和恰瓦笃钦(bya-ba-dums-chen）三天之内到达迎请法王，聂洛恰三地将珠宝、丝绸、伞盖、乐器汇集于一处，第楚（sde-drug）等地的僧侣聚集在一起，庄严之大地上到处都是迎请法王的（人群)。此后法王抵达却杰伦波(chos-rgyal-lhun-po)，每半个月就向法王进行一次大的供奉。总之，始终如一地对法王进行过无数次三大供奉：即一大供奉是以却廓伦波寺(chos-vkhor-lhun-po）为首，名称为益绒（gye-rong）和蒙协摩崔（mon-shal-mo-tshun）所属的朵蔡寺（gtogs-thsad)、贡寺（dgon)、聂寺(gnyal)、楚恰寺(drug-byar)以及下洛日(lho-ri-smad)、洛扎（lho-brag)、喀秋(mkhar-chu)佛殿等所有大小寺院，明文规定所有僧俗众人都要供奉；

二大供奉是万户长之子却杰诺布（chos-rgyal-nor-bu）和扎西那杰（bkra-shis-rnam-rgyal）兄弟二人要将自己的头发供奉，同时要将彼等管辖的所有人进行供奉；三大供奉是以却杰伦布庄园（gzhis-ka-chos-rgyal-lhun-po）为首的协喀尔（shel-mkhar）、东钦央仔（sdong-chen-yang-rtse）、夏奈嘎（shar-gnas-ka）等所属的宗和庄园进行供奉。每个（寺院和庄园）每半月进行一次大的供奉，每次供奉都有无数的钱财、物品。关于此三大供奉的文字记载，吾亦曾在则拉岗（rtse-lha-sgang）亲眼目睹过。

总之，扎西达结万户长（khri-dpon-bkra-shis-dar-rgyas）是一位智慧聪明且具有很大的信仰力，尤其是对（法王）从不改变其信仰，虔诚敬信；其思虑将所做政事全部转到佛教上，（法王）为此也进行了许多祈愿和赞颂。其大儿子被（法王）认作为伦杰旺（lung-rgyal-dbang）法王之转世，起法名为却吉札巴（chos-kyi-grags-pa），并赐予国师之职位。（法王）开发了杰吉协鄂(sgyer-gyi-zhal-ngo）政教两方面之智慧，命令其将官场上的事置于佛教之中，赐名噶玛赤列（karma-vphrin-las），并任命其为却廓伦波(chos-vkhor-lhun-po）之堪布。（法王）将两座密宗学院赐予塔布惹绛巴凯珠却杰丹巴（dvags-po-rab-vbyam-pa-mkhas-grub-chos-rgyal-bstan-pa）和推夏巴释迦旺秋（dus-zhabs-pashvakya-dbang-phyug）二人（管理）；将两座因明学院赐予凯巴南喀贝桑巴（mkhas-pa-nam-mkhav-dpal-bzang-pa）和德敦惹绛巴旺秋坚赞巴(sde-bdun-rab-vbyam-pa-dbang-phyug-rgyal-mtshan-pa）二人（管理）。亦于萨摩央塔日（zab-mo-yang-dag-ri）和扎玛（rdza-dmar）等地创建禅院；为夏居建夏修行地。首次创建噶玛札仓之讲经院，任命米聂惹绛巴贡布贝洛巴（mi-nyag-rab-vbyam-pa-mgon-po-dpal-klog-pa）为轨范师。至尊玛阿日杰摩(rje-btsun-ma-mngav-ris-rgyal-mo）前来拜见，并敬献礼品。羌达隆吉宁果（byang-stag-lung-gi-nyen-ko）地方有一转世活佛，其一定要修行长

寿。法王赐教曰："你修增上缘最佳，若不修的话，为利益佛教，我可以修行。"于是其修增上缘，拜见时第一次将发新[173]敬献于法王。在色瓦伦（se-ba-lung）地方，法王见到了塔布(dwags-po)[174]之尊容，后亦前往塔布之降生地，于此地经常见到上师塔布拉杰。（法王）为此地金刚座上的摩诃布底（ma-hva-bo-nghi）敬献金哈达，为释迦牟尼赞颂、祈祷，为金刚座之门匾加行，（法王）成为一名翻译且依附于佐给(dzo-gi)[175]之长寿护法。

第十一节　却扎嘉措在门隅讲法传教

昔日，法王都松钦巴在门隅[176]拓仓（dom-tshang）修行之时的施主门隅王札彤（grwa-thung）之后裔摩那（mo-na）、臧米（tsang-mi）、噶杂惹(ka-tsa-ra)、嘉噶德（rgya-gar-ste）每个部落以及具有一万户之主——门隅王顿珠（don-grub）前来拜见法王，敬献有无数礼品，并将其一子赐予法王，请求法王在门隅建寺。圣地拓仓绒(dom-tshang-rong）之施主前来修建，法王赐予"持金刚"之寺名，后变为圣地达结（gnas-dar-rgyas)。如是，法王于此地做有关事情一年有余，利益无数众生。复经过耶绒（gye-rong）地方，京俄仁波切迎请，前往雅汶（yar-von）之方向。当过雅茄（yar-chab）河之日，京俄仁波切师徒从帕日（pha-ri）前来迎接法王，当迎请的队伍到达河的对岸之时，刚看到法王的队伍之瞬间，法王即坐于京俄仁波切之坐骑上，遂使所有师徒对（法王）生起敬信，并行无数礼。法王与施主同时看见圣地桑日康玛寺（zangs-ri-khang-dmar)[177]，法王于此地又看见了大师麻吉(ma-gcig)[178]和决域噶举(gcod-

yul-bkav-rgyud)[179]的诸位上师。（法王）抵达泰（thal）地，迎接队伍前摆放着胡拉（hu-la）王敬献的大幡等供品，法王使京俄仁波切等诸多不同教派的僧人及以札觉巴仁钦桑波(brag-cog-pa-rin-chen-bzang-po)、隆德惹绛巴（lhun-bde-rab-vbyam-pa）等堪布、轨范师、上师为主的所有僧人获得满意的财物和教法，于此地还经常看见大师帕竹巴（phag-gru-pa）。此后，法王与施主一起抵达桑耶寺，看见莲花生、菩提萨埵(bonghi-sa-two)、菩提王臣等无数幻影，此等亦显现为虹光和花朵，意乐着众生。

第十二节　藏传佛教有所颓废、教派斗争日益增多

此后，法王与施主一起抵达秦浦（mchims-phu），第三世法王让迥多吉昔日曾在此地建有静修室，法王遂于此创建禅院，任命贤者隆钦巴(klong-chen-pa）为住持，上师克珠巴（bla-ma-mkhas-grub-pa）等人将此禅院之相续称为“旧秦浦”。但是，此时佛法颓废，法王看到修行者甚少，遂创建新禅院，将秦浦地方的庄园赐予此禅院，任命贤哲塔布松惹莽彤(dwags-po-gsung-rab-mang-thos）为上师，遂使此禅院修行纯洁、道行增高。此后，噶松日增玛（bkav-srung-rig-vdzin-ma）和桂波达热(rgod-po-ta-ra）不准让修行者到别处修行，虽对禅院略有伤害，但加大了惩处力度，遂使禅院护法之名声渐次增强。京俄仁波切甚为虔诚，顶礼法王之足，由于对法王十分敬仰，其眼泪如泉水不断涌出，法王为其启请和祈祷后离去。昌波森格岗巴（vphrang-po-seng-ge-sgang）将多杰札杂（rdo-rje-brag-rtsa）寺敬献于法王，法王封其为“上师”。后法王从

色拉(gser–la)前往拉萨，据说，隆波仔（lhun–po–rtse）王顿月多杰(don–yod–rdo–rje)[180]手中得到水晶的同时，瞬间即消失，落于拉萨的法王手中，后包裹起来将大部分水晶送到隆波仔宗中，使众人既惊奇又喜悦。

总之，弥勒佛（rgyal–ba–byams–pa）授记曰：“因将佛祖释迦牟尼像置于黑寨之中，故使整个佛教衰败，尤其是藏传佛教衰败，认为殊胜化身是一种不吉祥之征兆，故本教徒遍布藏地。若于释迦牟尼像前修建一座僧侣纯洁修行地，即可使佛教复兴。”法王连续听到三次，如此想到奈巴庄园（gzhis–ka–snel–pa）自形成以来，虽庄园主是三代法王之施主，但不能自主(行使权力)，也不按（法王）之命令办事，庄园之外面也不容许僧人居住。但是法王又想到不按弥勒佛之授记办也是不行的，若在噶玛札仓（karma–gra–tshang）之驻地修建噶玛禅院的话，可使三士道传承弘扬光大。

浊世之沙门和婆罗门唯有贪财，大多数人舍不得离开家，他们的心已经被魔众搅乱。表面有出家之标识，实际收集所有武器，开始陈兵布阵。所有的人只图有佛教之名而非实际修行，闻此情的所有僧俗众人也意境错乱，称为“恰巴格桑却吉嘉措”（bya–pa–bskal–bzang–chos–kyi–rgya–mtsho）的贤哲也建有如此（虚假）之修行地。恰巴万户长（bya–pa–kri–dpon）等具有信仰的施主明确下令进行惩处，并请求（法王）赐教，红帽法王[181]也请求说:“像建有这样的修行地，不合适。此责任，由我单独承担!”恰巴万户长之强烈的请求书中曰：“处理此事正值时机，我独自去办理。”工布的所有汉官(rgya–bdag)请求说：“工布的军队已经立下誓约，（随时可以出征）。”王顿月多杰和嘉摩悦色瓦（lcags–mo–vod–zer–ba）等人请求说：“我们领地上的此宗教，无论如何也不可以如此，（如何处理）请赐教。”法王对此言道：“所有这些请求书，吾都亲自阅读。对此吾对任何一方有益之事也不伤害，尔等僧侣之施主若秉承佛法办事的话，亦为吾之主张。对吾而言十分明确，若对他人有危害的

话，非吾之随从。”并下达命令“神圣佛教是唯一的宗教”。若看（法王）对外颁发的文书，或看真实的问答文书，有所谓的“如此前行”，显示其真正之意图。其反复祈祷，亦是其最佳之赐教。赐予一些善行，遂产生信仰敬事之心。

红帽系法王呈递有灰心之文书，文书曰：“恰巴万户长，尔系佛教之教主，如若尔不护法的话，像我们这样的人只好待在那里，对所谓的‘神魂’有着无比的灰心。将来，唯有恰巴万户长承担此重任，消灭雅、孔、乃三(yar-gong-snel-gsum)[182]政权，建立藏巴政权[183]。”当两三万军士向吉雪(skyid-shod)[184]地方进发之时，法王驻锡则拉岗(rtse-lha-sgang)。彼等虽得到红帽系法王的保护，但也要向法王呈递、赐教。此后，派遣快速信使到则拉岗，（法王）复起草重要文书。故恰巴万户长为此也写有不能灰心之文书，吾都亲自见到先后之（文书）。仅从后面之（文书）看，不仅得到红帽法王的保护，而且也有法王本人之赐教，作者等人的生命、财富、所依等全部是（法王们）赐予的无畏之布施，显示出了所谓“世界上之圣者是以怨报德”的真实传奇，吾对此传奇产生有无限敬仰之情。

第十三节　却扎嘉措采取措施复兴佛法

此后，（法王）前往乌堆（dbur-stod）方向，魔众之幻变的大风从四面形成狂风被法王以三摩地制服，瞬间即消失，止贡派的所有僧俗众人前来供奉，街上聚集有五六万人，修禅也使（众人）见面，听经后获得敬信；请求教诫，修禅必产生殊胜之信念。（法王）于德钦琼阿（bde-chen-khyung-ngar）地方建禅院和密乘僧院，康巴万户长(khri-

khang-pa）前来供奉。（法王）于柴瓦喀却赤塘（khre-ba-khavi-chos-khri-thang）闭关修行时，看见智慧护法黑鳖神（ye-shes-kyi-mgon-po-ber-nag-can）和吉祥天母之修行功业。止贡王仁波切（dbang-rin-po-che）和苯仁波切（dpon-rin-po-che）兄弟三人等从很远的地方前来迎接，抵达止贡梯（vbri-khung-thel），居住在蔡乌喀塘（tshevu-khavi-thang），为法王敬献有王之纯金衣服、大红僧服、旃檀柱套等无数礼品，法王为王仁波切创建的大佛堂中的新大佛开光。此时，噶举之佛法衰败，尤其是止贡派深奥之佛法和经籍得不到弘扬之时，法王思虑需要复兴佛法，遂于法会上讲授宁玛派之经、仁波切叔侄之所有深奥之教法以及《六大手印之导引》，特别还为王仁波切讲授了《大手印之修持——噶举之次第》，播种禅修之种子，制定有堪布之任命等规则，也制定有佛教教规，使止贡派的教法得到恢复。于此地，法王经常可以看到赡部洲护法等神。

达协茹瓦（stag-zher-ru-ba）也前来迎请法王，并答应不危害出家人。当抵达夏坡桑（sha-pho-gsang）时，米聂（mi-nyag，亦译“木雅”）之许多茶商敬献有大量礼品。在当雄（vdam-gzhung），法王为上师之灵塔修建有金顶，并为月贡寺（yod-dgon）制定有寺院教规。札卧贡巴（bra-bo-dgon-pa）敬献有扎西达林（bkra-shis-dar-gling），法王创建帕摩（phag-mo）之修行祭供地。于达隆颇多霍（stag-lung-phod-mdo-ho），康巴（khang-pa）父子二人前来迎请后，以堪布和轨范师为首的所有僧人也前来拜见，并敬献有大量礼物。

是时，一些零星病[185]传播至村寨，虽然有许多种零星病，但是无有任何伤害，（法王）使诸多瘟疫断绝。工布先后有许多邀请者，尤其是除了法王，（彼等）无有其他任何想法。工隆巴（kong-lung-pa）统治者王顿月多杰（don-yod-rdo-rje）的得力助手大施主绰拉胡惹（vbro-la-hu-re）对法王说：“法王您到达荒芜之地，荒芜之地上年代久的木棍会生

火，年代久的青稞会酿酒，年代久的猪会有肉。如果您未到达的话，老狗一定会长久地守在那里，吃冰凉的屎。”为此依万户长们之见，对无有能力敬献财物者，要下达威严之文书。法王对此曰：“工布地区以前未有改造的地方，现在也不要去改变。”法王遂笑着允诺将这些物品赐予（彼等）。

此后，（法王）从隆雪（klung-shod）地方前往娘卡（nyang-kha）方向。名称为“白岩神水”（brag-dkar-lha-chu）的山上清楚地显现天然的金刚亥母之像,密法洞中有三支清泉，天天不断地流出甘露水；若至中央，中心有幻化法轮等，每个法轮中塑有许多佛；顶梵天洞、耳眼之沟等圣地大门敞开。若问此处有无脚印，回答道：“有！请看岩石之侧面。”若看的话，就可以清楚地看见米拉日巴之脚印，但是虽然吾等已看到，若请赐脚印的话，回答道：“那么，那边有六字真言。”因发出低沉的嘛呢（ma-ni）之妙音，（法王之）右手指一触及岩石，随即就犹如书写一般，瞬间就出现有像雕刻出的藏文字体一般之六字真言，于是法王即在此圣地建禅修院，任命了上师。后受命前往那普（nags-phu），路途亲见大师莲花生等之尊容。抵达那普地方后，仓萨瓦(tshangs-gsar-ba）敬献的一乘骑死后即出现有无数舍利。于那多塞岗(nags-mdovi-gsal-sgang）地方，请求朝拜岩石沟，法王用手一指使许多岩石融化。当到达札松（brag-gsum)[186]，清晨看大幡之时，出现有许多彩虹和花雨。对于略有破损的寺院，法王即进行修复，法王还驾临措秋（mtsho-chu）和米聂多丹（mi-nyag-rtogs-ldan）创建的多钦(mdo-chen）寺等。札松巴总管（brag-gsum-pa-spyi）交有许多差税，法王依止香瓦（zho-ba）佛殿，扩大了禅修院。从工布渐次到达札琦岩（brag-phyi-yan），上下工布（kong-stod-smad）各地迎请者无数，当抵达萨普（gsav-phu）后，看见噶举派的所有上师也前来。在色摩聂赤（se-mo-gnyan-khri），以国师仁波切（govi-shri-rin-po-che）之转世活佛和扎西顿珠活佛(drung-bkra-shis-don-grub)

为首的所有政教首领及上师前来迎接，觉托三围（gyang–tho–skor–gsum）、下工布（kong–smad）所有僧俗众人汇聚在一起，十分喜悦，各自表演了舞蹈等节目，并供奉有大量礼品。尤其是在雍仲仔（gyung–drung–vdzin）地方，昔日之老妇罗丹（blo–bde）之子系——施主绰拉胡惹（vbro–la–hu–re）敬献有百匹骏马，其他还有敬献二三十匹骏马的无数人。（法王）于果称（lkog–phreng）修建禅院。当抵达则拉岗(rtse–lha–sgang)，法王之棕色乘骑死去，瞬间变为虹伞后消失，并出现有许多风交花雨和舍利。法王看见黑仓库后，复新建碉堡，并于此新增印度持金刚之狮子座。“若(法王您)是一切殊胜地方之赡部洲教主——名称为‘无比大贤哲吉祥益吉辛达(yid–kyi–shing–rta)’的大持金刚，就需要发展印度之金刚座[187]和摩诃迦罗[188]之教法。”像上述之内容的邀请书不断送来。从优秀的噶、绛、香三译师[189]繁衍出来的大译师——名称为“夏鲁译师”念诵梵咒：“雅札秀帕颇玛乍尼萨噶拉苏喀哒玛哒羌玛曼遮喇拉木嘎惹夏惹塔米达胡胡孜札萨嘎比玛拉嘎拉哈瓦力哒克拉梯喇那扎勒琇木”（ya–tra–shu–bha–bhomaspra–ne–sa–ka–la–su–ga–ta–ma–ta–bo–ma–manta–lva–lam–kva–ra–sha–ra–da–mri–ta–hu–hu–tsi–pra–sa–ka–bi–ma–la–ka–la–ngha–wa–li–tva–khi–la–diglantaleshum），吾之堪布为此写有祈祷词。却迥贝桑波（chos–skyong–dpal–bzang–po）及其弟子洛卧译师贝丹札巴（glo–bo–lo–tsva–ba–dpal–ldan–grags–pa）为法王侍从之时，即成为译师。有诗曰：

任何吉祥之地皆为善逝圣地，
教派变为虚空坛城美丽装饰，
犹如秋天之月亮明亮而无垢，
洁白之月亮照耀所有之坛城。
具名、兴盛、清凉之龙脑[190]已布满，
聪明、美名、珍贵、具吉祥之上师，

拉玛帕（lamaba）、噶玛（karma）、祥仔（sho-tse）之美丽足莲，
大菩提之雨降至圣地艾蒽杂（ae-ranta）。
河之圣地具吉祥大堪布之心，
继承者于地上叩头百遍敬信，
具吉祥上师您之行为受崇信，
功德之根基广大、深远而具名。
获得真实七试人[191]妙善之功德，
吾等沐浴慈悲大菩提之雨露，
赡部洲之众生心生大喜大乐，
无垢之眼定要观看且心思想。
为一切静思作赞词和唱妙歌，
所有无垢源自吉祥圆满佛法，
具有美名和显赫权势上师您，
愿意观之且所有愿望可实现。
任何许诺和承诺皆如愿实现，
本人具有威德、声望以及财富，
本人尚有资粮、智慧以及功德，
无有利己专门利他视为高尚。
为此一味追求具吉祥利他事，
为积聚最宝贵之功德而勤奋，
未做利他之事视为无菩提心，
无有做菩提之事究竟为何方。
佛教认为利他则是圆满自己，
变为菩提者得到诸普贤赞颂，
其他形式之情形和所有因缘，
无有菩提心何谈永世皆遍知。

藏历三月水曜日。

写于诸多菩提树之树叶上，如同称为“吒界斯勋弩”（dgra-gcan-zin-gzhon-nu）大学者即昔日之六庄严[192]二胜[193]的书函一般，词义丰富美丽。此书函的藏、汉两种版本都保存于楚布寺的仓库中，吾亲自看见，但是现在此书函之原版本已经不见了。

曾也出现过玛嘎哈（ma-gangha）王迎请之书函，此书函、八大圣地之土石、吉祥山之加持物等由佐给其美贡布（dzo-gi-vchi-med-mgon-po）等人敬献。所谓“圣地之供品”中的土石变为一百〇八圣地之土石球，而后又由此做成一个灰白蓬松的大球，直至今天还可以经常看到。（法王）对吉祥山之大成就者们赐予会供曼陀罗[194]和信函，从而显现净相，无疑与彼等进行讨论。此后，法王抵达察隅（phrag-yul），复遣人送去赐予彼等之答复函、金刚座之供品、锡兰洲[195]众人行善之书信等。于茶朱蔡（phrag-grum-tshal），修建禅修院之根基。于此地之寝房中，每天夜晚出现白色虹光。虽然人们传说“白天可见星星，夜晚可见彩虹”是不吉祥之征兆，但是一旦修行菩萨之时，此等全部忘记。就像十二眼（mig-bcu-gnyis-pa）降生小孩不久，争吵、烦恼、仇恨就犹如树影，早晨出现，晚上即消失，就如同甘蔗榨出糖一样甜美，何有不吉祥之说。大师降生不久，即笑着大声说：“此乃是吾之最后转世。”随后向每个方向迈了七步，惊奇地说道：“赡部洲之影子未照射身体，若证觉（即成佛）即可独自享受甘蔗等之精华。”

此后，法王平息了茶隅地方人们的大骚乱，于杂孔（tsa-gong）圣地之沟头建禅修院。此后，前往帕月（ba-yor）地方，祭奠楚布活佛之逝世，并于扎西宗(bkra-shis-ljongs)建寝房，设置刹土神之密宗传承师[196]，于帕月地方设置有刹土神之酬供食子和酬补供物[197]，并对杂日（tsva-ri）山之五新圣地颁发山规之令。前往茶隅地方的路途，所谓“香达九

（shang-stag-bcus）之白土，填平嘉拉仔度木（rgya-la-rtse-sdum）之山顶”之日杂瓦（rivi-rtsa-ba）、蚌秋隆（sbang-chu-lung）、梅热（me-rag）寺、杰冲（rgyal-grong）寺等各自所属的僧俗众人（向法王）敬献有礼品。赍降（vjigs-skyob）寺请求（法王）修建圣地，一部分人请求修建禅修院，一部分人请求修建布施房。法王在达庞茄那杰康（rta-bang-chab-nag-rgyal-khang）之沟头静修之时，经常听到洁净无垢等供奉音乐声，遂绘制大幡之华盖。（法王）为工隆惹（kong-lung-ral）三寺制定有《白印法》以及噶玛教法与政治、密宗与政治等两方面的法规，使所有人得到利乐。

此时，东印度的一位比丘名称为“室拉萨嘎”（shri-la-sva-kar）为实现其唯一的愿望来到（法王）身前，得到大的信仰，（法王）并赐予印度的两位学者和国王书信。对此若听到昔日之传说，金刚座之堪布“吒界斯勋驽”（dgra-gcan-zin-gzhon-nu）和东印度大学者“益吉辛达”（yid-kyi-shing-rta）以及其后依止此受居士戒，当法王听到这些事迹后，遂显现金刚座之堪布“吒界斯勋驽”，其正在给大学者“益吉辛达”书写信函。

（法王）在林波且蔡（gling-po-chevi-tshal），出现皇宫派遣金字使者即将到达之先兆，祈愿金字使者平安抵达卫藏、阿里等地，不会出现乱世。于是暂时安定，但在玄冶护法[198]之圣地初次听到打击之声。以后每个月期间，其他铁匠无有能力打造铁器。（法王）抵达支拉仔诺(gri-lha-rtse-rnon)，得到此地众人之供养，并于惹喀（re-kha）寺设置有酬供食子和密宗学院。于达瓦（rta-ba）之山洞中进行了两个月的静修。后抵达波卧(po-bo)[199]地方，于斋摩秋多(bre-mo-mdo)地方创建了那杰林（rnam-rgyal-gling）寺；此地以前有座大桥已断裂，法王做善事修好了大桥；平息了波工(po-kong)[200]之纠纷，在波卧上部的玛库塘（mar-khu-thang）修建有寺院。

第十四节　明代皇帝赐予却扎嘉措礼品等

因汉地之金字使者近日到达，故法王又前往工布地方，琼托（khyung-tho）地方的杂辛堆瓦（rtsavi-shing-tshul-ba）和绛堆瓦喇嘛札杰（skyo-tshul-ba-bla-ma-grags-rgyal）将上中部寺院等所属的土地、领空等全部敬献于法王，并将仓库管理者和煮茶者交给法王。（法王）为明代已逝世的皇帝诵经祈愿，为当今皇帝祈福。此后，皇帝的金字使者大国师扎西桑波仁钦（bkra-shis-bzang-po-rin-chen）和灌顶国师洛追桑波（blo-gros-bzang-po）等人奉旨前来，为法王送来皇帝赐的一百五十块茶、一百匹彩缎表里、三十余根旃檀木、两个大银饰器具等；皇太后赐予的六个金柱幡以及诸多特制佛器；顿法王（don-chos-rje）、杨法王（yang-chos-rje）、色拉法王（ser-ra-chos-rje）等宫廷中的法王以及王太监（wang-thavi-rkyen）等宫廷中的所有大人们各自都奉献有无数礼品。（为谢皇恩），法王组织僧人诵经祈祷，祝赞皇帝长寿。

以前，由于从波卧（po-bo）到粗洛普（tshur-glo-bu），那边对法王未有服侍的托喀囊索（thog-kha-nang-so）、嘎那宗巴（ka-nam-rdzong-pa）、雅梅巴（gyav-dman-pa）等地首次来到波卧官府拜见者无数，敬献有以三十多匹骏马为主的礼物。此后，法王抵达赛普（gsal-phu）地方，住在山崖上的侍从们敬献有刺蘼念珠，法王建阐修院，并于幢上置有寝宫之基。同时，赐予二位国师金字使者满意之教法，且得到信念。于则拉岗（rtse-lha-sgang）法王为金字使者们显示佛尊容之时，出现有诸多奇异之征兆。为扎西班觉（bkra-shis-dpal-vbyor）授予噶本（kar-dpon）职位后，又授予噶玛寺司徒之职位。

总之，汉地的官职分为政治官员和宗教官员两个系统，由此而分出许多高低不同的官职，这些官职除了皇帝任命外，其他任何人无权任命。

第五世噶玛巴德新协巴回到藏地之时，大明皇帝因藏汉两地距离甚远，谕旨不能及时到达。故法王做重要教导曰：“对法王本人请示皈依之处，无论（藏地）的政治官员和宗教官员任何一个系统的职位，无须问吾，必须由法王亲自任命。所增加的职位，由吾决定，故此国师和司徒等职位是由吾任命的。司徒是元代之官职名，此后延续下来。为当今皇帝社稷如一、龙体长寿，请僧人们到汉地的噶尔寺（kar-dgon）、灵谷寺（ling-gu-sivi-sde）、大都寺（tas-tu-kar-sde）、五台山圣地（ri-bo-rtse-lngavi-sde）、文殊幻化寺（vjam-dbyangs-sprul-sde）、临洮寺（shing-kun-kar-sde）等地虔诚供奉，祈愿天下众人皆弘扬十善教法。”此后，金字使者们又返回皇宫。

第十五节　却扎嘉措对法会的贡献

（法王）做有二十支[201]仪轨，于佛教四大节日[202]，尤其是藏历一月的大神变月的一日至十五日期间，供奉无量佛，有珠宝阿利眼（a-li-mig）、各种颜色的水晶器皿、红紫黄三种颜色之金饰、银饰器皿、景泰蓝制成的各种供器，此等宝物藏区是前所未有的。法王全副盛装礼拜，并从一大早开始即进行大祈愿法会。如今的大祈愿法会中之回向是法王本人之佛教净治福田之祈愿，唯有法王从舌上念诵。此日寺院所有僧人回向闻而念诵，午后演出许多佛之本生、汉藏大成就者们的经历、转动法轮王、汉藏蒙之王、阿修罗、帝释天、四大天王等各种舞蹈和游戏。总之，此时法王经常以金刚跏趺坐、双手合十、双目注视而不分散，世间之闲言乱语不说，除了少许佛法之漫谈而不大声宣讲，不动摇经常唯一之持定。无论法王的寝帐抵达何地，拜见者从远地而来甚多，有的需要三天，大

部分人需要五天或七天。法王每天除了接见朝拜者及例行之法会，大部分时间用来修持闭关，从不去观山散心等。故此，营寨的人们也难以拜见法王。虽有无数之珍贵情缘，但在神变月期间，一大早有营寨之拜见者，午后所有街上的人们前来拜见，崇信者们唯一想的就是拜见法王，不管高低贵贱众人就像营寨过新年一样极为欢喜非凡。

此后，在卫藏的拉萨和喀如顶（mkhav-ru-steng）等地方用一种汉地帆布制成的大帐，称为“天蓝色的房子”，内有一百根柱子的彩幔，窗户和门边上绣着金鸟和金龙，帐幕上绘有身着盛装之少年敬献供奉品，神殿顶上镶嵌着大明皇帝赐予的大如拇指、小如豌豆一般的白红黄蓝各种颜色的珍珠，在十三层华盖的第七层环绕有一庹半之珍珠。（法王）头顶上有珍珠华盖，其身后放置有幔珍珠靠垫和软座垫。若要说放置的珍珠大幡等殊胜供物，卫藏四如[203]的主宰者王顿月多杰（don-yod-rdo-rje）等人也感到十分惊讶，犹如人到达天界，虽十分稀奇，但丝毫也未有询问之勇气。蒙塘嘉木样巴（sman-thang-vjam-dbyangs-pa）等人十分好奇地说：“哎呀！难道是做梦或是幻术，又好像是来到多闻子[204]的宫殿。”佛像及丰富的供品主要以汉地雕刻的十尊佛像为上品，藏于黑仓库中。若看营寨中的佛像及供品，就更不必说行旅之仓库中的那些（佛像及供品）了。营寨中的所有礼物，当然是历代法王所存放。对此除了多贝益西（rtogs-pavi-ye-shes）知晓外，任何人也找不见一个放满礼物的箱子，诸位国贡巴（guvi-gung-pa）也不知道。对此吾亦清楚地记得非法王之推测。但是若看以前第五世噶玛巴德新协巴等人之时，稍微出现一些线索，放在神殿中的大佛龛，以前的佛盒长有三十二量度，但是至前世法王时，（佛盒长）有十六量度多，后来只有七八量度。

二十支仪轨最初是在萨普（gsav-phu）降神之时即藏历九月十五日设立的，为此氐宿月十五日三大节日相聚[205]。樌宿月[206]四日在法轮节日中唯有进行祈愿法会；神变月的半月期间，可以进行祈愿法会和舞会，此

期间出现有虹伞和花雨。鹫虽不会飞抵工布地方，但鹫在天空盘旋，遂于大地上生长有花朵，降下阵阵香雨。（法王）的每件事情都有无数奇异之景象，吾无有胆量详细记载。

总之，法王坐在哪里，哪里即经常出现彩虹和花雨；法王抵达哪里，哪里即病及瘟疫断除。当法王到达迦杰（skya-rgyal）、隆董钦波（lung-stong-chen-po）等地时，大街上经常聚集不少于数万人，白天转经，夜晚议论神鬼转经并出现奇异景象；所有牛、骡、狗死后即变成彩虹、花雨和舍利，此等也会出现文字。以前营寨的许多人虽然亲眼见到，但各自未有记载；营寨的官员们也不能做买卖，利用资具不可求神问卜。三续[207]智慧空行大海佛和金刚界佛等所有大小坛城之音乐和舞蹈之间，（法王）可独自胜任。决断和六法之美好誓愿，《中等子续》为十个字；大日如来、护法神与马头明王之小咒，大的有四亿字，中等有三亿字，小的也有一亿字，若不念诵的话无以计数。

第十六节　却扎嘉措制定政教两方面的法规

各寺院有上师们、国师们、大官、小官；此下有执法者和执法侍从，彼等属于营寨阶层的人员；此下有上、中、下三等徒子徒孙，彼等在文书中又分为多种。每三个多月，国师即担任法官，轮流任命三十多位执法者。（所有执法者）不准愁眉苦脸，在法场不准穿补缀衣服和破旧鞋，不可穿单一的披单；除了大人（指官员）的坐姿外，不可有任意坐姿以及伸胳膊、跷腿等不雅之坐姿；所有谈话、问答、议论等要根据地方官员的类别等执行，不得有任何偏见，法律文书不得随意翻阅。

信使拜见者等无论有何事，要由二位卓尼官(mgron-gnyer-dpon)[208]在法房中接待，此后请示大侍寝官和国贡巴，并依次启请。所有到达的宾客，开始要由轮流的执法者们基本招待，此后依次由法王之囊索（nang-so)[209]和国贡巴等人接待，宴会上不准摆放肉食，也不可直接往营寨里拿肉食。上等人要从根本上戒烟和戒日酒[210]，妇女不可以住在寺院。执法者轮换期间，一定要向房东发誓说："我做的法律事务已经完成。"如此，营寨的人非常之多，无论内外任何地方都不会出现战争和暴力，故所有众生对（法王）十分敬信。长寿殿、马头明王殿、摧破金刚殿、集要义殿、护法神殿等五敬事[211]佛殿，有负责之大管家六十多人，每位大管家下属不少于五六位大小官员以及不少于十位执法者。总之，大部分执法者外出，被安置于仆从之寝室。据文字记载，彼等七十多人是仲科（drung-vkhor)[212]和金字使者的所谓"大小膳食官"。彼等由于缘分，少数人为接待宾客者。所有卫藏地方皆赐予营寨之小官三股佩索和围裙，赐予大官软座垫和围腰，吾曾干过（此职）十三年。

马队出行之时，亦由手持经幡和乐器的大小领队之驮骑，前行者之马队前有一位骑着白马、身带神殿之佛像、头戴金帽的骑士，马队后有以国贡巴、国师、上师、本钦（dpon-chen）等各级官员；彼等左右有许多挥舞日月相合图形者；所有执事者皆头戴顶帽，国贡巴和国师的执事者身穿官服[213]；　唯有获得红色鞍套和鞍垫之上师以及身穿官服、头戴圆形帽的本钦等大官员，编成一马队，彼等不可出现马具破旧、服装破烂等现象。如此边上不少于三百俗人，编成大的骑队。同时，出现彩虹和花雨。

总之，法王身前的两位细致的上师敬献佛经时，法王无论春夏秋冬大部分时间都在一小茅庵中闭关，进行闻思修。大国师为大官员之知事僧、轨范师及侍从们讲授灌顶、密宗、显宗之实践；大喇嘛讲授《决断》和《大手印六法之引》。官员们除了关注马鞍、骡垫、服饰外，不关注

（佛教）之资具；彼等一旦离开营寨，即到有幔大门之帷顶花[214]寝帐中，披上布披单、自由自在地坐在那里，饮着热茶等，并派遣有内哨。天黑时无论得到马或骡，只要骡马满厩，即（心满意足），至于自己的马鞍、骡垫等事项全部交给侍从去做，彼等对闻思修极不感兴趣，故被称为“央瓦囊巴”（yol-ba-nang-pa）[215]。此后，像这样的人多时，由于在幔帐中坐不下，就坐在一大花帐中，故被称为“察谷囊巴”（khra-gur-nang-pa）[216]。此二者中具有高尚善行者们各自在一小帐篷里静修，随着人员的增多，故被称为“本波日瓦”（dpon-po-ri-ba）；由此又出现的静修者，被称为“扬日瓦”（yang-ri-ba）。此后，“央瓦囊巴”们为了得到一间有幔的房子，甚至两个不同教派的人合住在一起，许多佛教密修者、苏莽（zur-mang）遁世者[217]、嘉敦（rgya-ston）遁世者等到达山中（修行），其他大部分人被任命为“执事房东”。在“扬日瓦”之禅修院，（法王）任命一位善行低的人为“乌则”（dbu-mdzad）[218]，每天在寝帐之外为（彼等）传授《七支要法》。（法王）未有闭关时，每三天都要汇报一次境相[219]。有如此之政教两方面之大法规，（法王）设立有大祈愿法会，并做出奇有之事迹。

第十七节　却扎嘉措在珞隅、门隅等地的一些活动

（法王）抵达卧塘（vo-thang）和普邱谷（bu-chu-skor）地方，于工隆惹（kong-lung-ral）三寺颁布《大善行之细则》。后暂时住于则拉岗，于夏木波（sham-po）圣地的新寺中新建佛殿，并驻锡于圣地。森波（zing-po）地方的施主旺秋（dbang-phyug）前来迎请，当法王献供以及为众人

讲经时，天空降下的雨犹如蜂蜜一样甜，天空出现有三个太阳。（法王）又抵达卧塘（vo-thang）地方，为营救狱中深受苦难的杰括桑波（rgyal-gog-bzang-po）三兄弟，法王于此地住了两个月，使双方皆获得利乐。在惹雪诺撤(re-shod-no-vphrad）的吉绛寺（vjigs-skyob-kyi-dgon-pa）和隆珠新寺（lhun-grub-dgon-gsar)，法王弘扬兴盛之教。此后，法王抵达斯波奔巴岗（zing-po-vbum-pa-sgang）,在欢度藏历龙年（1496年）新年和大祈愿法会之时，以前返回皇宫的金字使者们在路途的驿站中遇到大火，使许多人从夜宿地失散。法王用手指卜算后，立即使彼等团聚。法王知悉工布出产有各种青稞后，马上（派人将各种青稞）敬献于皇帝，使众人皆喜。法王驻锡于则拉岗之多闻园（rnam-thos-tshal)，桂丹（gus-ldan）地方的大施主恰万户长扎西达结（bya-khri-dpon-bkra-shis-dar-rgyas）及其子国师却吉札巴（govi-shri-chos-kyi-grags-pa）等四百三十三名官员、仆人如同佛降生于多闻园一样，前来迎请和拜见法王，并敬献有数千钱黄金、王母一肘之珊瑚、水晶器物、三顶日殿寝帐、二十三匹马和骡、许多匹上等的绸缎等。此时万户长敬信之泪水如同夏天河水一般涌出，不由自主地将金银财宝等全部身饰敬献后，并将发新献于法王手中，请求出家为僧，诸家眷再三请求，其嘱咐说要护持社稷如同佛法一样的话，将会利益众生。法王亦答应其前往，其患有一种重病。法王言道：“乃似一种病患。”其非常感恩戴德，故使此病患大略痊愈。于黑仓库中见到上好的衣服绣有许多孔雀之翎眼，并见到十圣地——汉地之万佛等无数庄严。（诸家眷）舍不得与万户长分离，由于法王之指令才将其引入外面。后前往察（phrag）地，著有《详细大法与大商》。昔日法王让迥多吉在珞隅（klo-yul）幻化为骑着狮子者驯服了珞隅，札噶之王(klo-gra-dkar-gyi-rgyal-po）等人前来拜见，敬献有野黄牛等，并答应奉行戒杀生等许多善行。此时，在杂日草山洞的一位神通修行者说：“去年说前去驻地，亦未有迎请。今年所有勇士空行[220]前来迎请，请前往。”

虽说帕央日寺(ba-yo-ri-dgon)等无有任何人前来迎请，但法王突然前往帕央(ba-yo)，摩罗唐惹木(rmo-lo-thang-ram)前来敬献礼品。于此地许多珞巴人也前来，敬献有当地的各种技艺，答应戒杀生以及献上许多珍宝，并承诺不损害杂日周围的圣地和在自己的家乡不发生任何战争。

（法王）前往扎西宗（bkra-shis-ljongs），于果摩山（sgo-mo-la）之勇士空行前来迎接，于惹玛山（re-ma-la）阅读《心性安息论》[221]和《白空行母》以来，自己在预兆山阿玛热胡迪（a-ma-ra-nghvu-ti）前面见胜乐等无数密乘诸神，此间还有许多幻影，如同排列的路标一般。在水岩上打开空行母脚印之圣地；在朗孔德钦（glang-gong-bde-chen）顶上说：“得到寺院”，遂从手中散失；于杂日安置有许多修行者，熟练念诵《修行口粮之常规》；使纠纷迅速得到平息，并念诵《大白法》。此后，红帽系活佛在噶丹玛摩（dgav-ldan-ma-mo）修建了新的佛殿和大佛，迎请法王前去开光，从朗拉(glang-la）经过帕央（ba-yo），初在察（phrag）地嘉札巴（rgya-brag-pa）等人发生稍微不和，法王使其和好。当抵达噶丹玛摩后，开光极为吉祥，并为以红帽系活佛为首的数万名僧俗众人赐予佛法之喜宴和二教派之教法。抵达则拉岗后，欢度新年祈愿法会，在林蔡（ling-tshal）地方创建自成佛母之念修，此后在朗绰蔡（glang-khrod-tshal）建立念修之方便。此等时分，如同巨龙狂吼般的雷声日夜常鸣，尤其是在娘卡（nyang-kha）方向刮起了红色、黑色、蓝色、白色等各种颜色的狂风，又有右旋和左旋等许多种狂风，连续不断地席卷而来，将娘卡许多树干刮断。当山摇地震之时，法王亲眼看到诸佛母，并做诸劫之赞颂。法王驻锡于那彤山（rnam-thos-kyi-ri）之时，波额聂（po-rngod-snye）三地、上下安多、卫藏等各地的许多大人物前来迎请，法王对喇嘛噶托巴悦色坚赞（bla-ma-ka-thog-pa-vod-zer-rgyal-mtshan）说：“在波卧（po-bo）吾之法座后面，吾亲手栽有一棵果树，树上已有三个成熟的果实。”喇嘛噶托巴悦色坚赞按照法王所言前去寻找。法王抵达萨

普德羌（gsav-phu-bde-mchog）宫殿，修建有外围的高大石墙。复返往那彤山时，绛萨塔木王（vjang-sa-tham）[222]那屯西饶（rnam-thos-shes-rab）派人送来迎请信。按照波卧迎请者的建议，到达鲁囊（klu-nang）。于此地洛绒（lho-rong）、囊索（nang-so）、香结（zhang-skyabs）等地的主仆前来迎请，并供奉有许多马匹等大量礼品。后到达翟摩秋朵（bre-mo-chu-mdo）地方，波卧的大小头人敬献有一百匹乘骑以及无数礼品。撒比瓦（zar-be-ba）地方的人们将所属的土地敬献出来，法王任命喇嘛悦色坚赞为那杰林（rnam-rgyal-gling）寺的住持，法王又到达工布地方，坚增（rgyal-vdzin）之施主老妇罗德（blo-bde）之子后裔敬献有大量礼品。波卧益贡（po-bo-ye-gong）和玛库塘（mar-khu-thang）等地的大街小巷聚满了朝拜的人群，献上洛嘉顿巴（lho-rgya-ston-pa）之礼品以及额巴（rngod-pa）之数千银两和三百头牛等，并请求法王为洛嘉顿巴之德顶（bde-steng）寺新塑持金刚佛像和修建额地的释迦(shvakya）寺。由于在撒比瓦（zar-be-ba）地方住的时间短暂，故许多佣人还未有侍候法王，以波卧、托喀（thog-kha）、囊索为主的许多地方都献有马匹。总之，波卧地方所有噶举派的寺院请求加持，法王祈愿每年波卧之政教事业昌盛兴隆。坚增（rgyal-vdzin）之老妇罗德(blo-bde）儿子之后裔扎西（bkra-shis）和卓拉胡惹（vgro-la-hu-re）请求法王前往彼等住所，法王用手触及卓拉胡惹之房柱子后，房里出现有许多柱子。于此夏（shar）[223]、门（mon）[224]王以及觉拔（jo-vbag）主仆多人前来拜见，敬献有无数礼品，彼等亦将发新献上，请求皈依佛法。法王给位于大海中统领有数十万渔船的驽杰（nu-rgyal）王写信道："请捎来九只海螺！"由于驽杰王虔诚敬信，具有先知之明，故敬献有（九只海螺）等许多礼品，据说此后又将回信送到法王手中。法王下令从汉地之森林中寻找五根紫檀木，找到后将中间的那根紫檀木制成诵经时之檀板。

法王在则拉岗欢度藏历猴年（1500年）新年，尤其是在新年的初八

见到弥勒佛，十五日见到释迦牟尼及其弟子。此后，多康噶苏(mdo-khams-kar-zur）前来迎请，并敬献有一百多驮大砖茶。如同昔日的许多预言一样，法王在扎西果称（bkra-shis-lkog-phreng）将莲花生大师埋藏的长寿泉水和长寿药丸取出，存放在宝库中。此时莲花生大师由四空行母环绕，讲诵了许多语诀和佛法，瞬间修行此等誓愿时，见到诸多无量福寿田及寿身。于此为恰巴（bya-pa）做佛事，扎西那杰(bkra-shis-rnam-rgyal）主仆前来迎请，从卫藏前来迎请者也比较多。因为需要为恰巴万户长的善逝做回向，故答应还是前往卫藏为宜，并使其他迎请者也心满意足，各自返回。

第十八节　王顿月多杰供奉却扎嘉措并夺取乃巴庄园

藏历猴年九月二十三日，法王从那彤山（rnam-thos-kyi-ri）返回驻地，看见贡尊第摩(kong-btsun-de-mo)[225]等护法神护送，仿佛亦看见天空彩云中有土地神马、狮子、龙等许多身形，并朝法王前进的方向行走。工布地方的所有信仰者怀有极大的悲痛心情，所有老的说唱艺人也唱出许多悲歌，并祈愿尽快前往。法王一行抵达察地，对内外事情皆做了吩咐。在珠木蔡（grum-tshal）委任智美桑杰（dri-med-sangs-rgyas），到达驻地还要经过水路及帕央（ba-yo）、杂日（tsva-ri），在朗拉（glang-la）家中恰巴行茶，回想起以前在囊索弘扬佛教。京王班桑（skyen-rgyal-po-dpal-bzang）和洛果瓦（lho-sgo-ba）前来供养，嘱咐要调解上下果地方的纷争。此后平息了至尊僧俗所有事情之纠纷，为札瓦（bra-ba）一带的人们建立了闻思修的居所。塔布谷热巴(dvags-po-sku-rab-pa）等沿途大

小部落皆供奉有礼品，在塔拉岗布(dvags-lha-sgam-po）山出现有许多幻境，并做大规模的供云。此后，从崩卡（sbung-mkhar）到达羌卡波(byang-mkhar-po)，于此恰果吉巴白玛达强旺杰（bya-sgo-gcig-pa-pad-ma-rta-mchod-dbang-rgyal）等人前来迎接，王顿月多杰也派人前来迎请，后抵达恰崩（byar-sbung）地方，欢度藏历鸡年（1501）新年，尤其出现有许多护法神之幻影。后经过查木萨(khram-sa)，在多门巴塘（rdo-mon-pa-thang）见到黑智慧护法神之面具，并亲眼见到护法神，在佛殿参拜了佛经和大成就者之预言，并递交于手中。抵达却杰伦布（chos-rgyal-lhun-po)，国师兄弟供养法王三四个月，并敬献有无数礼品，法王为善逝者做盛大之回向。喇嘛巴卧（bla-ma-dpav-bo）也到此地拜见法王，法王派人嘱咐在绰沃隆（dro-bo-lung）修建修行地。后经过噶尔巴达（sgar-pa-stag）至雅则（ya-rtse)，拉挲德瓦（lha-bsam-bde-ba）前来行茶。在热摩（ra-mo）出现有一头犏牛（般大的）佛之脚印，在隆布岗（lhun-po-sgang）供奉有无数礼品，萨霍尔（za-hor）王的后裔达孜瓦（stag-rtse-ba）前来迎请。在松赞（srong-btsan）忆起昔日的许多往事，并得到供奉。后经过梅卡（sman-mkhar)、香卡（zhang-mkhar)、溪卡伦珠林(gzhis-ka-lhun-grub-gling)、嘎杂（vgar-rtsa)、董伦珠拉寨（dol-lhun-grub-lha-rtse）等地，雅加本钦（yar-rgyab-dpon-chen）敬献有大批的礼品。法王修复了董达日则（dol-mdavi-ri-rtse）山顶上大师玛尔巴的法座，后此法座与协仲那沃拉（zhal-sprod-mnav-vo-la）山顶的(法座）皆成为法王之法座。如若祈愿天下太平，即可见到大师玛尔巴师徒和粗旺吉多杰（mtshur-dbang-gi-rdo-rje）所祈愿之吉祥。后法王抵达循扎西岗(gzhung-bkra-shis-sgang)，此时王顿月多杰用武力夺取了乃巴庄园(snel-pa)，成为庄园的真正主人。其他卫藏的大部分地方属于帕木竹巴管辖，虽统治数年，但彼等主仆亦前来行茶且迎请前往。当数万人聚集布满大地之时，天空出现许多奇特之景象。法王在沃惹（vo-rags）进行了盛大

的茶宴，并初次建立答复之规制。此后，法王与施主一同乘船渡过金水河，依次向乌玛巴协村（lumpa-shel-grong）、诺布格佩桑村（nor-bu-dge-vphel-bzang-grong）等地进发，此时色哲甘三大寺的僧人前来献茶。当抵达大法轮拉萨之日，以上下寺院两位法王为主的所有藏区的讲经院以及桑乃乌托（gsang-nevu-thog）之僧人以及贡茹西饶桑(gung-ru-shes-rab-bzang）等僧团、法王祈愿者、凯巴列却巴(mkhas-pa-legs-chos-pa)等为主的色哲甘三大寺、德觉绥(bde-skyor-zul)三寺等雪钦吉隆（shod-chen-skyi-lun）大小寺院的僧人聚集在各自上师的周围，数万名僧侣列队迎接。此时，据说法王曾预言："将会出现许多净相。"遂而天空出现有彩虹，并降下五种颜色的花雨，故使所有僧俗众人虔诚信仰，各自请求与法王善结法缘，法王使众人在佛法和财物等方面皆心满意足。后法王祈请为释迦牟尼佛涂金，并进行盛大的供奉，并亲见佛做了诸多授记。

法王于此地欢度藏历狗年（1502年），夏卡(shar-kha)[226]地方的康巴喇嘛等人和丹玛（vdan-ma）大成就者等多康之寺院的僧人敬献有数千包大砖茶和大量金银，使众人十分惊奇。巴卧却旺伦珠(dpav-bo-chos-dbang-lhun-grub）也遵照法王的指令，在绰卧隆(dro-bo-lung）建有修行地以及修复色喀（sras-mkhar）寺以及做增上缘，并将大量财物亲自献于法王手中，法王再三吩咐："你要好好地护持。"东方工布以尊者扎西顿珠（bkra-shis-don-grub）为首的部落喇本（bla-dpon）、嘉本（rgya-dpon）及施主等人敬献有大批礼品，并向拉萨献有周长为二十四庹的大鼓，尤其是运送大鼓时，将大鼓放在木车上，数千人也拉不动。当工人们毫无办法之时，法王下令让噶玛札仓的一百五十多名僧人向十方佛祈祷三次，然后用手指长的绳索就像鸟飞一般将大鼓安稳地放在法座上。此鼓不仅声音宏大，而且自然增长，大家齐擂发出惊天动地之声。

法王渐次到达楚布、北方一带的琇（gzhu）、尼木（snye-mo）[227]等许多地方，于此法王唯一看到自己，故写有金刚道歌曰："哎吗嚯！闪烁

着光辉之智慧坛城的许多画由谁来绘制？”并言道：“用大麻做成竹堡后，用手将丝绸画挂在门上。”如此照办后，献有一铜盆白青稞,播撒在琇(gzhu）和尼木(snye-mo）一带。当打开竹堡的门看时，竹堡上下皆布满密密麻麻的种子，当把这些种子收集起来，比以前尚要多。为报答恩德，遂建有青稞房，本萨色康玛（dpon-sa-gser-khang-ma）母子二人经常向噶玛札仓供奉食粮。

在大峡谷一带，昔日玛尔巴曾预言说，若快要到仁蚌（rin-spungs）庄园，王顿月多杰就会像财神之财富一样财源滚滚而来。法王吩咐绛钦却隆(byams-chen-chos-lung）各自以堪布为主的僧侣；嘉木样贡嘎却桑(vjam-dbyangs-kun-dgav-chos-bzang)等白哲域宗(vbras-yul-rdzong-dkar-ba)；班钦释迦强旦（pan-chen-shvakya-mchog-ldan）等色多坚巴（gser-mdog-can-pa)；贡东旺秋珠巴(kong-ston-dbang-phyug-grub-pa）等达那图丹南杰（rta-nag-thub-bstan-rnam-rgyal）之僧团；绒土米耶（rong-dur-mig-yan）的大小寺院的所有僧侣，各自以上师为主及大施主等需要列队。每个人也一定如同在此圣地一般，最应该如此去做，集中心力，虔诚信仰。据说有两三万人列队迎接（法王)，当展示大幅缎制佛像时，诸佛如同竞赛一般争相出现，天空出现有各种彩虹之华盖的形状，花雨飘洒在虚空，当人们的供奉品增多时，所有的贤者也消除了傲慢之态势，敬信之汗毛都在摇动。法王使所有的人得到满意的教法和赐予财物，各大寺院的所有师徒聆听许多有关佛法，亦使所有的人获得敬信，尤其是对于年轻的贤者就如同太阳之坛城一样开启智慧之门，大班智达释迦强丹(shvakya-mchog-ldan)之奇有业绩照亮心田。因见到大乘太师[228]圆满性相[239]，故法王在后藏驻锡期间，得到大部分人的供养和侍奉，诸僧团也进行数月的侍奉，闻习了许多显宗等诸经书。本人[230]聆听了许多不同之深奥佛法，心生诸多修持之断证[231]，故认其为最佳根本上师。法王在卫地期间，跏趺坐可将脚直接放置于头顶，流出许多冰凉之泪水，长久做祈祷。此

后法王指着大屋门槛下对王顿月多杰苛责道：“你的屋门槛下有一大块金石，你不知道拿取，吾从这里拿取一小块，非常有好处。”

法王于喀如顶（mkhav-ru-steng）欢度藏历猪年（1503年）新年，大慈寺之住持谷结（sku-skye）等少数师徒修多种自我解脱[232]，闻习独有之佛法。后法王抵达仁蚌巴邀请之地，任命王子阿旺那木杰(ngag-dbang-rnam-rgyal)为寺院领经师，其经常在身边侍奉（法王），并聆听有多种佛法。总之，主要以王顿月多杰为施主，经常不断地为法王供奉大量财物，也乐意经常对善知识[233]供养。近日（法王规定）除了名声之信仰外，不会强迫对佛法之信仰，暂时不可产生此思想，在热阿(ra-rnga)等地闭关修行。在大寺香(shangs)[234]方向正常居住时，信仰者敬献有近千包大砖茶，并送来大批财物。命令结聂盖（gyad-snyen-sger）三地之驮队等北方大牧主们前来迎请（法王），当大牧主们带着驮畜来时，法王在香地未有接受（驮畜）。不依靠部落的薪俸和差役，法王思虑经过北方措姆古(mtsho-mo-dgu)[235]前去多康之时，绛钦谷结（byams-chen-sku-skye）和王子阿旺那木杰二人不知何所适从，尽管每天昼夜哭喊着祈祷，也未有完成心愿，因此法王决定不管到何处也要为侍从们着想。部落头人也匆匆忙忙地赶来不分昼夜地说，要到香地的山洞里做侍从。丹玛赤本(vdan-ma-khrims-dpon)和噶玛赤列巴（karma-vphin-las）等人再三请求法王赐教，法王很久才给予答复。

第十九节　却扎嘉措在拉萨等地做盛大供奉

法王渐次经过绒钦（rong-chen）、羌塘（byang-thang）、秋卧（chu-

bo）、日尼塘（ri-snye-thang）等地，于藏历猪年（1503年）七月上旬抵达拉萨，将第五世噶玛巴德新协巴的本尊神——白旃檀八岁时的白度母像和大师玛尔巴像——名为恰库玛斯塘达协玛(bya-khur-ma-si-thang-zla-zhal-ma）等殊胜的身语意为主的塑像敬献出来；同时还为拉萨的大小昭二寺、蔡贡塘（tshal-gung-thang）、绛秋林(byang-chub-gling）为主的寺院敬献大量礼品；为叶尔巴（yer-pa）为主的大圣地供奉有无数礼品，并答应在释迦牟尼佛像前的僧人藏术巴（gtsang-hrug-pa）一个请求，但部落头人极力请求想在布达拉宫山的一侧建一寺院的愿望，法王未有答应。法王为拉萨东面的图钦却廓(thub-chen-chos-vkhor）寺奠基建寺。此时法王米聂巴（mi-nyag-pa）圆寂后，任命噶玛赤列巴继任。在图钦却廓寺任命囊索地方的丹玛赤本为（堪布）；因明轨范师为乌寨德列巴(dbu-mdzad-bde-legs-pa）和却杰莱协巴(chos-rje-legs-bshad-pa)；密宗轨范师为衮嘉巴(dkon-rgyam-pa）和洛追巴（blo-gros-pa)。在叶尔巴寺任命塔布热绛巴堪珠却杰丹巴(dvags-po-rab-vbyam-pa-mkhas-grub-chos-rgyal-bstan-pa）为（堪布）。工布的札雍（gra-yon）等人前来迎请法王，王顿月多杰的随从护送到鲁木巴驿站，雅加（yar-rgyab）大官员对法王极为信奉，并大加供养。后迎请到乃东寨（sne-gdong-rtse）地方，十六岁的拉斯阿旺扎西札巴（lha-gzigs-ngag-dbang-bkra-shis-grags-pa）前来拜见，许多随从和大人物请教有关修行五分[236]和塔布之四法等，法王给予奇妙之答复。一个多月来，著名的大师布木热绛巴仁钦却旺(vbum-rab-vbyams-pa-rin-chen-chos-dbang）写有草稿，将（法王）视为一位奇人。渐次经过塔布之中心地带，工布之迎请者以及各地送来的礼品无以计数，法王在（各地）播下利乐之种子。

第二十节　却扎嘉措对因明学的贡献

（法王）在则拉岗欢度藏历鼠年（1504年）新年，并进行祈祷。法王知悉国师之转世活佛于康地圆寂，最初未有告知。后来吩咐道：“（国师之转世活佛）的所有一切事项皆要由吾承担。”并将所有事情交给杰曹活佛（rgyal-tshab）。曾有预言曰：“于此三年无有任何障碍地闭关修行神圣佛法，终身会利益佛法。”故法王在那彤山（rnam-thos-ri-bo）自己的寝宫修建有一修行洞，闭关修证。昔日佛祖释迦牟尼所化徒众聆听神圣佛法，若未实现自己的愿望，即使在夏天的三月里也会闭门修行，如此就如同是在如来转识[237]王之田得到觉悟，可以获得不可思议之所有如来和殊胜佛教之业，无疑将会理解（诸法）。如是，雪域自在观世音之传承才渐次得到发展，此等（贤者）中也唯有法王做出殊胜两种制度[238]之伟业，使无数具缘之弟子成熟；法王著有《因明大全之述要》，此著作的内容包括有因明七论的大师著的《释量广论》《定量中论》《理滴略论》[239]如何编著；另外有关（因明）的四本论著[240]如何编著，并帮助找到了修习广论、中论、略论之捷径；拉释迦坚（lha-shvakya-rgyan）等人对因明七论做的印度注释[241]如何编注。总之，法王的著作亦称为《因明格言之河——摄理之大海》，未有参阅任何西藏之典籍，完全依法王自己的智力写成。吾[242]之上师杰塔惹巴（rje-dvags-ram-pa）说：“三世间[243]能言者中若有像吾这样的说客，很快就会找到，像（法王）这样的大师难以寻找；对此《摄理之大海》的作者，我要启请；此遍智一切的法王[244]与其他人完全不同；从来连因明著作的（作者）身边也未有住过，也未有看过书籍；经常是双手合十、双目微闭、心中持定、念诵佛经。（法王）为两种制度之总指挥。” 法王的思绪从未曾间断过，如果他的口述被某件事打断，他可以在打断处重新接上。有时他的侍者要求他解释某个深奥难解之处，此时法

王往往会表现得似乎忽略了侍者所提出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却很快就在后面的口述中出现。并言道："以后应对上师的话具有信心，解释自然会在后面出现。从今不用如此请示，无论讲什么皆可记录下来，对于此争辩要提出一种奇异之见解。"当向法王回答问题时，若略有疑问提出后，法王吩咐道："如此非有一定原因的（问题），皆要牢记！"并用右手略指向天空且微笑着说："要按照吾说的去办吧！"后法王伸出手对身边的侍从们说道："除吾再不会有的。"若要按公正的贤者看的话，像法王著的如此因明学论著，不仅雪域西藏未有，而且圣地古印度也未有。法王赐教曰：

圣地印度与雪域山中，
佛教典籍、释论诸多种，
尚有因明七论和注释，
词义双关美妙一经函。
稀有典籍亦无有瑕疵，
内容正直亦无有邪见，
如此言论遭王子掠夺，
无有他人思想所行处。

此外，法王还念诵《因明经藏》，讲解《其他有关因明之释要》和《释量论》等著作。法王让迥多吉也曾预言曰："若对自己著的因明著作做一注释的话，不仅对吉祥佛法有益，而且还可以示现本人身之庄严。"因此法王参考吉瓦强巴（rgyal-ba-byams-pa）著的《现观庄严论明义小释》,著有《释解三世间之明灯》，此著作的总义是所有经藏之难处全部在于论议，要将所谓"三法轮"[245]遍传。但在闻修之时，应置于初说法轮，本人要念三遍。《佛说圣大总持王经》之内容说的是一位补特伽罗为三净

大小污垢，即需依次诵经。《解密经疏》所说的是三异徒众要置于行相。总之，究竟之见是主张一法轮要在雨水中旋转，此主张是雪域西藏的贤者持有比梵天还要大的梵天之傲气；其他所有人如同黄牛一样，无有任何见解，彼等正如格言所言，若连梦中也未有梦见的话，何有之见解会传到耳中。总的说来，佛法的主要论议应理解为完成善说与广释之间的见识，此二见虽说最主要是他空见[246]，但他空见对内心之见只是名义而已，就像西藏一部分人之愿望，并非全部（人之愿望）。总之，法王之主要心性空性是宣扬的深观之见续；主要自性光明是宣扬的广行之行续，此内心之深与明二者不可分离，故承认大乘两派[247]为统一之思想。

此外，法王还著有《三毗奈耶事仪轨》和《密集不动之现观》等稀有之著作。对于许多奇有问答者提出浊世之徒众不知何去何从之时，法王就像导盲者一样，（引导众生步入正道）。

第二十一节　却扎嘉措圆寂

如是，法王所做的利他之事就像天空一样（高不可测），所教化之众生如同恒河的沙子一样多。当法王到五十二岁藏历牛年（1505 年）之岁末之时，工布地方的许多人也眷恋法王，不忍别离，部分人传说，法王已不在人世。其他在寺院驻地的人享受欢乐、虔诚信仰，所有的人郑重承诺要在藏历虎年（1506 年）前往拜见法王。法王指责说：“尔等是否喝完牛奶，若挤不出奶时还要杀牛吃肉呢？”在众人的再三请求下，法王答应于一月十二日接见。十四日数十万僧俗人众汇聚在大街上，法王的转世化身前往大街的法座上，法王曰：“此乃圆满报身啊。”转轮法王之

服饰身着珍珠佛冠和六饰珍珠服饰，使所有人亲自拜见了法王。此时天空的彩虹和花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鲜艳明亮，各地敬献的礼品如云朵一般，所有寺院住地的人们受用如同大海之波浪，满足了获得财物之希冀。总之，法王此生所做出圆满之业绩，并将书信交给康区的司徒仁波切，预示了他的下一世将转生于昂（ngom）[248]地以及双亲的名字。法王身边的大部分侍从也得到受用，夜晚法王呼喊侍从也未到，遂将模糊之遗言、手书置于桌子上。黎明菩提时分，法王之报身汇集于法界，发出极亮之光，溶入于诸佛和无分别之本性中。从此时起地震、彩虹、花雨每日皆会出现，法王究竟住于何地之奇异征兆，众人经常是疑惑不已，喇嘛秋嘎图巴（bla-ma-chu-dkav-thub-pa）说，法王就寝于无量寿山。此等天地之兆也极多，梦兆也同其他不一样。昔日法王曾言道："行脚僧闭关修行时未有获得所见，或是进入涅槃。"此后，驻地之居者和行者之智慧家们经过讨论，暂时对外保密。法王遂诵经修法以事佛，勤于供奉和祈祷。后渐次至尊僧俗大师信奉者敬献给法王的资具堆积如山，藏地之所有高低贵贱者们将每个人的信资极大地供奉出来，如同供云；王顿月多杰供奉的财物最多；法王赤列夏（vphin-las-zhabs）和丹玛赤本（vdan-ma-khrims-dpon）建立有规范仪则；卫藏、康地、工布之供施合理；法王使供施者们皆心满意足。所有在外面的人们说看到法王之遗体抵达福田之基地，从帕由（ba-yu）到楚布（mtshur-phu）。火化遗体后，遗骨成为像芥子粒一样的许多各种颜色之舍利，尤其是脊椎骨和肋骨未有变形和散落，就像各种颜色的鱼骨盖；咽喉以上之骨头上示现出十一面佛；每一根肋骨示现出多手之画面；手心上最清楚地示现出十一面观世音；其他在所有的舍利上还清楚地示现出千手千眼佛。杰曹活佛（rgyal-tshab-sprul-pavi-sku）将（法王之遗骨和舍利）安葬于则拉岗的金塔中。然而，正如第八世噶玛巴所言："昔日汉地和西藏二地谁也未有殊胜之所依，但由此而出现有许多稀奇之事物。若只要外面有口，即可

利益众生。”

第二十二节　却扎嘉措之主要弟子

总之，诸等觉佛之身、语、意每一瞬间亦可使众生之心成熟解脱，而三千世界[249]最多的极微尘[250]并非如此；其他则对身、语、意毫无知觉，更不做利他之事。此时如同恒河沙粒多的徒众若被纳入殊胜之实体，更不用说做佛法之业。摄受四品类佛法其中之一，即会有无数众生，此等乃为结集[251]者们之唯一的家园。此等广阔无量的家园谁来执持？但最近这边依部分觉知者之见，其主要弟子有杰曹活佛扎西那木杰（rgyal-tshab-sprul-pavi-sku-bkra-shis-rnam-rgyal）；京俄仁波切第四世红帽活佛（spyan-snga-rin-po-che-zhwa-dmar-ba-bzhi-pa）等许多殊胜活佛以及五座身语意智慧事业之寺院的赤苏（khri-zur）、帕木竹之京俄次尼巴（phag-mo-gruvi-spyan-snga-tshes-gnyis-pa）、止贡王仁波切（vbri-khung-dbang-rin-po-che）、止贡法王贡嘎仁钦（vbri-khung-chos-rje-kun-dgav-rin-chen）三师徒；岗布之京俄乃乌塘巴（sgam-povi-spyan-snga-snevu-thang-pa）等噶举派的大师们之族属及其佛法派生出知事寺院之大狮子座之圣者们以及仲普国师巴（vbrong-bu-govi-shri-pa）、恰国师却吉札巴（bya-govi-shri-chos-kyi-grags-pa）、加摩国师巴沃色坚赞（lcags-mo-govi-shri-pa-vod-zer-rgyal-mtshan）、丹玛国师索南扎西（vdan-ma-govi-shri-bsod-nams-bkra-shis）、洛绒国师贡嘎坚赞（lho-rong-govi-shri- kun-dgav-rgyal-mtshan）父子二人；林土司单增沃色（gling-du-si-ting-vdzin-vod-zer）等许多政教共主[252]以及在昂擦（ngom-tsha）、囊索

(nang–so)、钦市（chen–shri）等地执行任务的汉藏金字使者和许多在宫殿工作者、各种自行解脱之大慈转世者、恰嘉木祥扎西那木杰（bya–vjam–dbyangs–bkra–shis–rnam–rgyal）；岗第（sgom–sde）中二支寺主等许多大贤哲以及至尊嘉斯多丹（skya–se–rtogs–ldan）、大成就者秋浦瓦（chu–vphur–ba）、桑吉聂巴（sangs–rgyas–mnyan–pa）、夏喇嘛贡噶贝（gzhag–bla–ma–kun–dgav–dpal）、苏莽甲赤（zur–mang–bya–bral）、嘉董甲赤（rgya–ston–bya–bral）、斯尕衮蚌巴甲赤(gsi–dkar–kun–spangs–pa–bya–bral)；喇嘛札杰瓦（bla–ma–grags–rgyal–ba）等自在瑜伽得道者等许多持教大师以及大学者释迦强丹（shwakya–mchog–ldan）、米聂热绛巴公布贝（mi–nyag–rab–vbyam–pa–mgon–po–dpal）、额绰热绛巴旺秋贝（ngo–khro–rab–vbyam–pa–dbang–phyug–dpal）、堆摩瓦扎西沃色（dul–mo–ba–bkra–shis–vod–zer）、纽拉班禅阿旺札巴(smyug–la–pan–chen–ngag–dbang–grags–pa)、噶玛赤列巴钦波（karma–vphrin–las–pa–chen–po）、塔布热绛巴却杰丹巴（dwags–po––rab–vbyam–pa–chos–rgyal–bstan–pa）、塔布热绛巴松惹莽屯（dwags–po–rab–vbyam–pa–gsung–rab–mang–thos）、旦敦巴旺秋坚赞（sde–bdun–pa–dbang–phyug–rgyal–mtshan）、推夏巴释迦旺秋(dus–zhabs–pa–shwakya–dbang–phyug)；协廓巴达惹(shel–khog–pa–stag–ra）之噶玛尕久巴（karma–bkav–bcu–pa）以及藏阿热绛巴（gtsang–nga–rab–vbyam–pa)、达乌诺桑巴(rta–vu–nor–bzang–pa)、惹第凯珠森格贝(ra–tivi–mkhas–grub–seng–ge–dpal)、江萨瓦卫格西热桑（byams–sar–ba–dbus–dge–shes–rab–bzang)；聂绒（nyag–rong)[253]地方的羌央却贝（chang–yo–chos–dpal）、阿斯札巴（a–se–grags–pa）和绛公巴(byams–mgon–pa）等获得圆满教法之大格西们以及巴卧却旺伦珠（dpav–bo–chos–dbang–lhun–grub)、堪钦释迦桑波(mkhan–chen–shakya–bzang–po)、追康巴索南嘉措（vgrus–khang–pa–bsod–nams–rgya–mtsho)、柴瓦喀巴顿珠那木杰(khre–ba–kha–pa–don–grub–rnam–rgyal)、热振萨丹林巴(ra–sgreng–bsam–gtan–gling–pa)；恰公

巴札巴贝丹（cham-dgon-pa-grags-pa-dpal-ldan）等许多道统[254]持教者；甲当塔巴坚赞（bya-btang-thar-pargyal-mtshan）等许多做有无量大慈悲事业者；萧喀玛尼瓦（zho-kha-ma-ni-ba）和玛尼瓦伦珠嘉措（ma-ni-ba-lhun-grub-rgya-mtsho）等奉命转经者——多、卫地方许多转经功德者；秋噶图巴（chu-dkav-thub-pa）、大成就者蔡普巴（vtshem-bu-pa）、多丹岱群（rtogs-ldan-vdan-chung）等许多隐居瑜伽师；纽拉囊索卓巴（smyug-lavi-nang-so-cgrom-pa）和万户长扎西达吉（bkra-shis-dar-rgyas）等许多居家自在瑜伽师。上述这些人是法王亲自使他们成熟解脱，故全部是法王的根本弟子。

此外，随从法王闻习多少不等的有关佛法而获得信仰者有伦德热绛巴（lhun-bde-rab-vbyam-pa）、札交巴（brag-cog-pa）、厦梅巴（shar-smad-pa）、凯贝旺波（mkhas-pavi-dbang-po）、止贡堪钦香热瓦（vbri-khung-mkhan-chen-zho-ra-ba）、达隆嘎楚巴（stag-lung-ka-drug-pa）等止丹达隆（vbri-gdan-stag-lung）[255]等地的许多大小师君三尊[256]；钦波哲林巴（chen-po-vbras-gling-pa）和斋聂巴（rtse-nyag-pa）等大讲经院许多大小经师；大寺院有桑乃乌托（gsang-nevu-thog）三寺、德觉绥（bde-sky-or-zul）三寺、色哲甘（ser-vbras-dge）三寺、绛钦却伦（byams-chen-chos-lung）等卫藏所有的大寺院许多前任、后任、大小讲经大师；多荏贡蚌巴（rdo-reng-kun-spangs-pa）等许多具吉祥萨迦派之大勇者；贝嘉仲第巴（dpal-rgya-drung-dig-pa）等多康色朵（mdo-khams-gser-mdog）地区的先后大喇嘛；巴博夏玛瓦（pa-bom-zhwa-dmar-ba）和达那噶久巴（rta-sna-bkav-bcu-pa）等玛仓[257]噶举（smar-tshang）传承的许多大德；五贤者等米聂热岗（mi-nyag-rab-sgang）等地方的诸位大喇嘛等无数贤者团体以及桂译师循奴贝（vgos-lo-tswa-ba-gzhun-nu-dpal）、大译师索南嘉措（lo-chen-bsod-nams-rgya-mtsho）、恰译师仁钦却杰（chag-lo-tswa-ba-rin-chen-chos-rgyal）师徒、杰夏鲁译师（rje-zha-lu）等许多大译师；厦

热绛巴（shar-rab-vbyam-pa）、厦喀惹钦（shar-kha-ras-chen）、藏疯（gt-sang-smyon）、卫疯（dbus-smyon）、揣希桑萨木巴（vkhrul-zhig-sangs-bsam-pa）、竹疯贡嘎勒巴（vbrug-smyon-kun-dgav-legs-pa）许多自在瑜伽师；最详细的要看第八世噶玛巴法王赐予的《大弟子名册》。总之，法王在印度、汉地、绛地[258]、藏地之所有高低贵贱的人们有的未获得神圣教法，也有的虽与法王见面并闻习了佛法，但未得到成熟解脱。

于此地国师(govi-shri)[259]之转世降生在涅窝（snye-bo）地方，法王却扎嘉措曾清楚预言、认证了前世活佛本波扎西（dpon-po-bkra-shis）之转世，并将其迎请在法王尊前剃度，为其命名扎西那木杰贝桑波（bkra-shis-rnam-rgyal-dpal-bzang-po），法王之五座寺院的所有人对其像法王一样地拥戴。第七世噶玛巴圆寂后，其做了法王所属寺院之主人，名称为杰曹活佛（rgyal-tshab-sprul-pavi-sku）。其将第八世噶玛巴迎请至狮子座，并亲授沙弥戒，传授有许多佛法。后不久圆寂，其有许多奇迹。

注释：

[1] yar-thses 意指上弦日序，即上弦半个月的日序。

[2] 该地名之意应为“主管北方诸道的神”。

[3] longs-sgu 意指报身、受用身、圆满受用身。佛身之一，亦为智度七十意之一。住法身中不动不起，但于化机菩萨圣众之前示现身形，成为化身之所依处，为诸相好所庄严者。

[4] rin-chen-vbyung-ldan 即指宝生如来，系佛教五佛之一。

[5] pha-rol-du-phyin-pa-drug 六度即六到彼岸、六波罗蜜多之意。六度即是佛经所言之布施度、持戒度、忍辱度、精进度、禅定度、智慧度。

[6] mkhav-vgro 空行母之异名。

[7] dngos-grub 意指成就，梵音译作悉地，即修习诀窍而得的如意妙

果。

[8] vkhrul-vkhor 直译为还罪。如果以惑为罪，还罪即有忏悔之意。譬如，vkhrul-vkhor-khyim 即是法庭的异名。

[9] thugs-ka-stong-pavi-nang-na 意指其母已达现证心我空之境，心空即境空。

[10] rigs-gsum-mgon-po 意指密宗事部三怙主，包括了佛部文殊、金刚部金刚手、莲华部观世音。

[11] dag-snang 意指净相，即是清净现分。现见一切情器世间均是净土，均是佛身、佛智之所示现。

[12] mannaddala 即是指坛城、轮圆、曼荼罗或佛教祭祀供品曼扎。

[13] dngos-po 意指实有，乃甲戌年、木狗年之异名。

[14] mchu 乃二十八宿之一。

[15] gsang-gnas 意指男女生殖器，或讳言为私处。

[16] chos-vbyung 意指宗教源流、宗教史，或法基（三角形物体），或法积佛，或法源。

[17] vkhor-lo 意指剑锋轮，系佛教密乘本尊所用一种手帜名，其状钢轮无辋，辐皆双口利刃，尖极锋利，半杵作柄。

[18] dbyangs-yig 意指藏语的元音字母，代表深吼音一类的字母。

[19] mnyam-bzhag 意指定、等引、平等住、根本定。梵音译作三摩呬多。修定时一心专注、无我空性而引生的禅定。

[20] gsol-gzims 旧译作梭本和森本，即旧时管理高级贵族和喇嘛膳宿等事之官员。

[21] grub-rtags 道貌，即指证果迹象，为修学佛道成正果者的外表行迹。

[22] gang-zag 指人，数取趣。梵音译作补特伽罗。佛说依附五蕴命名为人，为士夫，为有情众生。其身心中所有功德过失，时增时减，数

数聚散，故以命之。

[23] 即时而新生，时而毁灭的无常事物。

[24] 系指藏语元音及辅音字母读音。

[25] rdo-rje-vchang 意指金刚持，乃诸佛共主，梵音译作伐折罗陀罗。佛书说为当释迦牟尼讲演密乘时所显现的身相。

[26] dgav-ldan 意指喜足天，梵音译作睹史多天。六欲天之一，妙欲资具胜于以天下诸天，身心安适，且喜具足大乘法乐，故名喜足。

[27] 古印度一婆罗门名，乃最初弘扬大乘密教者，是龙树论师的师傅。

[28] rta-mgrin 即是指马头金刚，乃密乘一本尊之名。

[29] 今天西藏自治区珞隅地区一山名。十二世纪末，藏传佛教噶举派藏巴甲热也协多吉始说此山为佛教密宗上乐金刚圣地，首创年往巡礼之例。

[30] sgrol-ma 度母，或曰救度佛母，梵音译作多罗。佛教依救度八难而立的一类本尊佛母名，依身色、标帜、姿态之不同，可分为二十一度母。

[31] rnam-sras 意指多闻子，梵音译作毗沙门，佛书所言一北方神名。

[32] 松赞干布时划分全藏为五大翼，此地为腰如之一部。当时是以塔氏为主的一个部落所在地，故名塔布。其后改为加查、朗、拉加里、匝鲁那木吉、金东五个宗，大致位置是在今天西藏加查县和朗县境内。

[33] sngags 意指咒语、真言，梵音译作怛荼罗，乃佛教密乘修法之中用以守护行者心意，远离庸俗境界，策励本尊及其眷众的一种有严密结构的若干字音。

[34] sgrub-thabs 指密乘修习本尊的仪轨。

[35] bdud-rtsi 意指甘露、天酒、不死药，梵音译作阿密哩多。

[36] mngon-mtho 意指增上生、现高、胜生，即佛书所言人天善趣之

圆满福报。

[37] nges-legs 意指定胜、决定胜、永久安乐，即佛书所言的解脱位及一切智位。

[38] 此处意为熬茶之地。

[39] vtags-vdsin-sems 悟因心，比度因。领会因理，同时忆念三性之心。如在即将领悟声是无常者之心中，生起确立有此命题所比度事、同品定有、异品定无之心。

[40] zhing-skyong 系指刹土神，乃是守卫神山、方国的护法神祇。

[41] drag-sngags 系指威猛真言，诛敌神咒。

[42] 此处之 rgyal 系指鬼宿，即是二十八星宿之一。phur 则为 phur-bu 之意，系指木曜，乃五行算中所言之星期四的值日神。vgrub-sbyor 即是遇合、成合之意，七曜中共有七个成合，分别为太阳会轸宿、月亮会牛宿、火星会娄宿、水星会房宿、木星会鬼宿、金星会奎宿、土星会毕宿。依占星者言，成合当为大吉，是故，本句所说“鬼宿与木星成合”应是吉兆。

[43] dbang 即是灌顶之意，有驱散、注入之意。阿毗迄加系梵音，谓能驱散二障，洗净身心，而后于此净器注入智力。乃是凭依真实仪轨，种植四身种子于蕴界处中，完全成熟身心相续之道。

[44] gtor-ma 译作食子、朵马，系由糌粑捏成用以供神施鬼的食用丸子。

[45] rdor-dril 铃杵乃密乘之法器，金刚杵代表方便，金刚铃则代表了智慧，合称为金刚铃杵。

[46] bde-mchog 意指上乐、胜乐。梵音译作泗鲁迦，指出现证大乐智道果次第之无上母续及其本尊名。

[47] dkyil-vkhor 意指坛城、道场，轮圆具足，梵音译作曼荼罗，乃密乘本尊及其眷众聚集的场合。本智以为主尊，道果功德以为眷众，眷

众环绕本尊游戏庄严，是为轮圆。密乘四部的每一部有各自的精神宇宙模式，即坛城系统，这个系统由一密乘主神与一些眷属神灵组成。坛城中的主神就是佛家所称的本尊神。每个修习密乘者都要以一位各自的本尊神作为观修的对象。围绕本尊神灵的眷属神相互之间只是形体和显现标志不同，实际上眷属神是一类神，并且与本尊神保持一致。密乘有无以计数的本尊神，可将其粗分为三大类，即善相本尊、怒相本尊、善恶相兼具本尊。较为著名的善相本尊是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度母、无量寿佛等。较为著名的怒相本尊是大威德金刚、金刚橛、马头金刚、金刚手等。善恶相兼具本尊神有密集金刚、上乐、喜金刚、时轮金刚和金刚亥母。描绘的本尊形体有两类，一类与常人相貌一致，即一面、二臂、双腿，一类是多面、多臂、多腿的神灵。描绘本尊神所依的标准也有两个方面，一是该本尊所有的菩提心的无限知识，一是本尊的智慧特征。

[48] 帐玛赛·罗舟仁钦（1386~?），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苏莽噶举支系创始人，今青海省玉树地区苏莽囊杰则寺的创建者，今四川省阿原嘎玛江谢地方人。父亲玛赛嘉阿，原木雅部落千户。自幼厌烦千户府邸富贵悠闲的生活，决心追求宗教理想，到西藏拜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德新协巴为师，在楚布寺学经达10年之久，学业颇著。后遵师命，云游西藏各地和今青海玉树、囊谦境内的桑冬日、帐叶哇、觉莫贡、苏莽多松等地，寻找最佳建寺地点，决心将潜心修悟的经法传给后人。约在明永乐年间，被青海囊谦地区子曲河南岸今毛庄乡政府所在地的奇异景致和优美环境所吸引，遂选择该地，修建了苏莽囊杰则寺。他一边潜心修悟，一边招徒授法。相传他弟子众多，最出名的有15人，皆为囊谦地区弘扬苏莽噶举教派的先驱和大德。其中弟子扎吾和贡嘎江才，在今玉树县小苏莽乡修建了作为子寺的苏莽德孜堤寺，两寺相距约60公里，合称苏莽寺，是青海玉树地区旧时著名的三大政教合一寺院之一。

[49] bsngo-ba 意指回向，转变、增长之意。转变轮回因力之诸善根

成为大菩提因，增长有尽之诸善根成为无尽。亦即欲求转变、增长自他三世所积一切有漏无漏福泽皆为无上菩提之因，名为回向。

[50] bsngo-rten 意指回向礼，即请求为死者诵经、回向、发愿时所致送的礼物。

[51] bar–do 意指前身已弃，后身未得，即死后未投身中间。

[52] kla–klo 原意指野蛮人、未开化之人。

[53] gter 亦为 gter–chos 之简称，意指伏藏，乃是古代被人埋藏起来、后世被人发掘出来的藏文书籍总称，藏语叫“德尔玛”或“德尔却”，大多发现在 11 至 13 世纪前后。著名的伏藏如《玛尼宝训》《五部遗教》等，前者传为松赞干布讲述，吞米·桑布扎等记录；后者传为莲花生所著，但实际都是后人的伪托。因其时代较早，记事翔实，又多神话、传说等，所以是很有价值的文史著述。

[54] dam–rdzas 意指经过诵咒加持的器物或药物，或修行时所用的器物如铃杵等。

[55] sa–ra–ha 萨乐和是古印度一婆罗门名，乃最初弘扬大乘密教者，系龙树论师的师傅。

[56] zhi–khro 寂静与勇猛合修之谓。

[57] ber–nag–can 喻指咒师。

[58] sde–brgyad 八部之意，指八部鬼众、天龙八部、冥部八众：天、龙、药叉、寻香、非天、金翅鸟、人非人和大腹行。

[59] thun 意指真言芥子、真言沙，系诵咒加持后用以驱魔的沙子、芥子等物。

[60] spyod–yul 意指语声及心识涉入之处，或人的思想活动之范围。

[61] spyan–ras–gzigs–bcu–gcig–zhal 十一面观音乃是大悲观世音化身像之一，前方三面为静像，右方三面为半静半猛像，左方三面为猛像，后一面为笑像，顶上有无量光佛像，共有十一面像。

[62] rdzogs-chen 意指大圆满、大圆满胜会。旧密说心性自体性空为法身，自性光明为报身，大悲普照为化身，三身一切功德任运圆满，即是诸法真实理趣，故名大圆满。

[63] zo-chun 筒车，乃从河中汲水至高处，水车之谓。

[64] spros 意指繁文缛节，无益的思路与不切实际的礼节，佛书谓之戏论。

[65] snang-ba 隐没于次第之中，先似秋月明空，月光满天，继而唯见白茫茫一片空明别无所有的微细意识景象。

[66] klo-mon 即指门巴族和珞巴族。

[67] ma-ni-dung 此乃藏区习用的发誓语之一，意指念诵一亿遍六字真言来作证。

[68] gzungs-sngags 即是指总持咒，以征得本尊身语功德为主、显现空乐为文字的咒语。

[69] pad-ma 即指莲花生大师。

[70] 米拉日巴（1040~1123 年）系藏传佛教噶举派早期僧人，俗名米拉日巴·脱巴噶，法名协巴多杰，生于后藏贡塘地方（今西藏吉隆县北部）。7 岁时，父亲去世，家产被伯父等人所夺，其与母亲、妹妹过着贫穷的生活。后学习宁玛派之教法。宋元丰元年（1078 年），投入佛教大译师玛尔巴门下，学习佛法六七年，最后得到玛尔巴之全部教法，遂潜入深山继续修习。得成就后，收徒传法，以唱歌方式传教。提倡坐静、苦修，反对空谈，其与弟子日琼巴和塔布拉杰形成了噶举派中之修行派。其《道歌集》在藏族群众中流传甚广，并对后世藏族诗歌的发展亦有一定的影响，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71] ka-pva-la 指人的天灵盖，或用人颅骨做成的碗状容器。

[72] 梵音译作哂噜迦，指胜乐金刚，也可理解为忿怒神之总称。

[73] vphags-ma 意指救度佛母、圣度母。

[74] 系古印度天城体梵文字母，公元7世纪，吞米·桑布扎据此创制了藏文。

[75] 传说中的珠穆朗玛五仙女之一。

[76] phyag-mdzod 即是指管家。旧译商卓特，乃代理封建领主管理资产的人。

[77] 在今天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南部，唐古拉山北侧，县人民政府驻地是萨蒲塘。

[78] 在今天西藏自治区东北部的怒江上游，县人民政府驻地东马塘。

[79] dgu-gtor 意指二十九朵马。在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或除夕前一日，用以驱魔送鬼之食子。

[80] srid-pa 此处译作有轮回、有业所造之烦恼、轮回之去处的意思。

[81] sku-lnga 系指法身、报身、化身、自性身、不变金刚身，或旧密二十五果法所从以判别之处：身、语、意、德、业，或密乘经典所说的二十五果法身之一类：法身、报身、化身、不变金刚身、现证菩提身。

[82] sgom-thag 译作禅带。指参禅打坐时，套在双膝及颈上的带子。

[83] 此处之 sar-ha 系 sa-ra-ha 之缩写，即是指萨乐和。

[84] ma-vgags 意指不灭，乃是释迦牟尼座前十大声闻弟子之一，为天眼第一。梵音译作阿泥律陀、阿那律。

[85] sna-tshogs 因为欲天等身共有十三个，故可表数字“十三”，也可做“各种各样”解。

[86] rang-sa 这里译作自地、本地，系指在修习佛法的过程中，各人自己所达到的不同阶段。

[87] gzugs-su-byas 在佛经中常译作表色，即指形迹、姿态等。一经触受而可示现转变为坏灭者，皆曰色。

[88] 一地名。

[89] pha-rol 意指来生、后世、彼岸、清净涅槃等。

[90] 即今之索县，元代译作索格，清代译作销庄子，在今西藏自治区东北部，怒江上游，县政府驻赞丹雪。

[91] ngo-bo-nyid 意指本质、天然，或行相、性相、自体、自性等。

[92] te-lo 公元 10 世纪印度那若巴之上师，原名慧贤，乃修密宗得成就者，因曾作榨油工，故此得名。

[93] ton-gnyis 意指自利和他利，合成二利，故译为己他二利。

[94] 在今西藏自治区林周县境内。公元 1093 年，朗塘格西曾在此地建有著名的朗塘寺。

[95] 雅砻江中游东部地带的古代名称，是下区朵甘思六冈之一，在今天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乾宁以东的康定等县境内。

[96] 此处教主系指释迦牟尼。

[97] 囊谦县，现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南部，澜沧江上游南岸，县人民政府驻地在香达。

[98] 此处的 tshang 即是 grwa-tshang 之意，译作扎仓、僧院，指在同一座寺庙中依据地域而划分的僧团组织。

[99] 金沙江和雅砻江上游的中间一带地区之古地名，是下朵甘思六冈之一。元朝时设置剌马儿冈等处招讨使司，归宣政院管辖，辖地在今天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白玉、德格、邓柯、石渠等县境内。

[100] bcom-ldan-vdas 出有坏即是指世尊，佛的别号，梵音译作薄伽梵，“出”谓之超出了生死涅槃两边，“有”谓有六功德，“坏”谓之坏灭四魔。

[101] rig-vdzin 译作持明。指修持密乘，证得成就者。明谓密乘本尊大乐智慧；深入修持此智慧者，称之为持明。

[102] 量毕量众乃是直译，意指有或无、多与寡。视为骷髅，意指修不净观时，把贪念的对象视为骷髅，可绝贪念。

[103] vog-min 密严刹土即是金刚持住地，报身佛住地，又称色究竟

天，乃色界之最极盛处。

[104] 即那若巴，公元11世纪出生于印度，为得大成就者底洛巴的弟子，西藏玛尔巴译师之师，为玛尔巴曾传授过大乐及那若六法等。

[105] kundavi-snying-po-can 此处的“藏”系指 snying-po，乃是精华与永恒真实之意。

[106] dzam-buvi-chu-bo 意为赡部河。

[107] na-mo-gu-ru-bhya 中的 na-mo 系指顶礼，梵音译作南无；gu-ru 系指上师、师尊，梵音译作古汝。

[108] zhwa-dmar-ba 音译作夏玛巴，系指噶举派红帽系活佛。因黑帽系第三世活佛之弟子扎巴僧格曾得元顺帝所赐红帽，其后便形成了红帽系转世系统。此处所言的夏玛巴系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扎益喜贝桑波（1453~1522年）又名沙玛尔却扎巴。明天顺四年（1460年）被法主扎巴嘉措认定第三世活佛却贝益喜之转世灵童，遂为其削发，并赐予红帽系冠冕和印章。明成化七年（1471年）从桂译师循奴贝受比丘戒。后曾至康区、工布及前藏各地传法布教。明弘治三年（1490年）在仁蚌巴·顿月多杰的支持下，创建了羊八井寺（位于拉萨西北当雄县境内）。从此，红帽系活佛的主寺也由乃囊寺迁至羊八井寺。后除主持寺院事务外，还积极为仁蚌巴出谋划策，对付帕竹地方政权。

[109] 指四世红帽系活佛。

[110] 此处的 seng-ge-sgra 系莲花生的别称。

[111] lung-bstan 可译作预言，佛书常译作授记、记别、悬记等。

[112] 现西藏达孜县人民政府所在地。

[113] nang-so 意指保卫或巡逻者。

[114] 意指知客、知宾，旧译卓尼，内外接待宾客之人。

[115] gzungs-sngags 意指总持咒、陀罗尼咒，是以证得本尊身语功德为主，显现空乐为文字的咒语。

[116] sangs-rgyas-kyi-mtshan 意指如来佛。如来共有十名，分别为：如来、应供、正等觉、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玉士、天人师、佛、世尊。

[117] gsang-sngags-rnying-ma 意指旧密、旧密乘。在公元 7 世纪初，松赞干布邀请印度佛教大师孤萨罗等入藏，开始翻译密乘经典，后于 8 世纪中，赤松德赞又邀请莲花生大师和班钦·比马拉米札等继续翻译。直至 10 世纪末，印度佛学家米底来藏为止，此前历代所译之密宗教法总其名曰旧密。

[118] gsar-ma 意指后弘期佛教。

[119] ban-nag 指咒师所披的黑衫，故 ban-nag-can 在此应该是指披黑色披风的咒师。

[120] ri-rab 乃是 ri-rab-lhun-po 的简称，妙高山之意，或译作善积山、妙光山，梵音译作苏迷卢山、须弥山。根据佛教的宇宙图式，这是在器世间基础金轮上形成的高山。因其势美仑故言妙，称群山之王故曰高，其山东面银质，南面琉璃，西面赤晶，北面黄金，四方天空、海水各呈宝光，山以下没入海中八万由旬，高出于海面者亦八万由旬。

[121] rigs-lnga 意指五部佛：不动佛、宝生佛、无量光佛、不空成就佛、毗卢佛。

[122] 文中 sngas-rgyas-kyi-dus-chen-gsum-vdsoms 系指释迦牟尼三重节。在氐宿月即藏历四月十五日乃是释迦牟尼入胎、证觉、涅槃三大行迹的纪念日，而后文中的 sa-ga 乃是氐宿，为二十八宿之一，nya 为望日(时轮历固定在十五日，而时宪历不固定)，nam-langs 为卯时，故此，按时轮历，文中所言的时间当是在藏历此年四月十五日卯时。

[123] brtan-pa 毗纽天的异名；贤者、练达之士的异名；大地、器世间的异名；大自在天的异名。

[124] sde-snod-gsum 三藏。一切佛语，所依诠释之义理分为三学，

依能诠释之文字分为三藏，谓经藏、律藏和论藏三者。十二分教一切文义，色法乃至遍智之间一切所知，总集于此三者之中，故名为藏。

[125] theg-chen 又称 theg-pa-chen-po，大乘、上乘、菩萨乘，以七种广大、胜出小乘，故名大乘。

[126] zag-med-kyi-phung-po-lnga 无漏五蕴：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和解脱知见蕴。

[127] vdul-ba 意指律、律经。梵音则译作毗奈耶，意译为灭。阐述八事，谓五篇堕罪、犯堕原因、出堕、离堕、依何制戒补特伽罗、所制学处本体、学处名目、抉择犯和未犯等八，以灭三业罪过，故名为律。

[128] mdo 乃是指佛教三藏中的经藏；bstan-bcos 指论、论典。

[129] dgra-bcom-pa 应供，杀贼。梵音译作阿罗汉，略作罗汉。完全制伏四魔怨敌。

[130] vkhor-lo-bde-mchog 乃是密乘无上本尊泗鲁迦之异名。

[131] 此处 dzo 乃是 dzo-ki 之意，为印度一教派名。

[132] vog-min-chos-kyi-pho-brang 色究竟天法宫。色究竟天系四禅天之第八层即最上层，乃是五净居天之一，生于此中之诸天，已在色界之最极胜之处，自此以上再无有色，故称有色究竟天。

[133] mtsho-las-skyes 译作池中生，乃莲花的异名。

[134] phyag-chen-chos-drug 译作六大手印法。大手印法乃是藏传佛教噶举派主要修法，此法强调直观自心，而非经由巧善法门认知自心。梵文译音为“嘛哈穆德哕乌巴德夏”，意为“大手印口授”。大手印有显密之分，显教以空性名“大手印”，以经教为证，要求修行者心注一境，不分别善恶美丑，以得禅定。然后寻觅观察住境之心，是在身内还是在身外，当发现诸处寻不见心时，就明白此心非“实有”，而是“空”的。密教大手印以空乐双运为道，风息于中脉、人、住、融后所生之大乐。它分实住大手印、空乐大手印、光明大手印。大手印修身方法有四种：

七支坐法、金刚诵、宝瓶气及明点气脉。口诀为：身调则脉调，脉调则气调，气调则心调，心调气不外散。其目的通过对人体呼吸、脉、明点的修炼，达到一种最高境界。

[135] mgon-po-phyag-drug-pa 六臂护法，护法神之一。

[136] rim-gnyis 二次第，生圆二次第，指无上密宗修法二次第。

[137] 旧名打箭炉，现名康定。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大渡河流域。现为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府和康定县所在地，距成都 366 公里。康定历史久远，汉武帝时康定属牦牛县管辖，唐时置土司统治，元时归属青海。明永乐五年（1407 年），康定土司阿旺坚赞因随征有功，被册封为“明正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康定一举复归明正土司统治。清雍正十一年（1733 年）设打箭炉厅，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升为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改打箭炉厅为康定府。1913 年改康定县，1939 年设立西康省，省会设于康定。1955 年撤销，原属区分别并入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

[138] rnal-vbyor-ma 瑜祇母、瑜伽母。佛教密宗一本尊名。

[139] thub-pa-chen-po 大能仁，佛的异名。

[140] 眼、耳、鼻、舌、身、意六识。

[141] phud-mchod 献新供神，在饮食前用指拈少许向空弹撒敬神。

[142] ting-vdzin 定、等持，为五别境之一。缘谛实、功过、精粗等自相、共相所察事务而起之专注心所，具有能生观慧，对治散心之作用者。

[143] mnyam-rjes 根本和后得，即根本位和后得位，修定之中和出定以后。

[144] dge-bsnyan 居士、近事男，梵音译作优婆塞或邬婆索迦，别解脱七众之一，为承认守护五戒而居留俗家之男子。

[145] vdru 柱氏，历史传说为西藏六氏族之一，在松赞干布时领有泽

当附近一带封地。

[146] mi-nyag 木雅，旧译弭药，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折多山以西，道孚以东地区名。也作西夏，宋代时曾在宁夏银川。

[147] nyag-rong 新龙，县名。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中部，雅砻江流域西岸。县人民政府驻巴伙。

[148] bde-chen 德庆，地名，又作迪庆。今云南省属藏族自治州名。在云南省西北部，邻接西藏自治区和四川省，下辖德钦、维四、中甸三县。金沙江和澜沧江纵贯东西两翼，州人民政府驻中甸。

[149] vjam-dbyangs 妙音、文殊菩萨，梵音译作曼殊瞿沙。体相集诸佛智慧之色，表相现十地菩萨之形，言辞无粗恶之过，语音有美妙之德。具此自性，故称妙音。

[150] rta-mgrin 马头明王、马头金刚。密乘一本尊名。

[151] spyan-ras-gzigs 观音、观世音。总集一切佛语、大悲为性、恒常瞻念众生、随侍如来的八大菩萨之一。

[152] se-chen 薛禅。se-chen-rgyal-po 薛禅皇帝，即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 年)，元朝第一代皇帝。1260~1294 年在位 35 年。1264 藏历第四丁卯的甲子年，迁都北京。1271 年，改国号为元。尊八思巴为帝师。次年在西藏设立“乌斯藏纳里速咕噜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1276 年清查西藏定居的农业户口，得十三万户，置十三万户府，开西藏设土官管民制度之先例。

[153] 一种植物，可补养身体。

[154] 地名，现为一县名，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部，金沙江东岸。

[155] 三十舍堕之一，在安居一月以前或解制半月以后，寻求和执持雨衣所犯堕罪。

[156] 三门即身、语、意；二派即大乘佛教无著开创的广行派以及龙

树开创的深观派。

[157] 敕谕曰："皇帝敕谕乌斯藏大宝法王葛哩麻巴等，尔等世居西域，能够顺天道，尊事朝廷，恪修职贡，愈久愈虔。兹复遣使，以方物来进，诚意可嘉。今使回，特赐尔等彩币表里等物，以示褒答，至可领之，故谕。大宝法王葛哩麻巴给赐纻丝表一匹、红一匹、黑绿二匹、彩绢蓝四匹。回赐纻丝青十匹、绿五匹、黑绿十匹、钞九千锭。国师班着端竹给赐纻丝青一匹、绿一匹、彩绢蓝二匹。成化七年正月二十九日。"此敕谕为黄棉纸地，长 115. 3 厘米，宽 44.5 厘米；敕谕边框四周绘黑色云龙纹图案；墨笔楷书，汉藏两体，款上钤珠印"广运之宝"。此敕谕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158] 即尺度和标准。

[159] 即今天的边坝县。"边坝"，藏语音译，意为吉祥的光辉、火焰。传说元朝忽必烈在位时期，有一要员名沙西仲贡曲帕尔从内地来到该地，点燃一把火炬，宣称要修建佛塔，"边坝"即由此而来。边坝县现处西藏自治区东北部，昌都地区西部，北与索县、丁青，东与洛隆，西与比如，南与嘉黎、波密县比邻。总面积 8894 平方公里，辖 2 区 13 乡 105 个村民委员会，总人口近 2.7 万。"边坝"一词在历史上有"边巴""班巴""宾巴""冰坝""达宗""达尔宗""达隆宗"等译写。现边坝县为原边坝宗与沙丁宗于 1960 年 1 月合并建立。

[160] 即今天的类乌齐县，为藏语译音，意为大山。地处西藏自治区东北部，昌都地区北部。北与青海省接壤，西与丁青县相连，南与洛隆县、八宿县相接，东与昌都县为邻。总面积 5887 平方公里。历史上曾译作"内乌齐""内五旗""锐乌齐""锐乌杞""类伍齐""类乌齐宗"等名。唐代为吐蕃属地，元朝由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明代类乌齐因米拉日巴弟子桑吉恩建类乌齐寺而得名，由类乌齐寺住持管理。寺主也由桑吉恩家族世袭了十二代后成为转世活佛。转世系统称为"济

仲”，至“济仲”第三代时，受到明朝嘉靖帝的赐封。清雍正四年（1726年）设类乌齐宗。清雍正九年（1731年），皇帝封类乌齐寺转世庞球为呼图克图，并封类乌齐为其采邑。庞球呼图克图的养滚寺“拉让”统一管理该宗所有政教事务。1918年，噶厦地方政府直接派“拉尼”（相当于宗本）管辖该宗。1960年，成立类乌齐县，隶属昌都地区管辖至今。1972年县府驻地从类乌齐镇迁至桑多镇。

[161] 即今芒康县，地处西藏自治区最东部，昌都地区东南部。西与左贡为邻，北与察雅县、贡觉县相连，东有金沙江与四川省隔江相望，南与云南省接壤。总面积11 654平方公里，辖1镇2区23乡159个村民委员会，总人口约6.6万。该地历史上曾译为“麻康”“麻喀木”“麻康江卡”“满康”“马尔敢”“亦思马尔甘”“磨儿勘”“马康”“马康宗”“芒康宗”“江卡宗”等等。芒康地域旧时属下朵甘思六冈中码康冈地区，元时属宣政院管辖的亦思马尔甘万户府，明时归朵甘都指挥使司，清时西藏地方政府设立宗治。据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噶厦呈报给当时驻藏大臣的官员任职情况的呈文载，芒康属当时噶厦地方政府所辖边界13宗之一，宗本为五品官员担任。清末，赵尔丰在川边进行改土归流后，在此地设江卡县，后又改名为宁静县。1918年西藏地方政府在昌都地区设“多麦基巧”后，逐渐收归“多麦基巧”（后改为昌都基巧）辖属，并改宁静县为江卡宗，后又复改为芒康宗，现芒康县辖境。在1960年前分治于1912年所设的宁静和盐井二宗。1959年7月，分别改称宁静县、盐井县人民政府。1960年4月，两县合并称宁静县，1965年11月改称芒康县，县府驻嘎妥，隶属昌都地区至今。

[162] 藏语意为忿怒金刚，莲花生八种名号之一。

[163] 即第四世红帽系活佛。

[164] 宗（县）名，藏语译音，汉译也曾出现过“勒东”“尼东”“耨东”“奈布东城”“亚龙乃东”等异写。藏语意为“象鼻山尖前”。

乃东县地处西藏中南部、冈底斯山南部、雅鲁藏布江中游，现今为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辖县之一，东与桑日、曲松，南与隆子、措美，西与琼结、扎囊，北与墨竹工卡等县相邻。总面积2213平方公里，总人口近5万，辖1镇10乡3个居委会，共计49个村民委员会。乃东历史悠久，被认为是藏族文化的发源地。约在公元前4世纪，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来到雅砻河谷，当时被称为“博域”的地方，人们在扎西次日山上建造了西藏最早的宫殿——雍布拉康，故民间有“经书”莫早于“邦贡恰加”，农田莫早于“索当”，房屋莫早于“雍布拉康”，国王莫早于聂赤赞普等“四早”的说法。此后，乃东、琼结一带形成古代西藏的政治中心。吐蕃王朝时山南地区被划为五如之一的约如，乃东为约如下辖之“雅砻东岱”。萨迦地方政权时期，乃东属雅桑万户和帕竹万户领地。帕竹政权建立后废除万户制度创宗溪制，乃东于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设宗，为帕竹政权下辖13宗之首，帕竹政权第一代法王在此称乃东王。五世达赖建立甘丹颇章政权以后，乃东归属甘丹颇章管辖。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噶厦地方政府建立，乃东遂隶属噶厦地方政府，其间被先后分封赐给八世、九世、十一世达赖家族做领地。1911年，噶厦地方政府设山南基巧，基巧则驻乃东。1959年建立乃东县人民政府，划归山南地区所辖至今，县府驻乃东。

[165] 后藏香曲河流域，今在南木林县地区，是13世纪八思巴建立的十三万户之一。

[166] 四缘之一，对于生果能增强效力，如眼等五根对于生起眼果等五识能增加效力，故名增上缘。

[167] 拉萨西郊曲水县境内一地名。佛学家阿底峡曾在此讲学，居住九年，并在此地圆寂。仲敦巴曾在此地建度母寺。

[168] 即乌香多寺。公元9世纪初，赤热巴坚时所建。现位于拉萨西南吉曲河东岸。

[169] 随念过去世间所有一切自他众生生处。

[170] 俄译师叔侄的合称，即俄·雷必喜饶和俄·罗丹喜饶。俄·雷必喜饶，11世纪人，其家族为吐蕃时期贵族。幼年出家，后赴西康从赛尊学习佛法。宋庆历五年（1045年）返归前藏，于拉萨附近创建札纳寺，讲经授徒，拜阿底峡为师学习佛教诸论。宋熙宁七年（1074年）创建内邬托寺（后改称为桑普寺）。阿里古格王曾派遣其至克什米尔学习佛法，其为所派遣27个僧人中最博学者之一。一生中曾翻译和修订过多种佛教典籍，故获得“译师”之称号。俄·罗丹喜饶（1059~1109年），著名译师，亦为西藏昌都地区格鲁派的著名活佛。自幼随伯父俄·雷必喜饶学经，并继任桑普寺之堪布。宋熙宁九年（1076年）同译师赞喀沃且、穹波却尊、热译师和年译师等人赴克什米尔，随从班智达萨迦那和拔热醯多等人学习显宗、密宗、声明学和因明学等，并将《量庄严论》译成藏文。宋元祐八年（1093年）返藏，复从班智达布查松巴和苏玛帝织底学经。后曾至尼泊尔短期学习密法。返藏后，于拉萨、桑耶一带讲经传法，曾将《因明》《般若》等数十种经典译成藏文，故获得“译师”之尊号。晚年赴昌都察雅一带讲经，驻锡马贡寺。其一生有门徒数千人。

[171] 旧时西藏地方的官员名称。

[172] 位于今西藏自治区乃东县雅砻河东岸。据记载，昌珠寺始建于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后经帕木竹巴政权的大司徒强曲坚村扩建，以及之后各代修缮，形成规模较大的寺院。相传松赞干布要在拉萨修建大昭寺，文成公主用五行算法算出妖魔的一臂就在贡布日的西南方向。这里是一个大湖，湖中有一条五头怪龙在作乱。为了镇服怪龙，松赞干布来到竹康孜修行，成正果后，变成一只大鹏，飞到离贡布日不远的另一座山上，这山叫铁不日。大鹏停在山头，一眼就望见了湖中怪龙的活动情况。大鹏紧盯着怪龙，它一露头，就马上俯冲下去，一口便啄掉一个龙头。这样反复五次，终于把怪龙的五个头全部啄了下来。为了彻底镇压怪龙，

松赞干布在湖上填土建了一座佛殿，命名为“昌珠”。“昌珠”的意思是“鹰叫如龙吼”，取意松赞干布变成大鹏，与龙相斗激烈时，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声。

[173] 藏俗僧人初出家时，由堪布剪去的第一撮头发。

[174] 即塔布拉杰（1079~1153年），藏传佛教塔布噶举派创始人。

[175] 古印度一教派名。

[176] 门巴族居住的地区。

[177] 在今西藏山南桑日县境内，公元1139年由大师麻吉拉准创建。

[178] 即大师麻吉拉准。

[179] 由大师麻吉拉准所传出的藏传佛教派系名，也译作“能断派”。

[180] 顿月多杰属仁蚌家族，明成化九年（1473年），仁蚌家族的顿月多杰先率军攻占前藏许多宗豁，藏中政教大权归仁蚌巴掌握，藏巴汗建立第悉政权后又归属藏巴汗。

[181] 即第四世红帽系活佛却扎益西（1453~1524）。

[182] 当时西藏地方有雅、孔、乃三个强大的第巴。在山南上部，第巴雅郊巴势力最强大；在山南下部的塔布、工布、聂、罗若、加日等地区，第巴孔绕巴势力最强大；在山南中部，雅鲁藏布江和雅拉香波曲一带，第巴乃乌巴势力最强大。

[183] 明末清初在西藏兴起的地方政权。创建者为辛厦巴才丹多吉，据称他是吐蕃王朝贵族聂氏之后裔，曾是仁蚌巴阿旺几扎的家臣。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他利用官员和属民的不满，激起对仁蚌巴家族的暴动，推翻仁蚌巴的统治，掌握了统治权，并将首邑从仁蚌宗迁到桑珠孜宗（今日喀则），自称为藏堆杰波（意为后藏之王），又称第悉藏巴，汉文史籍称之为藏巴汗。辛厦巴才丹多吉之子噶玛丹松旺波和孙子彭措南杰时，吞并了后藏的江孜、拉堆绛地方势力，继承仁蚌巴的做法，支持噶玛噶举、止贡、萨迦等教派，以武力压制格鲁派。三世达赖喇嘛与

俺答汗会见后，一些蒙古军入藏支持格鲁派，逐渐与第悉藏巴发生武装对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他再次进兵前藏，击溃帕竹政权的残余势力，格鲁派也表示服从其统治，从而建立起统治前后藏绝大多数地区的第悉藏巴汗政权。噶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却英多吉承认彭措南杰为前后藏所有地区的统治者，并赠给他一颗印。彭措南杰之子噶玛丹迥旺波于明天启元年（1621年）继位，势力更加扩大，他支持觉囊派，为觉囊派高僧多罗那他修建达丹彭措林寺。

[184] 意即拉萨河下游。

[185] 藏医病理学中无有列入，散见于藏医各科的十九种病症，如声音嘶哑等病症。

[186] 即现在的巴松措，在今西藏自治区工布江达县巴松普曲的上游。此地有一个天然的湖，该湖群山环抱，古木参天，湖面26平方公里，水清如碧。工布江达县的县城西北50公里巴嘎山腰有仙人洞，洞顶有一脸盆大小的通天眼，半山壁上有一泉，每天定时流水6次，吸引着众多游客前往参观、度假。

[187] 菩提道场，坚固永恒的地方。中印度伽耶地方一佛教主要圣地名，是释迦牟尼第三世诸佛成道处。此外，金刚座也是释迦牟尼的另一个名字。

[188] 佛教所说观音菩萨示现的一类保护神。

[189] 公元8世纪中叶，吐蕃王赤松德赞时，噶瓦贝寨、绛若鲁坚赞、香益西德三位青年译师的简称。

[190] 一植物的名称，非常像樟脑，梵义作身旺或极凉，味涩而辛，性极寒，功能清壮热，散郁火。

[191] 公元8世纪中，赤松德赞赞普时，为观察藏人能否守持出家戒律，命令试从静命论师依说一切有部出家的七人：即毗卢遮那、巴·赛囊、巴·赤协、杰瓦却漾、款·鲁易旺波、玛·仁钦却、藏勒竹。

[192] 古印度六大佛学家，被称为装饰南赡部洲的六庄严，即精通中观学的龙树和圣天，精通唯识和对法学的无著和世亲，精通因明学的陈那和法称。

[193] 即精通佛教最胜根本，即戒律学的古印度两大论师，释迦光和功德光。

[194] 佛教修行者观想凭借神力加持五欲及饮食品，成为无漏智慧之甘露，以供上师、佛三宝及自身蕴、处、支分三座坛场，积聚殊胜资粮的仪轨。

[195] 佛书旧译僧伽罗，是亚洲南部印度洋中的一个岛国。

[196] 神山的护法神祇。

[197] 酬补仪轨中供神所用各种食品。

[198] 别名玄冶将军，佛教一护法神。

[199] 即现在的波密，在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属今林芝地区。波密地区原分上、中、下三部，由吐蕃第八代王赤贡赞普之子怯蚩的后裔噶朗木王统辖。17 世纪后半叶，清驻藏大臣会同噶厦地方政府开始向该地区的普隆宗、须莫宗、玉如宗、汤堆宗、穷多宗等地委派俗官总管，征收赋税，行使职权，但噶朗木王的官员汤堆扎波拒不接受，派人杀了清驻藏大臣的送信专差。清道光十四年（1834 年），清朝廷降旨令藏政府派兵征剿波密，战争持续三年，汤堆扎波被诛，委任噶朗木为波密基巧，统辖波密。1928 年，下波密噶朗木部落头人顿堆称王，率众反叛噶厦地方政府，反被噶厦地方政府派兵征服，顿堆逃往印度。1931 年，噶厦地方政府重新划分了波密行政区，波密上、中、下三部分及穷多寺、普隆寺、须莫寺、玉如寺等划为一宗，名为“波堆宗”，把易齐、查盖、荣巴等地划为一宗，称“波密宗”。

[200] 即西藏的波密和工布。

[201] 修学佛法时的加行二十法，如积资二十支、密乘二十支等。

[202] 即二月十五日的神变节、四月十五日的成佛节、六月六日的说法节、九月二十一日的回降节。

[203] 旧时西藏地方的四个行政区。吐蕃王朝兴起后，首先统一了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流域，设置伍如、叶如、约如、如拉等四个如。该四个行政区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社会生产形态相近，各部落交往密切，语言差异小，所以被认为是吐蕃王朝的本部。吐蕃四如又称吐蕃本部四如，一直到17世纪人们仍习惯用“吐蕃四如”来称呼前后藏地区。吐蕃四如的范围大约相当于今天西藏自治区的山南、日喀则两个专区和拉萨市。

[204] 北方一神名，该神是西藏的财神，也是西藏的土著神灵。据说其身体是纯金般的黄色，从他的身上散发出万道光芒。他的右手持有如意珠的胜幢，左手上持有一只能吐宝的如意兽。他身穿华贵的飘动丝衣，头戴珍贵冠。在他的右肩上放有一个太阳骰子，左肩上放有一个月亮骰子。其经常骑一头白狮，伴神为身穿华贵铠甲的骑士，他们的左手都持有吐宝如意兽，合称为“八马神”。

[205] 藏历四月因氐宿出现，故名氐宿月。相传释迦牟尼于藏历四月十五日降生、成道、圆寂，故此藏历四月十五日三大节日相聚。

[206] 藏历六月的异名。

[207] 修道果时，总集密咒金刚乘中诸基、道、果成为三续而修习之。基位为因续，持生死涅槃无二无别之见；体位为方便续，修四灌顶相属之道；究竟位为果续，现五身五智之德。

[208] 亦译为知客或知宾，即接待内外来宾的官员。

[209] 服侍法王的内寝官员。

[210] 即白天喝酒。

[211] 引申其义为延僧诵经修法以事佛。

[212] 西藏地方的俗官。

[213] 旧时，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的制服。

[214] 屋内墙壁上部所绘彩帷上端之五梅花。

[215] 藏语意为“幔帐中的在家者”。

[216] 藏语意为“花帐中的在家者”。

[217] 避世修行的宗教徒。

[218] 藏语意为“领经师”，即带领大家念经者。

[219] 佛书译为“所缘”，即思考的事物。

[220] 密乘所说的持明男女。

[221] 14 世纪时，宁玛派佛学家隆钦饶绛著，全书共计有 13 章及注释。主要阐述了显宗和密宗一切法轮，皆为圆教之理。

[222] 即云南丽江木土司。

[223] 即夏尔巴，主要居住在今西藏樟木的立新村。

[224] 即门巴族，主要居住于今西藏墨脱县等地。

[225] 西藏工布地区一神名，是藏传佛教十二女护法神之一。

[226] 位于今西藏自治区边坝县境伍金丹达与恩珠格之间的地方。

[227] 县名，藏语译音，意为“麦穗”。地处今西藏自治区中南部，拉萨市以西，雅鲁藏布江中游北岸。北与班戈县、当雄县相连，东接曲水县，西邻南木林县，南与仁布县连接。总面积为 3 275 平方公里，辖 13 个乡，45 个村民委员会，总人口 2.8 万。元代译作“聂摩”，明时译为“聂母”，后又译为“聂马”“聂莫曼卡”“尼穆”“尼莫”“尼冒”“凝莫门噶宗”“尼木门卡溪”“孟嘎宗”等。尼木在五世达赖建立甘丹颇章政权后设宗，宗本由西藏地方政府直接委派。据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噶厦呈给驻藏大臣的官员任职情况的呈文载，尼木为噶厦直辖的 43 个普通宗之一，宗本由六品官员担任，属拉萨地区 29 个宗溪之一。民主改革前尼木境内分为尼木宗和麻江宗，1959 年合并二宗建立尼木县，隶属拉萨市管辖至今。

[228] 藏传佛教上层喇嘛以及活佛的经师，藏语意为全面护持。可教养保护，使人能够脱离生死、涅槃的老师。

[229] 实有三法全具备者，为诸法性相。例如能顶起屋梁是柱子之性相。

[230] 此处的“本人”应是指作者，但作者的生卒年是 1504~1566 年，此时还没有出生，疑有误。

[231] 断证即是远离染垢，解悟功德。所有二障及其习气全部净治，如所有性及尽所有性智慧完全证得，即是如来圆满断证功德。

[232] 密宗大圆满四大解脱法之一。自然本智从来未受任何对治之所造作，凡所显现，皆如蛇结自解，无用其他方法可以解脱者，故称为自我解脱。

[233] 藏语也简称为格西，意为良师益友，是对精通佛教经籍者的敬称。

[234] 后藏香曲河流域，今西藏南木林县所辖地区。此地是八思巴于 13 世纪所建的十三万户之一。

[235] 山口名，位于今西藏加查县境内。

[236] 即分为修菩提心、修自身为本尊、修上师为本尊、修无分别观和发愿回向。

[237] 即可察觉外境之五种识根。

[238] 即世间和出世间的二种政教制度。

[239] 古印度佛学家法称著的因明七论中属主干的广、中、略三本著作，此三本著作是解释因明之本体。

[240] 古印度佛学家法称著的因明七论中另外四本著作，即《因滴论》《关系论》《悟他论》《诤理论》，此四本著作是解释因明之组成部分。

[241] 印度佛学家对因明七论的注释。

[242] 指作者本人。

[243] 即地上天世间、地面人世间、地下龙世间。

[244] 指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

[245] 即释迦牟尼说法所经历的初、中、晚三个时期：初说四谛法轮，中说无相法轮，晚说分别法轮。

[246] 藏传佛教觉囊派的见解，即承认通达外境内心无二无别的智慧和圆成实，此智慧不沾染其他世俗事物如依他起及遍计所执等，名为他空。

[247] 即大乘佛教无著开创的广行派和龙树开创的深观派。

[248] 昂位于康区，藏区有一昂曲（河名），发源于唐古拉山，流经康区的囊谦、类乌齐、昌都等地，后流入澜沧江。

[249] 第一、二、三级千世界，小千世界为第一千世界；中千世界为第二千世界；大千世界为第三千世界。

[250] 色法之最极微细粒子。如欲界所有之八尘质聚，分别说一切有部等大师承认极微尘为无方分微尘实体。

[251] 佛圆寂后，弟子大众将其在世时的言论教义诵述总集而成的经典。

[252] 政教合一制度中执掌政教二权的统治者。

[253] 地名，位于雅砻江流域的西岸，即今天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中部，现称为新龙县。

[254] 师徒授受修行诀窍的传承系统。

[255] 即指止贡、丹萨梯、达隆三地方。

[256] 师君三尊即指亲教师、轨范师、法王。

[257] 藏传佛教帕竹噶举派中的一支派名。

[258] 即现在的云南丽江。

[259] 此处的“国师”应与下文的“活佛本波扎西”同为一人。

第十一章　第四世红帽系活佛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1453~1522）

【译文提要】 第十一章共有12节，即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幼年出家的经过；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受比丘戒；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在藏区各地弘扬教法；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为桂译师循奴贝等上师的圆寂做供奉；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在门隅等地传播教法；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拜见第七世噶玛巴并奉献诸多礼物；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调解地方之间及教派之间的纷争；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为达隆仁波切的圆寂进行供奉；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保护各教派的利益；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与王顿月多杰建立福田与施主的关系；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晚年所做的事业；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的主要弟子及其事迹。

本章译文主要记载了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的大弟子噶玛噶举红帽

系第四世活佛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的生平事迹。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出生于多麦藏区之斋雪康马地方，其父名董衮巴，母名札萨索南卓玛。其于 1462 年由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为其削发，赐法名为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并赐夏玛巴之宝冠及封书。不久，亲教师国师仁波切和轨范师贡钦嘉木贝桑波为其剃度出家并授沙弥戒。1476 年，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以尊者益桑泽巴为亲教师、尊者热觉僧格为轨范师、尊者那木巴为屏教师等五位轨范师，受比丘戒。他随从诸位上师闻习有《时轮金刚幻密》《喜乐经》《经忏》《法嗣》《慈氏法行》等无数经典。后他至康区、工布及前藏各地学习佛法，他先后随从尊者益桑泽巴、尊者洛钦、桂译师循奴贝等数十位上师闻习了大量的佛法。从本章的译文可以得知，他与桂译师循奴贝的关系极为密切。文中记载，他随从桂译师循奴贝闻习《金刚橛之灌顶》诸多佛法。当桂译师循奴贝患病时，他为桂译师循奴贝进行了诸多祈愿；桂译师循奴贝于 1481 年圆寂后，他亲自为桂译师循奴贝之遗体进行祭供，还为参加桂译师循奴贝之圆寂祈祷法会的四千名僧人发放了布施；此后将桂译师循奴贝之遗像安放于《宝箧经》中，并亲自为桂译师循奴贝的灵塔开光等。此外，本章还记载了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在藏区各地建造了许多修行地，并做了许多利他之事，如建造扎西格佩之修行地，修复寺院和佛像，为大德、僧侣们赐予衣物以及为四十位修行者赐予修行口粮，等等。

第四世红帽系活佛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一生善于结交上层人士。据记载，他之根本的僧伽以及侍从中，喜好佛法的大德与种姓高贵者最多，他经常不断地为这些上层人士灌顶、讲经等，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不仅为这些上层人士传播佛法，而且还经常出谋划策，深得这些上层人士的信赖。他在这些上层人士的资助下，修建有许多佛像和寺院。比如，他曾在乃囊寺的佛堂塑造有新佛像；在雅加地方，用金、铜铸造三十二庹高的大佛像；他还在伦珠寺大规模地修建有新佛殿；在热普岗精

心建造了九十四根大立柱面积的佛殿；在上工布的东噶岩石山上修建寺院；在当雄修建有羊八井寺，从此红帽系活佛的主寺也由乃囊寺迁至羊八井寺。此外，他还不断利用自己的威望，调解教派及地方政权之间的纷争，如调解了恰塔、雅则之间的纷争。其次，本章还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他与第七世噶玛巴活佛的交往。因二人是师徒的关系，故他经常拜见第七世噶玛巴，并为第七世噶玛巴奉献有黄金及许多的礼物。此外，他们师徒二人除主持寺院事务外，还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他们曾积极为仁蚌巴出谋划策，以对付帕竹地方政权等。

第四世红帽系活佛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晚年，在羊八井寺修造了大佛及其弟子之塑像；为前三世红帽系活佛修造了金像；于护法神殿中塑造有按噶玛噶举规制和印记的护法神像，尚在所有上下佛殿之中绘有庄严的壁画。他还在羊八井寺建有面积为一百多根柱子带有走廊的殊胜弥勒殿，建造有弥勒像，并书写金汁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他于七十二岁的藏历猴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圆寂，弟子们为其修造了银质珍宝舍利塔，经常供奉。本章最后部分还记载了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的主要弟子达垅法王南杰札巴、司徒扎西班觉、尊者塔杰钦巴、扎斋热绛巴索南热觉、恰嘉木样扎西南杰、至尊嘉色多丹等人的事迹。本书的作者巴卧·祖拉陈瓦在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六十岁时，接受了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之出家教诲。总之，其弟子众多，据记载："未曾祈请过一切种类大小佛法而成为其弟子者，在藏地的上师和官员中大概没有啊！"其弟子们继承和弘扬了他所传的佛法，建寺修行，做出许多奇异之事迹。

第一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幼年出家的经过

第四执掌夏玛巴[1]宝冠者，正如昔日贝喀觉旺波（dpal-mkhav-spyod-dbang-po）[2]所预言："其从东转世于东方，乃利益于众生。"自往昔之故乡，其出生于东方多麦（mdo-smad）[3]之斋雪康马（kre-shod-khang-dmar）[4]地方，其父名董衮巴（ldong-dgon-pa），母名札萨索南卓玛（dbra-bzav-bsod-nams-sgrol-ma）。当其入胎之时，母亲梦见在天空之上，两个月亮升起，此地的东方不太明显，在西方则极为明显，而后住在丰收的卫（dbus）[5]地等，而且非人[6]之圣士宣布："噶玛巴即将驾临斋雪康马（kre-shod-khang-dmar）。"在此地，很多人都看到了诸多吉兆。其在母腹中不辞劳苦地以安乐三摩地之法（bde-bavi-ting-nge-vdsin）[7]自居处（即指母腹——译者）言道："在瑞颜[8]藏历水阴鸡年（1453 年）龙月[9]三日太阳升起之时，噶玛巴将与日同生。"并在七月中，达热（rta-ra）寺的住持多次前来面试、认定。

当将其迎请至康马寺中之时，虹光前来迎迓，其无忧无惧地端坐于众僧之中，打开《噶玛巴文集》（karma-pavi-gsung-vbum）和《句读指导》（a-khrid-kyi-tshig-mtshams）后观看，并讲说《胜乐经》（bde-dgyes）与《噶玛传记——净土庄严》（karma-rnam-thar-gyi-zhing-bkod）等。尚亲见本尊[10]与护法等诸多神，言说许多先知[11]，对于雨水匮乏和害虫肆虐庄稼等，其用稍许之真言便将此等止息。其做有奇异的游戏之姿。在换牙时若长出虎牙之际，其看到一部分人在乞讨，想给予赏赐时，未有找见彼等，遂获得昔日之佛牙舍利。

年届十岁时，其前往东方，明见土地神来迎迓，并亲见了世尊[12]。在索脱（gso-thog）地方，其看到了诸多有缘佛像。其在嘉摩（lcags-mo）地方时，当他知道昔日法王统瓦顿丹（mthong-ba-don-ldan）未曾被敬信

之事，遂赐之以教言，使彼等忏悔。在玛（dmar）地中部，当河水涨溢使得行路有困难之时，其赐以朵马[13]，（河水）随即平息。以鼓乐之方式（rnga-rol）前来迎请。在热（ras）地，当林火焚烧之灾难肆虐时，其看到护法神降下大水，而后大火自行熄灭。对于诸多的恶行，护法神决定予以惩戒。

据说，鹿群前来迎迓，而且护送者乃是土地神[14]。到达出生地附近之时，雷电与冰雹猛烈而至，此时，其看到刹土神[15]到达而后迎请（他）。很快，因为大轨范师郭兴巴（govi-shri-pa）与往昔近侍弟子等欲以却扎嘉措（chos-grags-rgya-mtsho）的吩咐来敦请，故为迎请而前来。国师仁波切（govi-shri-rin-po-che）[16]与其见面，彼此甚为欢喜，而后其闻习有诸多佛法。

林地（gling）之主人、官员、土司等人虔诚敬信。在热塔谷布木（rag-thag-sku-vbum），其看到了刹土神。向域虹图波噶坚（yul-lhung-du-bo-ga-rgyal）之土地神讲论佛法。在岱龙塘（vdan-klong-thang），其看到了噶举派的所有上师。在长江（vbri-chu）之上，大风骤起，因为其做了缘起法[17]，（大风）遂止息。其知道，在采朵（tshal-mdo）地方来自飓风之中的不净色尘在作害，遂以次第生起之法（skyed-rim）降伏。在苏莽寺（zur-mang-dgon），于藏历马年（1462 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七世噶玛巴法王开始与其相见，为其削发，赐法名为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chos-kyi-grags-pa-ye-shes-dpal-bzang-po），并赐夏玛巴之宝冠及封书。不久，亲教师[18]国师仁波切（mkhan-po-govi-shri-rin-po-che）、轨范师贡钦嘉木贝桑波（kun-mkhyen-vjam-dpal-bzang-po）[19]拜谒，为其剃度出家并授沙弥戒。其自亲教师与轨范师处闻习了诸多佛法。

此后，其驾临了噶玛（karma）、拉岱（lha-sde）、类乌齐（ri-bo-che）[20]、董措木普（ldong-tshom-phug）等地，所见许多境相，而其回遮了对霹雳之畏怖。在波卧（po-bo）地方，传染病肆虐，其赐以了命令，

而后言道："不会再对吾等侍从有任何危害。"遂止息。在兴玛（shing-dmar）、若丹木（ro-ldem）等地，其看到了本尊护法（yi-dam-chos-skyong）与噶举上师，并因为其训诫了住宅的小鼠、土地神，遂使传染病断绝。（因为）工布（kong-po）[21]的僧俗部众迎迓，而后其于藏历木猴年（1464年）十二岁之时驾临了工布。

其驾临了玛热顶（ma-ra-steng）、达孜（stag-rtse）[22]、隆丹卡（lung-bstan-mkhar）、噶丹玛摩（dgav-ldan-ma-mo）诸地，而且在各个地方多次亲见本尊并讲述了昔日所发生的情况。在此诸地，多次亲见护法神。在玛热顶见四面观音（zhal-bzhi-pa）从外面赐予朵马。其在噶丹玛摩闭关[23]了六个月，期间虽低声念诵《宝积经》[24]，但于很远的地方都听见了，乃至于天鼓之声与花雨一再地降下，而且在梦境中其看到了无边之佛土。

米拉（日巴）曾经授记曰："其将要至（前辈）法王让迥多吉曾驻锡之山中小庙杂热（rdza-ra），建静修室。"其在加木顶（gyam-steng）[25]看到了金刚瑜伽母（rdo-rje-rnal-vbyor-ma）；在德木塘（de-mo-thang）[26]看到了观世音（spyan-ras-gzigs）在诵咒。其听到护法神的赞颂。工尊第穆（kong-btsun-de-mo）[27]（向法王）致礼，并预言了（未来的）善恶之事。在德木塘的宝座之前，长出昔日曾见到的花朵之茎和如同彩虹一样的叶子，显现极为奇异之现象。在梯木域（thim-yul）地方，其看到了大师莲花生。

其在达孜反复多次看到十方护法环绕着怙主以及刹土神。外面飓风骤起，大地微颤，周围之邪见（使法王）心生厌离，遂考虑前去天竺。当抵达杂日（tsva-ri）时，于帕由（ba-yu）看到佛母让迥杰姆（lha-mo-rang-byung-rgyal-mo）。驾临乃囊（gnas-nang）时，其亲见了金刚坛城。驾临钦莱（byin-legs），其建造静修室，并闻习了《八空行母之歌》。后其看到了金刚身如是之情形，遂做了道歌。当观相湮灭后，其对此进行修复并打开诸多新的面孔。

其亲见泗鲁迦[28]之坛城时，其他人亦看见了稍许的虹光；其于白湖边亦看见佛在湖之中央水晶塔上讲经；于石窟中，其回答了三位狮面空行母（mkhav-vgro-ma-seng-gdong-can）的问题。从阿玛热怙达（a-ma-ra-nghvu-ta）山的四面流出犹如牛奶一般的四股清泉，当流至其身边时皆变得极为神奇。在扎西宗（bkra-shis-ljongs），其与空行母商讨佛法；在深邃的山洞中，长寿泉水不断地上涨；其看到了西方旺普吉日沃（dbang-phug-gyi-ri-bo）犹如泗鲁迦，而且帝释天（vjigs-byed）[29]之色身清楚示现。其回忆起往事并言道："以前在此方向有罗刹村庄之时，降生有八面罗刹王（srin-povi-rgyal-po-gdong-brgyad-pa），吾曾为彼等宣讲佛法。"后其亲见有新五圣地（gsar-ma-gnas-lnga），并新著有《百余明法》（br-gya-lhag-gsal-ba）。其在班厦普（pan-zhwa-phug）和钦莱（byin-legs）极小的卧室中竟然可以容纳许多人，真是不可思议，并在路途的岩石上留有深深的足迹。

其到达第八个部落后，生有重病之时，对一些人言道："（我）想前去诸佛土。"启请后升起安住之心，与此同时，在大成就者藏钦巴（mkhas-grub-chen-po-gtsang-chen-po）之观相中示现出，此活佛仁波切亲自驾临并言道："因为难于教化浊世之众生，故吾要前往其他净土，尔本人又来启请，遂只好答应。"出现如此征兆之后，（众人）也奉上了安住之启请信。其驻锡于隆珠顶（lhun-grub-steng）山中时，其他人看见密教主（sngags-bdag）向其谦恭致礼，并为其赞颂。

其在梦中梦见妙音天女[30]赐予其藏青果与经函，并得到了《修辞学之智慧天成》（snyan-ngag-gi-mkhyen-pa-rang-byung）。在彩虹洲（vjav-tshon-gling）极为清楚地显现出喜金刚（dgyes-rdo）[31]，其看到了外境无遮[32]，而后打开了（坛城）之门，安坐于噶丹玛摩高高的法座之上，其手拿《文殊之赞歌——诸意念经函》，为无数众生念诵，并亲见无量佛。其从睡梦中醒来时，此《文殊之赞歌——诸意念经函》即记在心中，并心

生诸多三摩地，故其每次看到诸佛教典籍后，即知晓（其意）。

其又随从轨范师嘉木贝桑波闻习了《所有噶举派仁波切之文集》（bkav-rgyud-rin-po-che-rnams-kyi-bkav-vbum）、《乌坚念修》（ao-rgyan-bsnyen-sgrub）、《那若六法》（na-rovi-chos-drug）等所有噶举派大师的殊胜、高深论著，以及那坚帕（nag-rgayl-phag-gsum）三人关于《胜乐金刚鬘》（rdo-rje-phreng-ba-bde-mchog）、《忌年铃杵》（lo-nag-dril）、《三时剑锋轮》（gsum-dus-kyi-vkhor-lo）、《二无空行海尊胜》（mkhav-vgro-rgya-mtsho-gnyis-med-rnam-rgyal）等新旧坛城中上百的灌顶传承注疏与无数的耳传口授之语诀，而且打开诸多心要之门。在闻习制作不同坛城之基线，略为不明白之时，（轨范师嘉木贝桑波）即让他前去大师阿帕噶热（a-bhya-kva-ra）班智达身前，此时其如同睡梦中得到清楚的教诲一样，当醒来之时便领会了所有不明白的地方，故对贡钦大师（即轨范师嘉木贝桑波）心生不变之信仰。此时，其实际感受到于睡梦之中见到续部诸神为自己加持，并看见诸多幻境。其因忆起昔日诸多圣地，故使许多人心生对他的信仰，特别是他还为多丹却桑（rtogs-ldan-chos-bzang）讲述了德新协巴（de-bzhin-gshegs-pa-dkon-mchog，即第五世噶玛巴）之殊胜事迹。

第二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受比丘戒

此时，贡钦大师吩咐其他的学问暂时要保密，（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为此未有讲述。杰瓦洛惹（rgyal-ba-lo-ras）之转世即藏钦却吉旺秋凯珠钦波（gtsang-chen-chos-kyi-dbang-phyug-mkhas-grub-chen-po）昔

日于吉恰（cig-char）做邬日瓦（dbu-ri-ba）寺之怙主时，因为贪嗔于各种宿业而心生烦恼，在邬日瓦寺专注于掉举[33]。后来（他）为了打开吉恰东部的大门而前去，但因为征兆不好，遂在白海琼宗（mtsho-dkar-khyung-rdsong）修行了三年，后来岗布拉杰（sgam-po-lha-rje）前来赐予若木（rom）和日普(rig-phug）之圣地，其看到此地后，遂在日普地方建造修行地，此后又在央木（yom）等地建造了许多修行地，并做出极大之功业。因为法王本人（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即是夏鲁派[34]之善知识，故其使布敦[35]派之遍知时轮（kun-rig-dus-vkhor）与林派（glings-lugs）之大乐、八大教授等法得以发展。当对佛法大有饶益之时，热龙（ra-lung）地方的坚旺却杰（rgyal-dbang-chos-rje）在（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二十一岁时前来迎请，并敬奉有寺院等，（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也承诺让坚旺却杰随从其闻习所有佛法。其于驻地看到有许多妇人，于是言道："请不要如此做！"（虽然）一再请求，然而其不愿听，故此大藏法王（gtsang-chen-chos-rje，即坚旺却杰）心生不悦，其也未有讲佛法，并言道："如要把吾之所有寺院赐予他，僧人就要回家了。"故未有赐予。后亦做有未前去之缘起。此后，活佛仁波切（即坚旺却杰）将其迎请到此地，由于（其）具有贤正善良[36]之功德，（坚旺却杰）生起了无限虔敬之心，如同以前岗布拉杰曾为法王若必多吉(rol-pavi-rdo-rje)[37]奉献过寺院之缘起一样，（坚旺却杰）将邬日瓦的所有寺院敬献给了（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

因噶举派要求对佛法持有唯一的修证体系，而法王本人不单依赖于修证。虽有圆满果报，但是为噶举派之传承与寿命之缘起，（众人）再次请求其暂且赐予正行[38]。因此缘起[39]，其前往岗布(sgam-po)闭关（修行）。此时，僧侣如同许多鹰鸠一般前来迎迓。当其驾临兴蚌塘（shing-spang-thang）之时，其看到了所有的噶举上师在加持。其坐于岗布巴尊者[40]之法座上，讲说《塔布四法》（dwags-povi-chos-bzhi）之时，花雨降

下。其修行九个月后，出现有诸多之净相与奇异景象；其做长寿仪轨之时，看见获得六十二瓶之征兆；其修证大增后见到诸多之缘起，并反复看到普茂且·札协（phug-mo-che-trag-shad）；其为格西却札（dge-bshes-chos-grags）做七期菩提修行之时，其看到天神降下；在许诺前往工布地方之时，见到塔拉岗布(dwags-lha-sgam-po）亲临身边一再地请求法王驻锡，是时大雨将前往的道路冲毁；其在苏卡（zur-mkhar）地方拜见尊者塔布之舍利时，舍利随即增长；其渐次驾临了噶丹玛摩（dgav-ldan-ma-mo）和萨普（gsav-phu）等地，亲见尊者洛扎瓦（rje-lo-tsva-ba，译师）之后又予以颂扬。由于此时其在卫藏之名声渐增，桂译师循奴贝（vgos-lo-tswa-ba-gzhun-nu-dpal）和凯巴那木喀罗追巴（mkhas-pa-nam-mkhav-blo-gros-pa）等许多大的善知识专程前往拜谒，而且向其行礼之后并闻习了诸多佛法。（众人）启请其前来卫藏方向，（此方的）刹土神奉以承诺而且又做了圆满成就法之仪轨。其在噶丹玛摩、噶玛颇扎（karma-phog-rtsa)、达孜（stag-rtse）等地多次亲见本尊护法并予以颂扬。此后经过涅窝（snye-bo)、俄（rngod)、波卧（po-bo）等地方，从多康之洛绒（lho-rong）直至南方之十八大区（lho-lung-chen-bco-brgyad）以及丹玛（rdan-ma)、林（gling)、帕日（be-ri）等地，黄河(rma-chu）流域的人们各自前来迎请，遂使各地出现奇异之景观、干旱被消除、彩虹与花雨等征兆，以及鬼神前来侍奉等（传奇）是难以说清的。

藏历马年（1474年）二十二岁时，其经过达尔（dar）与朵（rdo）等地，驾临斋（kre)、绒（rong)、嘉（lcags）三地等东部区域。遍知一切法王却札嘉措（chos-grags-rgya-mtsho）抵达此方，当驾临其身边，随从法王闻习有浩瀚无边的佛法等，并从二位上师闻习了大量的佛法，师徒暂且一同安坐于此。

此后，其经过灵仓（gling-tshang)、类乌齐、噶玛及波沃和工布等地，于藏历猴年（1476年）二十四岁之时，自噶丹玛摩出发，而后经过

了塔布（dwags-po）[41]、沃卡（vol-kha）[42]等地方，抵达丹萨梯（gdan-sa-thel）和丛堆（tshong-vdus）、札卡（brag-kha）等地，其看到了以前在工布见过的两位天神——尊者益桑泽巴（yid-bzang-rtse-pa）与尊者那木巴（nam-pa），因已变为起气（rlangs）[43]之帝师，其便对（二位）主尊大师敬重而大加承侍，而且京俄仁波切（spyan-snga-rin-po-che）对其大为恭敬。仲春[44]四日晨时，尊者益桑泽巴成为（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亲教师以及比丘会众之引经师；尊者热觉僧格（rab-vbyor-seng-ge）成为（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轨范师[45]；尊者那木巴成为（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屏教师，其于五位轨范师中受比丘戒。其随从亲教师先后闻习有《时轮金刚幻密》《喜乐经》《经忏》[46]《法嗣》[47]《阎罗鬼卒》等以及《慈氏法行》等无数经典。其随从二位轨范师闻习有诸多佛法；其随从位于首座的轨范师循旺（gzhon-dbang）闻习了诸多佛法，而且后来益桑泽巴在外声名尽知；其随从大成就者译师索南嘉措（lo-chen-bsod-nams-rgya-mtsho）闻习了玛尔巴[48]之学说（mar-lugs）与班钦之学说（pan-chen-lugs）以及新旧（密法）等诸多教法。由于大译师之鼓舞与殊胜之功德，雅加（yar-rgyab）地方的大（女）施主多杰德玛（rdo-rje-bde-ma）之子及亲属们生起无限之敬信，大加供奉，并承诺作为施主永久敬奉，其使众人皆得以愿望圆满实现。此后，其又亲自修建了乃囊（gnas-nang）的弥勒菩萨像与噶丹玛摩的主佛释迦牟尼像等等。其还多次驾临弥勒寺（byams-gling）祈愿大法会之座首，抵达拉萨（lha-sa）和楚布（mtshur-phu）等地方，奉有无数供云，而其也为卫藏所有的大寺院供施了许多财物。拉札巴塔耶（lha-grags-pa-mthav-yas）前来迎请，其为雅桑（gyam-bzang）[49]等做利他之事，并授予恰扎西达结（bya-bkra-shis-dar-rgyas）律仪护[50]之发心。

第三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在藏区各地弘扬教法

藏历土狗年（1478年）三月，其经过哲古(gri-gu)[51]庄园，而后从札堆（gra-dol）抵达拉萨大做供养之事，并于乃囊地方随从轨范师喇嘛坚赞（bla-ma-rgyal-mtshan）处闻习有诸多佛法。其驾临楚（布）、那木雄(gnam-gzhung)、达木（vdam)、纳木错(gnam-mtsho)[52]与秋摩扎西多沃且(phyug-mo-bkra-shis-do-bo-che）之间的地方，使僧人、营官等得以满意之佛法。其在热振（ra-sgreng）寺做有供施，后被迎往达隆（stag-lung)[53]后，以佛法与财货做以布施。其从澎域（vphan-yul）和帕拉姆(ba-lam）东部，经过雯（von)，驾临沃噶却宗（mngon-dgav-chos-rd-zong)，随从尊者益桑泽巴闻习有诸多佛法，而益桑泽巴亦（从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处）闻习了《空行海之注疏》等。其于丛堆地方赐予京俄仁波切（spyan-snga-rin-po-che）许多佛法，而且为桑耶之罗刹山等做以供奉。其抵达朵伦珠拉孜(dol-lhun-grub-lha-rtse）地方，随从尊者洛钦(rje-lo-chen）闻习鄂之教法[54]时，从空中传来神鼓之声，并看见向一大海大加祈祷之征兆，尊者洛钦亦听见了四面亥母等许多（天神的声音）。因为曾经许诺过观看玛尔巴的修行地，所以其驾临洛扎（lho-brag)[55]，而后至藏历土阴猪年（1479年）驾临塞卓沃隆（sras-dro-bo-lung）地方，做以供赞[56]。其抵达堡与水相间之地方时，所有人（对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敬信因而大加供奉，其亦为众人赐予佛法与财物，并做了大量利他之事。

其开始在拉隆（lha-lung）地方建造修行地时，看到了佛母故乡之神奉上一块土地，遂建造名为扎西格佩（bkra-shis-dge-vphel）之修行地。其于此地闭关一年期间，当自己的右手垂下显现睡觉之相时，便听说楚布寺的经堂稍有崩裂以及大佛之手断裂，其即赐予许多修复工具。在卓沃隆桑普(dro-bo-lung-zangs-phug）地方，三十位修行者汇聚于大门，（其

赐以)加行[57]。自藏历铁鼠年（1480年）三月，其前往门布塘（mon-bum-thang）。当驾临普茹（ba-run）与却廓（chos-vkhor）之间的地方，于一月之内超过三百位新的大德们前来（朝拜），其为彼等加持衣物，彼等获得了比丘之名号。而后于藏历六月十五日，其建造了林周寺的经堂。后抵达扎西格佩，四十位修行者需要修行口粮[58]，其为彼等置办了精美之啖食[59]。后又驾临雅加雯（yar-rgyab-von）等地，其与诸位上师相互讲论佛法并进行商榷。其随从桂译师闻习《金刚橛之灌顶》（phur-pavi-dbang）之时，尚于梦境中看见了轨范师莲花生（padma）。其赐予京俄仁波切和诸多三藏法师[60]各自向往之佛法。此时，其在梦兆中看到自乌云之中出现了擎金刚橛黑人，并以（金刚橛）刺向其胸。于是其身体略感不适，得了涎胆[61]之症， 后又随即痊愈。其父母实际无有慌乱，遂于亚堆(yar-stod）地方建造有无量寿（tshe-dpag-med）之像，而且从(无量寿）救苦之手开始建造。当熔铸（佛像）之时，未有焚烧颗粒青稞，而是在模具的间隙中即得到了（佛像）。

京俄仁波切从曲绛卡(chu-byang-kha)[62]抵达乃东(sne-gdong)[63]之寺座，而后迎请（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其赐以如愿以偿之佛法。其赐予仁蚌之内哨措结巴（rin-spungs-nang-so-mtsho-skyes-pa）和乃巴（snel-pa）之威夏（dben-sha）等人各自向往之佛法。在藏历九月一日时，其著有《万偈吉祥颂》。其于亚堆（yar-stod）地方，塑造有一尊大佛像，并举行开光仪式。

其受恰巴（bya-pa）之迎请，从鄂斋（ngor-bral）地方经由邺（g-ye）和俗坡（sho-po）[64]地方，并于十月一日驾临却结伦波（chos-rgyal-lhun-po），（众人）大加敬信而供奉之。其大加供奉用金粉（装饰）之佛塔与殊胜大成就者噶玛巴的授记[65]之佛殿。其驾临桑波切（zangs-po-che）等地后，在六座寺院做了供奉。于恰（byar）地之寺院，其赐予大圣上师(bla-ma-vphags-chen）等人诸多佛法。

第四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为桂译师循奴贝等上师的圆寂做供奉

到达杂日（tsva–ri）地方后，其在此地的上部弘法并施予大量的财物，在此地的下部塞瓦采（gsil–ba–tshal）传授有帕木（竹巴）之生圆满菩提心，并使所有的僧众得到如愿以偿之教法。此等之时，其身体经常有点不适，虽以医术治疗却无助益。然而在此地方有一士夫（skyes–bu）执兵器四处（游走），而且朗声大笑，后以兵刃将其生病之处悉数切成碎片，其观见了此相，身体随即腾起并剧烈摇动，而后痊愈。此后其驾临却结伦波（chos–rgyal–lhun–po）地方时，尊者益桑泽巴（rje–yid–bzang–rtse–pa）已达九十三岁的高寿，虽年岁已高，但不生惑乱心[66]，身体轻捷而安适。但因为身染各种邪气[67]，其已闻悉到(尊者益桑泽巴）有微恙，于是为他做了许多敬事[68]。因其知悉(尊者益桑泽巴)将要涅槃之征兆，遂奉上如此文告，之后不久（尊者益桑泽巴）圆寂。

擦玛瓦（rdza–dmar–ba）前来迎请，并向其奉上一座寺院，而后其与（擦玛瓦）在央木（yom）等地共同做增上缘[69]。迎请至德邬热（rtevu–ra）地方，其本人的具礼弟子恰洛仁钦却吉（chag–lo–rin–chen–chos–rgyal）奉上了非常多的灵像[70]。于藏历十二月六日，其为却廓伦波(chos–vkhor–lhun–po)[71]的佛塔开光。其为桂译师循奴贝圆寂（1481 年）进行诸多祈愿之时，观见了大量的净相[72]。后来，其自嘉热（rgya–rab）经由邺（g–ye）地，而后驾临廓曲宗（gor–chos–rdzong）[73]之时，尊者洛钦（lo–chen）前来，告知没有得到其长寿永生[74]之加持。其在哉塘吉拉耶（rtses–dang–gi–bla–yel）法会上为参加桂译师循奴贝之圆寂的四千名僧人发放了大布施，所讲授的佛法使彼等如愿以偿。其又在寺院中为（桂译师循奴贝）之遗体进行祭供，并将（桂译师循奴贝）之遗像安放于《宝箧经》（za–ma–

tog）中。

藏历水虎年（1482年）元月三日，其被迎请至琼结达孜（vphyong-rgyas-stag-rtse），朝拜了德庆山（ri-bo-bde-chen），并大加供奉。（因为人们）对其十分地崇信，遂成为了根本施主[75]。后来在雅加（yar-rgyab）地方，其与尊者洛钦讨论佛法。后第七世噶玛巴从多康（mdo-khams）抵达卫（dbus）地，其前往拜谒（第七世噶玛巴）时，从雅加地方带来大量的供品。大轨范师国公巴（guvi-gung-pa）前来拜见，其外出迎接。藏历元月二十六日，在楚布的吉祥新宫中师徒二人相见。藏历二月一日，其举办了盛大的聚缘喜宴礼，其随从第七世噶玛巴闻习了许多显教的经教论，并做了许多利他之事。达隆巴（stag-lung-pa）前来迎请，其经过吉佩（skyi-vphan）地方时，六个寺院的僧侣前来迎接，而后于大佛殿中拜谒。自三月二日晨，其随从贡钦阿旺札巴（kun-mkhyen-ngag-dbang-grag-pa）闻习有止（贡替寺）、丹（萨替寺）、达（隆寺）三寺的许多教法，并为法王及同门等人讲授有《深奥佛法意》和《空行全集》等，在法会上传授了《塔布四法》。（众人）敬献的财物彼此双方皆甚丰，其渐次从吉雪（skyi-shod）和吉麦（skyi-smad）抵达雄斋兴（gzhung-spre-zhing）供奉了活佛之灵塔。于朵桑丹寺（dol-bsam-gtan-gling）尊者洛钦为其传授了《六加行》（sbyor-drug），故看到了“大空色身”以及诸多深奥之要义。其圆满闻习了诸部律经，并闻习了法王统瓦顿丹的《足铃身洲中广灌顶经》和《空行海注》。其与轨范师一起来到了札卡央寺（brag-kha-yang-dgon），而后为桂（译师循奴贝）的佛塔进行开光。

其驾临弥勒寺（byams-gling）祈愿法会，讲述了诸多佛法。而后经过牧区，拉札巴塔耶（lha-grags-pa-mthav-yas）前来供奉。其看见了洛扎东部（lho-brag-shar）[76]的善言师觉波（smra-bo-cog-po）之圣地。其做法（护持）檀香、小麦、青稞等，并在恰隆（cha-lung）静修室修行二十日。而后其来到了僧人处，独自笑着扎起六个顶髻，每位施主各自将琼

仓(khyung-tshang)大块土地敬献出来，其为彼等赐以增上缘。其驾临僧格宗(seng-ge-rdzong)[77]，雅卓（ya-vbrog）万户长伦珠坚赞巴（khri-dpon-lhun-grub-rgyal-mtshan-pa）前来供奉。驻锡于扎西格佩（bkra-shis-dge-vphel）之时，其为楚布寺的大轨范师国公巴做善逝佛事。此后不久，迎请其前往贡玛衮嘎勒巴（gong-ma-kun-dgav-legs-pa）善逝之首座，其即从雅卓经亚堆（yar-stod）驾临彼地。后来在藏历七月二十五日，其在五百多人的法会上做供奉灵塔回向（gdung-mchod-kyi-bsngo-ba）[78]。后来在藏历八月十三日，在哉塘吉拉耶(rtses-dang-gi-bla-yel)法会上，其成为了五千会众之座首。其赐予了土司诸多的师法[79]。其在恰达尔（byar-mdar）与尊者洛钦相会，后来其在亚堆的所有地方行利他之事，随后抵达牧区，为彼等（施以）甘美良药。

其驾临拉隆（lha-lung）时，出现了很多不好的梦兆，（行）至扎西格佩之时，（告知）尊者洛钦圆寂的信使抵达，而后其在藏历九月十七日出发，于二十一日驾临伦珠拉孜（lhun-grub-lha-rtse），对（尊者洛钦）之遗体进行了供奉。一天晚上梦见其坐在桂（译师循奴贝）与尊者洛钦二位的身边，其感觉到二位上师之身如蕴[80]之光汇聚，升入空中渐渐逝去。此时，因为心中敬信，其随此痕迹寻找究竟是什么？后看到（二位上师）就像是在西南空中射出的箭一样消失了，并看到他自己一个人返回。此乃是《时轮金刚经》[81]所说的智慧身成就之标志，上述皆为法王（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本人所述。此后，其对（尊者洛钦）之遗体进行净治，并在僧人驻地岗巴（sgang-pa）和译当（rtses-dang）等地赐以僧茶和大量的布施。自雅嘉（出发），其安坐于（尊者洛钦）圆寂之地唐东钦茂(thang-ston-chen-mo）的座首，并著有《尊者洛钦之赞颂》和《尊者洛钦传记——神奇之海》。其在于此期间，尚为恰罗(cha-lo）译师等三人传授有《二分别心之论》等。

第五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在门隅等地传播教法

藏历十一月三日，其被迎往贡嘎（gong-dkar）[82]地方，并在金刚座[83]上做以祭祀。其以威德之自在为衮噶那木杰（kun-dgav-rnam-rgyal）灌顶并赐予诸多加持，其在伦珠拉孜为尊者的塑像进行了开光等，后又从雅卓驾临洛扎，并在塞绰沃隆（sras-dro-bo-lung）做以祭祀。普塘巴（bum-thang-pa）再三恭请，而后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其驾临伦珠寺（lhun-grub-chos-sde），并大规模地修建了新经堂。

其之根本的僧伽以及侍从中，喜好佛法的大德与种姓高贵者最多，其无论驻锡何地，如此灌顶、讲经等利他之事相续不断，并每日不断地写出（关于）一切显密佛教理论的心得之作，此即是经常流传之传记。此时，佛教在边地徒具虚名，因为邪魔不堪忍受，在施主之中出现了纷争。瘟疫危及了身前诸侍从之时，其稍加思索之后，便特别生起了心力，并以三宝为证[84]做以祈祷，而且身前诸侍从也就解除了痛苦。此后，其以冰泥和药泥圆满塑造了三世诸佛、近侍八大弟子、二忿怒神等（塑像），并做以大量的供奉。巴卓（pa-gro）等地的西门隅的人们和古茹隆（ku-ru-lung）等地的东门隅的许多人以及东日海（dung-ri-rgya-mtsho）等地的人们前来迎请，其并未应允前去，但是因为拜谒之人无数，就接受了彼等之供品。（如若出家人）仅仅凭借僧装，无有如何戒律之名，无数僧侣皆要从各自理解的戒律出发，进行祈祷，故其为无数的门隅出家人赐以戒律。

上师益希嘉措（ye-shes-rgya-mtsho）师徒从工布前来迎请。冬至日时，其莅临朗替（glang-mthil）与东（日海）等地，此时万木枝叶繁茂，橄榄子成熟，格萨松巴（ge-sar-gsum-pa）等花朵盛开，看到美（景）胜过了夏天，马上使倦怠之心得到了恢复。藏历十二月一日，其驾临热佩

(re-phal)、札顶(brag-steng)、东里(dung-li)等地，十七日抵达寺院。藏历龙年(1484)二月上弦[85]，其做迎神安住的仪轨并设盛宴。此时，魔鬼以力蛊惑，许多人在马上疾驰，思虑就如鞭打(马)身之时，彼等听到了佛(语)，拉住了坐骑，而后衣服与大氅被翻到了头上，由于一下子(遮住了)正前方，(他们)稍微有些迷乱与无助。噶波乃囊(kam-po-gnas-nang)德彩堪布(bde-tsha-mkhan-po)的一位侄子从马上下来，因为受到了保护，暂时能够(避开魔鬼)，后来所有的马队穿过了此地。他本人(指德彩堪布的侄子——译者注)后来被杀死，并在门隅地区转世为人。显而易见之结果就是现在所谓的"德彩(bde-tsha)上师"行利他之事。

二月底，其策骑前往藏地，并抵达了其弟子之幻化宫。此时，因为看到了在宫堡[86]中极其恶劣之侍奉，其便在圣人的小寝室中下令让圣人之侍从及其密咒师们将汤药放入牦牛奶中，做好后作为迎神安住之供品。因为这时尊者巴卧(rje-dpav-bo)发出信号，其就驾临了此方，开始为其弟子之寝室做迎神安住的仪轨，见面后(其弟子)闻习了有关佛法。后其离开扎西格佩(bkra-shis-dge-vphel)，并将修行地托付给施主们。其传记中记载："因为此修行地极为重要，吾等即以执持佛教之名而生活，对此就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还要更加努力。"

后从汤桌(dang-spro)经过梅塘(sman-thang)和卓章达(vbrog-brang-mdav)等地方，在朵绛林(dol-rgyang-gling)受到大施主的迎接，后在扎西那木杰(bkra-shis-rnam-rgyal)为地方官多杰德玛(rdo-rje-bde-ma)母子赐予了佛法；在上师的修行地萨木丹林(bsam-gtan-gling)为(僧侣)赐予了深奥之语诀；在绛林(byams-gling)为王格瓦旺波(dge-bavi-dbang-po)讲述了上师之传记等，并转有诸多法轮；在伦珠林(lhun-grub-gling)为王子母子做了多种灌顶。藏历六月十二日，受京俄贡玛钦姆(spyan-snga-gong-ma-chen-mo)之邀请，抵达乃东(sne-

gdong）宫殿，赐予诸多灌顶和佛法，并于大法会上讲论有《修行五分》[87]；九月一日出发，前往雅堆（yar-stod）之东西方向做利他之事，复返往乃东（sne-gdong）驻锡，并讲论佛法。

第六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拜见第七世噶玛巴并奉献诸多礼物

受第七世噶玛巴之命，于十月六日启程，经过雅孔（yar-gong）、卓（vbrog）、绒钦（rong-chen）、仁蚌（rin-spungs）[88]等地，并受到各地大施主们的侍奉，后经雅鲁藏布之北路，于邬由普嘎（vu-yug-phu-dkar）地方拜见了第七世噶玛巴，其（为第七世噶玛巴）奉献有黄金及许多的礼物。为利益众生，其从经藏中（拿出）百余部赐予法会，而后（众生）祈祷后得以闻习，后为营官及其师徒等大营中的所有僧伽赐予了诸多灌顶教导[89]与经教。

其根据（第七世噶玛巴）所下达“前往卫地和南方一带的切古（che-gu）地方调动功业以帮助（众生）”之命，抵达坚巴（rgya-pa）地方。而后其于藏历木蛇年（1485 年）三月二十七日出发，朝拜了阔沃（gos-sngon）寺之佛堂。其拜谒努达却隆（snubs-mdar-chos-lung）寺之大堪布热塔那瓦兑巴（radna-ba-vdus-pa）之时，由于其讲授有噶举派所主张的见、修、行、果之有关佛法，故使（大堪布热塔那瓦兑巴）对其大为敬信。仁蚌巴（rin-spungs-pa）之王多杰才丹（rdo-rje-tshe-brtan）等人依旧对其拥戴并进行盛大供奉。而后其渐次前往，出现有少许危难之征兆，其遂于雅卓雍错湖（ya-vbrog-gi-mtsho）庄严之岸的附近一处寂静之地闭

关[90]七日，之后看见了危难已被排除之征兆，并看见了鄂洛(rngog-lo)[91]与玛（尔巴）的出生地，故大生敬信之心。四月上旬之后，其在雅加(yar-rgyab)地方的大施主索南（bsod-nams）的地域，大做佛法之功业，而后再次驾临乃东王宫(sne-gdong-rtse)，讲授了诸多噶举派的教法。后被迎请至雅堆（yar-stod）和洛（lho）一带，其调解雅则（ya-rtse）双方之间的纷争。因为雅桑京俄(gyam-bzang-spyan-snga）之法缘，使其获得了非常年轻的身体。其经过达孜、贡塘（dgon-thang)、喀脱（mkhar-thog)，后驾临拉萨的布达拉，讲授有诸多教法，摒弃了大小官员中之不善者[92]，亲手塑造大司徒之身像以及建造了年波（ngang-po)河[93]之铁索桥。其驾临雅加地方，于比丘岗巴(dge-vdun-sgang-pa）等地转动法轮，于此时使遁世者舍离家庭充当僧侣。就像贝喀觉巴（dpal-mkhav-spyod-pa)[94]在梦中所听到此弥勒佛像言道："尔在将来会完成的。"而后其按照此吩咐塑造有弥勒佛像。此时，贡玛因为病患而前来迎请，后因其赐之以无死鼓音（vchi-med-rnga-sgra）之灌顶等等，（贡玛）得以从病痛中解脱。此后，其又在雅加地方为本钦贡嘎仁钦杰布(dpon-chen-kun-dgav-rin-chen-rgyal-po）讲授了大手印之教法。

第七世噶玛巴的命令到达，而后其于七月四日出发，抵达桑普(gsang-phu)[95]，为桑普寺之净胜度母（sgrol-ma-rtsod-rgyal-ma）敬献一副衬垫，并于拉萨（lha-sa）做了许多的供奉。后庄园主乃乌巴（snevu-pa）为其做了供奉。其于此地诵道：

此时于十五日之梦境，
宝贝因陀罗尼[96]闪光芒，
找到善形二身合为一，
牢记未来时分之授记。

对此，昔日曾认定一位活佛有两次转世，然而果如有两次转世，若因陀罗尼又需要（二位）彼此存在的话，则对合一而不适。此后，其被迎请至达隆(stag-lung)[97]地方，而后彼此(相见)甚喜。于藏历七月晦日[98]，在达木敦山（vdam-stong-ri）上，其拜见第七世噶玛巴。此时，楚布国师（mtshur-phu-go-shri）师徒于巴热（sku-mched-la-pa-ra）地方发生有少许摩擦，为了平息（此摩擦），其奉命前往平息，而后其至堆龙（stod-lungs）并使彼等之（摩擦）平息。其后又于十一月四日，前往拉萨与第七世噶玛巴师徒相见，（第七世噶玛巴）受国师仁波切(govi-shri-rin-po-che）之命，为其敬献祝福礼品，本应授权于国公巴（guvi-gung-pa），复因国公巴有极大之功业，此生无须做服侍工作。总之，国师仁波切班觉顿珠（guvi-shri-rin-po-che-dpal-vbyor-don-grub）之遗教再三吩咐道："祈请将吾之此传承赐予此位红帽活佛（sprul-sku-zhwa-dmar-ba），而且因为他本人往昔有两次转世之经过，故祈请交予工布（kong-po）之主人，而且祈请在任何地方师徒二人无论如何不得分离。"随即国公巴将此（遗教）交给仲普国师（vbrong-bu-govi-shri），而且将寺院的管理委托于工布之主人，暂时一定需要服侍，但未有出现。由于出现有桂译师（rje-vgos）再三邀请前往卫(dbus）地之（幻境），故此专门修习所有显密佛教之闻、思、修之教法，并做任运自成之利他和无量之成就。从拉萨取道，（第七世噶玛巴）师徒一同经过雄（gzhung）、札（gra）、堆（dol）诸地，于十二月二十日受贵巴钦波(bkod-pa-chen-po）之迎请，而后京俄孔玛采尼仁波切（spyan-snga-gong-ma-tshes-gnyis-rin-po-che）初次与第七世噶玛巴相见。

藏历羊年（1487 年）二月中旬，（第七世噶玛巴与第四世红帽系活佛）师徒二人转动法轮并做以无量之供奉，后来师徒共同驾临雅堆东部偏西的地方时，授予意乐林园（bsam-bde-skyed-tshal）的二位僧人以空行海之灌顶等。驻锡于雅仔塘（ya-tse-thang）时，师徒二人共同以温和

之法（调解）了纷争。珞隅王向（师徒二人）进行了服侍和供奉，而后即前往大寺。其本人（即第四世红帽系活佛）于五月中驾临了雅堆东部偏西的地方和雅加地方。其用了两个月又两天塑造弥勒像，并首次进行了开光和圆满布施。后来，其又被迎请至吉雪（skyi–shod）地方，由于其曾在乃囊（gnas–nang）寺的佛堂塑造有新佛像，故于此月下旬十四日，进行了开光、正行、喜宴等。其于十一月十日驾临拉萨以来，渐次前往（各地）。在昌布（vbrang–po）之金刚岩（rdo–rje–brag）前面师徒二人相见。后来在雅加（yar–rgyab）地方，其下令用金、铜铸造三十二庹高的大佛，而后珞卧扎西衮（glong–bo–bkra–shis–mgon）用羊毛换取了许多的金、铜等，并奉献出来铸造成大佛。后迎请前往工布地方，于其面前幻变出乘骑，贡玛（gong–ma）及其随从亲自护送其至沃喀扎西塘（vol–kha–bkra–shis–thang）[99] 之间的地方。由陇拉（glong–la）经从茄尼（bye–nyil）地方，其暂时驻锡于塔布央寺（dwgas–po–yom–dgon–pa），仲巴（grum–pa）父子对其大为拥戴并进行供奉。其于谷热寺（sku–rab–gdan–sa）念诵吉祥语祝福贡嘎坚赞巴（kun–dgav–rgyal–mthsan–pa）坐床；其于上工布（kong–stod）[100] 的东噶（dung–dkar）岩石山上修建寺院。总之，据说钦氏神[101]也是属于黑品[102]，其听见钦氏神也在东噶岩石之地为其托有一梦，让其使仁普圣地等兴盛。各地（的人们）皆对其极为拥戴且供奉，其遂驾临噶丹玛摩（dgav–ldan–ma–mo）大寺。

藏历土猴年（1488 年）三月二十二日，其为热普岗（ras–bud–sgang）之圣地举行破土仪式[103]，而后精心建造了九十四根大立柱面积的佛殿，（包括）经堂、内殿、走廊、转经堂以及门楼等。诸位吠陀师[104]也从雅加地方前来为其服侍，说话之间便证得了究竟，而且彼时由于善业，故见面后即在讲、闻等诸方面非常相和合，同时在诸方面也根本未受到病魔和牛皮船等的危害，故使所有人觉得特别奇怪。一时，邪道蛊惑人心，此刻纷争汇集而生，而后其颂扬了至宝[105]，生有护法之功业，做了止息之火

供，故此（一切）止息。藏历十月，其在察隅（phrag-yul）等地，其以密法使黑水河变为白水河。

从藏历鸡年（1489 年）开始，其周游普塞（phu-gseb）、鲁囊(klu-nang)、达瓦（rta-ba）等各地，接受了旧俗（敬献）之鲜花，其在达孜慈悲岗（stag-rtse-thugs-rje-sgang）建造修行院。于预言堡(lung-bstan-mkhar）用水晶制成的殿堂之中看见佛像全身闪耀着光辉，由此善缘可看见成就无间善业之征兆。此时，第七世噶玛巴自娘卡(nyang-kha）地方驾临，工布地方的居者与行者们同时前往上达瓦（rta-ba-stod）迎迓以及进行了热情的招待，而后其驾临噶丹玛摩（dgav-ldan-ma-mo），消除了本年三灾之厄运。后来驾临扎西君（bkra-shis-ljongs）和晋勒（byin-legs）地方，其使所有能够见到者们清晰地看见本尊，并开启许多昔日未见之佛尊。复驾临噶丹玛摩之时，其又著有《圣地之安立——持金刚之谕》(gnas-kyi-rnam-bzhag-rdo-rje-vdzin-pavi-zhal-lung)。此时，夏鲁译师(zha-lu-lo-tsva-ba）随侍其左右，故其下令将以前未有翻译的《俱舍论释——悬挂天空之铁雷》（mdzod-vgrel-gnam-lcags-thog-gzer）翻译出来，此后（夏鲁译师）很好地进行了翻译。

藏历狗年（1490 年）六月十日以来，其建造好（羊八井）佛殿之后，又绘制了早期噶举派上师的画像。为了从卫地迎请大佛，其动身从比米瓦拉(pimbi-la）地方出发，抵达藏地隆恰（lung-bya）与却结伦波(chos-rgyal-lhun-po）为洛举旺波（lho-rgyud-dbang-po）兄弟、大贤哲格桑却吉嘉措（mkhas-pa-chen-po-bskal-bzang-chos-kyi-rgya-mtsho）、却坚诺布活佛（sku-skye-chos-rgyal-nor-bu）等人加持、灌顶，并赐予《噶举传记》等。在雅堆（yar-stod）地方给所有的大施主们施以五陀罗尼灌顶[106]等； 在乃东地方与施主见面；其驾临雅加地方后，为大佛母金刚德玛(yum-chen-rdo-rje-bde-ma)之善逝进行了大善根之回向。其受天竺东部布噶木噶（pukkma）地方之比丘擦聂那芒卡（dsnyva-na-mangga）催

劝，用梵文著有《玛哈普底（ma-hva-bonghi）颂赞》。

（藏历猪年）二月三日，京俄贡玛（spyan-snga-gong-ma）自桑耶的协索（shan-so）地方迎迓，其与施主共同抵达丹萨梯（gdan-sa-thel）寺，为三所依[107]精心地奉献有所需一切财物，并将实物(清单)交付给丹萨梯寺的会计，并请求其今后赐予法位。在绛[108]地的宫殿中，师徒们聚会之时，其赐世族以名号及（京俄贡玛）居士戒。其与施主驾临泽（rtse）地，而后其著有《修行之体验》。在施以了百余次长寿灌顶之时，其看到了恶兆。此后，其前往琼结(vphyong-rgyas)[109]，被护送至贡塘（dgos-thang）寺,其做了许多善事。五月二十日，其为扎西泽巴（bkra-shis-brtsegs-pa）之精舍进行开光仪式，而后驾临雅加（yar-rgyab），为誓言三尊[110]像进行开光。此时，因为贡玛（gong-ma）突然（感到）疲惫，故此迎请其，虽然匆忙地赶到，但由于已经圆寂所以未能见面，以延僧诵经之法为之增益，其位于祭供和大圆满法会之首。此时，虽然（身处）极大困境，其仍能化悲心为吉祥。贡蚌钦波(kun-spangs-chen-po）承担了内外之事务，为顺利完成大佛的塑造，迎请其前往噶丹玛摩。所有做这些（事情）之时，由于恶劫的原因，虽然有很大的困难，然而其无有任何障碍地完成了（这些事情），为感恩三宝，其写有《百偈颂》。

第七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调解地方之间及教派之间的纷争

藏历水鼠年（1492年）新年之后，上师益希嘉措（ye-shes-rgya-mtsho）为噶丹玛摩的一尊佛像制作了一新座。三月八日，为尊者桂（译

师循奴贝）的遗骨净治之时，其在泽（rtses）和堆热（stod-rags）两地皆布施有金子。其答应前往工布，但是军队在雅砻（yar-lungs）已经集结，因为需要其前往赐予教导，所以推迟前往（工布）。驾临哲古地方后，其成为了恰格桑巴（bya-bskal-bzang-pa）受近圆戒之亲教师。王顿月多杰的军队威胁所有亚贡（yar-gong）诸地，而后其施以无畏施[111]，并为贝那坚旺巴（dpal-bsnams-rgyal-dbang-pa）赐予许多佛法。

藏历水牛年（1493 年）二月，其从雅加（yar-rgyab）为佛祖敬献有服饰等大量的财物。 第悉帕木竹巴[112]之智囊团前往卓衮仁波切（vgro-mgon-rin-po-che）[113]之寺院，请求其赐以（帕木竹巴）世系（政教）两方面之怙恃。贝喀觉旺波（dpal-mkhav-spyod-dbang-po）在《未来预言》（ma-vongs-lung-bstan）中曾说道："因为乐于完成尊者帕扎热咱（rje-btsun-bdsra-rva-dsva）之意愿，但为了完成此意愿，请前往洛哈第（chu-bo-lo-ha-ti）河边获取（之）。"其知悉时机已到，遂亲口说（将要）执掌丹萨钦波（gdan-sa-chen-po）之法座。此后便驾临于法座之上，就任第悉帕木竹巴（政教）两方面之首领。昔日在执事未有出生之时，其为此世袭做过庆典。后来（执事）降生，未成年期间即以悲心护持政教两方面（之社稷），故看见蔡尼仁波切（tshes-gnyis-rin-po-che）之神，所有的执事认为此位法王[114]是世间唯一的大恩人， 其他任何人也无法承担（此任）。此后，王顿月多杰又前来迎请，其驾临曲水伦波赛（chu-shul-lhun-po-rtse），并且满足了（王顿月多杰的）愿望。达隆仁波切（stag-lung-rin-po-che）邀请其前往彼处，并欢喜相见。

后驾临楚（布）寺中，其赐予俄楚热绛巴（ngo-khro-rab-vbyam-pa）等人《修心》（grub-snying）等。在楚布寺，其朝拜世间庄严之大佛（rten-chen-vdsam-gling-rgyan），并予以供奉。

从藏历六月一日以来，其于那木则（gnam-rtsed）、定达木（ldeng-vdam）、尼仲（snying-drung）、拉普（lha-phu）等地做利他之事。其在月

贡寺（yor-dgon）为贡秦钦波（kun-mkhyen-chen-po）灵塔进行供奉。藏历七月，其于达隆仁波切处闻习了诸多佛法，而且任法王胞兄受近圆戒之轨范师，并赐予诸多佛法。此时，霹雳降下而无一受损，佛法与财物使双方皆大欢喜。后来，其又抵达拔绒（vbam-rom）、朗林拉（glang-ling-la）、玉那泽（gyug-sna-rtse）等北部地方，做了很多利他之事。其经过了吉曲（skyi-chu）[115]之源头米第曲（smri-ti-chu）河后，翻越过了恰琇（bya-zhu），抵达娘（nyang）、隆（long）、札（brag）等三地之娘卡（nyang-kha）地方时，众人皆恭敬拥戴并大加侍奉。在佐丹寺（dzo-gdan-dgong-pa）其任命了上师。

藏历虎年（1494年）新年之后，其驻锡于衮仓（gun-tshang），而后亲自驾临吉祥帕木竹巴尊前，因为（菩提之心）沉入于心，旋即一位殊胜修行者降世。其在萨普（gsav-phu）看到了雪卡地方的长寿老人；在多闻山上，其亲自拜见了第七世噶玛巴活佛，并使其详细地见到了殊胜三所依等。驾临噶丹玛摩之后，其著有《妙善大佛之宝陀罗尼》（gzungs-bzhugs-legs-pa）。在此期间，塑造有八近侍弟子的殊胜吉祥像，并制作有木质漆画等。是时请求其前往恰塔（bya-drags）中间，其消除了对恰古（bya-skur）之冤仇。贡蚌钦波（kun-spangs-chen-po）施以心法之功，遂于柽柳女墙[116]之间修建有一座神殿。在察竹蔡（phrag-grum-tshal），其梦到多闻子[117]将飘带交予其手中，由于手执（飘带），遂向多闻子之上方飞去，到达一无量净土，言道：“此乃兜率天[118]。”旋即又言道，看见了天界、下界、帝王、人等。如此感觉到弥勒宫的屋顶如彩云一般，光芒闪耀少许，从中什么也看不到，故其梦醒。

藏历兔年（1495年），其驾临了下工布与波密地方，于寺庙等处进行盛大供奉。在普龙寺（phu-lung-dgon）附近，其于梦中看到了如此这般的止贡梯寺。其于秋尼玛（chu-nyi-ma）之贝喀觉巴（dpal-mkhav-spyod-pa）圆寂之处，建造有佛塔，而且其所做的善行一直相续不断。其又

前往工布，于多闻园（mang-thos-tshal）为噶玛赤列巴（karma-vphrin-las-pa）授予时轮金刚灌顶（dus-kyi-vkhor-lovi-dbang）等，并使佛堂内外吉祥如意。此后，其驾临噶丹玛摩，十月十三日，依止启达降巴（vchi-bdag-vjoms-pa）进行善住[119]，十四日做前行，十五日做正行，颂扬佛教相续不断，运用此转轮功业之广善发回向之愿。又举行了盛大的喜宴、礼节之后，将其迎请到僧众首座之第七世噶玛巴之庄严坛场中。十二月十日，其为政教之喇嘛、官员、诸贤士、数千百姓赐予吉祥，并为数万僧俗众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布施。一个多月来，（迎请的）喜宴相续不绝，并出现有一切信众绝无争斗等奇迹。十二月，其抵达则拉岗（rtse-lha-sgang）。

第八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为达隆仁波切的圆寂进行供奉

藏历龙年（1496 年），其（却吉扎巴益西）举办了盛大的藏历新年演出活动。因为无法完成所有的佛语教言，（人们）献上了净罪之言辞，而且觉得需要在（言辞）之上加盖印章，而后一再地（请求）觐见，且亦有困难，于是祈请（在信函）末尾以顶礼的方式（觐见）。此后，其驾临了噶丹玛摩（dgav-ldan-ma-mo），并做了一些适当的吩咐。后经过了东噶扎（dung-dkar-brag）、塔布（dwags-po）、沃喀（vol-kha）[120]等地，抵达丹萨梯（gdan-sa-thel）寺[121]，为卧室（gzims-mal）中的金佛像进行开光。在拉耶钦摩（bla-yel-chen-mo），其为聚集如海的僧伽赐以礼品，世袭官宦为其进行了盛大的供奉，是日即抵达了其之寺院。虽说昔日因为

在诸方面由于修行的原因而容易进入（此寺），故出现连续不断有住寺的人，但其考虑将以营盘的方式向各地发展。所有的政教显贵大人前往寺院，并依次献上吉祥之礼物。其被迎请至秋瓦吉日（chu-bar-gyi-ri）地方，后其抵达了雅加（yar-rgyab）地方，著有《恒常不变富足之赞颂》。在雅堆（yar-stod）地方，将其迎请至王米久旺波（mi-vgyur-dbang-po）之部的首座，王那木杰沃（rnam-rgyal-vod）恭敬地供奉其，而后其恩赐佛法，将佛法、教言、资粮赐予所有师徒，并为佛像开光，还在泽当（rtses-dang）的集会地和三座寺院等发放斋茶和布施。其为本钦古噶仁钦旺吉杰波（dpon-chen-kun-dgav-rin-chen-dbang-gi-rgyal-po）剃度出家为僧，被(人们）称为“智慧方便大乐遍知一切”[122]。此时，因达隆仁波切（stag-lung-rin-po-che）业已圆寂，他的兄妹等人迎请其。后其经雯（von）和澎域（vphan-yul）驾临。路途中驻地的喇嘛与官员以及那烂陀（nva-lendra）、日沃噶丹（ri-bo-dge-ldan）等地寺院的所有师徒礼敬其，而且用一切财富供养其，并请教有关佛法。其行至达隆塘（stag-lung-thang），向（达隆仁波切）的舍利做以供奉，而且从喜金刚之门（开始）祭供。在无数僧俗集会之上，其做了极大的供施，并安坐座首，并赐以回向供。礼拜之后，为（达隆仁波切）之圆寂，其敬献有许多供品并做以布施。由于银塔之缘,其赐予了大资具加持[123]，而且将政教两方面之（事业）赐予了法王（达隆仁波切）之兄弟，其还在此地的修行室中做了盛大的（供奉）等。此时，札底浦擦（bra-ti-phu-tsha）等许多多麦（mdo-smad）藏区地方的拜谒者前来，其赐予佛法与财物，使众人心满意足。其又抵达拉萨，向觉沃仁波切(jo-bo-rin-po-che)[124]做了供奉。应王阿旺那木杰(ngag-dbang-rnam-rgyal)的王子之请求，于乃邬[125]做了供奉，并为(王子)授予金刚瑜伽母之灌顶。在桑乃邬托（gsang-nevu-thog）寺，其为两位法王为主的所有僧侣进行随缘布施教法和财货[126]。扎卡(brag-kha）地方的土官迎请其，又在大寺院中，其赐予了佛法、财货等礼物。

此后，在闭关诵经期间，其著有《时轮俱舍坛城之注疏》（dus-vkhor-gyi-mngon-dkyil-dang-rnam-bshad）；在康萨钦茂（khang-gsar-chen-mo）其为诸位会众讲授了《三摩地王经》(mdo-ting-vdzin-rgyal-povi-bshad-pa)，并用大量的衣物等供奉了所有的三所依。

第九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保护各教派的利益

藏历蛇年（1497年）新年，土官前来拜见，而且在此年，其于雅堆麦(yar-stod-smad)、雅加（yar-rgyab）等地做了许多利他之事，其中在寺院的茅庵上用金铜合金制作了华盖，为释迦牟尼之牙舍利制作了银盒，将堪布菩提萨埵（mkhan-po-bodhis-sa-tva）之皮饰等饰物放入在雅加地方建造的珍宝与旃檀的殿中，而后加以供奉。其在此寺院中还做了许多利他之事，并在杂日[127]建立了山顶修行基金。在华盖茅庵之门上，其（写有）“如若无法进入的话，请祈祷后即很容易地进入”。其（位居）艾瓦塔杰钦巴(ai-wam-thams-cad-mkhyen-pa）丧葬佛事之首座。

藏历土马年（1498年），其为乃囊（gnas-nang）寺中的金塔敬献有金铜合金制作的雨具。后在达孜（stag-rtse），其于王多杰才旦（rto-rje-tshe-brtan）往生的队伍之首作法，并为殿中的无量光佛塑像开光。为了使名身[128]翻译得清楚，其下令于尊者夏鲁译师(rje-zha-lu-lo-tsva-ba）进行翻译。其在雅堆麦（yar-stod-smad）行利他之事，并在底色（ti-se）与秋瓦（chu-bar）之地建立了山顶修行基金，而且在阿里三围[129]各地赐以教令，故使圣地的所有仆从均（获得）殊胜之大福命。（因为）在雅加等所有地方的种种如是承诺，所以其一再策马（前往），并饶益他人。此

时，恰藏（bya-gtsang）的大军抵临吉雪（skyi-shod）地方，即将威胁到乃巴(snel-pa)地方的溪卡[130]，庄园主乃乌巴(snevu-pa）本人诚恳地祈请（法王出面），达隆巴（stag-lung-pa）与颇卡瓦（bol-kha-ba）亲自出面请求其援助，而后于藏历九月八日，其从寺院出发并抵达扎西岗的草原(bkra-shis-sgang-gi-na-khar)。因为其悲心之大，以及诸王也未有破坏昔日优良的传统，故全部接受了其之命令，从而使色拉寺与哲蚌寺免遭损害，而且使各个却溪[131]依然存在（均免遭损害）。同时，其也为乃巴地方的王阿旺伦布（ngag-dbang-lhun-po）之弟兄将世袭之土地分开，而且还将乃乌溪卡的收入如何赏赐，使彼等毫无损失与违碍，尤其是拉萨的二寺也未受丝毫的损失。其观看了前藏蔡公堂(thal-gung-thang)[132]等寺之后，经过桑耶等寺院，并授土官以职务，做吉祥之赞颂，赐以无量佛法，所有的官员奉上了需要修建永兴寺(gdan-sa-won-sring）之呈文。在洛举旺波（lho-rgyud-dbang-po）圆寂后，其赐函所有执事僧们不要悲伤。其又在一静修地闭关。其间，其看到了恶兆显现，后来在寺院中显现出了粗恶苑[133]之征兆。

此后，又前往雅加地方，其于土官的葬礼队伍之首作法，自胜乐[134]之门消弭恶趣，其在近侍大法会上施以大善逝妙法。在尊者达沃循努（zla-vod-gzhon-nu）之主持法王索南嘉措（chos-rje-bsod-nams-rgya-mtsho）受比丘戒时，其成为授戒之堪布。大王顿月多杰（don-yod-rdo-rje)[135]前来迎请，即动身前往后藏。于班觉热旦（dpal-vbyor-rab-brtan）处，其为年长者索南迥乃贝桑波（thu-btsun-bsod-nams-gnas-dpal-bzang-po）剃度出家。迎请大王前往仁蚌的溪卡等候，其赐予了大王叔侄《大圆满金刚渡》（rd-sogs-chen-rdo-rje-zam-pa）等，而且赐予恰罗松巴（chag-lo-gsun-pa）与绛木钦堪布（byams-chen-mkhan-po）等人《大梵天全集》《rang-byung-bkav-vbum》等许多经典，并做了讲解。在帕托（ba-do）地方，其供奉至尊玛尔巴师徒[136]之像，并安坐于玛尔巴之法床，讲论《三怛特

罗二品之概要》。其驾临香仲康（shangs-vbrong-khang）期间，为大王（顿月多杰）等人讲解了《六正行之引导》。由于此方所有僧俗贤愚对其极为恭敬，故赐予会传[137]。于此上师却帕（bla-ma-chos-vphags）已有吉祥预兆，故其为善逝者进行广善祈愿。此后，其渡过大河，抵达色朵坚（gser-mdog-can），大班智达活佛回答有关问题之因。因有令迎请其前往桑珠孜（bsam-grub-rtse）[138]，故抵达，其为臣宦、官员们讲述了《时轮后续》（dus-vkhor-rgyud-phyi）与《六加行佛音》（sngas-rgyas-dbyangs-kyi-sbyor-drug）等经典，并赐会传予扎什伦布（bkra-shis-lhun-po）寺之僧侣，尤其是在此寺赐导师[139]班钦益喜载摩（pan-chen-ye-shes-rtse-mo）《空行母之密续》等；赐达纳尊胜佛（rta-nag-thub-bstan-rnam-rgyal）之导师贡敦旺秋珠巴（kong-ston-dbang-phyug-grub-pa）《乌坚念修典籍之注疏》（ao-rgyan-bsnyen-sgrub-kyi-gzhung-bshad）等。那塘古寺(snar-thang-gnas-rnying)[140]、噶瓦东（dgav-ba-gdong）等寺的所有僧官对其虔诚信仰；夏鲁（zha-lu）寺的住持仁增杰波（gdan-sa-pa-rig-rdsin-rgyal-po）等夏鲁部落与寺院全部向其敬奉。（因为）其身体略有不适，故向白度母祈祷，身体遂渐趋于好转。其被迎往贝纳（dpal-bsnams）一带并供奉。在路上所遇到无论贤愚皆将各自的财物如是供奉。此后，其抵达了仁蚌（rin-spungs）地方，为嘉木却伦（byams-chos-lung）寺的所有僧官和僧人大规模地赐予佛法，并为德岱宗(bde-ldan-rdzong) 新建的静修地进行开光。载（rtse）地的东西方以及堆（stod）地的南北方等各地皆为其行茶。大王（顿月多杰）亲自在所有的溪卡大加敬奉其，尤其是在仁蚌地方，所有见闻者皆十分惊奇地对其大加供奉。

此后，其又动身前往卫地。在雅胜（yar-sring）地方，名称为羊卓的官员亲自大加敬奉。从羌塘[141]地方，其驾临曲水[142]的伦布载（lhun-po-rtse）寺，（此寺）再三祈请其长久担任寺院之住持，其遂答应。后其驾临吉（雪）上下部，并在拉萨（lha-sa）进行供奉，而且为布达拉（po-

ta-la）宫的新佛堂开光。桑普（gsang-phu）寺、贡塘(gung-thang）寺、噶觉绥（bde-skyor-zul）三寺、哲蚌寺、色拉寺等处的讲经院的诸位讲经者和郭雅（sgo-yab）等处禅院的所有上师前来觐见其，并各自祈请佛法以如其所愿。门（隅）[143]和工布地方的所有礼品送至。止贡（vbri-khung）寺住持尊者吉丹衮布（rje-vjig-rten-mgon-po）为了亲见其，特邀卦师尊者衮噶仁钦(rje-kun-dgav-ren-chen）前往拜见，（二人）抵达拉萨后，于大廊厅（khyams-khra-chen-mo）中（得以）觐见，其赐予灌顶、秘法及无数语诀，满足了（彼等）之心愿，大王（顿月多杰）为止丹寺(vbri-ldan）的两位活佛奉上无数供云。

第十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与王顿月多杰建立福田与施主的关系

此后，其动身前往雯（von）地区，在门卡（smon-mkhar）地方福田与施主相见，抵达寺院之后，赐予（众人）礼物。其任命了乃囊(gnas-nang）和噶丹玛摩寺院的新住持。其驾临泽（rtse）地，赐予了诸多佛法。一路上从雅加地方就供奉其，而且大王（顿月多杰）前往羌塘迎迓。其于九月上旬驾临珠穆卡热(jo-mo-kha-rag）附近的达孜宗，看见（珠穆）卡热之圣地，并为大王（顿月多杰）、施主与福田授以了无上时轮灌顶。自该月二十三日，其正式闭关修行。在闭关修行期间，著有《六大加行道法》（chos-drug-lung-sbyor-chen-mo）。

藏历铁鸡年（1501年）的新年之后，其著有《玛雅修法之种》(mva-yavi-sgrub-thabs-son）。其于梦中梦见好似骑着大象而前往雪山，

而后抵达之时，见长而大的一条龙盘踞在云雾之中，驾驭着青色的乘骑，从西方前往西北方。在其头顶之云中，雷声轰鸣而长久。其看见了此等征兆后，即想起德钦羊八井（bde-chen-yangs-pa-can）寺院之征兆。夏天，其将驻地迁移至玉杰（gyul-rgyal）之城堡，而后在闭关之时，著有《四座曼陀罗仪轨》（gdan-bzhivi-dkyil-chog）与《僧众之增益次第行相说》（vdus-pavi-skyed-rim-rnam-bshad）等许多部著作。其看到珠穆卡热(jo-mo-kha-rag）排除了干扰，并获得了成就。因为在梦中看到佛宝塔天然之光闪耀，于是其按照此征兆修建有尊胜佛塔。在闭关中，由于（彼等）未得到解脱，其遂赐予大施主、施主与福田时轮圆满灌顶以及菩萨心戒。

藏历九月二十六日，施主与福田一同从曲沃日[144]出发，而后抵达伦布载（lhun-po-rtse)，其为大王赐予金刚手大势至[145]大轮之灌顶等，并赐嘉木钦丹萨巴（byams-chen-gdan-sa-pa）六法等等。其在法会上为多康（mdo-khams）的嘉敦巴（rgya-ston-pa）等许多人赐予了佛法与如云的货财，大王（顿月多杰）奉上了许多稀世之宝。在斯波山（srin-po-ri)，其供奉了德却让迥（bde-mchog-rang-byung）并且祈愿。因为委任了强卡(byang-kha)地方政权的继承人，自雅加地方（开始），（继承人）年长而有德的兄长亲自承侍其。十一月六日，其驾临(丹萨)梯(寺)[146]，（众人）供奉的礼品如云。为得到解脱，其制作了身背高达十八卡[147]的无量光金铜合金(佛像)。此时，大黑天[148](向其）敬礼之梦兆出现。

藏历水狗年（1502年）元月十日，其为（丹萨）梯（寺）的轨范师与亲教师等许多人赐予“胜乐五神之灌顶”，并著有《密乘修供续》(sgrub-mchod-kyi-rgyun)。其将大佛迎请至（丹萨）梯（寺)，完成陀罗尼装藏后，藏历四月之上弦日进行了开光。其按照（丹萨）梯（寺）之先后之惯例，赐予喜宴与圆满布施等。此后，其于曲瓦（chu-bar）地方发放犹如山一样的布施。其驾临泽(rtse）地与琼结[149]地方，并在林园之

中闭关修行。在底斯（ti-si）发放犹如山一样的布施，因为吉祥山神（dpal-ri）之降临，其修建有佛塔并予以开光。其驾临伦布岗（lhun-po-gang），各种大神前来敬奉其，为堪布雅桑京俄（gyam-bzang-spyan-snga）等人授比丘戒。其又驾临松赞（srong-btsan）地方，为所有大施主们施以圆满时轮之灌顶。为殊胜寺院的（僧侣们）施以四手护法之加持，并且认定此为护法神。其又在乃东（sne-gdong）与扎卡(brag-kha）地方，施主们觐见其，其赐予了金刚界之灌顶等。此后，其抵达（丹萨）梯（寺），赐予（此寺僧人）诸多的佛法与灌顶。土官将其短途护送至杰桑（rgyal-bzang）地方，而后其抵达吉雪。大王（顿月多杰）从澎波王（vphan-yul-rgyal）的沟头即将堆龙德庆[150]寺的僧人及属民户之礼品献上，而后其驾临（此地）。

藏历八月二十八日，以大王（顿月多杰）为首的众人迎迓，而后其驾临阿绛秋益希（ar-byang-chub-ye-shes)的却溪[151]那赞顶(gnam-rtseng-lding)。因为法王噶玛巴同时坐于中间，故此共同拜见。但因为大施主闭关修行，又由于佛教的身像出现意外而且众化机[152]法缘不足，所以未能亲自拜见。师徒双方考虑不能（因此产生）分歧，也极少（有人会如此），众人颔首赞同。九月二日，其赐予大王（顿月多杰）长寿鼓音之灌顶百余次。此月的六日，其为认真审校、刻印《蔡巴甘珠尔》经函，赐予许多财物和工具，并为两百位大德献上了能维持僧众生活的所有却溪，并为所有新人授予居士戒。其于十月五日出发，经过宁仲（snying-drung）行至达隆塘(stag-lung-thang)，为法王之弟兄赐予金刚界之灌顶等诸多教言，而且满足了所有参加法会者对于佛法与财货的愿望。

此后，其被迎请前往止贡（vbri-khung）地方，路上如是做了利他之事，当抵达洽当浦（ja-ldang-phug）（时），法王陀卡瓦（thog-kha-ba）师徒前来迎迓，而后抵达采乌卡（mtshevu-kha）之大寝宫。城堡上的大小官员亲自供奉，敬奉法王叔侄的礼品有僧粥、财物和服装等。十一月

四日，其驾临（丹萨）梯（寺）后，著有《供奉与救度之赞词》，为堪布、轨范师、法王等上师们赐予灌顶和诸多教法，并答应为法王叔侄赐予百次长寿灌顶和时轮灌顶等。

藏历水猪年（1503年）新年的元月二十八日开始出发，法王将其短途护送至惹擦卡（reb–tsha–khar）地方，其驾临藏北各地并为两万余人行利他之事；其莅临当雄等地，并供奉了月贡寺（yor–dgon）的十万佛塔；其看见护法神前来迎接以及示现庄严美丽之姿。其抵达增顶（rtseng–ldeng）之后，（由于）一切顺缘，大王（顿月多杰）经常供奉。在考察寺庙方位之时，其正好看到了八神山（lha–brgyad–kyi–gangs–kyi–ra–ba）中间的名为心形食子[153]山以及位于念青唐古拉[154]东方的大乐山。其从三月十三日开始做了三天的乞地[155]仪轨，并在第三天的黎明时分，从梦中看到了妙善。而后在此月的二十四吉星日，运用时轮坛城和腹行分别心仪轨等，进行（建寺）吉祥之破土仪式。其年届五十一岁的水阴猪年四月十九吉祥日，奠基了含有七十六根柱子的佛殿以及大喇嘛寝殿和僧房一百九十七间。此月的二十三日，其以大量供品敬奉三宝之时，也派人前往拉萨、桑耶寺等地献供，祈祷建寺工程无碍。遵照大王（顿月多杰）的指令，卫、藏、康、卓等地的无数工匠前来修建。九月之前，佛殿上下以及周围两层小楼全部工程基本完工。九月二十三日，大殿[156]开光之供品由王仁钦坚强（sa–skyong–rin–chen–rgyal–mchog）敬献。自则（拉岗）、止（贡）、达垅等地众人敬献有庆功茶。此时，其赐予了许多讲经与教言，并赐予新弟子们戒律以及诸多灌顶与佛法，并创立了许多的成规。其驾临乃囊（gnas–nang）、曲水的官寨，而后复又驻锡于乃囊并行利他之事。

藏历木鼠年（1504年）新年，其讲解了《集学论》[157]等典籍。其为回答洛沃·却杰罗追坚赞（glo–bo–chos–rje–blo–gros–rgyal–mtshan）提出的“雪域与底斯（te–se）有何不同？”等问题，故写有《智者之耳饰》。其离

开觉隆（skyor-lung）[158]和鲁木巴（lum-pa）等地，从桑耶渡过了大河，在则（拉岗）与施主会见。后又返回其驻地，以佛法与货财施予此地所有供奉礼品之人，并为塑造羊工颇章（yang-dgon-pho-brang）新佛像的人们写了吉祥颂词。此后，下令于此塑造背高六卡的弥勒佛金像。此后塑造完成，其亲自开光后，赐予门（隅）寺庙作为主供佛像，并在底斯（te-se）建立了山洞修行基金。

藏历七月六日，其在乃东寨（sne-gdong-rtse）为地方官请求册封，并为活佛却贝益西（sprul-sku-chos-dpal-ye-shes）长久之事业敬献有马匹，其于赡部洲之主洪吉（mdzam-gling-bdag-po-hung-ji）座前予以赏赐。总之，雍巴苯仲才旺（gyung-pavi-dpon-drung-tshe-dbang）在江孜（rgyal-rtse-ba）举大军，遍及江绒（rgyang-rong）地方，当（雍巴苯仲才旺）身陷囹圄之时，交代主要是洛兑巴（lho-stod-pa）之需要，并手拿其印信，遂向江孜（rgyal-rtse）进军。故仁蚌巴（rin-spungs-pa）君臣对洛兑巴（lho-stod-pa）甚为不悦。此时，所有军队集于噶摩林卡（dkar-mo-gling-kha）。若洛兑巴决定撤军的话，因为（洛兑巴）以前长期系（却扎益西）之施主，遂（却扎益西）心生慈悲，请求主仆们要保持安定，溪卡也听从其令。由于赐予部分土地，故使这场(战争）得以平息，之所以使洛兑巴的政权稳固皆是此法王（却扎益西）之恩德。仁蚌（rin-spungs）从结喀瓦却载札巴仁钦（rgyal-mkhar-ba-chos-mdsad-grags-pa-rin-chen）之手中抓获贝琼（spe-chung），所抓获的人员于午后抵达，（次日）早上法王便赏赐了皈依之人员；对先前过来的人员法王亲手施以灌顶，并使贝琼得以安稳。之所以使贝琼得以存在，也是此法王（却扎益西）之恩德啊！

如是，其驻锡于琼结（vphyong-rgyas）地方，并做了许多的大功业。后经泽查（rtse-brag）、卡塔玛（kha-thar-ma）等地返回驻锡地。在上述所有地方，赐予嘉顿本南喀巴（rgya-ston-dbon-nam-mkhav-pa）等许多

人以教诫和佛法，尚完成授予许多人比丘戒与近圆戒。其莅临泽（rtse）地之后，为地方官之妻勒措杰摩（legs-vtsho-rgyal-mo）的首次抵达，赐语祝福，并为麦康巴（sman-khang-pa）剃度出家。

又在之后的藏历木牛年（1505年）新年，因为各个溪卡（送来）礼品，其遂赐予无数佛法与灌顶。其驾临乃乌（sne-vu），为哲蚌寺（vbras-spungs-gdan-sa）的贤者大德赐予了佛法与灌顶。二月十一日，大王（顿月多杰）等所有福田与施主抵达了布达拉（po-ta-la）[159]，并为郭雅丹萨巴仁钦（sgo-yab-gdan-sa-pa-rin-chen）与札巴纽（brag-pa-snyug）等诸位法王讲论了许多佛法。后来，其经过囊泽（snang-rtse）、乃囊（gnas-nang）、门卡(smon-mkhar)等地，驾临羊八井寺[160]，并开始在佛殿柽柳女墙上绘制了油漆画，尚赐予所有僧众所希求的各种佛法。此时疫病略有发生，由于其向三宝祈祷以及应答地方神的承许，遂使（疫病）止息。其建立了诸多无上坛城之供修，并得到了四面八方寺院之盛赞。传说昔日曾出现有龙头在云隙间吼叫之征兆，因为以前第二世红帽系活佛贝喀觉旺波（dpal-mkhav-spyod-dbang-po）曾在离此地不远处的洞穴中修行过，故将此地称为“喀觉宫殿”（mkhav-spyod-pho-brang）。此后其预言：“未来之时，此地即是吾之住所。”根据其本人所著的《青莲花之双垂璎珞传》（rtogs-brjon-autpalavi-do-shal）中记载，此（预言）大约出现在其五十四岁时所写的传记之偈颂中。

第十一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晚年所做的事业

此后，其（却扎益西）在羊八井寺修造了大佛及其弟子之塑像；为

历代红帽系活佛修造了金像；于护法神殿中塑造有按噶玛噶举规制和印记的护法神像。在所有上下佛殿之中绘有庄严的壁画，尤其是还绘有麦塘巴（sman-thang-pa）、药师佛（sman-bla）、不空成就如来(don-grub)[161]和智悲佛像。因为佛殿内外的所有工程同时竣工，其言道："像这样竣工之快、清净无杂、大顶饰的（建筑），以前是未有过的。"在吾很小的时候，即听说过（此事）并得以知悉（如上）。在前方草坪上，麦塘嘉木样巴（sman-thang-vjam-dbyangs-pa）穿着缎制的靴子，手执绘画的炭笔，于展开的锦缎布面之上绘制大佛像，书以彩色文字，并将各种颜色锦缎剪裁，而后拼接完成一幅非常大的锦缎佛像。据说在之后的开光仪式等时刻，出现有许多的奇异征兆。绘制如此之大的缎制佛像，不仅未有弹墨线，而且连一次也没有画错，并没有做任何修改。吾想这除了有优秀、聪明的画匠外，主要是法王（却扎益西）的大慈悲。刹土神使人说："因为兜率净殿的柱子中有腐烂之味，需要其前来更换。"而后至马年（1510），由于柱子下的根基下沉，后将腐烂严重的柱子截断，其以神变进行维修。此时，大威势王（mthu-stobs-chen-po）之军队抵达耶拉净（gye-bla-vbring）地方，故所有人（向其）求救。其一个月又十天抵达，而后使战争止息，为许多的部落酋长进行无畏施之法，使（彼等）得以解脱。其年届六十岁的藏历猴年（1512 年）之时，吾接受了（法王却扎益西）之出家教诲。

此时，汉地使者们抵达，赐予其诏书及大量礼品。此时，大王（顿月多杰）逝世，其以末劫仪轨（dus-mthavi-cho-ka）追念。其前往吉耀（skyi-gyor）之途中，为诸人行利他之事，而后驾临丹萨梯，做了许多殊胜之功业。后来又驾临羊八井寺，其建有面积为一百多根柱子带有走廊的殊胜弥勒殿，并承诺建造弥勒像。其于梦兆之中，观见了佛陀释迦牟尼正在讲法，故按照此梦境建造了高大的释迦牟尼金像。其承诺要书写金汁大藏经《甘珠尔》（bkav-vgyur），并发誓要书写大藏经《丹珠尔》

(bstan-vgyur)。其于美貌吉祥的棕色空行母之第五世转世——杰尊玛聂札桑摩让琼（rje-btsun-ma-snyan-grags-bzang-mo-rab-byung）与盖崔玛[162]身前修行，并闻习了许多佛法，成为了（彼等的）根本弟子。大贤者绛木贝样齐美白桑波（vjam-pavi-dbyangs-vchi-med-dpal-bzang-po）随从其闻习了许多佛法，不但心中得到了信仰，而且祈请得到《大手印注疏之心著》。其赐予止贡官员普隆巴（phu-lung-pa）增上缘，而后授予沙弥戒，并赐予所需求的佛法。其庄严地委任珠康巴（vgrus-khang-pa）师徒二人为止贡寺之住持，并将同族的优秀年轻者委任为（丹萨）梯寺之住持。其再三迎请第八世噶玛巴法王驾临工布，尤其是还邀请了官员却迥瓦（chos-skyong-ba）。其言道："在他（第八世噶玛巴法王）未亲口答应抵达期间，无论遇到何种情况我也不会前去，永远会等在这里。"第八世噶玛巴法王本人虽然乐意前往，但寺院的人们请求不要去。藏历猴年（1512 年），（第八世噶玛巴法王）驻锡于载（rtse）地时写的手书中曰："吾虽然乐意前往会见，然寺院的人们意见不统一，故无法前往。"为了前往（彼处），（第八世噶玛巴法王）置呈文于头上言道："吾之上师的尊前若没有其他人的话，即像吾呈文中所言，容许吾前往吧！"其遂以手抚顶，言道："如此我就不必在此等待了。"旋即从载(rtse) 地出发，地方官员亲自护送其至贡塘（dgon-thang），而后其曰："此丹萨梯（gdan-sa-thel）（寺）之职位对我甚为有害。"但仍急速前行，而后为拉萨觉卧[163]大佛敬奉了坐床，并抵达了羊八井。其派人到第八世噶玛巴法王座前说，祈望能于上工布地方相见，并下达命令要求官员却迥瓦（chos-sky-ong-pa）返归。后其（却扎益西）于七十二岁的藏历猴年（1524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圆寂，为其修造的珍宝舍利塔为银质佛塔。

第十二节　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的主要弟子及其事迹

总之，此法王（却扎益西）名声远播而清净笃实，于修法注疏、坛场仪则问答诸等，所造论典颇丰；词与义曼妙多姿，简略得当，透彻而公允，故而（其）超群绝伦于他人，俱乃实有啊！其弟子还在主要传记的附言中说，此时之卫藏（dbus-gtsang）、塔工（dwags-kong）[164]、阿里（mngav-ris）等所有地方被灾难所困扰，其赐予无畏施之法，所有的上师和官员都将其视为唯一之救星。其在羊八井寺迎请的主要大师是那塘（snar-thang）寺的大堪布喜饶贝丹巴（shes-rab-dpal-ldan-pa）与后来的轨范师根敦桑(slob-dpon-dge-vdun-bzang)。其主要的弟子是达垅法王南杰札巴(rnam-rgyal-grags-pa）等人。总之，未曾祈请过一切种类大小佛法而成为其弟子者，在藏地的上师和官员大概没有啊！（执掌）第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dus-gsum-khyen-pa）之身、语、意之功业五座寺院，尤其是语业方面遍传寺院的著名司徒扎西班觉(singhu-bkra-shis-dpal-vbyor）主持政教两方面的事务，并满足了所有信众在佛法、灌顶等（方面的）要求。特别是依止尊者本人的预言，认定了第八世噶玛巴法王之转世，并首次做侍从，（司徒扎西班觉）对于噶玛噶举教派之贡献巨大。

总之，此时尊者塔杰钦巴（thams-cad-mkhyen-pa）又抓住了最后的几日时间，但每次除了与法王见面外，很难求得佛法。法王本人根据机缘以密宗略作加持，愿获得诸多佛法者们只能向国师仁波切与尊者司徒之昆玉仲普（vbrong-bu）国师等人求教；讲经以及授比丘戒和近圆戒则由至尊嘉色(rje-btsun-skya-se）去做，故依据功德者们之听讲记录，弘扬教法者极多。大慈法王那措让追（sna-tshogs-rang-grol）显然就是仁蚌巴（rin-spungs-pa）的执事僧之转世，也是第七世噶玛巴法王之根本上师

的殊胜依止，同时又是最著名赐予密咒究竟教诫的大弟子。（那措让追）任大慈教法寺之住持，完全达到了修行之断证[165]，他敬献财物将拉萨的旧金顶改换为新金顶，并修葺了旧寺；尚考虑修复如来法坛之净殿，但是鉴于整个藏地的福报不足，又因部落战乱，未能修复。（那措让追）从此地的所有河流中搜寻金银写就了《甘珠尔》（bkav-vgyur），并将《十万密续》（rgyud-vbum）敬献给第八世噶玛巴法王，还将其他经典赐予所有噶举派寺院和后藏所有的大寺院。此后，（那措让追）贵体微恙之日，言道："观见白云一片自东方那边而来。"（次日的）早晨，彩虹环绕的一团白云，从山顶飘向远处，而后逐渐向这边迅速飘来。问道："会飘到寝宫顶上吗？"（那措让追）回答道："（白云）会径直飘至我的坐垫的案帏[166]处。"（那措让追）双手合十，看着此团白云，前去迎请尊者塔杰钦巴（thams-cad-mkhyen-pa）。（那措让追）言道："我作为仆从，将前去无垢空行。"此后，（那措让追）本体变为彩光而消逝。

噶玛巴札仓之扎斋热绛巴索南热觉（gra-sgres-rab-vbyam-pa-bsod-nams-rab-vbyor）向此法王（却扎益西）祈请佛法语诀，而后生起了妙胜证悟。因为在邬由（vu-yug）地方的一座山中小庙修行，故清楚知悉法王（却扎益西）圆寂之事，自闭关之后，其便达到了一切清净。之后，其遇见法王（却扎益西）的遗体火化，故极为虔诚祈祷，遂听到火化法王（却扎益西）之心的声音。当将烧施物[167]置于供奉之小门后，又出现于其怀中。据说出现奇异之舍利，他本人亲自所见。

恰嘉木样扎西南杰（bya-vjam-dbyangs-bkra-shis-rnam-rgyal）乃是第七世噶玛巴法王主要的亲传弟子。总之，至尊嘉色（rje-btsun-skya-se）、法王赤来巴（rje-vphrin-pa）、都夏巴（dus-zhabs-pa）等人依止其成为了大学者。（彼等）著有《宝行海》（nor-spyad-rgya-mtsho）等世间法之论典以及《四大部教义之关系》等诸多重要论典。由于威严法轮时劫衰落，复建莲花庄严之僧侣部[168]，从（政教）两个方面做了（很多）

法事。

至尊嘉色多丹（rje-btsun-skya-se-rtogs-ldan）家乡是北部达垅巴（stag-lung-ba）附近的嘉色部落。先前未出家之时，名为嘉色阿衮（skya-se-a-mgon），所有宾客和野兽略闻其名皆颤栗，故做了强盗之首领。此后，其快到六十岁时，开始抢劫一部分客人。彼等进攻时，用刀剑射中一匹怀孕的母马，剑将母马的腹部划破后，小马驹掉了出来，母马用舌头舔着小马驹，其看到此情后十分悲痛，即前往贡钦降贝桑波（kun-mkhen-vjam-dpal-bzang-po）尊前剃度出家，为此尚准备有一块禁门[169]白色金刚坐座以及修习佛法的吃穿生活费用，并立下誓言将要漫游到妖魔鬼怪中，去完成人间所有神佛和魔鬼的全部事情。其从法王却札嘉措（chos-grags-rgya-mtsho）修证了六大手印佛法。王顿月多杰（don-yod-rdo-rje）等卫藏地方的所有大人物皆敬奉其为根本上师。称为多丹盖达巴（rtogs-ldan-vgal-ltag-pa）的大智慧者写有许多首劝请诗，虽在将来得以相见，但对所谓的“黄色米拉日巴”有极大信仰，将以前之忏悔和正确之赞颂献上，并受一生出世戒，圆满完成且利益前世法王之剩余事业以及工布的所有佛法，执持密修佛法犹如（保护自己的）眼睛一般，临近享年九十岁之时，圆寂于札松雪喀(brag-gsum-zho-kha)[170]地方，塔也建于此地。其弟子僧团众多，早期的弟子有多丹斋钦（rtogs-ldan-kre-chen）和斋琼（kre-chung）二人，具有很好的修证，因英年早逝，故未有亲自做利他之事。

此后，其弟子斋钦那木喀沃色瓦（kre-chen-nam-mkhav-vod-zer-ba）是以后桑耶秦普（bsam-yas-mchims-phu）修行院之上师；斋琼却吉嘉措（kre-chung-chos-kyi-rgya-mtsho）是如此著有《白金刚等至尊嘉色之传记》，帕木地方的仁波切贡巴（rin-po-che-sgom-pa）师徒和庄园主仁蚌巴（gzhis-ka-rin-spungs-pa）等对其虔诚信奉。贡钦（sgom-chen）有众多弟子，主要弟子名称为至尊达木巴（rje-btsun-dam-pa）即洛卧却吉贡

噶卓强（glo-bo-chos-rje-kun-dgav-sgrol-mchog），其是降达伦（byang-stag-lung）之法王昆仲，也是卫藏之上师以及大部分寺院之住持。斋钦和斋琼二法王出生地非朱倭（kre-bo）地方，而由于彼等在楚布任斋卧之职，故而得名。

出生于康区的喇嘛如巴萨丹嘉措（bla-ma-ru-pa-bsam-gtan-rgya-mtsho）除了吃一些具有营养的药外，不吃任何食物，主要依止修行，任果波京俄扎西岗巴叔侄之上师，并护持耶达（gye-dwags）地区之事业。其主要弟子有恰波多丹巴（byar-po-rtogs-ldan-pa），具有甚高之行教诫[171]圆满证悟，传说其具有神通。虽从乃东寨（sne-gdong-rtse）和丹萨梯（gdan-sa-thel）郎拉斯（rlangs-lha-gzigs）之知事僧未有邀请，但建有信任之住地，并制作了护身结，其弟子有赤列努巴喇嘛摩拉木嘉措（vphrin-las-nus-pa-bla-ma-smon-lam-rgya-mthso）等人。其他还有那普却培瓦（nags-phu-chos-vphel-ba）昆仲等至尊嘉色的许多弟子。

大修行者秋普瓦（chu-vphur-ba）是以前法王帕木竹巴[172]的弟子，名称为珠托娘惹色卧（grub-thob-nyang-ras-se-bo），其承认是大修行者噶玛巴什之幻化身，其利用幻化降服了桑普瓦（gsang-phu-ba）。其曾想前往印度降服外道徒众，（走到）桑普地方出现有不好之征兆，故又前往多康地区。（路途中）一头白色的骡子死在玛沁博热（rma-chen-pom-ra）地方附近，其遂知悉于玛沁博热地方有不祥预兆,故而进入能看见雪山的修行洞，取来积雪做出玛沁雪山的模样，找来一桶酒倒出后自饮，由于（酒）水的出现而使其融化，伴随模型的融化，玛沁雪山也自然消融,其融化的痕迹至今犹存。面对此（不守戒律之举），玛沁山神给予容忍。后来，他全身心彻悟悔改,前往敬献出一百〇八匹骡子。却听到言道："这次我不需要，将来需要时再来献吧。"此后，赐予了许多教诫和未来之预示，将其作为伏藏埋藏起来。此后，大成就者诞生之时清晰记得原来伏藏地方而得以挖掘。转玛沁雪山时，见—匹白色骡子带路，后面还

有一百零七八匹骡子。此后其言道："因出现有一匹白色骡子,现在事已圆满完成。"故而终止其前往。后来传闻,此乃岗木布多吉贝斋（kma-po-rdo-rje-dpal-brtsegs）及其神山所为。总之，因生起自性证悟，故认定了噶玛巴第七世为根本上师。听说在康区曾出现有江水飞越天空之象,故而得名曲普瓦（chu-vphur-ba）。

注释：

［1］zhwa-dmar-ba 音译作夏玛巴，系指噶举派红帽系活佛。

［2］喀觉旺波 （1350~1405 年），系藏传佛教噶玛噶举红帽系第二世活佛。系藏北南雄切玛隆地方人。7 岁时出家，于黑帽系第四世活佛若必多吉尊前听闻诸法，起法名为益喜贝。18 岁受比丘戒。后从上师绛仁学习慈氏法要、因明及律藏诸法。明洪武十一年（1378 年）创建达孜南吉寺。洪武十九年（1386 年）又建噶丹玛摩寺。后收徒传法，曾任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德新协巴之上师，传授那若六法及中观教理等经要。

［3］现译作多麦，古译脱思麻，别译野摩塘，在今天青海省青海湖西南和黄河流域一带。

［4］康马县在今天西藏南部江孜与亚东之间，南与不丹接壤。

［5］前藏地区的总称，意指中区卫藏四翼之"卫"。

［6］mi-ma-yin 译作非人，意指鬼神等。

［7］ting-nge-vdsin 意指三摩地，略作三昧，乃是定、等持之意，即于所观察事或于所缘，一心安住稳定不移的心所有法。

［8］dpal-gdong 译作瑞颜，即癸酉年、水鸡年的异名。

［9］vbrug-zla 译作龙月、辰月，即藏历三月。

［10］yi-dam 指密乘的不共依怙主尊佛及菩萨。

［11］mngon-mkhyen 意指全知全能的神通与智慧。

［12］bcom-ldan-vdas 出有坏即是指世尊，为佛的别号，梵音译作薄

伽梵，“出”谓之超出了生死涅槃两边，“有”谓有六功德，“坏”谓之坏灭四魔。

[13] gtor-ma 译作食子、朵马。系由糌粑捏成用以供神施鬼的食用丸子。

[14] yul-lha 可译作土地神、当方神、家乡地祇等。

[15] zhing-skyong 意指守卫方土、神山等等的护法神祇。

[16] 即是指上述的“郭兴巴”而言。

[17] 此处 rten-vbrel 系 rten-cing-vbrel-bar-vbyung-ba，缘起之简称。

[18] mkan-po 在此意指亲教师。梵音译作邬波驮那，指传授出家戒或近圆戒的僧侣。

[19] 据说，贡钦嘉木贝桑波是证果者，亦是尼木宗祖传的执事僧，而且他依止历任噶玛巴为上师，下传了五代，在贡钦绒博（kun-mkhyen-rong-po）身边精学了一切经藏，尤其是依止法王统瓦顿丹为根本上师，完成了真如法性之教言；修证于根本处直入一境并加持，随从塔布噶举（dwags-po-bkav-rgyud）诸位大修行者，成就了贤能、清净、圣妙之殊胜。

[20] 该县在今天的西藏自治区东北部，与青海省连境，县人民政府驻地热扎卡。

[21] 西藏自治区东北尼洋河上游地名。

[22] 达孜，意为虎顶、虎峰。地处今西藏自治区中南部。“达孜”一名有几种说法，一说境内有山，形似虎，左前爪伸向平坝玩耍，故得“达孜”（意为老虎玩耍）名；一说为纪念古时战死的英雄，取百兽之王“虎”之英勇含义。该地名也曾译作“打则”“打孜”“打者”“格泽”“澎波达孜”“第巴达克匝”“巴达克泽宗”等名。

[23] sku-mtshams 意指一种定时谢客、独居修行的宗教活动。

[24] dkon-brtsegs 乃是 dkon-cog-brtsegs-pa 之简称，译作《宝积

经》。全书共四十九品，后来分别由梵文、汉文，以及于阗等西域其他文字译成藏文。

［25］或译作“在岩窟的顶部”。

［26］de-mo 译作德木，乃是今天工布地区的一个地名。

［27］工布地方一神祇，乃是西藏十二女护法之一。

［28］此处之 vkhor-lo-bde-mchog 乃是密乘无上本尊泗鲁迦之异名。

［29］vjigs-byed 乃是大威德之意，梵音译作威罗瓦，是以凶暴威猛之势慑服一切魔障的一位无上密乘本尊名称，亦是“阎罗”“罗刹”“大天”“梵天”“帝释天”之异名。

［30］dbyangs-can-ma 译作妙音天女或妙音佛母。据古之传说，微风拂动南海之时，海中的动物与静物均发出了悦耳之音，大梵谛听多年，十分喜欢而心醉，后来众多声音合为一体幻化而为妙音仙女。

［31］此处乃是 dgyes-pa-rdo-rje 的简称，意指喜金刚。

［32］yul-gyis-bsgribs-pa 译作外境无遮。外境系指有境或内心以外，根及识之所取如色、声、香、触、法等事物。无遮即是指自性并不妄惑，无障碍。

［33］rgod-pa 译作掉举。因想念贪嗔的对象，而心生放逸，不能宁静安住，佛书称其为掉举，乃是二十随烦恼之一。

［34］藏传佛教教派之一，亦称“布敦派”。

［35］布敦·仁钦朱（1290~1364 年），元朝译为“卜思端”，藏族佛学大师，乃是夏鲁派创始人。后藏夏卜麦地方（今西藏日喀则境内）人。其生性平和、谦恭、聪颖，幼年随从母亲学习藏语文及读诵佛经，对所学教法能过目不忘。元元贞二年（1296 年），向大菩提粗普瓦发大乘愿。元大德二年（1298 年），求取萨迦派胜钟坛城四灌顶，受持明戒。大德十一年（1307 年），于堪布仁钦僧格贝桑布和大师索南贡布座下剃度受沙弥戒，聆习三藏（即毗奈耶藏、阿毗达磨藏、修多罗藏）经典和五部大论

（即释量论、现观庄严论、人中论、戒律本论、俱舍论）。元皇庆元年（1312 年），从堪布勋努扎巴贝受比丘戒。后随从著名大译师堪布塔尔巴学习音韵、梵文等多种语言。皇庆二年（1313 年），其致力于佛法的讲、闻、修诸业，常云游各地讲经说法，广转法轮。曾至楚布等寺宣讲《波罗蜜多经》《因明学》《初级辩理》《大乘阿毗达摩集论》等，并为有缘者传授显密语诀。元延祐元年（1314 年），日喀则东南方之夏鲁万户迎请其至夏鲁寺奉为寺主。元元统元年（1333 年），大兴土木，重建夏鲁寺，嗣法弟子衍成夏鲁派。其弟子甚多，来自内地、蒙古、新疆、卫藏、安多、康区以及印度、尼泊尔等地区，其中有不少知名弟子。一生翻译过许多经典，对所传密宗典籍做了分析、鉴别、整理等工作，对显教经论亦做了许多注释。首次校勘、修订、编出《蔡巴甘珠尔》，编辑有《大藏经目录》，著有《佛教史大宝藏论》（亦称《布敦佛教史》）等 28 函，约 200 余种。

[36] mkhas-btsun-bzang-gsum 意指贤正善良，包括了才识精湛、德行严谨、心地善良三者。

[37] 若必多吉（1340~1383 年）乃是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四世教主，即第四世噶玛巴。又名室利达玛格尔提，俄阿拉绒地方（今西藏洛隆县境内）人。幼年被让迥多吉之弟子贡杰瓦认定为三世噶玛巴之转世灵童，遂于元至正十年（1350 年）迎请至楚布寺，受沙弥戒，后随从贡杰瓦和雍顿多杰贝等人学习噶举和宁玛两派教法。曾受帕木竹巴大司徒绛曲坚赞和蔡巴司徒格微罗追之邀请，前往蔡贡塘寺传法布教。至正十六年（1356 年）元顺帝召其进京，翌年受比丘戒。至正十八年（1358 年）起程赴京，途经青海宗喀地方时，为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授居士戒。至正二十年（1360 年）抵达北京，觐见元顺帝，为顺帝父子讲那若六法，传授方便道及金刚亥母灌顶。至正二十五年（1365 年）返藏，沿途建寺传教，广结善缘。明洪武元年（1368 年）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召其至京，

未前往。遂于洪武七年（1374年）遣使至南京，向明廷进贡。此后，一直与明廷关系密切，按期进京朝贡。

［38］sgrub-pa 译作正行，乃是四谛十六行相之一。灭颠倒心，行无倒心，行向涅槃，故名为行。

［39］rkyen 意指缘，即指外因而言。

［40］sgam-po-pa 即是塔布拉杰。

［41］塔布地方乃是松赞干布时划分的前后藏之五大翼中腰如的一部。后来改为加查、朗、拉加里、匝鲁拉木吉和金东五个宗，大约在今天的西藏自治区加查县和朗县境内。

［42］系前藏山南地区一地名。

［43］此乃 rlangs-pa 的简称，乃是五比丘之一，也可据梵音译作“婆师婆”“婆湿婆”“婆沙波”。五比丘之一。译曰起气、泪出、气息。佛灭后，窟内窟外结集时，于窟外领界外之大众结集三藏者，即大众部之祖也。

［44］dpyid-vbring 即是藏历二月。

［45］此处之 las-slob 即是 las-kyi-slob-dpon 之简称，译作业轨范师。据《毗奈耶经》云，乃是于僧伽中为受戒者告知白四羯摩之比丘，五轨范师之一。

［46］kha-ston 经忏之意，乃是日常讽诵的经文。

［47］gdan-rabs 法嗣之意，系指寺院堪布与活佛的传承。

［48］玛尔巴·却吉洛追（1012~1097年），系藏族著名佛学家，噶举派创始人。生于西藏洛扎地区，自幼习法，后从著名译师卓弥学梵文，曾先后三次赴印度投那若巴、麦哲巴等名师学喜金刚、密集、大印等密法，返藏后，广收徒众，宣说佛法，形成噶举派，为一代宗师，对藏印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所唱道歌，分别辑录在《玛尔巴传》《米拉日巴传》等著名传记中，对道歌诗流派的形成有一定影响，在藏族文学发展

史上占一定地位。

[49] 原文 gyam-bzang 即是 gyav-bzang 之意，译作雅桑，即今日西藏自治区乃东县地名。13 世纪时，八思巴曾建雅桑万户，元代在此置牙里不藏思八万户府，明代因之。此句实指法王为雅桑噶举等其他派别行利他之事。

[50] sdom-pa 译作律仪、律仪护。意指根本断除了损他行事，能遮能灭恶戒相续之善戒。

[51] 今西藏自治区措美县的旧名。

[52] 即是纳木错湖，蒙语称之为滕格里海，在今天的拉萨市以北的当雄、班戈两县之间，有波曲河等注入，面积 1 993 平方公里，乃西藏第一大湖。

[53] 在今日西藏自治区浪卡子县的中部地区。

[54] rngog-chos 即是 rngog-chos-sku-rdo-rje 之简称，意指鄂曲古多吉（1036~1102 年），乃是西藏佛学家，噶举派远祖玛尔巴四大弟子中，解经传承主持者之一。

[55] 此地乃是玛尔巴译师的出生地，玛尔巴·却吉洛追亦因此而被称为洛扎玛尔巴（lho-brag-mar-pa）。

[56] 意指供奉、敬礼、歌颂等宗教活动。

[57] sbyar-ba 译作加行，乃是智度七十义之一。为于证德自在故，摄集三智而行合修之大乘圣者瑜伽。

[58] sgrub-rgyags 意指修行者在修行时需用的饮食物品。

[59] bcav-ba 意指副食品，律经常译作啖食、嚼食，梵音则译作珂但尼食。

[60] sdi-snod-vdzin-pa 意指奉行律藏、经藏、论藏的佛学通人。所谓三藏，乃是佛教典籍的总称，是根据诠释之义理划分的。“藏”，写作 sde-snod，梵文音译为“毗支迦”，意译为“箧”或“大斗”，原为盛放东

西的竹箧。另有“括摄”之意，即于所诠中摄集多义。三藏包括十二分教的一切文义、色法以及遍智之间的一切所知。经藏，音译为“素怛缆藏”。于何处为何补特伽罗说，为契合处；叙说世俗谛与胜义谛的一切性相，为契合相；叙说蕴界生处等为契合法；叙说甚深意趣为契合义，此四合称为“经”。“经藏”主要阐述增上慧学，十二分教中的契经、应颂、讽颂、自说、授记、方广、希法都属于经藏之中，凡是经皆为佛说。律藏，音译为“毗奈耶藏”。“毗奈耶”意为“灭”或“调伏”，是佛教为比丘、比丘尼制定的禁戒，以制伏诸恶。“律”主要阐述五堕罪、堕戒因、还净、离堕、依何制戒补特伽罗、所制学处本体、学处名目、抉择犯、抉择未犯等八事，以灭三业罪过。律藏主要宣说增上戒学。十二分教中的缘起、譬喻、本事、本生都属于律藏。论藏，音译为“阿毗达磨藏”或“阿毗昙藏”，意译为“对法藏”。“论”音译为“阿毗”，意为“对观”或“对证”，现证真实性。它有三层含义，第一“证”，即现证真实性；第二“再三”，即由蕴、界、处、假有、实有等再三宣说而显现；第三“威慑”，即制胜各种说法。论藏主要宣说增上慧，十二分教中的议论分属于论藏。

[61] bad-mkhris-kye-bsnyun 译作涎胆之症，系指涎液与胆并病，症见食物不化、口苦、头重、囟门不举等象。

[62] 就其字面意思而言，此地点亦可译作“河北岸”。

[63] 今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一县名。汉译也曾出现过“勒东”“尼东”“耨东”“奈布东城”“亚龙乃东”等异写，藏语意为“象鼻山尖前”。地处西藏中南部、冈底斯山南部、雅鲁藏布江中游，东与桑日、曲松二县，南与隆子、措美，西与琼结、扎囊，北与墨竹工卡等县相邻，总面积 2 213 平方公里。乃东历史悠久，被认为是藏族文化的发源地。约在公元前 4 世纪，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来到雅砻河谷，当时被称为“博域”的地方，人们在扎西次日山上建造了西藏最早的宫殿——雍布拉康，

故民间有“经书”莫早于“邦贡恰加”，农田莫早于“索当”，房屋莫早于“雍布拉康”，国王莫早于聂赤赞普等“四早”的说法。此后，乃东、琼结一带形成古代西藏的政治中心。吐蕃王朝时山南地区被划为五如之一的“约如”，乃东为“约如”下辖之“雅砻东岱”。萨迦地方政权时期，乃东属雅桑万户和帕竹万户领地。帕竹政权建立后废除万户制度创宗溪制，乃东于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设宗，为帕竹王朝下辖13宗之首，帕竹政权第一代法王在此称乃东王。五世达赖建立“甘丹颇章”政权以后，乃东归属“甘丹颇章”管辖。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噶厦地方政府建立，乃东遂隶属噶厦地方政府，其间被先后分封赐给八世、九世、十一世达赖家族做领地。1911年，噶厦地方政府设山南“基巧”，“基巧”则驻乃东。1959年建立乃东县人民政府，划归山南地区所辖至今，县府驻乃东。

［64］此地应在今日西藏自治区隆子县境内，俗坡达拉山口（sho-po-ltag-la）一带。

［65］lung-bstan 乃是预言之意，旧译作授记、别记、悬记等。

［66］vkhrul-pa 意指错乱、迷失、迷惑、误失等，系指对于所见自境生起错乱之心识，以是为非者。

［67］sku-grib 邪气，晦气的敬称。

［68］sku-rim 敬事、侍奉之意，可引申其意为延僧诵经修法以事佛。

［69］bdag-rkyen 译作增上缘或奖掖。增上缘乃四缘之一，对于生果能增强势力，譬如眼等五根对于生起自果眼等五识能增强效力，故名增上缘。

［70］rten-ngo-mtshar-can 译作灵像，意指具神异灵应之佛像、佛经、佛塔。

［71］却廓伦波的字面意思是“法轮妙高山”，但因在此是一具体的地名，故此音译。

[72] dag-snang 净相，意指清净现分，现见一切情器世间均是净土，均乃佛身、佛智之所示现。

[73] 其地在今西藏自治区波密县境内，原为波密第巴、吐蕃第八代王止贡赞普之子怯崔之后裔噶朗木土王统辖。1928 年，噶朗木土王反叛噶厦政府，爆发了“波密战争”，失败后，噶朗木土王顿堆逃往印度，波密一带归噶厦地方政府直接管理。1913 年，将原波密地方划分为波堆宗、波密宗和曲宗 3 宗，宗本由噶厦地方政府定期委派。曲宗宗本由一俗官担任，辖今曲宗、松宗、达兴、札木、萨镇（绕郭）、噶称等地。

[74] brtan-bzhugs 意指长寿永生、久住世间。

[75] sbyin-bdag 梵音译作檀越，施主之意，乃是寺院僧人对于施舍财货给僧团者的敬称。

[76] 其地应在今日的洛扎下曲河（lho-brag-shar-chu）一带，即今西藏自治区措美县南部。

[77] 其地在今天西藏自治区洛扎县境内的洛扎怒曲河畔，汉译地名还有“申隔宗”“僧格宗”“森格宗”“僧宗”“申格宗”等。当地群众多信佛教，较著名的寺院有桑嘎古多寺和拉隆寺。

[78] bsngo-ba 意指回向，转变、增长之意。转变轮回因力之诸善根成为大菩提因，增长有尽之诸善根成为无尽。亦即欲求转变、增长自他三世所积一切有漏无漏福泽皆为无上菩提之因，名为回向。

[79] bkav-chos 意指口头给弟子讲授佛法，即口授佛法，常译作“师法”。

[80] phung 蕴、阴之意，表聚集、积聚，指蕴集事物一切差别于一处，故名蕴。

[81] 此处的 dus-vkhor 乃是 dus-kyi-vkhor-lo 的简称，意指时轮金刚。系无上之密乘，基道果位一切建立，均与内、外、别三种时会密切联系，故名之曰时轮。

[82]《明史》译作公哥儿寨，其地就在今西藏自治区雅鲁藏布江中游、羊卓雍措湖北面，县人民政府驻地腊麦。

[83] rdo-rje-gdan 译作金刚座，乃是菩提道场，坚固永恒之地。本是中印度伽耶地方一佛教圣地，释迦牟尼等三世诸佛成道之处。

[84] 此处 dkon-mchog 系 dkon-mchog-dpang-btsugs 之简称，乃是发誓以表明心迹时常用的口头禅，直译为以“三宝作证”。

[85] yar-ngo 意指初一至十五。

[86] sku-mkhar 译作宫堡，意指碉楼宫殿。

[87] 即修菩提心、修自身为本尊、修上师为本尊、修无分别观和发愿回向。

[88] 即今西藏仁布县，系藏语译音，意为多宝、聚宝、宝堆。明代译为“领思奔寨”，后又译为“仁本”“仁绷”“仁朋”“仁蚌”“仁穆”“仁崩”“仑彭”“仑朋”“能本”“林绷”“林奔”等。位于西藏自治区中南部，日喀则地区东部，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南岸，东接曲水，东南邻浪卡子，西南为江孜，西与日喀则相连，北与尼木相接，西北是南木林县。总面积 2 130 平方公里，辖 10 个乡，79 个村民委员会，总人口约 3 万。仁布县是通往前后藏的要道，14 世纪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建立后，在要冲地点兴建宗制，仁布即为首设 13 宗之一。帕木竹巴派其家臣仁蚌氏二人分别任仁布宗和桑主孜宗宗本，至 15 世纪 40 年代，仁蚌家族势力扩大，以仁蚌宗和桑主孜宗为中心建立了后藏地方割据势力，背叛了帕木竹巴。后仁蚌巴被其家臣辛厦巴所取代。至明崇祯十五年（1642 年）辛厦巴家族后裔藏巴汗噶玛登窘旺波被固始汗所杀，之后归属西藏噶厦地方政府管辖，是为噶厦所辖 43 个普通宗之一，宗本由六品官员担任。1960 年 8 月，废宗制，成立仁布县人民政府，隶属江孜专区。1964 年 5 月划归日喀则地区管辖至今，县府驻德吉林。该县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地势东北、东南高，以农业为主兼有牧业，主要农

作物有青稞、小麦、豌豆、油菜籽等；牧畜有牦牛、犏牛、绵羊、山羊等；工业以民族手工业、农畜产品加工业为主，有玉器加工厂、卡垫厂、面粉加工厂、榨油厂等；该县交通便利，主线与中尼公路相通，向东可直达拉萨，各乡均通支线公路。境内名胜古迹有黄教著名寺庙，宣德七年（1432年）修建的强钦寺，寺内有高13米紫铜铸成的大强巴佛像；在该县南部有一被当地人视“神湖”的勇则绿湖，面积约76平方公里，现已对外开放。

[89] dbang-khrid 意指灌顶教导，系密乘的灌顶和指导经义。

[90] sku-mtshams 即指闭关，乃是定时谢客、独居修行的宗教活动。

[91] 即是指著名译师鄂·勒巴协绕，曾经师从阿底峡大师学经，著有《中观心论注》等，后于1073年修建了著名的桑普寺。

[92] lhad 本意为杂质，常可引申为存心不纯、不够磊落等义。

[93] 前藏塔工地区一大河名，其流域为古代西藏尼洋氏部族聚居地，因而得名。

[94] 此处的贝喀觉巴即第二世红帽系活佛贝喀觉旺波（dpal-mkhav-spyod-dbang-po）。

[95] 拉萨西南部一处地区名，其地有著名的桑普寺。

[96] aindra-nvi-la 即是蓝宝石，亦可译作帝青宝、帝释青，梵音译作因陀罗尼。

[97] 在今西藏自治区浪卡子县中部。

[98] gnam-gang 晦日，即每月最后一日。

[99] 前藏山南的一处地名。

[100] 工布乃是地名。习惯上分为上、下工布，则拉宗以上沿雅鲁藏布江的地带为上工布，以下为下工布。

[101] mchims-lha 译作钦氏神。钦氏又称琛氏、綝氏，乃是古代西藏一个氏族名称，其地在今天西藏扎囊县的属钦沟。

[102] nag-phyogs 意指罪恶，佛书常译作黑品。

[103] sa-chog 意指修建寺院时的破土仪轨。

[104] rig-byed-pa 亦译作韦陀论师，即古印度奉祀梵天、受持韦陀四典的宗教徒。

[105] dkon-mchog 意指至宝，乃是最稀世之珍。未积福者不得见，故曰希；本非污浊之法，故曰无垢；成就自他利益，故曰有力；乃是众生善心之因，故曰世间美饰；最胜第一超出世间；性非可变，故曰不变。具此六德故曰至宝。

[106] gzungs-chen-gra-lngavi-dbang-bskur 意为五陀罗尼灌顶。五陀罗尼即指为塔、像装藏时所用的五种咒文：尊圣佛母陀罗尼、离垢佛母陀罗尼、妙密舍利陀罗尼、事庄严十万陀罗尼和缘起藏陀罗尼。

[107] rten-gsum 即三佛田，佛像为身所依，佛经为语所依，佛塔为意所依。

[108] vjang 绛，即是今云南丽江一带地区的古名。

[109] 琼结是西藏古代文化发祥地之一，为雅砻部落活动、居住区的一部分。第八代藏王辞世后，此地便建起第一座藏王墓。从第九代赞普拉脱脱日年赞到最后一代赞普朗达玛的陵墓都建于此。松赞干布与文成、赤尊二妃合葬墓，墓基高大，顶上有一陵庙，供奉有松赞干布、文成和赤尊二妃塑像。金城公主陵下面的青瓦达孜宫，为吐蕃王朝的主要宫殿之一。从第九代到第十五代赞普时期，先后在琼结青瓦山上建了6座王宫。到6世纪末，在琼结建立了匹播城，这是西藏最早的城堡。吐蕃时期，琼结属于约如青哇青城区的青隆千户所。元至元五年（1268年），萨迦地方政权在该宗唐波切设万户府治所。

[110] dam-tshig-gsum-bkod 意指释迦牟尼身、语、意三德和合的影像名。

[111] mi-vjigs-pavi-sbyin-pa 意指无畏施，使从怨敌、猛兽等的怖

畏中，得救得益。

［112］sde-srid-phag-mo-gru-pa 帕木竹巴政权。

［113］ 即是指众生怙主、佛。

［114］指第四世红帽活佛。

［115］又称为拉萨河，因流经拉萨，故名。源于念青唐古拉山南麓，流经墨竹工卡、达孜、澎波、堆龙等地，于曲水县流入雅鲁藏布江。

［116］spen-bad 译作柽柳女墙。系藏式建筑中的正房屋顶边缘用柽柳树枝叠累造成的矮围墙。

［117］rnam-sras 多闻子，梵音译作毗沙门。佛经所言北方一位大神。

［118］dgav-ldan 兜率天，亦可译作喜足天、睹史多天，乃是六欲天之一。妙欲资具胜于以下诸天，身心安适，且喜具足大乘法乐，故名喜足天。

［119］在智慧坛场中为佛像、灵塔、经典等灌顶，迎神安住的仪轨。

［120］沃喀系前藏山南地区一处地名。

［121］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桑日县境内的一座寺院。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 年) 由噶举派喇嘛多吉杰波所倡建，因其地在帕竹，故名帕木竹，而从此寺出家者名为帕竹噶举。元代在此地设有帕竹万户，后来，此寺第八代寺主扎巴僧格之兄大司徒绛曲坚赞击败了萨迦派，建立了帕竹政权。

［122］此名号亦可音译为“厄旺塔杰凯巴” (ai-wam-thams-cad-mkhyen-pa)，其中 ai 表示智慧空，意指真如法性之种种相、一切根皆是空，心之法性亦即法性之心；wam 表示方便大乐，因为心之法相有特点三者：由众生直至成佛皆无变异；是能各自了别之内证份；是最不变异之大乐。故厄旺即是法性真如，亦名因位金刚持、第一佛。

［123］yo-byad-rlabs 意为 yo-byad-byin-rlabs 资具加持。力求除治持蓄律中所说之活命、必须、格外等三种资具堕罪所做加持。捧诸资具欲

比丘前口诵加持三种资具咒文三遍，比丘答言“方便”“善哉”，仪式即成。

[124] 觉沃仁波切即是释迦牟尼的报身名。

[125] 即桑普乃邬托寺，简称桑普寺。位于拉萨河以南，公元1073年，由阿底峡的弟子鄂·勒贝喜饶创建，后阿底峡的另一弟子洛丹喜饶加以扩建。

[126] 即布施摄，菩萨摄持众生的四种方法之一。

[127] tsa-ri 译作杂日。今西藏自治区珞隅地区一山名。

[128] 此处 ming-gi-mngon-brjod-sna-tshott 即 ming-gi-tshogs 之意，即是表示事物本身的各种名词，如柱、房、山、人等。

[129] mngav-ris-skor-gsum 即是阿里三围。

[130] gzhis-ka 溪卡，即是指庄园，包括旧时领主们所占有的土地、人民连同住宅在内的地产等。

[131] mchod-gzhis 即是指寺院庄园，乃是旧时寺院占有的庄园，包括土地和农奴。

[132] tshal-gung-thang 蔡公堂寺。其地位于今拉萨市东郊，始建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即公元1187年，由宇札巴·达玛循努所倡建。

[133] 此处 rtsub-vgyur 即是 rtsub-vgyur-tshal 之意，译作粗恶苑。乃帝释天所居之善见城南一处林园，有池塘、林木以为装饰，凡人行至其地，即生粗暴之心，故名之。

[134] bde-mchog 胜乐之意。指出现证大乐智道果次第之无上母续及其本尊名，梵音译作泗鲁迦。

[135] 其是仁蚌巴根都桑波之子，其与第四世红帽系活佛结为施主与福田的关系后，大力支持第四世红帽系活佛。明弘治三年（1490年），在其资助下创建羊八井寺（位于拉萨西北当雄县境内）。从此，红帽系活佛的主寺也由乃囊寺迁至羊八井寺。

[136] rje-btsun-mar-pa 译作至尊玛尔巴。其中，至尊系指能为他人引领解脱之道者，犹如舵手，且身、口、意未染不善者，一般用作对菩萨与出家之人的敬称。玛尔巴相传系噶举派祖师。

[137] tshogs-chos 译作会传，意指对信众公开讲说的佛法。

[138] 藏语意为如愿成就之顶，西藏日喀则的古名。

[139] 引导众生超脱轮回达到解脱和遍智境界者，或为佛的名号之一。

[140] 那塘寺，也译为“纳唐寺”，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西南部，由藏传佛教噶当派僧人董敦（1106~1166年）兴建于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当时寺院规模较大，极盛时有僧人3 000余人。该寺以编译佛经而闻名全藏，设有藏区最早的印经院，寺内原藏有许多藏文经版和佛教典籍手抄本。13世纪末叶，该寺住持迥丹热赤曾将寺内所藏大量经典编辑为《甘珠尔》《丹珠尔》（即《藏文大藏经》）。清雍正年间，当时掌管西藏地方政权的颇罗鼐主持刻印《藏文大藏经》，历时两年完成，这就是著名的那塘版《藏文大藏经》。原寺院大殿外檐悬挂有清世宗所题“普恩寺”大匾，寺内还藏有明清两代的不少珍贵文物，有合金弥勒和释迦牟尼的佛像，现文物不存。

[141] byang-thang 音译为羌塘，本意指藏北高原。地处今西藏自治区北部冈底斯山、昆仑山、唐古拉山之间，水草丰茂。

[142] chu-shur 音译为曲水，旧名卓可营子，位在今日拉萨市的西南方。

[143] 此处 mon 即是 mon-yul 之简称。其地在今西藏自治区错那县境内，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即出生于此地。

[144] chu-bo-ri 译作曲沃日，在今西藏自治区贡嘎县境内。

[145] 此处 phyag-rdor 即是 phyag-na-rdo-rje 之简称，译作金刚手大势至，其意总集一切佛意，大势为性，手持金刚杵，随侍如来的八大菩

萨之一。

［146］此处之thel即是gdan-sa-thel之简称，而gdan-sa-thel即是gdan-sa-mthil，意指丹萨梯寺。

［147］拇指尖到食指尖或中指间张开的长度，亦称为虎口尺。

［148］nag-po-chen-po意译为大黑天，梵音译作摩诃伽罗，佛教护法神之一。

［149］vphyong-rgyas即今日琼结县所在，地处西藏自治区南部雅拉香波河西面，雅鲁藏布江南面。

［150］stod-lung-bde-chen译作堆龙德庆，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西北堆龙河流域。

［151］旧时寺院所属的庄园。

［152］gdus-bya译作化机、所化，徒众之意。

［153］vbrang-rgyas译作心脏形食子，系祭祀鬼神的朵马之一。

［154］gnyan-chen-thang-lha即是念青唐古拉山脉。

［155］藏传佛教密宗所进行的地基仪轨之一，主要是乞求起坛所占土地。

［156］vdu-khang大殿之意，系寺庙内札仓所属僧众聚会的神殿。

［157］古印度佛学家寂天论述菩萨学处和道果的著作。

［158］此地应该位于今觉摩隆寺（skyor-mo-lung-dgon-pa）附近，该寺始建于公元1169年，处于堆龙德庆县境内。

［159］译作系舟岛，旧译普陀或普陀洛，即是佛教中的南海圣地、观音菩萨刹土。

［160］yangs-pa-can，位于今天西藏自治区当雄县境内。

［161］即是don-yod-grub-pa之简称，意即不空成就如来，系五种姓佛之一。

［162］dge-tshul-ma又名求寂女、沙弥尼，属于别解脱七众之一，系

指身心具足沙弥律仪之妇女，梵音译作室罗摩尼理迦。

[163] lha-sa-jo-bo 意指在拉萨身着报身服饰的如来神像。

[164] 今西藏山南地区的塔布与林芝地区的工布两地之合称。

[165] spangs-rtogs 译作断证，系指远离尘垢，得以解悟之功德，即是如来圆满断证之功德。

[166] 遮挡桌子前面作装饰物的丝绸等织品。

[167] res-rdsas 意指烧施物、护摩物，系佛教密宗焚烧杂粮花果等祭神，以息灾求福之物品。

[168] dge-vdun-gyi-sde 系具戒比丘人数达四人以上之僧侣团体。

[169] 意即禁止跨出门槛。

[170] 此地位于西藏的工布江达境内。

[171] 由大师麻吉拉准传出的舍身、施食之教诫。

[172] 元代西藏十三万户之一，《元史》百官志称为伯木古鲁万户。其地在今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乃东县。帕竹噶举为噶举派的一个重要支系，主寺是雅鲁藏布江北岸的丹萨梯寺，创始人为帕木竹巴多吉杰波，宋末元初时，朗氏家族的扎巴迥乃担任丹萨梯寺寺主，后又任止贡替寺的京俄巴。从他开始，丹萨梯寺的住持一直由朗氏家族的人担任，形成家族和教派相结合的地方势力。蒙哥汗将西藏分封给诸弟时，帕竹是旭烈兀的封地，约于此时在帕竹任命了万户长，设立万户府。帕竹万户长除个别人外，都由朗氏家族的人担任。萨迦和止贡派发生战争时，帕竹受到重大损失，不少领地和属民被没收，萨迦又支持原为帕竹的一个千户的雅桑成为单独的万户府，竭力限制帕竹。朗氏家族的绛曲坚赞幼年在萨迦学习，返回帕竹后，就任万户长，赎回失地，全力整顿内部，力量日益增大。不久帕竹和雅桑纠纷再起，直至兵戎相见。绛曲坚赞先败后胜，并在战争中培养出一支军队，萨迦以审理帕竹和雅桑的纠纷为名，拘禁绛曲坚赞，但因萨迦内争而使绛曲坚赞获释返回，得以整兵再战，

先后击败雅桑、止贡、蔡巴等万户，最后利用萨迦的内乱，支持萨迦的一派反对另一派，进兵后藏，控制了萨迦寺和后藏主要地区，收缴萨迦本钦的大印，并得到元朝封给的大司徒的名号和印章、诏书，以帕竹地方政权取代了萨迦地方政权。此处指的是第九世帕木竹巴多杰仁钦。

第十二章　噶玛噶举派的著名大师

【译文提要】 第十二章共有12节，即格鲁、萨迦等教派的大师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尊者纽拉班钦的生平事迹；尊者噶玛赤列巴乔勒南杰的生平事迹；尊者却杰丹巴、松绕芒统巴、扎西沃色和旺秋坚赞等人的生平事迹；尊者推夏巴释迦旺秋、托沃日巴和巴卧却旺伦珠等人的生平事迹；喜饶迥乃等尊者的生平事迹；尊者绒敦巴的生平事迹；尊者塔坚钦巴等人的生平事迹；上师本益巴、大成就者释迦达擦、尊者桑洛瓦等人的生平事迹；上师默朗桑布、大成就者曲贝瓦、比丘僧塔丹顿丹等人的生平事迹；大堪布释迦桑布、上师恰木贡巴扎巴贝丹、桑木旦林巴等人的生平事迹；大成就者桑杰年巴的生平事迹。

本章译文开始主要记载了噶举派与萨迦派、格鲁派之间的关系，如

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曾依止尊者止丹达隆巴、巴热瓦等噶举派的多位高僧闻习大部分显密佛法,被止贡年尼仁波切授予“宗喀巴上师”之名号,他还将自己的贤侄和安多瓦以及阿里巴的全部僧团赐予宗喀巴大师,让其建立甘丹寺,使得止贡噶举派的僧人全部聚集于此。由于宗喀巴大师弘法功业昌盛,先后使楚布寺、那普寺、噶玛寺、止贡替寺、丹萨梯寺、岗布寺等噶举派的大多数寺院的教法传承发生变化，也接受和传播了格鲁派的一些教法。

其次，记载了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的弟子格西噶久巴丹、尊者纽拉班钦、尊者噶玛赤列巴乔勒南杰、岗布巴之京阿嘎巴兄弟、恰嘉央扎西南杰、尊者达波绕降巴堪珠却杰丹巴、法尊松绕芒统巴、至尊扎西沃色、第堆热降巴旺秋坚赞、推夏巴释迦旺秋、法尊托沃日巴、尊者巴卧却旺伦珠等人的生平事迹，同时也记载了上述诸位大师与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七世活佛、第八世活佛之间的关系。这些大师随从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和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七世活佛等人修习佛法，修建寺院，弘扬佛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外他们还著书立说，传承噶举派的教法，同时还撰写有许多高僧大德的传记，如尊者推夏巴释迦旺秋所著的《第七世噶玛巴传记》，一直流传至今，对于我们研究噶玛噶举教派的历史以及有关人物的生平事迹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此外，本章译文还记载了藏族著名大师绒敦巴等尊者的生平事迹。绒敦巴是藏族历史的一位著名高僧，他出生在康区，年幼时笃信本教。后来接触噶举派几位活佛后，对藏传佛教噶举派开始有了兴趣。在研习噶举派教义的过程中预知到前世的相关事迹，从而开始了他的赴西藏、印度等地求学的生涯。本章译文从他在西藏和印度等地研习噶举教义、发掘伏藏、建寺传教、弘扬佛法等为切入点，概述了他十二岁到三十岁之间的人生经历。此外，也概述了他的前世的事迹以及注重修持佛法、传承佛法事业等方面的事迹。

本章译文的后半部分主要概述了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大成就者释迦达擦、上师本益巴、尊者桑洛瓦、上师默朗桑布、大成就者曲贝瓦、比丘僧塔丹顿丹、大堪布释迦桑布、上师恰木贡巴扎巴贝丹、缀康巴索南嘉措、桑木旦林巴以及尊者塔坚钦巴等多位高僧的生平事迹。尤其是对尊者塔坚钦巴的坐禅与修行、讲经弘法直至最后圆寂的整个过程做了详细的记载。尊者塔坚钦巴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著名的人物，他不仅培养出许多弟子，而且还为寺院的僧侣制定了许多规制，如他规定“无论谁也只能讲论佛教的词语，不能谈论家常话；无论坐在哪里也要显示身体的主要部位，即眼睛像金刚一样的看姿，连中部的呼吸都无法分辨出来”。由于他平时的严格要求，故得到僧俗众人的敬重，“所有高低贵贱之人都对其毕恭毕敬。其说话文雅，使用敬语，那样的温和平静，谁也无法与其相比，其打开喉间受用脉轮而流畅地唱出金刚道歌。”因此，他在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中有着较大的影响。通过本章记载诸位高僧大德的一系列宗教活动，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在西藏各地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其他教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第一节　格鲁、萨迦等教派的大师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

学识渊博而又注重修行的宗喀巴大师（rje-tsong-kha-pa）曾依止尊者止丹达隆巴（vbri-gdan-stag-lung-pa）、巴热瓦（vbav-ra-ba）等噶举派的多位高僧闻习大部分显密佛法,此后听闻在一个非常寂静的山间修行处有近五十位噶举派修行者（sgru-pa-po）,便前往拜谒。宗喀巴经过试问方才得知,上述修行者所学教法寥寥无几,如同牧羊人坐在山上,由此他想到此

地佛法兴盛之状犹如此般境况。鉴于对以上佛法现状的不满，遂著有《善心问答之精要》等论著。其因修建宣讲佛法教义的讲经院，而被止贡年尼仁波切（vbri-khung-nyer-gnyis-rin-po-che）授予“宗喀巴上师”之名号,并且依次将自己的贤侄和安多瓦（a-mdo-ba）以及阿里巴（mngav-ris-pa）的全部僧团赐予（宗喀巴大师），让其建立甘丹寺（ri-bo-dgav-ldan）,使得止贡噶举派的僧人全部聚集于此。（宗喀巴大师）按照最初讲述《佛法密意》（bstardgongs），后来又著有《遮遣》[1]。由于（宗喀巴大师）弘法功业昌盛,先后使楚布寺（mtshur-phu）、那普寺（nags-phu）、噶玛寺（karma）、止贡替寺（vbri-khung-thel）、丹萨梯寺（gdan-sa-the1）、岗布寺（sgam-po）等噶举派的大多数寺院的教法传承发生变化。当噶举教派传承濒临断绝之危时，大成就者广施财物，从噶举教法的修行与行为规范等多方面振兴噶举派教法，对弘扬佛法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总之，萨迦派与止贡派之争（sa-vbri-rtsod- gzhi）[2]也是止贡仁波切索南扎巴圆寂之时，前往冈底斯山的少部分山中隐士抵达萨迦地方，尊者萨迦班智达问：“仁波切到达密严刹土了吗？有什么祥瑞之兆?”一隐士回答道：“何止是密严刹土，已经到了‘顶麦’（sten-min）刹土，降下舍利之雨，出现所谓的一肘大小之大手印金佛像。”对此,尊者萨迦班智达没有回话，但（对隐士）言道：“吾明日在辩经场找你，你所做的毁弃诺言无有德行之事，需改掉你昨日所言谬论，方才是对我的恩惠。”（隐士）听闻此言后心里不悦。后来，官员多吉贝（dpon-rdo-rje-dpal）在后藏地方为官之时，为了报复宿怨，跑马扰乱尊者萨班的讲经院，向大铜缸里灌入马尿，拆除茅屋改建街道等，此般举动使萨迦众人不悦。后来，因尊者八思巴（vphags-pa）心地善良，念众生安康而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但当他圆寂之后，萨迦派与止贡派之间发生大战之事，《红史》（deb-dmar）有记载。像萨迦与止贡两派最初争端的起因仅是贪欲，并无其他原因，这个如同沙门贝（dge-sbyong-sbed）杀害比丘后，

使得恶魔（bdud-sdig-can）叫好称快，使（沙门贝）变得更加高傲猖狂。又如，当增长天王（vphags-skyes-po）施舍僧俗之时，有恶业者幻化为释迦老翁(shvakya-rgan-po) 趁机骗取。如此看来,尊者萨班遇见的隐士与宗喀巴大师看见的修行者必然有损于佛法，此等犹如真正的恶魔，此乃是吾唯一的想法。总之，所有智者不该因为遇见一个愚者从而将所有人视为愚蠢之类，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这样，思量一下因明学的《遍因论》便可知晓此理。大成就者掘出的伏藏之中也有关于第七世噶玛巴之后的许多比较清晰的预言。

夏喇嘛贡嘎贝（gzhag-b1a-ma-kun-dgav-dpa1）从第七世噶玛巴处闻习全部教诫,而成为大成就者。热岗地方（rab-sgang）的五位贤者之中，降萨瓦钦波（byams-gsar-ba-chen-po）对原来的驻地记忆犹新，升起许多信仰真谛。热布岗诸寺因战乱使得佛法传承长久中断，正当诸寺衰落之时，此位尊者出面调停所有的战乱纠纷，并制定僧规戒律，重新恢复了佛法传承，才使得热布岗寺佛法得以继续弘扬,尤其有降萨（byams-gsar）地方广兴佛法，用佛法教化了热布岗寺的所有格西。他还使多麦地区（mdo-smad）的所有人皈依佛法，尤其是蒙古大王和康定地方（dar-rtse-mdo）官员等，（包括）众多汉族大臣和王子的无上尊崇和供奉。八世噶玛巴米觉尊者（rje-mi-bskyod）在昔日许多地方如此预示："昔日释迦牟尼的敬奉者班钦旺秋嘉措（pan-chen-dbang-phyug-rgya-mt-sho）就是你。"多康的喇嘛佛法功业光大，一生做有利益众生之事,后有其侄兄等人继承事业。

苏莽恰寨瓦（zur-mang-bya-bral-ba）在苏莽寺奉行舍弃一切遁世之事，圆满完成修行，大做利他之业。嘉顿恰寨瓦南木喀坚赞（rgya-ston-bya-bral-ba-nam-mkhav-rgyal-mtshan）被第八世噶玛巴米觉尊者认定为嘉顿法王（rgya-ston-chos-rje）之转世，于嘉顿寺奉行舍弃一切遁世之事，建起修行胜利之幢，其是第八世噶玛巴米觉尊者最初主要的服侍者，

服务细心而周到。斯嘎贡邦巴（gsi-dkar-kun-spangs-pa）于下部寺进行灌顶、讲经等利他之大功业。喇嘛札坚瓦（bla-ma-grags-rgyal-ba）出生在绒布（rong-po）地方，担任扎西宗（bkra-shis-ljongs）持金刚（rdor-vdzin）之职，其经常于大寺中看见胜乐坛城和本尊佛。据第七世噶玛巴说："在前世法王弟子中，他与法王二人见面的（次数）最多。"其有无穷的密宗法力，创建索定寺（sog-steng-dgon）和茨寺（tshil-dgon），功业甚大。

大班智达释迦强丹（pandi-chen-po-shvakya-mchog-1dan）出生在吉雪（skyi-shod）的一个贡东（kong-ston）家庭，幼年于桑普寺闻习佛法，十三四岁时成为领会所有教法的标准格西，大做利他之事。此时的桑内邬托（gsang-nevu-thog）和藏区传说他是最公道正直的贤者，这点从他著的《正果论》中也能知晓。其于叶茹（gyas-ru）[3]创建有色朵坚（gser-mdog-can）大讲经场,功业无边。后来拜七世噶玛巴为师听闻教诫，修持得以圆满，将七世噶玛巴尊为根本上师。此位噶举派的活佛是唯一能领悟大手印法，将其独尊为根本轨范师。尚闻习帕木竹巴教法等许多其他佛法，唯有尊者塔布（rje-dwags-po）使其解开疑惑，从而将（尊者塔布）尊崇为根本上师，此后（大班智达释迦强丹）是主要的弟子。

米聂热降巴贡布贝（mi-nyag-rab-vbyams-pa-mgon-po-dpal）出生于木雅（mi-nyag），幼年拜第七世噶玛巴为师，听从其教诫。后至西藏，有人喊他到哲域宗嘎（vbras-yul-rdzong-dkar）学经，随即前往，依止贡勤强钦热降巴（kun-mkhyen-byams-chen-rab-vbyam-pa）修习，成为大学者。后来，遵第七世噶玛巴之命，建立噶玛札仓，刚开始因一些波折只剩下七名小僧，但其依然担起领经师、戒律师、上师等三个职责，艰苦经营，不久聪明的僧侣逐渐增多。吉采地方（skyed-tshal）却杰嘉样巴（chos-rje-vjam-dbyang-pa）和上师（米聂热降巴贡布贝）志同道合，在堪钦亚巴讲经院（mkhan-chen-gyag-pavi-chos-gra）修建园林时，订立契

约和小法律条文，并与雅卓噶久巴[4]南卡坚赞（ya-vbrog-bkav-bcu-pa-nam-mkhav-rgyal-mtshan）为建僧舍赐茶。当佛法传播到吉采瓦纽拉（skyed-tshal-smyug-la）等地时，已经出现有法会与民俗合二为一的习俗。总之,米聂热降巴贡布贝心地善良，关爱所有的学生，对学习较弱者也进行赏赐和施舍。本萨赛康玛（dpon-sa-gser-khang-ma）等虔诚富有的诸多施主每月奉献许多衣服，他只接受一件，剩余的（衣服）全部换成茶叶为僧人熬茶，并将（衣服）赐予没有僧服的僧侣。其次，他不会挑剔绸缎的新旧、好坏，他给十至十五位僧人轮流熬午茶，对学习较弱者晚上另外赐教。他经常前来诵经，现场承侍,闭眼冥想,不论风雨交加坚持讲经。晚年他对《波罗蜜多》《因明》等有很好的领悟，因对众说纷纭之贪嗔而未有著书。他认为念修佛法，重要是需要正行。僧侣们也对其甚为崇敬，他因病去世时，捐出多余的钵、僧帽、僧衣等所有财物进行煮茶以及后世所用，传说他（一生）未曾有第二件披单。杰瓦旺波（rgyal-bavi-dbang-po）[5]前往拉萨时，因舌部得瘊痣，临近去世时，他反复说到：“吾慈爱的僧徒们，请他们到我的身边吧。”因尊体虚弱，未让他前去（见僧徒们）。临终他说道：“慈爱的僧徒们，吾是前往兜率天宫去了。”传说其圆寂后，天空马上降下花雨。

第二节　尊者纽拉班钦的生平事迹

格西噶久巴丹（dge-shesdkav-bcu-pa-bstan-dar）在桑普寺法会上辩论因明无有匹敌，喜宴中的诸多贤者和转世小活佛等尽其所能大做利他之事。俄绰热降巴旺秋贝（ngo-khro-rab-vbyams-pa-dbang-phyug-dpal）

于杰瓦旺波（rgyal-bavi-dbang-po）少年时即前往俄绰地方拜其为师。因嘱咐前往卫藏色朵坚（gser-mdog-can）[6]学经，遂前往，依止班禅夏强巴（pan-chen-shva-mchog-pa）为师，融会贯通全部教典，他还经常看见穿有黑色披风的护法神和本尊佛等。他在楚布寺讲经时，著有《教法之注疏》等许多部论著，传法弟子有夏喇嘛贡嘎贝（gzhag-bla-ma-kun-dgav-dpal）、雅桑京俄喇嘛楚喜巴（gyam-bzang-spyan-snga-b1a-ma-gru-zhi-pa）、喇嘛次旺嘉措（b1a-ma-tshe-dbang-rgya-mtsho）、杰罗追旺秋（rje-b1o-gros-dbang-phyug）等。

尊者纽拉班钦（rje-smyug-la-pan-chen）生于藏历土虎年，是本萨赛康玛（dpon-sa-gser-khang-ma）之子。他正行佛法，成为真正的博学多才的贤者。他依止大堪布热达那瓦（mkhan-chen-radna-ba）和洛巴京俄索南勒强（1o-pa-spyan-snga-bsod-nams-legs-mchog）等人为师，认知噶当派仪规，众人称他为京俄粗成拔（spyan-snga-rtshul-khrims-bar）之转世。他修尊者卫能巴日巴（rje-dbus-smyon-pa-rig-pa）戒行之时，当尊者纽拉班钦的头部至脚被大石压住不见身影时，而后他突然一跃站立，身体毫无损伤，当即吟诵道歌，心生感悟，听闻诸多教法，（大家）颂赞其为“六种法轮遍住持金刚”，亦为其写有传记。依止蔡丹西摩（mtshan-ldan-zhig-mo）和索南勒强巴（bsod-nams-1egs-mchog-pa）等诸多贤者为师，仅修习噶举派之教诫，拜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为殊胜之上师，修行领悟透彻。其无论前来求法的人有多少，不断施舍茶水，解决所有求法者的生活。他说此乃前世之誓言，定将承诺实施，他还立下誓言一年要教授一次《噶当教典》，并说此时一定会降下花雨。我们请教时，他回答说：“若想要进行十六明点之灌顶，花雨可穿透两层（宫殿），使整个金色的寝宫闪耀着光芒。”总之，此时此地他已经成为雪域西藏所有的格西、大修行者、瑜伽师以及大小喇嘛唯一的聚会地和赐教地。他传授《噶当教典》时，在每尊不同的释迦牟尼佛像前摆放有五种供

品，念诵一次《释迦牟尼赞》和《内明七支》。如此，每次传授任何教法时都要供养相符合的佛像等一系列神奇的礼拜。虽有需要处理的繁多政务，却交给侍寝官顿珠巴（gzims-dpon-don-grub-pa）等人办理，他身前除请求教法者、上师、格西之外，不允许俗人排队（献供），一生无论大事小事全部是为了佛教事业。他规定身前安排的侍候俗人——侍寝官索章瓦（gzims-dpon-sor-vbrang-ba）等人也要遵守五戒和居士戒，断绝白衣饰者[7]，专行佛事，五十八岁逝于兜率天。此时，顿热却杰（stong-ra-chos-rje）梦见，天空中彩虹和云隙间显现有奇特的楼房，大地之上立有三个金梯，京俄粗成拔（spyan-snga-rtshul-khrims-bar）从中间的金梯上去。此后供奉诸神，并看见尊者纽拉班钦从中间的金梯上去，走进无量宫殿。遂祈祷说："此乃不祥梦兆，需诵经修法以事佛。"其有洛巴京俄（1o-pa-spyan-snga）等利他事业光大的无数弟子。侍寝官顿珠巴（gz-ims-dpon-don-grub-pa）继承了上师的全部弘法事业，最终舍弃一切彻底证悟。

第三节　尊者噶玛赤列巴乔勒南杰的生平事迹

尊者噶玛赤列巴乔勒南杰（rje-karma-vphrin-las-pa-phyogs-lasr-nam-rgyal）出生于藏历火鼠年，他是结（dgyer）家族杰钦古热巴（rgyal-chen-sku-rab-pa）之知事僧珠达格迥瓦（vbrug-mdav-dge-sby-ong-ba）的儿子。少年时，住在托苏卡（thog-zur-mkhar）地方。随从舅舅阿沃却杰（a-bo-chos-rje）学藏医，成为著名的医生。由于部落战乱，他前往念（gnyal）地方受戒出家，闻思诸多教法。此后，与苏卡却杰

(zur-mkhar-chos-rje) 之兄塔布班禅顿珠坚赞 (dwags-po-pan-chen-don-grub-rgya1-mtshan) 一同前往锡金宗嘎 (rdzong-dkar)，依止贡钦桑杰贝 (kun-mkhyen-sangs-rgya-vphel)、嘉样贡嘎曲桑 (vjam-dbyangs-kun-dgav-chos-bzang)、班禅本查 (pan-chen-vbum-phrag) 三人为师，学习、精通全部经典。随从杰桑萨木巴 (rje-sangs-bsam-pa) 领悟大手印法与六法，依止尊者多吉丹巴 (rje-btsun-rdo-rje-gdan-pa) 等许多贤者，在曲杰伦布 (chos-rgyal-1hun-po) 拜见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因请求赐教六法，(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 要求继承其事业，遂答应，故赐"杰噶玛赤列巴" (rje-karma-vphrin-las-pa) 名号，委任法轮须弥山之法台。他在杂玛 (rdza-dmar) 等地也建有静修室，后引领噶玛札仓之佛事，并创建勒协林寺 (1egs-bshad-gling)，还担任第七世噶玛巴的业之轨范师，传授《波罗蜜多》《因明》《戒律》《现观庄严论》《中观》等全部经典。在降秋林 (byang-chub-gling) 建立续部札仓，建造第八世噶玛巴的灵塔，并整理噶玛十万教言，所著显密宗典籍数十部。

以前，他在三十多岁时，闭关修行长寿法之时，梦见从无量寿佛画像的心中发出许多光芒，喊了一声就有七十二束光，又传说发出七十二束欢乐光。又有一自称是尊母珠巴杰摩 (ma-gcig-grub-pavi-rgyal-mo)[8] 的年迈妇女，身着丝绸衣服，手持宝瓶，并用吉祥草在此宝瓶口轻轻一点，随即在云隙间出现有许多青稞粒大小的无量寿佛像。(尊母珠巴杰摩) 令其数之，数得七十又二，预示年寿为七十二岁，(尊母珠巴杰摩) 又曰："本不应言之，但如今因年老故而告知于你也。"故对无量寿佛本尊画像极其敬重，为第八世噶玛巴做祈福延寿仪式时，也在其头饰上显现有五个青稞粒大小之佛像以及在宝瓶上显现有三个青稞粒大小之佛像并插许多花。开始尊者看见，此后为所有人看见，还有一个一庹高且绘画不是很好的名称为珠杰玛 (grub-rgyal-ma) 的唐卡画像。六十四岁之时，尊者全身毛孔如针扎般疼痛难忍。内外征兆均已变化之时，遂向白

度母膜拜祈祷，随即康复。大概是亲眼所见所致，又有人说是梦中在云梯顶端见到白度母佛身。据说（此佛像）又出现在一位制作舍利塔者的手中，其手划过的光辉遍照汉地，尊者在此答应暂时不示涅槃之相。尊者在工布地方为第八世噶玛巴讲授佛法时，吾（指作者——译者注）于绰卧隆（dro-bo-lung）闭关修行，期间显现了如是梦境，即吾坐在一红帽前，空中有一大群天鹅自南向北飞去，其中有一较大者越来越红，幻化成尊者骑在一头红色鬃毛的狮子身上，到了吾面前从狮子身上下来走了过来。那边有一些牵着坐骑的人说是来迎请尊者，吾请求给予加持，尊者将双手和头置于吾之头顶说："孩子，你有何祈祷，我一定赐予你。"吾（作者——译者注）请求说："祈祷尊者住世百年。"如此答应吾，并示意那边的迎请者们暂先回去，那些人随即离去。后来尊者刚到纽洛（smyug-lo），就因这个吉兆而派人前去请求长期驻锡于此，正好碰上尊者在纽洛嘎楚载（smyug-lo-ka-drug-rtse）为做延寿仪轨修行而铺设坐垫，说是吉祥瑞兆而高兴不已。尊者说："有多少地毯全部铺上，用来长期驻锡。"据说共铺设有八十四层，故之后年寿八十四岁时圆寂。

第八世噶玛巴活佛、殊胜活佛二尊、噶玛巴寺上下两院的仁波切、岗布巴之京阿嘎巴（spyan-snga-sgar-pa）兄弟、恰嘉央扎西南杰（bya-vjam-dbyangs-bkra-shis-rnam-rgyal）等无数高僧大德以及能够清晰记得贡钦绒波（kun-mkhyen-rong-po）之转世活佛且无人能及的贤者楚布尊者尼玛扎西（nyi-ma-bkra-shis）、精通显密两宗的大师丹巴嘉措（bstan-pa-rgya-mtsho）、当了一个月住持后任丽江木土司（sa-tham-rgyal-po）之上师沃绰钦热南杰（ngo-khro-mkhyen-rab-rnam-rgyal）、住持法尊喜饶南杰（shes-rab-rnam-rgyal）以及丽江木土司的上师降秋西年（byang-chub-bshes-gnyen）等尊者的博学多闻的根本弟子有上百人之众；还有许多像扎喇嘛却吉沃色（chos-kyi-vod-zer）等宣讲经典教法的业绩显赫者、尊者的侄子下院寝殿前后住持、仁青札巴寺（rin-chen-brag-pa）

的历任上师、香地的古热尊者（sku-rab-cos-rje）、恰木（cham）寺院和朗隆巴（glang-lung-pa）等羊卓地区的许多上师、托卧日巴（do-bo-ri-pa）前后两世活佛、大小斋（kre）等地的修行院大部分上师皆于尊者座下闻听有诸多教法。尊者和纽拉班钦（rje-smyug-la-pan-chen）相互为师，秋旭堪钦巴（chu-shul-mkhan-chen-pa）、寝官贡帮巴（kun-spangs-pa）等政教事业两方面有作为者颇多。总之，（尊者）还在那烂陀寺下院寝殿当了贡钦哲那巴（kun-mkhyen-bkras-rnam-pa）的寺主，为昌波瓦的法尊色朵巴（gser-mdog-pa）和札托法尊（brag-thog-chos-rje）等萨迦派许多格西讲授了《道果法》以及俄、宗（ngor-rdzong）两派之不同教法和玛字卷、尕玛卷、娘玛卷、玛尔玛卷、黑部卷、藏书卷等不同卷本的二十多种《道果法》，并做了“因果道灌顶”，为萨迦、噶举两派教法传承做了许多事业。

第四节　尊者却杰丹巴、松绕芒统巴、扎西沃色和旺秋坚赞等人的生平事迹

尊者塔布绕降巴堪珠却杰丹巴（rje-dwags-po-rab-byams-pa-mkhas-grub-chos-rgyal-bstan-pa）于藏历土蛇年出生于岗布之前面的聂尼隆（nyag-nyi-klung）地方。年幼时即于央木寺（yom-dgon）藏钦法尊（gtsang-chen-chos-rje）身前出家，取法名为却杰丹巴坚赞（chos-rgyal-bstan-pavi-rgyal-mtshan），闻习诸多教法和语诀。在内邬唐寺闻修因明，尤其融会贯通了《时轮续注释——布道实践》等教法。又到锡金静园的贡钦桑吉培（kun-mkhyen-sangs-rgyas-vphel）座前圆满完成了对三藏的

学习。总而言之，尊者可谓是：“精通内外其他三种《具合历算学》、佛像舍利塔等之形状与规格、工巧技艺出类拔萃无人能及；深谙因明之道以别自他两派以及语言、语法方面又精通声明之学；观研释教佛学之深奥教理时，不仅自己通晓而且能指点他人《时轮密续及注释口诀》等内容。”如是所言，尊者出类拔萃于众学者，在讲授、辩论、著书等方面更是无人能敌。到泽当（rtses-dang）游学之时，与具有八十部经卷的秋强瓦格西（chu-byang-bavi-dge-bshes）和精通十万佛经的仁钦却旺（rin-chen-chos-dbang）三人齐聚一地。尊者因为讲授了二十五部教法，讲得最好且通达明了，尤其是对《时轮经》的开示更加优异殊胜，故在诸贤者中犹如众星拱月，使得满座惊叹。温萨蔡尼仁波切（dbon-sa-tshes-gnyis-rin-po-che）对尊者褒扬有加，恳请留下讲授佛法，但其没有答应。在学习讲、辩、著三事业的众学者中，吾（作者——译者注）亦从未见过能与尊者相媲美者。尊者依止法王噶玛巴广闻所有深奥教法，实证修行之了悟非常优异，息灭一切幻象并入定空性。尊者塔结钦巴（rje-thams-cad-mkhyen-pa）亦视其为非同寻常之弟子，授予其绿色头冠和法王统瓦顿丹（mthong-ba-don-ldan）之手铃等物。因尊者赤列巴（rje-vphrin-las-pa）祈祷其为雅巴（yer-pa）之上师，故做了雅巴寺之住持。其著有《佛教释义——稀有之宝》，第八世噶玛巴活佛也说：“《佛教释义——稀有之宝》唯此最好。”所讲之佛法是噶举派活佛所传之独特教法，分别于其他（教派）而做详细开示。吾（作者—译者注）于十二岁时拜见过尊者（却杰丹巴坚赞），（对吾）有非常大的恩德。吾曾邀请尊者到图钦（thub-chen）寺，并做教法之祈祷，前藏所有噶玛巴寺院的大部分上师和格西聚集在一起，除尊者能讲授《时轮灌顶》《金刚念珠灌顶》和《因明论著海传承》等经典外，其他人是不会讲授的，尊者并赐予此理论根据。总之，传承分明地全部讲授噶举派活佛之教法，尤其是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之教法，不掺杂讲授其他教派的佛法。尊者于

时寿七十六岁之藏历木猴年时，留下“吾之绿色头冠要小心看管”之遗言并答应转世后回来，而后圆寂。由于其封有大寺院之许多上师，故其成了此寺院之大小官员的上师。恰木寺院（cham-dgon）和丹巴嘉措（bstan-pa-rgya-mtsho）大师继承了大得道者噶玛巴什的《教法集》与《律论》之传承，并敬献给尊者赤列巴。

法尊松绕芒统巴（chos-rje-gsung-rab-mang-thos-pa）于塔布谷热新寺(dwags-po-sku-rab-dgon-gsar)出家为僧，在贡钦桑吉培（kun-mkhen-sangs-rgyas-vphel）座下学习《三藏》而成为贤者。又拜第七世噶玛巴法王为根本上师，净除孽障、圆满悟道。据说其曾在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与法王摩拉贝（smon-lam-dpal）和勒曲巴（legs-chos-pa）等人辩论中取得大胜。（法尊）向达隆仁波切阿旺扎巴（stag-lung-rin-po-che-ngag-dbang-grags-pa）请教《止贡一意之法》，达隆仁波切以“汝乃萨迦派不宜授我止贡之法”而拒绝。再三诚挚请求后，达隆仁波切说：“那么你需执我止贡一意教派之传承且每年需做一次开示。”法尊遂立下如此誓言，达隆仁波切将其教法很好地传授于他。其著有与法王却扎嘉措[9]思想和《止贡一意教法》相同的著作《道次第菩提树》，并经常宣讲《止贡一意之教法》。若将《大藏经》所有经卷堆在一起要问其“从中欲选何部遂对其”的话，法尊肯定会说：“只选《止贡一意之教法》。”可见对此是十分重视的。法尊是听过吾（作者——译者注）的上师凯珠桑罗瓦之再传教法的具德上师之一，也是桑耶秦浦之修行院之引领者，做出了很大的业绩。

至尊扎西沃色（bkra-shis-vod-zer）诞生于多康佳、兑、赛（lcags-dul-gser）三地之间兑摩（dul-mo）地方，初至卫藏进入甘丹寺学习三藏和密宗，成为甚为博学之人。在返回家乡途中遇到第七世噶玛巴活佛，仅仅一面之缘即得到了加持，遂对其不由自主地生起敬信，故改变回家之举，求得教言且一心修行，获得如虚空般之觉悟，净除孽障，功德圆

满。其主要独自于山间静处修行，后做出很大之业绩，并将全部殊胜教言敬献于第八世噶玛巴活佛座前，人们视“至尊扎西双尊”与桑吉年巴（sangs-rgyas-mnyan-pa）有相同之恩德，杰曹活佛扎巴班觉（grags-pa-dpal-vbyor）等诸多大德和多康地区各个部落的所有僧人和俗人皆尊其为唯一之上师，至尊也致力于宣讲噶举派活佛之独特教法思想。

第堆热降巴旺秋坚赞（sde-bdun-rab-vbyam-pa-dbang-phyug-rgyal-mtshan）是后藏顶克巴寺（rting-khebs-pa）之执事僧，于色朵坚寺（gser-mdog-can）学法，因主要精通《因明七论》[10]，故得此名[11]。由于做了管理班钦（pan-chen）著作的印刷出版等事宜，故很受人们的尊敬。班钦向第七世噶玛巴做大供养时，以第堆热降巴旺秋坚赞为主的“释教十一位格西”之名敬献有呈文。其任噶玛寺的讲经师，收有许多弟子。后来又做了雅桑寺的堪布及讲经院的宣讲教法者，继承衣钵者颇多。

第五节　尊者推夏巴释迦旺秋、托沃日巴和巴卧却旺伦珠等人的生平事迹

推夏巴释迦旺秋（dus-zhabs-pa-shvakya-dbang-phyug）求学于茹新寺（ru-dgon-gsar）和夏鲁寺（zha-lu），精通《三藏》[12]，尤其精通于密宗修行和布敦[13]之时轮，故得名为推廓夏巴（dus-vkhor-zhabs-pa）。（尊者）随从第七世噶玛巴闻习佛教语诀，并成为其获信之弟子，于塔布地方建密宗学院。将尊者纽拉班钦所著的《噶玛金鬘传承之不变传记》放于他写的大传中；米聂罗仁巴（mi-nyag-blo-rin-pa）著的《第五世噶玛巴德新协巴传》等和《索温巴（sog-dbon-pa）之传记小百篇》以及由霍

尔东桑吉坚赞（hor-ston-sangs-rgyas-rgyal-mtshan）著的《第六世噶玛巴统瓦顿丹》，（因）《班噶瓦（ban-sgar-ba）和国师巴的传记》未有找到，故由尊者著有一部赞颂词，并将上述著作编为一个卷帙中，每年一定要做一次授记。“至于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传，因为你拜师时间长且很熟悉，故撰写《第七世噶玛巴传记》之任务非你莫属。”在相互听闻教法之时如此鼓励说的。尊者推夏巴所著之《第七世噶玛巴传记》殊胜最佳，虽然尊者班钦曾将此传言传于吾（作者——译者注），但是原版已经甚为罕见了。

法尊托沃日巴（do-bo-ri-pa）于雅卓额噶（ya-vbrog-mngon-dgar）出家为僧，享有“噶久巴南喀坚赞（bkav-bcu-pa-nam-mkhav-rgyal-mtshan）之“辩者之冠”的美誉。其在噶玛寺旁讲授佛法，从第七世噶玛巴处获得本尊之证悟，致力于以修行实证，并在托沃山和小鸟泉两地创建修行院。吉雪（skyid-shod）地之格鲁派的本萨法王（dpon-sa-chos-rje）尊其为根本上师，并生大手印之证悟，其尽力指导法王贡帮巴（kun-spangs-pa）和噶久巴旺秋贝（bkav-bcu-pa-dbang-phyug-dpal）等修行且利益于众生。

尊者巴卧却旺伦珠（rje-dpav-bo-chos-dbang-lhun-grub）出生于前藏雅砻上部居曼地（rgyus-sman）之年顿庄园（gnyal-ston-gzhis-ka），为米聂之后裔。其父为孔玛贡噶列巴（gong-ma-kun-dgav-legs-pa）之索本[14]扎杰瓦（grags-rgyal-ba），其母为朵托巴（rdor-thog-pa）后裔之嘉姆宗（rgyal-mo-vdzom），其为兄弟三人中之老二。出生后即忆起前世之诸多事情，其母将其抱在怀中翻炒青稞时，尊者眼中所见之青稞颗粒皆幻化为六道众生之形象。因其前世住地是罗若红崖（lo-ro-brag-dmar），故刚睁开眼后便说：“我要到红崖地方去。”父母疑为受到危害。其年幼时，用手指雕了一尊金刚青年（rdo-rje-gzhon-nu）塑像，从那时起经常看见天空显现为充满五色之光点和光线之息、怒坛城。一次其反抗母亲，逃跑

时用手抓了螳螂树，螳螂树上随即留下了其清晰的手印。父亲将其献给乃东（sne-gdong）地方的孔玛贡噶列巴（gong-ma-kun-dgav-legs-pa），让其做近侍。其经常因感悟尘世轮回毫无意义而多次试图逃跑出家，但由于父母阻止而未果。此后于十七岁的一个冬季里，一次茶宴席间，其在铁炉里熬茶。因在石锅里放了茶和酥油煮沸后溢出而引起火焰，故生起证悟，双手握着铁勺目瞪口呆。因为茶水外溢之缘故，烟灰充满石锅，父亲将其引到室内加以责备，其将除了金嘎乌[15]以外的所有首饰卷在围裙里，藏在父亲能够找到的地方，后拿着金嘎乌跑到桑日第布红崖（zangs-ri-tes-po-brag-dmar）的洪迪热降巴（lhun-bde-rabs-vbyams-pa）驻锡处。洪迪热降巴对他说："昨晚梦见拜会古如却旺（gu-ru-chos-dbang），你会成为像他那样的成就者。"并为其取名为却旺伦珠（chos-dbang-lhun-grub），授沙弥戒。将京俄（spyan-snga）派传承之《大手印六法》[16]稍加开导后，便浑然了悟，昼夜之幻象合而为一。一年半后，其应允修密法而渐次来到拉萨时，只见所有山谷与村庄皆无，全部幻化为光明之性，以释迦佛祖为主及其随从五人坐于此光芒之中，此时其心相顿生，径直走到佛祖身边，拉着佛祖尽力进行诸多祈祷，从此开始凡到有加持的地方修行总是能够生起悟性。此后，其到吉雪和北方诸地修行密宗，期间从蒋林巴熏努洛追（lcang-gling-pa-gzhon-nu-blo-gros）、达隆阿旺扎巴（stag-lung-ngag-dbang-grags-pa）、贝奇麦珠巴（dpal-vchi-med-grub-pa）、至尊贡嘎桑姆（kun-dgav-bzang-mo）、法尊热伦杰旺（ra-lung-rgyal-dbang）等诸多上师处聆听教法。并对蒋林巴、杰旺法尊和尊者伦德巴（rje-lhun-bde-pa）三人言道："你们三人要为我各塑造一像。"此后其他两位尊者为他各塑一金像，另一位尊者用宝龙土塑造了一尊五指大小之像，其看后非常高兴地说："觉得自己如同此像。"是一位能够用嘴吸进首额的加持力者，现在尚存。并对其言道："侄子你将来能做出伟大事业，故需勤奋修习。"故到哲蚌寺（学习），然而因工作发

生械斗而伤心，前往静地修行。其从楚布寺行教诫[17]者却吉多杰(chos-kyi-rdo-rje）处听闻猛火厉[18]教法口诀，后于黎明时其用冰水浸湿布衣，一杯茶的工夫，衣服即被烘干且冒着热气。如此法力是他人的三四倍之多，故视为神奇。后沿用此法，修此教法时，让弟子闭气，于鼻孔前置鸡毛，用木棍压腹看鸡毛是否被吹起等做法也传承于此位上师。其想前往工布地方，在敦雄（stong-shong）之桥里边看见六臂护法神后，承诺要我众生护法及做利他之事。其在桥外边看见多吉帕姆（rdo-rje-phag-mo）前来并对他言道："孩子如若你在七月十日不能到达杂琼桑(rtswa-chung-zangs）的山岩湖边，就会耽误了此机缘。"因此其经过沃卡(vol-kha)，所有路途危险惧怕但未受到伤害并安全地到达，众客对其十分尊敬。到达杂琼桑的山岩湖边那天，天空中呈现五彩斑斓的彩虹以及大地像是在迎接他，还看到空行母和地方神也来迎接他。与此同时，道行高深的大修行者贡桑巴（grub-chen-kun-bsam-pa）也来到此地，二人相互进行了交流并获得正见，聆听了许多隐士教法等。此时，由于尊者巴卧却旺伦珠著有《证悟之精髓——空行要旨》，所以他的思想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尤其是许多空行母像进入于其心绪，讲述了许多以前没有讲述的经文，对听众以前所做的坏事皆进行消除，赐予他们未来的预示。此时湖面上像呈现一土地，湖中显现土地神驾骑之痕迹和热玛迪(re-ma-ti）佛像，（此后）又同时消失于湖中；出现的许多手印和脚印皆消失在湖中，所有人对此感到非常惊奇，有些人断定他疯了，大部分人认为他是一个英雄，故为其命名为"英雄"。尊者贡桑巴梦中有许多征兆，拜见尊者后生起证悟且甚为敬仰，并像上师一样地敬奉，并著有《传记——降下甘露之雨》，做出如此奇特的事迹，但（因）生命之短暂，（故）有长寿永生诗曰："于空行之卓热桑(bro-ra-zangs)之岩湖边，亲见诸多土地神和空行母，执持正见留有许多脚手印，向幻化英雄你虔诚地祈祷，虔诚祈祷您永远驻锡世间。"二人相互做梦后又相互见到多次。其

前往后藏地修行密法，有时以武力决断，后藏桑珠孜(bsam-grub-rtse)[19]的许多人对其非常崇敬。在树木和花草茂盛的藏布奇林（gtsang-povi-phyi-gling），每天白天都能看见像彩虹一样的帐篷和花雨出现，每天夜晚都能看见无数空行母聚会。前去问一对乞讨的老人时，从草丛中走出一个年老的女人。去拜见上师时问谁也没有见到，然后到上师身边再三询问，出现一位容光焕发的老者，礼拜后说："你像一位修善者。"并问道："白天如何不会分心？晚上如何不会迷糊？"回答道："你已经过了艰难的第一步了。"此位上师对谁也不会说很多话，每天不分昼夜地念："帕舒帕舒（bhru-bhru）"，时而说"蓝、黄、红、绿"，又说"你有缘分"，还说"他亲自在千佛前聆听（佛法），并在千佛前讲授（佛法）"，并对其说道："业、因、果是非常重要的，以前我法力无边，征服了许多妖魔鬼怪。尤其在托仓绒（dom-tshang-rong）众魔聚集的地方砍松树，但没有受到一点伤害，同时也放火烧树，魔鬼们以为是打雷，出现了如此情况。"其头顶受伤即在头盖骨上出现了拇指大的洞，涂抹甘露后，（甘露）流入口中上颚之处，由于此处剧烈的疼痛，遂念诵了摧破金刚咒，但是没有多大的用处，念诵了马头明王咒三次也毫无用处。向释迦牟尼祈请后，在头顶上来回摇搓，惊叫道："啊呀呀！我头顶上的此众生之业具有很大的法力。"向至尊度母祈请后，言道："如果要消除此疼痛，以后需在地狱中再转世一次，如若此生接受此疼痛，以后就不用受此疼痛了。"遂回答道："那么现在就受此疼痛吧。在很久以前，现在的噶玛巴和我同时生有菩提心，但是他（噶玛巴——译者注）由于二资粮广大，完成利他诸事，然而自己却无有，所以来生要大做利他之事。"此后，抵达拉奇（la-phyi）等地方，拉奇和林瓦札(ling-ba-brag)等地的人们得了与至尊相同的病痛。在银塔旁的山泉处，有一男一女骑着黄色的马前来，其心里想："现在要献何物？"此位女子献上了一串水晶念珠。其心里想："没有阻碍地顺利地过了河，此二人功不可没。"在郭若

(ko-ro) 地方遭遇了七个强盗，并给他们说唱道歌，此与米拉日巴大师传里出现的情形完全相同。又抵达了前藏和罗若 (lo-ro) 等地看到觉囊 (vjol-snang) 地方便心生感受，以前在加阿(skya-snga) 地方有三间像壁炉一样的房子，如今只有一个而已。温波夏札杰瓦 (dbon-po-shakra-rgyal-ba) 言道："那仓察沃 (nag-tshang-khra-bo) 山顶的五彩佛殿倒塌了。"到了觉囊里时，从灵塔中流出甘露之水；再到觉囊后面，想起以前这儿有个小佛塔，当地的老人们记得有，但具体的地方就想不起来。其言道："就在此田地之中央。"挖掘后出现有佛塔的根基和许多擦擦[20]，当地的人们遂于此处建立佛塔，故名称为"生忆塔" (skye-dran-vbum-pa)[21]。

第六节　喜饶迥乃等尊者的生平事迹

活佛坚赞贝桑(rgyal-mtshan-dpal-bzang)和活佛旬努伦珠 (gzhon-nu-lhun-grub) 以前在许多地方讲经说法，故被以前众弟子信赖，称之为名副其实的活佛，再有日卧瓦那喀沃(ri-bo-ba-nam-mkhav-vod) 所著的《曲杰任钦林巴传》 (chos-rgyal-rin-chen-gling-pavi-rnam-thar) 里引经据典，却古威巴美 (chos-sku-vod-dpag-med) 的转世大活佛图杰钦波 (thugs-rje-chen-po) 征服了世界，于印度的一位大王之供奉地任居士[22]班智达，他经常与外道布衣者二人对《五轮王与百禳灾法》进行辩论，当外道布衣者快要辩赢时，居士班智达即向三宝祈祷，并使他的夫人孕有图杰钦波沃色 (thugs-rje-chen-povi-vod-zer)，没过多久小孩降生并立马能开口说话，得到了文殊的加持，获得了语自在。到七岁时，外道布衣

者声称现在要打败他，就把小孩和国王请到辩经场，此小孩很流利地念诵声明之语，并紧抓对方缺点很快打败了外道布衣者，因其智慧无人能比，即获得“喜饶迥乃”（shes-rbas-byung-gnas）之称号，并使外道徒们皈依佛教。但是他们不怎么信服一个没有导师的人之才能，再次向贝却吉札巴（dpal-chos-kyi-grgs-pa）和森格桑布（seng-ge-bzang-po）请教，在莲花生大师处闻习所有《金刚乘之道》，并修得殊胜之正果。其大部分的时间都居住在此地，此后做停尸房守门者即守护那烂陀（nwa-lend）的西门者，在显密宗方面各有两批弟子。最后，住在索萨林（so-sa-gling）尸林之时，从西方乌仗那地方（ao-rgyan-yul）的骨锁[23]宫殿中的金刚瑜伽母（rdo-rje-rnal-vbyor）佛像的身上发出光芒，此光又照射到他的身上，变为吉祥法轮律仪之本性，并融于金刚瑜伽母之心间，使二者同时俱生。此时不知何因，由心间出现了红色“什”（hrvi）字，遂使国王的王后有孕，十个月里破除了十道难关，以金刚瑜伽母的化身幻变为女儿身，此后接受比丘戒，即变成真正的比丘尼，起名为德炯桑姆（bde-skyong-bzang-mo），随从色林巴（gser-gling-pa）、却协（chos-bshes）、觉沃吉（rjo-bo-rje）那若巴（na-ro-pa）等人受教诫，并以比丘之姿态，白天念诵《三藏》，晚上在修行地为所有僧尼念诵《金刚乘》。然而就在此时，名为顿巴嘎日（ston-pa-ka-ra）的外道徒有先天预知能力，知晓在尸林（dur-khrod）的中央有一位佛教的比丘尼要消灭外道教法，并声称要让三个年轻的小伙子到她的住所灭除其净行。此三个年轻的小伙子到达后，只见比丘尼右手拿着一个金钹、左手拿着钵盂在跳舞，而后她拿金钹一击，就击破了他们的生殖器。血和菩提心相掺和不断流出，盛放在钵盂内供她食用，使她容光焕发。此后三个年轻的小伙子逃走，并变为女人。顿巴嘎日知道后十分生气，并说：“我自己前去。”后以有漏幻术趾高气扬地前往，只见（比丘尼）变为真正的金刚瑜伽母在遍入天上跳舞，就不敢靠近，遂幻化为一条大毒蛇前往。（比丘尼）之右耳朵

上显现了一个黑猪面，一下子就把那条大毒蛇吞下去并从其生殖器里放出来。由于（顿巴嘎日）的法力消退，不能从那条蛇变为人身，从此所有的外道徒皆归入佛门，弘扬佛教。此后，在吉祥法轮律仪之大坛城中央出现一道光，瞬间即照射到胜乐金刚之心间，无有二样地入于大乐佛。为何射出“吽”字，就因一个国王的第七个儿子要降生，摄政后将所有的财物皆捐献给他人，尤其把名字叫“萨桂”（sa–vgul）的力大无比的大象送给婆罗门女乞丐（bram–ze–slong–mo–ba），遂遭到其父和所有亲戚、臣民的斥责，而且将他流放到他乡，路途中他将自己的妻子也送给了他人。空行母迎请他，大尸林胫骨号筒中坛城之诸佛前来为其灌顶传法，圆满证悟，并以瑜伽自在密宗行利益众生，故名称为“南觉若贝益喜（rnam–vbyor–rol–pvi–yi–shis）”。最后，从汉地五台山的文殊菩萨心间射出一道光，照射于他的心间，瞬间他就变成文殊菩萨之身。后此光又融入文殊菩萨心间，（他与文殊菩萨）无有二样。为何从心间发射出许多光芒，一道光射到帕嘎啦（bha–ga–la），出现了自然形成的金刚瑜伽母佛像，并不断流出甘露；一道光射到尼泊尔，出现了大慈悲佛像，并以水牛之酪供奉；一道光射到藏区耶琼（gye–chung），清楚地显现出释迦牟尼佛像的上半身；一道光射到藏区时，天空中乌云密布，右方射有二箭，显现出一幅白色的景象，左方之青莲花种在一边缘处，并显现出十一朵青莲花用金银等不同金刚装饰的美丽景象。此处的二箭是贝丹桑杰绒巴（dpal–ldan–sngas–rgyas–rong–pa）和却杰仁钦林巴（chos–rgyal–rin–chen–kling–pa）；十一朵青莲花就像《却杰仁钦林巴之大弟子传》中所说的一样，彼等转世后步入不违之道。

此后白色的“什”（hrvi）字以美丽之姿态行利他之事，于藏区玉如（gyu–ruvi）家族的罗若（lo–ro）家里降生，一位上师言道：“你与以前的班智达喜饶迥乃（shes–rbas–vbyung–gnas）相像，就取名字为喜饶迥乃吧。”其依止鼎巴译师（steng–pa–lo–rtsa–ba）、止贡吉丹贡布

(vbri-khung-vjig-rten-mgon-po) 和达隆塘巴 (stag-lung-thang-pa) 等为经师学习佛法，精通所有《三藏》和《密续》，故称为桑杰绒顿钦波 (sangs-rgyas-rong-ston-chen-po)，并多行利他之事。其本想去印度，但鼎巴译师言道："佛教在藏区就可以了，还是去想想来生修行之事。"其后于四个不同的地方塑有四庄严佛像，同时在觉囊等地修建四个寺院。到六十四岁之时，从布达拉宫中的大慈悲佛心间射出一道光照射到他的身上，并幻化为文殊佛之身，后此光又融入大慈悲佛之心间，人们看见天空中出现有许多幻境，当这些幻境消失后从天空中掉下了僧服等物。

第七节　尊者绒敦巴的生平事迹

一天，在所有佛光之催请下，白色"什" (hrvi) 字照射下，罗若次卓 (lo-ro-tshe-sgro) 家中的母亲怀孕，一天晚上 (婴儿) 降生后天空如太阳升起来时一样明亮，祖父念诵了所有佛法之语诀。其于年幼之时，梦境中梦见帕巴鲁珠 (vphags-pa-klu-sgrub)[24]前来，打着手势言到："世间所有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帕塔巴 (pha-dam-pa) 在空中挥着手言到："所有佛法都是无垢明。"莲花生大师用手指着天空言到："所有佛法皆为空。"觉沃佛 (jo-bo) 做着爬梯子的模样言到："所有佛法都是有道次的。"故其得到了以前诸上师之加持。向其问道："做佛教之事还是做家务之事，修习密宗还是出家为僧。"其回答道："不做世俗烦恼之事，要做修行佛法之人，不做未戒除世俗、未修习佛法及穿着俗衣的密咒者，年轻时要受比丘三戒，需精通佛法之精要。"其小时候就言道："我是绒敦巴 (rong-ston-pa)。"五六岁之时，自己在山洞里修行证

悟，其母找了许久都没找到，回到家中受到母亲的打骂。其言道："我是多丹上师之子，非母亲生而自然生，为湖中莲花之精华，现在逝世无须再生。"母亲十分生气地问："不是母亲生的，那是谁生的?"后其跑出去，找到了五色花并拿回家，祖父见后言道："在天寒地冻之时能找到如此之花，其必定是真正的活佛!"当即跪拜。年幼之时，其将所有的小孩聚集在一起用雪制作会供曼荼罗[25]以及念诵佛经，当小孩们的父母知道他们在做讲经、灌顶等游戏时，即吓唬他说："你将我们的小孩哄骗，使他们什么事也不做，再这么下去要揍你。"此后，他将弓箭和乌多[26]投向这些小孩们的父母，故使小孩们遭到（父母）毒打。他（为了反抗此暴行）遂在每家的门口及大街小巷都堆满荆棘，这样迫使所有小孩们的父母放弃了暴行。

其十二岁后，通晓《金刚橛母经》（ma-phur）等所有父续教典。在上师仁青夏扎（rin-chen-bya-bral）跟前受戒出家，其后前往年杰(gnyal-skye)[27]神山修习各种显密教法，在三个月内通晓《喜金刚续二品》，故尊称其为"智慧聪颖者"。此后，依止上师塞郭瓦（gser-sgo-ba）和上师鲁普巴(klu-phug-pa）等许多贤者修习，并于梦中梦见多种授记。因朋友之托匆忙赶往拉萨，为十一面释迦牟尼佛像敬献金面具。在此期间，后藏拉堆定日（stod-ding-ri）[28]的强色贡嘎(byang-sems-kun-dgav）道："你需要此目录。"遂将《果若札之伏藏目录》（ko-ro-brag- gi-kha-byang）敬献于他。其看后感到方能发掘（伏藏）而感兴趣，空行母也显现出发掘伏藏的祥兆，与此同时掘出《甚深修行五部》（zab-mo-lnga-ldan）等。发掘伏藏的上师进行修行后，见到上师化身之面。因有预言要前往印度布达拉山（rgya-gar-gyi-ri-bo-po-ta-la）和苏噶热第山（su-ka- ra-ti），故抵达印度，噶玛达（ka-ma-ta）的一个小王为其服侍及供养，到达噶玛茹巴（ka-ma-rvu-pa）林山，降服了杀生祭祀的外道徒，并用自制之丝绸结为所有人进行加持，（外道徒们）夺取后弃之。（外道徒们）

用兵法围困，但因其骑风马快速逃脱而未能被抓获。其又摘取一个未熟果子当作投石器抛出，驱逐（外道徒们）后使所有人逃散四方。后要行数日的水路，即用绳子捆扎的木筏当小舟渡河，当行到河的中间时木筏断裂成数段，其心中默念道："如是违背佛法必死无疑。"同时用捆扎经文的带子将木筏捆扎好平安渡过。后在人烟稀少需走许多天的森林路途中，处处有凶猛的野兽，树上布满了毒蛇，一路上不断响有非人之怪音，孤苦伶仃的一人硬着头皮前行。（之后）见到布达拉山的四周皆是水，中央有一大沙漠，于此中间有个大沙丘，沙丘上长有藏青果（a–ru–ra）等多种树木。沙丘顶上建有四方形的小岩石庙宇，庙宇内有一尊自然形成的八岁释迦牟尼石像，据说每当佳节之时石像上会流出甘露圣水。其于此地住了七天之后，都茹伽（tu–ru–ka）的军队攻打到此处，寺庙的香灯师背着石像逃跑了。（绒敦巴）因中暑得了重病，但在（都茹伽）的军队前来时将经文袋隐藏在草丛中，使他们未能找到。其他人又问："身上有黄金吗"？遂将其僧衣撕扯成几块分别拿走。虽然受到各种殴打，但其除如同一场噩梦一般的感觉外，并未有其他感受。因长久的日子没有食物，导致身躯发虚，过了两个月后病痛痊愈，身心愉悦。抵达廓赖（go–le）后，在泉水边吃到一些小石、草根、野果、树叶使身体变得健壮，证悟不断提高。又过了一个多月，经过几条艰难之道，前往昔日莲花生大师"修行长寿持明"（tshevi–rig–vdzin）之圣地，称为噶迪（kar–ti）即坐落在艰难行走的密林深处，用白石疖（vdzing–dkar）与花岗石等磐石建成如同帐篷一样的修行洞，内放有许多自然形成的神奇坛城。其进入修行洞内后，看到坐有一圈的男女青年白衣班智达，正在受四种姿势之灌顶，并明示让其在此修行三年后便可离去。遂于此修行三年，曾无数次亲见上师、本尊之幻境，并修上师之报身。

此后，经过艰苦而畏惧地行走，寻找（伏藏）时，找到了称为"蝙蝠和黑乌龟"恐惧之妖龙，并显现为非人，还掘出《三类大乐》

(bde-chen-skor-gsum) 伏藏。修习伏藏后，使其修为上师之法身及受圆满四灌顶[29]。其想要返回藏区时，昔日之施主国王无比敬奉。一位佐吉 (dzo-gi)[30]神通者见到（绒敦巴），立即顶礼膜拜及转圈祈祷。(绒敦巴）手持独有的、用梵文书写的伏藏说："要赐予一位印度人。"知晓后即赐予（佐吉神通者)。国王再三请求挽留，（绒敦巴）未有答应即返回藏区，无数有缘弟子蜂拥聚此，其名声遍及于整个藏区。（绒敦巴）预言道："善知识们使得国王归信佛法，大修行者们将设立禁路法规等。"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使蒙古汗王归信于佛法，一位修行者在达贡 (dgas-kong) 设立禁路法规，全都得到了实现。女修行者又说："继任上师之寺主等是不祥之兆。"说完后，见到打开法门的时机成熟了，（绒敦巴）遂在朵仓 (dom-tshang) 明亮的修行岩洞里开始讲《三类大乐》，出现有无数奇兆。总之使无数有缘之人得到了成熟解脱，使无量光佛及莲花生上师之法身为一体，彼等之身、语、意、智慧无有二样。

（绒敦巴）言道："总之要亲身居于大乐菩提心，庄严化身之名，出现身、语、意、功德、事业等五大庄严。"一位徒弟曰："守住郭若 (ko-ro) 修行岩洞。"昔日，仁青林巴 (rin-chen-gling-pa) 年轻时抵达觉囊 (vjol-snang)，香灯师将其堵在门外而使他感到痛心。（仁青林巴）曰："自己的地方若无权管辖的话，只能等来世再降生此地吧。"并将此话写在桦树皮上，存放于门楣之间隙。此征兆使得以后转世到觉囊的旬努伦珠 (gzhon-nu-lhun-grub) 降生于昔日的雯系 (dbon) 家族中，又如同从莲花生大师心中射出了光芒，还出现有许多奇特之征兆。其幼年时，具有先知能唱诵道歌，并能流利地书写古藏文，留下许多手印和足印，掘出许多莲花生大师的伏藏，在未有做出大的事业而于年轻时夭折。（旬努伦珠）之转世灵童名称为坚赞贝桑 (rgyal-mtshan-dpal-bzang)，其明晰通慧，能断除人们的迷惑之心，以修行禅坐为主，并修得无以计数的断证功德，然于二十一岁时归于空门。据说上述尊者皆能预知前世的

诸多事情，此等一切皆渊源于前世也。

（绒敦巴）驻锡于此地，二十五岁时身患重病。（绒敦巴）唱道歌曰："生病不请医生，附魔不施仪轨。"未有进行任何医治，依靠自己均衡调解力得到痊愈，其与几位舍弃弟子游行四方。总之，此位尊者在进行出世清净律仪时，不一定显现出各种行相。其有时于隆栋绰朵拉则（lung-stong-grog-mdo-la-rtse）等地驻锡多日，未与任何人交谈过；有时唯有赞颂上师、本尊、佛陀、菩提心等，不分昼夜连续凝视天空；有时唯有唱诵痛苦及出离之道歌，含泪讲述前所未闻许多地方大官贵人脱胎恶趣之事，对中阴之幽灵们念诵佛法之道歌；有时金刚乘（又译为密宗乘——译者注）传承中以往未闻的许多词汇油然而生；有时撰写无数证悟之道歌，弟子们除了对这些（道歌）产生兴趣外，并不认为这些是佛法；有时将任何人所敬奉之所有供品当做犹如放在猛兽前之青草；有时一件小事也未能完成；有时见到的未来授记毫无一丝假意之行相，除了具有先知及证悟外，不会承诺任何事情。

总之，（绒敦巴）言道："我从三岁起已略知他相续，世间万物皆有相互之缘起，无须离于人心也。"如此快到三十岁期间，共同修习所有的《中小秘密行相》和《明智行相》等无戏论与无上无戏论。为此还与羌赖南巴杰瓦（phyogs-las-rnam-par-rgyal-ba）和措觉钦波（tshogs-spyod-chen-po）一起修习，为许多有缘弟子赐予成熟之道，又为众生做见、闻、思、触[31]等利他之业。后见到吉祥天母兑索玛（dpal-ldan-lha-mo-dud-sol-ma）[32]和奎波达陀尖（khol-po-dar-thod-can）前来迎请，前往绰卧隆（dro-bo-lung）方向。此时这些地方有瘟疫，几位仙女下到人间便讲道："一位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即驾临此处，将会遏止此瘟疫的。"（绒敦巴）抵达此处不久，即止息了瘟疫。在苏普（zur-phug）和尤其在桑普（zngas-phug）长久闭关修行期间，据说有时整个夜晚赞颂及敦请护法神后，使得降伏一切，无生纷乱。（绒敦巴）道："看见门布

木塘（mon-bum-thang），前往曲却（chu-khyer）的话，略有不祥之兆。”故返回故土。路人使（绒敦巴）心慌而快马加鞭穿越艰难之道，抵达塞卡（sras-mkhar），对路边的小姑娘说：“你手里拿有什么，现在就敬献吧。”小姑娘遂割掉一条柽柳[33]敬上，（绒敦巴）曰：“要保护柽柳女墙。”此后，在玛尔巴（mar-pa）的身居碉堡即米拉日巴（mi-la）修砌的九层塞卡城（sras-mkhar-dgu-thog）顶，仍留有玛尔巴生前残留的犹如茶叶渣滓的零碎腐烂柽柳女墙之生还，同时为上下佛殿供奉有许多。杰卡瓦囊索贡桑巴（rgyal-mkhar-bavi-nang-so-kun-bzang-pa）对其极为崇信并侍奉之；敬献圣地塞绰卧隆（srs-dro-bo-lung），请求留住。但（绒敦巴）曰：“我不会做此地的主人的。”同时婉言拒绝。

（绒敦巴）于称为“觉”（skyol）的山中，修建有称为伦珠扎勒（lhun-grub-brag-le）的寝宫，并驻锡于此，对玛瓦（smar-ba）[34]讲授佛法，为此派遣诸多僧侣到却隆措巴（chos-lung-tshogs-pa）和措格顿岗（tshgs-dge-vdun-sgang）。此后，在噶钦（sgar-chen）的尊者嘉色（rje-btsun-skya-se）身前受沙弥戒。首先，由（尊者嘉色）在释迦牟尼像前为分成二十和十五人一组的每一组僧人剃度，使所有人皆持净戒。此事并记在胜乐罗诃巴贝丹（bde-mchog-lo-hi-pa-dpal-ldan）上师撰写的《兴盛俱舍坛城与近修》著作中。其将《乌坚（ao-rgyan）近修》与《六法塞卡玛（chos-drug-sras-mkhar-ma)》等倾囊相授，并于此地居住多年。又在东南方向的达续（rat-shul）地方因阴晦[35]使其身患疾病，其知悉即将要离世，故言道：“瑜伽者要逝世在村落，请将（遗体）送至山上吧！”此后，其被延请到四神寺之时，见到土地神擦隆札赞（tsha-lung-brag-btsan）四兄弟驾骑的许多蹄印。刚抵达此处，（其）身体便明显康复，并长久驻锡于此，培养出许多弟子。身居在称为玉塞仓（yugs-se-tshang）的圣地，大部分僧侣居住在大山洞深处，其余僧侣将每个山洞修建成暗窟，每隔两三夜全部僧侣到洞口打坐修行。当时法王却扎嘉措（rje-chos-grgs-rgya-mtsho）

还未返回聂却结伦布（gnyal-chos-rgayl-lhun-po）之时，已经闻名于世，使东南西三方的众生前去礼拜。此时，在暗窟修行者们生起前往礼拜尊者的强烈愿望，老者们恳求前往（拜见）。（绒敦巴）言道："我与尊者塔坚钦巴（rje-thmas-cad-mkhyen-pa）以光芒形式不相分离，故而是否亲自膜拜没有关系。如是膜拜也是以往的一种祈愿所有的护持大悲心。若此次前去的话，你们的善行遂散乱放逸，但依从你们的愿望还是去吧。"遂驾临，一见到寺院皆有同感。进行大供奉时，每件供品都做无数赞颂诗并做一祈愿文等同时敬上。（绒敦巴）的身躯魁梧、言辞无人相比、崇信及威力与他人不同，当其出现在集市上后，引起一片喧哗。其与尊者塔布热降巴（rje-dwags-po-lab-vbyam-pa）志同道合而成为引领者。尊者塔坚钦巴在大集市讲经，为此杰巴卧（rje-dpav-bo）问道："为尊者赤列巴（rje-vphrin-las-pa）敬献一坛城如何？"（绒敦巴）回答道："（尊者塔坚钦巴）已有坛城，不便敬奉。满地点燃熏香是否可行，我想行与不行是有没有任何区别和功效的。"说完后站起来敬奉坛城，使所有人生起敬信并呼唤（其名）。之前集市人群大声喧哗，此日人群鸦雀无声地倾听讲经，从相见之日起，尊者塔坚钦巴十分欢乐地说："茶宴散后，要留住巴卧上师。"并笑着又说道："您需要完成我的一个吩咐。"如此再三嘱咐，赐予了各种经文，成为知心合一的故友。还言道："往后你无论如何要在具有盛行噶玛教法之祥兆的洛绰卧隆（lho-dro-bo-lung）地方，可之前没有遇到合适人选，现在你在此能完成大的事业。故于此处无论如何要修建我的一座禅院。"因此吾（作者——译者注）尽力修建。此后，因其亲自修建敬献，故请求派遣一位上师前往绰卧隆（dro-bo-lung）地方，囊索贡桑巴（nang-so-kun-bzang-pa）非常高兴地说道："是玛尔巴大师之慈悲心。以前供奉没有接受，现在无论怎样替代，首先要敬奉一座宫堡。以前城堡下方的中部坍塌了，只剩下轻巧人能通行的窄飞桥，需要很好地重修此城堡。"在宫堡顶粉碎泥墙之时，晚

上大部分是非人来粉碎。施主与福田二人在绰卧隆勘察禅院之工地，数日未能决定。一天在天女塑像印度母前供奉朵马（gtor-ma），因心情欠佳而用皮鞭抽打塑像并责骂道："恶魔女，你不是答应了护持佛法吗？此方的教派是什么？传法者又是谁？"第二天天刚亮的时候，拉姆寺的香灯师来到那仓住持（nag-tshang-gdan-sa-ba）身前说："新建一座寝宫就要对平民征收大量差役，所以将我的此头冠敬献出来，它能代替许多活人之善根。"故将（此头冠）敬献出来，命名为"德钦泽（bde-chen-rtse）头冠"，修建了寝宫，并将属于他自己的玛尔巴秤斗（mar-pa-mkha-ru）[36]也献出来，实际上这一切都是神女供奉的。关于这方面为禅院之茅草房积累了许多资金，但是杰巴卧（rje-dpav-bo）说："茅草房里不能传授佛法，蜂窝般小型房屋即可（传授佛法）。"便出现了此样。以前，他遵照一位门隅（mon-yul）地方的大修行女告诫一天需吃一顿饭，并按照此告诫去做，求法者们也一天仅吃一顿饭。到了午饭时纳仓（nag-tshang）寺布施面条，并发放给每个人，从此闭关修行者们也不在房内做饭了，闭关修行者们到洞口讲法，念诵《皈依发心百字亥母经》；修习上师瑜伽之后，做加行七法；善士们为积累功德，从今以后需守持不杀生等别解脱戒，发心入菩萨行和遵守菩萨戒，遵守五部佛戒律和胜乐二十二善妙密乘仪律；祈祷后做禅定四灌顶，并对大手印平等摄持。此后依次做回向祈愿；在彼等行列中除炊事僧之外，所有僧伽于早晨、下午、初夜、黎明四时坐禅，不可中断；又，非集中或不忙之时，僧众凌晨各自独自修行；极忙之时，亦在煮二次茶之时间内必须禅定。回向祈愿结束后的凌晨穿好所有衣服，僧人们站起来，念诵一遍《玛纳玛祈祷广经》（ma-na-mavi-gsol-vdebs），以此代替闭关修行；所有的僧人们集中于一起进行闭关活动，除开始和结束之外，所有的人皆保持禁语，集中意念修行善法，做法如同先前噶举前辈之优良教法之传承一般。仁钦扎巴（rin-chen-brag-pa）之法王索南坚赞巴（chos-rje-bsod-nams-rgyal-

mtshan-pa）师徒二人向其敬献头饰，并在拉叶（bla-gye）为其建造法座，（其）见此吉祥因缘而甚为喜悦。修建禅院之后，向禅院隆重敬献由塞绰隆（sras-dro-lung）禅院中的僧人绘制的唐卡。尊者塔坚钦巴（thams-cad-mkhyen-pa）先去后藏，随后又去拉萨相见。有时，也敬献一些所写的赞颂诗和祈祷词，虔诚地盼望并反复祈祷的（人）在所有的街道上都会出现。

又，吾（作者——译者注）开始受声闻沙弥戒，中间又不时地穿着密宗修行者之服饰，有时又如儿童之行为、如疯子之行为、如狮子之行为等各种各样行为。此后，尊者伦德瓦（rje-lhun-bde-ba）独自答应授比丘戒。但后来伦德瓦圆寂了，遂于伦德瓦的灵塔前敬献头发。（因）授比丘戒的合适堪布没有找到，故做了先前帮助他修行的竹巴摩（sgyub-pa-mo）之侍从。此原因是嘉色多丹巴（skya-se-rtogs-ldan-pa）曾说："此位上师巴卧（dpav-bo）具有一种他续加持力，他得到加持或未得到善戒都感到非常高兴。"

大堪布德勒巴（mkhen-che-bde-legs-pa）曾说："此街市中哭泣的人一个也没有，比我顽固不化之人也没有。此生除了死亡不会有其他出现，此死亡谁也无权控制。此位上师想要去做侍从，若他前往轨范师的驻锡地，即会看到一位长头发的明妃，据说其有手印母，因其为法相之领经师，怀疑其有责难，故未向其问法，遂亲自听闻了佛法。将色卡（sras-mkhar）[37]和修行地（sgrub-sde）等奉献出来，若您不接管的话，派去看管驻锡地的人也不会收下（百姓之布施）。"后又亲自为法王献茶，并承诺事事不能违抗上师之命令，要完全按照上师的旨意行事。王顿月多杰（sa-skyong-don-yod-rdo-rje）和侍从等也敬献了佛幢等来自大圣地的许多供养资具。路经雅卓（yar-vbrog）时，当地人也虔心地奉献了许多牛羊等牲畜，遂于这一带建立了塞吉噶托（sras-kyi-dkar-thog）之传承。一位名称为塞卡坚赞（sras-mkhar-rgyal-mtshan）的卓雪人（gro-shul-ba），

是位弱小之僧侣，依靠出售牲畜草料所赚的钱财为宫堡添加白土，后即相沿成俗。

第八节 尊者塔坚钦巴等人的生平事迹

昔日，红帽活佛修建的桑普修行地，主持（修行地）的上师贝丹桑布（dpal-ldan-bzang-po）因是其以前的弟子，为了不生有贪嗔，答应同时任命为（住持和弟子），但是他未有前来拜见也未有完成（住持的事务）。因法王贡萨巴（chos-rje-kun-bsam-pa）之圆寂，故再三邀请其前来住寺。（此时）天女的面具上出现了泪痕，刚刚敬献的食子也散落下来。刚刚出发不久，即大雪纷飞使人不能通行，所有人都做了噩梦，请求留住。其言道：“虽然我也没有遇到好的征兆，但此乃为上师之预言，还是走吧！”遂任命了寺院的官员、领主和法王。路途非常艰险难走，并做身后之事。其为堆则波(dol-rdzas-po）做长寿庆典而闭关修行，以此化解不顺之缘。在卓德顶(vbrog-bde-steng）的法王山中，出现有许多穿着米拉日巴胜乐金刚服装的师徒，于是为他们献有许多礼品。后言道：“到达之时，你们不要哭泣，要唱诵吉祥之道歌。虽讲说《宝髻鬘经》，但心思不敢放逸，所有的人穿好衣服而哭泣，此乃不祥之兆。你们在三年之内，除了后藏之外，不要从东边来，否则将会出现障碍。”此后又说：“现在需要拜见尊者塔坚钦巴。”于是从噶钦藏(sgar-chen-gtsng）来到吉雪（skyi-shod）[38]，拜见法王之时，其身体有微恙。抵达寺院之时，噶举派的僧人挤满寺院，言道：“我的这座寺院乃是律仪轮之宫殿，寺院里应有尽有，像在坛城边缘的天葬场一样，没有任何邪见，并得到尊

者塔坚钦巴向所有佛之本性即真正的观世音佛之祈祷。部落头人和寺院头人也是律仪轮之化生。有福德者已完成，你们二人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苦难。”在羌塘[39]，一个侍从者也没有见到，在吉雪等地才见到（侍从者），并接受了许多供奉。

第二天其去寺院用过午茶之后，在沟渠旁边种植了成行的树木，尊者塔坚钦巴坐在离树木不远的地方，仲科[40]们尽力去侍奉尊者，尊者巴卧站起来，在身前做了一些手势。稍微坐后，又在左右两边也如此做了一些手势。为何来到尊者塔然巴（dwags-ram-pa）的跟前？遂于身前、左边、右边皆进行了祈祷，并受了四灌顶。其问道：“是否可以在后方祈祷？”尊者塔坚钦巴听到此问话后笑着说：“对我来说，他是否已经看到了四张脸？如此做即可。”此后，尊者塔然巴说：“在树木和佛像的中间一庹多的地方，做长时间的祈祷吧。”次日，抵达聂塘之卡纳塘（snye-thang-gi-mkhar-nag-thang），驻锡于寺院中。寺院不仅为他们师徒二人设置了寝帐，而且还记住了其于四十九岁的猪年七月一日之时，在其身前献茶迎请。师徒二人大约走了十五天的路程，遂于桌子的右角摆上酥油，尊者巴卧在上师跟前坐下来，眼中不断流下泪水，并长久双手合十，其信仰心之强烈，在许多史书中均有记载。

总之，据说（尊者塔坚钦巴规定）无论谁也只能讲论佛教的词语，不能谈论家常话；无论坐在哪里也要显示身体的主要部位，即眼睛像金刚一样的看姿，连中部的呼吸都无法分辨出来，所有高低贵贱之人都对其毕恭毕敬。其说话文雅，使用敬语，那样的温和平静，谁也无法与其相比，其打开喉间受用脉轮[41]而流畅地唱出金刚道歌。偶遇内心惊慌之时，即可以隐蔽；还可以预见未来，从未出现过差错。其言道：“当雨中断之时，闭上双眼即完成了所有意愿，具有无量大慈悲，获得无量之功德。”

此后，（尊者塔坚钦巴）要离开用茶的队伍，尊者巴卧突然站起来，

磕了三个头后说："我即将生病，需要如何办?"连续问了三遍。尊者塔坚钦巴也回答说："如此办即可。"又问道："在此可以圆寂吗?"回答道："前世夏日之子（shva-rivi-bu）在佛祖面前连续问了三遍'我要圆寂'，佛祖答道'有寂灭此乃为众生之法性'，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是所言。不久，（尊者塔坚钦巴）从后半部的座席站起来，是时尊者桑洛瓦引领僧人们诵经。（尊者塔坚钦巴）用手指着喊道："领经师桑洛巴请坐一下！"后将（尊者桑洛瓦）带到塔坚钦巴的跟前并请求道："请让他现在担任绰卧隆寺院的住持。"遂为其用手加持。此外，领主却吉瓦（chos-rgyal-ba）那天在绰卧隆去世的消息，他一定是预先知道了。不久，为其敬献有服装、绸缎、红黄两色的袈裟、身上佩戴的铜镜、披单、腰带、僧裙等物品，并俯首贴怀地进行了许多的祈祷。（尊者巴卧）说道："我不能裸身到上师跟前啊！"说着遂用披单遮挡住身体，一同与寺院的仲科和僧人们转经，并在帷幔中也不断地转经。面对着（尊者塔坚钦巴的）脸的正前方，双手合十，眼睛凝视着（尊者塔坚钦巴的）面部，连续三次祈祷说："请求您长久地护持我吧！"尊者塔坚钦巴也微笑着点了三下头。此后言道："现在我心愿都圆满实现了。"然后退出帷幔。（尊者巴卧）走出帷幔后不久，大声对寺庙中的人斥责道："你们把供品吃光了，因此无法完成尊者塔坚钦巴的心愿了。"还对这些僧人们说："你们的福德从此已尽。"返回寝帐不久之后，对桑洛瓦说道："我传承了所有上师的思想法续和无有宗派之见，你将来有如此需求的话，由于此帽系教法传承，只有噶玛巴才具备此传承。"除此之外，别无他言。过了一会儿又说道："请你们暂时坐在这里，我给你们讲述一些经文。"次日初二，其从大寺出发前往拉萨，师徒们驻锡此地。四日黎明之时，心入明光之境。以尊者桑洛瓦为主的人们到帷幔外面供奉灵塔。此时彩虹环绕寝帐，像酥油花花瓣的雨不断降落。聂塘地方的人们将尊者塔坚钦巴在寝帐留下的痕迹保留了下来，后人们知道此寝帐的一位上师圆寂了，所

有的人都围着寝帐转经。八日中午，塔坚钦巴坐化，人们来到其跟前，为其做回向祈祷。起初大家神情严肃，后见到了法王芒吞巴（chos-rje-mang-thos-pa），言道："我的大修行者保持坐化的姿势而圆寂了。"大家听到这句话后面部出现笑容。（尊者塔坚钦巴生前）说过："寺院上师们中谁要是信仰虔诚的话，即派谁前去。"故尊者塔然巴请求自己前去迎请、净治法体，王顿月多杰也敬献有供云[42]。据说可到聂塘寺院自愿迎请，遂将（尊者塔坚钦巴遗体）迎请至诺布岩（nor-bu-brag）的下面。

到了藏历七月，称为"色瓦悦艾"[43]部落的人们不准火化（尊者塔坚钦巴的遗体），请求部落的头人后，部落的头人说："不要这样，（火化后）会加持这片土地的。"火化遗体之时，最初四周刮起大风，大地上的尘埃全部被吹散。之后，雷声大作，天降雨水，聂塘上部的坑洼全部积满雨水，形成雨水汇集一地的景象。雨停之后，色彩缤纷的彩虹笼罩天空，花雨像雪花一样飘落。此时，尊者塔然巴站立起来，爬到碾房顶上，手里拿着花雨跑来跑去。

总之，在吉祥圆满之际会降下衣食之雨和珍宝之雨以及佛陀降临于庄严的道路上。起初风扬起尘埃，此后雨水冲刷尘埃，再后鲜花、食物等降落，按次第单独呈现。然后尊者塔然巴说道："你的前世火化之时，我去参加了。于祭祀殿内当抓住倒置的白瓷碗手柄时，圆形的花雨逐渐出现，如此大的花雨我未曾见过，当时后悔未结下法缘。现在您来到我的跟前，我就不后悔了。"吾（作者——译者注）亲自听到（这些话）。（尊者塔坚钦巴）之头盖骨像琥珀一样晶莹，并出现有许多奇异的舍利子；后脑骨呈现三角形状，颜色微微发黄；此后头颅之前方也全部变成了金黄色，此中间放射出白色的光芒。二臂大悲卡萨巴那（khar-sa-paw-na）的身像每半个月清楚地显现一次，吾（作者——译者注）的手中也出现过，此后又融入法王自己的像中。（尊者塔坚钦巴）之舍利如同白黄两色的豌豆，形状似空心结，紧密排列成正方形，次日的空心结

与以前的一模一样。吾（作者——译者注）看到第八世噶玛巴的传记中所说的（尊者塔坚钦巴）之舍利完全正确。（尊者塔坚钦巴）之遗体火化完出现许多舍利，灵堂的砖块、骨灰都融化了，然后即于此地建造灵塔。吾（作者——译者注）年幼的时候也捡过灵骨，并进行了供奉。由于四季供奉，形成天降花雨之景象，许多地方都曾出现过。

尊者（塔坚钦巴）的弟子中，能自立修行的瑜伽师极其多。日绰热钦（rje-ri-khrod-ras-chen）是尊者（塔坚钦巴）之弟，尊者为其授予居士戒，取名为绛央伦珠（vjam-dbyangs-lhun-grub）。藏扭巴（gtsang-smyon-pa）、夏卡热钦（shar-kha-ras-chen）有缘到此处，其随从彼等获得圆满之语诀，故取名为“日绰热钦”。其为胜乐金刚（he-ru-ka）制作了衣服，其有许多弟子并福报极大，尊者巴卧他们的唯一根本上师。尊者（塔坚钦巴）圆寂后，部分弟子将（尊者巴卧）迎请到寺院，但以前之预言未有印证。其回到绰卧隆(dro-bo-lung）寺院后，经历了长时间严重的病痛，邀请向（尊者巴卧）献茶，但是未来，故寿命遭遇危难。之后其转世化现，现在在做利他事业。其弟子是苏巴堆苏（zur-pa-stod-zur）之密教大修行者索札巴（bsod-bkras-pa）。其之弟子是果扎巴喜饶嘉措（ko-brag-pa-shes-rab-rgya-mtsho）。其前半生的弟子是官员多吉南杰（rdo-eje-rnam-rgyal），是其驻锡在桑措(zangs-mtsho）等地时的弟子。后来其驻锡于札达隆（gra-dar-lung），进行药加持和守饥行等，并做了许多利他善业。喇嘛仲顶巴（bla-ma-khrom-steng-pa）兄弟也是其之主要弟子。此后其常住在琼结达孜（vphyong-rgyas-stag-rtse）的街上，听说其做了许多善业。一位名为德钦达（bde-chen-dar）的比丘修证极好，他让吾（作者——译者注）前去汉内地五台山，遂前往。

第九节 上师本益巴、大成就者释迦达擦、尊者桑洛瓦等人的生平事迹

上师本益巴（dpon-yig-pa）生于札氏（gra）[44]，且是降岭巴（byams-gling-pa）寺的格西，其依止尊者具足一切教诫，领悟极高，还曾做过收集文集者，其名称为伦珠嘉措（lhun-grub-rgya-mtsho），具足神通，目睹中阴[45]之灵魂，得到诸多舍利。

大成就者释迦达擦（shvakya-nghwa-dza）是恰却德（byar-chos-sde）寺的格西，顶礼尊者圆满断证[46]，尊者示寂后继而代任住持，服务周到，其以法和财物照顾吾（作者——译者注）到九岁。此后十八年间，只在诞生地洛若麦萨赖岗达（lo-rovi-smad-sa-le-gangs-mdab）专心修持。据说其数珍宝时投向了土地神，以修证之力驯服了香蚌嘎（zhang-sbang-dkar），并创建有杨柳寺[47]，从此该地佛法昌盛。

尊者桑洛瓦（sangs-blo-ba）生于卓哇日（vbrog-ba-ri）山下，拜尊者巴卧（dpav-bo）后闻法，生起真实的三士道[48]，拜止贡热钦巴（vbri-khung-ras-chen-pa）等诸多上师，精通十明和显密学问且见识无边。虽无缘主持绰卧隆（dro-bo-lung）寺，但修建了札隆札杂（brag-lung-brag-rtsa）寺，大力弘扬灌顶、传承和教导等事业，对吾（作者——译者注）有施于教法与资财之大恩。大成就者嘉雄巴索南扎巴（rgya-gshongs-pa-bsod-nams-grags-pa）也随从此位尊者聆听诸多教诲，据说在朵普嘉雄（dol-phu-rgyag-gshong）修行长寿经时获得神通。

第十节 上师默朗桑布、大成就者曲贝瓦、比丘僧塔丹顿丹等人的生平事迹

上师默朗桑布（smon-lam-bzang-po）生于雄[49]（gzhung）地，在桑普寺[50]（gsang-phur）学习因明且极为精通，在蔡敏（tshal-min）学习了时轮，并从尊者巴卧听闻近修[51]（bsnyen-sgrub）等一切教诫，成为心传弟子。后授记其建朵曲廓岗（dol-chos-vkhor-sgang）寺，功绩卓著。

大成就者曲贝瓦（chos-dpal-ba）生于朵（dol）地，虽然贡献不大，但据说有缘长寿。八十一岁时，在其坐处前方两庹的案帷[52]旁边有一梯子，一侍从攀爬时遭雷击，梯子只剩下一小段木炭，此侍从身体也只剩一部分。（他的）铁串念珠熔为一小丸，他的身体却只微微一动。大成就者罗谢瓦（blo-she-ba）精通梦幻术，只在朵姜（dol-rgyang）深谷甲达（bya-mdav）处建有修行之宝幢，在卫地（dbus）不久即成为声名远播的大修行者。藏地（gtsang）将其称为雍巴多丹巴（gyung-pa-rtogs-ldan-pa），其于朋波山（phung-po）大做修行事业。吾（作者－者注译）也曾见过其信徒上师卓仲布隆巴（vbrog-mgron-bu-lung-pa）在房中将手在空中出现有很多，后来又变成有七层交织在一起的细小蜘蛛网。帕普（phuvi-bu）地方的持咒者隆珠郭勒（lhun-grub-mgo-legs）是一位具有大慈悲的尊者，据说在阿羌央涅（sngags-vchang-yang-gnyal）地方的深谷中逝世时因病痛在诸多的石头上留下了他的手印脚印。因其在朵德雄（dol-bde-shongs）寺修行，昔日之贤者称为禅师索南丹巴（bsod-nams-brtan-pa）也随从其听闻教法，拜其为根本上师。

比丘僧塔丹顿丹（thabs-ldan-don-ldan）能够以语召集全市，虽然后来成为诸王之尊敬者，但临死时经历了痛苦的折磨，临近第一中阴时，出现奇幻之征兆。札地（gra-nas）名称为结德却载玛（ce-te-chos-

mdzad-ma）的女成就者是尊者之根本弟子。六十多岁时，在札萨珠却宗（gra-bsam-vgrub-chos-rdzong）之帕热本寺（pha-rvi-dbon-dgon）静修时遭雷击，被困在火中的双膝和额头之间未遭雷击，垫子、衣服和屋顶之木多被烧焦。但人们看时，（他）身中主要部位未受丝毫损伤且毫无任何感觉，虽然有几天有一点意识不清，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这是吾（作者——译者注）十岁的时候亲眼目睹的。

另外在各地出现有无数增上利他之事业的上师和山中隐修的禅师，雅迦贡邦巴（yar-rgayb-kun-spangs-pa）和拉仓丹萨巴（glag-tshang-gdan-sa-pa）等广结法缘者众多。茹巴（ru-pa）上师也在乌坚地方（dbu-rgyan）拜见（其）遂求得许多佛法。其言道："你在我的榻上睡一次，会生起事业之缘。"此后其（便）得到业缘，遂拜其为根本上师。在卓奇札（vbrog-phyi-rdza）驻锡时，谒见赞如（btsan-ru）的密咒师，获得信仰并拜师求法，因向其祈祷故言道："你的这张脸与错乱永灭者（vkhrul-zhig-pa）[53]有业缘。"此位授记者就是此后的名为谢德瓦贡嘎索南（zhal-der-ba-kun-dgav-bsod-nams）之人，并是他的根本上师。在楚绪（gru-shul）地方建立了婆罗门[54]耳传学院，有三位学佛法者前来求法，其吩咐说："你们与尊者塔坚钦巴（thams-cad-mkhyen-pa）有法缘，请去吧。"于是，他们三人便前去，因此尊者塔坚钦巴分别赐予他们名称是桑吉坚赞（sangs-rgyas-rgyal-mtshan）、却坚赞（chos-rgyal-mtshan）、格顿坚赞（dge-vdun-rgyal-mtshan）。彼等三人因行出世苦修之事，故修行地的人们称彼等三人为"三位米拉日巴"（mi-la-ras-pa-gsum）。第一位被称为"喇嘛米拉"（bla-ma-mi-la），修建查噶玛却宗（khra-chos-rdzong）寺，其余两人分别修成正果。另外上师智热瓦（vbri-ra-ba）、朗昆巴坚赞贝（glang-khungs-pa-rgyal-mtshan-dpal）、聂乌坚岭巴（gnyal-ao-rgyan-gling-pa）等（将尊者）迎请至各自住地并请求授许多教诫。上师恰木贡巴扎巴贝丹（cham-dgon-pa-grags-pa-dpal-ldan）和降钦喇嘛拉旺瓦

(rkyang-chen-bla-ma-lha-dbang-ba) 等每年两人侍候(尊者)。如此,(彼等) 还没有拜见尊者巴卧 (dpav-bo) 之时,就已经拜尊者塔坚钦巴为殊胜根本上师了。后来在吉祥绰卧隆 (dro-bo-lung) 的大寺院里为噶玛噶举派的教法缘起传承做了诸多事情,直到圆寂,被视为中流砥柱。

第十一节 大堪布释迦桑布、上师恰木贡巴扎巴贝丹、桑木旦林巴等人的生平事迹

大堪布释迦桑布 (shvakya-bzang-po) 在多康修行噶玛巴的近性空法中坐寂于行宫,后又在此地诞生。其抵达卫地在楚布寺[55](mtshur-phur) 精修密宗之大手印,随从尊者欧绰 (ngo-khro) 领受一切教诫。后来在噶尔 (sgar)[56] 的央日 (yang-ri) 地方驻锡并且聆听教法。当塔拉岗布 (dags-lha-sgam-po) 的教义衰落时,京俄乃邬唐巴 (snevu-thang-pa) 在尊者塔坚钦巴的座前请求增上缘[57],因祈祷弘扬传承,尊者塔坚钦巴任命其为岗布寺之堪布并弘扬传法,并在恰喀 (phyag-mkhar) 地方建修行地,广集弟子。在岗布寺 (sgam-po) 能使政教两方面之事业兴盛,皆是昔日尊者吉丹工布(vjig-rten-mgon-po) 师徒和后来尊者 (塔坚钦巴) 之恩德,且成为京俄扎西岗巴 (bkra-shis-sgang-pa) 兄弟和京俄噶尔巴 (sgar-pa) 兄弟等的根本上师。在工布 (kong-po) 地方,无论任何教派以及上下修行院皆统一归属于噶玛噶举派。

上师恰木贡巴扎巴贝丹 (cham-dgon-pa-grags-pa-dpal-ldan) 生于卓巴托旭巴 (sba-do-shug-pa) 地方,其随从诸多上师学习,尤其是跟随仲巴赛乎巴 (drung-pa-si-nghu-pa) 临摹其书法,间隙聆听深奥之教法,并

供奉尊者赤列巴（vphrin-las-pa），后来任皇帝[58]之帝师（ti-shri），并在曲沃日山（chu-bo-ri）建修行院。

缀康巴索南嘉措（vgrus-khang-pa-bsod-nams-rgya-mtsho）是多康地区缀康巴（vgrus-khang-pa）寺的总管，从尊者塔坚钦巴聆听所有教法。其自从成为贡嘎仁钦（kun-dgav-rin-chen）的弟子后，在多康地区传承教法，后抵达卫地做了温苏（dbon-zur）寺的住寺上师。因赤瓦卡巴顿珠南杰（khre-ba-kha-ba-don-grubr-nam-rgyal）是尊者（塔坚钦巴）的根本弟子，故在止贡（vbri-khung）一带做了诸多事业。

桑木旦林巴（bsam-gtan-gling-pa）是贡钦降贝桑布（kun-mkhyen-vjam-dpal-bzang-po）和法王第七世噶玛巴的根本弟子，圆满修行热振的一支教法并获得大成就，另外也做了无数力所能及的利他之事。纽拉瓦（smyug-la-ba）的土官色康玛（gser-khang-ma）声称圆寂时要亲见尊者，囊索仲巴（nang-so-vbrom-pa）也看到在曲沃日山（chu-bo-ri）的上空出现有法王噶玛巴身着单衣、头戴黑帽并降下花雨之幻境。由其转世后即为佛教的引领者大成就桑杰年巴（sangs-rgyas-mnyan-pa），其于藏历木牛年降生在多康地区长江流域的丹隆（vdan-lung）地方的丹万户长（vdan-khri-dpon）之家族，其母年氏[59]是智慧空行母[60]之化身，能看到乌仗那[61]之地。其刚出生时就会说话且具记忆力，故一岁时就能记住，因了悟生死，其于五岁时就自行剃发独自修行。（当他）听到噶玛巴之名后精神焕发且泪流满面，尤其生起虔诚之信念。因心中怀念法王噶玛巴，故日不能食，夜不能寐，身体也变得消瘦而憔悴。故其父母在他六岁时带他拜谒法王，刚见面就如父子相逢，故得名扎西班觉（bkra -shis-dpal-vbyor）。其八岁时从二位上师出家，九岁至十六岁期间在丹地的寺院从智者桑杰贝瓦（nangs-rgyas-dpal-ba）精修“慈氏五论”[62]等所有显密戒律与教法，于是修得一世一身之证觉。他想这都是缘于其根本上师。其十九岁时，尊者塔坚钦巴的住地距布木波（pum-vbor）有两个月的路程，

其不分昼夜地独行，经过十八个昼夜后拜见了尊者。师徒三人相守七年，其聆听了一切殊胜之教诲。其为使所得这一切（教诲）不致遗忘，以必要生起次第和脉、气、明点来清净异熟身；以光音天和大手印决断万物三身；修学了出离、敬戴和菩提等三心之技能。其苦行使身体受到了损伤，并经受风吹日晒之苦，故得名为年温俄江（gnyan-dbon-sngo-skyog）。二十三岁时，其想到如今已进入修善水流之瑜伽川，应有一静修地之所依，于是请示尊者塔坚钦巴。尊者塔坚钦巴回答道：“如此而已，首先去多康之诸圣地，接着再从卫地南北任意一方于诸圣地开始修行！我也渐次抵达卫藏。”于是，其首先在噶波乃囊（kam-po-gnas-nang）三年、在“博普”（sbom-phug）两年，接着来到卫地，在楚布（mtshur-phu）两年、在唐拉（thang-lha）一年，共计八年中其不进火煮食物，仅靠气与心之精华。一般来说，在闻思之时饮食丰富，其却将（丰富的饮食）赠予体弱的朋友，（自己）只享用劣质的饮食。除了大殿和坐垫外，丝毫不受僧财和特别邀请。在住寺期间，除了享用残茶剩饭和祭祀剩余的朵马外，不接受头人的布施份子等。上述所做的一切除上师外，对他人闭口不言，不给任何人情面。此后，法王噶玛巴将塞甲斋瓦格顿坚赞（gser-bya-bral-ba-dge-vdun-rgyal-mtshan）流放时，其前往陪同，二人如同水木之谊友，在纳木错（gnam-mtsho）附近仅以常啼杜鹃、佛手参等之精华为生度过五年。在门托仓（mon-dom-tshang）、绰卧隆（dro-bo-lung）、桑普（zangs-phugs）、香布岗（shambu-gangs）等地各住一年，秋季的两三个月里稍去化缘，其时适逢安多、卫地的诸多瑜伽行者和幻化之人，随从彼等聆听了近圆戒和诸多教法。四十岁时，想去西方乌仗那（ao-rgyan），为观察朋友之意图，便说：“我想去香巴拉，你有何想法？”塞甲斋瓦说：“啊！不会是玩笑吧？连曼隆古如（man-lung-gu-ru）和邬金巴也未曾去过的地方你如何有能力去啊？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思，最好是去邬金，其次是如夏嘎（ru-shaka）地方之森林达鄂坚（rta-rngog-can），

再次是杂兰达热（dzav-lan-ngha-ra），请选择！”二人遂去了邬金，朋友却患了世俗菩提心，堕入非时之病，最终去世。当时他想，上师所说的金刚亥母和邬金究竟在哪里？朋友也可能是这样去世了。现在心中的苦乐只有法王噶玛巴知道，便向（其）呈请原因。（法王噶玛巴）言道：“请你思考，有何想法由我来支招。梦中也别忘了我，并向二光明佛祈祷！”其照此办后，梦中便有一白人言道：“你不想去看一下根本之母并结一次法缘吗？”于是其生起强烈的探母之心。如此请求之故，遂赐予喜悦之教诲，在归途中到达苏日札（su-ri-brag）时，见母亲已过世并幻化为智慧空行母即咒生之本相，并看见（母亲）言道：“为了让我从地行天[63]升入空行，赐予胜乐之灌顶，大瑜伽师明鉴！”于是进行了三昧灌顶，并唱金刚歌。其心想，现在在擦果沃浦（rdza-go-bo-phug）或莱杜扎（sle-du-brag）似天梯之地摆放有白花花的尸骨。其临走时因悲伤暂住于杜扎地方，父亲的家乡阿措（a-gro）和丹玛（vdan-ma）地方发生纷争，尊者上师的兄弟被一俗世贤者杀害，听说（俗世贤者）的一个遁世兄弟正从卫地往家乡赶来，如若不放了刽子手，看见雪山之中似一蝙蝠巢里草垫上有一瘦弱的衣衫褴褛之人，仇恨之心便全部平息，自然生起虔诚之心，奉上所有一切。其如此坚定的菩提之心，使父系与敌人双方认为，对于我们双方无休的纷争，如果能够迎请像法王却扎嘉措的弟子扎西班觉这样的人，定能平息我们双方的纷争。双方遂前往邀请，但（扎西班觉）未做答复，前去查蚌札（khra-spong-brag）。法王噶玛巴赐教道：“你去建一座僧侣居住的寺院吧！我要去卫地转大法轮，到时也要敬献礼品，对彼等会带来好运，此等全部于路途，可助你产生菩提之心。”其心想，我并未具足功德，这肯定是来验证的。便再次请求前去修行，可如前一样得到命令。（其）心想上师之命是唯一殊胜成就，便应允。此后抵达了阿绰（a-gro）和丹域（vdan-yu1）等地方，双方前来迎请到乌仗那（ao-rgyan）地界的一个山洞中。四十三岁时，其修建了寺院，修习断

除一切仇恨之法，赐予兄弟即杀死阿绰（a-gro）地方的刽子手等人教法和财物，大做利他事业，得到了人们的敬信。

第十二节　大成就者桑杰年巴的生平事迹

从此年起，（大成就者桑杰年巴）引导和护持（弟子），聚集有诸多有缘之断行者[64]，扩建寺院，培养出了一批像多丹阿噶（rtogs-ldan-a-vgag）一样能够幻变的圣贤弟子。此时，此地出现有一些人未能克服对家的向往而放弃在寺院多年的修习事业，不但没有苦恼且没有发生片刻争论，放弃了这些计划不去发展扩大事业，如同大地震一般将这些情器世间[65]大部分遭到毁坏。此伟大事业之声誉也非常重要，正如修房子前尚需一间供住的房子并声称要到一高墙顶上腾飞一样，为此命名年巴珠托(gnyan-pa-grub-thob)[66]。将寺院搬迁到平原建菩提寺，用一千户集资的钱修缮了僧人聚集地之大门。此时，尊者塔坚钦巴（rje-thmas-cad-mkhyen-pa）言道：“你放弃了一切禁行，前往多堆（mdo-stod）所有地方做化缘之行吧。”遂抵达多堆，在所有地方为噶举派的寺院修复旧的、建立新的佛殿，为无数出家受具足比丘戒者进行引导和护持，在热岗（rab-sgang）等地诸多大法轮前坐于首位，所有各教派著名的贤者和大成就者皆对其顶戴。其化解了各地的怨恨，得到了和谐平安，劝善会是其每日例行之事务从未间断过。像天空一样广阔的诸多财物中，将上等财物敬献于法王面前，中等财物作为常行善事之用，下等财物作为（自己）的临时需要以及僧人学习之用，其向尊者塔坚钦巴进行了数以万计的供奉一次、数以十万计的供奉四五次、数以千计的供奉无数次；向第八世

噶玛巴法王进行了数以万计的供奉多次和数以千计的供奉无数次；尊者塔坚钦巴圆寂之后，其组织上万的僧侣（为尊者塔坚钦巴）举行了三次大法会，并为寺院僧侣布施无数财物，后还为尊者塔坚钦巴敬献有圆满法轮的镏金屋顶等特殊的供品。总之，第八世噶玛巴法王在传记中记载道："像我这样的上师从世间八法[67]中得到解脱，断除世俗果报之根本，斩断了一切无常之风脉，离戏地狱红白之火焰，修得了智慧的正知与正见，降服了'呼帝'（nghvu-ti），如光明普照大地，消除种种蒙昧，显示出佛体，得到殊胜不变之胜乐而心满意足。"幻化使诸有缘者得到加持，并使双入之身的大瑜伽师得到永恒之光明。其被列入殊胜大修行者之中。其为第八世噶玛巴法王的全部事业中的灌顶、讲经、制定教诫等奉献四五年之多。其于六十五岁时言道："我已证得圆满而要去世。"后圆寂于他的寺院中。（圆寂后）第七天时，听见第八世噶玛巴法王在梦境中唱智慧空行之道歌曰："前世唱赞胜乐之歌，浊世寻找智慧之念，现世安置北方之处，立于六十七万比丘前，丹玛（vdan-ma）大修行者即如此。"并显现班智达米底（pandi-smri-ti）利他之身像。尊者塔坚钦巴是众生的主要主人，毫无疑问地使无数众生得到解脱，总之，因其是多丹（rtogs-1dan）之弟子，故诸业缘安排其为第八世噶玛巴法王之弟子。

注释：

[1] 驳斥邪说谬论的著作。

[2] 指西藏历史上萨迦派和止贡派之间发生的一次战争。八思巴之弟恰那之子答尔麻八剌饶其达于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起任萨迦派教主长达8年。在他执政一年后，止贡派的第十二任京俄仁钦多吉死于止贡，由仁波切扎巴益西接任，而扎巴益西则将自己的外甥那察扎勒巴送到萨迦喇嘛益西仁钦那里，当萨迦派准备委派他为止贡寺寺主的时候，被第十二任京俄仁钦多吉的弟弟甲沃扎巴仁钦杀害。为此萨迦派打算向止贡派问

罪。但甲沃扎巴仁钦的背后有全体止贡派僧人为后盾，萨迦派和止贡派之间的纷争和战乱即始于此。萨迦派教主答尔麻八剌饶其达执政后的第五年即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止贡派的滚多仁钦引上部蒙古汗旭烈兀的9万多兵到西藏与萨迦派交战。尔后非萨迦家族的加央仁钦坚赞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起执政8年，在他执政的第四年，萨迦本钦阿兰引忽必烈塞钦汗之子铁木耳不花的蒙古兵到西藏，汇合后藏军队讨伐止贡派，焚毁止贡替寺的主殿，杀死僧俗1万多人，原属止贡替寺的庄园觉日、达布、工布、矮、聂、罗若、洛喀、扎嘎儿、雅儿交、门等地均被萨迦抢占。这就是藏族历史上称为“止贡林洛”的事件。

[3] 吐蕃王朝行政区划名。据《贤者喜宴》记载，其地东至色朗玛古尔普，南至聂拉那牙保那，西至介玛拉古，北至迷地曲那，以襄·雄尼蔡为中心，大致相当于今日喀则地区雅鲁藏布江以北的地区及那曲西部的一部分。叶茹又分上下部，共辖10个千户所，即朵容、象顶为穹波氏的千户所；朗迷、帕噶尔为巴曹氏的千户所；章村、年噶尔为朗巴氏的千户所；叶若布、松顶为桂氏的千户所；襄（小千户所）为仁勤甲氏的千户所；赞普的西侧近卫千户所。

[4] 藏语意为“获得十个命令者”，是噶举派的一种学位。

[5] 即指米聂热降巴贡布贝。

[6] 今西藏自治区后藏一地名，位于日喀则市境内。

[7] 即在家人的事务。

[8] 似指那若巴大师的夫人。

[9] 即七世黑帽系噶玛巴活佛。

[10] tshad-ma-sde-bdun，即法称大师所著的关于因明学的七部论著。

[11] 即七部或七论之意，因精通因明七论故得此名。

[12] 佛教典籍的总称，是根据诠释之义理划分的。“藏”音译为

“毗支迦”，意译为“箧”或“大斗”，原为盛放东西的竹箧。另有“括摄”之意，即于所诠中摄集多义。三藏包括十二分教的一切文义、色法以及遍智之间的一切所知。经藏，音译为“素怛缆藏”。于何处为何补特伽罗说，为契合处；叙说世俗谛与胜义谛的一切性相，为契合相；叙说蕴界生处等为契合法；叙说甚深意趣为契合义，此四合称为“经”。“经藏”主要阐述增上慧学，十二分教中的契经、应颂、讽颂、自说、授记、方广、希法都属于经藏之中，凡是经皆为佛说。律藏，音译为“毗奈耶藏”。“毗奈耶”意为“灭”或“调伏”，是佛教为比丘、比丘尼制定的禁戒，以制伏诸恶。“律”主要阐述五堕罪、堕戒因、还净、离堕、依何制戒补特伽罗、所制学处本体、学处名目、抉择犯、抉择未犯等八事，以灭三业罪过。律藏主要宣说增上戒学。十二分教中的缘起、譬喻、本事、本生都属于律藏。论藏，音译为“阿毗达磨藏”或“阿毗昙藏”，意译为“对法藏”。“论”音译为“阿毗”，意为“对观”或“对证”，现证真实性。它有三层含义，第一“证”，即现证真实性；第二“再三”，即由蕴、界、处、假有、实有等再三宣说而显现；第三“威慑”，即制胜各种说法。论藏主要宣说增上慧，十二分教中的议论分属于论藏。

[13] 即布敦派，13 世纪中，布敦仁波切驻锡后藏夏鲁寺，从此传出藏传佛教之夏鲁派。

[14] 内务官，主要负责饮食后勤。

[15] 即宝盒，内装神像或活佛喇嘛所赐的物品，面镶各种珠宝翡翠，珍珠为链，一般挂于项下。除作饰品外，相传祈请可获神灵保佑，逢凶化吉，因此又叫护身佛盒。

[16] 藏传佛教噶举派主要修法。梵文译音为：“嘛哈穆德唠乌巴德夏”，意为“大手印口授”。大手印有显密之分，显教以空性名“大手印”，以经教为证，要求修行者心注一境，不分别善恶美丑，以得禅定。然后寻觅观察住境之心，是在身内还是在身外，当发现诸处寻不见心时，

就明白此心非“实有”，而是“空”的。密教大手印以空乐双运为道，风息于中脉、人、住、融后所生之大乐。它分实住大手印、空乐大手印、光明大手印。大手印修身方法有六种。口诀为：身调则脉调，脉调则气调，气调则心调，心调气不外散。其目的通过对人体呼吸、脉、明点的修炼，达到一种最高境界。

[17] 由麻吉拉准传出的舍身、施食的教诫。

[18] gtum-movi-me 系密乘圆满次第根本法之一，也是那若六法中猛严火、光明、幻身、中有、往生和夺舍之一。

[19] 即今西藏日喀则。日喀则藏文译音，意为土质最好的庄园。历史上曾有“溪卡桑珠则”“桑主孜”“三竹节寨”“溪孜”等名称。14世纪初期，大司徒绛曲坚赞战胜萨迦政权，建立帕木竹巴政权后，派属臣仁蚌氏建溪卡桑珠则，并以此和仁布宗为中心逐步扩大势力，至藏巴汗时终于推翻帕木竹巴政权，建立第悉制度统治并居住该地。在固始汗帮五世达赖灭藏巴汗后，该地交由班禅统辖。

[20] 指用泥制成的小供品。一般大小如拳头，呈圆锥形，有佛像、佛塔及经文由木头和金属模具制作而成。泥土多为黄或红色。常供于寺院、佛塔、转经堂及各户人家的房顶、经堂等纯洁之地。

[21] 即出生后记忆起来的佛塔。

[22] 承认守护五戒而居留俗家的男子。

[23] 骨锁是八大尸林之一。八大尸林为东方暴虐尸林、北方密丛尸林、西方金刚焰尸林、南方骨锁尸林、东北方狂笑尸林、东南方吉祥尸林、西南方幽暗尸林、西北方啾啾尸林。

[24] 即龙树，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开派祖师，出生于南印度婆罗门家族，精通密宗四续、显宗三藏等一切经典，在那烂陀寺依萨乐和大士出家，法名具德比丘。其著有《中观理聚六论》和《本续集论》等阐明如来教义的经典以及医学方面的书甚多，其一生遍建塔寺于印度各地。

[25] 佛教行者观想凭借神力加持五欲及饮食品成为无漏智慧甘露以供上师、佛三宝及自身蕴、处、支分三座坛城，积集殊胜资粮的仪轨。

[26] “乌多”藏语音译。一种放牧用具，也可作随身武器之用。长约2~3米。其制作方法是，将牦牛毛搓捻成粗毛线，再编成毛辫，一头略粗，粗头有一直径为10厘米左右的套环，中间是一块手掌大小的椭圆形的“乌梯”（放石头的扁兜）。驱赶牛羊时，将套环套在手指上，把石头放在“乌梯”里，再用手捏住鞭梢，然后提鞭挥抡，抡到想要击中的目标时，放开鞭梢一端，石子即刻飞出。如果运足劲抡鞭，石子可飞出一二百米远。

[27] 即聂，指西藏自治区隆子县。“隆子”藏语意为“万事顺利、实力雄厚”。该县地处西藏自治区南部，山南地区中部偏北，喜马拉雅山东段北麓。北与曲松县、加查县、朗县、米林县相连，东与墨脱县为邻，南与错那县相接，西与措美县接壤。总面积10 566平方公里，辖1区14乡86个村民委员会，总人口3万人。该地也曾译作“隆孜”“隆次”“聂”“仑孜”“纯则宗”“伦则宗”“隆子宗”“聂隆子”等。“聂隆孜”一名的“聂”为隆子河谷地区的统称。“隆子”是帕木竹巴王朝第一个第司绛曲坚赞执政时设宗所命之宗名，宗址设在现松巴乡。隆子古为雅砻部落和吐蕃王朝辖地。帕木竹巴王朝时归帕竹政权，五世达赖建立噶丹颇章地方政权后归西藏地方政府所辖，列为西藏10个主要宗之一，也是山南基巧管区6个一等宗之一，宗本官阶五品。民主改革前的历任宗本均由西藏地方政府委派。1959年5月成立隆子县人民政府，属山南地区至今。

[28] 定日地处西藏自治区南部、喜马拉雅山中段北麓、日喀则地区南部。北连昂仁县，西接聂拉木县，东与拉孜、萨迦、定结三县相连，南与尼泊尔接壤，是西藏自治区边境县之一。定日一名，传说印度一位喇嘛掷石落在该地一小山上，发出“定”的一声响而得名。定日为通往

尼泊尔的交通要道，也是尼泊尔商人从兰巴山口通过绒辖与藏族进行交易的国际市场。清时设定日汛，并派驻兵丁500防守，由定日代本管辖。1960年6月，定日县人民政府成立，县府驻地设在协格尔。

[29] 四种灌顶权授，分别是宝瓶灌顶、秘密灌顶、智慧灌顶、句义灌顶。

[30] 古印度一教派名。

[31] 五遍行之一，根、境、识三者和合，从而触境察辨自境之心所。

[32] 即空行天母德索玛，指妙音天母形象中的一尊护法神。

[33] 柽柳，一种野生灌木，藏式建筑中，常用作正房屋顶短墙的材料，亦有用以制作扫帚。

[34] 即玛巴，指玛仓·西绕桑哥，玛仓噶举派的创立者。

[35] 即马阴，指藏族习俗中孕妇和病人等要回避马阴上身，认为马阴会使病情加重。

[36] 一种计量工具。

[37] 全名为“色卡古托寺”，位于西藏自治区洛扎县境内，为噶举派著名人物米拉日巴大师所创建，寺内保存有珍贵的经卷和壁画。

[38] 吉雪，西藏古地名，指拉萨河中下游一带。

[39] 羌塘，藏语译音，意为北方的草坝，指藏北高原。位于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东西约2400公里，南北约700公里，约占西藏自治区面积的2/3，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由多座平缓的山丘组成，低处常积水成湖，多鱼类、兽禽、药材、矿藏，为西藏的主要牧业区。

[40] 旧西藏官员的名称，一种俗官。

[41] 藏医认为，受用饮食味道的脉轮，位于喉间，由五百微细脉轮围绕而成。

[42] 供云，即供养云，又作供养云海。有三义：其一比喻加持一供养物，即为加持无量之供养物。其二比喻供物之数量无限，多如云海。《大日经疏》卷一："现种种身语意，兴种种供养云；以无尽大愿，广修诸度。"其三谓诸菩萨兴起种种云，如一切摩尼宝花云、一切莲花妙香云等，以供养如来，称为供养云。

[43] 藏语意为"定有冰雹"。

[44] gra 音译为札氏，神话中自猿猴传下的西藏古代六大氏族之一。

[45] bar-do 意指前身已弃，后身未得，即死后未投身中间。

[46] spangs-rtogs 意为断证。是指远离染垢，解悟功德，所有二障及其习气完全净治，如所有性及尽所有性智慧完全证得，即是如来圆满断证功德。

[47] 传说是金刚手菩萨和多闻天子所居住的宫殿。

[48] 意指上、中、下士修学佛法所经地道。

[49] 在今西藏自治区嘉黎县，此县位于西藏自治区那曲东南部。嘉黎一名因其境内有拉里山而得名。据考古发现，早在四五千年前就有人类活动。6世纪时，属工布部落。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建立吐蕃王朝后，归吐蕃王朝管辖。元时属止贡巴万户长。明末清初，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权，将嘉黎划归拉里寺辖，后收归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管理，设宗制。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宗本为六品官阶，宗本每三年一调换，当时辖有桑巴、通多、阿扎、拉日部、同德、许达、乌苏绒、南口珠、古拉9个部落。嘉黎古为四川通往拉萨的必经之道，清时嘉黎为打箭炉至拉萨的13处汛地和84台站之一，派把总1员、兵50名驻防。后又为噶厦地方政府在拉萨至昌都设的24驿站之一。

[50] 全名桑普内邬托寺（gsang-phu-nevu-thog）。在拉萨河南，1073年，阿底峡弟子鄂·勒巴协绕所初建，继由阿底峡另一弟子洛丹协绕加以扩建。

[51] bsnyen-grub 意译为近修、念修。指念诵本尊咒语和如议修习。

[52] 亦称为桌帏，遮挡桌子前面做装饰物的丝绸等织品。

[53] 即一切幻想皆消散无余者，即通达空性的人。

[54] 意译净行，梵文音译婆罗门，别译梵志。古印度的贵族僧侣阶级名。

[55] 楚布寺，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主庙。1189 年，为噶玛噶举派高僧都松钦巴倡建。其地位于拉萨市西北堆龙的楚布地方。

[56] sgar 噶尔，县名， 位于西藏自治区最西部、印度河源头的森格藏布和噶尔藏布流域，系西藏自治区现今 18 个边境县之一。该县北与日土县、东与革吉县、南与札达县为邻，西与克什米尔接壤。“噶尔”为藏文音译，意为兵营、宿营地。因该县处于西藏上部“堆”，故又有“堆噶尔”之称，历史上曾有“克尔”“噶尔宗”等译称。传说“噶尔”之名源于原西藏地方政府在抗击克什米尔的森巴（锡克族）军队入侵时，蒙古人甘登次旺率兵打败森巴军队后在此扎营。清朝乾隆年间设宗，宗官称“噶本”，由西藏地方政府委派五品职衔官员两人共同负责管理该县和阿里部分地区，直至西藏 1959 年民主改革前。1959 年 10 月 8 日成立噶尔县人民政府，划归阿里专区管辖至今。

[57] bdag-rkyen 增上缘，四缘之一。对于生果能增强势力，如眼等五根对于生起自果眼等五识能增加效力，名增上缘。

[58] che-sa-vgro-bavi-mgon-po，藏语意为“众生怙主”。

[59] gnyan 音译年氏，西藏古代一氏族名。

[60] mkhav-vgro-ma 意译空行母。证得殊胜成就的瑜伽行母。

[61] 义同 au-rgyan 音译为乌坚、乌金，意译为飞行。古印度因陀罗菩提王国名，今之阿富汗，亦译乌仗那、乌仗耶那、欧提耶那。

[62] 相传为弥勒给无著所说《现观庄严论》《庄严经论》《宝性论》《辨法法性论》和《辨中边论》。

[63] 往生人间净土之天神。

[64] 独居小寺修行的宗教徒，佛书译为乞化。

[65] 即大地和动物。

[66] 意为玄秘之大成就。

[67] 对自己稍有损益即生喜怒的世间八事，即利、衰、誉、毁、称、讥、苦、乐。

第十三章　第八世噶玛巴活佛米觉多杰（1507~1554）

【译文提要】第十三章共有25节，即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关于转世活佛米觉多杰的遗言；米觉多杰降生之前的征兆；米觉多杰的诞生及幼年的生活；米觉多杰受沙弥戒和比丘戒；米觉多杰修习佛法及做利他之事；米觉多杰受明武宗皇帝的迎请；米觉多杰与作者巴卧·祖拉陈瓦的因缘；明武宗皇帝再次派人迎请米觉多杰；丽江木土司迎请米觉多杰；作者巴卧·祖拉陈瓦对佛经的诠释；米觉多杰为诸多僧侣授戒传法；噶玛巴活佛与元、明中央政府的关系；米觉多杰兴建寺院大做利他之事；作者巴卧·祖拉陈瓦与米觉多杰第一次相会；各地纷纷迎请米觉多杰传授佛法并对其大加供奉；米觉多杰认证第五世红帽系活佛；米觉多杰继续从事宗教活动并受到各地官员的供养；米觉多杰修建讲修院、组建僧团并

委任寺院的住持与上师；米觉多杰严格按照标准铸造大佛像；米觉多杰在修行等方面所出现的奇有净相；米觉多杰利用多种方法传授佛法；米觉多杰在神变、讲论、建寺、著述、塑造佛像等方面的业绩；米觉多杰患病及圆寂；作者巴卧•祖拉陈瓦对米觉多杰的评价；米觉多杰的弟子。

本章译文前部分主要概述了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对其转世等方面留有的遗言，尤其是详细记载了第八世噶玛巴降生之前的征兆和幼年的生活。藏传佛教的活佛是指所谓已经修行成佛的人，在他圆寂后为了继续完成普度众生的善缘，再度转为世人，以人的肉体为其现身，不昧本性，寄胎转生，继续接替前世活佛之位。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在其圆寂之前预示并留下遗嘱自己再次降生的地点是多堆地区噶玛大寺附近的昂秋河一带。其次，本章还记载了第八世噶玛巴幼年的生活，他从小就显示出更多的才能和智慧，如其刚出生不久即能将前世法王的帽子、法衣、发辫以及前世法王的家人辨认出来。五岁时，就能跳护法神的舞和空行海的舞，并能念诵未曾见过的《般若经》等佛经。其于七岁随从摄政活佛扎西那杰贝桑波受大乘八支圆满居士之长净仪轨并剃度出家，起法名为却嘉扎巴贝桑波，后随从桑杰年巴受沙弥戒。二十一岁时以修道正果的却珠僧格夏为堪布、噶玛巴大成就者那巴杰瓦为轨范师、堪布贝释迦桑波为屏教师受圆满比丘戒。此后，其勤奋修习佛法，先后修习了佛祖释迦牟尼教诲之大小经典、大乘教派中的有关菩提发心注解语诀、四续部主要坛城中灌顶解脱等注释语诀以及六支瑜伽、道果、希解、决域、香教法、觉囊等一切语诀，特别是认真修习了《慈氏论》《集量论》《释量品》《定量论》《分离四论》《上下对法论》《律经根本论》《入中论》《历算集论》等有关经典，并进行灌顶、讲经、制定教诫等事项。其于布木松地方为上万个僧俗群众讲经说法，并平息了诸多纠纷。由于其教法渊博以及德高望重，所以各寺之堪布、轨范师以及所有僧伽都将其迎至上座，深受尊崇。

此外，本章还记载了明武宗正德皇帝按照永乐皇帝迎请法王德新协巴的惯例，下令迎请第八世噶玛巴到皇宫。明武宗先后派遣藏汉金字使者陀察佛子、太监刘允、都纲多杰桑布、知宾扎罗等前往西藏邀请第八世噶玛巴，并赐予“上师五智如来齐集聚，密宗三怙主之噶玛巴，吉祥如意之太子佛子，愿实现福报心想事成”等祈愿诗。本章出现有许多汉文资料缺载或因载籍疏略而莫能详述的人物、事件的记载，甚至有些已经佚失的汉文资料，也在本章中有详细的记载，并可弥补明代汉文史料之不足。如关于明武宗时派遣太监刘允到西藏迎请第八世噶玛巴一事，《明史》《明实录》等汉文史书中对刘允在西藏的经历语焉不详，只是说刘允在西藏遭到抢劫，无功而返。而本章记载有刘允在西藏出行时的盛大排场和奢侈生活，并详细记述了刘允在西藏的行程以及最后的下场。此外，本章对于汉藏关系史研究的价值也是值得重视的，第八世噶玛巴与许多汉地的官员和信众保持有亲密的关系，如第八世噶玛巴与辛图霍宫、甘州、凉州、包头等地的无数人结下法缘。同时，本章还详细记载了汉地的官制、习俗，尤其是为了让藏族学者更进一步地了解汉地文化，遂对一些汉语词汇进行了解释，如“所谓太监是为了保护汉地的皇妃，将许多男子的睾丸取了出来，待伤口愈合之后，可作为皇妃的侍从，其名称为阉人”。所有这些大大地加深了我们对历史上汉藏之间关系之深度和广度的认识，开阔了研究民族关系史的视野。本章还记载了第八世噶玛巴米觉多杰与作者巴卧·祖拉陈瓦的关系，尤其在佛教方面通过诸多提问和回答的形式，说明了二人的亲密关系，并充分说明了作者巴卧·祖拉陈瓦就是第八世噶玛巴米觉多杰的亲炙弟子。作者巴卧·祖拉陈瓦博学多闻，他对佛经中的名词术语进行了详细的诠释。

第八世噶玛巴活佛除了在藏族地区建寺、弘扬藏传佛教外，还参与了许多民间的活动。如参加藏传佛教传统的大祈愿法会，并为众生做利他之事。同时也介绍了工布地区的大祈愿法会，工布地区的大祈愿法会

除进行宗教活动外，还要演出节目，他们将男女分类，杀有许多牲畜，因此犯有十不善等许多戒律。为此，以后的大祈愿法会只举行宗教仪式，不再举行各种娱乐活动，但许多珞巴人献上了野黄牛进行了诸多娱乐表演活动。此外，本章还记载了“桑耶的山沟里第一次出现大批采茶工”，这充分说明以前西藏不仅在藏东南的昌都察隅一带种植茶叶，而且在离拉萨不远的桑耶一带也有种植茶叶的情况。尤其是本章还记载“明武宗朱厚照正德皇帝与噶玛巴活佛同祖同根，并为回、蒙、纳西等族颁赐有圣谕”。这些资料是比较罕见的，对于研究中国的民族历史和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巴卧•祖拉陈瓦与第八世噶玛巴活佛米觉多杰第一次相会是在藏历水龙年（1532 年）六月十五日，本书的作者巴卧•祖拉陈瓦在斯波奔巴岗的身之坛城处初次拜见法王，从此二人结下了法缘。其次还介绍了第八世噶玛巴时期制定的许多法规，如禁止女性到僧舍学法、摩顶等，不准妇女到寝宫拜见法王，行宫不准给外人借宿、不准经商、不准给外人施舍等法规。再次，尚概述了藏族历史上几次大的事件，如藏历土狗年（1538 年）夏季，因众生之命运前后藏发生了战争；藏历土猪年（1539 年），拉堆洛万户长因内讧而败落，第八世噶玛巴为了及时的拯救，遂将帕楚千户地赐予万户长父子作为世系庄园，原本需要一位执事僧作为人质而抵押拘留，后经第八世噶玛巴出面调解，那位人质未被抵押拘留并在寺内修行佛法；同时还概述了萨康玛头人与藏巴王之间的矛盾等历史事件。本章最后概述了第八世噶玛巴法王认证第五世红帽系活佛的全部过程。

第八世噶玛巴晚年在“佛祖也难以教化人心，特别是在浊世间许多信徒出现有所谓的意念、手印、脚印以及能飞上天空等说法，还出现许多有转世活佛的地方，有些人一生的奋斗目标只是为了自己的财物和优礼侍奉等”乱象中，还经常利用不同的方法为信众传授佛法，得到广大

信众的信赖和敬仰。第八世噶玛巴除了连续不断地忙于茶列、献礼、使者往来、委派煮茶、著书、口头命令、公文、问候、吩咐供奉身语意所依、修改手稿、红黄色手稿的分类、安排比丘僧之座次、寺院供奉仪式等纷繁事务外，还不断地撰写著作。据记载，第八世噶玛巴活佛米觉多杰从小即撰写有诸多稀奇的佛经注疏和金刚道歌，成年后还撰写有《根本律经注疏》《般若大注疏》《梵文声明汇集之注疏》《根本律经之广义注疏》《俱舍论大释》《中观大注疏》《般若婆罗蜜多经》《玛哈玛雅注疏》《大乘金刚续经坛城》《密集心要》《五十四颂难作体修饰法》等许多著作。

第八世噶玛巴一生培育了众多佛学无阻的殊胜弟子，主要弟子有红帽系第五世活佛衮强耶拉、摄政活佛扎巴班觉、司徒活佛却吉沃色、年巴活佛、吾玛谷杰、日绰谷杰等诸多善男信女，彼等传承了第八世噶玛巴活佛米觉多杰之衣钵。

第一节　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关于转世活佛米觉多杰的遗言

诗曰："诸位三世之佛陀，所有密宗坛城神，全部同宗亦同源，顶礼不动佛之足！"对此难以记清吾（作者——译者注）的诸位具吉祥上师之大名，所有圆满功德佛的本质显现的同样是佛身。丹巴杰瓦米迥夏（bstan-pa-rgyal-ba-mi-bskyod-zhabs）是十方诸佛和弥勒佛，现在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界上最后五百年的末法时代，因此众生向恶趣转变，这全部是你的业所致。这些都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并说有一位可以调服一切的

导师。如上所述，他以跏趺坐居于十万瓣莲花的如意之心上，遍知世间所有众生之身体、器官和信仰，无论降服难与易皆使心等持，观其具有降服一切之力，唯对此佛隐秘内外的一切，并供奉有如祥云密布之供品，遂使无量光明照亮所有众生且得到解脱。祈愿道："英雄胜利者你是最早的佛，离开世间而居于兜率天，降服对己凶恶之妖魔，成就慈善救世宏伟业。"做了如此祈愿和发誓后，对弥勒佛顶髻的两个佛塔进行了装饰。言道："（弥勒佛）顶髻上的这些塔是我修造的，你的上师是年巴珠托（gnyan-pa-grub-thob）。"律仪轮由六十二神环绕组成之坛城，并执有持金刚之因和持金刚之业果。金刚十二业是如何为众生做利他之事呢？即为殊胜缘之行为，在《我之十二行传记》中是这样述说的。如此赐予本人的教言如大海中的一滴水一样在浩瀚无穷的智慧中是微不足道的。若以共通众生之见，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留有书面遗言："我是无生便可显示生之情形，无有存在也能显示存在之情形，无有死亡也能显示死亡之情形，无有出生也能显示重生之情形。"其还说道："我本来是没有动摇也没有无常，彻底抛弃出生、存在和死亡，恒久十方动摇而无常，显现出各种生、死、存在之情形，一切就如在做梦一样，如此便知所有之时机。"遂将下一世转世活佛[1]的出生地和父母等情况清楚地记载于许多遗书上，并留言分别将遗书交给了杰曹活佛（gyal-tshab-spru1-sku）和司徒巴（singhu-pa）二人，并将这些遗书放在桌子上面。遗书上说的（第八世噶玛巴）出生地是多堆地区噶玛大寺附近的昂秋河（ngom-chu）[2]一带，在河右边名为尕热迪普（ka-ra-ti-phug）山谷的一个叫切轧萨达（bye-brag-sa-tam）村子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所生。

此外，第七世噶玛巴的遗言中说："他（指第八世噶玛巴）具有隐秘之父母，圆满受用身之福田有智慧诸佛之本性'斯'字，隐秘父亲却杰吉丹旺秋（chos-rje-vjig-rten-dbang-phyug）面部有律仪法轮，隐秘母亲金刚瑜伽母阿卓（a-sgron）的子宫受孕，父母二人是具有十地菩提心，

后圆满受用身之因即胜乐金刚使其受孕。”昔日，萨霍（sa-hor）掌管藏地三区之时，第九大军官之后裔色恰斋降巴谢聂（gser-bya-bral-byams-pa-bshes-gnyen）言其出生于秋米（chu-mig）和秀滂（shug-phung）之地的主妇龙女达热赛卓（da-ra-gsal-sgron）之腹，此庆祝之语略有不祥以及亲戚们都谈吐不流利或智障，预言中父母均是修习密宗二十四地一切法的虔诚弟子。如此说第八世噶玛巴在母腹中即受了金刚乘的一切圆满灌顶，从母腹中降生时呈现出洁净之化身。另外一种说法是第八世噶玛巴的父亲名为阿降（a-byams）以及母亲是顿喀觉巴（ldong-mkhav-spy-od-pa）的侄女名为顿萨喇嘛卓（ldong-bzav-bla-ma-sgron），其父母二人在梦中梦见被赐予密宗大祈愿之二十四地。

第二节　米觉多杰降生之前的征兆

藏历火兔年（1507 年）二月十日的傍晚时分，房顶上出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大光圈，从天窗处发出铃声，进到房中发现里面就如太阳升起一般通明光亮。此时，（第八世噶玛巴）入住至母腹中，即像菩提勇识佛入住至母亲腹中一样并非普通的红白种子。是夜，母亲梦见在布满花朵的大坝子中央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大帐篷，里面摆满了奇特的身、语、意佛像，白如海螺宝塔一样的雪花悠然飘落，骨质六饰[3]翩翩起舞，山后面虹帐和绿色的浓雾就像一个小女孩拿着用不餍足之宝贝装饰的各种供品从外面边转边跳地敬奉。此时，从供奉的列队中取出一个闪闪发光的金质金刚，从一个妇女淡褐色的辫子中取出一个大海螺，并吹出了洪亮的声音。这时坐在宝座上的一位上师言道：“这海螺声大的足以使中原各

地都能听到啊!”外面所有的街道都挤满了人，父亲拿着一个大转经筒为大家做“嘛呢”加持，那位上师把一个白海螺佛塔形的念珠赐给母亲并说：“用这个来念六字真言吧。”（母亲）念着念着就醒了，是时身体舒适平安，略比以前加了些体重。后来，（母亲）又梦见在房子后面舀水的勺子里出现了一个自称是观世音菩萨的小孩子，此（小孩子）端坐在活佛的宝座上为众生讲授大慈悲修行经，并为众生念诵六字真言。此小孩从房顶的宝座上来到自己的怀中，无数的众生围绕着进行朝拜。还有另外一个妇女也梦到了同样的情景。西方出现了一条犹如丝绸蜿蜒绵长的多种颜色的彩虹带，彩虹相连的帐房里有一头绿色鬃毛的大狮子，它上面的虹帐里有位身上光芒闪烁、头戴一顶长帽的上师，在其左右方有许多击鼓的尊者，周围许多神和人进行供奉；下面大地上所有街道的人们多次为自己祈福和祈祷，后看见（此小孩）向西方前去，此乃是莲花生大师要为（其）赐福加持。

又在日月星辰相聚（之日），成百上千的人围绕着骑着白马、穿瑜伽装束的上师，于房子前卸下了许多驮子，并从佛盒中取出无量佛，同时将出现的母亲和儿子之像放进了佛盒中言道：“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后不久出现一位穿着金饰装束、骑着白马并挂有金鞍子的人，经幡、海螺声、各种音乐以及香烟密布西方天空。这些都是后来杰曹活佛在迎请(第八世噶玛巴）出现的景象。又在自己（指第八世噶玛巴）的田地中央搭建了大帐篷，周围环绕有许多小帐篷，帐篷里布满了佛像、佛经及佛塔，在正中的宝座上坐着一个小孩，后变为一位美丽的尊者。上述这些都是执事老喇嘛梦见的，后来又看见桑杰年巴（sangs-rgyas-gnyan-pa）在侍奉（第八世噶玛巴）。

实际情况是（第八世噶玛巴）入住于母腹后，房子内外都充满了念诵《八千颂》和“嘛呢”经的诵经之声，如闹市之声音巨大，又常有时而听见时而听不见之隐隐约约的奇幻之声。一些当地的人还看见母亲的

房屋内外皆燃烧着大火。一些人还传说，其母亲的身体漂亮轻盈，不吃食物却没有饥饿感；一天要为寺院制作六罐酸奶，从不到床上休息，也没有丝毫的累意；播种二藏升的种子即可收获四藏斗的粮食。有一次其母去割茅草时略坐了一会儿，就听见腹中发出一个轻轻地声音说：“别磨磨蹭蹭的，冰雹快要来了。”母亲怀疑是自己死去的姐姐的声音，同伴（母亲）问道：“你在说什么？”母亲回答说：“我什么也没说，是从腹中发出轻轻的声音。”彼等刚刚返回家里不久，就下起了大冰雹，还听到（第八世噶玛巴）念诵一些六字真言。父亲与母亲吵架的时候，父亲用粗柳木棒打母亲时，从腹中发出“不要这样对待我们母子”的声音，房里的人们都听见了，父亲的气也就消了。如此的事情都是（第八世噶玛巴）在犹如蛇心檀香木筑成的房子——母腹中完成了菩提勇识佛所交代的一切，并在母腹中健康成长完成了莲花生大师之幻化。在母亲来奶之时，阿塔（a-thar）叔叔问母亲道:“你是否怀了一个小魔鬼?”后拿起刀就向母亲的肚子刺去，但母亲丝毫没有受伤，只是乳房流出了奶水。父亲在梦中见到一个金身大佛委托自己说:“如果你想塑造一尊金佛的话，不需要你亲自动手，我会自己来的。”后遂出现一尊最殊胜的能仁佛金像。父亲还梦见莲花生大师在大街上讲经后，将装满布袋子的海螺念珠撒在大街上并言道:“我是世间的引领者，世界上再没有一个能胜过我的人了。”有一天天还没亮之时，出现了许多人和骡驮子，其中一匹白色的骡子驮子上的圣物箱中放有《六庄严》经，并且在驮子里还出现一顶帽子，但拿在手中不久就消失了。又一次梦见十三位项上佩戴着骨饰、手持忿怒宝剑、身穿青色雕皮大氅的女子言道：“你手中得到一个可以照亮三界的宝贝，需要迎请。”法王的姐姐鲁卓（klu-sgron）看到母亲身上照射的彩虹后告诉别人，此后其他人也都看到此种情况，人们都非常惊讶此种梦兆会真实地出现。

第三节 米觉多杰的诞生及幼年的生活

据说，未见其母生育之痛苦，所有蕴界处[4]似已幻化圆满，如此八月投入母亲胎中，为无数众生秘密地做事。藏历十一月四日上午母亲在无痛分娩的情况下将孩儿降生人间，此吉祥之时到处散发着香味，净治胎秽不久，其睁开双眸后，喊了两声“噶玛巴”（ka-rma-pa）。此时房顶上出现了彩虹，天雨瑞花，数天里母亲身上一直散发着香味。当听到天神们悦耳之声音时，人们自然地聚在一起委婉地传说着“噶玛转世活佛已降生”，噶玛巴之美名传遍了四方。

此时，噶玛司徒巴王子扎西班觉（bkra-shes-dpal-vbyor）来到此地，（藏历十一月）十三日法王父亲阿降（a-byams）前往拜见，并对（噶玛司徒王子扎西班觉）说：“我家生了一位圣童。”（噶玛司徒王子扎西班觉）遂从手提箱里拿出一张纸看后言道：“你们父母的名字如何称呼？（你们）房屋背后的柏树和泉水是向东的吧？”法王父亲如此一一做了答复。聂热丹巴（nya-ra-dan-pa）说道：“你的名字不符。父名为降巴（byams-pa），母名为拉玛措（bla-ma-mthso），但是与阿降（a-byams）和拉玛卓（bla-ma-sgron）有点相似。为了身世之缘起，遂于藏历龙年（1508年）三月之间（转世）。”故献上七个圣经集丸、一个布饼盒、茶和酥油、一盒黑白相掺和之藏香等，并告诉说：“此乃噶玛司徒巴所赐予法王的法衣和茶。此藏香能驱邪；奉献此些圣经集丸若是转世活佛的话任何都不会出现，若不是（转世活佛）的话将会出现一种征兆。此时多则说四句少则说三句，若出现此种情况的话，你就前来此处。”法王父亲如此做后，当拿到法衣和茶后略有所思时，（转世法王）即说：“唉嘛哞！不要怀疑我，我就是噶玛巴。”其他没有说任何话。熬茶时，法王降生已有十三天，当举行歌舞欢庆的董拉贵（ldong-lha-rgod）之女和臣仆

二人前来拜见之日，天空出现彩虹和花雨。众人就似谒见前世至尊上师般地对法王产生敬信，感恩戴德。当为了具信者一些衣服和饼子，具信者二人发生争抢时，法王对他们说："你们不要争抢了，还是念诵六字真言吧。"谢恰蚌聂杰（shel-khyam-dbon-nya-skyabs）对法王说道："我父亲在前世噶玛巴活佛幼年时就敬献过一件衣服，如今我也要为您敬献一件衣服。"法王手拿衣服说："献了就好。"

法王出生一个月后，类乌齐禅师[5]（ri-bo-che-sgom-chen）拜见法王后敬献有金子和金刚铃。此后于许多街市请求法王主办法会，法王手中拿着献给他的宝瓶，喜悦地为众生摩顶赐福。（类乌齐禅师）问道："若你是噶玛巴的话，在则拉岗（rtse-lha-sgang）给我讲授的是什么经？"法王回答："是大手印（phyag-rgya-chen-mo）和那若六法（na-ro-chos-drug）。"尊者司徒巴（drung-sidhu）为了验证转世活佛，派遣管家措结（mtsho-skyes）前去时，法王念诵有许多次六字真言。据说乌度巴色吉（dbu-dum-ba-gser-ji）拜见时，闻到法王全身皆散发着香气，除发髻和眉间白毫之外，其他瑞相皆具备，此消息遍传类乌齐（ri-bo-che）各地。法王于称为恩萨岗（ngom-sa-sgang）地方的附近，听到有一个大弟子之寺庙现在传承甘丹巴之法脉，并邀请其前往。当众僧来谒见时，法王大声地念诵六字真言（yig-druk）和"阿里噶里"（a-li-ka-li），遂得到众生的敬信。董奇章玛（ldong-khyi-sbrang-mas）谒见之时，法王幻化般地曰："我已远离生灭[6]之世间。"遂得到众生的敬信。此后部落的人们前来拜见，法王欢喜地给众生摩顶赐福。名为本章杰（dbon-sbrang-rgyal）的人前往谒见时，法王笑曰："你是有罪者。"而后此人亦进行了忏悔。巴博巴（pa-bod-pa）的一位上师说："我为则拉岗（rtse-lha-sgang）敬献一两黄金，请求加持，如今请求您用手脚摩顶加持。"法王遂高兴地为他摩顶，并反复地为他加持。一位赤脚上师前来拜见，并请求讲经说法。此时，法王以跏趺坐、双手交叉之姿态，双眸望着天空，久而无语，故

得到虔诚之敬信。

法王降生两个月后，众人皆看到其之右乳房上同时长出三个类似白芥子[7]般的白色舍利，曾出现有一个多月。此后，一位晦气者前来看时即消失。三个月后，法王身上出现有两个类似白芥子般的佛牙舍利，法王父亲阿降触摸后说："此是否是吃我兄弟的魔鬼之牙？"故在此晚法王父亲的舌尖略有疼痛。总之，虽然出现所谓"无视自生舍利"，（出现）说一些不吉祥话的人，对此无见之来源。因头发和指甲也是佛之舍利，故虽对自生之头发和指甲等讲说不吉祥话和陀罗尼咒；此乃为陀罗尼之舍利，然念诵咒语或讲说不吉祥话，无疑必须要自律。阿塔（a–thar）说："若您是噶玛巴的话，不会对彼等有任何伤害的。"此后，将一个大药丸融化后涂在身上，身上便出现有许多小泡。一次，法王父亲将母亲的捻线纺锤扔出后又抓了回来。母亲对其说："不要玩捻线纺锤，一旦扔远的话会有危险的。"并打了（法王）一个耳光。法王说："妈妈，您老实地坐在那里念经吧，我有一位主人要来。嗡嘛呢叭咪哞（aom–ma–ni–pad–me–hvmu）！"此后不久，类乌齐巴（ri–bo–che–ba）和洛绒巴（lho–rong–pa）之邀请者抵达，他们各自将哈达和迎请函献到法王手中，大家十分喜悦。后将法王迎请到类乌齐之时，鲜花开放，就像供奉之盛宴一般欢迎法王的到来。此时法王已满七个月，法王看见一碟葡萄上放有三块糖，非常高兴地说道："三个糖即是三身，一碟葡萄即是一位母亲之尸体。"说着津津有味地都吃了。法王在所有街市中摩顶作法、念诵六字真言。以前，法王曾对父亲说道："你的儿子若是噶玛巴的话，无论何时也不要请我对（您）加持。"（法王）要约后，无论何时也未对（父亲）进行过摩顶，其父也对法王非常敬信。类乌齐寺的执事僧、官员、闭关者、善修者等所有人皆前来为法王献茶，各自将前世法王赐予的公文、法物等请求法王认证，法王对此等认证后，众人皆对法王虔诚敬信。法王吉丹旺秋（chos–rje–vjig–rten–dbang–pyug）给洛绒巴（lho–rong–pa）

母子下令道：“既然对此噶玛巴转世活佛无有争议，你们就应该好好侍奉，请多加敬奉吧！”遂敬献有乘骑等，并将法王迎请至洛绒新宗[8]。此时，当摄政活佛坐在街中的蛇尖上时，一位名为索南坚赞（bsod-rnams-rgyal-mtshan）的活佛说道：“我听到一种悦耳的方言，昨晚来了一位裁缝师说遍智一切（法王）一定是转世出现吉祥之兆，他身心健康，乃是非常好的预兆。”此时，一位有心计的安多人说，他的一个儿子出生时父母也有这样的好梦兆和吉祥之兆，（父母）遂对儿子善为培养，后来成为遍智一切活佛，居住在札松（brag-gsum）[9]，此灵童居住的寺院里到处都是美味可口的佳肴，并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虽然上师和僧侣前来迎请，认证其为转世灵童，但两个多月后此位活佛即离去。摄政活佛（rgyal-tshab-rin-po-che）以前之预见在此活佛身上未有得到显现，虽然大家心里清楚，但寺院众多僧侣尚需关照。是时，世间和睦行动者们抵达札松(brag-gsum)，拜见了安多人的儿子，敬献有三种哈达，三时任何时候皆未有出现吉祥之兆，震耳的龙声之兆像似来观看此活佛（即安多人的儿子——译者注）。

但是，智者想办法派遣仲扎西顿珠（drung-bkra-shes-don-grub）将（法王）迎请到则拉岗，请求其闭关。经常做梦，亦梦见西面广阔无垠的地区很暗淡，令人悲伤；东面的整个地区光芒四射，令人喜悦。于涅窝（snye-bo）山洞里坐禅时，有一只怒吼的猛狮不敢靠近，东面震耳欲聋的一条大龙瞬间变成一条狗，梦兆中显示东面那位活佛就好似无可争议，绒卧喇嘛觉巴（rong-bo-bla-ma-gcod-pa）很早以前就提过，当我九岁来转大能仁法轮时，在位的大赤本丹玛国师（vdan-ma-govi-shri）插话问：“此位活佛的父亲是一位干练的人吗？”回答道：“我的札松地方的这位活佛有一位干练的父亲。为让父亲出现，此活佛学习两句即可，说记得就记得，说不记得就不记得，说认识就认识，说不认识就不认识，这样即足以。”所有智者们皆毫不犹豫地相信了。殊胜活佛被迎请到洛绒

（lho-rong）新宗，并至南喀佐（nam-mkhav-mdzod）等寺院。以前（法王）的法帽和法衣存放在其他人的箱子里；前世法王的东西和其他人的衣物包在一起；前世法王的牙和嘉敦巴（rgya-ston-pa）的牙放在一起；前世法王的一些法衣和其他上师的一些法衣放在一起。然后说道：“请将您的帽子等物辨认出来。”一会儿工夫，（法王）全都将前世法王用过的物品辨认出来。总之，辨认这样的殊胜活佛就如同识别骏马会不会赛跑一般，但是有些人单从外表上看的话，伪装的非常相似，让人们不得不相信。嘉敦恰赤瓦（rgya-ston-bya-bral-ba）也向（法王）发出邀请函，拿着两条相同的发辫，请（法王）辨认。（法王）毫不犹豫地指着前世法王的发辫说道:“这是我的头发，这些是其他上师的头发。”辨别得十分清楚。前世法王的夫人和女儿都十分高兴地前来拜见，法王亲切地喊“阿佳”[10]。后请法王辨认前世法王的舍利和其他人的舍利，法王连（前世法王）曾用过的玛瑙的修持手珠都辨认出来。在守护一侧放有前世法王母亲的一面镜子，遂问：“这是谁的?”法王回答道：“妈妈的，”并用手抓住了镜子。问：“您若是却扎嘉措（chos-grags-rgyam-mtsho）的话，请跳空行海（mkhav-vgro-rgya-mtsho）之舞蹈吧。”法王遂拿起两根木棍作为金刚铃铛，边舞边抛撒着五谷，嘴里还喊着“扎西祥”!

（法王）四岁时（1510 年），仲巴札巴扎西巴（drung-pa-grags-pa-bkra-shis-pa）作了（法王）的侍从。在前往类乌齐的路上，吉诺活佛索南仁钦（ki-nog-bla-ma-bsod-nams-rin-chen）敬献有绿松石，并问：“您若是噶玛巴的话，请给我讲法吧。”（法王）回答道：“我有时是莲花生大师（pad-ma-vbyung-gnas），有时是萨乐和巴（sa-ra-ha-pa）[11]，有时是弥勒佛（byams-pa-mgon-po）。”问：“弥勒佛坐姿如何?”（法王）遂摆出很好的坐姿。类乌齐跳神法师迎请后，（法王）长久跳黑色披风之舞蹈。问：“这些圣物是前世法王亲手做的吗?”（法王）回答道：“此黑色披风的壁画是我在楚布（mtshur-phur）寺赐予你的。”故他十分敬仰

（法王），激动地流出眼泪。类乌齐寺的喇嘛谷陀瓦（bla–ma–sku–do–ba）说道："你给法王季丹旺秋（vjig–rten–dbang–phyug）叩头吧。"（法王）回答道："我是噶玛巴，不需要叩头，你要给我叩头。"此后，将前世法王的坐垫铺开，脸朝外坐在上面说道："孩儿，你给我叩头，请求加持吧!"此时（法王）将手伸开，挺直头言道："我不叩头，也不请求加持。"过了少许，（法王）将手伸开说道："我已经给你加持了。"遂使众师徒十分惊奇。将前世法王的绸缎法衣和秋普瓦（chu–vphur–ba）的绸缎法衣放在一起，问："请您辨认哪件是（前世法王的）。"（法王）马上就辨认出（前世法王的绸缎法衣）。将顶髻帽、黄帽和马蹄银锭修行帽放在法王面前问："您要哪顶帽子?"（法王）马上拿起顶髻帽而将其他两顶帽子放在一边。问道："做前行时，孩儿您是去类乌齐喝茶还是去工布吃糌粑?"法王回答道："要去工布吃糌粑，此乃前世法王说的。'当心情不好时就要思虑教化周围之众生'，此非噶玛巴（kar–ma–pa）而是佐瓦（rdzo–ba）之（主张）。"此后，类乌齐巴（ri–bo–che–pa）、嘉敦巴（rgya–ston–pa）和洛绒巴（lho–rong–pa）等三方代表发布指令，并派人到寺院，并宣称："当前世法王的大弟子、亲炙弟子在位期间让此法王坐床最为适宜。"

（法王）五岁时（1511 年），住在沃隆（vo–lung）地方的女土司噶瓦坚(dgav–ba–can)家时，说道："我的一位转世活佛在楚布(mtshur–phu)，另一位在何地未有听说过。"女土司很高兴地回答道："安多地方的小孩像是噶玛巴。"（法王）回答道："我是噶玛巴，安多地方的小孩是苏莽活佛（zur–mang–sku–skye）的转世，他是我的弟子。"问："那么，是圆寂在则拉岗（rtse–lha–sgang）的那位？还是圆寂在扎希（rtsar–bshis）的那位?"（法王）回答道："是圆寂在扎希（rtsar–bshis）的那位。"据说由于三业果之因，此位活佛后来转世为苏莽小活佛，就是现在的蔡伦（tsher–lung）活佛。问道："在康地虽不会划木船，但花园里似船的是什

么？您在何处看见的船？”（法王）回答道：“我第一次看见（船）。”并反复说道：“有时我是萨乐和巴（sa–ra–ha–pa），有时我是噶玛巴，（ka–rma–pa）。”又说：“家乡的一位女法王请求为其做回向，去年给我捎话，但未有做回向。”女土司问道：“虽然去年是噶玛巴，但不能匍匐修行而业大，从而站立起来。其他不请求什么。”听说至尊法王的驻地从工布搬迁至札松（brag–gsum）。（法王）回答道：“未有搬迁，还在工布，以后会如此的。”后（法王）又拿着铃铛说道：“这是护法神的舞，这是大师莲花生的舞，这是空行海的舞。”并反复跳着舞蹈。（法王）又喊：“母亲拉姆吉（lha–mo–skyid）。”女土司问道：“她是谁？”答曰：“是你的母亲。”并做出步伐偏跛之姿。还说道：“我有两位母亲。”前世法王的上师桑结坚赞（sangs–rgyas–rgyal–mtshan）开玩笑时，（法王）说道：“侄子，不要如此，谁也不用请示。”（法王）念诵了家乡的人未曾见过的《般若经》，进行了赏赐，并说：“楚布寺是我去世弟子的降生之地。”驻地的人们问：“在京俄塔坚钦巴（spyan–snga–thams–cad–mkhyen–pa）红帽系活佛的座前需要为札松活佛敬茶吗？”（法王）回答道：“居住在那里无可争议，要顾惜寺院的面子，但不可委任敬茶这样的事情。”

第四节　米觉多杰受沙弥戒和比丘戒

无光之佛教何而为，
无误物性可善予寻找，
执持正确方法勤奋者，
定为圆满教法祈祷者。

此诗载于《真实皈依佛陀教理之圆满传记》，若进行同一教派之灌顶，佛陀之正确教理是律经，七别解脱律仪[12]中之沙弥戒乃为入教门之戒，比丘戒乃为佛教圆满之戒。为了具备一位勤奋学者的全部知识即像尊者一般能发大悲心以普济众生。（法王）遂于七岁开始随从摄政活佛扎西那杰贝桑波（bkra-shis-rnam-rgyal-dpal-bzang-po）受大乘八支圆满居士之长净仪轨，中间于神殿佛像前剃度出家，起法名为却嘉扎巴贝桑波（chos-skyabs-grags-pa-dpal-bzang-po）。后随从桑杰年巴（sangs-rgyas-mnyan-pa）受沙弥实修戒。此后，到了二十一岁的藏历猪年（1527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正好是比丘岗贝斋巴色扎尖塞桑波（dgang-pavi-vdren-sras-dgra-can-zin-bzang-po）塑像满十五周年之际，以精通三藏[13]且从大乘金刚获得修道正果的却珠僧格夏（chos-grub-seng-gevi-zhabs）为堪布、噶玛巴大成就者那巴杰瓦（rnam-par-rgyal-ba）为业之轨范师、众僧之堪布贝释迦桑波（dpal-shvakya-bzang-po）为屏教师，并从斋琮巴（grib-tshod-pa）、喇嘛本（bla-ma-dpon）、益巴（yig-pa）、扎西桑波（bkra-shis-bzang-po）等七僧团中受圆满比丘戒。（法王）做的所有佛教事业与如来佛相同。

大乘教之殊胜之性乃为大乘以大慈、大悲而发大心，以解脱众生，修证无上菩提，智不堕世，悲不离世，永远济世救众为目标，自利和利众事业同时并举，互为因缘，故乃为大事业。以坚定的信念依止金刚萨埵，修行者应将金刚勇识佛视为一切具足圆满智慧，方便大力及无数慈悲的佛陀其净罪力之化身[14]。上等金刚乘[15]是金刚乘除了发无上菩提心之外，还有其善巧方便的修行法门之观想，透过观想了知空性之实相。大乘的修行方式是利用因来趋向果，而金刚乘的方法则是将因果放在一起，果实际上就是因。金刚乘与大乘，在究竟真理方面并没有差别，但是两者处理相对真理的方法则有出入，特别是金刚乘通过观想本尊、念诵真言等转化相对真理的方法和大乘有所不同。金刚者，摄集一切大乘者，

是般若六度；摄集六度者，乃为方便及智慧；摄集六波罗蜜多、方便及智慧为一体者，是菩提心，亦是金刚菩萨之禅定，故名金刚。金刚亦是乘，故名金刚乘，即真言乘之义。金刚乘着重讲述从佛的思想意趣所产生的各种真言咒语及其仪轨之道，是方便和智慧双运的金刚菩萨之瑜伽，最终证得金刚身。若违背了密宗戒律（sngags-sdom）[16]只会导致无边之坠落，从而使身心走火入魔。这乃是事物发展的法性（chos-nyid）[17]，那样不但会使身心受到伤害，而且还会有损于自身之护法。始终没有人能真正理会到大乘佛法中因果之教义，就如同现在藏区的那些旧教派，他们没有理会到佛之教诲，抛弃了个人的修行，一味地沉醉于世俗生活，将自己的修行置之度外。大乘佛法主要是以修行菩提心为主，然而如今只会给敌方施咒，违背了佛的本意。修密是将人之身心合而为一，寻求一条成佛之路的捷径，而不是为了施咒。为什么藏人们还未能正确取舍，未能遵循佛之三律仪（sdom-pa-gsum）[18]？不去做那些邪恶之事，追寻真正的自我解脱呢？切记上师之教诲，祈愿得到真正之解脱。有诗云：

此等一切永久之愿望，
念其源于尊师之见地，
敬献殊胜敬仰之诚心，
祝祷已渡信仰之彼岸。

此诗载于《法之根本信仰殊胜之传》。解脱之根本唯有信仰，凡夫俗子以闻所生慧（thos-byung-gi-shes-rab）即可得信，诸殊胜菩萨（byang-sems-vphags-pa）要熟习《本生之大海》（skyes-pavi-rbas-rgya-mtsho）方可入之，诸如来（de-bzhin-gshegs-pa）具有亲眼所见清净之功德且具备崇高的虔诚之正见，即可看见舍利塔（ring-bsrel-gyi-mchod-rten）。如来亦会流泪，并对法衣塔（bla-gos-mchod-rten）进行祝愿祈祷，故依止

诸善知识进行修行时亦可见诸佛之本性（sangs-rgyas-thams-cad-kyi-ngo-bo-nyid）和解脱之法门以及恶魔之灭亡，而且能预见一切智慧之渊源，故应知悉侍奉、恭敬和敬礼，甚至一句嬉戏之言也不可违背，故以一切欢喜使彼等喜悦，犹如大海中的水流一般，使其变为集所有五明之学（rig-pavi-gnas-lnga）[19]、三藏（sde-snod-gsum）[20]、四续部（rgyud-sde-bzhi）[21]、大藏经（bkav-bstan-bcos）于一身的智慧之海。

开始（法王）在大国师尊前闻习佛法时，即见佛陀（sangs-rgyas）、菩萨（byang-sems）、上师（bla-ma）、本尊（yi-dam）以及护法神（chos-skyong）之幻境，并可讲说许多前世法王之传记以及前世法王之坐榻的结构布局等，还可讲述昔日尊者班觉顿珠（drung-dpal-vbyor-don-grub）的随从上师觉巴（bla-ma-gcod-pa）如何出家为僧等情况；讲述昔日大国师在绒波巴塘（rong-po-par-thang）为前世法王进行十四供之时礼供之水变为香水等加持之情形；还能辨认前世法王护身中每位法王之舍利。向法王问道："箱子中有一本什么书?"回答道："是遍知一切法王之噶塘玛卷（pi-ti-dkar-thang-ma）。"打开箱子后并说："此卷帙木版上的噶玛巴什之身像是由法王却扎嘉措（chos-grags-rgay-mtsho）所画。"此外，法王还看到无数环境，并念诵有许多奇特之了义佛法。此地方的所有非人被（法王）降伏，（法王）尚讲授了极乐世界佛和黄色无量光佛等佛经。又于苏莽仁波罗追嘉措（zur-mang-rin-po-che-blo-gros-rgay-mtsho）和古吉杰桑巴（sku-skye-rgyal-bzang-pa）尊前书写今天之藏文，并说："护光佛（sangs-rgays-vod-srung）是我，燃灯佛（mar-me-mdzad）也是我，黑色披风咒师（ber-nag-can）还是我。"尊者扎西顿珠（bkra-shis-don-grub）派遣萨普喇嘛文字官扎西桑布（gsav-phav-bla-ma-dpon-yig-bkar-shis-bzang-po）和侍茶者南卡（gsol-ja-pa-ngam-mkhav）前来，文字官（扎西桑布）虔心做了（法王）的随身仆从。

第五节　米觉多杰修习佛法及做利他之事

藏历鸡年（1513年）九月二十日，（法王）从宗萨（rdzon-gsar）前往多康（mdo-khams）的东部，当渡过金沙江后，于所有的地方看见诸多幻境，类乌齐的人（ri-bo-che-pa）对法王大加侍奉，法王所讲述的佛法犹如夏天的河流一样得到了迅猛发展。此后，法王朝拜了佛殿，并为配殿中一尊未开光的佛像进行了开光且进行朝拜。法王于布木松（vbum-gsum）法座上为上万名僧俗群众讲经说法，并平息了诸多纠纷。据说法王看见陈那（phogs-glang-chos-grags）[22]讲说佛法，还看见自己的出生地。于此地会供朵马（gtor-ma）[23]时，法王从前面山顶听见莲花生大师（slob-dpon-pad-ma）说："我是莲花生，你是杰瓦强央（rgayl-ba-mchog-dbyangs），同样是大持金刚（rdo-rje-vchang-chen）。"施主萨岗巴（sa-sgang-pa）迎请时，据说一群羊作为侍从未有阻挡并紧随其后，昔日之非人被法王降伏后亦变为奴仆。法王抵达岗巴寺，委任丹巴坚赞（bstan-pa-rgayl-mtshan）为住持。在此等地方，多次看到六臂护法和黑色披风咒师。于热乃寺（re-sne-dgon）任命贝丹扎西（dpal-ldan-bkar-shis）为住持。营地官扎西札巴（bkar-shis-gargs-pa）前来敬茶，法王问道："你的右眼怎么了?"回答道："是噶玛巴的人和类乌齐的人（ri-bo-che-pa）战斗时被打伤的。"法王问道："你二人胜利，为什么还不为佛教效力?"此后，法王看到了达温阿惹（rta-dbon-a-rag）和绒波释迦（rong-po-shvagya）中阴之灵魂。法王顿丹夏（don-ldan-zhabs）降生后，法王于欧协恰木圣地（gnas-ngom-shel-khyam）任命南卡坚赞（nam-mkhav-rgyal-mtshan）为住持。迎请噶玛地方举行了盛大的迎请，法王看到诸多净相。

（法王）渐次到达理塘（li-thang），敬献有无数礼品，希达喀卓玛（gzhi-bdag-mkhav-vgro-ma）迎请法王到山上，并留下了虔诚的足迹。此

时，大国师在此地圆寂，（法王）为其举行了盛大的祭奠活动。（法王）为释迦牟尼之金顶敬献有一百包茶、五十头牦牛、一千两金子、十四块铜等，并运送到卫地。在多邦普（vdob-spang-phug）任命喇嘛囊索（bla-ma-nang-so），并新修有修行地。后前往董隆果（dung-lung-mgo）和郭岗（vgom-sgang）地方，当抵达达朗（mdav-lang）地区之惹董擦岗（rab-stong-thsar-sgang）后，施主夏热拉哉（gzhag-ra-lha-rtse）献出心脏；当抵达聂绒码头（nyag-rong-gru-kha），施主们献上往来船只之差役。（法王）下令修复尊者嘉样扎巴（vjam-dbyans-grags-pa）之扎兰达热（dzav-lan-dna-ra）修行地。此后，前往热岗（rab-sgang）之三成道者和五尊者之四大寺即董果仁钦寺（stong-mgo-rin-chen-gling）、绛萨寺（byams-gsar）、热底嘎丹寺（ra-ti-dgav-ldan-gling）等，各寺之堪布、轨范师以及所有僧伽迎上法座，深受尊崇，供奉有许多物品。此后，大土司前来迎请，法王驾临达则多(dar-rtse-mdo，今康定——译者注)，法王与辛图霍宫（pho-brang-shin-du-ho）、甘州（vgag-cus）、凉州(li-cus)、包头（vgo-thum）等地的无数人结下法缘。此后，法王又抵达热底（ra-ti），任命热绛巴摩朗贝喇嘛（dpal-bal-ma）为住持。此时，(法王）言道："最适合法王的金刚上师是京俄塔坚钦巴(spyan-snga-thams-cad-mkhyen-pa)，但其未能到达多康（mdo-khams)。前世法王师徒可相见，但此后（我）与其无缘相见。在前世法王的遗教中的亲传弟子中(京俄塔坚钦巴）被认为是最佳上师的候选人，也是佛陀最推崇的。京俄塔坚钦巴也是法王之上师，能够获得修行之正果。"（法王）随从大国师闻习了许多灌顶秘诀[24]，不久大国师圆寂。

昔日，所有弟子拜见（法王）时亦对至尊扎西（rje-btsun-bkra-shis）二人非常敬信，亦对获得格西学位表示祝贺，故上师和护法本尊也对至尊等人做有预言。藏历鼠年（1516年）十一月，法王在佛祖面前首次受别解脱戒[25]。此后，修习了有关佛祖教诲之大小经典、大乘两派[26]中的有关

菩提发心注解语诀、四续部主要坛城中灌顶解脱等大经典之注释语诀以及现在汉藏流传的主要是六支瑜伽、道果和希解（zhi-byed）、决域（gcod-yul）、香教法（shangs-chos）、觉囊（jo）、口授、修心等一切语诀，特别是从无比的塔布噶举的《加持之续——酥油灯》中获取了加持之教诲。彼等之时，（法王）经过惹果瓦（rab-ko-ba）、热沃拉（ra-vog-la）、蔡隆达（tsher-lung-mdav）、斋域朵擦囊（kre-yul-dom-tsha-nang）等地驾临觉囊派的寺院赞塘（dzam-thang）[27]，（赞塘）的人们所献礼品无数。

第六节　米觉多杰受明武宗皇帝的迎请

（法王）驻锡于吉卡拉摩达托（vji-ga-lha-mo-dar-thog）时，大明武宗正德皇帝（cing-de-rgyal-po）按照永乐皇帝迎请法王德新协巴（de-bzhin-gshegs-ba）那样，下令迎请法王米觉多杰到皇宫，遂派遣藏汉金字使者陀察佛子（dom-tsha-ho-tsi）和宫中太监刘允（thavi-kyen-livu-yun）[28]等人前往迎请。彼等从皇宫出发，经过十昼夜，都纲多杰桑布（du-gang-rdo-rje-bzang-po）等金字使者来到法王身边，不久知宾扎罗（gargs-blo）等人也同时抵达，赐予祈愿诗曰："上师五智如来（rgyal-ba-rig-lnga）[29]齐集聚，密宗三怙主（rig-gsum-mgon-bo）[30]之噶玛巴，吉祥如意之太子佛子，愿实现福报心想事成！"

（法王）抵达察域（vdra-yul）与绒波梅瓦（rong-po-rme-ba）交界之时，具备有修建隆达寺（lung-mdar-dgon）的条件，（法王）遂下令进行修建，如此任命喇嘛却吉沃色（bla-ma-chos-kyi-vod-zer）为住持。（法王）到达朵擦斯理塘（dom-tsha-si-li-thang）地方，无论在何处皆可看到

龙树大师并做赞颂。此后，（法王）抵达嘉摩桐杰囊（lcags-mo-thong-rje-nang）地方，为追康法王索南嘉措（vgrus-khang-chos-rje-bsod-nams-rgya-mtsho）的未来做了授记。此后，林仲巴鼎沃巴（gling-drung-pa-ting-vod-pa）叔侄前来迎请，抵达斯达（zil-mdar）地方，其叔为法王敬献有约一万的僧人，其侄子也初次为法王敬献有一百多名僧人。（法王）于此地赐予嘉摩灌顶国师沃色坚赞（lcags-mo-kun-ting-govi-shri-vod-zer-rgyal-mtshan）未来预见之书信；还为林仲巴（gling-drung-pa）做了许多预见和教诲。此后，随从大修行者蔡普仲巴（tsher-phur-drung-pa）闻习《时轮注疏大全》，看见时轮金刚和上师米拉日巴，并融入了大修行者后做有赞颂。追康法王和博颇瓦（sbom-vbor-ba）再三邀请法王之时，因蒙古动乱，故说："不要前去！"但因官员权力大不得不去，临走时对大修行者仲巴说："因你的脚不太方便，逃跑不了，故请你留下吧。"刚看到一山口，游牧部落的蒙古人进行抢掠，（法王）马上向外跑去，此次蒙古人危害甚大。（法王）经过聂降秋寺(gnyan-byang-chub-dgon)、达绒擦（stag-rong-tsha）、达斯阿丽囊(stag-gzig-a-leb-nang)、江达(skyo-mdav）等地，抵达噶玛寺，于金刚座看到五部佛。此后经过果阿拉托（sgo-nga-la-thog)，抵达聂塘修行地(sgom-sde-snye-thang)，后又到达扎秋卡热瓦塘(rdza-chu-kha-ra-ba-thang)，是时皇宫太监大人派遣的三位办事官员以及居住在藏地擦托图孔（tsha-thog-thu-gon）等地的五百汉人到达，送来皇帝的谕旨以及太监大人的迎请前往皇宫的信函。后(法王）又返回噶玛寺，当叩拜于法王都松钦巴像前时，听见法王都松钦巴说："此次不要前往汉地。"此后，（法王）任命尊者索南那杰（bsod-nams-rnam-rgyal）为噶玛司徒，并赐予司徒扎西班觉（bkra-shis-dbal-vbyor）的转世活佛却吉沃色（chos-kyi-vod-zer）鞍套和红色坐垫。如此，（法王）在一年中的两个半月的时间里不分昼夜地闻习灌顶传承和讲经实修，并将所有内容牢记在心。阅读经籍时，如遇到疑问之处当

机立断理解所有问题，吾（作者——译者注）略加指点时，（法王）说："不需要指点。"大修行者也虔诚敬奉后顿生灵感，（法王）说："现在是我之圆满境地，故此时也该如此。"

有诗曰："显示圆满示寂之时辰，获得法界无边大手印，无明时遇及生老病死，二现[31]启蒙众生之常持，摄略身体显现之影形，哎呀发出悲痛之声音。"（法王）亲自看见一位大修行者坐于大佛之右肩，讲说深奥之佛法后消失。故依止至尊扎西沃色（bkra-shis-vod-zer）闻习《喜乐大威德密宗之基础》等所有大密续部之一切礼仪问答语诀和一切密宗语诀，特别是随从前世法王修习的所有深奥教法。其共同之感受是菩提发心佛经过类乌齐擦瓦岗（ri-bo-che-tsha-ba-sgang）抵达拉瓦寺（la-bar-dgon）。据说，因（法王）向大慈悲佛行礼拜，故出现将三升青稞抛洒后再收集起来就有七升青稞之情形。此后，（法王）从苏巴珠（sum-pa-gru）、果达寺（mgo-zla-dgon）等寺到达贡觉（gon-gyo）之都松钦巴的修行地图伦寺（vdu-long-dgon），又经过玛尔康猛扎木（dmar-khams-mod-vgram），于莲花生大师的修行地多杰绰隆（rdo-rje-gro-lod）出现有许多的幻境和脚印。后经色布木岗（gser-vbum-sgang）和长江码头（vbri-chu-gru-kha）抵达巴塘协（ba-thang-shas），法王打开白若杂纳[32]修行地之门，噶波多杰贝载（kam-po-rdo-rje-dpal-brtsegs）向修行地之门礼拜，敬献一条白哈达，并请求完成息静之业[33]，亲见法王都松钦巴之尊容。此后，法王前往理塘（li-thang），嘉追肯寨（rgya-vgrul-khing-kras）等三地为法王行茶。当法王抵达托木扎胡（dom-tsa-hu）后，为法王献上皇帝之谕旨。于聂荣渡口（nyag-rong-gru-kha）出现有足迹，法王前往却隆多（chor-long-mdo）、协廓（shel-khog）、觉格寺（jo-gi-dgon）和协惹玛岗（shal-ra-ma-sgang）等地，此时，从卫地（dbus）来的旦玛法官（vdan-ma-khrims-dpon）为法王献有止（贡）和丹（萨梯）二位法王的信函和京俄塔坚钦巴（sbyan-snga-thams-cad-mkhyen-

pa）的信函以及邀请函，（信函）中对他说："无论先后如何下达指令，昔日如何说，也会虔诚信仰。"不久，嘉摩国师（ljags-mo-govi-shri）写信后即前来拜见。当抵达噶特（vgav-thag）地方时，看见热岗（rab-sgang）诸土地神前来迎接。

藏历龙年（1520 年）四月，（法王）抵达热底甘丹林（ra-ti-dgav-ldan-gling），此时显现出诸金字使者前来膜拜以及被法王所降服并不断地闻、思、修的景象。之后，在多闻山（rnam-thos-kyi-ri）上受比丘戒时，堪布为（法王）献上无量寿智诸佛（tshe-dpag-med-krub-rkyal-lha-mang）之长寿灌顶和多闻子红面护法（rnam-sras-mdong-dmar-can），做了许多关于他空见（gzhan-stong）的讲解，并呈请堪布须持这一观点。而后，著有《般若觉色派（jo-zivi-lugs）之诠释》；（堪布）献上《律经之花鬘》（vdul-ba-me-tog-phreng-brgyud），（法王）请求为释教行事，并随从闻习《妙道六支瑜伽心要》（zab-lam-yan-lag-drug-gi-rnal-vbyor-snying-por-dril-ba）。授比丘戒时，向穿金黄色的僧衣尊者赤列巴问道："金黄色是否不可形成加持？"堪布弹指后回答道："对他来说已经出现金黄色，难道噶玛巴对金子和土块没有区别吗？"授比丘戒之夜，（法王）说道："我梦见已在尊师足下授比丘戒，我安心地居于贡布达拉（kong-po-da-la）之山顶。"授长寿灌顶之夜，（法王）说道："因我做有印塑泥像（sav-tsha）[34]，由此印塑泥像发出灿烂之光，对佛教大有裨益。"于是大堪布的侍从们请求其写一《长寿永生经之赞》，不久（法王）便以传记的形式著有《前往香巴拉之授记》。授比丘戒之前，（法王）曾向夏鲁译师（zha-lu-lo-tsav-ba）请教过如何修持，（法王）遂说道："若无有任何障碍地受比丘戒，我还会回来与您相见。"当受完比丘戒后，（法王）顿时感到紧张万分，为感恩酬谢，进行盛大的供施后，经聂卡（nyag-kha）而去。（法王）在茂密的树林里入座安身时，因随行的厨师忘记灭除火种而导致火势蔓延，烧了大片森林，随后又被大风所刮，大

火越过（法王）之马队。此时（法王）吩咐道："将当今未有出现之天王食子，即刻准备摆设。"此后，便下马做了回向食子，并将食子扔到火上，不久就如同用水般扑灭了大火。后（法王）抵达天王林（rgyal-chen-gling），拜见大译师（即夏鲁译师——译者注），大译师大悦。之后不久（大译师）因病而身体欠佳，故法王说道："于香巴拉建立法会即可，当狮子来到后可铺设敷具[35]。"后（大译师）圆寂。法王说道："此时虽无法告知大译师，但尔等无法隐瞒，现今我也去之。"说完便立刻动身离去。（法王）在赤列大师（rje-vphrin-las）足下首先闻习《现观庄严论明义释》，一日要闻习三遍，经过无数次的反复请教和多年的苦修，使得彻底领悟了要义，并闻习其他四部《慈氏论》《集量论》《释量品》《定量论》《分离四论》《上下对法论》《律经根本论》《入中论》《历算集论》等显密巨著。此外，还将俄译师（rngog-lo-tsva-ba）与恰藏（phya-gtsang）之书籍以及萨班之律仪等总共二十五部巨著的全部内容彻底领悟并融会贯通。在这期间还曾无数次闻取"给予加持的诀窍训诫"，如此不断地闻思长达四年两个月之久，但在他的印象中似乎只过了一年，而且在修行过程中很少进食，且昼夜不停地思索词义的难点和疑惑之处，并深入分析和了解等，对每部经文进行深层次的修习，对此尊师也极大地赞赏他此种刻苦钻研的精神和毅力。后随从噶玛译师仁钦扎西（rin-chen-bkra-shis）等人学习了有关声明学等方面的知识。总之，正如谚语"就算儿童口中之格言，智者也将全部取之"所言，像这样的贤人能完全融入到如此之佛法中，故所有人对他产生了无比的尊敬与仰慕。无论任何贤者之知识也满足不了他之所求，也不会藐视无知者，西藏的高僧大德来到他面前也会被他的威慑力所降服且不能向他发问，若有个别发问者也后悔莫及，但是他毫无傲慢之心，常常说："因自己知识浅薄、缺少见闻，故所知甚少。"此乃他唯一之想法，并非谦虚。此后，前往卫藏等地时，（法王）见到所有善知识（学者），无论是在萨迦派、格鲁派、

止贡派、达垅派、觉囊派等新旧教派中皆持无派系之见，一心想着拜师请教且恭敬有加。诸如这样的智者在整个雪域也都没有出现过的，因此（众人）将其升华至扎西二尊者（bkra-shis-rnam-gnyis）和喜乐佛（sngas-rgyas-mnyan-pa）之地位并产生坚定不移之信念。（法王）在尊师面前进行修念已形成了习惯。总之，（法王）从佛教经文巨著中的《二胜六庄严》（rgyan-drug-mchog-gnyis）获得教旨，并获得独特、深奥密宗之语诀以及空行智慧母之圣言，对异说进行赞颂；亲自为受用身和化身之善知识诵经，亦与所有菩萨谈论佛法。尽管如此，对现今略微听过的格言也持欢喜和赞同之见。因当时相传大师夏扎强巴（shvakra-mchog-pa）之弟子班钦多尔杰瓦（pan-chen-rdor-rgyal-ba）和恰降贝央扎西南杰（bya-vjam-bavi-dbyangs-bkra-shis-rnam-rgyal）二人精通时轮法，遂分别寄信敦请他们，漫谈佛法；若对观察及能论则依止经师，同时如果班钦巴定能为上师则前往拜见，对当今众生凡人亦决定恭敬呈文请教。（法王）因看见金刚瑜伽(rdo-rje-rnam-vbyor-ma)于火山缝隙中射出兰札字[36]而后向外发光，预料到这并非好征兆，所以没有做重要指示。

第七节　米觉多杰与作者巴卧·祖拉陈瓦的因缘

此后抵达止贡（vbri-khung）时，见法王坐于新大殿的座席之首，并提问吾（作者——译者注）："按《三律仪论》《声闻十八部》以及不同律经十八种，从而分为十八个学派，彼等有何不同?"且声音非常大。吾遂用大量传入的《俱舍论》《中观论》《因明》等有部与经部（mdo-sde-smra-ba）的零散内容作以答复，又问了诸如十八个学派的特

点，吾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许多如同儿歌之答复，但法王仍然追问道："那么为何未有回答现有的十八个学派？"而后吾（作者——译者注）用颤抖之音悄悄地承认了如此事实。法王又问道："我派不承认一切有部，而承认显宗，将唯识宗看作诸法之本性，排斥中观派，密宗言道我派会成佛，那么，我派与这些学派的区别是什么？"此时吾（作者——译者注）比以前更低声地颤抖着回答了诸多有关因明学之表色（gzung-rnam）与了相（vdzin-rnam）[37]等与此无关紧要的问题。最后法王问道："难道你不知我派与他派之间的区别吗？"于是吾低声地承认了自己的无知。法会结束后，好像吾对所有佛经皆娴熟，特别是从昨日开始吾如此不分昼夜地阅读经文，加深印象，巩固记忆；尤其对法王可能要提出的如此问题倍加思索，而法王对自己所看的内容却只字未提，使吾顿感疑惑，设想莫非法王预料还是知晓吾不能作答而有意的呢？此后，准备了一张写有"若律部未有堪布是否会产生律仪"等问题的纸卷和其他七张零散地写着般若、因明、对法、中观、密宗，特别是时轮等各方面的概论，并将写有这些观点皆为他空之见的纸卷献上。法王答曰："对此，在讲律经时若无疑难之处，可参阅我的律经注释，如将以上所有的观点视为他空之见则为不妥。"为此吾献上理由并作以回答，但答复极为奇异，曰："你的回答不符合法规，这样会使人们对噶玛巴产生怀疑并不会信之。"仅此！但是依贤者之见商议增上缘之舒气。在恰域（bya-yul）地方绛央却杰（vjam-dbyangs-chos-rje）献上近两百卷稀世珍贵之经函，并告诉说他的所有知识都是通过阅读这些书而获得的。而后，法王在香却廓（shangs-chos-vkhor）地方通知一位精通时轮的格西到（法王）面前，闻其（法王）以前曾知悉时轮僧经和仪轨等，紧接着又修习全部《灌顶密续注释之菩提发心》，并获得敬信。总之，法王说："我曾去过卫藏所有的地方，江惹格西（lcang-ra-rab-vbyams-pa）是一位贤者；锡金（vbras-yul）名为降萨瓦（vjam-gser-ba）之人虽无大智，但必定是严守戒律的出

家人；论知识尊者齐梅巴（rje-vchi-med-pa）为最全面，可他的这些知识也会有完结之日；卫藏地方在密宗方面唯有止贡衮杰（vbri-khong-mgon-rgyal）地位最高。”此番话吾（作者——译者注）亲耳所闻。（法王）对红帽系第四世活佛之化身贡却耶拉（dkon-mchog-yan-lag）与摄政王之化身扎巴班觉瓦（grags-pa-dpal-vbyor-ba）二人只可视为上师之真实情分而不可视为弟子之情分。总之，始终将精通佛法之格西视为尊师而拜之。

有诗曰：“此生名利无意去静修，非仅词语心中得大悟，远离厌和欲之解脱者，祈祷此无所求之定念。”此为舍弃世间之传记。昔日曾有许多僧人敬仰西方的活佛，可是在洛绒（lho-rong）一带时而会有侍奉不周之处，但法王仍会特别欢喜。由于他认为转世已在别处，所以不需要转世之名誉。此时，若想要毫无杂念地对佛法进行修习即可大悦。

第八节　明武宗皇帝再次派人迎请米觉多杰

在大太监（thavi-kyen-chen-po）拜见之前年，法王被邀请到丽江（vjang-yul），丽江王（sa-tham-rgyal-po）顶礼并献有无数礼品，亲自请求（法王）做永久的上师并加以供奉，但法王未有答应，不过（法王）在那里新修有许多寺院，任命格西丹洛（dge-bshes-brtan-blo）等人为上师，从而形成了如此宏大事业之传承。其次，如同法王却扎嘉措（chos-grgas-rgya-mtsho）所言：“若吾来世做一噶玛巴，则完成不了佛教之大业，故需要两个噶玛巴来完成。”于是当明正德皇帝（cing-de-rgyal-po）显现身之庄严之时，第八世法王降生后即坐于皇帝之狮椅上，此位皇帝也戴上黑帽，并曰：“吾是噶玛巴啊！”此后因托擦囊索（dom-tsha-

nang-so）去献马匹而大悦，将提拔其职位并邀请法王。皇帝对大法官（khrims-ra-chen-po）等人下旨曰：“为实现吾之大业，请前往西方迎请无量光佛之化身。”皇帝谕旨下达至名称为董太监（dung-thavi-kyen）的一位大臣之属下，其他群臣之首名称为太监刘允（thavi-kyen-livu-yun）属下有四位小太监，四位小太监属下分别有十位将军，每位将军各统领士兵两三千人；应供喇嘛下属有四位上师，每位上师分别有汉僧部众百人，供物有祭品和餐具等各种上等珍宝，次等为金、银，奇特的袈裟和坐垫等数百箱，以及无数茶叶、绸缎、檀木等，尚有乌拉差役七万余人前来迎请。停留之时，乌拉差役们将各自的衣物犹如马鞍般地排列整齐，犹如两行铁山，此中用黑幔围绕四周，如同星星化成的屋顶一样，外围的士兵分为外部、中部、内部等士兵，其中的方形黑铁布幔里住着许多级别不同的执事、将军和大臣等。大库等用五层或三层的帐篷覆盖，诸营帐中间的黑铁布幔围绕之中有他（太监刘允——译者注）的大营帐以及皇宫赐予的供奉礼品等箱子，依次排列的箱子中有宽大的金制宝座和上等的铺垫。他（太监刘允——译者注）仰卧着，身旁五十余名孩童不断奏乐、伴舞；许多儿童在他（太监刘允——译者注）的十几个用珍宝制成的小碗中不断添加饮品和干粮；在他（太监刘允——译者注）周围和营帐外部有千余名士兵轮流守护，在他（指太监刘允）面前站立着诸多大臣，处理大小事务；每日卖出的大批汉地商品皆要列出，每日各种颜色的布和线、各种颜色的丝绸、各种颜色丝线等，除同一种货物之外不得带走，而且要当日兑换。如有违令者则用不同程度的刑罚惩处，若要计量的话，以前要派遣许多差役、驮畜、军队等，火祭时要有二百多人身上带着火药袋，左右手拿着铁火炮，耳上放着点火用的香，边行军边往炮筒里装火药，后用木头堵上枪口，点火后放在地上不久即可爆炸。此后反复如此进行。除了火祭之轰鸣声和恐惧声外，犹如天动地摇一般。此后，有乘马匹和骆驼的骑士们以及坐着轿子的达官贵人们，尤其是大

太监（thavi-kyen-chen-po）坐在由许多人用一百多条黑色的丝绸绳撑着的牙帐伞盖中，众人为他敬献各种食物和歌舞，各种音乐之声传遍整个山谷，手持各种兵器的数千名侍卫轮流对此牙帐进行守护，像吾（作者——译者注）这样的人在藏地从未有闻得汉地如此之佳话，此时由军营中亲耳所闻。当到达他（大太监）的驻地，到处都有其亲手制作的斯唐（si-thang）[38]画，尤其是在其寝室帐中的小画，让人看了目瞪口呆。总之，所谓太监是为了保护汉地的皇妃，将许多男子的睾丸取了出来，待伤口愈合之后，可作为皇妃的侍从，即名为阉人[39]。被派来迎请法王的这位太监是位不信仰本教之宦官，若不顺从前往，其即欲用军兵来强请。此时，汉地宦官的军兵增至七万多人。法王为了无损于藏地，即抵达热岗（rab-sgang）地方。皇帝下达了御旨，于是按照御旨中的指令从军营（sgar）不断地派人行茶，行茶时间长短不一。大臣将不断地（向法王）发出邀请函，但（法王）未有答应，遂向一些熟悉西番的人询问："（法王）如何才能同意前往？"当知悉需要僧官强佐巴扎西桑谷（phyag-mdzod-pa-dpon-po-bkra-shis-bzang-mgu）出面即可，便用钱财贿赂将其请来并承诺到达皇宫中将会封国公巴（guvi-gung-pa）之职。于是，派人又去邀请并嘱咐，若还是不同意，要将所有的礼品作为抵押品，在未答应期间不得赐予。最初前来拜见法王的是位大臣，仅是大臣个人所献的礼品就不计其数。次日，向法王敬献有皇帝的御旨，法王恭迎接旨，御旨曰："一切按照往日的折子照办。"此后，每日都有各位大臣的礼品以及皇后、皇子、其他的太子及应供喇嘛等先后敬献的邀请函等，礼品大略像如今陈列在大佛龛上的各种银质和金质的佛灯、香炉、莲花盘和曼陀罗等等。是时，大臣与法王初次相见之时就犹如天上的日月相遇，日月将要坠落大地，出现有不祥之征兆。于是法王说道："大悲观音菩萨亦对皇上的玉体有所不利。"因此，法王未答应前往。后法王与嘉敦巴（rgya-ston-pa）、苏莽巴（zur-mang-pa）、林土司（gling-du-si）、嘉摩

国师（lcags-mo-govi-shri）、丹玛法官（vdan-ma-khrims-dbon）等人进行磋商后，决定此次不想前去，并答应了前去的具体日期，尚将所献之物一一接纳，又一一回送了礼品。此后，上呈文书于皇上，只留两名最小的官吏作为迎请法王之使臣。法王吩咐道："若有他人回遮，对他们也不必惩罚，如此对福田和施主都有裨益。"法王还对大臣说道："此次我虽未有缘分前往，但对你也不会遭受惩罚的。"此时，大臣原以有秘密邀请之计策，加之自己未能马上迎请，顾及到自己的面子以及自己无福泽等原因，大臣不屑听取言丛，反而更加生气，言道："将所献之礼品全部带走，用军兵征讨吐蕃九洲（bod-yul-gling-dgu）之地！"遂从两个营帐返回，于是强佐巴（phyag-mdzod-pa）也随从前往，并说要去短送一下。国师们（govai-shrirnam-pa）也说："我们也不去汉地服务去了！"遂从汉地离去。此后，大臣和强佐巴磋商后，准备强行把法王迎请过去，但国师们已秘密地将法王迎请过去。皇上所献的礼品都没有到达法王之手中，大臣返回汉地的途中，礼品全部中饱私囊，士兵和差役都趁机逃走。当法王看见日月降落于大地之时，皇帝已驾崩。后继任皇帝是位信仰本教之士，做了许多有害于佛法之事。由于董太监（dung-thave-kyen）之请求，此太监（刘允——译者注）免遭杀头之罪，只是降职做了园丁。此时汉地遭遇疾病、战争、火灾、洪灾等灾害，大臣们认为（这些灾害）是因为未有把皇上的礼品敬献于法王而使噶玛巴不欢而造成的。然而，大成就者噶玛巴什（即第二世噶玛巴——译者注）由于在蒙古地区尽显神通，故使得其名声大震。强佐巴也尽自己的能力参与办理这些事务。之后，他（强佐巴——译者注）迎请摄政活佛的灵童到寺庙，并将工布剩余的土地奉献出来。此时，一些外表不净之人发出各种污秽言语，但是由于有情之人与佛陀无缘。此位太监也没有按照皇上的吩咐办事，一路上实施扶亲灭敌之事而延误日期，故受到惩处。皇上的礼品也未有送到回向之地，而成为办理恶友所言之事的资助，因此遭到至宝

(dkon-mchog) 的天谴。怨恨圣贤之士、对无边殊胜之所有不敬的行为，使穷尽其福泽，遭到即将变得犹如奴隶一般之报应。彼等（太监们——译者注）拥有的财富远多于现在藏区所有权贵众人财富的总量，但此刻这些（财富）犹如汹汹波涛瞬间变成了泡沫一般。所有这些对我们启示到：未遵照圣贤之言办事、倾听恶友之词、不敬圣贤之士，终会在现实中遭到报应，享受和财富都是毫无意义的。相比之下，法王对财富和安乐皆不所思。

第九节　丽江木土司迎请米觉多杰

当法王抵达工布之地，所有居者和行者请求法王讲述其前辈们之功德法印。法王只言道："前辈们护持政教之业，侍从中也多有行政教之功德者，此为良劫也。如今我们出生于恶劫，世间的人们时而发生变化，我们没有造就伟业之人，欲求佛法之徒皆已空度一生。因此我们不能成就如此伟业。"此后，霍尔·塔巴本（hor-thar-pa-vbum）再三迎请法王，并央求道："请法王在北部当雄（byang-vdan-gzhung）建一座大寺院，对霍尔上中下地区所有部落（ru-sde）的支帐篷者都实施借贷或者征调徭役差役，并使霍尔自己相关的庄园或地方成为聚居万众僧人之要地。"但法王未接纳其请求。丽江木土司（vjang-sa-tham-rgyal-po）也请求法王驻锡于其地，福田和施主共同主管政教两方面之大业。但法王也未有答应。法王笑着说道："虽然我想拥有一座因明讲经院（mtshan-nyid-kyi-bshad-grwa），但吾要是到达热岗（rab-sgang）之地，便有五千名极为清净之讽诵僧人（klog-pa-po），他们全部是噶玛巴的旧友。所以那些都不重要了，

故不能接受请求。”又说道：“在寺院的规则方面，我于二十九岁时在森波奔巴岗（zing-po-vbum-pa-sgang）之地初次相见时，有大帐三十余座，后渐次将（大帐）集中在一起。当抵达卫藏之时，大帐实际上归属强佐、厨房（gsol-ja-khang）、法王之内管家（chos-rje-nang-so）等所有。摄政转世活佛灵童的四个灶门等大小相似的帐篷皆依照法王之命归属到五六位轨范师。多麦（mdo-smad）等地区的许多富贵者虽无数次迎请，但未曾前往；卫藏腹地经济并不富裕，甚至草木都匮乏的人们前来迎请，吾不是为了吃住和赏赐而想的是少食罪恶之饭、寡欲专注，故承诺驻于此地。为了主仆（sku-vkhor）众生也要按需布施所有的一切，但也有像未按地方习俗的一两个借贷债务，亦并无碍事。”因为曾经有许多乞讨者依止法王即享受到了大酋长之财富，尚对一些埋怨之士也感到心灵之慰藉而少生动摇之心。诸圣贤之徒是少欲知足之三衣比丘[40]，他们不卖弄自己的学识，有着自他相换菩提之心，在梦中也不会疑虑此生和佛法。当出现遍传信仰之法轮即与上师无离散之净相者幻见无边的西方极乐之土和本尊者，睡眠可使自己摄入净光且梦幻可使自己洁如幻身者，部分圣贤之士造就功业的协助者亦视黄金如同土块一般，进行其他主要事情之时将所有财富、住所、生死都视为即将沉没的大船一般的智慧者，将所有赞扬和名声赞号仅想为系魔鬼之业者，当知悉真实幻见唯有梦幻中出现，并从此生的一切和睦中长久地解脱出来。

第十节　作者巴卧·祖拉陈瓦对佛经的诠释

所谓“渴望仁慈之智慧悲心，无分离系出离之净相，常常从苦因中

获解救，祈愿思无常了义之心。”是行宏伟利他之解脱。此外，因从无数劫中习惯了仁慈，使其变得姿态美丽，成为百看不厌之人，然而众生皆视为相同并无两样。若看见身之坛城，使诸怨恨皆可平息，此犹如婆罗门（bram-ze）望见月亮一般，使众生油然生起信仰，使得众生的见闻觉知都如自己所愿，使得众徒都能成为得道圆满之士，此乃为一大功业也！不能使天下所有大慈悲心者经常依他之狃习，更不能使彼等受到日月煎熬之痛苦。连对梵天（tshangs-pa）、帝释天（brgya-byin）、大自在天（dbang-phyug-chen-po）、声闻和独觉（nyan-rang）、十地之佛子（sa-bcu-thob-pavi-rgyal-sras）等的无边悲心也与日俱增，单独对世间的有情者都不会、不敢、不舍得从悲心中丢弃，此乃为具悲心者利他之行为耳！许多圣贤之士都有从四口误中改正之良习，并有行有益于他人的一些行为。尤其是具有无量功德的尊者对知识之处，别人是无可比拟的。连略微有些名声的人都没有学习任何知识，即能够详尽地给人教言，使得他们明白自己的学识还有很大潜力，便不再傲慢，把他们引入正道之中。有些对所知之事特别迷惑之人士，由于听到详尽之教言，便认识了自己傲慢之误，从而看到自己将要走上正道。对独执噶举派和噶玛岗仓（karma-kam-tshang）之人士，劝说彼等舍弃那种癖见，指点固执本教派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并让他改正癖见。部分人对此极为怀恨，但也束手无策，因此口出不敬之语，对此没有感到异样，认识了此等之因。此因犹如佛陀视罗睺罗（dgra-gcan-zin）和天授（lhas-byin）一样一视同仁地对待，故油然升起敬仰之心，即心生信仰。有些人认识到了不能固执任何一种教派，而对所有的教派皆一视同仁。有些下等人心略生疑虑，如何知道上师之功德？如何看到自己之罪孽？从而变为洁净之人。对从事一些贸易、劳作和有欲望之人，要从自性开始让他们认识到非所行之言，从而得以教化。对有些人也通过自己之业究竟有了厌离心；对有些人也从自性开始了解到佛法之差别性，从而变为清净；对有些傲慢之人

若通过赞颂其所有的傲慢，使他们明白自己的错误，故而放弃了那种高傲之态；对有些人通过讲述自己以前的秘密之事，从而进行调治；对有些人也通过未来所做出的预言进行调治；对有些人通过贬低和揭发过失来让其发现自己的过失，从而改正自己的习行；对有些人若经过教育，照旧还不听，通过委以其他任务使其改变错误观点，并得到最大的信任。总之，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来调治众生，依吾（法王）所闻未得到调治之人几乎都没有看见。故此，吾（法王）于儿童时所看到的地方即如此不变，其他就更不必说了。此乃见闻者有益，使众生得到调治。总之，通过身、语、意三门之功业从无始之时起，已成为众生唯一的利乐之根。不管回向者如何做就如同陶工长久地使劲转动轮子一般，最后不勤劳的话也是劳而无功。对身、语、意若无有勤勉，仅为自己做些利他之事，是无有任何目的及无有任何任运成就的。对众生不断持以菩提心，此乃为崇高之定离成就[41]，无论做任何事实际上也就打开利他之大门。如此，所谓“一声厌离纯洁”是愿意全力入于高尚菩提之众生，即为大乘纯正之厌离，徒众要纳入如此之菩提心；对于中等众生要从轮回苦难之自性和显示的真实因缘，纳入中等众生解脱之路。对于看见彼岸所有的人也要聚集，因示现自己的罪孽处于无常和有漏[42]之轮回，纳入业果之见下等众生之路。此等乃是言语声之法轮所教化徒众之门。总之，神圣教法虽已毁灭，但对佛法之事不变之徒众们为了使远离佛法者不增长，按照《方便善巧之说》，使佛教之法无有任何变化。

所谓：“烦恼邪念一刻也无有，倘若出现即制止蔓延，不摒弃善良之好作风，为诸善知识安乐祈福。”是将勤奋者视为河水一般急流涌进之传记。汇集贪、嗔、痴等三毒之业力仅为不善之业其中之一，此世的思想行为若俱为善事则属于法缘，为贪求个人的解脱而勤勉精进为独一涅槃之因，一切错误和庸俗的思想用“烦恼恶念”一词概括之。此等坏想法于心中瞬间也不可出现，若证觉菩萨化身为恶魔欲天之使者，生出贪

欲、忿怒和障碍之三分别心。对此以破斥之法批判之，远分对治法远掷之，断对治法无根断离。以根对治之桥使错误的河流永不流淌。最初、中间和最终之三律仪之优良作风不得衰败，不断地将不熟识之众生的亲友以及无因缘之亲密者视为檀香和斧子一般成为众生唯一的朋友。无论谁如此做仅利益于此次的修行，甚至三门教言未有示现而修行之时，唯有十善法行日夜连续不断地永存。

所谓："正直平等修学经典教义，开启了义不了义之智慧，不听信传播无稽之言谈，为讲求正了义法而祈祷。"是为一切法门不依靠他力而自行精通之传记。此如同船主们将船只排列于水上，由商人们在各个海域捞寻而获得的珍宝，在此时此地为自己和他人谋利，而遍寻大海的每一处。寻捞所有珍宝并非不善之业。从无量大海般的佛祖经典中，各位宗派的创始人以及诸位轨范师于各个法门中寻找到自己的相宜之缘，并领悟精进智慧的一切法之要义。不做"吾独拜此师且只追随其人"的偏执之事，不持"独信爱我宗、仇恨他宗"之偏见，对诸宗派一视同仁，此智慧难以估量。修习十二支经（gsung-rab-yan-lag-bcu-gnyis）和显密经典的诀窍要义以及《生起因三摩地王经》（ting-nge-vdzin-gyi-rgyal-po）、《妙法莲花经》（dam-chos-pad-ma-dkar-po）[43]等诸三摩地（ting-nge-vdzin-gyi-gnas），以及十四摄释波罗蜜多乘（phar-phyin-theg-par-rnam-par-bshad-pavi-sgo-bcu-bzhi）等法门和要意；从无上瑜伽父续密咒（sngags-bla-na-med-pa-rnal-vbyor-phavi-rgyud）中论议七庄严（rgyan-bdun）、六边（mtha-drug）、四相（tshul-bzhi）等法门。示现化机的福缘一一呈现，不仅改变贪欲，而且要改变有缘化机中有些已入不了义[44]（drang-don）道，虽有些已入了义[45]（nges-don）道，间或示现不了义，间或又变为了义。为一切法由不可言说转为言说之，为不了义之相，使佛祖的教言永远不欺诱，并使相互了义而将众生化机归入了义之道，绝不相违。故为佛之教言做注释而同印度大乘两派（shing-rtavi-srol-

chen-po-gnyis）如此所做一样，吾（法王——译者注）是获得为所有经典自愿做注释之力。藏地喜听信前人之传说，盲目追随所谓的贤者，独缺以自己的智慧伺察之能力，诸轻慢伺察者如同乌鸦寻找牙齿一样，一位嗜恶懒人去做事以为先前无人发现之观点而现出一副骇人之相。吾（法王——译者注）并非如此，而是将先前诸大德无能力鉴别的三藏续部经典的疑难之处如同睁开眼一般做注释，所做的翔实之注释如同大婆罗门萨乐和（bram-ze-chen-po-sa-ra-ha）和龙足父子（kluvi-zhabs-yab-sras，应为龙树师徒）的见解一样，印度和藏区的大成就者一致将法王的经典奉为究竟、清楚、从根本上消除疑虑，并可作为标志性之殊胜著作。

所谓："对著名人物要爱护宣传，诸祈愿无垢者相互关联，修习善之智慧行为所依，为一切回向和修行祈祷！"是为造就永久解脱生死涅槃的功业之传记。所谓"著名人物"之声音并非大，而应理解为誓词。此为何意呢？应理解为世人皈依转轮王（vkhor-los-bsgyur-ba）[46]、帝释天（brgya-byin）[47]、梵天（tshangs-pa）[48]和大自在天（dbang-phyug-chen-po）[49]等所显现正见。此等实属无意义，轮回安乐之果只能间或暂且拥有，有为无欲之本性不曾脱离堕罪之欲念。不仅如此，声闻（nyan-thos）[50]、缘觉（rang-sangs-rgyas）[51]、十地（sa-bcu）[52]等之间并非到达有利之地，好比客人滞留于途未到达，是为意乐未圆满故。此等全部无有无上悲悯之力，并显现极大的动摇，宽宏无边的欲利济之智慧愈来愈增长，并做相宜之调伏。誓愿之别如同无边大海，将所教化和调伏的联结起来，以善为因与觉为果结合而成为功业。此因乃为一切贵贱化机之族属生有殊胜妙乘（thag-pa-mchog）智慧生起圆满菩提，尽所有福善回向所有相、所有世和所有理，是故虚空永久，有情众生永久，直至功业之海永不干涸，是与诸佛之功业而无分别。

所谓："如是修功德得何善业？具彼功德言说功德语，菩提者具有真实身心，为噶玛巴之善逝祈祷！"是以不可思议之回向全部摄之，如是

将自己如何获得法以无增益、无歪曲如实告之而入此法门。他人了解此中之意，信仰、修习、念诵等亲自体验，得到何种善业便以何种回向之，如此功德及具此功德将说者是师尊本人之回向。无论修任何功德则可自得福善，如像佛祖自己命自己著《方广大庄严经》（rgya-chen-rol-pavi-mdo)[53]，为所有化机成就解脱之善业一样。何处回向？师尊之教言语调清晰、纯熟通达，若教言略有不熟便可消除回向，最终使身具义而化色身[54]，心具义而化法身[55]，获得圆满成就而成佛。众有情如此安立，与众佛之功业相同之成就与不空成就如来（rgyal-ba-don-yod-grub)[56]，并与噶玛巴之见解相同。

此赞文以传记的形式将佛法传授，第一偈颂中仅为佛法命名并非餍足，还需要寻得正法修习之，要善知佛法与非佛法，并抛弃自己之罪念。在具妙法善知识处修行，无论如何都寡欲知足，不作多余之想。修大乘自性菩提心，只证悟自续之阶位并调柔领悟之，不听信无稽之谈，证悟公道正直之智慧，除求得圆满菩提心外，其他不适易发愿，而后只追求超脱生死涅槃，一切善业回向正菩提等教义以赞颂示现。

如此示现主要事迹后，对于共通之众人如何呈现所做之过程呢？具有如此功德之主——法王自热岗（rab-sgang）动身西行抵达哲绒嘉（kre-rong-lcags）三地，于朱倭（kre-bo）之一山顶处停留稍许，并授记道："在此处建寺。"建成后以须弥顶（lhun-po-rtse）而闻名，并想到此处也是其之后转世活佛的驻地。其返回噶玛（karma）寺后，于沃钦山（vor-chen）脚下，对王贝协（rgyal-po-dpal-shes）言道："您此次未去印度甚好，因印度之鬼神闻听您将驾临皆前来迎接，并与吾藏区之土地神于热岗地方发生战争，最终吾藏区之土地神获胜，您未竟的功业我等必去完成。"此后，其从噶玛（karma）、类乌齐（ri-bo-che）、惹嘎索（re-dkar-sog）三地经过洛绒(lho-rong)，翻越过昆陀（khyung-tho）山，于普仑贡耶衮洛(phu-long-dgon-ye-gong-klo）等峡谷险道等各个路段做

有利他之事，并出现有莲花生等许多大师之尊容。

第十一节　米觉多杰为诸多僧侣授戒传法

法王十七岁即藏历水羊年（1523年）二月之时，随同大堪布释迦桑布（mkhan-chen-shvakya-bzang-po）、喇嘛扎坚瓦（bla-ma-grags-rgyal-ba）、喇嘛秋嘎图巴（bla-ma-chu-dkav-thub-pa）等人与工堆麦（kong-stod-smad）的一切政教人士多次行茶。德木拉（de-mo-la）[57]执政者达瓦堆（rgyal-vdzin-ta-ba-stod）也前来迎接，并为（法王）进行了供养。绛妥活佛（gyang-tho-sprul-sku）等绛妥地方之政教人士前来迎接，于多闻园（rnam-thos-tshal）举行了三大洲之大供养，并为尊者扎西顿珠（drung-bkar-shis-don-grub）之圆寂做了祈愿，噶玛普秋（karma-bu-chu）等人设立有供云。（法王）于五月上旬抵达了多闻山（rnam-thos-kyi-ri-bo），著有《观现宝库之鉴察》，亲见身语意以及奇异珍宝，并于此时能够讲述无有标题的翔实历史。其命令尊者大堪布调解噶玛峡谷之纠纷。

此时，法王之面色红润光泽，身着紫黑色布裙，下身系有骨严[58]，顶髻所系的红丝带悬垂于鼻子左右方，胸前执有佩刀，右耳饰一白莲耳坠、下身右角悬挂孔雀之羽毛，其上示现它处不见之纯金指环犹如空行母执一孔雀之宝伞、两串金质法铃将双足微微托起。（法王）对悟性之疑问做如此之回复曰："何谓第一地悟性？现空双运之法身，无实如丝绸薄雾。哎呀！何谓第五地悟性？明空双运之法身，无二清净之光明。何谓第八地悟性？空乐双运之法身，离戏不变空金刚。何谓第十地悟性？了空无别[59]之法身。二障自除哎呀呀！"又曰："自观自与他人无关，现知

乃此智慧无二，此乃众生亦为佛陀，现在智慧之自音调，无须疲倦以及劳顿，唯有此处无有它处。”

色林喇嘛却吉坚赞（gser-gling-bla-ma-chos-kyi-rgyal-mtshan）于骐骥园（gyi-ling-tshal）中请求法王讲述其事迹，法王如此讲道：“我从小时候就对妙欲、梦、幻化诸学，以厌离心受之。别解脱之金瓶，没有沾染堕罪之污垢；发菩提心之白莲，没有沾染私利之霜。金刚密乘之木马，被愚痴的灰尘所掩蔽，一刻也不得显现。”茹巴达尔哲琼瓦喇嘛（bla-ma-ru-pa-dar-kre-chung-ba）前来拜见法王，并献上了丰厚之供品。丹萨瓦喇嘛（bla-ma-gdan-sa-pa）和雯波却迥（dbon-po-chos-skyong）将京俄塔坚钦巴（spyan-snga-thams-cad-mkhyen-pa）的茶供及邀请函献给法王。此时，京俄塔坚杰钦巴又知悉以前有影响师徒关系的逆缘后，更加迫切地想要拜见法王，并派雯波却迥前去呈上一关键的邀请信，言道：“先前因为我之命运，未能拜见您而甚为遗憾，现今我有能力邀请您了，请无论如何要前来。驾临的路线如果选择雅砻（yar-klungs）方向的话，不能做到很好的接待。因此希望从娘卡（nyang-kha）方向驾临，我老者会在札松（brag-gsum）地方迎接您。见面之礼节若施以头之加持，则不违背我雪域众僧之长者的身份，非刻意为之。此外，按照我寺院的惯例是，将碗的套绳系于食指，携带敷具前往，根本不需获得允许。所有止贡、达隆在世的法王全都是我的弟子，因此他们也毫无困难地会接纳（您）为入门弟子。若非如此，这些人连如何请教拜见之难处都不知道。（您）抵达之后，我寺院之供养功德主以及所有弟子皆会向您敬献（礼品）。”驻地的官员们对此（邀请信）讨论后，认为若是如此将会得到听法之机会。但议论结果是此举不善，身受限制之邀请信最终未有获得允许。此后，京俄塔坚钦巴亦舍弃身寿，不久即示现涅槃。

法王住于当杂（tang-rtsa）之时，由康区来的管家札西桑（bkra-shis-bzang），此人特别爱好做恶作剧，故除了摄受于他人外，无有任何斥

责或追究，在无斥责的情况下给予（此人）谒见（法王）的机会。住于森工蔡（seng-gong-tshal）与羌冬嘎（chang-dong-sgar）之时，法王前去过世的侍马官贡却坚赞（dkon-mchog-rgyal-mtshan）身边，施予迁识法[60]，并唱："生老病死等境相，我若见则心忐忑，上亿聚集街市中，千名老翁不可得"等道歌。

在达恰那四大林（tab-chab-nag-gling-bzhi）与杰工呼札（rgyal-gong-lhum-brag）等地，法王为卫藏的拜见者与二千余僧人讲授了《正法念住经》（mdo-sde-dran-nye）等，从此地被侍寝官丹玛国师（vdan-ma-govi-shr）迎请至达卡（vdav-kha）地方，并献上各种礼品。法王赐予其良好会遇之教敕，并授记本生曰："此处有一美丽小鸟，美丽小鸟善于言说。"（侍寝官）十分恭敬听后流下了眼泪，并于法王面前问道："这个善于言语的鹦鹉会生慈悲心吗?"法王用偈颂诗回答道："昔日，桑杰梅朵喇嘛（sangs-rgyas-me-tog-bla-ma）在佛法末劫变为王妃时，有一名称为莲花的阿罗汉前来乞食，侍女勒载玛（legs-vdzin-ma）毁谤阿罗汉，阿罗汉为其说法而生信，来生历经多次恶趣，即转生为此鹦鹉。"之后，法王来到果称寝宫（lkog-phreng -gzims-khang），因地方幽静而心生欢喜，唱了诸多道歌，尤其嘱咐道："尔等要牢记这些道歌，并学会此曲调。"

此后，法王言道："心寂静安住离戏论，清澈觉识起安乐，寻伺气息呼吸止，彼之中具这般妙善，你若具大修持当玩味。细分念头纷纷然，以念知掌握起安乐，二执识之计算者，彼之中具这般妙善，你若具大修持当玩味。刻意之空为穷者，乍看之下是空然，细看心性具觉照，执着为一的浮夸者，彼之中具这般妙善，你若具大修持当玩味。此就是平常心，不染有无二边之尘，偕于四行持中亦分别，彼之中具这般妙善，你若具大修持当玩味。受恶生离上师之地，独身不群出离者，因恶缘易丧失善行，你若具大修持当精进。想方设法顾此生，他生发愿具大势，八法鬼魅军队聚，恶劣习气内取受，我执所迫丧善行，你若具大修持当断

贪恋。友无常伴却环伺，以放逸僧为福德门，执传承我慢嘴说法，多不遵誓言受众疑，你若具大修持请专心。重要施主顾面之本，毁誉之大寺存贪嗔，不懂法于会供中央，妙好身形众环伺，不对治心续不知耻，障碍梵行受众疑，你若具大修持当总结。衣食之希求当尽弃，依止乞士生活食宝库，熟习之十二种功德，无尽之恒利当致力。能所之迷惑根本止，于彼时平凡本来自性，不依因缘迁动为普贤，义与本初佛无二致，心大乐空性金刚界，身语之作为名善逝，好坏之分别彼中除，心顽固之造作原中融，此如是妙善之希求勿舍。”

法王又前往桑（gsang）与德扬（bde-yangs）等地，接受了供养，由多雄瓦（do-zhong-ba）献上旅费。又于工称寝宫（lkong-phreng-gzims-khang）闭关时，在闭关房内授予了至尊堪钦巴（mkhan-chen-ba）许多甚深教法。法王抵达伏藏瓶戏山（gter-bum-gyi-ri-ltad）时，出现有三个脚印。来到杰载（rgyal-vdzin）时，僧、俗、官、民等前来拜见，（法王为彼等）传授了诸多灌顶与教法。见到抵达龙王海宫殿的境相以及至尊司米日迪族（smri-ti-gdung）献供的境相，法王说：“故此，请印藏所有大成就者按照此等境相所绘画吧。”遂于贵卓（vgos-vbrog）、玛忠（mar-vbrom）等地请来画师进行绘画，并连同背文偈颂一同书写。（法王）又抵达香巴拉（shambha-la）后，在东门前见到赡部洲三百六十个民族聚集之境相，遂交代按照此境相绘制，并连同遍照雪海佛卷画及背文偈颂一同书写。于此处渐次出现有无数境相，（法王）吩咐道：“绘画一天境相吧。”尔后又言道：“坛城中央八瓣莲花上安住着金刚勇识父母尊，坛城周围被白云覆盖，其前方为八吉祥瑞[61]、幡、乐器、头饰、冠带、花鬘、狮子宝座、甘露瓶颅器以交杵金刚为盖、摩尼宝、拂尘、钹、香囊、涂香、神馐、虎皮上方为会供物、弓箭、轮宝、金刚戒指等；其右方为十方诸佛化身，安住于多彩明点之内；其前方以五妙欲功德供养；其下方布满正方形四门坛城、圆形八门坛城、法基交错坛城、单一法基

坛城所；其周围红光环绕，其下方明点内布满头颅、布满眼睛、布满手等，并于明点内渐渐升起。其下方为十瑞、黑暗及清澈之虚空，外围有云和日月之光圈笼罩，并降下霹雳、冰雹、毛毛雨等，众多男人和女人行走，金刚、铃与宝瓶口出现彩虹，宝瓶内出现火舌，带马尾之铁蝙蝠悬挂于天空，湖、莲花、流淌的泉水、山林、药地、花园轻风吹拂，如意宝树上涌现蜂蜜琼浆，令众人取饮；雪山融化，猎人狩猎，鹿女清理土石，从大地上回返；须弥山崩塌，蛇结解缚，梳理头发，白色胜乐之父单从口中喷出甘露泉，五光轮如每个眼珠一般转动着，遍入天、腹行与单根线香之烟迎来太阳，从十方吹来十风并融入虚空，之后黄金塔以菩提树庄严，诸多金刚连环套相连，以及偶尔犹如佛被经布一般的莲花与纯净水银等等。犹如白草短秸中大风吹入其内，草头皆由五色彩虹所组成，并融入到周围的绿光之中。其他还有天杖、各种手鼓、鸟、猴、兔、鹿、岩羊、羚羊、印争、丹顶鹤、鸭、秃鹫、棕熊、马熊、豺狼、虎豹、狮、猫、水鸟、鱼龟、蝎子、蛇、摩羯、地鼠、孔雀、鹦鹉、命命鸟、摩尼宝洲等，并由虚空之云降下衣食之雨等等，又将其绘制成一幅唐卡。又从龙树大师、大黑天、第七得胜鼓大师、勇士大师等尊前听法，见到祥仁波切（shang-rin-po-che）[62]，并为其做殊胜庄严之身，后降伏龙而将其作为自在天之女；尚对自在天示现佛法、讲论佛法以及示现涅槃，而将其作为转轮王妃；以死缘与国王结法缘，使须弥山倒塌，为罗睺罗传授斋戒以及调伏阿修罗等等事宜。”有诗云：

我于出生大地上之时，汉地喀且裕固及黎域，
霍尔金洲等地稀有之，诸多神变令众生起信，
尤其众人之王汉国君，为积福德以财物资粮，
供养我之汉地长官们，成百上千供养而休养，
然而因故须前往汉地，生起殷切祈求然而我，

经分析得知汉地国君，是为延长其寿命之故，
故缓前往该处积极性，人王使者愤怒归自处，
对此护法等众降指示，国王宫殿降下火水雨，
甚多致使可悲无奈之，诸多恶兆于东方世间，
于众人等造下普闻事，尤其息止云汉之军队，
霍尔地方降下锅巴雨，蒙古之王札竹卡巴拉，
麻风因信消除为报恩，裕固地方有一大毒蛇，
书信一封令归大海内，喀且附近十万僧团众，
需一经师故写此书信，立誓为了来世而修持。

并写有偈颂之传记。

裕固（yu-gur）地方一大毒蛇肆虐，裕固国王经过汉地之王向法王转述道：“我之地方毒蛇危害，您噶玛巴可有办法？”（法王）写信道：“残暴者你莫伤害有情动物，任何（动物）需要具足安乐，毕竟你是大有情应知晓，从理塘书文愿善乐增长。”如是写有一封书信后，出现毒蛇离去之现象。后调解杰载（rgyal-vdzin）地方之纠纷并任命一汉主（rgya-bdag）。安多一上师转世后，（法王）按照预言派遣了上师并献茶，赐言道：“幻化之身于汉地、香巴拉、喀且、乌坚等地皆有，仅是藏地亦有诸多化身。”至尊米札左格（mi-tra-dzo-gi）昔日于丹（vdan）地方拜见时，大约是二十多岁。之后理塘地方拜见时，已六十多岁，其身形枯瘦青黑，白发苍苍，说是从拉萨而来，并介绍了藏地各个寺院教派好坏之情形。又说过去我曾做梭惹夏札王（sourashata）之福田，现在要去玛哈惹山（ma-dha-ra）驻锡，并将以此身住世千年，之后将成佛，并赐予诸多教诫与誓物。又示现身如水晶般无障，杀秃鹫又令复活，以期克印[63]撼动雪山等诸多神变，并对（法王）说：“您是藏地成就者，更容易做到。”又说：“以后会于东方相见一次。”

（法王）又来到多闻子山，藏历阴木鸡年（1525年）六月八日，为阳贡桑佩旺布朵（yang-dgon-bsam-vphel-dbang-povi-tog）的寝宫与禅房奠基，尤其是在建法尊堪钦寝宫的拂晓，见到大悲观音所授记的东方尊胜光佛及亲眷加持此处，金刚手除障、保护。还听道："以此具义人善行，成就具义三代中，将成各种法源处，修持者亦延长三年寿。"又说班钦释迦强（pan-chen-shvakya-mchog）与贡钦绒波（kun-mkhyen-rong-po）等经常不分离之理。（法王）为消除二十一岁的妖厉而进行闭关。为将三身修持法授予仲堪布（drung-mkhan-po），并指示要在不取得文字等情况下闭关，后入住于三根本总修之修持。（法王）于睡梦中梦见在琉璃山脚下甘露河如恒河般地流淌，来到近处则变成护摩铁山与红铅熔液，显现出的大桥也成为二怒狮守护之地狱。此时菩提心强烈升起之时，由虚空发出："生老病死大河中，欲解迷心之胜者，痕迹犹如此百桥，能所念头如猛兽，外相境虽显安乐，贪着是苦之因果。"并听到"若贪婪的话，则甘露与红铅是相同"之教法大语。又见到说是乌坚近修之诸多经卷显现，在仅显现的八千黄金字中，即听到："甚深智慧胜者母，不能言诠密咒道，返老还童除死亡，消除瘟疫胜者母。"又于杂蓝达惹（dzva-landha-ra）处有各种宝石之山窟和湖泊之地方，以及不远处火山尸林之中央有无数黄丹[64]自然形成的无量宫。来到此处，在莲花绽放中央有一仙女将手置于（法王）之头顶言道："唉玛！红色鲜花非精血生耶，水银调制药丸不食耶，不老无死锋利之利剑，不用沸腾之水清洗耶。"问道："汝是何人？"回答道："汝即是汝除汝并非他，此寺院为自身金刚垫，关键就在菩提树之旁。"并看见将甘露琼浆置于舌上，开启了诸多禅定门。若前往此处时，上述一切所依皆消散，轮主尊亦赐予灌顶后，此地域又成为眼睛之幻境一般。又在难以言喻之庄严佛殿东边走廊上，画着《贤愚经》[65]所说之本生故事，其前方显现一个十六岁青年，头上具有五髻并以花装饰，念诵《般若》经卷，心想此为文殊菩萨，此时当请问关

键净密。因而提出诸多问题后，回复道："冬天瓶若盛满水，将因结冰脆裂，凡夫若气滞则死，瑜伽士能因内外二气息不移停顿而成就空行，犹如置于水中之物，不受兵刃毁坏一般，此外在精华中的精华如水银等物，滋养内在精华中的精华之力，不令坏灭，故以水银成就无死身，世间神延寿法为未来生为人时，以当下法性之神变取得而改变，对于咒道堪为所依之身，住于根本佛、法器、风字、明点、种子、法音等，此等有文字，因此俱卢洲人与割草打柴众人无如是故，不具有堪为密道容器之文字性相。俱卢洲人虽仅有风字之相，却于外界无法利用。住于无上瑜伽者身上之虫子等，无缘向外驱离将导致患有虱子病，具缘众将与其瑜伽士转为无别而成佛，无量善逝亦将为此身欢喜。所谓'登天绳'乃为虚构，像我哺乳一般，彼等具福德之国王以其人身转为神身。劫初成之人众，能依所依细致之故，身能消散，之后粗重故，不能消散。女子烦恼多故，病亦多，亦多造遮罪，故女子所依身上不可生有五殊胜[66]。密法说女子为殊胜，乃为说显教之中不具方便菩提心之智慧是歧途，于密法为说智慧即本慧之故。金刚乘说圆满为本尊，以及火神等等虽与主尊无分别，又火与火神无分别等等，金刚乘中宣说情器本即胜者海会故。业力之身中有宝性，如贝壳中有珍珠一般，人尸能成金，罪障能成水银，辟支佛为了作为众生之福田而加持遗体故。畜生转为人，乃人与畜生之结合，生为人等为各自之业力。如黄金消除贫困一般，虽是虚构，然而于世俗谛上亦稍微合情理，若令黄金去毒是为延寿。外在七珍宝具足之时，人亦将行持十善法，各种珍宝有诸多功德。黑龙将有毒珍宝放于云中，其雨造成瘟疫与饥荒等，因此摩尼宝过失与功德之力极大。心间八瓣脉结，上下数不同。传染病犹如一柏树被虫啃食，则会传染一切柏树一般。被魔附体，就如水中浮现影子，即与本慧尊降临相似。"又问："可有用药延寿之法？此药生于何处，是何名称？"回答道："有，此药到处都有，却不生于任何地方，此药名为'远离死与非死之歌'，法与非

法欢喜汤汁不分为二，等同视之而饮用，如是此为道歌大手印观修次第。”

如是，（法王）想起未向文殊佛致敬礼而即将起身之时，文殊佛已融入走廊画像中，从门房上方传出“善哉！善哉！”之声。此时，（法王）心想未从文殊佛处听闻《心性定秘》时，此画像亲口言道：“善男子，心性是过去、现在、未来之诸佛皆无讲论，即便讲论亦未揭示其义，于片面心中，恰如其分地显现安置诸多教理、譬喻、理因，亦不可得心性奥秘。”此时，（法王）心想若此净室开门，即可作为七清净，（突然）一巨声“阿”使（法王）从睡眠中惊醒。又有圣虚空藏菩萨不现身形而言道：“呜呼！众友明咒于此生，为除修持令何为，又此生中具义修，虽善世间讥之根。”（法王）又听到殊胜观世音为鼓励比丘热塞旬弩（rab-gsal-gzhon-nu）所讲论的激励发菩提心之内容，以及迦叶佛（sangs-rgyas-vod-srung）时代称为莲花生的老比丘讲论若想要无有生、老、死的话，必须于无明佛（ma-rig-pa）面前得到加持。问道：“汝现住何处，如若迦叶时代是莲花生，则在何地由莲花中出生？此虚空现在位于何处？迦叶时代此虚空由何处出现？”问着话便消失了。（法王）想那么千佛每位亦都出自于千尊莲花生，此时便出了“如是”之声音。

又有一位名为师利巴惹巴达（shri-parpa-ta）之人生于南印度杂日札（tsva-ri-tra）地方，其手持带叶之果实，由风吹动而发出声音言道：“从此不久将解除一切短命之缘，此生需精进。”（法王）想到南印度也有一地方称为杂日札之时，即听见师利巴惹巴达言道：“可从位于南印度称为帕塔巴（pha-dam-pa）成就者之父母的传记中得知。”“师利巴惹巴达”意译为吉祥山，据说赡部洲中有十二座吉祥山，南方吉祥山就是此时称为的杂日山。（法王）又听到朗巴噶（lambha-ka）地方的护法神言道：“暂时勿对众弟子宣讲密法，以修心为教授，未来将出现密法法器者。”有诗云：“如是各种兆相总集为，第一兆相拜见具乐母，第二文殊

等等菩提心，跟前诀窍关键除疑惑，第三当下之理虽长寿，将不具义虚空藏所说，由八佛子妥善随教化，第四命与下行成僵滞，第五身处莲花部等众，显现欢喜圣者智眼睛，第六舌现语障清净兆，第七莲花生等之性相，除了以十不反拆宿业，其他修寿等等勤勉故，可从黑缘解缚如是闻。”

（法王）如此讲说后解除闭关，在杰曹国师（rgyal-tshab-govi-shri）活佛抵达时，（法王）为其授居士戒，并赐法名札巴班觉（grags-pa-dpal-vbyor），又为两位转世活佛以及噶温多杰旬弩（kar-dben-rdo-rje-gzhon-nu）等人传授甚深教法。（法王）于此地见到名为善住（rab-gnas）的声闻阿罗汉，而以发菩提心偈颂作为促请，令彼等趣向大菩提。上师羌贡巴（cham-dgon-pa）前来拜见（法王），并献上大寝帐等。乃东寨（sne-gdong-rtse）的雅加本钦（yar-rgyab-dpon-chen）参照昔日的寝帐，并用上等的材料与饰品为噶玛佛殿制作的大伞盖以及殊胜物等许多礼品托付给央日巴（yang-ri-pa）上师。

第十二节　噶玛巴活佛与元、明中央政府的关系

（法王）讲了在梦中梦到乌坚（ao-rgyan）前来结集法轮之情景，又在白色胜乐法基中心矗立的佛心中之黑色明点川流不息，从左边发出“萨噶热嗨雅”（sa-kva-ra-hi-ya）之声音，四颗牙齿由甘露瓶装饰，显现与母体分离之境，上述是吾（作者——译者注）亲眼所见。与此同时，四面传来了从鼓音中发出的“啊哈哎哇嗷哄”（a-ha-ae-wa-ao-hvu）金刚道歌之声，并出现有伏魔树花。心之脉纹上出现“菩萨之顶”之字且

发出蓝光，还见到“我执”等许多意想不到之情景。听见“变成正确诸教之门，八传记是诸多之形，如诸殊胜善逝之母，让身体融入天空中”所谓的“嗒格玛”金刚道歌。当听见“如何将身隐蔽于天空，如果你也想融入天空，像解开身、口、意之蛇结，让灵魂在天空中离体”之时，马上看见在如同鸡蛋大小的蓝色光环中显现出一切有寂如同十二种幻化，此中发射出许多光辉的如来佛言道：“喂！天空是安置诸如来遗体的地方，请将信解牢牢地铭记于心吧！”此后，所有一切如彩虹一样消失。

此后，噶玛巴法王又讲了自己的简略传记曰：“诸多畜生中会说话的、能理解有思想的人中，骄傲是低贱人之共性，虽有相同观点未实现。富有智慧的每一个人，大小地位安置于何处，诸殊胜者以随从为悦，愚昧者不管怎样都行。为自己的生活而做事，从普苏谷拉（bhu-su-ku-la）之第三位，所有一切无作意之心，相同思想为吉祥之征兆，无论任何阿噶夏帕查(akasha-bdzra)，定是具乐善喜之大王。”诸多宁玛派僧人议论噶玛巴法王获得了“抵御外寇的授记，一天便问莲花生大师是否受到如此授记，回答道：“正德（cing-de）皇帝[67]与您同祖，正德皇帝为回、蒙、纳西等族颁赐圣谕。在西藏抵御外寇前需做法事，驱除一些不佳之征兆。有些好的建议却没有实际行动，有些行动虽好但思想却恰恰相反，总之除了今生以外没有为来世考虑，由于以上原因助长了邪恶之人的气势，他们利用瘟疫进行骚乱。如果您之所为与阿底峡一般，外寇就不会出现，浊世也就不会形成，虽然最终西藏会受到印度和蒙古等的大肆蹂躏，但也可以得到暂时的安宁，请在拉萨、桑耶等地如此进行一个多月的抵御外寇的祈祷活动吧。”此外，（噶玛巴法王）还讲了一些与大家的说法一致的《佛本生传》。（弟子）请求道：“若有水晶印在手，就能办成事吗？”（法王）回答道：“总之，都是依据一些印度法王和西藏法王的断证功德的大小来确定对他们尊崇的次第。传授此经验所谓的‘事业’才得到了发展，对此萨迦教派的前辈和我们的前辈们为元、明中央朝廷所

办的一些事情是为利养恭敬[68]之故，其实不然，实则是为了藏地免受兵役（战争）之苦和利乐广大众生。总之，皇帝赐予我们出家人执掌政教合一之权力，并封为‘统领天下释教之上师’。另外，只有手持水晶印章是不能尽其职权的。特别注意的是元、明中央朝廷世袭的官员要记住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不会一一处理事件，派遣前往工作的每位人员也要任职三年、五年、七年或十二年不等，另出现有交换职位等现象，世袭的官位也是父之职务只有儿子可接替，并无其他中用之工作。大明皇帝授予德新协巴（de-bzhin-gshegs-pa）[69]永久性的官印，因此便不需要再次确认了。由于不清楚上述的原因，出现了用朱砂制成的印章和官印。因此，法王心生恐惧，历代法王均为元、明中央朝廷做了有关事情并盖有印章等，此只为满足皇帝之心愿，其他小官员们见如此，便也心生畏惧，心想自己也可担当此任，如今感到非常羞愧。像我们现在用的黑印章即可以办事。”此后法王又反复讲说了许多事情。此前的历史以及上师之官方文书在智者们的著作中均有略述。

第十三节　米觉多杰兴建寺院大做利他之事

都察珠彩（dus-phrag-grum-tshal）寺院在前世噶玛巴法王之时，并未能兴盛发展，故重修之，因此在寺院噶玛巴法王的圣座上显现文殊菩萨之像，遂将此寺取名为“欢喜文殊寺”。托绰热降巴钦饶南杰（do-khro-rab-vbyam-pa-mkhyen-rab-rnam-rgyal）在噶玛巴札仓聆听佛法，之后返回接受了（法王）之令，修建了僧侣的驻锡地。仁蚌巴曾教授有大乘教二十卷，暂时兴盛起来，但是热降巴之兄费力将其邀请到自己的家

乡，其目的无非是贪婪，另和仆人勾结将收入挥霍殆尽。这一时期，教法出现衰败之势。而后由公正而具有菩提之行的贡嘎扎西（kun-dgav-bkra-shis）为完成法王之命，只教有七位小尊者，并进行念诵、辩经、修习佛法等，很好地护持，还建立了欢喜文殊讲经院，将以前仆人等所造成的亏损悉数弥补回来。专心弘扬噶玛教法且功绩最大的法王释迦桑波（shvakya-bzang-po）使得声闻山上的修行院兴盛起来，而后在察隅（phrag-yul）扩建了修行院，对弘扬佛法大有裨益。法王在二十一至二十三岁时，在尊者赤列巴（vphrin-las-pa）处勤奋闻思佛法，如此师徒二人圆满地完成了闻思佛法等事项。在尊者赤列巴七十四岁藏历牛年的年末，向夏杰吉顿波（zhabs-skyel-gyi-dod-po）至札奇（brag-phyi）之间的寝宫出发，奉献有多如云的供品。此后其抵达卫地，又任命智者喜绕南杰为莱协寺（legs-bshad-gling）[70]之住持。其住在悦泰钦载（yul-theg-chen-rtse）为《喜金刚二品注释》的作者多扎措且（mdo-rtsa-mtsho-mchan）修改经典与注释相混合的错误，建立了密宗札仓，并雕塑了第八世噶玛巴的像以及编辑了一些文集等。其考虑到法王寺院以前的传统大法因时间的原因不再需要，虽然寺院有优良的传统，但自从前世法王闭关以来，嘉擦仁波切（rgyal-tshab-rin-po-che）将寺院的一些优良的传统逐渐仿照政教两种制度的规则进行了变更，故心相也发生了变化。前世法王赐教曰："我的一生，除了著有《波罗蜜多》和《因明》等著作外，未能完成讲、闻佛法，从此以后他将主要从事讲、闻佛法的事业。"其见到前世法王如此发誓的情景后，心有所动地说："你们寺院的僧侣各自回去，我要去静修。"在闭关修行时，将许多生活上的琐事交给了自己的一个随从大修行者，同时担任侍奉和赐茶等事务。此寺院的所有僧侣出面再三请求赐予建立法规之命令，才使寺院未有解散。此后，林贝丹（gling-dpal-ldan）的侄儿林本桑杰坚赞（gling-dpon-sangs-rgyas-rgyal-mtshan）被封为大侍寝官同时兼任管家，并嘱咐他要建立讲修院。此时，将以前央日巴

(yang-ri-pa）制定的三十几条传统法中因有一两条重复，最终被废除了。其又对泽当噶久巴旬弩罗追（rtses-dang-bkav-bcu-pa-gzhon-nu-blo-gros）领经师桑杰僧格格顿贝桑（sangs-rgyas-seng-ge-dge-vdun-dpal-bzang）、格顿平措（dge-vdun-phun-tshogs）、图钦巴札巴向巴（thub-chen-pavi-gra-pa-shangs-pa）等四个比丘下令说："你们住在一起，祈祷时不要念经，只祈愿即可，央日巴祈愿的话也可以。"后来他们按照嘱咐完成了祈愿。此外，还召集了白岩中观（dbu-ma-brag-dkar）的一些僧侣、北方达隆（byang-stag-lung）的少部分人和林巴（gling-pa）等许多具有缘分者，同时驻锡于此地，并形成了现在央日巴之传承。吾（作者——译者注）去朝拜时亦是如此，有三十多个僧侣，彼等梦幻中也认为命运不佳，只能依靠三件破旧的法衣度过人生，不可能有大的人生转变。听到祈祷声也只能是梦境依稀，不拿一份公钱而只能靠化缘而生活。

藏历兔年（1531 年）的新年，祈愿大法会依旧举行。此新年如前世法王之时一样，为众生做利他之事。如今许多人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工布地区观看节目，他们将男女分类，杀有许多牲畜，因此犯有十不善等许多戒律。为此以后的新年法会只举行祈愿仪式而不再举行各种娱乐活动。此次许多珞巴[71]人献上了野黄牛，进行了多项娱乐活动。

法王遗忘了身体被晦气所冲之时，他幻见了许多佛境，使他不能下达命令，遂给桑布热（sambho-ra）写信说："要举行息静烧施[72]。"尊者大堪布为其进行了"帕木之百种火供仪轨"，使其身体得到了康复。此后，法王从苏木寨（gsum-vgrig）抵达森波（zing-po），于此地桑耶寺的喇嘛察仓巴（bla-ma-khra-tshang-pa）二兄弟为其供奉有许多财物，喇嘛察仓巴是朗拉斯（rlangs-lha-gzigs）的三个传承人贡、厅、察（gung-thing-khra）其中之一，也是以前极负盛名且具有密咒法力的"大察仓巴"，同时也是精通新旧密宗者。由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完成其心愿，因而成为（第七世噶玛巴却扎嘉措）的根本弟子，并在桑耶寺东南楼阁

中兴建有法王的身像。桑耶寺的僧侣们说："不知以前究竟是这么回事，开光之后即降下大雨。几天过后，桑耶的山沟里第一次出现大批采茶工，之后不仅是茶，连着七年庄稼丰收，此后感受到信解[73]。"法王说："我身与一切受用已回向给前世法王处。"

第十四节　作者巴卧·祖拉陈瓦与米觉多杰第一次相会

此后，法王前往昂雪（ngam-shod）的雅、温（yar-von）二地方之时，一个上师也未有前去，而得到许多供养财富，大多数人对于这些财富，即便是不吝啬财富的人也难以止息吝啬之心。总计有白色旧哈达、黑底彩色花纹、蓝底彩色花纹等四十一种布匹各一驮，各种颜色的绸缎衣服等各一驮，各种布匹各一驮等，仅就绸缎衣服即令人惊讶；殊胜之所依供养，如犍椎、铃等许多资具堆满仓库，尤其是所食用的青稞就有两三万藏克[74]，此数量要供应寺院两年都用不完。其抵达时，不准拜见，而对所有的执事僧慎重地嘱咐道："我的这个（东西），谁也不能拿，还是交到法王之手吧。"此后，对桑耶王（bsam-yas-rgyal-po）做了吩咐后离去。执事僧的弟兄们又对耕种青稞的百姓下达命令，令彼等在氆氇衣服上佩戴铃铛和手书，如此完成一切指示后，所有资具如其所愿，全都到了（法王）的手中。法王二十六岁时，即藏历的龙年（1532 年）六月十五日，吾[75]二十九岁时，在斯波奔巴岗（zing-po-vbum-pa-sgang）的身之坛城处初次拜见法王，吾很荣幸地献上吾之身受用乐善等等。五天之中，不仅出现法王的身甘露变成冰片之征兆，而且法王教授阿日热降巴强朗勒巴（mngav-ris-rab-vbyams-pa-phyogs-glang-legs-pa）、康巴热降巴

森格桑波（khams-pa-rab-vbyams-pa-seng-ge-bzang-po）、古格热降巴德敦巴（gu-ge-rab-vbyams-pa-sde-bdun-pa）、乌载桑杰森格（dbu-mdzad-sangs-rgyas-seng-ge）及吾（作者——译者注）等五人制作金刚瑜伽母甘露丸之方法并做修持，遂使法王大为欢喜。

自从此藏历龙年十月起，智者仁钦勒巴（rin-chen-legs-pa）、热降巴桑杰益西（rab-vbyams-pa-sangs-rgyas-ye-shes）等首次聚集二十多人创办了讲经学院之先河。此时，果、朵、林（mgo-dom-gling）三地方的官员来到此寺院，由于波卧秋朵瓦（chu-mdo-ba）的危害，波、工等地的噶玛政权调集大军，进军波卧，却难以阻挡危害众生之事，故法王亦无有任何遮遣和教诲等。当诸官员前来法王身前商讨时，法王起心动念除佛法上的问题，商讨的话语一句也不听，亦不发表任何意见，犹如土中的水银一尘不染。此时，正是吾（作者——译者注）当侍从之时。之后，波卧地方政权掌握有中等权势之时，第穆拉喀瓦（de-mo-la-kha-wa）号召大家进行所谓的“弃恶扬善”行动。当决定要毁坏（寺院）时，法王对广大的庄园主们，尤其是对官员绰杰贝（khro-rgyal-dpal）严厉地斥责道：“若拆除此寺院的话，你与我将永远不得和睦！”故未敢毁坏。此时对于我方的大部分允诺者表示赞成，且仲巴则拉岗巴（drung-pa-rtse-lha-sgang-pa）也心怀埋怨地说：“按杨日仲贡桑巴（yang-rivi- drung-kun-bzang-pa）所说，我噶玛巴今天露了一手成就相，喜欢任意留有手印和脚印，噶玛巴之成就相是以德报怨，就得需要如此。”说后甚为欢喜。对此虽无多少有见识之人对其加以称赞，然而秋朵瓦（chu-mdo-ba）等人闻讯，不久携骏马等一些供品奉之。一两位有名望的轨范师及其随从抵达蔡贡（tshal-gung）住地，并言到：“此举并非为兵败而来忏悔，而为思去年法王在德木拉山口（de-mo-la）救护我等，遂视为观世音之所为而生信仰，故前来忏悔。”此后，一位有名望的轨范师请求赐予关于宁玛派修行方法之书籍，法王曾对此人笑言：“汝乃为格鲁派之徒，而我为

噶玛派之徒，求教宁玛派之教法实为笑柄也。”在此之前有蒙古汗（mon-rgyal-po）噶唐（gwa-thang）的后裔觉拔（jo-vbag）之子——小名称为卓波达（sprang-po-dar）之人，曾随其四位丞相前来拜见，又将他的头发献上，并封国师之职，奉献无数之供品，其丞相森德噶（blon-po-sin-ti-ka）也奉献殊胜之礼品。

第十五节　各地纷纷迎请米觉多杰传授佛法并对其大加供奉

此时，雅加本钦巴（yar-rgyab-dpon-chen-pa）因缘分在后藏巡游时作为侍从也前来朝拜，于此受沙弥和比丘戒，奉献珍珠之佛塔，此后（雅加本钦巴）也得到了教法和财物。止贡法王贡嘎仁钦（vbri-gung-chos-rje-kun-dgav-rin-chen）送来邀请信；达隆法王南杰扎巴（stag-lung-chos-rje-rnam-rgyal-grags-pa）多次送来邀请信和财物，邀请信中言道：“跪拜具足三世一切佛之本性、通晓诸法之实相之足莲，作为释迦之比丘的南杰扎巴在达隆佛殿五处[76]顶礼，以施手势礼为先，将僧袍的一端垂于一旁，并把右膝盖跪立于地上，如此呈禀。”在多麦地区夏喇嘛贡嘎贝（bzhag-bla-ma-kun-dgav-dpal）也曾数次将贵重物品作为供品让其属下官员奉之，其也请求说：“我等往昔每年招募贵族子弟不少于三四十人，未有找到您的寺院，只好派到色拉、哲蚌和甘丹等寺，现在请您不要嫌弃礼品之轻重、好坏，今后需要倍加关照。”噶托（ka-thog）[77]法王如同佛一般具有诸多远见卓识，也是赞塘（vdzam-thang）之萨桑玛德（sa-bzang-

ma-ti)[78]法王之转世。马康色多巴（smar-khams-gser-mdog-pa）寺院之诸高僧大德为其多奉供品，并言从云南丽江军队手中能够施救的唯有此人（噶托法王——译者注），故前来迎请。帕竹政权之官员京俄仁波切（dpon-sa-spyan-snga-rin-po-che）奉献上等的哈达、丝绸、坨银、观世音菩萨像及用礼赞诗写的邀请书等许多礼品。此时由于考虑到卫藏地区是佛教的发源地，故只好前往此地，但顾虑到噶玛教派未被邀请而前去即视为不光荣之事。当今工布地方因富有权力和奢华，官员们对各自地方之税收的贪婪，因此官员们对前往（卫藏）并无多大兴趣。卫藏对于尊者来说不仅远离财富和享乐，而且无有离系善友者，故其前往是毫无疑问的。现有理性智慧、对信仰的需求如饥似渴的许多人，他们希望尊者前来改变这种佛法濒临边缘的状况。虽有一两位（修行者），但彼等就像硝盐大海八支流中的一滴水一样，但是此时尊者如同游子思母似的一心一意想去卫藏，并言道："此等时分将会生长于索萨木康（sog-zam-khang）。"故仲布国师巴（vbrong-bu-govi-shri-pa）之使者从工布得来的青稞种子播撒于整个索萨木康的坝子上，自行长出幼苗、成熟，以前不成熟的庄稼，现在年年丰收至今。因此为法王贡嘎仁钦的灵塔开光所需求的青稞种子从则拉岗（rtse-lha-sgang）而真实地到达止贡替（vbri-khung-thel），贡布坚赞王（mi-dbang-mgon-po-rgyal-mtshan）为此十分敬信。其虽然难于经常服侍，但请求前去迎请，并想与霍王塔尔巴本（hor-gy-i-dpon-thar-pa-vbum）共同前往以反复邀请。

藏历羊年（1535年）三月，法王略微观看一下黑仓库，即亲眼见到了大明皇帝所赐的金佛、两幅以十尊者为主的福田与施主之丝绸大唐卡以及珍贵的服装和坐垫等，并引进不少财富。六月，开始在东波珠索（sdong-po-gru-so）宿营，大殿里聚集有许多人，其中有尊者的身前侍从、活佛、楚布寺中级以上僧官、摄政、国师等师徒四百多人以及闻、思、修活佛等师徒二百多人，营地中还有八十多顶大黑帐篷和无数顶小

帐篷，下达央日(yang-ri)[79]也有八十人为一大部需要拿出份子之命令，央日以外的静修地达到五十多、札仓达到近一百，还有近两千营地的人逐渐来到了普秋札奇（bu-chu-brag-phyi）等地。

藏历猴年（1536年）新年，法王于此地欢度并共同祈祷。夏季驻锡于札松(brag-gsum）地方，霍尔（hor）与绒布钦波（rong-po-chen-po）等部落前来斟茶和邀请。秋季前往止贡等地，像以往的规矩于坝木塘(vbam-thang）法王师徒前来迎接，但是前世法王的师徒不在的情况下，第巴和吾（作者——译者注）再三请求制定关于拜见规制，也不知道如何去做。在采乌克塘（mtshevu-khavi-thang）宿营驻锡的四五个月期间，对参加法会的僧侣讲授共同教法、对俗人讲授热法（ras-chos），进行多次灌顶和讲经，并讲授了《密意之大注疏》。在讲第一章的时候，吾把所有的内容都记录下来，在讲后面的六章的时候，吾只记录一些内容的摘要，再加上以前法王对吾的传授，并结合记录如此做了记述。此后根据这三次记录不断扩充，写成了四部文集。贡布坚赞王之兄囊索大轨范师(nang-so-slob-dpon）于此受比丘戒，另外还有堪布察瓦卡谷杰瓦(khra-ba-kha-sku-skye-ba）和钦波达普巴（chen-po-stag-phu-pa）等止贡僧俗部众中的上师等，从降达隆(byang-stag-lung）派来的侍茶者阿杰师傅(dge-rgan-a-rgyal）等，以及降巴绒（byang-vbab-rom）的六大活佛和贡巴京俄（kong-pa-spyan-snga）兄弟二人、乌玛谷杰（dbu-ma-sku-skye）等，还有从索巴卡如瓦(sog-pa-mkhar-ru-ba）和禅院相遇的所有僧俗民众都前来拜见、供奉。特别还有霍王塔尔巴本前来拜见，并邀请法王前去开光。

藏历鸡年（1537年）法王于此地参加了大祈愿法会，二月前往隆薛(klung-shod）地方，夏天在扎西塘（bkra-shis-thang）安居，此时勒谢林(legs-bshad-gling）寺的师徒们前来拜见。此时的住持是法王喜饶南杰(shes-rab-rnam-rgyal)，管家是岗布京俄谷热却载(sgam-po-spyan-snga-

sku-rab-chos-mdzad)，拉统却载巴（lha-mthong-chos-mdzad-pa）等人驻锡于札仓的时候，法王本人驻锡于察瓦卡（khra-ba-kha）修行中心的寝殿里。此后一个半月的时间，止贡大师和两位活佛分别住在各自的小寝殿里进行讲经、灌顶、闭关修行等诸多活动。此时，甘丹寺夏孜札仓（shar-rtse）和降孜札仓（byang-rtse）的法王和堪布、贡邦巴杰索扎巴（kun-spangs-pa-rje-bsod-grags-pa），以及哲蚌寺的格顿嘉措大师（dge-vdun-rgya-mtsho）皆十分尊敬地迎请法王，请求与法王相见。法王给吾（作者——译者注）下达命令于藏历龙年末至蛇年六月建好札仓，并升任上座。从此卜卦后任务落在阿里热降巴强朗勒巴（mngav-ris-rab-vbyams-pa-phyogs-glang-legs-pa）之肩上，并行茶。后法王又游历热振（ra-sgreng）、达隆（stag-lung）等地，为了具缘弟子之事其驾临堆龙楚布（stod-lung-mtshur-phu）寺，不久身患两年疾病的管家林蚌（gling-dpon）去世，活佛寨群（kre-chung）为其做了盛大的超度法会。

藏历狗年（1538 年）新年，法王被迎请至纽拉（smyug-la）地方，住持喜饶南杰（shes-rab-rnam-rgyal）等噶玛札仓的僧伽、夏鲁摩朗巴（zha-lu-smon-lam-pa）等桑普廓贝（gsang-phu-kho-pe）的僧伽、尊者拉旺洛（lha-dbang-blo）等下院林卡的僧伽等人前来迎接，在纳卡普（na-kha-phug）设帐安住。此年夏季因众生之命运前后藏发生了极大的纷争，后经法王调解并颁赐约定条文方得以平息。由乃东寨（sne-gdong-rtse）敬呈有关于噶玛巴之地位上书，此后又敬呈有关于中原之大师上书，复敬呈有关帕木竹巴本教派之大师上书，此三次上书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次上书，上下民众呼声极高。以书信和供奉金银财宝之举迎请法王，派去前往迎接的人有伍如（dbu-ru）[80]大将军靖巴玛钦（bying-pa-ma-chen）和仲益纽谷瓦(drung-yig-myu-gu-ba)，另有孔嘎庄园（gong-dkar）和琼结大庄园（vphyong-rgyas-pa-rgyal-chen-gling）等处的人也奉茶欢迎。此外，靖巴玛钦在此剃度受戒，以不同之信奉方式拜（法王）为唯

一之根本上师。

法王又封本波宗追巴（dpon-po-brtson-vgrus-pa）为仲孔玛（drung-gong-ma）大官，并记录在案、颁发证书。虽有人请求法王前往霍尔（hor）和绒布（rong-po）之间的地方，但因法王决定冬季在楚布寺闭关修行，尚未到达当雄（vdam-gzhung）、天还没有亮时就有许多人前来拜见法王。法王在冬天修行地建静修室，大力弘扬教法。索萨巴（sog-zam-pa）兄弟敬献礼物并剃度出家，溪卡仁蚌巴（rin-spungs-pa）请求上师前去后藏。藏历猪年（1539 年）五月上旬，法王从楚布寺出发，经乌日（dbu-ri）到秀地（gzhu），嘉贝央晋美贝桑布（vjam-pavi-dbyangs-vchi- med-dpal-bzang-po）前来此地拜见法王，并拜其为师。尼木仁青泽（snye-mo-rin-chen-rtse）地方的王赛康玛（gser-khang-ma）供奉法王。依次翻越了萨嘎楚索（sa-dkar-gru-so），经过绒钦吉囊（rong-chen-gyi-nang），此后又经过一天的路程，仲雍巴康巴瓦（drung-gyung-pa-khams-pa-ba）等大小官员争相前来邀请法王。一天后藏叶如（gyas-ru）[81]和如拉（ru-lag）[82]大王阿旺南杰（ngag-dbang-rnam-rgyal）的二位公子与仲雍巴玛钦（drung-gyung-pa-ma-chen）等诸达官贵族近五百骑士列队迎接，降钦却隆（byams-chen-chos-lung）和尊者嘉木样萨玛（vjam-dbyangs-gsar-ma）等哲域结蔡（vbras-yul-skyed-tshal）[83]的僧团以及法王江日热降巴（chos-rje-lcang-ra-rabs-vbyams-ba）和本然巴格顿尼玛（vbum-rams-pa-dge-vdun-nyi-ma）为主的身穿金色法衣的僧伽等数千名僧人列队迎接，并以晒大佛等许多隆重的仪式欢迎，于喀如顶（mkhav-ru-steng）设营驻锡，于此法王封大修行者贡噶桑布（grub-chen-kun-dgav-bzang-po）为央日寺（yang-ri）之上师。

此时恰逢拉堆洛（la-stod-lho）[84]万户长因内讧而败落，法王为了及时的拯救，遂将帕楚千户地（pha-drug-stong-skor）赐予万户长父子作为世系庄园，原本需要一位执事僧作为人质而拘留，后经法王出面调解，使

那位人质可以留在寺内做法事。（法王）为托杰巴（thob-rgyal-pa）剃度出家，赐名为噶玛顿达央塔帕（karma-don-ldan-yang-dag-vphags）。起初其在诵经班学习，不久即成为一名大学者，其于噶玛蜕扎林寺（karma-vdus-gkrwa-gling）建立了闻思讲经院并得到了迅速发展。从牛杰康（nyug-rgyal-khang）到桑珠孜（bsam-krub-rtse）[85]之间法王与施主一路同行，从而有机会天天拜谒和闻习经典。有着当今"唯一聪明善知识"之称号的尊者热那巴扎（rje-btsun-ran-bha-dra）和轨范师那波觉巴（slob-dbon-nag-po-sbyod-pa）之转世活佛名为尊者贡噶卓强（rje-btsun-kun-dgav-sgrol-mchog）二人也于此时拜谒第八世噶玛巴法王，并随从其闻习经典。当时第巴自己决定请法王在仁蚌（rin-spungs）地区留驻一年以及在香仲康（shang-vbrong-khang）[86]和桑珠孜等地留住一年，但因法王之前已答应森格孜巴头人（seng-ge-rtse-pa）与施主们连年共同前往南部地区（lho-skor）以及法王要前往僻静处修行，故未能实现第巴之所愿，但（法王）赐予其前往夏鲁（zha-lu）、俄尔（ngor）、绰普（khro-phu）[87]等寺朝圣。因法王对讲经学院非常重视，故按照其想法将施主布施的部分财物赐予许多合意之尊者，但此后此讲经学院却没有出现许多法王得意的有缘弟子。此后，法王携带着大量的供奉品前往靠山界边的珠穆康噶马（jo-mo-gangs-dkar-ma）[88]地。以前从林温谢巴（gling-dben-gshegs-pa）至本波多杰布（rdo-rje-vbum）担任管家职务仅一年多即卸任，前往后藏任代理活佛（rgyal-tsgab-sprul-bavi-sku）仍旧做国公巴之事务，并答应兼任管家之事务，因经常出现大的错误，做事相当于现世孩童们的诸多思维，故又不得不辞职。法王又经常喜欢静修，尤其是极度厌恶浊世而时刻想脱离凡事，并希望其侍从也是讲修合格的弟子。然而此寺非常清贫，可是在谷热却载巴（sku-rab-chos-mdzad-pa）担任管家和侍寝官时采取灵活多样的办法，从而使该寺没有生活依靠的那些贫苦僧人们的生活也有了依靠。

第巴噶尔巴（sgar-pa）之女儿是一位瑜伽修行者，送其至尼木[89]仁钦孜（snye-mo-rin-chen-rtse）成为著名的萨康玛头人（dpon-sa-gsar-khang-ma），因以前（法王与其）在秀（gzhu）地方相见过，后来又在桑珠孜遇会，但是（法王之）寝室禁止女性入内和不可摩顶等规定而使其不满。后来因卸任止贡巴（vbri-khung-pa）的到来，不分法王和施主一同与第八世噶玛巴驻锡于珠穆朗玛雪山边、仲普旧寺（vbrong-bu-dgon-rnying）、贝若木（spel-rom）等地时，制定秀、尼（gzhu-snye）二地的任何人不准拜见以及行宫[90]不准给外人借宿、不准经商、不准给外人施舍等法规，使人们无法前往行宫，虽然侍从人员竭尽全力阻止行人，但是卫、藏、南、北等藏区的大量信徒想到家乡不能容纳自己而经常聚居到此地。这时雅卓万户长（ya-vbrog-khri-dpon）也前来拜谒，并请求法王到雅卓地区。此时法王曾连续三天在法会上讲到："我不久将要去拯救尼木地方（snye-mo-lung-pa）以及平措惹丹宅院（phun-tshogs-rab-brtan-khang-pa），赞林然降巴（vdzam-gling-rab-vbyams-pa）和尼木地方那里的人们正在赶往此地邀请我去拯救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我将派遣以下人员前去，后藏人极其贪婪而要派香噶瓦（shar-kar-ba），能说会道而要派格西桑吉贝珠（sangs-rgyas-dpal-grub），威胁恐吓而要派工布喇嘛（mgon-po-bla-ma），这样我们就能收回平措惹丹宅院。"此时萨康玛头人和法王的事业已经到达顶峰。

此后过了一个半月后，因萨康玛头人有背叛藏巴王之嫌，藏巴王派兵（抓捕），致使白天到处出现空喊乱叫，遂使萨康玛头人惧怕而弃秀、尼二地与法王一起出逃，其余留守人员也感到恐惧而派堆钦札仓（vdus-chen-grwa-tshang）的法王赞林巴（chos-rje-vdzam-gling-pa）和尼木地方的其他官员及其长者到第八世噶玛巴处祈求帮助。他们按照噶玛巴以前所颁发的命令占领平措惹丹宅院，除管家等人以前毁坏之外未有毁坏的全部保留下来，准备归还萨康玛头人或藏巴王，但此时的萨康玛

头人直接逃到卫地。过了二十多天，藏巴王的军队到达后将平措惹丹宅院从留守人员手中抢走，（法王）使尼木地方从战争的浩劫中拯救出来，功德无量。

总之，噶玛巴法王本想请京俄塔坚钦巴（spyan-snga-thams-cad-mkhyen-pa）到其身边并向他供奉所有的财物，遭到寺院执事僧的反对而未能成行，京俄塔坚钦巴也感到失望，并留下“相遇在达工[91]二地之交界或工布地区的上部”的遗书后圆寂。此时因杰波蔡丹（rgyal-po-mtshan-ldan）是噶玛巴大师的特殊施主，法王准备前去会见时，接到了“您在此地等候，我即将到达工布与您相见”的书信。

第十六节　米觉多杰认证第五世红帽系活佛

第五世红帽系活佛贡强耶拉（dkon-mchog-yan-lag）生于藏历鸡年（1537年）八月十日，系杰波蔡丹（rgyal-po-mtshan-ldan）之幼子。法王到达扎西迥（bkra-shis-ljongs）后杰波蔡丹前来拜见时向他提出：“请将你的幼子赐给我吧！”藏历狗年（1538年）九月十五日法王与贡强耶拉相会在帕由(ba-yur）地方，并认证其为贝喀觉巴（dpal-mkhav-spyod-pa）之转世活佛，后法王亲自为其剃度，认为其就是以前的桑杰贡强耶拉(dkon-mchog-yan-lag)，故取名为贡强耶拉。（贡强耶拉）到三岁半时与法王再次相会在察隅（phrag-yul）地方后，一直跟随于法王，并头戴传世之红帽。此时，因赏识羊八井（yangs-pa-can）寺的一位转世活佛，法王从扎西达杰（bkra-shis-dar-rgyas）到工布地区时也对这位转世活佛大加赞赏，最后言道：“请将这位转世活佛交给我们来抚养吧。”并反复说

道："现在继位的不仅仅只有一位转世灵童，谁的可信度大就由谁来继位。"行宫执事僧也再三请求道："我们没有必要对此位红帽系活佛如此赏识和重视，交给对方抚养较为合适。"但法王说道："此乃因上辈师徒二人相处的时间短而造成的，我不管你们想认同哪位转世灵童，但我已决定抚养我自己认同的灵童，将他培养成大成就者。"所以没有把转世灵童交给他们，由于这个原因曾出现对寺院的转世活佛不信任的现象。此后法王又言道："我认为就是此转世活佛，并已决定向乃东（sne-gdong）和琼结（vphyong-rgyas）汇报。总之对此位转世活佛的赏识不管是否对与错，仅考虑到羊八井地方之土地就应该赏识此位转世活佛。京俄塔坚钦巴的弟子们一定要记住，若我们想全部更改的话，实质上就是对上师的不敬，京俄塔坚钦巴也会对弟子们产生灰心，即会出现长久不敬奉、拒绝会见之情。住在龙雪查瓦卡（klung-shod-khra-ba-kha）地方时，孜顶（rtse-ldeng）头人等到羊八井奉茶，与他们开玩笑时说到你们已认同的那位转世活佛从十八岁起到一定的年龄会有如此之征兆。恰逢到了预言说的那个年龄时出现有管家与家人不和等多种令人不悦的许多事情，遂使管家如梦初醒般地对活佛转世略产生疑心。后来由于法王之慈悲和护法神的护佑，使原先所拥有的庄园就像预言说的那样交还到你们的手中。"此后，因霍尔（hor）[92]和管家的邀请，法王抵达羊八井寺为（第五世红帽活佛）的真实转世灵童坐床敬献祝愿词，然后又回到了秀尼二地，并迎请法王到卡尔寺（mkhar-gyi-chos-sde），并请求法王护佑。

第十七节 米觉多杰继续从事宗教活动并受到各地官员的供养

此后，（法王）受雅卓万户长迎请，前往浪卡子（sna-dkar-rtse）[93]万户府，受到盛大的供奉。因法王答应绰卧隆寺的住持（gro-bo-lung-gdan-sa-pa）日措热钦（ri-khrod-ras-chen）的转世活佛噶玛桑布（krma-bzang-po）和施主杰卡巴（rgyal-mkhar-pa）头人扎巴班觉（grags-pa-dpal-vbyor）的邀请和南部众信徒的福泽以及朝觐圣地，遂经过达隆（sta-lung）地区再翻越摩达山（smon-mdavi-la）而抵达洛堆（lho-stod）地区。因这些地区的大王即年幼的阿旺米迥南杰（ngag-dbang-mi-bskyod-rnam-rgyal）兄弟们请求，法王前往梅唐奈（men-thang-gnas）和拉隆（lha-lung）[94]等地，受到盛情款待和诸多的供奉。后法王到古如佛殿（gu-ru-lha-khang），供奉释迦牟尼佛时恰逢有位老人在此地逝世，法王的无边法力使此尸体火化后出现了大小与芥子粒一样的舍利，并供信众拜谒。法王经过准拉山（grung-la）和曲拉山（chos-la）到达雪域噶举教派之源——色卡幻化大寺[95]（sras-mkhar-sprul-pavi-pho-brang）和吉祥绰卧隆寺，并宣称为色卡幻化大寺建镏金屋顶，因其因缘和悲心之力而到第十个年头最终竣工了。贝琼瓦（spe-chung-ba）和廓亭拉康瓦（kho-thing-lha-khang-ba）等诸多地区的大小信徒前来拜见法王，向寺院敬献的财物就如同大海中的一滴水而已，但法王也为这些地方的人们惠赐有无数礼品。法王于此地因查巴地方的头人顿珠（khra-pavi-dpon-sa-don-grub）的邀请又经过准拉山抵达梅塘（sman-thang）地方。依据僧众的请求在雄卡寺（zhong-khavi-dgon）的基础上新建有噶玛丹贝寺（karma-bstan-dpal-gyi-chos-sde），并捐献了大量的财物，同时还派遣了二百多名

劳役，他自己也改穿俗装而充当头人。虽委派热降巴桑布坚赞（rab-vbyams-pa-bzang-po-rgyal-mtshan）为该寺的轨范师，但后来因其在斯宗（srib-rdzong）山上修建赞宗寺（btsan-rdzong-gi-chos-sde）而未能到任。为了雅卓地方官民的安定，虽使用严厉之办法，但也未有建成寺院，实现以前之愿望。因头人才旺达杰（dpon-sa-tshe-dbang-dar-rgyas）请求能够跟随法王学经，法王回答道："只要你们能够认真遵从我所教授的经典，其实你们可以各自返回家乡进行佛事，不必追随于我。"

藏历牛年（1541 年）冬季，法王驻锡于哈沃康桑（ha-bo-gangs-bzang）雪山附近的卡若（kha-ro）圣地时，此地的万户长心想顶礼大师之足，但未敢说明时法王主动将脚伸向他处，因而使他对法王更加崇信。法王还捐献有大量财物为逝世的江孜[96]头人（rgyal-rtse-bdag-po）父子进行超度法会。此时侍寝官贡勒（kun-legs）请求剃度出家。

藏历虎年（1542 年）二月法王被纽拉巴（smyug-la-pa）迎请后，于贝丹(dpal-sde）寺受到信仰施主半个多月的供奉，第司帕木竹巴[97]的官员们以礼供养第巴桑果瓦（sde-pa-srang-mgo-ba）等人，后抵达具有甘泉的擦热普伽（tsha-rags-phur-sgar）地方，一直驻锡至秋天末月，由佛教之施主纽拉巴长期供养。第司卓瓦贡布（sde-srid-vgro-bavi-mgon-po）[98]从孔嘎尔（gong-dkar）地方（为法王）敬献有大量礼品。法王为京俄塔坚钦巴（spyan-snga-thams-cad-mkhyen-pa）之转世活佛授近圆戒，即催促前往工布之诸寺院，并做了从寺院到一个驿站之间的准备工作，主要受到雅堆(yar-stod）东部的领主拉普巴坚巴（lha-bug-pa-can-pa）及其属臣哲古宗(gri-gu）官员贝钦巴（dpal-chen-pa）的突然迎请。（法王）遂从藏北高原的山路，穿越牧区的中部，首先抵达哲古宗，并渐次抵达雅堆，在冲萨塘强秋顶（khrom-sa-thang-byang-chub-sdings）等地行利他之事，并想于香布（shambu）雪山进行静修，也修建有一个小禅室。（法王）为土司的后代剃度，使其成为近事男[99]。拉宗(lha-rdzong）领主过去

曾在伦波岗（lhun-po-sgang）下面修建有一龙王庙，据说于该处曾有噶玛巴的僧团到达，故在石碑上刻有称为“喜苑佛法之宫殿”（dgavtsal-chos-kyi-pho-brang）之文字，并于该处修建了一座寺院，赐名为讲经院。（法王）又驻锡于哲古央噶（gri-gu-yol-dkar）地方时，受到南方一带的聂（gnyal）、洛（lor）、恰（byar）三地的领主恰巴万户长（bya-pa-khri-dpon）[100]兄弟的迎请，经过谢卡宗钦（shel-mkhar-rdzong-chen），到达雅萨营地（dbyar-sar-sgar）过冬，（法王）为恰巴万户长剃度，使其成为受持一分戒之近事男，此时恰巴活佛驻锡于后藏，恰巴兄弟亲自出面再三祈请，虽答应于法王尊前受比丘戒，但是由于众多大人们的挽留，之后于十七岁时，让其于具德大乐（dpal-vkhor-bde-chen）寺的法王尊前受比丘戒等，未有拜见（第八世噶玛巴法王）。恰巴自己又请求在札贡吉祥山上（brag-gong-dpal-ri）修建寺院，虽请求迁至贝摩贵（padmo-bkod）[101]，然而庄园的人们不听从，故（法王）又将吉祥山命名为金刚座（rdo-rjevi-gdan）而加持，故此（法王）也接受了供养。

第十八节　米觉多杰修建讲修院、组建僧团并委任寺院的住持与上师

大王谷惹巴（rgyal-chen-sku-rab-pa）迎请（法王）后，又做供养承侍。在此之前，仅有殊利（zur-ri）之名，尚未组成僧团，各自随意安住。此后，（法王）组建了僧团，委任了领诵师以及制定了教规，并授予仲顿仁巴（drung-don-rin-pa）上师之职位。有人请求于塔堆宗卡（dwags-stod-rdzong-kha）地方修建寺院，但因地势险要，（法王）未有答应。而

在德瑭(mdavi-thang)修建了讲修院之大殿并组建了僧团，委任谢冲热绛巴却丹惹觉央（shel-drong-rab-vbyams-pa-chos-ldan-rab-vbyor-dbyangs）上师之职位，又在恰（byar）、吉（skyid）、布（sbug）等地广行利他之事。藏历蛇年（1545年）应门巴人（mon-pa）之请，参观了陀仓绒(dom-tshang-rong)之圣地，门巴国王在印度与释迦贵族相会之后前来拜见，并奉献了许多财物。此时，为了那些官员做佛事活动，（法王）将重要的达官贵族聚在一起，创立了密宗学院（sngags-gra-tshang)，嘉察(rgyal-tshab)活佛亦于此时圆寂。乃东寨（sne-gdong-rtse）地方的人们向（法王）敬献了苏普（zul-phu）大佛殿并请求其前往，（法王）于夏天的后期抵达此地为有缘者做了许多事情。

藏历马年（1546年），（法王）于此地言道:“如若囊索（nang-so）[102]的管家噶玛顿达央塔炯（karma-don-dam-yang-dag-skyong）逝世的话，我们两寿数差不多。”又对殊利寺（zur）前来化缘的僧众言道：“我的文集已经完成了，因此再难获得教言，（你们）请求经文灌顶吧！”因此，(法王)将文集堆集起来，授予经文灌顶，并赐予诸多事业圆满之授记，故使僧众们皆变得忐忑不安，遂于塔坚钦巴（thams-cad-mkhyen-pa）活佛尊前以及所有佛教大师尊前（为法王）请求长久住世。由于众人皆(为法王）请求长久住世，因此法王暂且念经祝寿。虽然法王许诺要朝拜拉萨释迦牟尼佛像，但是听到哲蚌和色拉寺的僧人们眷恋家庭的消息之后，觉得不方便前去。虽然众人一致地祈求法王本人前往拉萨，若能在释迦牟尼佛像前发愿，使藏地不起外患、瘟疫、战争、饥荒，社稷安宁，但如此难以实现。法王抵达苏普（zul-phu）之山顶朝圣，留下了许多脚印，连行走的脚印也清楚地出现在岩石上。此时，贡塘（gung-thang）的大佛殿也被火烧毁了。

藏历羊年（1547年）法王经过纽拉擦惹（smyug-la-tsha-rags）回到楚布寺（mtshur-phur)，大规模地修建了（楚布寺）的无量宫和金顶等建

筑，并委任克珠贝康巴阿旺却吉嘉措（mkhas-grub-dpal-khang-pa-ngag-dbang-chos-kyi-rgya-mtsho）为图钦（thub-chen）与秦普（mchims-phu）寺之上师、下额仓（rngog-tshang）知事僧克珠索南丹增（mkhas-grub-bsod-rnams-bstan-vdzin）为楚布寺讲经院之上师、克强索南桑波（mkhas-mchog-bsod-nams-bzang-po）为勒谢林（legs-bshad-gling）讲经院之上师。此时，达隆（stag-lung）之大佛殿被火烧毁了，前些天法王曾做过一些授记，之后也送了些重建的资具。法王又按照止贡（vbri-khung）苏巴活佛（zur-pa）所提方式与之会见，并满足了他的要求。此时，大成就者贡桑巴（kun-bzang-pa）出现稀有之瑞象而圆寂，之后委任了杰瓦雍仁钦贡（rgyal-ba-gyung-rin-chen-mgon）为央日寺（yang-ri）之导师。此时，法王曾预言会出现日食，之后即出现月食，之后又曾预言后藏的官员们会发生危难以及南方牧区出现的情况等未来之事。此时，庄园百姓因为战乱而迁至娘堆（nyang-stod），因为恐惧，故请贝囊（dpal-bsnams）地方官杰旺多杰（rgyal-dbang-rdo-rje）为书信之主笔，由杰喀则（rgyal-mkhar-rtse）官员再三请求，务必请（法王）前来消灾，又殷切恳求将杰则（rgyal-rtse）与贝囊作为噶玛巴的供养庄园，使（法王）可以名正言顺地居住。虽然如此，却不能满足庄园百姓之心愿，然而法王说："我会尽所有力量帮忙的。"此后，当着官员的面言道："现在打仗的话，对你不利。"虽再三请求而前来，到杰喀则地方的时机还不成熟，贵族之供养只说说而已并未实现。此后，虽下达了所有指示，但从此官员们逐渐倒台了。此时虽到达驻地，仍不能改变众生之业报，法王也曾许诺去朝拜圣地萨普隆（za-phu-lung）。

藏历猴年（1548 年）猴月[103]十日，于相同的时间中，（法王）因受冈底斯十三大宗之中札噶（brag-dkar）庄园的知事香拉普瓦（shangs-lha-phu-ba）之迎请，而前往朝见圣地并饶益众生。在此地收到仲巴司徒活佛（drung-pa-si-dhu）献上大供养：一百件绸缎僧服、一百件丝绸罗幔、

一百件佛衣、一百包茶叶等诸多成百箱的供养物品。在诸位尊者的殷切迎请下，（法王）于藏历阴铁鸡年（1549年）动身，言道："若答应前往桑耶(bsam-yas)寺朝圣的话，并说了不去乃东地方的原因。"于是仅派了几个出家人前去，预言他（乃东的官员）将会发生不幸，（法王）言道："因为我受到了他的训斥。"之后，（法王）所至他之领地也未有很好地享用食物，当抵达他之府中，（法王）著有《经卷大海——进入僧院》。此后，仁蚌巴（rin-spungs-pa）献上了释教金色供养庄园(thub-bstan-gser-mdog-mchod-gzhis）等供法王驻锡，遂委任克巴擦瓦热绛巴(mkhas-pa-tsa-ba-rab-vbyams-pa）为上师。当塔坚钦巴活佛从工布(kong-po）回来之时，营地官员以世俗与出世间两种方式隆重迎接，请其坐于无分别的法座上，之后为了顾及寺院之缘起，近侍献上了前世活佛之遗物及许多财宝，恰谷（bya-skur）之知事僧众进行了盛大供奉。从此开始，神殿中的所有一切殊胜遗物，每天以表演的方式亲自敬献给一切智活佛，并全部做了交接。师徒一同前往雅堆（yar-stod）地方，并受到了盛大供奉。此时于工布地方，噶玛政权（kar-srid）的一位上师想收贿，声称要为寺院恰巴(bya-pa）转世活佛进行供养。若于此地建立修行院的话，其知道就不属于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后，遂言道："让我来守护此地吧!"如此对噶玛政权来说，为了要成为噶玛政权的一分子，不分缘由打算制造乱世之后，依靠噶玛政权出兵，由洛若札西通门巴(lo-ro-bkra-shis-mthonng-smon-pa）等人于尼姑之中抢夺了因战乱丢失的上百头营地的公母牦牛，他们将杀剩下的一些（公母牦牛）做了供养，竟未受到丝毫追究与苛责。法王又前往讲修院(bshad-sgrub-gling)，举行大祈愿法会，传播了许多佛法并做金刚舞与火供等等，各庄园与各地方也做了盛大供奉。（法王）又吩咐要扩建佛殿及大佛殿，之后（法王）驻锡于密咒门林（sgo-gsang-sngags-gling）时，塔布的军队难以到达雅砻(yar-lung)，当时丹萨梯（thel）的地方官近侍秘书再三迎请法王务必到边境之

故，师徒召集了少部分人从沃卡（vol-kha）抵达替地方，传授了诸多法要，详细地朝见圣地。（法王）驻锡于商贸之地札卡（brag-kha）时，前任地方官前来礼拜并请求皈依，近侍认为此乃塔坚钦巴活佛赐予之增上缘，心想若将卫藏所有人献上的话，定能令法王欢喜，遂献上大乐供养庄园（bde-chen-mchod-gzhis）之册，此时（法王）对羊八井（yangs-pa-can）的年轻管家以及那里所有的人惋惜地言道："我不需要，你去做吧。"此后，大乐供养庄园全部如同授记般地于藏历牛年交到（法王）手中。充满世俗与出世间二种功德即来自琼结（vphong-rgyas）[104]地方的自在主霍尔索南塔杰（hor-bsod-nams-dar-rgyas）以及来自纽拉（smyug-la）的侍寝官贡蚌巴（gzims-dpon-gun-spangs-pa）二人相互熟知，皆作为法王的随从，家族传人主仆能从塔布（dwags-po）到来，并临时签订了协议，使众人皆稍得安乐。法王顺便到桑耶寺等地朝圣，为获得大菩提心而献上一大批服装，并赐予朗堪巴米拉浪巴（lam-mkhan-pa-mi-la-brlams-pa）发菩提心[105]。（法王）被迎请到强巴林寺（byams-pa-gling）后，雅嘉巴（yar-rgyab-pa）恭敬地进行了供奉。过去有人冒用法王之名号制造舆论欺骗宁玛派，致使所有宁玛派僧人不相信（法王）。此后，彼等分析其缘由，消除疑虑，种下称为"正直之种子"。又迎请（法王）至乃东寨（sne-gdong-rtse），在传法时，要求当地官员在场，令某个应当继任的家族传人以摄政的形式作为服侍，而消除其忧心。法王又赐教曰："若在继承法位上无有争议，则对整个社会皆有利。"（地方官）请求说："如何不再出现此类事情？"法王回答道："虽有口头约定，二人难以互相信任时，心生厌烦，无论任何一方越此界线制造战乱，必将遭到护法神之惩罚。"法王也不听劝阻，前往讲修院等地，并前往杂日白湖（tsa-ri-mtsho-dkar）。止古瓦（gri-gu-ba）欺骗女公主，恰谷（bya-skur）进入到雅雄（yar-gzhung），两人皆遭遇罪恶，因此众人议论说，此乃越过界线将遭到惩罚。

第十九节 米觉多杰严格按照标准铸造大佛像

为了用上好的红铜三百克（khal）铸造大佛像，法王对吾（作者——译者注）指示道：“此讲修院的大佛殿虽是为了施主净罪增善，主要是我责任在身，你负责完成此事吧。”虽如此指示，但为了维持僧团，遂请求道：“许多人说无有能力完成。”法王又言道：“那么就依照加持之因缘，按照密续中所说的标准去铸造吧。”又接到法王的指令：“铸造此大佛像虽然需要泥像模子，但必须按照造像的标准去做。”故在让堆（ram-stod）寺的一个旧大佛殿中，依止显教经典和喜金刚经典，三天中按照标准进行加持，虽然也依止诸吠陀派[106]的标准进行传授皈依及加持大佛等，但在加持因缘做吉祥诵之时，出现大成就者巴什(pagshi)[107]完成楚布寺（mtshur-phu）大佛时做吉祥诵与唱诵道歌的情景，因此也认为是相当好的缘起。然而虽派遣了许多工匠，法王又说：“若认真去做则不需要赶时间，一年之中必定能完成。”此后，此大佛像之影子于天空中显现有很长的时间。然而，法王抵达孔拉（gong-la）地方时，按照(法王)所指示的“脸与发之蜂鬘以及下面顶髻摩尼宝等都要做好”，吾(作者——译者注）已做了开光之仪轨并进行了礼拜，获得了（法王）的认可。中间出现多种战乱，致使不能运送放置佛像的以扁红铜为材质之房屋，只能保证（佛像）不得受损。之后，委任佛子贡噶仁钦(kun-dgav-rin-chen）为讲修院之上师，才圆满完工。之后，第八年的藏历鸡年进行了圆满开光。在这样的战乱时刻，还是无任何障碍地完成大佛的铸造，工人也未有发生障碍，这都是法王意趣之加持，因此只有坚信三宝就可成功。

第二十节　米觉多杰在修行等方面所出现的奇有净相

（法王）驻锡在白湖（mtsho-dkar）之时，达隆法主三兄弟表现的有点不和睦，老二来到（法王）之住地请求庇护。为此，法王劝说道：“虽然表面上见面欢喜，然而心不相投，私下各自寻主，此事完全不可，因此唯有同心和睦才可。”如此劝说后方使矛盾、隔阂未有加大。

藏历虎年（1554 年）新年过后，吾（作者——译者注）亦出现许多凶险之梦兆，又因（法王）年近太岁，因此请求（法王）于藏历虎、兔二年前往一地进行闭关与敬事[108]。吾（作者——译者注）即便有此想法，可（法王）不听私利之想，故告诫说：“比起此想法，更要关注所发生的重要不可思议之事。”总之，像如此之法王与一切圆满佛自性相同而无分别，只是因应教化而示现其身，即便一刹那得见，其事迹都不可思议，更何况法王所有事迹，然而为了摄受得见者大众，而给予清净之观想，其事迹虽说无量无数，权且分别稍做讲说如下：

能纳三千世间像顶中，充满人尸融化酥油内，
自身枝干炽燃之顶端，孔雀之卵口所生之舞。
乃是于智慧中脉中，意识中脉清净之相。
一时自身所具之四肢，转成四棵大树两手之，
树根坚硬通天抵大地，身中皆空一切俱不存，
唯有二堆雪山傲光辉。

如是等等为清净之异熟身，以及身七对与五隐脉，四肢五气与四支分气及一切微气三脉各自之气等能够燃烧之兆，脉轮与五脏六腑及身体

大种燃烧之后转为智慧身，总之金刚乘拙火瑜伽一切功德皆圆满俱足，三十七面猪面金刚瑜伽母身中，中脉为罗睺之形，脐轮为带有劫火之蛇头，中央猪面三眼，三尖之舌吐至头顶晃动，饮血尊安住中脉尖端，从中放光迎请瑜伽母，胜乐金刚头顶上安住白色金刚持发出吽声，令胜乐金刚身上之皮犹如蛇皮脱落，披于金刚萨埵身上，转成蓝色，佛母头颅如二酥油灯熄般脱落融入金刚持喉间之下，胜乐父母消融于三千世界中，金刚杵中央核心为琉璃宝瓶具摩尼顶髻，瓶内四续部本尊众中具德上师之智慧甘露，轮涅任何人尝受，必将永离意识，宝瓶之能依所依被清净之火蕴完全沸腾，宝瓶外溢，洒于轮涅一切处，犹如铁因成就银液所染皆转成银般，佛之智慧以金钢铁钩之相不可坏灭，不住于实有与不实，常与无常等等之戏论中，金刚钻石三角三面火灶之内，瑜伽母摇曳会聚之火舌尖端，上师饮血尊手持闪电套索，套住一切法，降于上师身中，与火合一，五智慧之白黄红绿蓝色的虚空中央，自他一切有情皆是饮血尊，头手无量无数，如此明观之头顶与手上，皆安住饮血尊，犹如月亮降雨一般融入自身毛孔，犹如无量之太阳升起，在身暗蓝色光芒之中如雾气般消失，罗睺从虚空中升起，吞入口中，消失于心间，火蕴之内，已为智慧怙主，以侏儒肥胖之相安住，从虚空中三千世间破开，在虚空上交金刚杵与日轮上，形如大菩提塔之宝瓶内，上师智慧怙主安住其中，由己口中出气，转成甘露雨，令虚空中如意宝树的枝叶与花及果实成熟，从中化现勇士与瑜伽母众，犹如光尘般密布做供养。此佛塔也于刹那间进入己心间、八大尸林等中央，骷髅鬼卒眼中放出日光，由身腔中落下肠与食物，黄红色头发卷起状，八毒蛇为装饰，手持各种兵器，身广如由旬，此鬼卒守护尸林场之尸体，天空上上师金刚鸦面女，主二手持金刚杵与颅器，下二手持天杖与长腰鼓，骑乘金翅鸟，亲眷饮血尊父母皆以秃鹫与乌鸦之相围绕，如云密布，一见彼等从天际出现，即令尸体于原地消失，骷髅鬼卒众之腿如木头般僵硬，更由上师口中降临噶举派上

师众，四角四门金刚藩篱内，红色狗面女与白色象面女具超越世俗之威仪，上师以释迦之相降临，其心间二萨埵摆动拂尘。益西贡布(ye-shesh-mgcn-po)[109]等黑色披风者会供之下像火焰燃烧，之上噶举派的上师似云彩遮蔽，中间智慧空行母犹如沸腾水一般。这一切都是因为彼等之祖师拥有无量光辉，并具有诸多智慧之预见。其次，如同梦幻一样，第八世噶玛巴赐予的无数修行秘籍在许多圣深的教义中也有详细的记载；尤其法王的身像用银子镶嵌，高度为一肘之美丽塑像，宝座用各种金银珠宝装饰点缀后，请来高僧大德及修行者进行开光祈祷。

第二十一节　米觉多杰利用多种方法传授佛法

在隆雪扎西唐（klung-shod-bkar-shis-thang）地方由摄政活佛比丘僧贡桑瓦(kun-bzang-ba)、仲巴央（drung-pa-gyung）、绛普比丘（vjam-bu-dge-slong）等十多位虔诚信仰菩提勇识佛的修行上师经常不断地诵经祈祷。法王连续修行七昼夜后，看见于南方圣地的如来佛大梵天王前涅槃成佛，并于十亿菩萨聚会的地方讲经说法；同时还出现有用身之庄严的花粉进行供奉以及胜乐金刚佛站立起来为其赐予殊胜不变之智慧等各种奇特的景象。因为每位修行者所见真实的幻境是十分罕见的，故吾(作者——译者注）每天按他们的所言所语记录下来呈献。总之，法王也经常利用不同方法为大部分僧伽单独传授《六大法》等经典，并根据听法者们的不同缘分将三人分为一组进行传授。吾（作者——译者注）反复带领彼等念诵，还将各自的体会写在纸上及时奉上。根据前后的听法人之所见，他们认为以前的诸上师所做的事情就像儿戏一般，感到十分的

惊讶。但担心自己非法器[110]也，只好将各自的功德隐瞒下来。法王主要将自己的功德隐藏起来，又担心彼等的修证受到危害，故言道：“我只有将内藏[111]装入外，其他就不要装了，也不必宣扬了。”此外还听到法王向其亲戚和朋友每个人做了交代，虽有许多稀有之事迹，但为了让别人不记在心中故未有记录。总之，无论如何视而知悉、圆满证悟金刚五眼和六神通[112]皆是不学大乘之大圣者们特有之共性。但是如今佛祖也难以教化人心，特别是在浊世间许多信徒出现有所谓的“意念、手印、脚印以及能飞上天空”等说法，还出现许多有转世活佛的地方。以后对于上述这些事情思索的话，就会发现有些人一生的奋斗目标只是为了自己的财物和优礼侍奉等丑陋行为，此等如神通般的幻变，不知道还会发生怎样的情况？一旦发生就像神通眼看到有许多魔天在施法，不知彼等为何所因。为此，此法王绝不会用神通眼看待事物，仅以噶玛巴这一名号加持，不会以自己的名号亲自加持。正如今天人们所说的：“现在所得到的任何福报皆是前世之善行。”因此，如今恶行必然导致生活之自满，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好事，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之时，人们就习惯性地说，这是因为前世的恩德，那是因为祖辈的功劳。当然，人们相信在世的噶玛巴的所作所为同样也利乐众生的，相信来世轮回，相信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与快乐。因此，（法王）毫无思虑地写有：“顶礼蓝色那嘎杂怙纳（sngon–nva–gardzhu–na）[113]，道近因即连接诸善行，吉祥慈悲瑜伽尊胜佛，无我具名遍传苍天之下。薄伽梵母修行之吉祥，上师具有无畏之智慧，护持幻化之地呼玛塔（nghu–ma–tha），名为白玛白杂（padma–badzra）传天下。上为佛之宫殿兜率天，幼年尊胜上师云之力，入住妙境地方之勇识，名为罗追仁钦（blo–gros–rin–chen）传天下。西为普贤妙法之净土，土地神敬奉之檀香寺，此时具有稀奇之十善，名为白玛南瑞（pad–ma–rnam–rol）传天下。北方为广阔无垠之地，尊者具有权势和臣相，显赫权势步入诸邪道，名为坚瓦强央（rgyal–ba–mchog–dbyangs）传天

下。大蕃之疆域美丽富饶，聪明勤奋修习之名师，向上师贡巴饶赛（dgons-pa-rab-gsal）顶礼，名竹益西坚赞（grum-ye-shes-rgal-mtshan）传天下。尊者无忍受赞扬名声，从多麦（mdo-smad）启程前往卫藏，又拜诸多学者之上师，难道不是名为乌塞茹（dbu-se-ru）？得到胜乐金刚母加持，吉祥妙音天女唱赞歌，蓝色天王击鼓除习气，对深奥之要义生信念。向殊胜修行之父顶礼，从实际掌握地方之兆，知悉守护家乡是为佳，分辨整个地方是与非。胜义真谛自己能识别，见断之瑕疵极好断除，邪果向之结定能解开，转世活佛之缚可解缚。幻化之生灭如何显示，完成松赞干布之伟业，头戴实际需要之黑帽，要牢记噶玛巴之大名。周边皆为大海继续行，具有斗诤时所有众生，依止丰富办法和财物，修行吉祥法轮戒之田。摄集于二十四尊胜地，幻化大密乘时轮坛城，吾加持仪轨之力倍增，思议金刚身心之还罪，制服此处四身之王土，修行吉祥宝瓶之身体，奉献殊胜共同之货物，如若有一些有缘之人，形成今天信仰之习气。”以及许多奇有的金刚道歌。总之，（法王）之身、语、意、功德、业绩之诸秘密是唯一秘密主之境界，那只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吾（作者——译者注）虽然听闻许多，但为了他人不多思虑也就放而置之。关于他人说法王具有先知之神通，但法王亲口说：“我未有先知。至于他人不承认此言，又在背后对徒众的未来进行游戏般地预见，此乃极大的欺骗。”并对梅唐降木样活佛（sprul-sku-sman-thang-vjam-dbyangs）说：“您在天未亮之时来即知道修行是这么回事。”当其来到屋里后，方知道法王具有神通。此后法王言道：“其他人对我的这个地方不熟悉，此神通非常厉害，请不要外传。”吾（作者——译者注）前来侍奉法王，法王对我说：“你两三个月要学通《历算集论》[114]之图表。”并亲自做了示范。仅仅就一小幅多位数除法的图表我就很难掌握，更不要说赐予浩瀚的知识了。法王言道：“《尊者赤列巴之注疏》的内容深奥不易理解，要做一注释。”除了请教外，就是在侍候时法王尚讲授有关知识。法王除

了连续不断地撰写《律经注疏之心著》外，还有茶列、献礼、使者往来、委派煮茶、著书、口头命令、公文、问候、吩咐供奉身语意所依、修改手稿、红黄色手稿的分类、安排比丘僧之座次、寺院十九日的多玛仪式等纷繁事情很多，但他一点也感觉不到疲倦，忙于各项事务，也不断撰写著作。吾（作者——译者注）也在（法王）身边协助整理图表和注释以及干一些杂活。有时大法座在时就不需要请教这里有语句的毛病，想到应该如此去注释，其他内容又是那样去注释等。每当自己分心时，法王瞪大眼睛当面赐教道："有时在这方面要如此去做，有时在那方面要那样去做，有时向别人请教时又要如此去做。"但有时向别人讲论时有些人如此说应该这样去做，有时向别处看时有些人又那样说，当说话中出现错误之时那些人又不知道说些啥，而当清醒后吾（作者—译者注）也全都领会了，像上述的情形是说不完的。

吾（作者——译者注）从藏历龙年（1532 年）一月十五日[115]来侍奉法王起一直到猴年（1536 年）的秋天抵达札松（brag-gsum）地方期间，吾的所有任何疑难问题都得到解决，在这之前稍有不清楚的地方就抱怨自己之信力甚低，但是如此直接请教的话就像与奉承没有任何区别，而感到不好意思就未有请教。

吾（作者——译者注）在轨范师热降巴贝拔瓦（rab-vbyams-pa-dpal-vbar-ba）身前时，法王对我言道："你马上从止贡地方到嘉唐（lcags-thang）大师身前。"遂遵命前去，正逢嘉唐大师快要去世之时，拜见后，嘉唐大师言道："法王噶玛巴之法物不可接收。"由于闻有语诀，心生殊胜誓愿遂即圆寂了。法王在工布由于受邪气及伤风而反复患病时，吾（作者——译者注）大部分时间在守护其睡眠，当其睡眠极困难时，自己也会出现不清净之幻觉。若身体无有睡眠，哪里还会有心思修习佛法？若出现昏沉，一旦祈祷即会感觉到身体轻松，且不可不闻不问，坐以待毙。若一个人身体出现病情后，医生们除了为其把脉之外，不可以长久

守护在患者的身边，身旁周围的人们也不知道使用何种方法治疗。若患有伤风病寒时，只要将酥油融化后饮用，并无有任何副作用，马上就可痊愈。我接到了如此之命令，当听到赞颂、长寿永生、歌功颂德等任何一种道歌时即会感到身体如释重负。我将一面镶嵌着许多珍珠的铜镜敬献于普秋（bu-chu）之释迦牟尼佛，并做了许多祈祷。当来到佛像前之后，我一连数日梦见法王左手持一无数珠宝镶嵌的金莲花，左耳戴有帝释金刚杵，并连续三声曰："这就是你献给我的曼扎[116]。"自此，释迦牟尼佛也使工布地方成为噶玛巴的地界，法王之身像经常做利他之事。法王言道："关于在某些地方出现有许多手印和脚印，那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就连动物也有手印和脚印，此多半是过分夸大渲染。"但法王也没有否认斯噶苯(gsi-dkar-dpon) 曾于幼年时玩耍过的小石子，是为了作为圣物而留存下来的。此后，于藏历蛇年（1545 年）法王抵达朗绰园(glang-khrod-tshal) 时，言道："现将你的信物拿来了。"我才得以看见。此后，直到他（指法王）临终之前，又命我拿出并将信物赐予我，现在尚保存有此信物。

第二十二节　米觉多杰在神变、讲论、建寺、著述、塑造佛像等方面的业绩

关于神奇幻变方面：当朵擦囊索（dom-tsha-nang-so）前去汉地敬献马匹时，遭到斥责："这人是噶玛巴的假金字使者。"此时，金色的宫殿中的诸多王臣看到噶玛巴法王头戴黑帽出现在空中；朵擦囊索看见两只仙鹤在宫殿中飞舞，使其感到十分惊讶；当前来迎请（法王）的大臣们

临近噶玛巴法王之住地时，军人们看见在天空的云隙间出现有头戴黑帽的噶玛巴法王之身影。当法王抵达丽江王宫之时，大王之大象和老虎向法王致敬；当法王抵达聂秋达（nyag-chuvi-dar）[117]时，雅砻地方的许多人看见法王消逝于空中以及魔鬼将病害和死亡皆降临于法王身上等许多景象。

关于讲论方面：法王对所有显密经典都有许多不同的诠释，并宣扬了噶当派独特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及诸如之类的步入佛门的方法。因此，信徒们将法王所讲论的佛法作为真谛，将生死无定、需求无常铭刻于心，并将众生视为父母，生有爱他利他的菩提之心。尤其是法王就像河流一般经常不断地赐予《不共金刚乘之引》，三日出现一景象，使众生得到成熟解脱；使合格的弟子修得净相，修行一个班次即可出现无数心绪，获得与法王无分开之信念。法王此生培养出将世间的事情不看作儿戏的无数圣贤弟子。

关于撰写著作方面：法王从小即撰写有诸多稀奇的佛经注疏和金刚道歌。特别是在二十二岁的时候撰写有《根本律经注疏》；二十三岁时，撰写有《般若大注疏》；二十四岁时，撰写有《梵文声明汇集之注疏》；二十六岁时，撰写有《根本律经之广义注疏》；二十七岁时，撰写有《俱舍论大释》；此后，撰写有《中观大注疏》等无数《般若波罗蜜多经》，以及《玛哈玛雅注疏》等许多种《大乘金刚续经坛城》修行的方法，以及《密集心要》等大乘金刚路之心要教法，并赐予无数的讲经次第。所有这些并非一般的著作，善知识者越研究越发现其作品具有高深之处。仅就诗词而言，法王所著的《五十四颂难作体修饰法》[118]，十二位贤者联合写作也无法相比，雪域西藏的五十八位作家也难以超越。至于世间所做的事情，此法王从未脱离十善法，对前来顶礼的人讲解行事之道，促使彼等行善。

特别是此法王在世期间，僧侣之寺院不断增长，即丽江土司兴建有康萨果（khang-gsar-mgo）寺院和多帮普（vdob-spang-phug）寺院；喇上

师云丹旺秋（yon-tan-dbang-phyug）被任命为（住持）的寺院；赐予俄绰热绛巴索南朗杰（ngo-khro-rab-vbyams-pa-bsod-nams-rnam-rgyal）的代如云（te-ru-yon）寺院；降边嘉措（vjam-dpal-rgya-mtsho）在卡瓦嘎波（kha-ba-dkar-po）兴建的寺院；嘉摩囊索（lcags-mo-nang-so）兴建的伦波载（lhun-po-rtse）寺院；林仲巴（gling-drung-pa）兴建的扎西朗杰（bkra-shis-rnam-rgyal）寺、长江沿岸的栋丽（dtong-le）寺、洛沃玛隆（lho-vo-ma-lung）重建的寺庙、札采隆达（vdra-tsher-lung-mdar）寺院；夏喇（bzhag-bla）叔侄在雅砻江边和热岗（rab-sgang）等地兴建的多座寺院；果洛（mgo-log）[119]土司在果洛地方兴建的寺院。总之，在达邬协廓（tavu-shel-khog）、大小博木卜（spom-vbor）、甘青川等藏地新建有诸多大小不同的寺院。特别是云南丽江的夏埠（sha-vbu）、俄绰（ngo-khro）、拉岗（la-sgang）、栽河流域（mdzal-chu-rgyud）、巴塘（vbav-thang）[120]、中甸（rgyal-thang）[121]等地每年都要派五百名左右的出家僧人前往波堆噶尔布岗（po-stod-dkar-po-sgang）地方新建寺院。至于新建的讲经院如下：有工布地方的茹顿（rvu-gdong）寺院、雅堆（yar-stod）地方的噶玛嘎蔡旬鲁（karma-dgav-tshal-gzhung-lugs）寺院、塔布（dwags-po）地方的噶玛讲修院，善知识仁钦勒巴（mkhas-pa-rin-chen-legs-pa）在康区的然德甘丹林（ra-ti-dgav-ldan-gling）新建的讲经院，热降巴尊追（rab-vbyams-pa-brtson-vgrus）在敦果（stong-mgo）地方建的讲经院，松热嘉措（gsung-rab-rgyal-mtsho）和托坚巴（thob-rgyal-pa）在后藏地方建的嘎玛兑札林（karma-vdul-gra-gling）、密宗学院等。关于新建修行院：有法王所属的央素（yang-zur）两座修行院、法王大堪布所管辖的则拉岗（rtse-lha-sgang）修行院、察隅（phrag-yul）修行院、那普（nags-phur-sgrub-sde）修行院等；上师桑吉扎西（sangs-rgyas-bkra-shis）按照法王的命令在波卧亚曼（po-bo-gyav-sman）所修建的修行院；拉斯卓威贡布（lha-gzigs-vgro-bavi-mgon-po）之王后等人向法王请求后于所供奉的地方

新建的秋瓦日(chu-ba-ri)修行院；在塔坚钦巴活佛(thams-cad-mkhyen-pa）的住地杨日(yang-ri)、贝绰卧隆（dpal-dro-bo-lung）等地所建的嘎玛仁增（karma-rig-vdzin）修行院；在羌邬玛（byang-dbu-ma）重建的许多修行院，大约每座寺院最少不低于一百名僧人，最多的有三百多名僧人，此等不一一详细介绍。

上述所有之业缘是此位法王（第八世噶玛巴——译者注）善于慷慨赐予诸多物品。一般无论去任何地方都要向寺院供奉礼品，赐予僧人无数财物。法王在其驻地从第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的三日供开始，要为每一位法王的期供[122]以及为佛母的十二日期供等均进行各种仪式，而且最主要还要进行三十大坛城供奉的许多仪轨等所谓的“白业”数不胜数。每日还要有六十位出家人和六七位比丘僧在坛城前修行，如此相续不断。一年之中有无数僧人和比丘僧随从法王学习和修行，此等事迹是无计其数的。

关于塑造佛像等方面，在涅窝（snye-bo）和倭（rngod）两座寺院中各塑造高度为二十卡的能仁金像一尊；在则拉岗寺院中塑造高度为二十五卡的噶玛巴金像；在波卧萨色（po-vbor-sa-gser）大昭寺中装修了具有一百根柱子的地面和天花板；在苏茹敦（su-ru-gdong）寺院中塑造高度为三十卡的释迦牟尼金像；在岗布（sgam-po）寺院中塑造高度为十三卡的法王都松钦巴金像、由檀木和犀牛及各种珠宝等制作成高度为一万卡的密宗双运[123]佛像、由金铜合金制成的十六位行脚罗汉像；在前世法王的寝宫中制作有一座半箭杆高的银塔，在前后两位摄政活佛的头盖骨供奉殿中制作有两座箭杆高的银塔；在存放有许多稀奇的唐卡以及有功绩法王的灵塔的名称为“喜乐园”处，遵照大施主母子二人之嘱托塑造了能仁佛金像、佛祖身前每位弟子的金像、玛尔巴大师的金像；在讲修院中塑造的大佛，主要材料都是由法王所赐并由其亲自建造，此乃为法王之大慈悲所建造成功的。法王在宫邸亲自雕刻了《量学论》之版本，并在

雅堆（yar-stod）为至尊们修建休息之地，尚向吾（作者——译者注）下令将《量学论》的内容做一注释。

总之，法王就像将历代法王所有的善业集中在一起去完成。（法王）预言在扎俄（rdza-angom）方向会出现噶玛噶举教法，法王本人也会转世于此地；（法王）预言在后藏方向会出现佛法，并在后藏初次新增噶玛噶举的寺院，这些寺院与预言在南方最初发展的前世法王的两三座寺院相比，还是法王第八世噶玛巴的寺院多。关于文集方面，从第二世噶玛巴活佛噶玛巴什到现在也只有十六卷，而法王第八世噶玛巴一人就有三十多卷经卷，对于徒众们来说也只有法王的文集最为实用。尤其深入研习佛教经典、虔诚证悟的弟子们以及广大的信众皆以法王作为取舍之标准。所谓的“皆恶行善”，（法王）在路途中所做的事情也难以计数。如此所做的业绩是不可思议，此位法王的最主要的功绩是就像前世法王即便师徒之间出现矛盾，也要专心忙碌噶玛噶举的全部事业。后来，京俄塔坚钦巴邀请法王，虽然法王未有亲自前去，但是像亲自相见一样且心意相同。（京俄塔坚钦巴）预言了法王之转世将在塔贡（dags-kong）之间的地方降生，并请求作转世活佛之导师。因此缘故，（京俄塔坚钦巴）为转世活佛的坐床做了诸多服务，传授了三律仪，赐予了《证悟之宝库》，培养成为教派之主。此后，成为京俄塔坚钦巴的所有弟子中最聪明的一个。（众人）对其虔诚信仰，无论其是否是活佛皆摆脱了纷争，专门信奉；即使憎恨之毒箭刺入心脏，也会坚定地说信奉，不会寻找其他出路，大部分人也无可争辩地对其信仰，其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噶玛岗仓支派中的无派别之大师，此乃是法王的殊胜之善业。

像如此圣贤至尊（第八世噶玛巴——译者注）将无量智慧之大海及诸佛陀之圣地赐予众生并能经常执持，并示现反悔无常法门之符号。为示现法身之摄受佛法之姿态亦显现了涅槃之整个过程。总之，从前世修行之征兆中亦显示：“哎呀！此生结伴修密法，修行密法有何用？此世

修行真实意，世间咒语之根本。”显示此生长寿且有许多徒众。这是(法王）为吾（作者—译者注）初次讲说有关佛法，之前为上师查仓巴(khra-tshang-ba）兄弟所授的金刚道歌中也言道：“前世曾享大乐拉利巴(lva-li-pa)，今世修金刚经为极乐，来世于弥勒前得安乐，修行自他二利妙音女，众生略看身影之戏法，命终之情形亦非恐惧，抛弃全部中有[124]有缘者。”此等主要说明了摄身极为短暂。（法王）之道歌和《对前三世法王之舟子赞颂》等手稿的整理工作落在吾（作者——译者注）的身上，整理此手稿时是藏历羊年（1547 年）法王驻锡于则拉岗之时。有诗曰：“寨薛（kre-shod）大雪山之环绕中，水声动听修行好地方，自然形成大慈悲佛前，距离大慈悲佛不远处，看见今后转世之标记。”如此（法王）想到了转世灵童之预言即此生之征兆。虽然（弟子们）请求暂时不说也不宣传，但(法王）言道：“现在即要宣传！”由比丘僧斋嘉（bkras-rgyam)、比丘僧桑贝奔博（bzang-dpal-pod-vbor)、格西比丘僧嘉木布(vjam-bu）等讲论者们在（法王）身前讲说《噶举派道歌——法王道歌》，尤其是讲说结尾时，略使(法王)心中不安。（法王）在札松（brag-gsum）讲自他之前生与今世之诸多身世时，（弟子们）请求问：“法王之寿数和事业如何?”回答道：“事业有非常大的缘分，寿数请你们看吧!”

藏历马年（1546 年），在苏普（zur-phu）为全体弟子讲授佛法时，诸僧团也对吾（作者——译者注）至关重要的命令，（吾）从内心深处进行祈祷并派人前去祝（法王）长寿永生。僧众们再三请求吾（作者——译者注）帮助祈祷法王与第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寿数相同，但未被答允。如此发出求助信，僧众们在经堂里也只念长寿永生经，而得不到如此祈祷。我（指作者）连回复的命令也未有接到，何能答应（僧众）呢？此后于藏历狗年（1550 年），（法王）从后藏和纽拉(smyug-la）前往塔布的路上抵达雅卓（ya-vbrog）之时，让我（指作者）给镏金屋顶盖铜瓦时首先要用铜片为莲花瓣上的大慈悲佛像及其三位侍从镀金。（法

王）到达卓噶札（vbrog-sga-vdra）前往拜见，服侍五天后吾（作者——译者注）想为（法王）办一个隆重的长寿永生法会时，（法王）严厉地说道："我觉得长寿永生都是个形式，如今佛法也已过时，且没有太师，众生没有其他怙主，故请求我长寿永生，（众生）说着便流下泪水，不要这样进行（长寿永生）吧。"因而未有答允。此晚（法王）对吾（作者——译者注）说："要铺一个十字金刚毯，请坐在那里！"（法王）便写有一首"殊胜吉祥金刚座，永世不变大安乐，智慧金刚未转移，有生之年持经典"等三偈颂的诗。吾（作者——译者注）为法王做长寿永生祈祷，并对僧人们说道："你们僧众们要念诵此（长寿永生经）。此次没有太多认知的话，以后想到起初未有答允，此期间不要想让（法王）永世长住，这主要是未有做长寿永生祈祷。可是长寿永生要用八年的时间祈祷呀。"

藏历水牛年（1553年），（法王）从雅砻（yar-lungs）到措噶（mtsho-dkar）的路途中，吾（作者——译者注）于塔布果（dbags-bo-sgo）拜见（法王）坛城之尊容。此时，（法王）为吾（作者——译者注）及其随从以文集进行灌顶，并打开《瑜伽续》，从开头略念诵一些，并言道："如何？请你们自己去看吧！"遂将《瑜伽续》赐予吾的手中，尚对旁边的人们说道："现在他们需要你讲论佛法，但现在你还不能为他们全面讲解，你将来会有讲论的时间。"此话含义很深。此后，（法王）直接抵达措噶（mtsho-dkar）地方。

第二十三节　米觉多杰患病及圆寂

藏历虎年（1554年）新年，当吾（作者——译者注）住在塔布古热

(dwags-po-sku-rab) 之时，（法王）身体出现不适，诸位医生对疾病的认定意见不一，故来信催促我前往。当时，正值措噶的草地被大雪覆盖，除鸟类飞禽以外无法越过。但经过维修道路，我终于顺利抵达，拜见法王之莲足，为此非常高兴。医生们也说道："今天法王的脉象不平稳。"但究竟是何病，医生们的意见不统一，发现各类用药过于繁多，为此暂时停止服药，进行服侍休养。虽用膳不像病前一样，但比此前有所好转，体力也有所增强。不能动身的情况也日益好转，一个多月就可以走路了。逐渐知道因该地的潮湿对（法王）的身体不宜，故迎请（前往他地）。但是，（法王）好像表现出毫无恋世之意，身体也非常虚弱。央日瓦(yang-ri-ba) 的一位名为帕夏(bar-shar) 的比丘梦见塔坚钦巴法王说要到极乐世界去，带着无量光佛像和黑帽前往西方。一会儿又说是法王的转世活佛，同之后迎请的那位干枯身体者非常相似，将会迎请到多里(mdo-li) 等云云，或许也正是如此。此时，祈祷也未能见（法王）好转，示意建造刚去世不久的仲译师贡却巴 (drung-lo-tsva-ba-kun-chos-pa) 和叶巴宁波 (ye-pa-snying-po) 两位贤者的舍利塔，但寻找"第三"(gsum-pa) 阻止预兆而未能找见。以前（法王）患病之时，对管家兄弟们反复吩咐道："如果我死了，你们不要贪恋于财富，转世（活佛）、三宝、支分[125]等都是重大责任。"对群巨贡嘎 (chung-rgyud-kun-dgav) 反复吩咐道："你拿着这个木碗 (vbe-phor) 到一个留有辫子且自称是噶玛巴灵童的康巴孩儿处熬茶歇息。你去了不会有任何益处，但你千万不要走。"（法王）到措噶后，言道："无论如何，前世历代法王都有对卫藏地区各寺院广泛布施的传统，但我没有做到。现在就要做一次不分教派的大敬奉之事。（此事）要告诉给转世活佛和前任第巴(sde-pa-gong-ma)，向其他人就不要告诉了。"上述所言是由师徒萨木丹(bsam-gtan) 转述。此后，（弟子们）请求敬事 (sku-rim) 之时，（法王）言道："我要做一次大敬奉之事，因此也就是敬事了，不要把供器

放的零乱。”此后渐次抵达昆拉（gong-la）和南杰（rnam-rgyal）等地。此时，因仁蚌庄园主仁钦旺杰（rin-chen-dbang-rgyal）去世，为祈福发愿回向，遂将仁蚌的所有奇珍异宝敬献给（法王）。此时，多位著名医生也说（法王）的身体大有好转，但只是都属于个人的觉知，因不同的认知而开出的医药处方都疑为相互矛盾，每种药皆服用。从（法王）的起居来看像无病的样子，但在那杰噶尔丕钦摩（rnam-rgyal-gyi-skar-phibs-chen-mo）之时，（法王）利用近两个月的时间从早到晚翻看所有箱柜，并将确定为前世历代法王的财物和拿到吾（作者——译者注）手里的（财物）为一部分，另外给下个转世活佛留存的财物等用具及《佛说大般若经十万颂》为一部分，留有共同用具为一部分，为供施而准备的供器为一部分，并详细登记造册。此时的奇珍异宝等财物如果不亲自查看，有许多也不太清楚。一般来说，如果将所有财物从箱柜里拿取一番，就是没有疾病缠身的青年也会因身体困乏而懈怠，而法王没有丝毫困乏。对有病在身的人而言，有劳损增病之险，但法王没有丝毫困乏之状态，真是具有不可思议的功业。法王对所有财物登记造册后，并亲自签字画押，使后来的管事者们对此受益匪浅。

法王在昆拉（gong-la）地方，为嘉摩国师（lcags-mo-govi-shri）进行了丰盛的布施，要求其必须前往，并进行护送，请今后要牢记在心。一般来说，佛陀之身是自心所无法领悟的，但吾（作者——译者注）为了知晓治愈法王之玉体，一直侍奉到三木多（zam-mdo）地方，然而法王的贵体大有好转，加上杂日（tsva-ri）地方许多官员的盛情邀请，前往下部地区讲法十余天后在昆拉地方见面时，因诸位医生开出许多不同的处方而使法王的贵体出现反常。提出以前五六名医生的处方均以七天的服用量，以后要停止并降低服药量；还有各类药物轮换服用的方法也有不妥之意见，但均未采纳。虽然猜测到未来的情况但也毫无办法，因而按照法王每天要供奉曼荼罗的要求，供奉胜乐喜金刚等三种时轮。当知悉各

种增益以及法王自己所供奉一切佛之本性后，遂念诵供赞经，并献会供。问："用赞颂宝瓶之圣水沐浴吗？"法王吩咐道："现在能够听到此尊者之教诲，也能请求会供曼荼罗，还能用圣水沐浴是何等的幸事啊！一想从现在开始过不了多久，另一个（转世活佛）会来，此地即成为一处空旷之地。因管家年老，诸位医生说我的身体已康复，但我的心里非常不踏实。转世活佛也住在工布，你说要跟随侍奉，但众医者也未必能听。照看我的人虽多，但不喜欢他们看到我的逝世，故从藏历蛇年起准备供物、祈福灌顶、进行祈祷，不要将历代法王之物品丢失，这些你要知晓！"。此后，法王亲手为比丘嘉木样（vjam-dbyangs）戴上一顶帽子说："你要做到札仓的上师和赛绰卧隆（sras-dro-bo-lung）的寺主。"此后过了五六天，法王渐次抵达讲修院（bshad-sgrub-gling），街道上排起长队争相拜见，法王也对众人赐予佛法。此后，法王抵达果密宗院（sgo-gsangs-sngags-gling），此时法王的病情加重，渐次将法王从雅多热摩（yar-stod-ra-mo）之间迎请到多里（mdo-li）地方，在途中对近距离见到的所有人问"你现在干什么，以后想干什么"等问题，这是(法王）对虚度年华的惋惜。（藏历虎年八月）二十二日到热茂（ra-mo），因法王之病情较重，故于此地设营。藏历虎年八月二十三日早晨，法王说道："最近丕瓦巴（birba-pa）和代洛巴（te-lo-pa）二人抬起本人了。"然看似病情好转许多，众医生也觉得脉象平稳，皆悠闲恬静。午前，晴空万里布满彩虹，法王圆寂于法界。据说此后不久在雅堆（yar-stod）路边的一村庄处出现有骑马护法(dam-can-pa）主仆二人打尖吃茶，然后又骑上马并言道："一切智者噶玛巴好像已圆寂，你马上去看看吧！如果圆寂，藏地即会来边军。"（骑马护法主仆二人）随即消失。

法王之遗体先被迎请到楚布(mtshu-phu)寺，此后，塔坚钦巴(thams-cad-mkhyen-pa）转世活佛[126]从工布渐次前往楚布寺，母子等相见时揭开了秘密。此前，于楚布、则拉岗（rtse-lha-sgang）、止丹(vbri-gdan)、仁

蚌等地商议时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塔坚钦巴转世活佛被迎请到宝座。宝座是法王在以前亲自交代的，在讲修院对寺官（sgar-pa）们吩咐道："我需要一段时间的静修，你们寺官们有事请示塔坚钦巴转世活佛吧。"此类事情先后皆做了交代。法王尚想尽快委任摄政，并言道："我已吩咐管家等人去办理，将遗体由许多白、红檀香树及红、黑沉香树进行焚烧，檀香树之青烟缭绕、布满天空。此外，于日出时焚烧，到中午一定焚烧完毕。还要从停尸房的东北处点燃起又亮又细的火花，火势蔓延到东、南、西、北四方和中间，火势大而无烟。之后犹如一座灯盏的火光长时间地照亮东北方，直到日落时熄灭。"此时，一部分人说因火势太猛，建议用鲜奶浇灭。此火属于自燃，只是我们不知晓而已，不要人为干预。一部分人还议论说由此征兆转世灵童有可能会出现在东北方向。阿里三围（mnga-ris-skor-gsum）、拉堆（la-stod）、藏（gtsang）、卫（dbus）、洛（lho）、羌（byang）等地苯波、萨迦、格鲁、塔布、宁玛等各教派有百名僧人以上的寺院，大行布施斋茶，以祈福发愿回向。根据昔日之传统主要在止丹（vbri-gdan）二地进行供奉，这些地方有五名以上僧人的所有噶玛派寺庙进行等额供奉与加持。此时该地各教派的所有大活佛以十三或十五人为一组、以下的活佛以七人为一组进行供奉，所有供奉的财物犹如供云一般，并于（灵塔）前安置有相同之供器，于灵塔上敬献有无数资具。由于以前法王德新协巴（de-bzhin-gshegs-pa）逝世时所供奉礼品的清单存放于楚布，法王却扎嘉措（chos-grags-rgya-mtsho）逝世时所供奉礼品的清单存放于则拉岗，故与上述礼品相比所供奉之殊胜礼品达百倍以上，完成（法王）以前所说的"不分教派进行大经忏[127]"之意愿。此时，吾（作者——译者注）担任一切智转世活佛之侍从；大管家和执事僧二职由噶玛多居嘉措（mdo-rgyud-rgya-mtsho）和噶玛却金嘉措（mchod-rgyun-rgya-mtsho）两兄弟担任；遇有急需处理之事时，由羊八井（yangs-pa-can）[128]的管家和纽拉（smyug-la）的五名内哨（nang-so）

(nang-so) 共同负责办理。以前，法王说："要给我建一银塔。"此后由于许多人供奉有白银，加上信众所敬供的财物，完成法王生前所说之心愿，并由法王非常器重的却载噶玛司查 (chos-mdzad-karma-srid-bral) 管理保存所敬献的财物，后建造有高达三十卡的"天降塔"，塔里放有法王之传记，塔的四周镶有一颗像核桃大小的珍珠以及许多奇异珍珠、玉石、红宝石等，闪闪发光；其他还有红莲宝石及现在流行的宝石，颜色有纯蓝、灰蓝、红蓝、灰红、大红、紫红、黄红、灰黄等多种；各种珍宝堆积如山，纯金打造的殊胜器具不计其数，此等宝物不仅在藏区，就是在印度也未见得有。尼泊尔的工匠们赞叹道："我们尼泊尔所有金银的价值也比不上这颗大珍珠的价值。"如此建成这样一座世间稀有的宝塔后，塔中放有以法王无价舍利为主，还有袈裟、宝座等用具以及无数殊胜的佛像、佛经、佛塔等，仅塔像内藏的芳香价值就有二十两金子，更不要说其他的了。如此建成一座汇聚所有佛像的稀有之大殿，新装饰高大的舍利塔安置于法王若必多吉(rol-bavi-rdo-rje)和法王德新协巴 (de-bzhin-gshegs-pa) 的两座舍利塔中间。

藏历蛇年 (1557 年) 十二月十六日为开光祈福准备有诸多仪轨；二十三日时供之日，正式对舍利塔进行大加持，据说从开光之时起风和日丽、气候温暖；二十四日，上千名僧人依仗行列，经幡飘飘，四方皆洋溢着吉祥圆满的气氛。还将以新塑造的 (法王) 替身像为主以及历代法王的旧塑像等安置于红、白檀香之宝座上，并一同供于上师殿中，完成了 (法王) 生前之意愿。羊八井的管家无须费力将奉献出的庄园拿回自己的手中，后因其知道法王之慈悲，为报答恩情，法王在措噶时其虔诚前来邀请，但未能见面，故答应承担塔坚钦巴转世活佛在卫地大寺中的所有服侍事务，并承担建造佛塔的工匠薪资和贵客来往所有的接待工作。听说以前 (法王) 师徒在佛殿见面时，要敬供许多库中的宝物。法王为此言道："(这些宝物) 不属于噶玛巴，觉得我只有这个，你不必如此

（敬献宝物），我的所有一切都会作为赏赐物。”在琼结（vphyongs-rgyas），师徒见面时，因交换考卷而塔坚钦巴转世活佛念道“三十师徒”时，以前京俄(spyan-snga）活佛也有如此，现在听到“三十”之时，看着他说：“你有薪俸要给的话，就不会成为穷人。”因此，（法王）之身所依是讲修院的大塑像；语所依有却载玛南卓（chos-mdzad-ma-rnam-grol）作为施主用金汁书写的文集；心所依是殊胜宝塔。此外，其他各地信众及有缘者根据自身缘分和需求建造的所依圣物不计其数。

第二十四节　作者巴卧·祖拉陈瓦对米觉多杰的评价

此外，在佛法方面无论其深邃之理论体系还是其广远之行道而言，龙树（klu-sgrub）[129]和无著（thogs-med）[130]两位大师开辟了新的历史纪元，其功德无量。于佛教戒律方面，当遭遇“不可容忍之十事”（mi-rung-bavi-gzhi-bcu）之时，阿罗汉札巴（dgra-bcom-pa-grags-pa）利用二摄法（bsdu-ba-gnyis）降服之。与此同时，阿底峡[131]大师前往吐蕃宣讲《业果》和《菩提心》，将殊胜印度之所有佛经用口传的方式宣讲，广传于吐蕃大众。至尊米拉日巴（rje-mi-la）[132]和桂仓巴（rgod-tshang-pa）两位上师潜心虔信佛法，并把众多有情众生引入佛门。俄大译师（rngog-lo-tsva-ba-chen-po）[133]将经藏中所讲之无数业绩弘传后，虽使佛法犹如日中天、皎洁满月般威震四海，但当时一切按佛法所言行事，有情众生的根器尚好，与如今相比，世间弘法并不那么困难。目前实处末法时代，正法犹如幻影，大乘佛法只存名词和概念而已，其真意犹如夕阳西下。稍懂显密者便望文见意，大肆宣讲，雪域大地遍地充斥着歪门邪道，乱象

从生。在如此险恶的窘境下，他们不分显密，精通理论，修行得力，立场分明，善始善终，成为了显密各宗的领路人。不用说“不可容忍之十事”，就出现在十恶戒律都不懂遵循者，抓住某个经文的要点，断章取义，自称已受戒，行仪轨，好自吹自擂、沾沾自喜，雪域大地没有几位真正精通正法精髓之修行者。此种境况下，犹如正法戒律精要之开启者，彼等指明行路，引人入法门。昔日班钦释迦室利（pan-chen-shvakya-shri）言道：“藏地很难推行戒律之现行。而米拉日巴通过自身的修因法和仪轨，能完全按照戒律之现行做事，实为美哉也。”在众多修行弟子中像米拉日巴按照戒律之现行修行的许多大师潜心修行，精通戒律，使佛法再次复兴。

如今，甭说凡夫俗子，就连大多数出家人也将双山（la-dor）、似能破（ltag-chod）、语病（tshig-skyon）之辨别之业果看成是慈悲之境，一些傲慢的修行者称没有取舍之分，认为舍乃取、取乃舍。所有不善之行都说成是从密乘而来，不管从何种教派，都不把业果放在考虑之内。此时能完全按照佛陀之意，行善抑恶，利益有情众生。总之，因非慈悲广思之境，其他人长年累月宣讲因果业缘，法王于大街小巷宣讲玛吉（ma-gcig）[134]的戒杀生、戒偷盗等的弃恶行善，并大力提倡口诵一亿次六字真言，决心奉行善事。众生只要看见（法王）在大街小巷做利他之事时，所有众生看见（法王）便不由自主地蜂拥而至，祈请忏悔罪恶，动情流泪，供奉祝祷；诸多贤士看见（法王）也无不尊崇百倍，甚至屠夫看见（法王）便匍匐祈祷，祈请加持，口念六字真言。（法王）向弟子们宣讲佛之精要《入菩提心论》以及执持《入行论》《菩萨地论》《胜义发心》等要义，教授有法王自己的不同之发心，并要求进行多种发心。尤其法王培育了众多佛学无阻的殊胜弟子，连吾（作者——译者注）等晚辈亦对因果业缘和慈悲等方面有所见长。

（法王）将显密经典编写成口诀进行宣讲，当法王之名声在印度流传

之时，其也做出了空前稀有之业绩，主要是将三十五位空行母和五十五位大成就者等的经文传授给众生。法王是不观待他人之说法，不加任何思量，根据每位信徒之佛缘用不同的方法讲授佛教，详解其意。通过（法王）自身丰富的教授经验，解除理解之障碍，把深奥的教义传授给众生。法王对于善知识，信仰虔诚，他人无法能及。同样，米拉日巴也对上师玛尔巴十分尊敬，按照上师之教诲去做，对上师之教导从不起邪念。依吾（作者——译者注）所见，对上师一定要虔诚且视为至高无上。尊者桂仓巴（rgod-tshang-pa）是上师米拉日巴最年轻的弟子，上师米拉日巴对其要求甚严，并赐予今后任“修行上师”之教诲，言道：“桂仓巴，你要完成吾的一教法，认真做一修行上师。因见喇嘛桑杰（bla-ma-sangs-rgyas），故可获得殊胜之敬戴。”按理说上师为上座、弟子为下座的话，更容易显现尊师之意，可法王不如此认为。至尊扎西（rje-btsun-bkra-shis）二人是受比丘戒的两位堪布和轨范师，彼等为不同的四位善男子赐教，彼等全部应是法王却扎嘉措的弟子。而法王认为彼等仅为根本上师之情，只有敬奉而未将彼等视为“修行上师”。从开始即对佛性生有敬信之心，连做梦也不能想我是噶玛巴而心生傲慢，而是要对比自己资历浅、地位低的人都要无比容忍，给人一种尊者自己似乎比弟子还要卑微的感觉，实为无上慈悲所然也，奇哉！

如此，因高贵种姓、寺院名门、权势显耀等，而导致鼠目寸光、心生傲慢，并在大师面前狂言：“我已向你顶礼膜拜了，你应该回拜；并要求与大师同起同坐。”大师并不是因为傲慢而不回拜，而是此行为使不得。这其中有个故事说的是，从前在香巴拉国（koo-shambha），有一位残暴的国王名为热囊（rab-snang），来到大师帕巴帕热达擦（vphags-pa-ba-ra-nghva-dza）跟前时，大师因未有起立恭迎，于是国王顿生大怒，即想到谁向自己不起立恭迎，便要诛之。大师早有预知，遂起立恭迎国王大驾，国王身上的自然形成之光环立马消失了。大师向前迈了六步前往迎

接，遍布国王全身的衣服融化，哗哗地向下跌落，此时国王十分恐惧，于是马上请求大师保佑。大师言道："大王，你想个法子让我欢喜，就可以让土地如初，恢复光环。"国王欣然答应了大师之命，土地和光环便恢复如初，国王十分敬信。此后国王请求到："做何业缘使我不受到危害?"大师回答道："如果我迈七步前往迎接，你的社稷即将衰败；如今迈了六步前往迎接，你的社稷将会衰败六个月。"如此，法王言道："这样做是我想到此危险之后果。你原本见我也不用叩拜，我们可以省去相互叩拜之仪式。"不进行叩拜是为了保护对方的利益不受损失。所谓"需要同等享用高坐垫"，那完全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布置，至于是否享有资格，这个姑且另当别论。贝倍（dpal-sbas）言道："以前外道者们迎请佛法大师时，先前他们坐在外道者们的后面，后来渐次坐在外道者们的前面了。他们对待法王您也是如出一辙，只是现在坐下来也无妨。总之，我向你请求佛法，所谓'需要回拜'等。昔日，所谓'你需要向我请求佛法'等在藏地闹得沸沸扬扬。以前，陈卡贝琼（phreng-kha-ber-chung）向仲敦巴（vbrom-ston-pa）说道：'你像是来自经院的居士，我陈卡贝琼也是大有名气的人物，你向我磕个跃狐般的头吧。'像此类事情尚在北方出现有许多，愚痴者为了世俗的财物做些坑蒙拐骗的事情也可以理解，但向一位有名望的高僧大德行此手段，将对因缘完满是个不利的信号，难以祈请加持。"总之，世间人与人之间并不是一碰面就要磕头膜拜，信徒们向一位佛法圆满者磕头膜拜是功德无量。为此，据说赛坚国王（rgyal-po-gsal-rgyal）也行礼磕头，以示敬之。据说大部分婆罗门因不膜拜，而使婆罗门之幼儿免遭痛苦，不住生死涅槃、由如实道来成大觉之各种佳话广传世间。对一位上师的虔信，并不能一开始就不问青红皂白地膜拜顶礼，而是需要观察一段时间。但在藏地而言，只有雅德班禅（gyag-sde-pan-chen）曾向法王让迥多吉做过类似的观察，但大多未有听信。总之藏地的人们偏信耳闻之话语，痴于明咒（rig-sngags）[135]，迷于摄

根之咒（dbang-sdud-kyi-sngags）等，开始并不能分清利害便匆匆膜拜顶礼，甚至接受了一些与佛法相悖之内容，后来所授佛法与灌顶不管适用与否，似乎都会全盘接受。如今，藏地的人们甄别上师时，并不是看其方法好、能言巧辩、俘敌救亲、远离诳言而求真等，与佛法甚为相背，实为风气也。

至于种姓优越的问题，也不能完全作为信仰佛法之依据。例如释迦家族按理对佛法是毫无瑕疵的，但也出现过像天授（lhas-byin）[136]和妙星（legs-skar）如此（反对佛教）的人物；虔信佛法的吐蕃王朝世系也出现过像朗达玛焚经、屠杀僧侣的事情。因此，对于佛法的虔信和弘扬，并不能完全看其血统和氏族，而是听其言，观其行，修行是最为重要的依据。一位在一座寺院修行的出家人，也要看其是否有与寺院名望相匹配的德才，如一位痴迷于世间的凡夫俗子，尽管在菩提树下坐修数日，也不可能大智大觉而成佛。如在聂那追普（snya-nam-grod-phug）中略坐片刻是不可能得到与米拉日巴同等的佛学地位。有人说像噶玛巴这样德高望重者，会见一般人时如此恭敬实为不妥，可法王视名望为虚幻之泡影，而唯视佛法为一切根本，乃世间圣物，极其尊崇。善男信女听此言，对法王之功德尤为敬仰膜拜。然而，如今世间无法无天，许多小人习惯弄虚作假，不守规矩，凡事当作儿戏，没有信誉可言，既没有新立的世间道义，又不愿遵从昔日已有的恭敬守法之传统。

总之，法王总认为别人过分的尊崇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把学识都尽量隐藏起来，不愿崭露头角，尤其避讳出现在公共辩论场所，总是显得十分低调；只有想方设法抬高他人之名誉，从来不把自己看作高深莫测。总之，法王将世间的名利、散动（rnam-gyeng）视为罪恶之源，把人生的功和名置之度外。法王隐藏于雪山原野之中，而当地即使是犹如百川汇于大海之财富，法王却对此视而不见，并将财物宝贝赐予众生，用以解除他们的苦难。雪域大地的诸多高僧大德经过一代又一

代积累起来的无数珍珠宝贝，其价值难以与法王之功德相比。（法王）无论走到哪里，都奉行弘扬佛法之业，各地慕名而来的朝拜者不计其数，法王赐予五谷丰登、无病无恙、无有战乱纷争、天下太平等之无量功德。

第二十五节　米觉多杰的弟子

法王的弟子有深知法王乃一切佛之化身而倍加崇信者，也有对痴嗔、贪念极其厌恶，就像汞银落地一样有世间八事[37]和做人鬼之事的无数善士。如此，（法王）的无数传记也是由其徒众完成的，这些传记唯有宣扬神圣之佛法，即《自赞九事说》《善行和恶行三十三说》和《二十七和传记等学习之引导说》等。此位法王于成熟解脱期间培养有无数贤者，大部分弟子记载于《法王净罪世事之论典》，主要有红帽系五世活佛衮强耶拉（dkon-mchog-yan-lag），其作为法王之代理佛法之主，实无与伦比也；还有摄政活佛扎巴班觉（grags-pa-dpal-vbyor）、司徒活佛却吉沃色（chos-kyi-vod-zer）、年巴活佛（mnyan-pa-sprul-sku）、吾玛谷杰（dbu-ma-sku-skye）、日绰谷杰（ri-khrod-sku-skye）等诸多善男信女传承了法王之衣钵；止贡寺的第十五任堪布仁钦那巴杰瓦（rnam-par-rgyal-ba）、寺院的上中下三级的知事僧、岗布京俄谷勋巴（sgam-povi-spyan-snga-sku-gzhon-pa）、倪仁活佛（ne-ring-rin-po-che）等执掌噶举派寺院者；尚有善讲百经的降塞尼玛扎西（byang-sems-nyi-ma-bkra-shis）、轨范师丹巴嘉措（btan-pa-rgya-mtsho）、倭绰热降巴索南那木加（ngo-khro-rab-vjam-pa-bsod-nams-rnam-rgyal）、大智者西绕那木加（shes-rab-rnam-rgyal）、佛子贡噶扎西（kun-dgav-bkra-shis）、热降巴强秋喜聂（rab-vjam-pa-

byang-chub-bshes-gnyen)、大智者羌朗勒巴（phyogs-glang-legs-pa）、大尊者那木加札巴（rnam-rgyal-grags-pa）、格西桑杰贝珠（sangs-rgyas-dpal-grub）、大智者索南桑布(bsod-nams-bzang-po)、贤者仁钦勒巴（rin-chen-legs-pa）等诸多弘法传承之贤者；大贤哲翁然巴（dbon-ram-pa）、夏拉翁巴(gzhag-bla-dbon-pa）兄弟等众多从事弘法事业者；仲贡桑瓦(drung-kun-bzang-ba）等许多能断除此生一切烦恼障碍并可明鉴诸事者；热降巴贝拔瓦（rab-vjam-pa-dpal-vbar-ba）乃是用语诀得到成熟之佛子；其他不论随从法王时间长短，并依止法王为根本上师的善士和大修行者不计其数；嘉木样其美贝桑布（vjam-dbyangs-vchi-med-dpal-bzang-po）等三位著名的尊者以及在藏地听法者为数众多，甚至法王之法缘遍及至汉地宫廷、尼泊尔和印度等地。面对如此的殊荣和礼遇，法王并没有心生丝毫傲慢之情。各位大官拜见后，一致称赞法王之行为高尚。法王曾言道："诸位随从我听法，但不能想从此就是我的弟子了。"法王之殊胜化身第九世噶玛巴及其法王之亲炙弟子塔坚钦巴等许多人亦有许多奇异之事迹，考虑到彼等身世之因缘，暂时无须著述。

上述对噶玛岗仓之历代高僧大德的生平事迹略加记载，但吾（作者——译者注）始终将法王米觉多杰上师牵挂于心，这也弥补了巴卧·祖拉陈瓦撰写《贤者喜宴》这一巨著之不足。克珠贝丁巴吉底夏热(mkhas-grub-dpal-sdings-pa-kirtvi-sha-ra）曾于以前就嘱咐如此撰写，并于十二年前就再三催促撰写此内容。吾（作者——译者注）接受任务后，于藏历鸡年（1561年）七月二十五于工布密乘普行、风景如画之地方的中心噶丹玛摩大殿完成此章的撰写，吉祥圆满！

善悲广远惠众生，观音化生噶玛巴，

普度有情功德满，祈祷获殊胜佛位！

此为《贤者喜宴》的第三品之第八函。

注释：

[1] 即第八世噶玛巴米觉多杰。

[2] 发源于唐古拉山，流经青海省的囊谦县和西藏自治区的类乌齐县，后经昌都流入澜沧江。

[3] 藏传佛教密宗修行者佩戴的用人骨制造的项链、叉环、耳环、冠冕、络腋带和涂于身上的骨灰等六件饰品。

[4] 亦译作“入”，梵文译作阿耶坦那。内能取根，外所取境。均为心及心所诸识未生者新生，已生者增长之处或生长之门。

[5] 即指修行者或瑜伽行者。

[6] 即时而新生，时而毁灭。

[7] 白芥子是十字花科植物名，可入药。

[8] 即相当于今之县。

[9] 札松是一个地名，现指西藏林芝地区的巴松湖。

[10] 意为“大姐”。

[11] 古印度一婆罗门名，最初弘扬大乘密教者，是龙树论师的上师。

[12] 七别解脱律仪。别解脱戒之依报有七种，谓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或男居士，优婆夷或女居士；正学女，即介于具足比丘与沙弥尼二戒中间戒之女性。

[13] 三藏，一切佛语，依所诠释之义理分为三学，依能诠释之文字分为三藏，谓经藏、律藏和论藏三者。

[14] 四身，佛所具备的自性身、智慧法身、受用报身和变化身。

[15] 金刚乘，密乘的异名。

[16] 密乘律仪，密乘三昧耶。密乘行者所持防过、止非之戒。心境分别寻思、迁流习气为所防护；誓守大乐智慧、殊胜方便所摄心及种子为能防护；别别灌顶、现前生起为其自因。

［17］法尔天然，自然的意思。又指法性、实相等如何涅槃等概念，着重指现象的本质、本体而言。佛教各派对“法性”的内容有不同解释，般若宗以为诸法缘生，体性本无所有，故以“空性”为诸法之“法性”；法相宗以圆成实性为诸法之“法性”。

［18］三律仪：即密乘律仪、菩萨律仪、别解脱律仪。

［19］五明，又名五明处。“明”是梵文的义译，意为学问，印度佛教教授的五种学问，即声明，语言文学；工巧明，一切工艺技术历算等；医方明，医术；因明，考定正邪，诠释真伪之理法，所谓的伦理学；内明，明自家之宗旨，即佛学。

［20］三藏，即律藏、法藏、经藏。

［21］四续，亦称为四续部，即事续、行续、瑜伽续、无上瑜伽续。

［22］古印度一佛学家，生于南印度，从胜根出家，并依世亲论师，精通因明学，著有《集量论释二》等许多因明学著作，后成为因明学的开派祖师。

［23］一种用糌粑做成的祭品。

［24］秘诀，指佛或上师对其弟子传授的教法或修持密法的口诀。

［25］谓沙门相续中，以厌离心为等起，断除损他心所相应之戒律，欲界所摄，但生起于今生之戒律。

［26］大乘佛教无著开创的广行派和龙树开创的深观派。

［27］即今壤塘，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西部、大渡河上游。

［28］明武宗时派遣太监刘允到西藏迎请第八世噶玛巴一事，当时令朝野震动。刘允此行声势浩大，《明实录》记载：“以珠翡为幡幢，黄金为七供，赐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馈赐以钜万计，内库黄金为之一匮。敕允往返以十年为期，得便宜行事。”刘允一路飞扬跋扈，耗费巨资，物议沸腾，朝臣群起而反对，而明武宗一意孤行，仍派刘允前往。

［29］五佛（五智如来），即不动佛、宝生佛、阿弥陀佛、不空成就佛、毗卢遮那佛。

［30］密宗事部三怙主，即佛部文殊、金刚部金刚手、莲华部观音。

［31］承认内心和外境分别存在的感觉。

［32］8世纪时的藏族大译师，出生于今西藏尼木县境，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最初选拔的七试人之一，后成为西藏早期的三大译师之一，译有《六十如理论简说》和《无边光明佛号赞》等书。

［33］一种消除疾病魔障的宗教活动。

［34］一种用模型印造的小泥塔和小泥像。

［35］十三资具之一，出家人用以保护坐褥卧具的坐垫之一，长三肘，宽二肘六指。

［36］古印度天城体梵文字母。7世纪藏族学者吞弥·桑布扎根据此字体创造了今天藏文的楷书字形。

［37］了相，即能取行相。面向内心进行了别的相状，了别对境之识所有自体，如领略眼识自证分。

［38］即用丝线制作的画。

［39］即割掉睾丸的太监。

［40］为了除治贪欲多衣之心，立誓仅仅穿用“支伐罗、祖衣和七或五衣”等三种衣服，不营制更多衣服度日者。

［41］智度七十义之一。为毕竟趋入大乘，而依大乘发心证成无上菩提以成就二利事业者，必定无疑究竟出离。摄于第十地胜道之中者。

［42］一经作为所缘即能增长烦恼之事物。

［43］《妙法莲花经》共十三卷二十七章。印度佛学家苏任陀罗菩提、西藏译师僧纳南·智军翻译校订，后秦时代鸠摩罗什、流支由梵译汉。

［44］不了义，未了义。为诱导寻常徒众，以世俗之现象为主，指出

补特迦罗、有情和蕴、界、处等，及其生灭往还，能渐次以言说思议称量而增益者，以及开示此义之佛典及其注疏等。

[45] 了义。佛对殊胜化机，所说诸法法性远离生灭戏论之甚深空性，及实有事性自然光明，超出一切思议言说境界之究竟义等，均是了义。此等经典及其注解为了义经。

[46] 转轮王，转轮圣王，略作轮王。佛书说人寿自无量岁至八万岁中，分别有金、银、铜、铁四轮王出世，征服四大部洲一切众生。

[47] 帝释天，三十三天。梵音译作憍尸迦、因陀罗。为三十三天王。即欲界第二重天界之主。

[48] 梵天，居梵众天的大梵眷属，部众已净除罪业。

[49] 大自在天，东方护法神。

[50] 声闻，弟子、佛弟子、三乘中的声闻乘人。对于大乘声教，自己虽不主要修习，但仍从佛等处所听闻，复以所闻大乘之法，向人宣说，故名声闻，亦名宣闻。

[51] 缘觉，独觉，独觉佛。梵音译作辟支佛。及至轮回最后时分，不依阿阇黎教言，但寻缘起道理，通达人无我和法无我又半，而证成独觉阿罗汉者。

[52] 大乘菩萨十地：一曰欢喜地；二曰离垢地；三曰发光地；四曰焰慧地；五曰极难胜地；六曰现前地；七曰远行地；八曰不动地；九曰善慧地；十曰法云地。

[53] 《方广大庄严经》，别名《广大游戏经》，共十八卷二十七章。由印度堪布姿纳迷札等人和译师智军译为藏文，后又根据改革后的文字加以修订，载在如来三转法轮时所讲《宝积经》第二函。唐代地婆诃罗由梵译汉。

[54] 色身。由于有缘福德资粮究竟圆满，面对一切净及不净所化众生应现利他有贪报身及无贪化身的两类身形。

［55］法身。佛二身之一。断证功德已达究竟的果位身。

［56］不空成就如来，五种姓佛之一。

［57］一山口名，位于今西藏自治区工布和波密之间。

［58］佛教密宗修行者所佩戴的骨质饰品。

［59］即明空无别，心与空性融为一味。这是宁玛派大圆满见之本性清净，此为法身。

［60］使亡者之灵魂往生净土或进入其他尸体以借尸还魂。

［61］也称为八吉祥徽，即吉祥结、妙莲、宝伞、右旋海螺、金轮、胜利幢、宝瓶和金鱼。

［62］即祥益西德，赤松德赞时期的一位著名译师，其著有《诸种见之分别》《普贤行愿品四家注集义》《成他世论》和《四种秘密意笔记》等。

［63］一种手印。

［64］即橙黄色的泥土，入药味涩、性凉，功能去腐生肌，清除肌肉和经络之邪热。

［65］北魏时期，凉州沙门慧觉等人将梵文《贤愚经》译成汉文，共计六十二品，大译师郭法成根据梵文和汉文的版本将其翻译成藏文，共计十二卷五十一品。

［66］也称为五第一，即多闻，庄严第一；欢心，安乐第一；施舍，聚财第一；不欺，伴侣第一；舍利，智慧第一。

［67］即明武宗朱厚照。

［68］意为供奉财物和优礼侍候。

［69］《明史》称其为哈立麻，即第五世噶玛巴，其出生不久即被认作黑帽系第四世活佛若必多吉的转世灵童，被迎请至则拉岗出家，为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其幼年随从堪钦涅普瓦索南桑波和大师坚赞贝受沙弥戒，起法名为却贝桑波。明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即位不久，闻悉

噶玛巴活佛德新协巴道法甚高，遂遣司礼少监候显前往迎请。永乐四年（1406 年），德新协巴从噶玛地方出发，前往南京。明成祖在大都城内和灵谷寺建造营盘式住地，以利德新协巴及其随从居住。翌年初，抵达南京，受到皇帝、皇后、皇太子、大臣及僧俗众人的盛大欢迎。在南京期间，德新协巴把藏族普遍推崇的蔡巴《甘珠尔》手抄本推荐给明成祖，皇帝甚为高兴，即命德新协巴担任永乐版《甘珠尔》刻本之总纂，刊梓印施。永乐版《甘珠尔》不仅是第一部雕版印刷的藏文《大藏经》，而且也是现存最早的藏文印刷品。此后，德新协巴率领僧众先后在南京灵谷寺和山西五台山设普度大斋，为已故的明太祖朱元璋及皇后"荐福"。由于"多有灵瑞，帝大悦"，故赐予德新协巴"如来"的名号，封其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简称"大宝法王"，地位高于大乘和大慈二法王，成为当时藏传佛教领袖人物中的最高封号。

[70] 藏语意为"格言"。

[71] 珞巴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世居西藏的东南部，藏语称该地为珞隅，意为"南方之地"。珞隅，历史上分上珞隅和下珞隅。上珞隅指历史上所称的白马岗、马尼岗、梅楚卡一带，白马岗相当于今墨脱县；下珞隅泛指永木河、锡约尔河、巴恰西仁河流域，直至南部同印度接壤的广大地区。珞巴族是一个古老民族，由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分割了珞隅地区，在该线以北中国实际控制地区的珞巴族并不多，他们主要分布在西藏的米林、隆子、墨脱、察隅等县。另有少数散布在拉萨、林芝、山南等地。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珞巴族没有本民族的统一族称。"珞巴"是藏族称呼，"巴"是"人"的意思，"珞"在历代藏文典籍中有不同意思，或为"智慧"，或为"附近"，或为"南方"，或为"没有开化"等。珞巴族自称均以部落名相称，如博嘎尔、坚波、崩如、崩尼等。

[72] 一种宗教活动。

［73］五别境之一，执着唯此为所确定事物之心所，具有其他对境不能动摇之作用者。

［74］1藏克大约有24市斤。

［75］即巴卧活佛祖拉陈瓦，1504年出生，1566年故世，寿63岁。拉萨业塘地方人氏，为“尼牙”（gnyags）族，父名喇嘛达尔，母名拉尼卓玛，是他们三子之老二。五岁被确认为“巴卧曲旺仑珠之转世”，迎到洛扎卓沃寺坐床、受教；九岁时从四世噶玛巴红帽系活佛却扎益西受沙弥戒；二十九岁（虚岁）与第八世噶玛巴活佛相会，得名“大德祖拉陈瓦”，有多种著作面世。

［76］身体的五个部位，即顶间、喉间、心间、脐间及密处。

［77］是宁玛派在康区的一座较为著名的寺院。

［78］为明初时西藏的一位译师。

［79］藏语意为“叉山”，似为地名或一部落的名称。

［80］吐蕃王朝行政区划名。以拉萨为中心，东至桑日县境，南至喜马拉雅山脉，西至尼木，北至朗马一带地区的名称。

［81］吐蕃王朝行政区划名。据《贤者喜宴》《五部遗教》记载，其地东至色朗玛古尔普，南至聂拉那牙保那，西至介玛拉古，北至迷地曲那，以襄·雄尼蔡为中心，大致相当于今日喀则专区雅鲁藏布江以北的地区及那曲专区西部的一部分。叶如又分上下部，共辖10个千户所，即朵容、象顶为穹波氏的千户所；朗迷、帕噶尔为巴曹氏的千户所；章村、年噶尔为朗巴氏的千户所；叶若布、松顶为桂氏的千户所；襄（小千户所）为仁勤甲氏的千户所；赞普的西侧近卫千户所。上部之将军为甲哇·意希德周墨波、穹波·达桑娘朵，战马为白踵虎纹，军旗如黑色大海，护军官为巴曹·措热，告身品级为铜告身，人数为35万；下部之将军为桂·赤年贝玛，战马为青色玉翼，军旗为狮子豹纹，护军官为朗巴·官卜，告身品级为铜告身，人数为35万。

[82] 吐蕃王朝行政区划分。据《贤者喜宴》《五部遗教》记载，其地东至强木尼扎，南至泥婆罗朗那，西至拉金牙迷，北至介玛拉恩，以折地方的都尔巴那为中心，大致相当于今日喀则专区雅鲁藏布江以南的地区。如拉又分上下部，共辖10个千户所，即芒噶、墀贡、仲巴、拉孜为没庐氏的千户所；娘若为哲氏的千户所；墀塘为穹波氏的千户所；格呈木为桂氏的千户所；喀尔巴为许古氏的千户所；春玛（小千户所）为没庐氏的千户所；赞普的南侧近卫千户所。上部之将军为没庐·坚赞森格，战马为鹅黄及丹红色，军旗为白色狮子朝天咆哮，护军官为朗·达许如察，告身品级为铜告身，人数36万；下部之将军为哲·嘉多日墀类，战马为鹅黄及纯黑色，军旗为白缎覆盖原野，护军官为穹波·布纳森，告身品级为玉石告身，人数为36万。

[83] 即锡金，位于亚洲南部、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在我国西藏和不丹、尼泊尔、印度之间，原为世袭君主国。1975年，被并为印度的一个邦。

[84] 《元史》中失载。拉堆洛在今西藏自治区拉孜县以西、雅鲁藏布江以南。《汉藏史集》记载该万户有差民1 990户。后期拉堆洛万户与拉堆绛万户发生长期纠纷，拉堆洛万户逐渐衰落。

[85] 今西藏日喀则。

[86] 地名，在今西藏尼木县境内。

[87] 此寺位于后藏绰普地方，为13世纪初年由绰普译师绛巴贝所创建。

[88] 珠穆朗玛峰的别名。

[89] 县名，藏语译音，意为“麦穗”。地处今西藏自治区中南部，拉萨市以西，雅鲁藏布江中游北岸。北与班戈县、当雄县相连，东接曲水县，西邻南木林县，南与仁布县连接。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元代时期译作“聂摩”，明时译为“聂母”，后又译为“聂马”“聂莫曼卡”

“尼穆”“尼莫”“尼冒”“凝莫门噶宗”“尼木门卡溪”“孟嘎宗”等。尼木在五世达赖建立甘丹颇章政权后设宗，宗本由西藏地方政府直接委派。据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噶厦呈给驻藏大臣的官员任职情况的呈文载，尼木为噶厦直辖的43个普通宗之一，宗本由六品官员担任，属拉萨地区29个宗溪之一。民主改革前，尼木境内分为尼木宗和麻江宗，1959年合并二宗建立尼木县，隶属拉萨市管辖至今。

[90] 行宫（sgar-pa），根据《东噶藏文大辞典》，因第七世噶玛巴活佛曲扎嘉措得到明朝皇帝和云南大理王的尊崇而拥有庞大的随从人员，从而设置了原萨迦本钦时的十三侍从官，也就形成了规模庞大的行宫机构。

[91] 地名，是工布和达布两地的简称，在今西藏拉萨、山南、日喀则三地交界处。

[92] 这里专指今西藏那曲地区的人，因为萨迦王朝时蒙古人的后裔居留此地，藏人习惯上称之为霍尔（hor）。

[93] 县（宗）名，藏语译音，意为“白鼻尖”“鼻形白山梁”。地处今西藏自治区南部的喜马拉雅山中段北麓，是山南地区海拔最高的县，也是西藏自治区的边疆县之一。西连仁布县、江孜县、康马县，北接曲水县、贡嘎县，东邻措美县，南与不丹为邻。历史上也称“浪卡”“浪噶于”“那则宗”“那孜宗”“郎噶子”“朗噶孜”“纳噶拉则”“拉噶子”“南噶子”“纳噶尔宗”“那戛子宗”“那戛尔宗”等名。吐蕃时期属约如管辖，14世纪中期，帕木竹巴政权设浪卡子宗，宗本由六品官员担任。1954年，噶厦分设浪卡子、白地两宗，归洛喀基巧管辖（山南基巧）。1960年，浪卡子和白地宗合并设浪卡子县，打隆与岭豁合并设打隆县，皆归江孜专区管辖。1964年，打隆县并入浪卡子县，划归山南地区管辖至今。

[94] 后藏一地名。

[95] 亦称为色卡古托寺。今西藏洛扎县境内一古寺名，为噶举派著名大师米拉日巴所创建，寺中保存有珍贵的经卷和壁画。

[96] 县名，藏语译音，意为“胜利顶峰或法王府顶”，位于今西藏自治区南部，日喀则地区东部。北接日喀则市、仁布县，东邻浪卡子县，南连康马县，西与白朗县接壤。历史上曾译作“季阳孜”“江喀孜”“协噶江孜”“佳勒则”等。因年楚河流经这里，历史上又称该地名为年堆。相传500多年前，当地首领曲杰·绕登滚桑巴在山上建一名为“杰卡尔孜”的宫殿，经长期演变为“江孜”。五世达赖建立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后设宗，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时，宗本为五品官员担任，为西藏10个主要宗之一，隶属前藏噶厦地方政府管辖。1959年7月31日，江孜县成立，划归江孜专区行政公署管辖。1964年5月，江孜、日喀则两专区合并为日喀则专区，江孜县隶属日喀则地区至今，县府驻江孜。

[97] 第司帕木竹巴即指阿旺扎西扎巴，成化五年（1469年）第司扎巴迥乃之弟贡噶勒巴承袭父位后，帕竹政权分裂为支持贡噶勒巴与支持贡噶勒巴妻子曲贝桑姆（仁蚌氏之女）的两派。贡噶勒巴在位时期，仁蚌家族用武力兼并了后藏一带，前藏的贵族也纷纷倒向仁蚌巴。诺布桑波之子错杰多吉执政时，仁蚌巴控制了帕竹的统治中心泽当，甚至可以操纵阐化王的废立。扎巴迥乃之子阿格旺波（《明孝宗实录》作阿吉汪束札巴，《明史》作班阿吉江东札巴）在位时，各处冲突迭起，帕竹第司仅能勉强维持局面。阿格旺波死后，第司之位空出，仁蚌巴掌握了帕竹的实权，后来拥立年仅十二岁的阿旺扎西扎巴(《明史》作阿往札失札巴坚参）为第司，并让他娶仁蚌氏之女为妻。阿旺扎西扎巴时期，帕竹第司的权威有所恢复，但帕竹与仁蚌巴的冲突公开化，多次兵戎相见。在宗教上，原本信奉帕竹噶举派的帕竹第司与不同宗的格鲁派（黄教）结盟，仁蚌巴则支持同一派系内的噶玛噶举派，政权冲突又导致了教派冲突。帕竹第司与格鲁派、仁蚌巴、止贡派、达隆派之间发生混战。仁蚌

巴一度禁止拉萨的格鲁派参加祈愿法会，改由噶玛噶举派和萨迦派主持。帕竹第司则恢复格鲁派的权力，并延请格鲁派僧人根敦嘉措（后来被追认为二世达赖喇嘛）主持拉萨的大祈愿法会。根敦嘉措还接受了帕竹第司赠予的住所，即今哲蚌寺内之甘丹颇章。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阿旺扎西扎巴才遣使向朝廷请封阐化王之位。

[98] 第司，藏语意为“地方行政官”，旧时在西藏政教合一的制度下，代表法王管理政务者；卓瓦贡布，藏语意为“众生怙主” 。明神宗万历七年“乞赐职”，“加称乌思藏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

[99] 梵文译为优婆塞或邬婆索迦。别解脱七众之一。承认守护五戒而居留俗家的男子。

[100] 明代西藏地方官。传说其先祖乃山南雅砻下部麻域琼之鸟王所生，故其家族称“恰巴”（意为“鸟人”）。曾被帕竹政权第司札巴坚赞委任为恰巴万户长，从此其后世历任恰巴万户长之职。

[101] 贝摩贵，又称做贝玛贵 padma-bkod，位于西藏与印度的交界处，据传说是莲花生大师加持的圣地，有空行与勇父在此地修行。

[102] 囊索，萨迦派执政时的一种官名，如：nang-so；phyi-so；so-srung-dpon 等。

[103] 即藏历七月。

[104] 县名，藏语译音，意为“房角悬起多层”。地处西藏自治区南部、雅鲁藏布江中游南岸的琼结河谷地。西北连扎囊县，东北连乃东县，南与措美县为邻。历史上也曾译为“冲姐”“群吉”“琼杰”“穹结”“匹播城”“垂佳普郎”“吹佳勒坡”“巴朗宗”“穷结”等。琼结是西藏古代文化发祥地之一，为雅砻部落活动、居住区的一部分。第八代藏王逝世后，此地便建起第一座藏王墓。从第九代赞普拉脱脱日年赞到最后一代赞普朗达玛的陵墓都建于此。从第九代到第十五代赞普时期，先后在琼结青瓦山上建了6座王宫。到6世纪末，在琼结建立了匹播城，

这是西藏最早的城堡。吐蕃时期，琼结属于约如青哇青城区的青隆千户所。元至元五年（1268 年），萨迦地方政权在该宗唐波切设万户府治所。14 世纪中叶，帕木竹巴地方政府在琼结建宗。西藏噶厦地方政府时期，琼结为 10 个主要宗之一，宗本为五品，每三年一换，属于山南基巧管辖。1957 年，琼结宗改为琼结县。1960 年隶属山南专区管辖至今。

[105] 发菩提心是以希求他利为主因，以相应希求自证菩提为助伴，成为趣入大乘正道之门，住大乘种姓引生大乘殊胜意识。

[106] 吠陀派是古印度的一教派名。此派承认现、比、圣教和譬喻等四量真因、似因等正量观察之规律。

[107] 即噶玛巴什，第二世噶玛巴活佛。

[108] 意为延僧诵经、修法，进行敬奉佛事。

[109] 即一位护法神的名字。

[110] 意即修行佛法者。

[111] 装入塔或佛像中的咒文和经卷等。

[112] 即神境通、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他心通和漏尽通。

[113] 一佛的名称。

[114] 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著，成书于 1318 年。

[115] 此处记载的作者与法王见面时间与前面记载的见面时间——藏历的龙年（1532 年）六月十五日不符，相差五个月。

[116] 佛教所用供器之一。

[117] 雅砻江，位于四川省西部，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南麓，东南流经称多、石渠、甘孜、雅江等县，于渡口市（1987 年之前，攀枝花市的旧称）附近流入金沙江。

[118] 反复使用若干同形文字，组成回文和半回文；由若干同韵同声文字，组成一句或一首诗歌等，以文字音形为主的、不易作成的修辞方法。

[119] 地名。位于今青海省东南部。果洛之名正式出现于明朝初年史册，后有“俄洛”“郭罗克”之称。果洛地区早为白兰羌、党项羌活动之地，吐蕃王朝建立后攻破党项及白兰羌，留居部分吐蕃人于此地，经长期与党项、白兰羌融合同化，形成今日果洛藏族的祖先。元时属吐蕃宣慰使司，明置麻儿匝安抚司，后在边远地区各少数民族中推行土司制度，果洛曾归朵甘思行都司属。清时属果洛土官治，果洛分上果洛、中果洛和下果洛三部分，合称为三果洛，分别由三个大土司所管。

[120] 地名，旧称巴安。在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部，金沙江东岸，邻接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位于康定483公里处。巴塘之名由来已久。相传很久以前，一人牵着驮干粮的羊寻找安家之地，行至巴塘时见水草丰美、气候温和，便决定留下来，此时恰遇羊“咩咩”直叫（藏语称羊为“巴”），加之巴塘一带地势开阔，相对平坦（“塘”藏语为平坝之意），故取名为“巴塘”。巴塘自古以来既为川、滇、藏商客贸易之地，也是由川入藏之主要门户。元世祖（1260~1293年）时，在巴塘置招讨司。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因巴塘土司扎什彭措随军征战有功，被封为宣慰司。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巴塘置都司、千总、把总各一员和粮务委员管理。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进行改土归流，三十四年（1908年）设巴安府，康安道也驻于此。1912年废府改县称巴安县。1950年8月，巴安县临时人民政府成立；1951年3月，正式成立巴安县人民政府，10月，巴安县改为巴塘县至今。

[121] 地名。今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金沙江环绕，邻接四川省，为滇西北和川南藏区同西藏经济、宗教、文化交往的重要通道。清时在此设中甸厅，1913年改为中甸县。2001年，更名为香格里拉县，2014年撤县设市

[122] 定期的法会或定时的祭祀。

[123] 密宗双运是指智慧空性与方便大悲双运，智慧光明空性与方便

具生大乐双运，或指外境完美空性与内心永恒大乐双运。

[124] 在轮回世界中前一死有和后一生有之中流转的有情。

[125] 修学佛法时的加行七法，如积资七支、悔罪七支、密乘七支等。

[126] 第九世噶玛巴旺秋多杰（1556~1603年），于藏历火龙年（1556年）七月初七诞生于藏东。六岁时，被带往楚布寺。藏历金鸡年（1561年）四月七日，受沙弥戒并在楚布寺的大佛像前举行剃发，随后红帽系活佛正式为噶玛巴举行坐床大典，并认证旺秋多杰为第九世噶玛巴，同时接受皈依、菩萨戒、阿弥陀佛灌顶以及许多本尊法的灌顶口传和教示。1580年，旺秋多杰随从红帽系活佛受了具足戒，并在他的指导下研读律藏，第五、第六和第七世噶玛巴的教法以及所有的论著，他还随从红帽系活佛修习了许多止贡噶举和噶当巴的教法。1583年红帽系活佛圆寂。其将上师的灵骨安奉于羊八井寺的舍利塔中，并把他的财产遗物分赠给前藏和后藏的寺院。其主要弟子有最具影响力的是著作极丰的觉囊巴学者多罗那他，他著有《印度佛教史》等诸多著作。此外还有第六世红帽系活佛却吉旺秋、第五世司徒活佛、第五世杰曹活佛以及止贡噶举却吉仁钦南嘉、达隆噶举却吉贡玛扎西等人。

[127] 法事之一，即为逝世者念经、叩拜、祈祷等法事。

[128] 羊八井原是西藏地方政府宗（县）名。在今西藏自治区拉萨以北偏西约90公里处。清时设宗，据噶厦地方政府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呈报给当时的驻藏大臣的各级官员任职情况的呈文所载，羊八井宗为西藏地方政府所辖43个宗之一，宗本为六品官。羊八井宗地处后藏和前藏通往青海、内地的交通要道，历史上五世达赖、六世班禅及前后藏进京纳贡的僧俗官员多由此地北上。羊八井寺是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的主要寺院之一。

[129] 龙树，大乘佛教开派祖师。其生于南印度裔婆罗门世家，幼

年即精通密宗四续、显宗三藏等诸经典以及道术之学，于那烂陀寺依喜乐和大士出家，法名具德比丘。其一生著有《中观理聚六论》及《本续集论》等阐明如来教义之书甚多。在医学方面著有《寿世经颂》《草药龙须根泡制法》《珍宝药物次第》《水银炼制法——宝鬘论》《疗毒四瘟疗法》等著作。其在印度建有多座寺院和佛塔，其弟子有圣天等许多人。

[130] 无著，佛教广行派开宗大师，公元4世纪时生于北印度一婆罗门家族，相传其前往鸡足山修行，亲见弥勒，向人间传播解说大乘经中隐义现观次第之《慈氏五论》，著有注释其密意之《瑜伽师地论》《阿毗达摩集论》和《摄大乘论》等论著多部，有弘扬对法学之弟子世亲等人。

[131] 阿底峡为印度名僧，对佛教在西藏的复兴起过重要作用，此后成为噶当派的祖师，被尊称为“觉沃杰”（尊者之意）。

[132] 米拉日巴（1040~1123年），藏传佛教噶举派早期僧人，法名协巴多杰。生于后藏贡塘地方（今西藏吉隆县北部）。7岁时，父亲去世，家产被伯父等人所夺，其与母亲、妹妹过着贫穷的生活。后学习宁玛派之教法。宋元丰元年（1078年），投从佛教大师玛尔巴门下，学习佛法六七年，最后得到玛尔巴之全部教法，遂潜入深山继续修习。得成就后，收徒传法，以唱歌方式传教。提倡静坐、苦修，反对空谈，其与弟子日琼巴和塔布拉杰形成了噶举派中之修行派。其《道歌集》在藏族群众中流传甚广，并对后世藏族诗歌的发展亦有一定的影响，在藏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33] 即俄·雷必喜饶，11世纪人，其家族为吐蕃时期一贵族。幼年随从征·益喜云丹出家，后赴西康从赛尊学习佛法。宋庆历五年（1045年）返归前藏，于拉萨附近创建札纳寺，讲经授徒。拜阿底峡为师学习佛教诸论。宋熙宁七年（1074年）创建内邬托寺（后改称为桑普寺）。阿

里古格王曾派遣其至克什米尔学习佛法，其为所派遣27个僧人中最博学者之一。一生中曾翻译和修订过多种佛教典籍，故获得“俄大译师”之称号。

［134］即玛吉拉准，西藏著名的佛学家，其依止帕当巴桑杰为师，是希解决域派的主要传承者，其生卒年虽有不同说法，但多数认为其生于1031年，卒于1129年。

［135］密宗中以修习本尊事业部分和心金刚智慧部分为主的所念诵真言，即女身本尊及其声音和手势等。

［136］梵文也译为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的一弟子。曾持有反对释迦牟尼、破坏佛法之主张。

［137］即对自己稍有损益即生喜怒的世间八事：利、衰、誉、毁、称、讥、苦、乐。

附录

藏文与拉丁字母转写符号对照表

ཀ	ཁ	ག	ང	ཅ	ཆ	ཇ	ཉ
ka	kha	ga	nga	ca	cha	ja	nya
ཏ	ཐ	ད	ན	པ	ཕ	བ	མ
ta	tha	da	na	pa	pha	ba	ma
ཙ	ཚ	ཛ	ཝ	ཞ	ཟ	འ	ཡ
tsa	tsha	dza	wa	zha	za	va	ya
ར	ལ	ཤ	ས	ཧ	ཨ		
ra	la	sha	sa	ha	a		
ཨི	ཨུ	ཨེ	ཨོ				
i	u	e	o				

参考书目

1.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2.丹珠昂奔，周润年等主编.藏族大辞典[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

3.东噶·洛桑赤列编纂.东噶藏学大辞典（藏文）[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4.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5.蔡巴·贡嘎多杰.红史[M].陈庆英，周润年译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6.桂·循奴贝.青史（藏文）[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7.仁钦多吉.西藏噶玛巴黑帽派喇嘛（英文版）[M].伦敦：伦敦出版，1976.

8.噶玛德列仁波切.西藏十六世噶玛巴的历史[M].孙一居士译，台北：台北噶举佛学会，1994.

9.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8.

10.噶玛巴传（藏文古籍）[M].保存于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11.巴卧·祖拉陈瓦.贤者喜宴（藏文古籍长条书）[M].保存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

译后记

最初翻译出版《贤者喜宴——吐蕃史》是受黄颢先生的嘱托，黄先生生前住院时，我多次前往医院看望过他。记得在2004年5月2日我去医院看他时，他语调深沉地对我说："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将《贤者喜宴——吐蕃史》全部翻译出版，现在我是无能为力了，只能请你帮我完成此任务。"说完就将一大包手稿交给了我。看着躺在病床上（当时已经知道他的病到了晚期）的黄先生，我无言谢辞，只好接受了此重任。黄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认识黄先生是在1978年，当时我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文教研室的教师大洛多先生同住在中央民族学院的12号楼1035房间，此时黄先生正在摘译《贤者喜宴》的有关内容，因此他经常到我们的房间来向大洛多先生请教有关翻译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这样我们相识了。虽然时隔近40年了，但黄先生不耻下问、谦虚求教、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治学态度依旧历历在目。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他还给我讲了藏文资料的重要性。在他的启发下，我才入手先后

与他人翻译了藏文史籍《红史》《萨迦世系史》，译著《藏族古代法典译释考》等著作。后来我与黄先生一起参与了多项课题，比如编写《西藏五十年丛书》、编辑《中国西藏文化大图集》，为北京电视台拍摄《走进喜马拉雅》担任历史顾问等。在一起工作的日子里，不仅从他身上学到了新的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做人的基本道理。今天此译著终于出版了，实现了黄颢先生的遗愿，不仅以此寄托对黄先生的深切怀念，同时也祝愿黄先生关注的藏学研究事业蒸蒸日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贤者喜宴——吐蕃史》是在黄先生摘译（译文已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上分期发表）的基础上，将《贤者喜宴》（ja 函）中的吐蕃史全部内容译出，同时对黄先生摘译的译文及注释进行了录入、校对及部分修改。本译注按照黄先生的嘱托，根据其内容，共分为 19 章 121 节，每个章节均加小标题；为突出其主要内容并有助于研究之便，每章的开头皆写有译文提要，并对有关内容做了一些注释。在翻译《贤者喜宴——吐蕃史》过程中，恰逢甘南师范专科学校的阿旺嘉措博士（现为兰州大学教授）到我身边做国内访问学者，他除了做有关课题的研究外，还帮助我翻译了《贤者喜宴——吐蕃史》部分内容的初稿。

此后，应读者的要求，我又继续翻译了《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根据其内容，共分为 13 章 127 节，每个章节也都加有小标题，同时还在每章的开头撰写译文提要。我的博士研究生张屹、塔娜、韩觉贤等在学习期间参与了部分初稿的翻译工作。此译著尽管我们做了很大努力，但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水平有限，故译文或注释难免有误，敬请藏学前辈及藏史专家批评指正，以便使拙译作再版时不断得到修改，日臻完善。

此译著的完成，要特别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达力扎布教授，是他将此译著列入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

地基地边疆史地中心的选题，并对翻译的体例、内容以及经费方面给予了帮助。在他的启发下，我还将此内容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已经结项，并获得了优秀，为此特向他致以谢忱！我的老师——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曾对此译著给予很大的关注，在百忙中应我的请求，慷慨作序，使此译著大为增辉，对于王尧先生这种无私风格和提携晚辈的精神，特致以崇高的敬意！我的研究生纪绘为本书的抄录及校对做了大量工作，青海人民出版社为该译本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我一并向为此译著付出辛勤劳动的人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是我从事藏学教学和研究的四十周年，特以此书献给关注和研究藏学的朋友们！

周润年

2015 年 8 月 26 日于北京